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十一輯
沈雲龍主編

中東戰紀本末

林樂知著譯
蔡爾康纂輯

卷一十二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十一輯
沈雲龍主編

中東戰紀本末

林樂知著譯
蔡爾康纂輯

卷三十四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十一輯
沈雲龍主編

中東戰紀本末

林樂知著譯
蔡爾康纂輯

卷五十六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十一輯
沈雲龍主編

中東戰紀本末

林樂知著譯
蔡爾康纂輯

卷七十八

文藻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一輯

目錄

中東戰紀本末 卷一—二	林樂知著 蔡爾康纂輯
中東戰紀本末 卷三—四	林樂知著 蔡爾康纂輯
中東戰紀本末 卷五—六	林樂知著 蔡爾康纂輯
中東戰紀本末 卷七—八	林樂知著 蔡爾康纂輯
抗戰八年(上)	王平編著
抗戰八年(下)	王平編著
海南抗戰紀要(上)	海南抗戰卅週年紀念會編印
海南抗戰紀要(下)	海南抗戰卅週年紀念會編印
八年抗戰與臺灣光復	何應欽講
在日辦理賠償歸還工作綜述	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編印

中東戰紀本末

第一

中東戰紀
本末

上海廣學會譯著
圖書集成局鑄版

光緒柔兆涸灘如月

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四月

龍英心銘
署



林樂先知生像



中東戰紀本末譯序

漢龜錯云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此言也深得孔子慎戰之意若業既戰矣無論勝敗兵家常事亦無論彊大之不逮弱小惟能求變不虛生之故則因禍為福由苦得甘亦俯仰閒耳同治九年西一千八百七十年法普之戰光緒二十年西一千八百九十年中東之戰皆天下之奇變也法普覺起於利欲普侯國日斯巴尼亞王請日耳曼列邦之利欲普侯國王繼王位泰西通例也法蘭西拿破崙第三皇不許詰責侯之族長普魯士威良第一王且欲普王永保利侯之不為日王遂釀而成禍中東覺起於朝鮮藩國事無獨而有偶則更奇法師之出也泰西人士皆曰法極大之雄國也昔日耳曼北部之一小國也南北不相能北部列邦又不相下是以既頒戰令各國新報盡繪日耳曼輿圖指明攻守之地直至普都柏靈而止一若法師屢勝之威破柏靈而倖威良勢同破竹也者甫越經旬各報改繪法蘭西與國直至法都巴黎而止不知法皇雖親舉玉趾未辱日耳曼寸地普軍反如潮如海羣渡滂忒河而入法境甚至法兵屢敗法皇降於綏丹法后逃之英吉利意外之奇事罕或過之夫豈料地去三萬餘里時後二十餘年復有中敗而東勝之奇聞哉余姑舍中東而論法普更舍普而論法歐羅巴洲之國法為大法國本境合華二三行省各國震其淫威迭相

引重於是朝野上下多肆驕泰而慕虛榮拿坡崙第三名魯又雄主拿坡崙第一
名補拿破脫之猶子也族望尊嚴冠於歐境益復侈然自足視普人如無物然而才略
未克副華闕物望即無以媿先朝不徒時勢變遷今非昔比而已洎乎下詔親征
優孟之衣冠不能服民豈能威敵乃尚攜其愛后挈其儲君同隸御營妄謂使之
鍊膽豈知伍籍具存而多曠額也訓練有年而無實效也運兵之路崎嶇而斷續
也不設斥埃其偵諜又不以時報也而始悔輕舉妄動之誤也嗚呼晚矣若夫普
者昔遭補拿破脫拿坡崙西例稱名之虐日耳曼全部四分五裂且父兄殺而子
弟係累矣重器遷而土地削矣瘡痍滿目累世未蘇今法阻鄰國之求君株連及
於族長是可忍孰不可忍已憤然有欲戰之心及見法皇師出無名列邦各憶夙
讎登高而呼萬山響應連戰勝法遂入巴黎普王於是慨然曰孤始願不及此今
及此豈非天乎獨是其中之關係有不但以勝敗判盛衰者日耳曼列邦二十有
五教化風俗語言文字無不相同補拿破脫強分之歷代法君強制之然合而為
一之心何嘗一日忘哉既鋤強暴而振聲威羣奉普魯士王為德意志皇帝亦越
於今歐洲大國中遂分一席是普於勝法之外別增盛軌也乃法敗於普亦復化

積衰為極盛不更出人意表乎補拿破脫拿破崙憑藉勢愚弄其民始服之而終怨之魯意拿坡崙繼斐禮魯意之後魯意亦法皇族之一籠絡以恩駕馭以威重為皇帝法民雖俯首帖耳未敢誰何然其化君主為民主之志終始不渝也歐洲民主之局實多法民創之魯意拿坡崙既敗乘機遽起盡逐諸皇族之苗裔而改為民主之國故雖奧賽司綠林二省地泰西新史攬要作雅澀司羅仍歸於德自顧不免減色然民主之治法遠勝於前民氣漸化其囂陵國勢日臻於穩固非因禍為福由苦得甘之明證乎今余不暇為法德幸而思為中東慶者亞細亞洲之日本國東海一黑子耳其名不著於寰瀛其俗羞稱於大雅明治維新而後人乃稍稍道之今更一戰而敗大國數其利益厥有五端表武功於天下而躋於萬國之列非不入流品者比一也有利器而得人以利用明示天下以經武之學洗徒襲皮毛之恥二也國體既立乘勢以興新政內而文學工藝外而通商修好均不亞於他國三也通國之民均知教化俾振興家國之至計更超出於往年四也力避誅降戮服之名顯其仁聞仁心於天下冀博萬國公會之稱譽而無愧亞東之望國五也此皆日本之所沾沾自喜者也今余仍不暇為日本慶而所宵矻矻特著中東戰

紀本末一書重為中國望者譬諸良驥久困鹽車有人焉拂拭風塵加以鞭策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吾知一日千里致身青雲下駟駕駘惟有伏櫪而悲鳴耳若猶是同槽戀棧已也昔者德國大名士乃拔作萬國史論於廢興成敗之故三致意焉其扼要語有曰凡國之滅自滅之也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中國斷無可滅之理際此痛深創鉅幡然一變其故轍綜計雲蒸霞蔚之盛亦有五端恐非日本之能望項背也儒教肇修人紀各國之善教雖有增損之處總不能出其範圍華人文采風流又為各國之所宗仰今忽得此機會灼知五千年古大邦之虛名未堪深恃於是黜浮崇實背偽歸真再造元黃挽回造化一也局外之人久為中國危中國其自危焉否也今既不能勝地狹民少之小國彼國富兵強之三四大國接壤於四境有進無退相逼而來必將深思遠慮急求所以善處之道然此俄英法德諸國愛敬中國有加無已二也中國推原挫敗之故深知不在有形之器械而在無象之才能大吏又明言理財無人治賦無人嗚呼人才之銷鑠甚矣亦既知之必當思所以培養之華人精明渾厚兼具眾長一旦下士禮賢盡化其文字馴知之結習人才將不可勝用三也人各具有體統不能扶之以成立國家之體統

何存此教化之微有缺憾也今中國力追正始窮究本源教澤
心於以日振國體自爾日尊四也刑驅勢迫束縛馳驟此以雄
王豈忍出此今拯人於沈淪之域使之日游於化宇而無擾其
仁自能熙帝載而順帝則五也信能行此五者其關係之重且
國哉夫各國之鷹麟而虎視者非盡欲欺侮中華也弱肉而強
固然也中國措三施行合萬國之公心以定一朝之良法八極
之水勢胥平夫道無私人情亦不甚相遠也余美國人也而宣
之年愛之深不覺其言之切且余傳道之士也愛本國之人而
求多福即推四十五邦美合四十五邦為大合衆國之福冀廣諸四百餘
長心彌覺其鄭重今為此書又豈有私意哉上天之道惟期大
損乎人區區愚誠竊願奉為箴規而忘其僭妄蓋嘗充類至義
一家也一家猶一人也一人之身足而跛躄手即無以妙兜羅
以矣較輟然則一人垂絕舉室悲號一國陷危萬方號咷即微
遠豈有中國抱向隅之戚而五洲有如登春臺之樂者哉是故

中國中國若恐驟更新法致激愚民之變而因循苟且姑媮一日之安也者則請
莊誦傅說之命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更請以文言道俗情曰母之愛子憐其
夜啼而飲以安神藥水西國藥房多有之恐一眠而長不醒也哀哉書中所論多本此意
而於此更特發其凡中國明理君子幸諒以實心道實事之苦衷當弗責余以語
涉譏訕也且余又恐斗室之所著述識見或囿於一隅也博拾乎通人之牙慧詳
稽乎西報之輿評以痛惜寄其孤忠有持平而無偏袒全書具在凡皆以為中國
計也及至哀錄將終適會政府有將伯助予之呼於是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不忍
明知故秘草創治安新策七篇錄入第八卷可行與否責在通權達變之大人矣
至於此書之成始終藉蔡君子弟之筆子弟中國秀才也每下一語適如余意之
所欲出而於利弊之所在復託諸薛羅蘭正以達之是真中國之秀才也剗剗既
歲口授此序子弟其更有感於厥心別製序文以明是書之本旨乎西曆一千八
百九十六年復甦節後十日美國進士林樂知榮章甫自序時年六十



中東戰紀本末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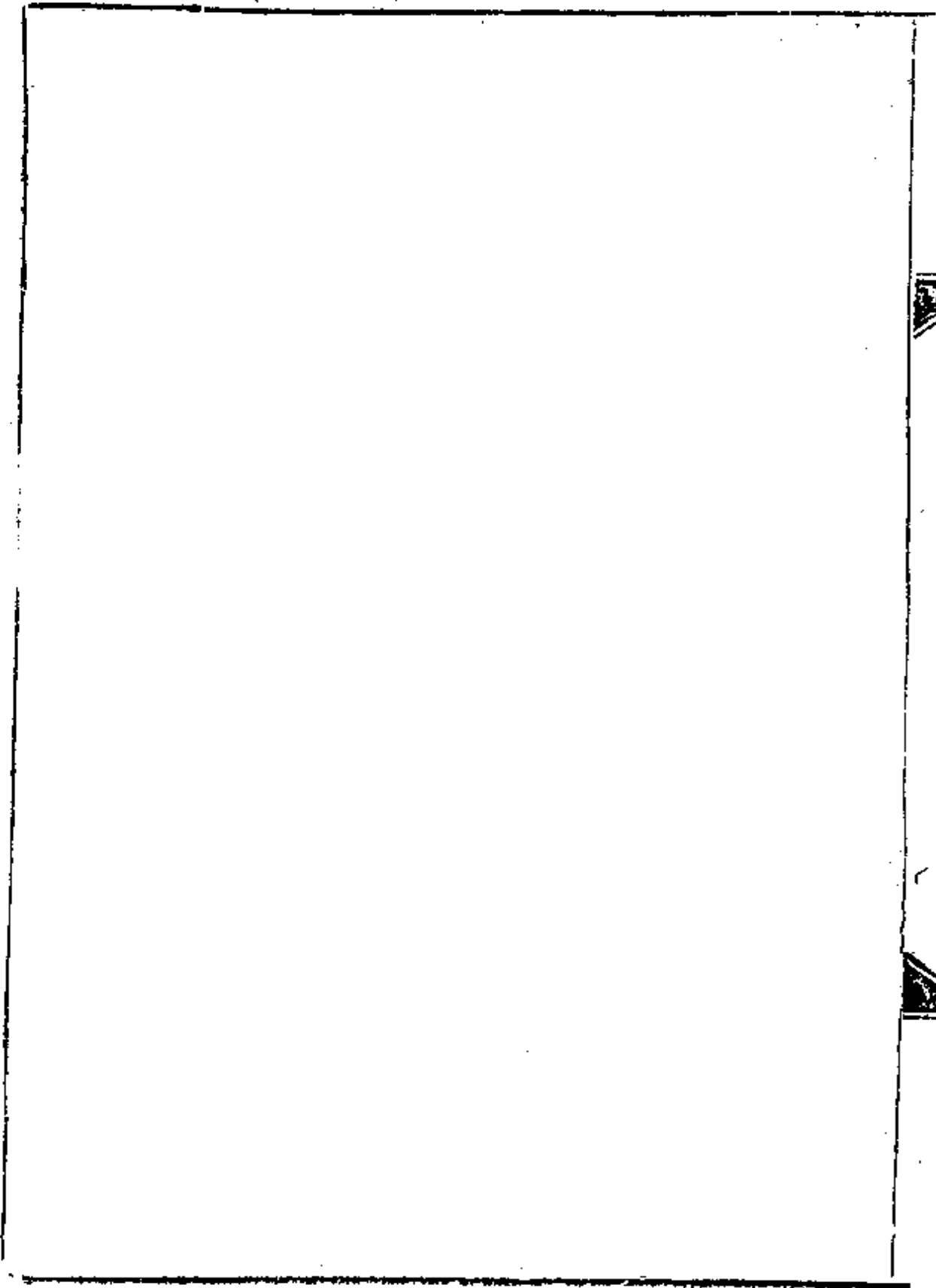
嗚呼中東之戰實當今亞洲一大變局也強弱盛衰於是乎繫人當此創鉅痛深之後而能痛定思痛竭
力求賢勵精圖治以新舊騰輝干枕及內修政教外講戎兵期何一當何輕浮然以興行成中興之盛哉故
自古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亞洲之國首推中華而次日本日本錫張狼顧跋扈飛揚已非一日步武西法
以來自以為富強國強兵矣以中國勢亦可乘特欲首著鋒端以見其所長其犯中國也亦屢矣復霜望冰
由來者漸矣至藉口於進討生番渡師以侵臺灣中國不加詰責反酬幣五十萬金以啟其萌滅琉球之漸也
既蹂琉球改名沖繩諸國旁觀漢若無事中國亦無一介問罪之師所啟其今日諸朝鮮授遼東之漸也
日本特不思亞細亞洲中不過最前彈丸耳宜與中國聯轡車唇齒之誼惡波可以長保昇平若凌蔑中國
而求逞其所欲以自誇耀稱謂計之大矣中東統輿猶不足抵歐洲最大國今反從而刺損之傾軋之殆已無
論勝不足為日喜且深貽後日憂自此中國形勢局外者得以窺其底蘊而將為求夫之鵠矣日本此高氣揚滿
盈言患不知小國之勝大國禍也非福也徐偃王強盛於一時卒為六國所滅此往藉一堪稽者也日本今日亦
為精思所業概望之形端倪已著此一戰非所以維持亞洲之大局也亦何取焉何日本之不悟也夫善現國
勢者可於人事以驗天心歐洲諸國航海來去接通商為名而實設土埔領恃其船堅械利往來兼併人固五印
度全土折而入於英矣暹羅王會之周備共球之列者盡得而為歐洲諸國之藩屬矣不三百年東南洋無一國存
而中國之屏蔽盡棄中國之盾國五共越南暹羅緬甸皆為英法所割據琉球為日本所佔皆若無足繫於

帝種王朝野之見答矣日本處心積慮於二十年前而後之一旦我中國欲以廢我積弱之勢安其無備之形禦其
其能得乎嗚呼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及今而中國力圖變計猶可及也當思以堂堂大中國
反仇於親焉日本一不邦可恥孰甚焉和心生悔以明歸屬金發以求日進乎上以此一戰而迫我不得不與無徒為
泰西環伺諸國所轄他日轉敗而為勝國禍而為福者此一空基也是日人未始無有遠於我也若謂韓已患其事已
平矣仍復若恬之氣中自是自滿漫然無所動於其心固循苟且其故也蒙蔽於飾也故也為論報復無期亦且依與
無自不責負林君樂知先生作此書一本查其對林君之作此書蓋欲中國之自強而強也原姑要其因與事者惟其存
微福全書以未戰前擬稿為本以戰後主張為末一卷二篇之中亦復自有其未凡例叙述恭詳亦不復贅惟其分書亦未嘗欲中國
以行新法數而學先自振振為自強而借日本以自鏡其時期望者深矣嗚呼近地之人不言而遠乎人言之來才人不言而西
洲之人言之中國何幸而得之哉林君為英國進士聲望素著未中國且四十年其手君提摩太為名宿廣學會中領袖學問淵
博具有實際其所撰述殆已等身身務欲補我之聰明補我之鄙愚增我之識見其有益於中國勝於鮮矣而受是書而讀之又
使人忠君愛國之心油然而生而恥為日人所侮更知己之學藝材能其素而諸國遠不相若於是乎人自奮奮矣其主譯書者
為上海蔡君紫微當今名後材且曠代遠才也書中慷慨激昂亦復細膩熾帖多其琢磨潤色之功書成可奈略如洋
務時案一言余誠進士林君二十餘年去每酒所作此中而閱繁略論予書未嘗不為心折此書高掌遠蹠所見者大
英事君西鐸一書名異而意同其能心乎中國如此禮賢下士我國家禮亦宜之泰之何熱視若無視乃折
亦可深為歎息者已光緒二十二年三月上游天南遊史王福序於滬北淞隱廬時年六十有九

中東戰紀本末序

語有之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以人而論。則大任將降於其身。必先使之窮困。拂逆百端。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夫然後遭大投艱。勝任愉快。以是知上天愛人以德。凡所以困苦之者。實所以玉成之也。惟國亦然。禍亂之作。實開聖人。故將大有爲之君。遇國勢之阽危。愈艱難則愈奮發。既不肯苟且偷安。亦不敢輕擲孤注。時有不可。則養其全鋒。相機而動。譬之鳥焉。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故有事。獮鬻之太王。然後有克商之武王。能爲臣妾於吳之句踐。然後能爲沼吳之句踐。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矣。且夫屈以爲伸者。英雄之見也。與以爲取者。智士之心也。中國之挫於日東。而屈志求和。爲中之禍。卽中之福也。惟既能忍辱負重於前。尤貴奮發自強於後。洗辱雪恥。不可一日忘。嘗膽臥薪。不以積久憊。鼎新革故。不拘於前規。興利除弊。不存乎己見。則以二十二之行省。四百兆之人民。二百餘年之厚澤深仁。重熙累洽。加以財力之富。智謀之多。疆圉之雄。兵甲之利。教訓變化。寬以歲年。而不能超軼五洲。卓冠萬國者。吾不信也。是書紀和戰本末。據事直書。不稍諱飾。林總知先生之意。蓋重有望于中國也。蔡君紫巖之筆。乃明白曉暢。以達之。書計八卷。論其體裁。則別有凡例在。茲不具書。

光緒丙申仲春南溪發叟沈壽康拜誌時年八十有九



中東戰紀本末序

光緒二十年太歲在閏逢敦牂中東鏖啟於下句驪疆敵鳴張庸流鼠竄變貽

北闕望斷京藩蓋自元黃剖判以來赤綠氛氳而後奇峯雲滃未登著作之庭既水滄奔莫罄言思之鑿

長謠短諷幻閱腥染於寰中暑怨寒咨變氣毒痛於局外載筆者於此所由金欲緘而心不忍玉將獻而

淚先流也溯夫鯨鯢魚鯀伊摯制瀝鬻獻令天兄日弟泰伯分黥面裔苗量衛尉甘載服官喜結鸞鷲之

侶僧齋然五臺續食嗟遐蟻蟻之封憬彼樽桑懷哉御柳迺自大元黷武蒙古暴師鑄鐵龍以掃蛤洲粹

遊波臣之崇葉水虎以投蝦島盡殲木客之雄既畔敵之堪羞詎徵朝之能至亦越勝國敢距大邦給勘

合而職貢不修賜印誥而敕封莫謝烏合逞難當無賴縱賊且以殃鄰參考東西外史當前明嘉靖間日本盜起蔓延華海非有商紂之為

通逃主也惟律以縱賊殊鄰之罪日廷其何以自解屬聚混方物急裝陪臣居然大盜明人喜倭入貢而不知卽盜黨也嘉靖初年自稱貢使之朱素卿宗設救輩互爭真偽於

甯波斯泊人奴之平寇成繼光俞大猷倭寇東南安枕倭寇之被兵鴨綠江坐困梟雄縱難飛渡

牡丹穿出奇雕剿未易成擒均詳見第一卷所引通鑑輯覽此朝鮮孱弱之初卽日本憑陵之漸

聖清受命天與人歸亭毒八荒盧牟六合科頭露紒維屏重外徼之區鑿背搗繩執挺爲降王之長不謂

侏儒之異族偏仇鞞鞞之遺黎始猶深自閉藏睨龍原而卻退繼乃巧相嘗試涉鯤海而橫行幸叨太府

之蘭金先弱中山之茅土虢亡而虞公不臘觀微者早有隱憂邾襲而鄆子無歸審勢者能無長慮而況飛揚跋扈暴戾恣睢猛攻寘成大軍平壤之忠骸成莽遙撼

發祥重地遼河之戰血流腥龍疑災近於剝膚虎噬險深於履尾晉顧虎頭有句曰夏雲多奇峯言乎其起滅匪常也嗟彼日本之猶華殆似雲峯之藻夏而福林壽宇遂株累於八道一王矣古者彤弓旅矢賢侯奉以專征修鍛短劍勇士資以重閉風胡說劍惡躍冶之不祥工尹張弓知殺人之有禮既而機心漸肆雲旂發而木狗無功患氣紛乘雷車走而渠蟾不守猶幸制沿肅慎石磬貫革而猶飛卽教城破襄陽彭排蒙牛皮而可禦迄於今歐西藝士美北良工博攷物情洞諳生剋精研算術不爽錙銖遂有鐵甲鐵帶之船尖彈旋彈之礮鉤距滂隕之壘環連來復之槍藉以守隘攻瑕公輸墨翟失其智莫問距來時力張柔虞士埋其名惟不敢以有限之水衡試無情之火燄故各國雖有此器而累年未逞其鋒中日兩國爲革爲因亦趨亦步乃偏借人之物以共害己之民焱風起而羽輪焚愁絕沃焦之海蜃霧結而危樓墮傷哉鄂博之臺誰聚鐵於六州乃彈珠於一雀豈文明之運先開於東方者殘殺之風亦不肯後隨於西土乎漢披香博士淖方成見趙飛燕而唾千古稱其名論豈料江戶之禍水遠沈昆明之劫灰而太平洋之貝室蔽宮遂成零丁洋之掀濤沸浪矣且夫用夏變夷固非所以語今世以卵敵石豈能有以易前

聞況乎客主形不相如。步馬勢甚懸絕。李陵之所以降匈奴也。輕不整而貪無親。進遇覆而後難繼。鄭突之所以殲北戎也。晉轅任好而將止。秦獲夷吾而以歸此。又鬪虎必有一傷。失馬焉知非福也。是故中東之戰。雖以料事如神之西將。不報無道之南人。直至城逼。鳳皇窩窺。貔子猶共曰。勝敗常事。強弱殊途。中國即使屢有傷亡。久無恢復。而既激其怒。必奮其威。行見滅跡掃塵。斬其梟帥。甚至犁庭鋤穴。虜其賢王。當可計日。以程功操券。以收效耳。若夫旅順口者。地斗入海。天橫開山。而又遠聘良工。近規峻隘。深溝固壘。疊壘重礮。被紅衣。載錫將軍之號。亞臨黑水。如承偃伯之靈。九折阪險。茂加茲三受降城。斯渺矣。是以甲申之役。法艦縱橫。閩海而南洋之恃。以禦法艦者。僅木質數輪。船卵石不敵。夫人而不致。驅撥畿疆。今日本藐視龍蟠。妄圖蠶食。絕類飛蛾之撲火。不徒羝羊之觸籬。或將貪天之功。豈能有人為力。又有為之策者曰。金州海頸一綫。微茫鐵嶺山腰。三又逼窄。此陸師之截後路也。都督樓船已喪。黃頭之膽。真人進德。通典唐武后時倭遣其大臣朝臣真人貢方物。其人猶中國地官尚書也。冠進德冠。其頂百花瓣。而四散。可張金翅之威。此海軍之布遠陣也。水陸徧合。長圍糧械。仍支固守。中國倘別無救應。期諸拜月三年。日本斯獨占便宜。俘其千軍萬馬。其言如是。識者避之。嗚呼噫嘻。中東開戰以來。試問於古人之所語。有暗合者乎。試問於今人之所料。有偶中者乎。書酒誥之篇曰。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此第就朝歌一邑言之也。而華軍之一敗塗地。竟腥染於首出之名邦矣。昔

者周宣王中興之盛。獫狁尙敢內侵。漢高祖創業之雄。白登猶遭重困。自來中原之錦繡。恆汗外寇之腥。羶然而西晉之衰也。青衣行酒。北宋之敗也。紫塞蒙塵。要皆關天邑之安危。初無與海邦之得失。今乃王師敗績。春秋雖諱而不書。使相蒞盟。歐亞盡驚。而相告於是。俄羅斯投袂。連起法蘭西德意志。聯鑣競馳。曰華陸地無俾日割也。先之以文告。繼之以武備。當燕臺換約之日。正遼東返地之時。愚者曰。遠人慕義。金甌缺而復完。知者曰。雄國市恩。玉玦離而難合。蓋俄之阻日。非愛華也。自爲道地也。法德之助俄。非惡日也。有大欲於中華也。若夫英吉利者。固善審大勢者也。釁初起而商之與國。願作調人。惟踐約故。各國均有和解。漸亟而以局外處。上海以腹地視。長江惟保商。故獨至遼瀋。將淪於異族。臺澎永絕於神州。戰禍一條。漸亟而以局外處。上海以腹地視。長江惟保商。故獨至遼瀋。將淪於異族。臺澎永絕於神州。一人向隅。但看龍鍾雙袖。千夫所指。似聞鼙鼓三山。豈以爲向助華而冀扼俄者。今不若祖日而圖護印乎。土耳其卽突厥也。歷來譯西書者未讀西國之古史。又未克證以華史。遂緣聲似而沿誤。本書既加以訂正矣。東漢時身毒通於中國。後又譯爲天竺。今更譌爲印度。實皆一聲之轉。又如漢時通中國且屢尙公主之烏孫。今則誤譯爲俄羅斯。公私書牘相沿已久。亦如印度之不能追改矣。○又按西語稱俄羅斯爲羅松實與烏孫相合。故日本人譯作露國。不知華人何所取義。而誤會至今也。追問俄艦泊旅順。口俄路道。黑龍江風語一傳。雷聲四起。悔當時之失計。思後日之隱憂。嗚呼。晚矣。況乎俄則保貧。鉅金利權。握而滿洲。震法則進窺。甌脫密約成。而暹羅危。德又妄圖舟山。潛伺廈門。甚至計及上海。雖其報館之侈語。非同議院之定評。而民心已大可知。國政豈無所改。英則勢成孤立。病類偏枯。暹華則未免。

面從毗日則難資臂助統覽各邦之近事實惟一戰之禍胎書泰誓之篇曰毒痛四海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而日本之擾亂大局真緣中國而毒痛於萬國矣迺者甲兵淨洗繁敦新盟豐鎬二京民皆案堵燕齊諸域士盡解嚴將廢昇平之章一化肅殺之氣然而瘡痍未復癢癢猶深閭元莖之山川非復羅國輯瑞數赤嵌之郡邑漸無髦士奉璋通財隱恃乎友邦債主鴈行而立泰西國勢愈興國債愈重中國僅負英金三京八兆七億鎊誠無所慮惟不能施信於民轉而稱貸他邦陰受挾制則深可慮耳饋餼齎乎敵國戍卒蟻附而來而且邊塞蕩搖閭閻凋敝桃蟲拚鳥幸螫屢慨拜蜂桑扈啄塲冥詎宜岸獄凡所需之善後舉宜燭乎幾先林樂知先生以美洲進士作華海寓公讀等身書行億里路昔歲方言廣譯會邀

懋賞之榮先生甫就廣方言館之聘大吏疏陳奉旨給予五品頂戴歲月寢久著述愈富蒿刺反爾寂然先生不以爲意也比年公報盛行直繫清流之望當烽

煙之未起早陰雨之先知爾康幸奉清塵備聆偉論辱王乞救偏師浮海而長征強敵伐謀名士聞風而

深慮戰書既下警報頻傳噩耗徧於天涯和議成於海角先生高瞻遠矚短歎長吁屢獻讜言深冀無遺

葑菲每微與誦更期畢達句萌屬當痛深創鉅之時重籌長治久安之策悉以授諸不佞用以發其至情

積三百六十日之精誠成四億七萬言之著述事必求其真實文無取乎浮華意惟在於振興語遂忘夫

息諱書成都爲八卷名之曰中東戰紀本末具存微指胥載例言於戲員嶠方盤夙注神仙之籍棧雲峽

兩俄成閔謀之篇日本善用閔謀詳志朝警補記光緒初元其國人竹添進一郎游於中國徧交諸名士與不佞深相結納既而作棧雲峽雨記備載川中風物并詩若干首囑為評註不佞時甫逾冠誤狗其請然祇泛論詩文之妙未敢輪情實於外人也朝鮮金玉均等之亂竹添正充日本駐朝公使竟預逆謀遂與之絕甲午難作中國隱情悉為日詞是知竹添亦閔謀之一也誠險矣哉東方木德初興毋沾沾以自喜北鄙水災洊至正農爰之可虞俄人志吞亞洲累世不渝其志勁草忘嘉樹之恩深恐根枯蓼萋傲弟累寡兄之德將悲豆煮其然彼固自取其殃我乃獨承其敝夫豈徒三韓百濟受制於昆莫岑陬皆烏孫名哉然而無平不陂有剝斯復

宵衣旰食殷憂即啟

聖之資率土普天文字亦酬知之具凡百君子幸俯鑒乎微誠於萬斯年益靈承乎景福斯又先生久懷之厚望草莽臣勉效之愚忠也謹敘

光緒二十二年太歲在柔兆涿灘三月望日庚戌上海縉馨僊史蔡爾康芝絨父自識於菴日綠春詞館



中東戰紀本末例言

通鑑紀事本末爲史家之別調。踵其者。一目瞭然。不勞張燕公之記事也。而以弭兵會紀冠第一卷。治安善人去殺勝殘。賢侯敬教。勸學此萬。弭兵會二記。二議。殿以廣學會。一糾糾。履霜而堅冰。至杲杲。出日而浮。錄和戰考。闔軍誅叛諸記。以著日電報。以著中國善後之所宜。初終一篇之中。自有本末。此以文法言之。卷以治安爲本。以勸學爲末。餘六開卷先揭清著書之本意。及日本起。丞兩疏。謹附於後。明德新民之旨。

中東戰紀本末

例言

宋子京作新唐書。文省事增於史。學中別闢町畦。論者多之。電報既興。大都節短韻長。紀事者取錄第三卷。似深得乎文省事增之妙。

第四卷錄胡警各記共十七篇。縱不敢謂元元本本殫見洽聞。然亦非率爾操觚之比。而錄日本宣戰書於首。中國貸款各國武備考於尾。仍不外本末之意。

禁說敦蘇千秋嫩德。今錄議和一切事宜於第五卷。以德璫琳權使搗李中堂手書。使日為發端。導引和議事之本也。以李中堂銜命使俄為結束。推廣和局事之末也。其中所錄之和約各小約。還遼

約等。皆外間未見之秘本。日報曾錄還遼約稿。蓋鈔襲本會。萬國公報之所錄而初未註明也。華人殷盼久矣。

第六第七卷皆僕等隨時隨事所著之論議。第六卷則有哀私議十篇。第七卷語錄六篇。皆泰西各國通人之所著。譯而存之。以見此書為天下之公言。非一二人之私言也。

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此中國之古例也。流及後世。遂有以諱飾為工者。不競亦陵。實緣於此。

僕身居局外。心繫行間。博采見聞。詳加紀載。幾如杜詩韓筆。無一字無來歷。刺警記前數篇。容有小誤。祇以中國官文書。迄

今終未頒發。無從校正。心殊歉然。專以寄其痛惜之忱。不敢妄有所菲薄也。書中屢屢申明。今更顯揭於此。

善。善。從。長。惡。惡。從。短。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書。中。竊。本。此。意。絕。無。顯。揭。陰。私。之。事。惟。所。譯。麥。吉。芬。游。戎。語。錄。中。有。閩。人。盡。怯。公。戰。數。語。心。殊。悵。然。幸。續。譯。斐。利。曼。特。而。軍。門。語。錄。有。極。贊。來。遠。幫。帶。處。幫。帶。林。文。彬。閩。人。也。不。啻。與。麥。游。戎。辨。誣。差。強。人。意。

書。有。圈。點。分。句。讀。也。後。有。標。示。文。法。逐。字。加。以。圈。點。者。此。書。脫。稿。後。玉。堂。溫。夢。生。抱。江。湖。戀。闕。之。情。永。尊。酒。論。文。之。興。濃。圈。密。點。於。所。錄。奏。疏。之。類。固。屬。允。當。而。於。拙。著。則。未。免。溢。美。重。違。雅。意。卽。照。刻。之。然。而。不。勝。頌。汗。矣。

中。庸。拈。一。誠。字。爲。全。書。之。樞。紐。誠。者。真。實。无。妄。之。謂。也。泰。西。聖。賢。立。教。以。真。實。无。妄。爲。體。故。學。者。不。敢。打。一。誑。語。是。書。恪。守。宗。旨。語。語。脚。踏。實。地。然。傳。聞。恐。有。異。詞。博。通。掌。故。之。君。子。進。而。教。之。幸。甚。

左。圖。右。史。古。有。明。訓。西。方。奉。以。爲。法。中。土。漸。失。其。傳。充。其。弊。之。所。至。或。將。一。物。不。知。學。校。之。衰。有。執。其。咎。者。矣。此。書。供。成。人。之。觀。覽。不。必。盡。摹。諸。圖。而。輿。地。之。經。緯。名。流。之。面。目。不。得。不。略。一。描。寫。石。印。告。成。分。裝。於。各。卷。之。首。

掠。美。以。弋。利。泰。西。定。例。有。犯。必。懲。是。書。僕。等。積。一。年。有。奇。之。苦。心。始。得。成。帙。敬。告。坊。友。毋。蹈。惡。習。假。使。公。庭。對。簿。嗟。何。及。矣。

光緒丙申三月林樂知蔡爾康同志於上海廣學會之寓廬

中東戰紀本末目錄

卷首

林樂知先生小像

王序

蔡序

卷之一

弭兵會記

弭兵會議上

廣廣學以廣利源議

中東古今和戰端委考

引 三百年前中東使臣問答語 日本大將軍致明總兵書 日本將軍論帖 日本要明七約 節錄通鑑輯覽 日本國詩史略 學士奏請豫防東患疏 合肥和國邊議豫防東患兼定征東良策疏 附議 跋語 林樂知譯 蔡爾康撰

北洋大閱海軍記

追紀叛臣

林序

沈序

凡例

弭兵會續紀

弭兵會議下

以士保國論

李提摩太 蔡爾康稿 李提摩太 縷譯僞史

林樂知譯 蔡爾康撰

縷譯僞草

選錄廣報 中東失和之先往來公牘

林樂知譯 蔡芝絨志

縷譯隨筆

俄國新築鐵路說

演事短言

卷之二

硃諭

廷寄

諭旨

樂知譯著
爾康撰錄
樂知譯意
蔡爾康繕

英國鐵路考

林樂知譯
蔡爾康寫

恭錄邸鈔

條陳變法自強疏

京胡燏棻

培養人材勉圖補救疏

魏陶模

卷之三

日本明治天皇小像

廣學會摹

日本一條皇后小像

廣學會摹

朝鮮王小像

廣學會摹

日本陸軍提督大山巖小像

廣學會摹

華海軍提督丁禹廷軍門小像

廣學會摹

日海軍提督伊東中將小像

廣學會摹

黃海戰場圖

并說

廣學會摹

電報

林樂知選

照錄官電五函

蔡爾康鈔

附錄呈北洋商憲電牘

李善岳撰
蔡爾康繕

卷之四

日本宣戰書

朝警記二

藩王恭順記

朝警記五

張侍郎書略

朝警記八

勸降告示

朝警記十一

臺灣自主文牘

朝警新記一

朝警新記三

卷之五

尹致昂譯

蔡爾康哀

蔡爾康述

林樂知譯
蔡芝巖錄

林樂知譯
蔡爾康記

樂知
芷絳同志

湘
撫吳大澂

林樂知譯
蔡紫巖稿

縷僊哀錄

林樂知語
蔡爾康撰

林樂知譯
蔡爾康作

朝警記一

朝警記三

朝警記四

朝警記六

朝警記七

朝警記九

朝警記十

朝警記十二

朝警閩記

朝警新記二

朝警補記

蔡爾康草

蔡爾康擬

林樂知選
蔡紫巖著

樂知命意
縷僊道詞

林樂知授
蔡爾康撰

樂知選文
芝絳集翰

林樂知選
蔡縷僊訂

樂知比事
爾康屬辭

樂知傳譯
縷僊紀錄

樂知樹義
子蒨摘辭

林樂知選
蔡紫巖作

李傅相小像

廣學會摹

日相伊藤侯博文小像

廣學會摹

李傅相致日相書

林樂知譯
蔡爾康述

遣使議和小記

鑄鐵節要

皇帝勅書

觀保恭譯

請示全權書

黃石齋譯

明告全權書

石齋譯意

日使致詞

日本元文

臨別贈賁

石齋譯稿

問答節略

照錄元書

使相遇刺記書

蔡爾康錄

使相徂東公牘

蔡爾康夏

續問答節略

蔡爾康校

講和條約

全錄元文

議訂專條

日本官書

另約

日本刊本

停戰條款

蔡爾康錄

停戰展期專條

紫叢校錄

交還奉天省南邊地方條約底稿

京師郵來

議訂專條

蔡爾康錄

日本止戰訓

林樂知譯
蔡爾康撰

日本還邊訓

樂知譯
續傳紀辭

日朝小約

照譯和文

致中國海軍提督丁軍門書

伊東祐亨

咨日本海軍中將伊東祐亨文

提督丁汝昌

覆中國丁提督文

林樂知譯
蔡子燕譯

覆日本伊東中將書

提丁汝昌

威海降約

照譯西文

朝鮮王誓廟辭

高麗元文

互遣使臣瑣記

鑄鐵遺稿

專使記上

續優倣稿

專使記下

鑄鐵載稿

卷之六

中日朝兵禍推本窮原說

林樂知著
蔡爾康作

中日進止互歧論

林樂知著
鑄鐵遺稿

沈幾觀變說

林樂知著
蔡爾康譯

中東之戰關係地球全局說

樂知命意
爾康遺辭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論

林樂知撰
葉尊聞譯

以寬恕釋仇怨說

鑄鐵生述

微顯篇

林樂知著
蔡爾康譯

閩幽篇

樂知腹稿
紫瓶手志

統籌亞局說

林樂知譯
蔡芝絳選

操縱離合論

林樂知語
蔡爾康辭

衷私議以廣公見論 并序

林樂知選
蔡爾康譯

續衷私議以廣公見論 并序

樂知選義
樓偃建言

三衷私議以廣公見論 并序

樂知譯語
芷葭達意

四衷私議以廣公見論 并引

樂知選譯
子誦彙編

五衷私議以廣公見論 并序

林樂知夏
蔡爾康著

六衷私議以廣公見論 并序

林樂知譯
蔡芝絳纂

七衷私議以廣公見論 并引

林樂知選
蔡芝莚刪

八衷私議以廣公見論 并序

樂知全譯
爾康著

九衷私議以廣公見論 并序

林樂知譯
蔡爾康編

十衷私議以廣公見論 并序

樂知聚採
紫蔽類志

卷之七

蔡子新語序

葉尊聞稿

中國非用兵之國說 新語之一

蔡爾康著

中國實通商之國說 新語之二

蔡爾康著

撤兵議 新語之三

蔡爾康著

宋儒貽禍中國說 新語之四

蔡爾康著

擬杜司勳罪言 新語之五

蔡爾康著

說教 新語之六

蔡爾康著

據盤十不可說 新語之七

蔡爾康著

剿回議 新語之八

蔡爾康著

籌銀子日議 新語之九

蔡爾康著

通塞通說 新語之十

蔡爾康著

以士保國續說 新語之十一

蔡爾康著

公車上書駁議 新語之十二

蔡爾康著

善後策 新語之十三

蔡爾康著

疆弗友剛克論 并敘附證語

樂知比事
爾康屬辭

英琅威理軍門語錄

樂知口說
爾康手書

英威妥瑪大臣語錄 并引

林樂知譯
蔡爾康記

美福世德國務卿語錄 并序

樂知追憶
紫蔽紀聞

德漢納根軍門語錄

林樂知述
蔡紫巖述

美麥吉芬游戎語錄

林樂知譯
蔡縷隱述

英斐利曼特而水師語錄 并序

林樂知譯
蔡爾康札

卷之八

治安新策上之上

林樂知著
蔡子弼述

治安新策上之下

林樂知著
蔡子弼述

治安新策中之上

林樂知著
蔡子弼述

治安新策中之中

林樂知著
蔡子弼述

治安新策中之下

林樂知著
蔡子弼述

治安新策下之上

林樂知著
蔡子弼述

治安新策下之下

林樂知著
蔡子弼述

總理廣學會布嘉南語錄并序
支應所先生

李善岳譯
蔡縷仙志

上政府書

李佳白著
鹿完天譯

理財篇

美李佳白

新政策敘

李提摩太

京師強學書局緣起

不著名氏

上海強學會序

南皮制軍

匡時策 附跋

南溪齋叟

廣學會敬募金以助華人啟

李提摩太

電書節要篇

樂知全補
爾康

卷末

跋

廣學會書目

中東戰紀本末目錄終

上海圖書集成局鑄鉛代刊

中東戰紀本末卷之一

美國林樂知著譯

上海蔡爾康芝絨編輯

弭兵會 又名萬國記
太平大會記

英國李提摩大著譯
華蔡爾康絨僊撰錄

在昔春秋之際。晉楚交爭。詰爾戎兵。無歲蔑有。生民塗炭。小國苦之。宋向戌善於晉趙武。又善於楚屈建。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武。武以韓起言許之。如楚。楚亦許之。遂如齊秦。又徧告於諸侯。以周靈王二十六年。為會於宋。此為千古言弭兵者之濫觴。顧宋之盟。楚人衷甲。與晉爭先。是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也。故雖繼會於弔。不旋踵而輒背。然而聖人猶嘉許之。伏讀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曰。春秋至魯襄末。列國之困於兵。甚矣。合晉楚之成。藉以稍緩生民之塗炭。故盟宋以後。兵雖未能盡弭。而中國無大侵伐者。幾十年。不可不謂之小有功。而穀梁以為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不知亦向戌之力也。後儒乃以二伯為成罪。可謂虐古大哉。王言信足以立萬世之準繩矣。歐羅巴洲各國。素以窮兵黷武為雄。自法國拿破崙第一皇名補拿
破脫騷擾歐境以來。各國之於武備。日益講求。一國有新械。他國輒仿之。不特仿之。又從而思所以制之一國有額兵。他國輒倍之。不特倍之。又從而思所以練之。於是日增月益。彼異此奇。若英吉利。若俄羅斯。若德意志。若法蘭西。若奧斯馬。加若意大利。諸大國之兵額。少者一百萬名。多

者至四百萬名。每年所糜兵餉。幾於不可紀極。卽以英論。十年前。每歲需餉。約英金二京五兆鎊。

尋常市價每英

金二鎊約合華銀四兩卽一萬萬兩

今則增至三京五兆鎊。實足駭人聞聽。他國雖稍亞於英。然亦所少無幾。以此多兵不

幸。而出於戰。固屬殺人盈野。大千造物之和。幸而不戰。則歲耗民財。養此行閒坐食之輩。民安得而不貧。

國安得而不困。救世之士。盡焉傷之。以爲我教流傳。雖偶藉兵力以資護衛。然殷殷素抱。惟願以道德感

人。斷不願以權勢威人。是故戰禍猝興。恆瘁其心力以調停之。數十年前。遂有著名各教士。擬創立弭兵

新會。遍勸各國之君卿大夫。若與他國有違言。宜共請局外之國。判決是非。不必遽以兵戈從事。且友邦

訂立和約之際。必先增入一條。若曰。凡我兩國。異日苟有齟齬。必延他國秉公剖斷。不可先逞兵威。厥有

數國。忻然樂從。積而久之。遂儼成萬國公法之一。考弭兵會之興。始於英國教士。今則不但爲英國之私

會。且成爲萬國之公會。每年會中人。訂期會議一次。共商弭兵善策。其第一次會於法國巴黎都城。第二

次會於英國倫敦都城。尙未有達官赴會也。去年第三次會於意國羅馬都城。竟有十七國之大條。後先

來會。於是更成爲萬國弭兵官會。考是年。有疑難大事四端。幾致失和者八國。一亞美利駕南洲之巴西

國與銀國爭邊地。將興兵矣。兩國乃遵弭兵會之議。公請美利堅國之君。評其曲直。二法國與和蘭國互

爭南美洲之屬地。亦遵弭兵會之議。公請俄皇。定其界址。三葡萄牙國與英國互爭阿斐利加洲濱海之

地則請瑞士國之深於學問明於公法。而又著名公正之三律師。斷其是非。四。英美兩國民人在杯冷海峽捕獺。幾成不解之仇。英則請坎拿大美洲英屬地議員暨書院大山長。美則請本國書院二山長。各予以全權。視其所議。作為定論。凡此四事。皆在去年。皆瀕危而免禍。是即弭兵會之明效大驗也。今年之會。訂期本月。共聚於瑞士國。會中人預籌共商者。計十二事。其尤要者。則推廣本會。名曰歐洲一統太平會也。核定太平會中應得之權也。取五洲各國之險隘。作為公地。不令一國獨踞也。申明一二年。前在美國所議太平會章程也。太平會中人。應請弭兵會中人。開造各國機務清冊。以資稽考也。而弭兵會又開報去年辦事之清冊。刊發七千紙。遍交英國教士。并勸各國教士。每年救世主西人尊耶誕之稱誕降一禮拜七日也西人恆以禮拜紀之前。訂定一日。於講道之外。力勸眾人。務敦和睦。而時時以萬國太平為心。聞已有教士二千人。允為照辦。兼願訂為常例。去年弭兵會又遣人分赴殷闐之都市。講論敦崇和睦之益。凡四百五十次。更思淘汰書籍。俾學塾中幼童所讀之書。鮮涉兵機。而多陳和局。以端蒙養。及至今年。俄國饑饉為災。會中人議撥英金三萬五千鎊。約合華銀十四萬兩往賑餓殍。此雖非本會中應辦之事。而念弭兵之實際。無非體上天好生之德。以拯民於水火。賑荒善舉。即其端之顯著者也。故毅然行之外。有微斯理會。遍請五洲同會中人。集於美國。共商化民成俗諸事。兼及弭兵要法。考微斯理本於教會中。至為廣大。此次會中講論。多與各

國大有關繫。竟蒙美君及英國駐美欽使欣然赴會。此一百年來所絕無而僅有者。蓋美君英使均願之。與議院均矣。抑又聞之。今年英國相臣曾論弭兵之事云。昔之各小國。往往如蠻觸共爭。今俱不敢妄動。卽有躍躍欲試者。大國亦必不許。此可助弭兵會之所不逮。況各大國。今雖汲汲於武備。非好戰也。必有備而始可無患也。上天以生人爲心。將來一統太平。會愈推愈廣。萬國盡服。其定章卽有萬難善處之事。吾知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一經公斷。不令無辜赤子肝腦塗地。德莫厚焉。功莫大焉。卽此數語。可見西國雖有多兵。其君臣上下皆願節取。有子和爲貴三字之義。假以歲月。此會必底於成。從此殺機盡化。且撙節無窮之兵費。移以興裨益民生之事。行見天地綱維。無非太和之所凝聚。民自壽。此以至老死。永不見有兵革之禍。懿歟。休哉。故樂得而爲之記。時光緒十有八年閏六月。卽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八月也。

弭兵會續記

美國林樂知彙譯
中國蔡爾康草稿

泰西欲創弭兵之會。法良意美。爲亘古所未有。光緒第一壬辰。不佞曾作一記。見者皆歡喜贊嘆。不能自巳。邇來載更寒燠矣。歐洲大局益如厝火於積薪之下。寢假而微風。偶扇必致鬱攸。赫怒禍起。燎原危哉。機乎。夫德法兩國積怒宿怨。猝不能解。固也。而連雞之勢。又相糾繞。德防法。則結奧意以爲助。法圖德。則倚俄以自張。英雖處於局外。惟歷代以來。恆思抑法之敵。卽不免揚德之波。俄法洵懼。希臘丹麥兩小國。

俄。賊。也。介。於。歐。洲。之。衝。遂。欲。深。相。要。結。以。成。犄。角。而。德。奧。意。之。求。合。於。英。者。其。情。愈。亟。嗚。呼。時。至。於。今。岌。岌。不。可。終。日。胡。為。弭。兵。一。會。垂。成。而。猶。未。遽。成。也。法。人。摸。稟。那。裏。爰。創。為。局。外。聯。盟。息。戰。之。說。曰。法。俄。兩。國。之。連。橫。定。德。奧。意。三。國。之。合。縱。成。騎。虎。豈。能。遽。下。愚。以。為。局。外。若。和。蘭。若。比。利。時。若。瑞。士。若。丹。麥。若。英。吉。利。諸。國。亦。宜。互。訂。一。約。而。推。英。為。盟。主。其。載。嘗。若。曰。我。等。五。國。於。合。縱。連。橫。兩。局。初。不。過。問。異。日。者。誰。為。戎。首。我。五。國。是。撻。是。伐。誰。為。應。兵。我。五。國。是。匡。是。扶。有。渝。此。盟。明。神。殛。之。盟。定。而。局。外。之。威。震。必。無。敢。妄。動。者。矣。余。謂。是。說。也。仍。不。免。以。力。服。人。之。故。智。揚。湯。止。沸。庸。有。濟。乎。又有。美。籍。紳。培。鴿。獻。策。曰。若。英。若。美。二。國。日。光。永。照。從。無。竟。墮。崦。嵫。之。片。刻。日照地面為晝東半球地球承日而晝者西半球地球背日而夜西夕照銜山彼已銅鉦挂曉培生齒既盛威權又廣即會藩服而計本境他國亦莫之與京今英美若合而為局外之一雄以制局中之諸國嘗無有蠢動者是亦不外以力弭兵之意而更牽涉美洲不益將多事乎美國官途中人憂乎麗著論一首刊入美之大日報云。今歐洲當危急之秋。我美國民主宜執牛耳。而請諸國各簡大臣。會議天下太平之良策。議既定。即創立天下太平總局。諸國又各簡舍力尚德之一二大臣。分掌局事。日後諸國有交涉機務。為使臣等所不能定者。申請總局秉公核斷。無任棄好尋仇。此與弭兵會本意相符。惟指請美邦為主。則會中人尙未遑及者也。羅禮西門者。法之名臣也。年已八旬。優游

林下而睽懷時局。未之或忘。頃者亦著一論。曰。緬昔法德之戰。德割法之二省地。法人曰。奪我燕支山。使我無顏色。法德之交。今猶未合。實緣於此。矧二省之民情。頗似陽樊之不服晉。日望法君收入版圖。法人聞之。益未能釋。而德則如獲石田。何所愛戀。鄙意不若舉二省全境。各視爲甌脫之地。而別立一局外之小國。從此法可洗失地之辱。德亦不必誇得地之榮。累載烟迷一朝冰渙。豈不美哉。否則兩國昕夕戒嚴。旁及歐洲諸國。亦不能歸馬放牛。詠戢干戈。虜弓矢之句。嗚呼。余壹不知局外諸國。何日始能聯公會設善法。以保太平之局。使我法如釋重負。且藉以靖歐洲之人心。哉。羅禮西門又曰。火種伏矣。一星之發。禍懸眉睫。其險殆不可思議。顧今已屆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再閱六年。卽爲第十九周結束之期。巴黎將設萬國大會。以與百年前事相比較。泰西以耶穌誕降後百年爲一周。一千九百年則十九周也。凡泰西記備述歐洲革故鼎新之事。李提摩太君與余編譯華文名曰泰西新史。攬要業已刊行。問世可法。可戒。全在於此。是至西人皆鄭重此周。故議定於一千九百年分就法京盛設大會。與開闢美洲四百年大會後先輝映。鄙意莫若乘此會期。徧集諸國君相。共訂息兵條約。卽於第二十周之首年。集思廣益。務期銷兵氣。爲祥光。彼此皆招携以禮。懷遠以德。郵治之隆。蔑以加於此矣。至此六年中。或卽從憂乎麗之策。敦請美國民主。主持壇坫。縱有萬不能忍之事。亦斷不以戎衣相見。徐待十九周大會之際。公評曲直。此則區區愚忱。所馨香禱祀以求之者也。又曰。愚以爲歐洲創太平總局之議。似可望其有成。蓋英宰相格蘭斯敦

或作杞。公常盛稱此局之盡善盡美。毫無異議。他國君相亦無有不首爲之肯者。似此推行淺廣。端倪畢露。正如人行隧道中。忽見日光。皆照老夫。盡矣。苟得於吾身親見之。其欣幸爲何如哉。總之以上諸說。雖尙微有不同。或更略有疵累。而弭兵之局。實已一倡百和。不遺餘力。果底於成。誠歐洲如天之福也。惟鄙人以爲於亞洲亦大相關。竊有私議。具見下篇。

弭兵會議上

美國林樂知命意
中國蔡爾康遺詞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去一不可。誰能去兵。此春秋時感人之妄語也。而更厚誣乎。天直若天特生此殺人諸具。以荼毒生靈也者。乖僻之見。尤屬悖謬。夫天之大德曰生。古訓昭垂。具有至理。故善體天心之聖人。無不好生惡殺。與彼蒼相默契。不以時異。亦不以國殊。迨流極旣衰。彼猜此忌。謂人事所當盡。天德不足尙也。國威所當振。天心不足恃也。於是。有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卒之殘酷之氣。上干天怒。中國之秦始皇二世而亡。法國之拿破崙第一皇及身而鎊於絕島。可知窮兵黷武。誠天心所深惡而痛絕者也。方今泰西諸國。德奧意爲合縱。俄法爲連橫。鷹麟虎視。各不相下。英雖處於局外。而練兵籌餉。亦復日昃不遑。推其養精蓄銳之意。皆欲使人不敢伐我。非必欲藉此以伐人。然揚湯止沸。與抱薪救火者。將無同一旦禍機猝起。全局胥動。歐洲錦繡之士。將變而爲燐血之場。言念及此。心折骨驚。而拱

其受病之原。總不外逆天二字。語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嗚呼。可不戒哉。秦西有道之士。以敬天愛人爲己任。充類至義之盡。卽以代天救人爲己任。目擊諸大國之互樹黨援。互爭雄長。誠恐無辜赤子。慘遭鋒鏑。爰創弭兵大會。奉上天好生之古訓。以爲圭臬。歲時會議弭兵之策。書於牘者。胥手皸指。演於口者。徹舌焦唇。務期必底於成而後已。乃可成而猶未遽成者。人心之阻。非天運之窮也。僕嘗推本窮原。竊以爲惟天有命。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者。有恆性也。卽天命而顯之。則爲天道。所謂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也。卽天命而分之。則有統攝之力三焉。一曰傳道。昔孔子行道無吾與。而喜傳道得吾徒。道何在。在於天。故傳道也者。天之所命也。一曰通商。以羨補不足。自古迄今。由中暨外。天不能使百產之菁英聚於一地。而恆欲使五行之生剋。便於衆人。故通商也者。天之所命也。一曰締交。昔湯文以大字小。謂之樂天。太王句踐以小事大。謂之畏天。故締交也者。天之所命也。至合傳道通商締交三者。而皆歸於上帝之統攝。尤必以大道爲之原。東方有聖人。抱安老信友懷少之願。西方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也。故不特視同洲本國之人。皆吾兄弟。卽遠而至教化未通之域。亦一一思有以拯之。其道統則一脈相傳。歷一千八百餘年。而不墜。極其量之所至。將使國之與國。民之與民。無不相通。卽無不相愛。愁雲慘霧。化而爲甘雨和風。其志願誠宏遠矣。若分大道之端緒。而爲國政。則必以愛人爲主。匹夫匹婦。有不得其所者。若己推而內之。

溝中其自在以天下之重如此。此豈肯蹈佳兵不祥之覆轍而貿焉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如梁惠王哉。又若廣大道之涵蓋而爲邦交則當默念乎天之視人不分氣類必使有萃而無渙有合而無分。治安則相慶患難則相卹庶幾克完乎天之所賦畀否則離世獨立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反不如禽獸之愚尙有或羣或友之一候也。三者之基旣立天命在是天道在是天力亦在是。是何待弭兵會中之胥手戰指敝舌焦唇萬國始永保太平哉。然而有疑焉有妬焉疑則疑夫人之害我也人有堅甲利兵害我之具人有府庫倉廩害我之資妬則妬夫人之勝我也我有鐵艦人勝我以水雷我有堅臺人勝我以鋼礮及至疑之不已妬之不已凡人之足以害我者我亦求所以害人凡人之足以勝我者我更求所以勝人積之久爲小民之脂膏盡揮霍於廠局之火火壯丁之筋力盡銷磨於營壘之風霜曾是仁愛如天心者而忍出此哉。爲今之計莫若盡去人之疑妬心以斲合乎天之仁愛心通力合作聯萬國而爲一體其軍械之已成者分別陶冶相約從今以後但有舊燬而無新鑄其軍額之已定者分別裁撤相約從今以後但有舊遣而無新招至疆吏之事或有不虞則兩國皆自述其所執之理以告於弭兵大會請評其曲直而調處之務使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天下雍熙藹然成一道同風之治我知蒼蒼者天必有錫福庇於無疆者以視今之久伏禍機日卽陸危之苦其相去豈尙可以道里計哉。或曰敢問弭兵會之所執者何權所恃者

何勢。果能使萬國之遵行而無阻乎。則語之曰。弭兵會。奉好生惡殺之天命。則所執者天之權也。禮周流無滯。天道則所恃者天之勢也。故夫自逞其富強而欺貧弱者。自多其明聖而藐等夷者。皆天之所不許也。天之所不許。弭兵會亦豈肯許之哉。吾願挾弭兵會之本意曰。必使地球之上。有和而無戰。有通而無塞。有同而無異。有合而無離。

弭兵會議下

縷馨僊史蔡爾康稿

心太平。生今之有心人也。甲午上元之夕。造鑄鐵齋。讀地球弭兵會議上。憮然爲問曰。林君以弭兵之道。原本於天子更暢言乎。天人相感之機。發前人所未發。其旨深矣。顧子生長華邦。盱衡時局。忠義之氣。久溢於宇裏。行閱今又灑灑洋洋。創爲此議。乃無一語及於中國。豈以弭兵之關鍵。全在歐洲。中國處此時勢。不妨效秦人之視越人。肥瘠漠然不加喜戚於心乎。縷馨僊史曰。胡爲其然也。今天下之安危。惟繫於俄。俄屢欲擅海疆之利。出其兵輪商舶。馳驟於洪波巨浸。而德都柏靈之盟約難渝也。黑海一口。不得越雷池一步也。譬諸戰國。函關雖險。直以一丸泥封之。秦之坐困於合縱也久矣。法戰國之楚也。德趙也。楚徒欲報趙讐。貿然結秦以爲助。秦人喜遂其連橫之計。而與楚懼。此其志不在小。故天下而無事。則已有事。俄必藉法之勢。近謀土耳其。即突厥譯者之誤也。遠侵阿富汗。以進窺乎印度。而敗黑海之盟。莫之於戰國齊也。

楚氛甚惡。秦燄方張。惟表海之雄邦。庶足制之。況俄人窺其雄藩。英人豈能坐視。必將急與德連。而并連乎奧意。以嚴黑海之鎖鑰。以固印度之藩籬。而英俄之衅成矣。法得俄助。將必藉俄以攻德。德求助於奧。意法求助於俄。而德法之讐益深。俄奧意之仇又結。莽莽歐洲。幾無甯宇。此前議之所以注重西方也。弭兵之會成。則歐患紓。亞細亞洲之印度。同享太平之福。弭兵之會不成。則歐險固如累卵。亞禍亦等然肩。中國富庶甲於亞洲。俄之眈眈而逐逐者。尤甚於印度。今惟英欲制俄。故玉帛之交於中國。彌篤耳。然正惟英欲制俄。故干戈之毀。隱伏於中國。而猝不覺。前議之不及中國者。非敢忘也。將有待也。辱承明問。深觸杞憂。願貢所知。以質有道。且夫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而長駕遠馭。闢土地於遠方者。歐人之所長也。閉關謝客。嚴中外之防。而海有禁。山有封。硜硜然自守者。中國之古制也。古制之善者。遵而行之。可也。古制之善。而不宜於今者。改絃而更張之。可也。泥古而不通今。守常而不知變。中國之所短也。譬諸操舟。細流淺瀨。不妨縛繩維之。迨夫秋水大至。百川奔湊。猶局守乎鐵索。纜孤舟之勢。則非纜絕而船隨水去。卽船沈而人與船亡耳。何況以船而擬中國。非褊心不怒之虛舟。而百貨充牣之滿載也。鮫宮貝室。中人豔羨。忻茲而思篡取者。亦既紛然。其環列故俄。則蠶食黑龍江濱近之沃壤。法則鯨吞越裳氏累代之藩封。正不徒英之占香港。取緬甸。圖西藏。葡之踞澳門。日本之夷琉球。窺朝鮮。涎臺灣。此議刊入甲午春仲萬國公報。時則中東之交

尙無爲往事之明明可鑒者也。今俄又思蠶食乎伊犁。法又將鯨吞乎暹羅矣。俄法之交既合。俄包中國之北。法襲中國之南。中國則仍淡然漠然。以妄動爲炯戒。更譬諸磨。中國倘如諺所謂下牙磨者。永無轉動之一候。其失計已不可思議。苟又自甘爲米一任俄法兩石上下夾磨。其糜爛之情形尙忍言哉。且此特就歐洲未亂時言之耳。歐洲而既亂矣。俄以圖犯黑海。爲開宗明義之第一章。英卽以力扼黑海。爲發凡起例之第一義。英遏其前。糾德以躡其後。糾奧意以撓其旁。奧意韓魏也。扼秦之吭。當不得逞。而積憤之所至。遷怒亞洲。一旦移權而東。不敢徑圖印度。乃下黑龍江。以覬覦乎朝鮮。朝鮮小弱之國。豈能擋拒俄則踞其海口。而以海軍趨印度洋。英人之憂未艾。中國之禍其殆始矣。今夫中俄兩國。於帕米爾近人馬巴分界之案。或得或失。僅陸地耳。英猶時時注意。刻刻關心。寢假而釁起。朝鮮中國無閉門推月之心。英又決無袖手觀棋之理。文告之不已。加以師旅是猖狂瀾之既倒。而波及於中華也。當此之時。中國懼失東藩。喜通西笑。悉其精銳。與英軍相犄角。姑無論勝敗之數不可知。就使得勝。目前則調兵有費。日後則防邊有費。以中國度支歲入。約一垓金亦曰一而計。百兆兩。歲出之款。方有加而無已。更多此意外之耗。其將何以堪之。然則中國將不出於戰乎。不出於戰。是長俄之虐。而失英之歡也。然則將出於戰乎。出於戰。則英之助未可恃。而俄之仇立見益深也。於彼於此。無一而可謀。書當之不已。大費躊躇哉。今幸有

弭兵大會。董其事者。類皆好生惡殺之大君子。前年之會。款動十七國之君卿。相率與參末議。故以美國之遠在美洲。如戰國之燕秦。雖亟不虞戎馬之驟。至近猶有昌言於衆者。欲請其民主。總制弭兵會事。務使歐洲諸國。耀德而不觀兵。我華勝於戰國之宗。周固不可以道里計。諸國相戒。不敢妄動。亦有過而無不及。誠使仗義執言。毅然爲弭兵會主。凡萬國公法之尙有缺陷者。悉爲補之。而以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之古訓。剴切爲諸國道。諸國雖早已知之。亦未必聽之。然使俄尙逞得寸得尺之計。中國即可布告弭兵總會。請各國之公評。各國知其曲在俄。亦必能仗義執言。以報中國。是之謂戰勝於廟堂。至於各國之能許我。主弭兵會。與我之自爲計。則更有進焉者。今有富室於此。千斯倉萬斯箱。豐年而有慶者。歉歲亦不虞其食貴。乃有米而不知糶。反日以乞米帖。致鄰家其善者。則笑而不相應。其暴者。則思攫而取之矣。中國地不愛寶。百礦之產。何所不有。向誠苦於不知耳。亦既知之。需煤則近購諸日本。遠購諸歐洲。需鐵則東去平兼金。西來乎百鍊。其與藏米之富室。又何以異。殊不知通商惠工。諸大政。皆本於天意之自然。惟天欲便乎人。故地能生乎物。中國乃膠執成見。固結而不可解。坐使無窮美利。尙溷於泥沙瓦礫之中。是違天也。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弗可及也。已。況乎中國之所憂者。謂西國以貨物賺我金銀也。豈知西商之所欲得者。在貨而不在財。假如鄉居之人。以其田中之所產。售於五都之市。乃默計吾鄉所寡有。

者將於此。行致之。庶幾得利於市。轉購市中之物。還而售諸鄉閭。或一本而兩利乎。既而環顧市閭。無可稱鄉居之用。則惟有發金而返。竊歎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耳。西商之不足於中國者。猶之乎鄉人也。非欲掠中國之金也。誠使中國默體乎天命之主宰。以斡合乎天道之流行。於天所隱示之統攝諸力。無不任天而動。以中國廣土衆民。足埒歐洲之全境。聰明才智。久爲西國之先聲。吾知一二十年間。微特高出於亞細亞。且可迴超乎歐羅巴。於是弭兵一會。西人導其先路。華人總其大成。直使德奧意之合縱。俄法之連橫。盡歸於太平之寰宇。而尙何俄之足爲華患。與夫英之敵俄。而助華也哉。心太平生躍然而起曰。吾哉議乎。中國而如子所云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僕不敏。將拭目而觀王化之成矣。

廣廣學以廣利源議

廣學會

督辦李提摩太著
記室錢鐵齋主譯

大易言。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又言。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莫大乎聖人。貨殖傳中諸子。實皆權輿於此。而利市三倍。古今且以爲美談。然使懋遷有無者。不先增數倍之多。而欲操計奇贏者。各驟增數倍之利。則是自封故步。而思坐廣利源也。起劉晏。桑宏羊。於今日尙感然以爲不可矧。洞諳中外之利弊。熟權商賈之利害者哉。僕不敏。亦嘗參觀史乘。竊計二千年前。全地僅一二垓人耳。今合五洲萬國而計之。乃不下一千五百兆。亦曰十地不加廣。而人實遞增。與生衆食寡之道。適相刺繆。若不別籌新法。斲

合乎爲疾用舒之古訓恐以財發身之仁者不免仰屋而嘆矣。況乎天災流行。何國蔑有。陽侯旱魃。猝焉爲虐。哀我蒸民。轉於溝壑。其散而之四方者。又因跋涉之艱。道殣相望。此種慘況。筆不忍書。西國雖然。傷之。近百年來。創二法以濟二災。而後困者遂蘇。仆者遂起。以視治水之神禹。禱雨之成湯。殊塗同歸。功無多讓。此天下之公論。非僕阿私所好。一人之私言也。其法維何。則與他國通商。而使本國通水陸之路也。之二者。事有廣狹。理無異同。總之以有餘補不足而已。此法既行。不特荒歉之年。永免斗米千錢之患。卽遇粒米狼戾之樂歲。貨或惡其棄於地者。皆賴以源源轉運。不致有太倉紅朽之虞。似此美利。利天下。自往古以迄來今。其孰以加之哉。至泰西之所以行此二法者。又有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之要術。二焉。一曰用機器以代人力。一曰節運費以便轉輸。夫人以一手足之烈。所程者一人之功耳。若用機器。則約之又約。一人必能作二人之事。通用之於一國。不驟增一倍之貨乎。此用機器以代人力之效也。其節運費以便轉輸者。奈何。假如由甲地運貨至乙地。礙約需運費百金。及通水陸之路。水用輪船。陸用輪車。同此貨物。同此程途。運費極貴。至五十金而止。是節省其半矣。故價值數百金之貨。彙以加入運費百金。價貴而銷滯。農夫及製貨之人。不免變形於色者。今則減去五十金之成本。價廉而銷暢。有不喜溢眉端乎。且人之需此貨者。彙以運費之貴。多所破耗。今則節省此五十金。家給人足之喜。不亦基於此乎。況

更有進焉者。昔日運貨之法。陸則負載。水則撐篙。在在需人。今更省其力。以製貨。實已收此若干人所製之貨之利。化無用而爲有用。其獲益更無涯涘。而何災之不可弭。何貧之不可救哉。中國人才濟濟。豈無見及於此。乃通商垂五十年。他國皆駸駸度驕驕。而前中國則按轡徐行。事事步他人之後。設再不加鞭策。必致望塵弗及。是追風之良駒。抑之使伍駑駘也。可惜孰甚焉。不揣固陋。更陳數事如左。

一、歐洲各國通商貿易事宜。近九十年來。增於前者十倍。

二、美洲之美國通商貿易事宜。近九十年來。增於前者十八倍。

三、亞洲之印度國。光緒十八年分。進出口貨價。共合華銀六百三十九兆兩。是年中國各海關進出口貨價。僅值銀二百三十七兆兩。

四、亞洲之日本國。光緒十八年分。通商各關進出口貨價。共值華銀一百二十六兆兩。

五、查日本國通商貿易冊。光緒七年分。進出口貨價。共值日銀七十二兆圓。光緒十七年分。值一百六十七兆圓。是十年之內。百分增一百三十一分也。中國通商各關進出口貨價。光緒七年分。共值關平銀一百六十三兆兩。光緒十七年分。值二百三十五兆兩。則百分不過增四十四分。

六、歐美二洲。遠於中國。其通商貿易。漸增至十倍十八倍者。姑置弗論。若印度。若日本。則固與中華同。

處亞洲也。印度幅員僅及中國之半。人數亦少於中國。日本幅員生齒皆僅及中國十分之一。然則以光緒十八年而計。印度進出口貨價值銀六百三十九兆兩者。中國即不能增一倍。亦應在印度之上。日本進出口貨價值銀一百二十六兆兩者。中國不但不能增十倍。且不能增一倍。

七是年中國通商各關所徵稅鈔共銀二十二兆兩。若進出口各貨如上節所稱。稅鈔必隨之而增。

八中國通商貿易之數。所以遠遜於歐美二洲。并不及同洲之印日二國者。則有扼要之語二焉。一曰不能成學。無振興之機。一曰聞見多。貿易盛。聞見隘。貿易衰。

九泰西諸國無不知廣學之足貴者。今第就英國言。近五十年來。屢次振興學校。隨時復加以變通。故除尋常各學而外。別立通商機器各書院。又設通商博物院。陳列各國土產。使本國貿易中人。日懸於心目。而知其出處。知其用處。兼知其價值。若夫廣學會者。則萃徧國博學之人。擇商務要區。每歲會議一次。自述其新學之進境。刊入報紙。國會則遴其尤者。奏聞於朝。或予以仕進之榮。或賜以詔。稱之富。而頒其法於民間。英國有此數大政。是以五洲萬國之所有無不有。五洲萬國之所知無不知。其效於貿易之廣。見之其端。實自廣學之會基之。

十亞洲印度國任途中人。大都來自歐洲。歐洲新創之法。一一推諸印度。隨時隨地。立即變通仿辦。印

度亦自立新學。自設通商機器等書院。入學講求新法者。多至二百六十萬人。公家歲予度支銀八百餘萬兩。毫不靳惜。於是知運費之宜節。則開築鐵路五萬餘里。知消息之宜通。則立官民通用之郵政局。又多設報館。講求一切裨益於民之事。中國不乏讀書明理之士。而事權不屬。徒喚奈何。印。度。有。此。報。館。濟。濟。多。士。遂。得。以。語。言。報。國。通。商。貿。易。之。途。亦。緣。是。而。日。異。月。新。矣。

十一、亞洲日本國。初本不通他國。及見泰西新法。日出不窮。遂命大臣。徧游各國。專考振興商務之道。歸而先設新學校。及大小書院。學藝讀書肄業之人。亦多至三百餘萬。又築鐵路五六千里。創立官民通用之郵政局。各郡縣俱有報館。及通商機器等書院。於是商務大興。計蠶絲一項。多於前者十倍。茶葉一項。多於前者一倍。又如布疋一項。獲利最厚。大坂有一織布局。億金之資本。每年獲二萬五千金之利。此皆其大較也。

十二、中國自通商以來。從未特遣大臣。專考各國商務。所築鐵路。不過六百里。信稿雖多。而郵政未興。民間尚不甚便。報館不過數家。其操筆政者。類未曾遠游各國。所紀泰西郵政。恆多隔膜。至於關繫最重之新學校。如京師同文館。天津南京武備各學堂。用意甚深。經式甚省。與通商要務。似覺不甚相關。廣東廣雅書院。武昌兩湖書院。亦僅專為本境而設。欲求徧國廣立新學。講求通商貿易諸事。

則風氣未開。不知觀成何日。職是之故。中國通商雖久。迄未得振興之術。遂反以通商爲累。豈知明乎商務之學。不特利源不致外溢。且通商之大利。斷不在他國下也。

十三、做會草創六年。歷在各省推廣新學。但年中入款寥寥。安能敷一大國廣學之用。

十四、他國皆別立新學部。或廣學部。中國亟宜擇而行之。倘各地官紳商富。亦肯相助爲理。更可收不日成之之效。謹擬廣學之事五條。一曰。設廣學部於京師。而分立新學於各省會各大海口。至上海爲通商總匯之所。擬卽在上海立廣學總局。一曰。總管新學之廣學部。過事宜咨商總理衙門王大臣及赫總稅務司。一曰。恭請 明降諭旨。自今以後。學院歲科試生。童於經古場兼考算學之外。別試以泰西史學格致學富國學。其閱卷之幕友。由廣學部保薦。擇卷之佳者。與經古同列一榜。卽使正場文字稍遜。生則仍列優等。童則仍准入學。名之曰中西學生。鄉試時。仿同文館咨送算學生之例。二十名內。取中一名。至第三場策問。亦宜參以泰西史學格致學富國學。閱卷之房官。亦由廣學部咨送。禮部會試。與鄉試同。一曰。海關所徵稅鈔。取諸中外貨物者。應每年酌提百分之一。約得關平銀二十萬兩。以立廣學之始基。一曰。中國前償美國餘款。中國自願體面。不欲收還。今按照時價。約有墨西哥銀二百萬圓左右。誠使取回。以爲國家開築鐵路之經費。而於路息項下。每年提取百

分之五。約得洋十萬元。以充廣學之經費。

或曰此款早已收還存之姑備一說

十五、廣學之創。請撥經費。當視如分秧布種也。耆農夫之力田也。

總之種子愈多。秋穫之利愈厚。

十六、以上所籌歲費。較之泰西及印度。不逮遠甚。故擬第三條考試

教育人才之經費。多取諸官。中國則聽民之自為學。而僅以考試

誠能參以西法。并復乎古法。如王制所稱樂正教。禮樂詩書與土

之。而何憂廣學之不興。利源之不廣哉。

以士保國論

昔宋藝祖開寶儀乾德紀元之對。因謂宰相須用讀書人。然此言也。

命官分職。各有專司。內而公孤卿尹。外而方伯連帥。與夫庶寮百執事。

讀書者。豈徒以能記歷代紀元之字。遂足名副其實哉。必也上下五

之故。深究其沿革治忽之原。既挈領而提綱。復分條而析縷。貫通融

盡。讀書人之實作宰相。可作丞。簿尉亦無不可。所謂學而優則仕也。

於宋。然其易亦十倍於宋。何則。今日之梯山航海而來者。路以萬計。鷹麟虎視而集者。國以十計。若僅恃鑽研故紙爲能。則雖博士。蕭閒詞林。清貴。猶或虞其不稱。況重之以宰相。與夫宰相以次各官。各有致澤之責者哉。此其所以難也。而余顧謂爲易者。則以五洲各國之互相往來。而師資之富也。故官也者。士子進身之階也。保國之責。專寄於士。而官若反退處於無權也。夷考中國丁口。以四百兆計。男女各半。則男丁二百兆也。山野之癯。釋老之異。老弱不任其事。游閒不中其程。人別九流。事殊十等。約去十分之九。則有用之人。二十兆也。華人執業。不外士農工商四者。農工商去其三。則士五兆也。有名爲士而不能讀書者。有將爲官而不暇讀書者。但就鄉試人數核之。大中小省。截長補短。悉以一萬人計。則秀才約一億八萬人也。又就院試人數核之。繁簡府州。截長補短。悉以一千人計。則童生約二億五萬人也。合之舉人進士。加以丁憂患病遊學之不與試者。統計中國之士。總在一兆左右。夫名之爲士。固所謂千人俊而萬人傑者也。今誠減而又減。而以一士敵百人之用。則此一兆士。實可抵一百兆人。英法俄德美各國。類兵多或三兆。少或二兆。卽合奧意等。傾國而來。統計尙不足二十兆。吾以一兆士。應之。綽綽乎有餘裕。而無如其不能者。則所習非所用。所用又非所習也。我朝沿明舊制。以八股文取士。士乃童而習之。甚至頭童齒豁。猶復執卷咿唔。試問三寸毛錐。果能勝長槍大礮乎。抑欲使制梃以撻俄英德法美之堅甲利兵。

乎。曰不能。不能。則以士保國之謂何矣。曰有說焉。咸豐年間。羣盜如毛。中原鼎沸。湘鄉曾文正公。首練湘軍。碩彥名臣。後先繼起。其尤繫人望者。如略胡兩文忠。官文恭。曾忠襄。彭剛直。沈文肅。左文襄。與今合肥傅相。何一非讀書人乎。當其少時。黃卷青燈。功深伏案。亦豈敢謂出將入相。莫社稷於磐石之安者。果非異人任哉。而乃功名運會。一若雲龍風虎。以類相從。國脈重培。民生仰託。此無他所習所用。有相輔而成者也。且其時承平日久。將不知兵。而髮逆則烏合之徒半。亡命之徒亦半。橫行螃蟹。所向無前。督撫提鎮。奔命不遑。重臣持節而徬徨。宿將擁旄而觀望。亦豈料挽狂瀾於既倒。俾陸沈之十餘行省。撥雲霧而重睹青天者。乃出自巽宮詞館中人哉。諸公既起。旌旗變色。壁壘一新。倬烈豐功。千秋彪炳。此讀書人削平內亂之明效大驗。班班可考者也。光緒初年。越南難作。法燄日張。合肥傅相坐鎮畿疆。則大沽口晏然。會忠襄開府南中。則吳淞江泰然。彭剛直視師粵嶠。則五虎門安然。獨至閩洋一戰。我師燿焉。何子我張幼樵諸帥之讀書。豈遽出諸公下一勝一敗。相去天淵。亦無他所習所用。有歧而二之者也。故今日而論士之保國。其大綱則在不泥於讀書。其入手則在多識他國之語言文字。嘗聞歐洲各國之士。懵不知他國之學者。不許名登仕版。是以彼此之情通。而相制相牽。卒不敢輕舉妄動。我曾惠敏公之使法也。適避越南之役。其使俄也。適避伊犁之役。雖公之識見議論。自足以折服達人。然藉非通其語言。識其文字。則輒

轉傳譯。容有失之毫釐。繆以千里者。西文之用。此其見端。既通其語。必讀其書。英國之於歐洲。爲最強也。而最留心於外務。故無論何國。苟有一藝之長。一事之善。英人無不筆之於書。我誠不能胥各國而過通之。則莫若先通英文。英文既通。各國之事。皆已瞭如指掌。凡夫新式器械。外洋月異而歲不同者。我不能研究其學。則以精金購廢鐵。苟能知之。則事變以閱歷而愈熟。心思以磨鍊而愈靈。僅言戰陳一端。抑末也。以之察吏。足以除糝政而勵廉隅。以之理財。足以開利源而足國用。知刑罰之未盡中。則鈞金束矢以劑其平。知富教之未盡周。則水懦水烈以妙其用。且也。士爲四民之首。能通西國之農政。則旱潦有備。樹藝有經。農人奉士爲師。而永無惡歲矣。能諳西國之商情。則子母相生。貴賤相徵。商人奉士爲師。而永無衰市矣。能明西國之工程。則人巧極而天工錯。物勒名而考其誠。工人奉士爲師。而永無廢器矣。況乎中國自有專長。非他國之所及也。留我之長。集彼之長。是合萬國而保我一國也。是之謂真讀書。人是之謂真宰相。

中東古今和戰端委考

并引附跋

美國林樂知譯語
中國蔡爾康撰文

杜氏通典曰。倭在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後漢始與中國通。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生等獻生口。魏明帝景初二年。倭女王卑彌呼遣大夫

詣京都貢獻。魏假以金印紫綬。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倭王阿每姓目多利思名自稱阿鞞羅國元注華言

天兒○唐按即天子也日本方言呼其國曰掘崩與阿鞞羅相轉而近似蓋即日本也杜氏失考但據隋書錄之耳遣使詣闕其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

天子無恙帝不悅明年遣文林郎裴世清使倭國將至其都王遣小德阿鞞羅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

角來迎又遣大禮歌多毘從二百餘騎郊勞既入都王與世清相見設樂饗以遣復令使者隨世清來

貢方物唐太宗貞觀二年遣新州刺史高仁表持節撫之仁表無綬遠之才與其王爭禮不宣朝命而

還武后長安二年倭遣大臣朝臣貢方物真人猶中國地官尚書也頗讀經史解屬文容止溫雅

朝廷異之拜爲同膳員外郎舊唐書曰日本國者倭之別種也唐按日本者國名也倭者種類名也與氏誤唐長安二年來

貢方物開元初又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詔四門助教趙元默就鴻臚寺教之乃遣元默闊幅布以

爲束脩之禮題云白龜元年所得錫資盡市文籍泛海而還其偏使朝臣仲滿慕中國之風因留不去

改姓名爲朝衡仕歷左補闕儀王友留京師十五年乃還天寶十二載復入朝上元中擢爲左散騎常

侍安南都護貞元二十年日本又遣使來朝留學生橘菟勢僧空海學問元和元年使者判官高階真

人上言前件學生藝業稍成願歸本國便請與臣同歸從之開成四年又遣使朝貢宋史曰雍熙元年

日本國僧齋然與其徒五人浮海而至太宗召見存撫之甚厚賜紫衣館於太平興國寺上聞其國王

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歎息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蓋古之道也。其國多有中國典籍。齋然之來。復得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第十五卷。皆金縷紅羅襪。水晶爲軸。復求詣五臺。許之。令所過續食。又求印本大藏經。詔給之。二年。隨台州商人鄭仁德歸國。後數年。遣其弟子喜因。奉表來謝。詞旨斐然。元史曰。元世祖至元八年。少中大夫祕書監趙良弼使日本。日本遣弼四郎入朝。帝宴勞遣之。續文獻通考曰。明洪武四年。日本國王良懷遣其僧祖朝來進表箋。貢馬及方物。并僧九人來朝。詔賜文綺答之。統觀書史所記。中東兩國。第有利而已。無所謂戰也。戰禍之興。肇於元代。烈於勝朝。元世祖西史稱爲神明英武。幾盡有亞歐二洲地。幅員之廣。亘古未聞。日本貢固不服。率師征之。敗績而還。日本國史記其事甚悉。然猶中國之伐日本也。明時倭寇渡海而來。騷擾中國東南沿海各行省。而偏假其國王貢獻之名。中國猝不及防。屢被飽掠而去。楊守陳上書論之曰。倭奴僻在海島。其俗狙詐而狠貪。洪武間常來貢而不恪。朝廷絕不與通。著之爲訓。永樂初始復來貢。因肆奸譎。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道。得閱則張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閱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侵夷則卷民財。朝貢則霑國賜。是間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得矣。其語極爲切實。然自日本言之。則入寇上國者。叛亂之頑民。國家無與也。萬歷年間。朝鮮之役。實爲日本侵敗王略之始。本章所譯即紀此事。明史及通鑑具載端委。

惟與沿海倭寇等量齊觀。則誤矣。我朝聲教東漸。海氛久靖。同治初年。日本援泰西各國之例。以通商爲請。許之又無所謂戰也。琉球者。中國之藩邦也。其航海商民。遭臺灣生番之害。中國未遑過問。日本竟越俎而謀。遽以師船。憑陵臺境。中國不於此時。擊罪致討。反低首而甘。給卹銀。遂敢藐視之。萌中山王之故。都不旋踵。而淪於異類。朝鮮箕子始封國名。後改名高麗。或曰高句麗。日本則稱之曰三韓。者。中國之外臣也。日本初與之立約通商。光緒初年。乘其內亂。又思染指中國。不於此時。警暴懲貪。反與訂進兵關白之約。致釀去年之禍。箕子之遺澤。行將黍油。麥秀。與朝歌沫土。同悲。爛下。書生所繇。開戰思和。撫今思古。涕泗霑襟。而不能自已也。西報分居局外。心繫行間。屢進讜言。深裨華事。頃復追記三百年前。中東釁起。朝鮮一役。與夫十餘年前。中國圖東二奏疏。亟取譯之。并節錄通鑑輯覽。及日本國詩史略。卽以爲是役之嚆矢。是書之張本云爾。光緒乙未春仲。縷繫僊史自識。

西人有言曰。三百年事。一循環。歷驗古今。往往不爽。而中東之交涉。尤有奇蹟。不可思議者。偶檢行篋。得

藍皮書一册。西例凡紀大事本末之書。其封面皆藍色。卽名曰藍皮書。紀西歷一千五百九十二年。明萬曆二十年壬辰。中東戰於朝鮮。旋訂和

約事。屈指至今。適將三百年。奇矣。此次互換和約。期在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五月八號。華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十

日。三百年前定約。亦正在五月八號。是時日本從華正朔。此從西歷推算而得之者。則更奇。三百年前。兩國使臣互議時。日使謂

中國恆有北方之警。蓋指元遠裔改號韃靼之衛拉特額森托克托布哈小王子今則隱指更北之國謂

羅三百年前約款。以防北鄙為言。今聞亦有互助之密約。不奇之又奇乎。若夫毀端之同起於朝鮮。和

約之同利於日本。猶事理之顯而易見者也。考日本人所著之太閤記。述平秀吉生平行事甚悉。是時日

軍專政。平秀吉其一也。而與中國交涉諸事。不啻為光緒二十年至今立竿見影。好事者採取其事別錄

其略云。一千五百九十二年。大將軍率師至朝鮮。攻破王京。明出師救之。戰於平壤。日師退入王京。明師

踵至。日師力戰。大敗明師。明總兵告急於朝曰。日本有雄師二十萬。先踞朝鮮形勝。我師遠道飢疲。主客

之勢不敵。不如姑與議和。旋以願和之意。函告日本大將軍。且請先行息兵。日兵遂退至朝鮮南境之釜

山海口。依礮壘以自固。大將軍登舟先歸。一千五百九十三年。萬曆二十五年癸巳五月二十三日。議和之明使。至

日本大將軍幕府。大將軍及諸藩侯。時日本沿深敬之館。率豐腴行館華敵。是年七月初旬。明使辭歸。當

明使之初至也。先請日本撤朝鮮之戍。幕府使者承大將軍命對客曰。日本大將軍遣使者四輩與明使

為中國朝鮮詭詐無信。匪伊朝夕。卽以是役言。我師既入朝鮮。其首當衝要之二道。朝鮮全境共分

所愚也。開門延納。及我長驅直入。後路竟遭壅斷。幾使我有欲歸不得之歎。大明何不懲之。今我駐

師二道。若無誠信足恃之大明。與我締約。斷不輕退一步。又曰。我大閤開貴國常遭韃靼之禍。我兩國經

此次立約以後。愈昭親睦。如貴國需用我兵。我亦樂爲之用。或竟別立一互相扶助之約。兩國合兵。攻韃
靼而滅之。而以其地交貴國。使者以爲何如。明使曰。太閤言。令人生感。太閤又誠心以助大明。尤深欽
佩。我大明初未知朝鮮有欺誑貴國之罪。而心頗疑之。是用遣使往查。尙難得其實跡。今旣承詳告。端委
使臣回國。奏明皇帝。必當下都察院。禮部。刑部。諸衙門。會治其罪。其作何懲創之處。大明別遣使者。重到
貴國時。必有佳音。以慰太閤之垂注也。倘太閤不信使臣之語。使臣願剖肝瀝膽。以表真誠。抑華諺有之
曰。口甜心裏苦。故使臣亦未便多獻甘言也。日使曰。今我兩國使臣。得以覩面互談。共明心跡。歡喜無量。
從今以後。不特和局可恃以永固。美意又可以共成矣。今星旆小駐敝國。我太閤甚願常相往來。以酒茗
佐暢叙。公但携傳譯之僧人。至大將軍幕府。無不倒屣以迎。正不必拘拘於禮貌也。敝國本欲請公速回。
具奏大明皇帝。訂定和約。祇因敝國所遣之使臣。尙留貴國。未知其議云何。不得不奉屈暫淹。若論敝國
朝鮮戍兵一節。貴國倘俯從敝國所訂條款。自當惟命是聽。否則恐仍需暴師於外耳。明使曰。太閤之心。
爲皇天后土所共鑒。使臣等歸奏朝廷。必將盡蠲疑慮。至若我國有北伐韃靼之舉。必將遣一介行李。特
請貴國之兵。助我一臂之力。惟北方諸部落。業已舉族遠徙。邊烽滅影。戰鼓銷聲者。十載於茲。今又與貴
國講信修睦。四海無纖芥之禍。榮光福曜。垂於萬斯年。而弗替矣。且我輩今得聚語於此。使臣已深知太

閣之真心。太閣亦應知使臣之誠意。繼自今兩國式相好而無相猜。實海寓蒼生之厚幸也。日使又曰。我兵之在朝鮮者。爲二道守臣截斷歸路。其可通轉運之別徑。又爲積雪所封。此事豈能容忍。不得不增兵。續往。日後公回大明。倘不能達太閣之真誠。大明亦無願和之確據。則我兵仍不能撤。當太閣選派某等四人。款迎貴使時。曾將此意。反覆聲明。又念倣國。惟某等四人。誠實足恃。是以特命與貴使面商。想大明遣貴使東來。亦必以貴使爲誠實足恃。無異太閣之情。某等故某等與貴使。似皆不可存欺妄心。致負上官信任。若夫職守所繫。不容苟且。尙有需濟陳清聽者。戰禍未興之前三歲。我太閣使使語朝鮮王曰。此後日本帝國。倘有軍國重事。需會商於大明。王其爲我轉達之。職此之故。朝鮮三遣使者至倣國。議訂代作寄書郵之約。券旋由幕府緘致大明。一公牘託朝鮮王妥速轉遞。不謂荏苒三年。魚沈鴈杳。偵知朝鮮王藐玩約券。捺擱公牘。俾我兩國不能通使命之往來。可恨孰甚。是以率師征之初。非與大明爲仇敵也。今貴使等奉命而來。共訂友邦之約。倣國心願已足。惟朝鮮欺我至此。我太閣竟欲永戍遼東。以便與貴國親通音問。貴使若能更將此意。奏聞於朝。和議之定。當更易矣。明使曰。貴國願與我大明商訂事件。曾據貴營弁告知我總兵官陳祐西。未知是此字否無從查考陳祐西具奏於朝。事下內閣。與文武諸臣會議。舉各深信不疑。但謂應問朝鮮。決其可否。旋以朝鮮王不允之故。遂致中東永隔。及貴國遣兵伐之。我皇上尙未知

緣起。特遣使臣等來問息兵之期。今聆君等述太閣之意。與去年八月間陳祐西所奏。若合符節。使臣等今願先與貴國約。俾我兩國永享昇平之福。異日回華。必更將太閣之意。詳陳宸聽也。日使曰。太閣擬定與大明永好之條款。尙須請命於天皇及首相。今已特發差弁至西京。催問約稿之可行與否。前日某等私交閱視者。卽太閣所擬者也。公等回華。亦望卽奏貴皇。速敦睦誼。至前日某等曾云。太閣將貽書大明。詳述條款。恐大明未必允行。及接貴國繙譯來書。始知貴使之心。與貴國政府之心。如出一轍。故太閣願以貴使之書爲憑。貴使亦以太閣之書爲憑。卽爲兩國息兵之確據矣。惟堂堂大明。萬一亦如朝鮮之誑我。太閣必怒不可遏。議和之局。勢終不成。故今日兩國之能和與否。權在北京。而不在西京。北京若太平有象。西京亦悅豫。且康。太閣等惟鶴俟續使東來。訂成盟約耳。

右第一章紀三百年前中東使臣問答語也。

此章本係和文譯作西文。今又譯作華文。意是而文非矣。下三章仿此。

啟者。接據朝鮮軍中四將領稟牘。知貴國因朝鮮一役。欲與敝國締盟脩好。且欲遣使往查朝鮮開罪敝國始末。良深欣慰。旋蒙貴國特簡二使者。至敝幕府商訂和約。敝幕府雖實掌全國之權。機務可自行裁定。但於去年以來。已讓權於掌印之宰相。貴國使臣若徑與敝國宰相面議。卽可奏聞天皇。安速商定。然敝幕府特念貴使渡海東來。未便重勞跋涉。爰遣從官先與款接。旋卽專差幹弁奏請天皇。定奪所惜關

山修阻。未能速接綸音。倘貴國使臣不能久待。自應餞送回華。倣幕府一奉御書。當星馳送請貴總兵察閱。至未奉我天皇旨意以前。貴總兵若有緊要事件。倣幕府有四將領。現在軍前。可卽先與商榷也。附上微物數種。恭貽大明皇帝陛下。另單送閱。希卽轉呈。外有金鑲綠沈槍一枝。奉贈貴總兵麾下。亦望晒收。肅請助安。日本大將軍平秀吉奉書。

右第二章日本大將軍致明總兵書也。

藍皮書云明總兵陳惠臣亦僅譯其音未知是此三字否

我大日本帝國。蒙上天之鍾愛。雄鎮東土。錫福無疆。民人之品行中正。無疵朝廷之政令。範圍不越天所賦畀之秉彝。好是懿德。國所推行之教化。貽厥孫謀。但流極既衰。事過情遷。民俗漸變。皇權漸替。好勇鬪狠。者流爭奪魁柄。全國騁騷。太平景象。蕩焉無存。幕府母太夫人懷妊時。恆夢一輪紅日。直入胎中。往往大驚遽寤。延日者卜之。皆曰天無二日。日者君象也。他日必生貴子。顯其明德於四方。非常之吉兆於此矣。既而生本大將軍。本大將軍幼有大志。及年少長。蒿目時艱。日夕以莫睹昇平是懼。而欲躋我國於金代之隆。西語以極盛之世爲金代。稍次者爲銀代。東人恐無此語也。惟西報以是爲文。不妨照譯。兼傳雄名於後世。每當拔劍起舞之會。一若天命藐躬。萬難辭讓也。爰起義師。馳驅徧國。苦戰十有一載。諸亂大定。凡有損害我天皇者。咸重懲之。族黨姻親。株連罔宥。迴溯師行所至。無一城不下。無一壘不破。無一人不誓慄聽命。遂乃獨攬大權。克副宏願。庫

幣依然饒裕。民氣胥臻。平靖此蓋。膺上天福祐。不負付託之重。非幕府之權勢得而強之也。惟海濱盜賊。時尙竊發。甚至騷擾及於大明。兩國沿海生靈。久遭荼毒。觀此而知勝朝倭寇之患。特其亂民耳。又蒙天賜吉兆。得成翦滅。綠林之志。大明亦海疆靜謐。海道平安。此非幕府之有造於大明乎。乃大明並無一介行李。東來報謝。豈以我爲小國而藐視之乎。明人則但知日本之入寇耳。海氛漸熄。畏天威耳。何謝爲。幕府惡之。行將降罰。於是先令朝鮮轉達大明。朝鮮遣使者僕僕道途。實允幕府曰。日本若欲侵明。可假道於朝鮮。朝鮮願供資糧。罪戾之屬。又許代日本致書大明。期以三年。必得答書。今有電報往來。向之三年者。祇須三刻耳。異哉。幕府乃按兵以俟。不料兔走烏飛。三更衰葛。大明之報書不至。顯係朝鮮背約。此罪豈能曲恕。幕府率衆徂征。師行所至。禽薙獸獮。斬馘繫繫。遂乘破竹之勢。直入王京。火焚其宮室。刃斬其官民。曾幾何時。夷大都爲平地。大明聞朝鮮之敗。遣將往救。及遇幕府。亦復大敗而逃。今大明遣二使臣。至我納格耶。此和音也。未知地方。傳大明皇帝之命。思共重訂盟約。華文應作何字。幕府願以七事要大明。如大明一諾無辭。幕府亦甚願言歸於好。至我兵艦及士卒之在朝鮮者。須俟明約商定。再謀凱撤。幕府特以此帖諭汝。汝其告知明使。并所索七事。歸奏於朝。可也。秀吉手諭。

右第三章。日本將軍諭帖也。藍皮書云。秀吉以此書諭其使。臣卽令轉交明使歸奏於朝。

大日本帝國。切願與大明敦崇睦誼。特列七條款。期在必行。錄開如下。一、盟約既定。中東兩國可保太

平與天地同無窮盡。俟至息兵之日。大明皇帝願以公主嫁大日本皇帝。此單于要漢吐蕃回紇要唐之故智也。二、中東

用兵二年。商務梗塞。和局既定。兩國人民船隻彼此往來。各海口均無有所阻。三、兩國各派大臣。特將

罷戰聯和之意。布告於眾。四、大日本前遣大軍伐朝鮮。其全國八道之地。悉歸掌握。今尙將續調雄師。

選派名將。率以戌朝。藉保在朝之利。議和以後。大日本念大明美意。難以孤負。願舉朝鮮四道地方。及其

王京。全還朝鮮王。所有撤兵還地之事。全由現在朝鮮之大日本四武員主政。五、朝鮮王京及四道地。

既還朝鮮。朝鮮王應遣世子及大臣一二員。為質於大日本。六、朝鮮應撥銀五百萬兩。償大日本兵費。

七、朝鮮使臣。須刑牲歃血以誓。從今以後。世世子孫。願恪守稱藩於大日本之臣節。無敢携貳。以保太

平。以上七條。係大日本要盟約據。大日本派出大臣。予以會大明議事訂盟之權。時西歷一千五百九

十三年六月二十六號也。此亦西報所改。○原注云。迨後明使臣悉從日本要索之七事。和議遂定。然約

非中國行成於日本。華文字義深遠。日官不能辨別。遠藏盟府。至今引以為恥。故前文注云。遂為中國所愚也。

右第四章。日本要明七約也。此亦秀吉諭其使者轉告明使。

明神宗皇帝萬曆二十年。壬辰夏五月。倭陷朝鮮。

倭酋平秀吉。起人奴。初隨倭關白。元注倭國官名。猶言丞相。信長。為之畫策。奪二十餘州。會信長為其下所弒。秀吉

中東戰紀本末。卷一。中國古今和戰端委考。十七。廣學會校刊。

遂統其兵。自號關白。劫降六十餘州。窺朝鮮無備。分遣行長清正等。率舟師從對馬島。逼釜山鎮。朝鮮承平久。兵不習戰。其王李岷又酒酒廢弛。島夷猝至。望風皆潰。棄王城。奔平壤。令次子瑋攝國事。已復走義州。七月。倭遂入王京。劫王子陪臣。掠府庫。入道。元注京畿江原黃海全羅慶尙忠清咸鏡平安凡八幾盡沒。且暮渡鴨綠江。請援之使。絡繹於道。廷議以朝鮮爲國藩蔽。在所必爭。遣行人諭岷以興復大義。揚言大兵且至。而倭業抵平壤。遊擊史儒等率師至。戰死。副總兵祖承訓援之。僅以身免。中朝震動。乃詔兵部右侍郎宋應昌。經略備倭軍務以救之。八月。倭入豐德等郡。兵部尙書石星計無所出。議遣人偵之。於是嘉興人沈惟敬。康按西報所記之陳惠臣聲畧相近或卽是人應募。惟敬市中無賴也。是時平秀吉次對馬島。分遣其將行長等守要害。惟敬至平壤。行長跪曰。天朝幸按兵不動。我亦不久當還。當以大同江爲界。平壤以西盡歸朝鮮耳。惟敬以聞。廷議以倭詐難信。趣應昌進兵。而石星頗惑其言。假惟敬遊擊。赴軍前。且請金行間。

冬十月。以李如松充防海禦倭總兵官。救朝鮮。

如松弟如柏如梅。並率師援剿。以十二月至軍。會沈惟敬自倭歸。復伸封貢之請。如松斥惟敬險邪。欲斬之。參謀李應試曰。藉惟敬給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如松以爲然。乃置惟敬於營。誓師渡江。明年癸巳正月。次蕭甯館。行長以爲封使至。遣牙將來迎。進次平壤。行長猶未覺。諄風月樓以待。如松分布諸軍。

抵平壤城。諸將遠巡未入。形大露。倭悉登陴拒守。如松令諸軍圍之。以倭素輕朝鮮軍。令祖承訓詭爲其裝。伏西南。令遊擊吳惟忠攻迤北牡丹峯。而如松親提大軍。攻其東南。軍少卻。如松斬先退者以徇。募死士。授鉤梯直上。倭方輕西南軍。承訓等忽卸裝露甲。倭大驚。急分兵捍拒。如松如柏等已分道並入。如松馬斃於礮。易馬躍壘而上。磨兵益進。遂克其城。行長渡大同江。適已而如柏復開城。所失四道並復。官軍旣連勝。有輕敵心。朝鮮人有以敵已棄王京遁告者。如松信之。將輕騎趨碧蹄館。猝遇倭圍之數重。如松幾不免。官軍喪失甚多。乃退駐開城。如松令諸將分守要害。聞倭積粟數十萬在龍山。密遣死士焚之。倭遂乏食。然如松旣敗。氣大索。應昌亦卽欲休息。於是沈惟敬封貢之議復行。其年癸巳四月。倭以糧盡棄王京。如松與應昌入城。將遣兵尾擊之。而倭步步爲營。官軍不敢擊。倭結營蓋山。爲久留計。時石星力主款議。獨留劉綎拒守。如松乃班師。言路交章。詆其和親辱國。庚辰七約之第一款。豈前明業已照行歟。帝置不問。

二十五年丁酉春三月。以楊鶴爲僉都御史。經略朝鮮軍務。

初。征倭軍旣撤。詔以顧養謙爲經略。養謙亦主款。奏言。關白宜封爲日本王。二十二年甲午冬。倭遣小西飛入朝。定封貢議。命都指揮楊方亨等充封使。同沈惟敬往。養謙薦侍郎孫繼自代。乞身去。二十四年

丙申九月。方亨奪重日本。關白怒朝鮮王子不來謝。不肯撤兵。康按卽其約中所進表文。又謾無臣禮。本所索之質子歟。

年。丁酉二月。方亨歸。委罪惟敬。并呈石星前後手書。帝怒。逮星。惟敬按問下獄。論死。以尙書邢玠總督。簡

遼。改麻貴爲備倭大將軍。而以鎬爲經略。時倭將行。長清正等據南原全州。犯全羅慶尙。逼王京。會沈

惟敬。就逮。鄉導乃絕。九月。鎬抵王京。倭已退屯蔚山。十二月。鎬會邢玠麻貴議進取。分爲三協。合攻蔚

山。賊大敗。犇據島山。結三柵以自固。遊擊陳寅連破其二。第三柵已垂拔。而鎬素與李如梅善。以如梅

未至。不欲寅功出其上。遽鳴金收軍。再攻不克。明年戊戌正月。行長救至。鎬狼狽先奔。諸軍繼之。賊前擊

官兵。死者無算。輜重多喪失。是役也。傾海內全力。合朝鮮通國之衆。委棄於一旦。舉朝嗟恨。鎬既犇還

王京。與總督玠詭以捷聞。贊畫主事丁應泰聞敗。詣鎬咨後計。鎬揚揚自詡功伐。應泰憤抗疏。盡列敗

狀。乃罷鎬。令聽勘。而以萬世德代之。畏倭不敢前。邢玠以前役無水兵。故敗。乃益募江南水兵。謀海運。

爲持久計。分四路進兵。麻貴爲伏兵所敗。中路將董一元亦潰。迄無成功。

二十六年戊戌冬十一月。倭遁去。官軍分道追擊。敗之。朝鮮平。

官軍分道擊倭。既不利。會平秀吉死。羣倭俱有歸志。其渠帥清正發舟先走。總兵官麻貴遂入島山。西

浦。都督陳璘遣副將鄧子龍督水軍千人。駕三巨艦爲前鋒。邀之釜山南海戰。副將陳露李金等軍

適至。邀擊之。倭無鬪意。官軍焚其舟。賊大敗。脫登岸者。又爲陸兵所殲。焚溺者萬計。時總兵劉綎方攻行長。奪曳橋砦。璘以舟師夾擊。復焚其舟百餘。行長黨石曼子引舟師來救。璘邀之半洋。擊殺之。於是諸倭揚帆盡去。自倭亂。朝鮮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國與朝鮮迄無勝算。至秀吉死。禍始息。萬世德聞倭退。兼程馳至。會同總督邢玠奏捷。丁應泰等疏劾諸臣賂倭賣國。帝以將士久勞苦。仍發帑金十萬兩犒師。敘東征功。首陳璘。次劉綎。擢都督同知。又次麻貴。加右都督。邢玠萬世德各予世蔭。董一元楊鎬俱復原職。附考萬曆二十年即日本正親町帝天正二十年。至萬曆二十四年爲後陽成十五年。帝慶長元年萬曆四十三年爲後水尾帝元和元年。自神武帝立國至此凡二千二百七十五年。

右第五章節錄通鑑輯覽也。

墜馬如松謂李如松死僅生。碧蹠即碧蹠館大捷。韓明謂朝鮮及中國也。翻將餘勇。鼓文運紫。海洋絃誦聲。原注小阜川隆景

○懸軍冒險入胡城。即朝鮮攝國事之王子。肆亦朝王子生擒。空有情。莫道胸中乏成算。雞林贏得夜叉名。原注加藤清正

臣心如水豈其然。滿腹雄才老倍圓。莫道外征無紀律。欲移元帥握全權。原注黑田如水孝高

○相公一怒渡滄瀛。國本纒搖內難生。幸矣霜臺竭吾職。孤憑極諫遇親征。原注淺野彈正長政

○英雄豪舉快平生。纒到黃泉大夢醒。兩度征韓何所獲。一封耳塚耳塚費解豈借用。黃耳塚耶阿阿。草青青。原注慶長三年豐太閤斃。按日本慶長三年即明萬曆二十六年也。與通鑑輯覽所記是年平秀

吉死
相舍

爾康按日本藍皮書所記與勝朝交涉事頗不類三百年前情景疑係近人點染而成以相誇耀者惟在日言日要亦不無可採通鑑爲吾華信史然救朝之役奏報不實當日已有丁應泰等交章劾之惜明帝既不窮究史官豈能遙度故不免亦有失真處今既譯藍皮書即應兼錄通鑑以備彼此參觀至日本詩史略卽其國人所作而核其事跡多與通鑑相合無有與藍皮書合者因并附錄如右明眼人必能辨之

右第六章附錄日本國詩史略也。仙臺大槻清崇著

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張佩綸跪奏爲時局艱難海軍脆薄宜籌備豫不虞之策恭摺密陳仰祈 聖鑒事竊維憂盛危明期有備而無患居中馭外責慎始以圖終臣伏見 聖朝自與各國締約互市以來每遇交涉之事動多棘手而關繫最鉅輻輳最多令人尤爲憤懣者莫如日本一國查日本僻處海東不過區區三島地耳乃恃其勢力夜郎自大琉球既遭竊據朝鮮兼恐潛窺中國誠宜益恢雄略力杜危機宏宅中圖大之規定遠交近攻之計彼狡焉思啟者或當震懣 天威不敢蠢動然我海軍未集終難揚帆東渡從事於驚濤駭浪之間臣嘗博考西史旁稽輿論知西洋各國之所以戰勝攻取者全恃海軍海軍一日不成卽海權一日不振謀國者所宜深長思也今中國海軍規模略具而尙脆薄不足恃臣之愚見擬請 皇上飭下部臣迅籌制遏東夷大局堅定添練海軍長策務求可以用

諸戰陣。見諸施行。并請 欽派數大臣。專司其事。力杜粉飾。因循之習。以期煥然改觀。今日之日本。雖已
雄長東瀛。惟與我中國較。則大小強弱。眾寡之不侔。顯而易見。故苟無他國之助。未必敢先逞志於我。然
彼卽欲求媚於他國。妄冀陰爲之地。他國以其頻年不甚親暱。一旦急而相求。逆料亦未必遽應也。中國
之與他國。講信修睦。多歷年所。若再餌以厚利。聯以深情。異時與日本相見。以戎衣可冀。資其臂助。惟是
求人不如求己。己必先立於不敗之地。始免喧客奪主。強賓壓主之嫌。故居今日而籌中國大要在自強。
不思若不乘閒暇無事之日。定出奇制勝之謀。竊恐中國自以爲已足。依然苟且。媿安日本則發憤爲雄。
水陸軍務。日起有功。遠近商務。亦與年俱進。猝起而與我爭權於海上。我必將望塵弗及。甚至震驚海口。
驕驕邊鄙。其爲危險。豈可思議。臣 忝副臺班。受 恩深重。日夕私憂。慮冀效其款款之愚。既有所知。頓
忘忌諱。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日本近在肘腋。患在腹心。飭發 臣 章。交戶部兵部工部南北洋大臣。會
商籌款。練兵製械。購艦大計。以懾島國。而固海疆。天下幸甚。所有時局艱難。海軍脆薄。備豫不虞。緣由。謹
就管見所及。恭摺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光緒八年 月 日奏。

右第七章。豐潤張幼樵學士奏請豫防東患疏也。

此章從西報轉譯。雖非廬山真面。然摹仿奏疏之體裁。斟酌字義之輕重。則煞費苦心矣。下章仿此。

欽差北洋大臣太子太傅直隸總督一等伯 臣 李鴻章跪 奏爲 遵 旨籌議豫防東患。並酌擬征東之

策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照本月 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八年 月 日奉 上諭。張佩綸奏時局艱難等因。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仰見 聖明在上。燭照萬里。思危之至。意欽服。莫名。臣查日本爲患於中國。亟宜豫爲之防。歷年管見所及。并籌辦情形。節經分別奏陳。各在案。前月 日。欽奉寄諭。議覆給事中鄧承修條陳東患一摺。臣以該給事中所奏。與 臣原議不符。恐有誤會情勢。窒礙難行之處。當卽逐層條辨。奏達 聖聰。今閱署左副都御史張佩綸所奏一摺。具有深意。欽奉 寄諭。垂詢。謹卽逐一體察。密籌布置之法。先爲我 皇太后 皇上敬陳之。查日本近來仿效西法。粗得皮毛。漸已驕橫。若使根深。抵固中國。必受其毒。欲乘其未發而制之。則增鑄鐵艦。挑練海軍。其先務矣。海軍旣成。不必計朝鮮有對否也。其所以聲罪致討者。繫於日本之滅琉球。琉球爲中國藩服。載在史冊。班班可考。各國亦皆深信不疑。無可置辨。今我興滅繼絕。公義布昭於天壤。微特局外之國無不右我。且以理而言。我旣理直而氣壯。日本豈能強詞以奪理。以力而言。我以海軍之雄氣吞三島。日本蕞爾地。豈敢與我抗衡。成敗利鈍之數。無待著龜矣。而況以中國之全力。成就海軍。凡所必需之物。應有盡有。又練陸軍以助其聲威。海西諸大國聞之。旣無不恪恭而震動。日本則頓失其助。尙敢懷欺藐之心。而妄思與我爲敵者。必無是事。惟是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記有明訓。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具列兵書。若未嘗熟思審慮。徒奮其一

往無前之氣萬一蹉跌悔不可追。臣愚以爲日本之孜孜於西學雖未必實有心得而其所練之海軍目前不得不謂與我相匹敵。我倘第就現有之戰艦直擣東瀛彼主我客彼熟我生非萬全之計也。故夫保藩而矢征東之志不敢不勉也。躁進而貽敗北之羞不可不慎也。今日第一要著惟在添購鐵甲戰艦精選嫻於兵法長於水戰而又熟於槍礮之將領以爲海軍之帥然後沈幾觀變徐而圖之事必有濟。抑臣更有請者。臣蒙 皇太后 皇上倚畀之隆委以豫定征東至計竊謂此事關係重大斷不可輕於嘗試。今內而部臣外而疆吏均未能通力合作。微臣一人之身直隸一省之力豈能有所樹立且諸臣卽有顧念大局相助爲理者又恐始勤終怠數年之後仍成畫餅。言念及此曷勝惶悚。總之征東一役實屬當務之急而欲制日本之死命必先求中國之人材。欲羅致非常之人材必先破除有定之成格。如是則大本立矣。然尤有甚難者則各省督撫之不能同心合意也。畛域之見梗於中斯率掣之情形於外。以是而求集事雖境內未易奏功。安冀馳外域之觀。蹈重瀛之險。誠能盡蠲宿弊略改舊章。部臣疆臣各存通功易事之心一洗此疆彼界之陋而 聖明在上綜攬宏綱措正施行悉秉 宸斷則 皇威振而 國紀張較之專責微臣而無能爲役者相去天淵矣。如以 臣言爲可採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總理衙門會同戶部兵部從速核定飛咨各省督撫每年合籌的款銀四百萬兩以爲添練海軍暨各緊要海口築造礮臺

之用。此外并別籌協濟臺灣之專款。俾得力加整頓。以杜覬覦。至各省司道各庫。如其力有不逮。並請飭撥部庫存款。務須每年湊足銀四百萬兩。悉行解交臣衙門。專充海軍用款。臣當竭盡心力。期以五年。練成北洋海軍。一大枝。暨築成海濱。斷不可少之礮臺。以冀進可攻而退可守。若夫膠執成見。因仍苟且。或好爲大言。以小邦爲不足畏。既不能培補本原。奠國勢於苞桑。譬石又不令。旁採善法。振海權於渤海。滄溟則他日之禍。非臣之愚所能逆睹也。所有遵旨議覆。并酌擬添練海軍各緣由。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光緒八年 月 日奏。

右第八章。合肥相國遵議豫防東患。兼定征東良策疏也。譯稿

光緒初年。幼樵學士敷歷。禁近驟副烏臺。聖眷正隆。物望攸屬。屢於邸報中。讀其章奏。才華經濟。洋溢毫端。輒不覺五體投地。法禍猝起。視師閩疆。用違其才。爲世詬病。而鄙人欽遲之意。則未嘗一日忘也。頃從西字報中。譯錄其豫籌東患一疏。摹擬字句。極知譎劣。而縷繆未雨。如見當日苦心。更譯傳相議覆一疏。老成謀國之忠。尤覺躍然紙上。日本難作侵敗。王略蘆臺。親出莫補。敗亡則以將佐累。知人之明。而士卒之不用命也。目論小儒。訾議遽起。且株連及於東牀之快婿。試讀上兩疏。其亦自悔失言否。後學蔡爾康謹識。

僕前作中日兩國進止互歧論一首此論錄第六卷蓋深惜中國之外視西學致挫於彈丸黑子之小國而又

冀後此之幡然一悟仍為東方首出之大邦也讀者不察或責僕以不正日本之罪而反招音中國之

過者微論是非曲直公道自在人心抑豈是題應有之義乎況即請試他題代紓義憤則是役也辱起

日本可謂罪有攸歸獨不思中東之怨已積數百年乎試觀上文所譯之藍皮書四章幾疑曲在中國

另錄通鑑一節及日本人詩數首西士固未暇留意也今中東立約以來亦垂三十年詐虞未泯猜忌漸深孰是孰非孰曲孰直

具備兩造各執一詞雖擅老吏斷獄之才而欲竟委窮源豈能爰書之驟定總而言之當承平無事之

日西人之冷眼旁觀者但見海東一島國與他國壤地渺不相連而竟以練兵製艦築臺為恆業為日

愈近為事愈迫或曰殆將有事於中國乎中國則自琉球被滅而後不動聲色漸次整備海戰諸器械

謂日本小國也其備戰之具斷不及我即使事事與我並駕齊驅其終窶且貧可坐而致則仍我囊中

物耳樂按十餘年前余嘗見此明文而祕不敢道今又從西報中讀光緒八年一千八百八十二年李張二公之

疏益知中國實有圖日之意其曰期以五年而十年猶未動者則緣中更法禍致有意外之喪失也然

至光緒十七年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北洋海軍實已大定旋命海軍提督丁禹廷軍門汝昌藉避凍之名耀師於

東瀛若曰日本倘自知不敵還我琉球則中國不為已甚亦兩國生靈之福也是時西人之寓日者海

言往觀均贊嘆不絕口。日本亦誠自愧不如。然究不肯知難而退也。越明年泰西代製吉野艦告成。又有橋立巖島等艦亦已陸續訂造。從可知中日二國實有各不相下之勢。一有機會可乘。自各投袂而起矣。嘗夫泰姆士譯言時也報之言也。曰。或謂中日之役。日本有心以圖華。中國無意而遇敵也。而不知非也。前見中國公牘。明言中日兩國因琉球高麗之事。恐難永敦睦誼。今又見具有深識之張君佩翰。暨李中堂各一疏。錄請諸君共讀之。益見華人謀慮深遠。實不亞於日本。惜乎中國雖明知之。而仍不豫備之也。然中國亦非不豫備也。曾晤西友之精於海戰者。謂華艦皆製自西方。為上等新式之利器。日本亦自顧不如其堅且巨也。僕常默識之。惟今讀李中堂疏。有期以五年成就海軍語。則未知五年之誓斷不能造就人才也。憶法國拿破崙破脫皇在位。當設筵款客之際。忽責其水師提督之謬。提督對曰。臣誠不如皇。皇於六閱月之中。能練成陸兵以臨敵。臣不能也。拿破崙怒曰。此言益謬矣。朕曷嘗有六月成軍語。而汝妄為傳述。不但害於戰陣。且將失我國家矣。大凡臨敵之兵。至少須練六年。而汝誤以為六月。其卽三緘汝口不許。重提夫法人固久經戰陣者也。拿破崙又善於用兵。而尙期諸六載。則夫華人之但練五年者。庸有濟乎。中國多不諳時勢者。若使年限再遠。必責以曠日持久。而阻其議。故中堂之但期以五年。非得已也。試觀十年而猶未用。則苦心若揭矣。何況中國與他國。屢有齟齬。備兵大事。久不能專心致志。其與日本交涉。則發難於臺灣。釀禍於

琉球挑釁於朝鮮。至今日而遂成大難。喪師失地。貽君父憂。究其所以致此者。仍且即有人材。而誤於所習之非所用耳。吾故曰。中日兩國進止互歧也。若必欲以是固自以爲是。且直者也。其欲以索還琉球爲藉口。又興復繼絕之大義也。然日本亦何哉。數年前有某西員。問其執政大臣曰。貴國練兵製艦。惟日不足。意將何爲。則曰。防中國。屢思洩忿於我。我若偶不經心。禍不旋踵矣。及至兵連禍結。或又問之。則曰。戰於昨日也。華諺曰。千丈麻繩。必有一結。日本知之矣。十年以來。於朝鮮全國及中國行程。無一路未曾量準。甚至某處河面。開闊若干。亦已開列清單。配準造橋木植之河之用。至於中國各海口。礮臺無一不以攝影鏡攝取真形。即諺所謂拍小照也軍中將佐。爛士帽中。則各有一地圖。灼知其前避後攻之道路。又知東三省之巖寒也。應用火爐礮艦之逐一齊全者。無論矣。槍礮所需之彈子。亦未有實以泥沙者。此謂中實告君國也理而又有教化。故獲勝也。倘中國亦如日本之進而不止。能以新法練其兵。我雖有中國之境。哉。觀於以上兩說。其梗概約可知矣。僕寓華日久。固甚冀中國之進而不此言。爲當道勸。卒無有信之者。所以有中日兩國進止互歧之歎也。人之多言。奚足

今和戰端委考而申言之。

北洋大閱海軍記

上海鑄鐵堂主筆志

北洋創設海軍。於今十稔。光緒丙戌。醇賢親王總理海軍事務。偕會辦李傅相。幫辦善厚齋將軍。巡閱北洋各海口。北洋及南洋鐵甲兵輪。追隨伺應。及醇賢親王回京。會同李善二公。及會辦慶親王。幫辦曾惠敏公。奏定章程。每屆四年。校閱一次。庚寅。傅相與海軍幫辦張勳果公。會同校閱。今歲在甲戌。又屆校閱之期。傅相約定海軍幫辦定靜村都護。分道巡視。有得睹旌麾者。謂傅相雖年逾七袞。而精神矍鑠。紀律嚴明。且整軍經武之餘。日與遠客下僚相酬酢。饗饈雲集。議論風生。信乎天佑聖清。篤生碩輔也。今將行部事宜。按日紀載。以明北洋海軍爲中國自強之始。有非各督撫三年閱伍之所可比者。

甲戌四月初三日清晨。傅相自天津節署出。首冠涼帽。綴以頭品頂戴。三眼花翎。身穿黃馬褂。乘紫韁輿。皆特恩也。至紫竹林招商局。隨員海軍營務處賈鎮起。勝東海關劉道合。芳旅順口水陸營務處龔道。照瑛。山東海防營務處李道正。榮。天津軍械所張道士。新。大沽船塢顧道元。爵。前隨使俄國參贊羅道。臻。天津水陸營務處羅道豐。祿。潘道忠。俊。張道翼。招商局沈道能。虎。黃道建。堯。前津海關劉道汝。翼。江甯機器局周道家。嗣。江甯督銷局吳道學。廉。齊集伺候。旋共登海晏輪船。鼓輪出口。各營站隊於岸旁。礮聲

震耳。船至白塘口。潮退不能行。午膳後。帥節過快馬輪船。赴小站。看盛軍步隊十一營。馬隊五營。槍礮隊四哨。操演。海晏當潮漲時。行至西沽候差。初五日午初。帥節乘慈航淺水輪船。回海晏。鼓輪至大沽。豐順輪船亦至。先往旅順口候差。申初。帥節登岸。看親軍礮隊。協標水雷練軍等營。操。日暮。回船。初六日黎明。船泊大沽口外。帥節命換戴暖帽。海軍丁提督汝昌乘杉板前來請示。兵艦各管帶亦至。次第傳見。計北洋定遠、鎮遠、兩鐵甲船。濟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平遠、超勇、揚威、八快船。康濟、威遠、敏捷等練船。鎮中、鎮邊、兩蚊船。南洋南琛、南瑞、鏡清、保民、開濟、寶泰、六兵船。廣東廣甲、廣乙、廣丙、三兵船。午刻。鼓輪。各兵艦左右隨行。帥節巍坐船頭。而遠眺之。隨船海軍員弁。以旗幟爲手號。晚間。以燈光爲號。各艦均站桅。班。掌軍樂。礮聲隆隆。初七日卯刻。至老鐵山一帶。有魚雷快艇六艘。往來山下。行駛甚捷。辰刻。抵旅順口。各統領官員乘操江。超海等練船。晉謁。惟接見宋宮保慶。定欽差先於初五日。由陸路抵旅順。駐節行臺。天津德稅務司瑞琳官艇亦至。海晏甫抵碼頭。定欽差已到。聚談片刻。帥節卽登岸。答拜。午刻。回船。初八日卯刻。帥節登岸。同定欽差與隨員。看親慶大營。毅軍八營。操。未刻。回船。旋步觀船塢。及軍械機器等廠。申刻。快馬輪船至。初九日辰刻。帥節乘輕輿。往摸珠礁。黃金山等處。看礮臺營打靶。申刻。回舟小憩。步觀各營勢。初十日卯刻。帥節乘小杉板。出海口。各隨員紛乘杉板隨行。先演放水雷。次至餛頭山。看礮臺營打靶。旋

往觀水師學堂。申刻。乘豐順輪船回舟。是日到英兵船兩艘。日本兵船一艘。申刻。定欽差登豐順輪船。隨帶人員營務處玉含章翼長。營務連占五。總辦行營果振邦。總辦等三十餘員。及海軍幫總辦傅道雲。龍直隸候補洪道恩。十一日晨。鼓輪豐順同時開行。南北粵兵艦十九艘。列成陣勢。驅駛操演。海晏豐順徜徉其間。帥節巍坐船面。詳細閱視。凡演一陣。各艦放礮三次。演至犄角攻敵陣。礮聲不絕。午初演畢。未初。帥節抵金州之大連灣。各兵船絡繹而至。帥節借隨員過快馬輪船。定欽差乘超海兵輪。同時登岸。小駐行臺。申初。英兵輪兩艘。日本兵輪一艘。同到。十二日辰刻。帥節與定欽差臨校場。看銘軍步隊十營。馬隊兩哨操。未初。來德國兵輪兩艘。十三日辰刻。帥節與定欽差率隨員往虎尾山看礮臺打靶。至水雷營。演放水雷三個。申正。帥節乘快馬輪船赴英國兵輪拜會。水師官聚談。旋返海晏。定欽差亦乘超海回豐順。晚間。各兵艦燃電燈。惟鐵甲兵艦電燈懸於桅頂。其光旋轉。四面可射三十里許。時魚雷六艇演偷營法。黑暗中駛入重地。各兵艦疾開槍礮拒敵。山巔礮臺亦燃電燈。光比兵艦更巨。是晚來俄兵船一艘。十四日清晨。海晏豐順同鼓輪泊海口。俄水師官七員。法水師官六員。日本水師官一員。各乘杉板同詣海晏。帥節一一請見。款待茶點。約談半時許。午後。帥節看各兵艦打礮靶。自船頭至尾。每艦出十餘礮。惟廣東三兵艦出二十餘礮。魚貫而駛。酉正演畢。即鼓輪赴山東之威海衛。豐順及各兵艦次第徐行。十五日

卯刻抵威海衛。泊北岸劉公島。文官武將如戴道宗等乘覆筏飛霆兩小輪。至船管見。午後帥節與定欽差乘快馬輪船。至俄兵艦。答拜水師官。十六日卯刻。帥節乘快馬輪船。赴威海。閱綏鞏軍八營操。酉正。仍乘快馬輪船。回海晏。十七日辰初。帥節與定欽差乘肩輿。詣校場。看水師兵弁操槍礮打靶。旋赴黃島礮臺。看地井巨礮打靶。往觀水雷水師諸學堂。申刻。就海軍公所。講英法俄日各水師官。戌正。回船。十八日卯刻。帥節乘快馬輪船。至石島一帶礮臺。看打靶。及水雷營演放水雷。午正。回船。即鼓輪。豐順及定遠等六兵艦。赴膠州。以遇風故。海晏開快車。十九日丑正。先抵膠州。泊青島。卯初。豐順及大兵艦相繼駛至。辰初。帥節乘豐順輪船。登岸。看廣武嵩武等四營操。及礮臺打靶。午初。帥節乘小杉板。至豐順。晤定欽差。坐談片刻。回舟。同鼓輪。赴烟臺。二十日辰正。抵烟臺之通伸崗。快馬輪船已由威海衛到此。帥節與定欽差。即乘快馬登岸。至歸岱一帶。觀礮臺。及嵩武四營操演畢。肩輿蒞烟臺之廣仁堂。午膳。英兵輪兩艘。法兵輪兩艘。俄兵輪兩艘。日本兵輪一艘。相繼至。申初。帥節乘快馬輪船。至英法兵輪。拜水師官。定欽差回豐順。即鼓輪往營口。遵陸回轅。帥節回海晏。即同兵艦六艘。鼓輪往山海關。二十一日晨。抵關。泊長城之澄海樓舊址。帥節登岸。偕各隨員觀地雷三出。即肩輿至正定。練軍各營。看操。旋赴驗鐵路大橋工程畢。駕火輪車。至津沽。申正。回轅。

誅叛記

上海縷髮傳史隨筆

光緒甲申十月十七日。朝鮮王宮之變。其叛臣金玉均。偕洪英植。朴泳孝。徐光範。徐載弼。同謀作亂。幾危社稷。洎大難削平。洪英植伏誅。金則與朴等挾貲逃往日本。既而轉徙至泰西各國。服西服。言西言。變易姓名。苟延殘喘。不料竟遭洪鍾宇刺死。然則恣睢暴戾。果何益哉。洪鍾宇者。家居王京。能操各國方言。易作泰西裝。游歷德法等国。時或與金相值。佯爲交歡。光緒癸巳。金回至日本大坂埠。洪隨之而至。甲午春。相約乘郵船會社西京丸。薄游中國。二月二十一日。抵上海。僑寓北河南路東和客邸。金携日僕北原氏。偕華人吳靜軒同居二層樓。洪則另居他室。金固不疑洪之圖己也。東和主人吉島德三。詢金何事來此。金詭言。來此閒游。姓若田。名和三。洪亦稱欲覽滬江風景。是以携手同行。二十二日晨。洪持洋銀五千圓之券示金。以小東門外天豐錢莊照付後。共圖貿易爲言。少焉。洪回告曰。天豐主人他出。須暫正過。回金領之。申初。洪換穿朝鮮官服。至金房。金方晝眠。西窗口藤榻。洪揮令北原出外。突出手槍轟擊。初中。金之左頰。彈由頰斜穿而上。直達顙門之右。鮮血噴薄。痛極狂嘶。洪復擊以槍彈。由胸之左旁入。橫穿過右。未透皮膜。第三槍。彈中左肩胛。稍後。吉島諸人方在樓下。聽聞有聲甚厲。猶疑門外人放花爆。三層樓上寓客聽之較切。竊下察看。則金受創後。正奔至東首第五間房外。倒地宛轉。而斃。吉島見洪神色蒼黃。下樓

出戶心知有異。躡梯而上。則諸客已夢亂如麻。乃投日本領事署稟報。領事以朝鮮人自相殘殺。不便與聞。吉島乃復報美界捕房。捕頭飭役協保報縣。日本領事則倩田鍋田口二醫生同往察視。二十三日晨。西役獲洪於吳淞口客寓。押至東和。在箱篋中搜出西衣甚多。且有與各國貴人往來函牘。觀其行止。大約非朝鮮下等人。午正。上海縣黃愛棠大令承值。帶同刑件臨驗。日本副領事官山座圓次郎。緝譯官加藤三。速水一孔。英兵船某統領。英捕房麥捕頭。美捕房黎捕頭。相率偕來。大令先問吉島。據稱死者金玉均。被洪鍾宇所刺。金洪同船來此。是以同留。金既死。寓中慌亂異常。洪即乘間脫逃。大令轉請北原。供稱日本人名延次郎。自幼隨岩田。迄今十載。不知其即金玉均。惟知在日本名周作。至滬則名和三。大令飭件作脫去屍衣。相驗一周。唱報委係受槍而死。旋由田鍋田口二醫生察看。所說與件作唱報略同。捕頭飭探解洪至。大令問曰。爾與金爲友乎。曰。謀叛之人。烏得爲友。問何故殺伊。曰。大逆不道之人。人人得而誅之。若任返國。勢必又興波浪。問殺人者死。爾知之否。曰。知之。今得爲國除此巨蠹。死亦甘心。問爾何以知其爲金玉均。曰。伊時稱岩田周作。時稱岩田和三。然確係金玉均。辨認無誤。既又稱奉朝王之命。行刺叛臣。大令問行刺時。共放幾槍。曰。心急手慌。不知槍數。問兇器何在。曰。奔逃時。已拋諸河內矣。有見者。謂洪相貌魁梧。衣服儒雅。言詞侃侃。略無懼容。大令因語速水譯員曰。果係朝王飭洪行刺。則洪非但無

罪且更有功。然何以事前並不照會。今搜洪身。更無朝王令旨。若依仇殺而論。法應擬抵。似須羈管。以待訊供。至金屍則今日趕緊棺殮。暫停七日。然後附船載回。速水唯唯。北原稱。後日黎明。日本郵船西京丸啟行。即須附載主人屍棺回國。大令謂。務須停留七日。旋復謂速水曰。北原如必欲載回。須於明日正午。候本縣函達貴署。速水曰。諾。大令飭吉島及北原。同具領屍切結。簽名訖。捕頭令包探帶洪回。仍押之大令。隨與山座加藤速水諸君拱手而別。當驗屍時。捕頭飭傳照相人印屍相。循西例也。至屍之頭畔。焚香一爐。置清水一碗。則與華俗相同。洪首戴竹絲高帽。上衣米色綢袍。下穿西式鞋襪。既至捕房。獨居一室。並不拘繫。其友訪之。談笑自若。略無懼容。每食。令人購自番菜館。不如他犯之餉以粗糲。或詢以既隨金玉均數載。何至此始擊以槍。則曰。我奉廷命。須於無意中詳探其昔日之亂謀。然後默伺機緣。制其死命也。既而有朝鮮人至捕房。圍領紗帽。如貴官然。見洪即跪。洪頷之而已。據熟諳朝官體制者言。洪之冠服。如中國四品官。越日。黃大令以相驗情形。稟請江海關道聶仲芳觀察。緝獲。電稟南北洋通商大臣。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電朝鮮商務大臣袁慰庭觀察。世凱。叩問情形。金僕北原則於二十五日。附西京丸東返。屍棺則昇入虹口捕房。是夜。道署接漢陽朝鮮王都回電。大略以金玉均係朝鮮叛臣。脫逃已久。洪鍾宇係官員。此案理合解歸朝鮮定奪。聶觀察傳黃大令面商訖。大令即至英公廨。會同職員宋華樂別駕。至

老巡捕房告知麥捕頭。並訪聞英國駐滬薩允格副領事。曾任仁川領事。能操朝鮮方言。東請向洪詳問。洪言朝鮮曾飭某員來華採辦品物。今居老閘廛南。能操京語。可請暫作舌人。大令隨送洪至其寓小住。並派二役輪流守宿。無論何國人。不許探望。二十六日。大令復請薩副領事轉倩麥捕頭。派役隨同縣差。靡差送洪至縣署。某朝員願同往。差乃雇肩輿二乘。擁護而行。既至。復請滬軍營統領蕭雲卿軍門鎮江。撥勇四名。伺候護洪回國。金玉均之棺木。移寄湖南會館。以待附輪載往朝鮮。

追紀叛臣

選錄廣東中西日報

朝鮮之敢闕。納使與中外通商也。特以時勢使然。意在達權通變。於是守舊開化兩黨。互相齟齬。勢成冰炭。光緒十年。開化黨魁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範、徐載弼。謀為不軌。禍起蕭牆。初。五人小有才遊。歷日本。通曉洋務。洎返國。洪英植實總郵政。事前致書中國駐朝大臣。及各國公使。訂於十月十七日。戊刻。與朝鮮貴官會飲於郵署。是日下午。屯於漢城泥岬之日本兵。以車載槍彈數箱。曳大礮數尊。至日本使館。戊初。中國總辦商務慶軍營官與朝鮮官。及各國公使總領事等官。齊赴宴。惟日使竹添進一郎。稱疾不至。酒初行。亂黨已布置周密。火起外垣。朝鮮禁衛大將軍閔泳翊。離席出視。甫及門。亂黨刺之。負痛返奔。仆於堂上。亂黨入。殺朝鮮官數員。中國總辦商務大臣暨各國公使。皆大驚而散。亥正。日本

兵排門入景祐宮。露刃植立。阻絕行人。俄而金玉均、朴泳孝、徐光範直入寢殿。誑啟朝王曰：「清兵縱火爲亂。百姓慘遭荼毒。將及宮門矣。宜遷駕別宮。」召日本公使速入衛。王倉卒不遑。允忽聞礮聲。均、範等促王曰：「事急矣。不可緩。」乃矯王教。速日使入衛。而移太王、太妃於景祐宮。十八日晨。左營使李祖淵、前營使韓圭稷、後營使尹泰駿。盡爲亂黨所害。方亂之未萌也。李韓尹實統禁軍。二洪無兵柄。慮事急無助。先遣人遊說之。李韓尹皆佯許而不動。亂黨銜焉。乃引入。殺諸後堂。復矯教。召輔國閔台鎬、趙甯夏。總管海防閔泳穆入殿。而并戮焉。日亭午。衆逆自除官職。洪英植爲右參政。金玉均爲戶曹參判。朴泳孝爲前後營使。徐光範爲左右營使。兼辦通商交涉事件。而前營正領官。則以徐載弼爲之。官職既定。乃議廢立。英植欲幽王於江華島。進一耶欲幽諸日本之東京。議不決。而勤王之師已起。乃共圖脅王潛避於後苑。十九日。朝鮮臣民請我駐防慶軍保衛。於是吳軍門長庚、張總戎光前、袁司馬世凱同致書日使。竹添進一郎請撤兵。自辰至酉。復書弗至。外間圖勤王者勢洶洶。弗可遏。無奈再遣人詢之。甫及闕。日兵卽於普通門鳴槍。我軍疑王之猶在正宮也。未便格鬪。死傷頗多。乃互商曰：「日使惑於逆黨之言。擁兵據宮門。我再致書詢問。而弗答。是助逆也。我之進兵求罪人也。衛王所以衛日使也。否則議民將爲亂。於是驅兵直前宮門之外。遂作戰場。」王乘間避至玉流泉。後北關廟。我軍適見之。稟白軍官。入廟參覓。王泣曰：「賊臣亂國。一至

此乎。而太王太妃與世子俱不知蹤跡。吳軍門曰：此地非停鑾之所。不如暫駐營中。再圖復辟。王曰：善。方事之殷也。金玉均等分路督戰。自顧尙不暇。其黨之監王者亦以死生介俄頃。意緒紛如奔走探聽。故王得乘間逸出。洪英植、朴泳孝聞而追至。王已入慶軍。英植昧於利害。直前牽挽王袂。不令行。朝軍曳之出。斫爲肉片。并斬朴泳孝。生徒七人以徇衆。此二十日事也。金玉均等大疑沮商於進一郎曰：兵不敵。王出奔。事不諧矣。守此不去。直待斃耳。於是進一郎率其兵。挾金玉均等。自焚其使署。出自西門。走仁川之瀕物浦而去。沿途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放連環槍自衛。二十一二等日。查檢屍骸。慶軍陣亡者十人。朝鮮大臣被害者七人。陣亡兵士十一人。百姓罹禍而斃者九十一人。大將軍閔泳翊重傷。可治。日兵死者三十人。逆黨伏誅者九人。惟金玉均、朴泳孝、徐光範、徐載弼及士官生徒等皆於事敗時易服逃去。朝鮮人仇視日人。見輒械鬥。我軍卽聚其官商之妻孥。遣兵護送出都。二十三日。朝鮮通商衙門請各國領事官先往濟物浦。與日使竹添進一郎商議經變事宜。旋授禮曹參判徐相雨爲全權大臣。以穆麟德副之。穆麟德德國人也。向爲朝鮮辦理通商事務。時膺兵曹參判之職。同赴日京。齎遞國書。行抵濟物浦。適日本新使井上馨至。遂止。朝王在營。具疏申奏。中朝求爲保護。並遣使航海至天津。謁見李傅相。請代奏聞。皇上俯念蕞爾國。三百年來。曾無失德。何堪屢遭不造。卽派吳清卿

大激續燕甫昌兩欽憲星夜馳赴

漢城查辦事件。日使井上馨既至。隨帶兵艦六艘。駐泊濟物浦之三里寨。我慶軍仍駐漢城。十一月朔。朝鮮督辦交涉通商事務大臣趙秉鎬至濟物浦。邀各國公使仍入居漢城。并請從中調處。迨吳續兩星使至漢城。駐節營中。照會約期議事。朝王復派金宏集爲全權大臣。公同議款。與日本行成。第一款。朝鮮修國書於日本。表明謝意。第二款。恤給日本遭害商人遺族。并負傷者。及賠補貨物之掠奪者。由朝鮮撥支洋銀十一萬圓。第三款。殺害礮林太尉之兇手。察獲從重正刑。第四款。日使館擇新基建築。由朝鮮撥洋銀二萬圓充費。第五款。護衛日使館兵弁營舍。附近擇定。設置兵員若干。修蓋兵營。朝鮮國任之。是役也。日使竹添進一郎實預亂謀。事後復令朝鮮議約行成。此攝乎大國之間者。所以難也。金玉均等逃竄日本。久稽刑誅。方以爲逍遙事外。乃相隔十年。竟爲洪英植之子鍾宇所刺。則洪英植之作亂。或爲金玉均所誘。亦未可知。要之亂臣賊子。天地不容。洪之爲父復仇。卽爲國除害。此犁牛之子。所以有辟且角者也。

中東失和之先往來公牘

并序附跋

美國林樂知譯述
中國蔡芝綬筆志

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十月十九日。東洋因侵華之役。徧召諸議員至廣島。

時日主自東京遷居於此。爲額外之

聚議。決戰事。從違定餉。需多寡也。前後凡四日。諸員始散。當初集議院時。首相伊藤博文出中東未戰之先。北京東京兩使館。與中國總理衙門。日本外務省。往來文牘九件。交衆議員公閱。橫濱西報館譯

作西文備登報簡。余等今據西文轉譯華文。深恐於公牘體裁。行文語句。多有未符。然其命意之所在。要不致有所歧誤也。

大清欽命出使大臣汪。爲照會事。本大臣承准北洋大臣直隸爾閣督部堂李電開。光緒十一年。中東兩國訂立和約。載明嗣後朝鮮有事。中國當發兵前往。必先咨照日本。一俟朝鮮平定。隨即撤兵等語。今准朝鮮王電咨。以全羅道暴徒東學黨作亂。攻破城鎮多處。勢將北犯全州。倭國遣兵捕治。無能戡定。誠恐爲日愈久。蔓延愈廣。仍慮上國之憂。溯查光緒八年暨十年。倭國內地有寇盜之警。類皆憑仗威靈。代爲埽盪。敢援斯例。急請遴派雄師。尅日東下。收廓清耆定之功。一俟亂事削平。請卽凱撤。不敢久勞遠戍。以稽王師等因。本大臣查朝鮮王飛電請兵。事勢似已孔急。我朝素宏守小之仁。斷難漠視藩服之難。當卽繕摺入奏。欽奉 上諭。著直隸提督葉志超。酌帶精兵。馳赴朝鮮之忠清道。速平禍亂。俾屬藩無烽燧之警。卽寄寓該國之各國官商人等。亦可有恃無恐。葉志超擒獲渠魁。解散脅從。後仍著尅日班師等因。欽此。合行恭錄 諭旨。飛咨貴大臣。并希查照中東和約。備文咨照日本外務大臣等因。承准此。合卽備文照會。請煩查照。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大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光緒二十年五月初三日照會。其一

大日本帝國外務省卿陸奧。爲照覆事。明治二十七年六月初六日。日曆改從西曆接准貴大臣照會內開。查照

明治十八年四月十八日。中日所訂和約。貴國已發兵前往朝鮮。備文照會等因。准此。本大臣查貴國雖指朝鮮爲藩服。然朝鮮王從未自承爲屬於貴國。理合聲明照覆。請煩查照。須至照覆者。右照覆大清欽差大臣汪。明治二十七年六月初七日。其二

大日本帝國欽命署理出使大臣小村。爲照會事。接奉廷寄。謹悉明治十八年四月十八日。本國與貴國訂立條約。若欲派兵前赴朝鮮。彼此須互相知照在案。近來朝鮮內亂孔熾。本國不得不派兵前往。業已命將出師。合卽諭知該署使臣。告知中國總理衙門等因。本署大臣奉此。合卽備文照會貴王大臣。請煩查照先今事理。察核施行。右照會大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慶親王暨各貴大臣。明治二十七年六月初七日。其三

大清欽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務慶親王等。爲照覆事。光緒二十年五月初四日。接准貴署大臣來文內開。接奉廷命。以朝鮮之亂。貴國欲派兵前往。按照光緒十一年約章。備文照會到本衙門。准此。本爵等查我朝以朝鮮王申請救護。業已派兵前赴該國。削平禍亂。此係按照撫綏藩服之成例。不容稍有延緩。然祇因蕩滌寇氛。起見亂定之後。立即班師。至該國仁川釜山兩地。現在賊蹤雖遠。然因保護通商大局之故。特派兵船。仍留彈壓。亦非別有機謀。今貴國乃亦派兵前往。度不過爲保護公使領事各官。

及通商事務而已。本爵等之意。貴國似可不必特發重兵。且朝鮮王初未向貴國請兵。故貴國之兵亦不必入其內地。致驚民庶。至若我兵鼓行而前。與貴國兵遇於內地。彼此言語不通。軍律互異。或恐別有意外。不得不思。慮預防。爲此飛咨貴署大臣。請煩查照來文。電奏貴國朝廷。俯鑒本爵等微意。以免別滋事端。須至照覆者。右照覆大日本欽命署使大臣小村。光緒二十年五月初六日照覆。其四

大日本國署欽差出使大臣小村。爲照會事。六月初九日。接准貴王大臣咨開。貴國按照撫綏屬國之成例。派兵前往朝鮮。削平禍亂。本國不必決計特派重兵。亦不必入朝鮮內地。以免別滋事端等因。准此。遵卽傳電奏聞。今接覆電內開。本國歷來未認朝鮮爲貴國之藩屬。此次派兵前往。一係按照日朝兩國在濟物浦所訂之約。一係按照中日兩國在天津所訂之約。妥慎辦理。文內所稱本國派兵之數。本國自有權衡。我兵之入朝鮮內地。亦無定限。惟斷不往可以毋庸前往之地。至謂兩軍相遇。或有意外之事。一節。本國軍律森嚴。在軍員弁必能妥爲約束。斷不礙及華兵。惟望貴國統兵將帥亦共留意而已。等因。奉此。合就照會貴王大臣。請煩查照施行。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大清總理各國事務慶親王各貴大臣。明治二十七年六月十二日照會。其五

大日本帝國外務省卿陸奧。爲咨請事。竊照本大臣昨與貴大臣面晤。談及朝鮮之事。目下貴國與本國

合力驅除東學黨之亂。亂事既定。所有朝鮮內政。亟應代為修整。兩國擬各簡命數大臣。前往朝鮮同心稽察各弊。其分應整頓俾朝鮮日起有功者。如國庫出納款項。如遴選大小官吏。如募練彈壓內亂。額兵等。皆是除晤談外。合卽咨請貴大臣。煩為備案奏請施行。須至咨者。右咨大清欽差大臣汪。明治二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其六

大清欽命出使大臣汪。為咨覆事。光緒二十年五月十四日。接准貴大臣來咨。隨卽電呈總理衙門。請為代奏在案。頃奉京電內開。細核貴大臣述及代平內亂。暨整頓朝鮮內治。以杜後患等語。查朝鮮之亂。今已一律平定。本國既毋庸暴師於外。中東兩國合力平亂一節。亦可毋庸贅議。至預杜朝鮮後患一節。命意甚善。但其內治作何整頓之處。應任朝鮮王好自為之。卽我中國且亦不願干預。至貴國既認朝鮮為自主之國。豈能干預其內政。此意不辨自明。再彼此撤退往戍之師一節。查光緒十一年中東和約早已訂有專條。應卽照辦。今亦不必再議。等因。承准此。除業已面告外。合卽備文咨覆。請煩查照施行。須至咨覆者。右咨大日本外務省卿陸奧。光緒二十年五月十九日。其七

大日本帝國外務省卿陸奧。為照會事。本日接准貴大臣來牘內開。奉貴國傳諭。凡敝國所請欲會同貴國往代朝鮮平亂。致治各節。概不允行。使敝國頓失同心之友。為勝惋惜。但查朝鮮王常蓄陰謀。致釀禍

變大爲倣國之害。乃其自主之力。又屬太薄。不足以膺重任。其關係於倣國者。不特通商一端已也。地之相去甚近。又有干涉遠方之處。倣國萬難坐視。而且倣國與貴國。若皆任其日。卽敗壞既乖友邦之交誼。且妨倣國之榮名。是以決計代爲設法。以保太平之局。其所應查辦之事。已詳前牘。倣國以爲爲日愈遲。爲禍愈烈。今兩國退兵之先。必須訂定規模。俟朝鮮王辦理就緒。其執政以次各官。亦各有條不紊。方可奏凱班師。是舉也。不但與天津條約符合。且亦合於至理。倘貴國仍不能俯鑒誠心。始終相拒。斷不能冀倣國職此之故。卽行自撤弁兵也。合行照會貴大臣查照。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大清國欽差大臣汪。明治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照會。其八

大日本帝國欽命署理出使大臣小村。爲照會事。照得明治二十七年七月初九日。本大臣與貴王大臣面談各事。辱承惠誨。卽於是日。電咨倣外部在案。頃接覆電。內開朝鮮之亂。在於內治之不修。本國緣此以爲朝鮮王。應受大國之訓。去其病根。而加以培補。若中日兩國合力同心。代爲酌辦。事莫有善於此者。且朝鮮之治。忽實我兩國命脈之所關。是以本國特向中國商請扶持。匡助。萬不料中國悉置不講。但曰請我國退兵而已。近來英國以至仁之道。待我兩國。特命駐紮北京使臣。力勸彼此敦崇和誼。持平商辦。但中國仍執須令日本退兵。原議毫無合力整頓之意。似此情形。兩國若起爭端。實惟中國執其咎。不能

為我國咎也。等因。奉此。合卽節錄原電。照會貴王大臣。請煩察核辦理。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大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明治二十七年七月十四日照會。其九

此中東兩國戰禍之見端也。當東議員公閱而會議之時。則已以干戈從事。西報得華字元文。日本與中國同

文故亦譯以英字。余等就英而譯華。統觀其命意之所在。初則兩國使臣同日互相咨照。詞意和平。惟用華字。

中國則悉照舊章。明指朝鮮為屬國。日本則執意不承。聲端已伏。至華兵往朝之意。不過欲彈壓東學

黨之亂。俾海角一隅地。仍執王權。以安王位耳。日本照約出師。則欲去其毒病之根。以安朝民。卽以安

東方之大局。命意迥乎不同。然於天津和約。均未有所損也。然中國既明指朝鮮為藩服。日本若不力

辨。則十餘年前日朝訂立條約。稱為平等。認為自主者。不幾適以自輕乎。不謂日本雖振振有詞。中國

偏毫無理。會公牘中。仍指朝鮮為屬國。又稱為海角自理內政之國。遂囑日本不必派重兵。不可入內

地。日本心大不懌。覆文中。顯露圭角。又欲請中國於合兵平亂之外。合力理其內政。中國顧恐不許。并

言汝既視朝鮮為平等。豈可干預內政。反在中國待藩服之制之上乎。輕藐日本之意。實於言外見得

從此釁隙漸開。第八文中。日本堅執本意。斷難坐視朝鮮沈淪苦海。若欲日本撤兵。中國必先允免亂

鬪治等語。中國仍力駁之。而兵禍成矣。○又按中國素輕日本。謂為不過朝鮮之流亞。故日本與朝鮮

立約稱爲平等之時。嗚不過問。豈不曰中國固加於日朝一等哉。不知各西國與中東立約。實視中東爲平等。其謂與西國爲平等者。惟同有自主之權耳。餘則皆視爲降一等。故特設領事以自治其民。與待亞洲之波斯暹羅緬甸印度諸國無有差等。此真中東之大恥也。日本引以爲恥。故事事改從西法。甲午與各國重議和約。以刪除領事自治其民之權爲第一義。中國不諳外事。惟知高自期許於他人。蔑視之恥。偏淡焉。其若忘嗚呼。惜哉。吾甚願中國化其視日朝爲平等之心。并化其自視加人一等之心。遂化泰西視我爲降等之心。則中日可爲同等者。東西亦無異等。恥辱於以雪。威於以定矣。

俄國新築西伯里亞鐵路說

附

美國林樂知譯著
中國蔡爾康撰錄

俄羅斯跨歐亞二洲而立國。幅員之廣。世罕倫比。顧民生不甚庶。商務不甚富。歐洲彼得羅堡都城。已不逮倫敦巴黎。靈諸都會。矧亞洲之枕於華北者。以荒寒之域。居樸陋之人。積世累年。絕無生色。忽焉被氈裘以錦繡。築巢窟以軒堂。豈非理勢之至難。夢想所不到者哉。然而鐵軌漸通。寶山漸入。歐洲近事。歷歷可稽。此俄廷所以不憚勞費而開築西伯里亞新路者也。西歷一千八百八十九年間。俄君臣密勘內地路工。由亞洲俄境之西。直達極東之海角。計英程四千七百八十五里。估定築路造車設站諸費。計英金三京六兆七億六萬五千鎊。每英程一里。約需英金七千六百八十鎊。每英程一里。約合華路三里。每英金一鎊。照尋常市價。約合華

銀四兩然則築華鐵路一里限六年告成命太子爲路部尙書即俄今皇尼古喇士第三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太子東游上海日本等處回至琿春五月二十四日破土開工此東迤之路也西迤之路亦於同時經始凡路工應需之甄石鐵木等物東路濱於大海運送較便及漸築漸進則與西路同由陸達以運工所其東西相連之幹路如大樹之有本根也幹路之迤南迤北或有巨鎮或有股市相距恆數百里則分造枝路以達於幹路如蜈蚣之有百足也迤北有江路可通甄石鐵木或用江輪運送俄廷分年籌撥英金約四百萬鎊以充經費不敷則招商集股或就地撥款各有定章茲不具論論其關係天下震動地球之大勢德國新報著論略云俄築西伯里亞大鐵路凡與路毘連各地皆有淳然興起之勢即相距較遠之城市亦可造枝路以相連路之左右倘有水道淺狹者則疏鑿之寬深者則造船以利運期無間斷然其心猶未足也又使熟諳商務之人分三路入中國其二則從西伯里亞分至滿洲蒙古各旗境其一則航海而至上海廣州等通商海口博考土產詳究商情若黑海交海一帶與俄相關之處則命航海者順道稽查此其志不在小數年之後鐵路告成查探商務者亦已洞若觀火束裝而歸嗟嗟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中國通商之變局此其見端乃中國尙淡然漠然不加意試向俄京繙閱藍皮書其所紀爲何事所作爲何語乎英有全地球報其主持筆政者每論天下大事如在目中今其言曰至奇極異之事頻年層出不窮

泛舟於汪洋大海中。儼如夕陽。喚渡流水。三篙奇哉。而未已也。車行於陸地。無翅而羣飛。靜以待之。但聞有人自上海登車。遲則十八日。速則二禮拜。居然遵陸。而抵英京。天下卽有神仙。此事詎能逆料哉。俄國西伯里亞鐵路既成。自歐洲之極西境。至亞洲之極東境。指環春也向之四分五裂者。今則一線穿成一氣。呵成兼之。自南自北。諸橫路亦復無遠弗届。無闕非通。於是榛榛莽莽。未知教化者。人煙冷落者。商賈履齒所不到者。胥將風氣大開。蒸蒸日上。似此絕大利益。絕大關係。居今日而思後事。幾令人不可捉摸。無從思議。夫非奇之又奇哉。且西伯里亞全路。非第使俄國內地裨益無窮已也。又通至四百兆人之中國。八兆或十二兆人之朝鮮國。舟行一二日。戶口四十兆之日本國。然則會西通歐洲之外。東通四百五十兆人諸國。皆於此路是賴。彼滿洲蒙古西伯里亞之兀然中處者。尙安有荒涼寂寞。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之慮哉。英國向欲從美洲屬地。坎拿大。通道至華。美國欲斃斷美洲之一海頸。引歐洲之商貨。取道於其境而東。愚謂中國當今之世。亟宜引而進之。卽中國之利也。至於英商所購中國之絲茶。向可由坎拿大。而西至歐洲者。俄路若成。坎路永無片葉一絲之過。礙於坎拿大及英西之事者。已非淺鮮。而況中國新茶。自漢口運至俄路。而轉遞於倫敦。運費既賤。茶價必賤。又較之印茶。運英日期。可速其半。礙於錫蘭山之茶商。尤無窮。蓋所惜者。中國效陳圖南之一睡千年。未知何時能醒耳。然必有如夢方覺之一候。忽

聞造鐵軌。轉火車。來自西伯里亞。遂急起而相迎。我英於此。其尙可漠然視之哉。愚又借箸而籌。以爲西伯里亞鐵路之利於商務者。固屬盡人皆知。所其關乎兵機者。則禍伏於隱微。尤不可不防其漸。英國商務兵機。維繫東方諸境。素較他國爲重。自有此路。無論俄之蠶食朝鮮。與否。其大樞之伸於東方者。將獨英而上之。我英如之何。弗思。美國新報亦著論云。俄國新築最有關係之長鐵路。此豈尋常意計之所及料哉。歐洲先有二鐵路。一在西北之波羅的海濱。一在西南之黑海濱。若西伯里亞新路既成。其在波羅的海濱者。將再築徑直之鐵路。以通之。其在黑海濱者。將再築斜岔之鐵路。以通之。此一直一斜之。路約十五年之久。方可成功。估其經費。需美金三核圓。約合中國通用之墨。西哥洋銀六萬萬圓。皆由俄庫按年籌撥。查西伯里亞僻在內地。戶口鮮少。地中雖蘊有金銀煤鐵各寶貨。而機器不能運入。無從採取。向皆視爲石田。然核其廣袤。幾駕歐羅巴全洲而過之。況又元黃剖判以來。從未經人墾闢。土脈之肥。所不待言。今忽有車路以達人行。天下大事。誠莫有過於此者矣。且其旁有四百兆人之中國。四十兆人之日本國。相繼相繫。尤覺難能而可貴。俄人又深思遠慮。以此路既接。彈春必於彈春設一通商輪船大公司。然後遵陸以達。乎水次沿海。以進乎平原。左之右之。無不如志。是以議造商輪十九艘。今已先購五艘。將由中國之東。亦取道美國。而至歐洲。屈指行程。僅中隔美境東西三千里。餘皆俄之疆宇。故俄船駛至美境。卽借美之

鐵路以東趨乎波羅的海。水陸交便。莫甚於此。中國若於北方亦造鐵路。以與俄路相連。所謂事半功倍也。美報又謂。俄國本無海口。向欲於商務中別樹一幟。而奢願莫償。此路既成。又設珥春輪船大公司。大約五十日內。即可繞徧地球。此真出於意計之外矣。又云。此路此船。俄國因利乘便之機也。而藉之以獲益者。厥維中美二國。其理甚明。無勞轉計。愚按。德報之言。爲中國危也。英報之言。爲俄國幸。爲英國慮。卽爲中國望也。美報之言。爲美國喜。卽爲中國喜。而於俄深歎。不啻爲華深惋惜也。要皆盱衡時勢。閱歷有得者也。若以華人而爲華計。南皮張孝達尙書前建之議。由京師蘆溝橋安置鐵軌。直達湖北省之漢口鎮。實屬老謀深算。至當不易。其京鄂幹路之旁。分築各枝路。徧通大城鎮。大口岸。亦屬必不可少。然此皆就華境言之也。居今之世。爲今之人。必能合域外而通籌。斯克葆域中。丙永聲故英築印度鐵路。有直向新疆者一處。有遙指西藏者二處。西藏多山路。工難闢。中國可沿天山之麓。築喀什噶爾鐵路。以接之。英又築緬甸鐵路。中國可築雲南鐵路。以接之。法築越南鐵路。中國可築廣西雲南鐵路。以接之。南路既樹根基。北路亦宜展拓。俄國新築西伯里亞鐵路。眈眈焉有雄視歐洲之意。卽駁駁焉有闖入中國之機。中國先發制人。告以今將一由恰克圖。一由新疆。各築鐵路。以接之。考鐵路之築於新疆者。與英路相接處。或繞出伊犁。或灣過烏魯木齊。與俄路相接處。穿出於烏魯木齊。烏里雅蘇臺之間。均迤邐而至哈

密一端則入甘肅之蘭州府陝西之西安府等處連屬於漢口之幹路築於雲南者川滇道四川或貴州湖南諸省築於廣西者則取道廣東湖南諸省皆接漢口之幹路築於恰克圖者則取道蒙古旗境連屬於蘆溝橋幹路此接路之大略也誠俟蘆溝橋漢口南北幹路告成南方從漢口西達四川之重慶府逐漸展築至西藏至雲南既避瀨嶺峨眉之險兼廣巴芋寶布之源爲第一路由漢口西北過河南之浙川廳或盧氏閿鄉等縣穿潼關而達陝西亦逐漸展築至甘肅至新疆以通皮革藥材之利卽增被山帶河之雄爲第二路由漢口南過湖南西南過貴州分達滇粵諸省凡珠璣瑁丹砂鍾乳碧雞玉雀石屏雲竹琥珀珊瑚之寶悉隨鐵之利孔金銀銅錫之物華一一轉輸灌溉取不禁而用不窮爲第三第四路北方則自蘆溝橋幹路一端東北出喜峯口或西北出張家口沿陰山之麓穿過蒙古旗境而達恰克圖一端東南至天津以出北洋卽由天津展築至山東樂陵縣蜿蜒以達江蘇爲第五第六路此興工之大段也其後先遲早之閒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紙上空言難以豫決惟上海爲通商第一大口岸必宜別築鐵路以達蘇杭諸內地然後可接運出口之土貨進口之洋貨其餘如廣東福建浙江山東各省海濱亦應仿照江蘇之上海直隸之天津各築鐵路以通內地鐵路既通粵閩齊越各海口又必別立出洋通商之輪船大公司與招商局江海輪船並行不悖於是中國土產之在內地者由鐵路公司裝車送至海口

卽由海口裝船送至外洋。外洋來華諸貨由回空之輪船滿載而歸。此往彼來如梭之織。自茲以後。水陸交通。頭頭是道。吾知地大物博之中國。寶藏必由是而興。貨財必由是而殖。以之治內。則撥文奮武。運糧撥荒。諸機要無一不捷。如桴鼓以之。交外則取威。講信通商。惠工諸交涉無一不易。如轉圜。雖有強鄰。豈敢窺伺。雖有狡計。豈敢覬覦。攘熙林林。總總資我利賴。同我太平。懿歟休哉。或謂開門揖盜。古有明誠。設險守國。今有同心。必欲百路盡通。恐致百端交集。設有齟齬。後患難言。不知中國海口。今已悉有外人。未聞防外侮之猝臨。遂填海以爲固。水陸之途。雖異通塞之理。無殊況乎鐵路。既接於鄰邦。礮臺卽築於邊界。但使防守嚴密。自然屹若長城。猛虎在山。羆爲之不採。外戶不閉。是謂大同。皆鐵路通而礮臺峻。整之證也。夫如是。故遠人不服。欲易玉帛以干戈。中國有人。卽移通商以禦敵。調兵之迅捷。大異於昔時。運餉之稽遲。悉祛乎批政客主之勢。既已懸殊。勝負之機。豈煩再卜。而況鐵路者。可築亦卽可毀者也。數十里斷其轍迹。卽千萬人無所逞其凶鋒。何嫌何疑。何慮而顧。墨守夏商周之古訓。坐廢歐美斐之新機。哉。工程既定。財用宜籌。英國之近事。堪稽中國之借觀。不爽謂余不信。請讀下章。癸巳臘月作。

英國鐵路考

附

美國林樂知述語
中國蔡芝絳作文

三思子讀西伯里亞鐵路說始而感然。繼則忻然。終且憮然。爰造鑄鐵窻而問曰。子爲中國計者。信所謂

長駕遠馭。靡無外之觀者也。顧安所得十百千萬億兆京垓之國帑以興此東西南北異坤乾良之路工乎。縷罄僂史曰。固也。待我言之。夫一木則大廈不能支。衆擎則九鼎易爲舉。子徒見南皮尙書創蘆溝橋漢口幹路之議。籌經費者。通各省之力。爲八年之期。遂疑鉅款之難以得耳。夫國家歲入之款。自有常經。興鐵路之新工。而耗水衡之舊制。仰屋將陡起。司農之嘆。無米豈能爲巧婦之炊。則將曰。加賦於民乎。又將曰。稱貸於外乎。嗚呼。天下事利一而害一。猶不可爲。況利未見而害已形。即使利可見而害將無底乎。聞嘗獨居深念。而得有百利無一害之策焉。許行之言曰。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自古至今。傳爲笑柄。顧笑之。而卒自蹈之。是使後人而復笑後人也。故夫王者撫有大國。如郵政。如礮艦。如額兵。皆宜設官以掌理之。無使大權旁落。固夫人而知之矣。如鐵路。如商輪。如製造。如礦務。皆小民分所得爲之事。朝廷惟訂立例章。以資約束。填給信券。以便稽查。若亦守太阿。倒持之戒。忘貪泉私酌之嫌。微論。要瀆。尊嚴也。小民何辜。乃任大官爭利哉。且居今日而談時局。凡所謂鐵路商輪製造礦務大公司者。幾徧地球矣。問其資本。曰。民之脂膏也。問其經營。曰。民之心血也。國家訂立例章。以約束之者。或恐其藉寇兵而竊盜糧也。填給信券。以稽查之者。或恐其生爭競而犯名義也。當其給券之時。先核其有無不應爲而爲之事。事屬應爲。卽按其成本。而科其薄稅。所以勸其尊君親上之忱。兼爲國庫增土壤細流之助也。過此以往。

但使公司無越分之舉。公家卽無顧問之煩。若年中大吏之挑剔是非。過往委員之需索。臧穢則概乎未。有聞也。又若購定商船。獨開大局。派定總辦視等。專門亦概乎未有見也。試專以鐵路言之。有商造之鐵路。此其常也。有官保商造之鐵路。此其罕也。鐵路何以勞官保。則以路屬不可少。養路之費不能敷也。其保之者。或許以按年若干之利息。不足則官爲津貼。或防其沿路無端之險阻。有警則官爲彈壓。舍此之外。不知其他。美洲有美國焉。合四十餘小邦。而爲一大國。其幅員之廣袤。與中國相髣髴。而其各邦君之都會。及其大小各州縣。遠近各海口。皆有鐵路以相聯綴。通國中截長補短。合鐵路十七萬餘里。鐵路公司多至不可勝計。有自美國極東境通至極西境之鐵路。則公家獨保之。蓋伯理璽天德以爲。境判東西。必藉鐵路爲之聯絡。而道出於中境。中境荒涼寂寞。不能籌養路之費。故栽培之厚。獨異於諸公司。此美國以民力成鐵路。中國可借鏡者也。然猶嫌其語焉不詳也。予慮中國欲造鐵路。絀於財力。吾更與子言英國。英國之屬地無論也。就其本國而論。僅合中國三省地。乃英民於倫敦都城。中設立鐵路大公司六。卽從倫敦分道。以達於海濱。核其資本。合共英金四核鎊。以目下先令價計之大約。合華銀二千八百兆兩。考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商部鐵路冊報云。英國及各屬地鐵路公司資本。合共英金一千兆鎊。皆英民之恆產也。自一千八百八十年至今。勻計每年增多二十兆鎊。是年各公司共收載客車費二京八兆鎊。路中乘頭等車之客三

十兆。二等車之客六十一兆。三等車之客七百七十二兆。其車資內頭二等客付八兆鎊。三等客付二十兆鎊。此英國一年鐵路之總報也。又考六大公司分報各冊。則更羅羅清疏。試譯其詳。以見鐵路公司官不必籌資本。并以見年中獲利不貲。民亦不必憂耗損也。○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倫敦西北鐵路大公司報云。此路經始於一千八百四十六年。資本英金一垓八兆鎊。每年收各項入款一京一兆七億五萬鎊。付各種費用六兆五億鎊。公司中所造機器車二千七百輛。載客車七千五百輛。裝貨車六萬輛。運送內地客貨馬車三千七百輛。馬三千七百匹。運送外海內河客貨各輪船二十艘。本公司自倫敦直達西北海濱之幹路。淨長英程二千七百里。約合華程八千一百里各處枝路。接長英程三千七百五十里。停車上落客貨之大小腰站。共八百所。一年來往各客。除買定三個月得以任便去留之長期車票不計外。共六京七兆二億人。一年運送貨物。共重英權三京七兆五億墩。每墩計重華權一萬六千六百八十斤公司中自總辦至工匠為止。共用人六萬五千名。留備養贍舊夥老疾諸費。九億四萬五千鎊。另在大小各碼頭。開設大客棧若干所。○倫敦正北鐵路公司。於一千八百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稟准商部。具領信券。造築車路。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六月杪。報云。本公司資本英金五京四億七萬鎊。幹路共長英程八百七十里。自九十二年七月一日起。至本日止。淨收入款四兆四億六萬鎊有奇。公司中共有機器車九百二十三輛。客車二千七百七

十八輛。運貨運煤運牛羊各車共三萬一千七百六十六輛。又公司自用之車二千餘輛。此一年中共載上等客八億二萬九千餘。二等客一兆二億四萬五千餘。三等客三京九億八萬餘。三共三京三兆五千五百餘。○大東鐵路公司。係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整頓舊公司而改立者也。資本英金四京七兆二億一萬鎊有奇。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分。淨收入款四兆三億六萬五千鎊有奇。一應雜支二兆五億二萬二千鎊有奇。機器車九百二十八輛。客車三千八百六十三輛。貨車一萬六千三百十三輛。馬一千五百二十九匹。各種馬車一千十九輛。幹枝各路。接長英程一千二百十六里。停車腰站四百三十六所。輪船九艘。內出海者三艘。從英島海濱運東。往來歐洲之法。和比諸國。及本國沿海各地。又較小者六艘。車貨賴以裝卸。并據報稱。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分。公司火車運貨。共重英權六兆二億八萬噸。載客八京三兆二億八萬餘。○大西公司報云。本公司幹枝各路。共長英程二千五百里。由倫敦往愛西德。計一百九十四里。僅歷四點鐘。二時其速甚矣。又從倫敦往撲裏磨。計二百四十七里。歷五點半鐘。即至。亦甚神速。然其間尚有腰站停車之阻滯。若使毫無間斷。每一點鐘。實可行華程一百八十里。其製造機器及各項車輛之廠。計占英田一千四百畝。廠中工匠一萬餘名。專供本公司或重修或新造機器及車輛之用。每年機器車之重修或新造者。約計一百輛。各項車。則每一禮拜七一百輛。廠設於素餽飽地方。素餽飽本冷落

之地。緣車廠而成鄉鎮。每一禮拜。廠中給發工價。需一萬一千五百鎊。本公司資本。八京二兆七億二萬六千餘鎊。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分。共收入款九兆二萬九千八百四十九鎊。核至年終。實存機器車一千六百九十輛。客車分三等。共五千四百十四輛。貨車及運煤等車。共四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輛。是年。載客往來之票。共收回六京二兆五億七萬五千紙有奇。三個月長期票不在內。公司中自總辦以次。共用人四萬五千有奇。○中路公司。係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合三公司而為一大公司。往來英國中央各郡縣。公司中用人五萬三千有奇。連造車廠中工匠七千五百在內。公司資本。計英金九京七兆鎊有奇。每年收款九兆鎊有奇。付款四兆九億九萬九千鎊有奇。各段鐵路。共長英程一千九百四十二里。一年。燒煤一兆八萬五千墩。公司中共有機器車二千一百九十七輛。各等客車四千六百四十輛。貨車一億一萬八千七百五十七輛。一年中。送貨及運出土產。共重三京一兆七億二萬墩。載客三京八兆七億六萬有奇。其買定三個月長期票之客。共一億有奇。各碼頭各市集。亦有大客棧若干所。○由倫敦都城至南海之鐵路公司。經始於一千八百三十五年。闢四載。而合二十二段。成一總公司。其資本不過英金二京五兆鎊。一年入款。可得二兆五億八萬鎊。其幹枝各路。共長英程四百七十六里。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七月朔起。九十三年六月晦止。共載客四京一兆七億餘。公司中共有機器車四百三十二輛。客車二千八百十

四輛貨車。七千三百十六輛。○總觀英國鐵路。六大公司所報。可見經營之廣。利息之豐。夫英國區區三島。合中國三省地耳。中國蒙古西藏新疆各大屬地。不必計。卽以十八行省而論。不六倍於英乎。藉曰得半之道。不尚三倍於英乎。英民可籌英金四垓鎊之資本。華民何不可籌銀八十四垓兩之股分乎。此八十四垓兩者。或再減其半。而以華銀四十二垓兩。陸續開築鐵路。則如上章所云者。惟有蒙古新疆兩路。必須官爲保其息。而防其險。或從緩辦。蘆溝橋至漢口一路。已有成議。卽由官辦。餘如上海廣東四川雲南各省。何不可公之於民。聽其自行築造乎。總之築路之意。專爲通商。養路之費。兼資開礦。但使有礦苗之可採。無論傷動城郭。關礙風水。諸說舉一堵而空之。但使有商務之可通。無論繞越卡釐。走漏關稅。諸弊舉通盤而籌之。有若策魯而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周公制禮而有卅人。一官自古云。然況在今世。至於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二語。不過詩人偶得之辭。豈足爲今日賦哉。夫日本東瀛一小國耳。維新以後。奮發有爲。至自命爲東方之英國。華人服膺古聖。原不屑效雜霸之所爲。然孔子聖之時者也。假使生於今日。當必有與時損益而無失乎君子之時中者。泥古而不通今。豈至聖之所肯出哉。甲午孟春作。

滇事卮言 附

大美國 林樂知譯
大清國 錢鐵生擬稿

雲南一省。遠在中國之西南。開採銅鉛等鐵。歷有年所。而不知地不愛其寶。雲南尙矣。他如廣西貴州四

川等省。在在皆精華之所聚。西人涎垂吻外。必思有以通之。無如中國道路崎嶇。出貨難。進貨亦不易。英法等國。遂謀自外擊通之法。故英之由印度而取緬甸。法之由西貢而占東京。兼割暹羅之湄河者。非愛緬甸也。非愛越南與暹羅也。其處心積慮。無非欲去中國之外藩。漸入中國之內地耳。法人近在越南。欲開鐵路。英報乃從而論之云。與我匹敵之國。今已養精蓄銳。乘時而起矣。我國豈可仍在夢中。而任人之先我著鞭乎。凡驟閱此報者。皆不免駭然失色。豈知西人相傳。皆曰。中國內地如懸一寶物於樞竿。先到者先得。英法之互謀捷足者。已非一日。英報此言。不過引而伸之。以提撕警覺乎英人耳。我聞法有貴胄曰亨利者。其前主之苗裔也。昔曾游於越南。乃遂游於雲南。歸而語人曰。不意雲南一省。其富竟莫之與京也。中國視之。則爲邊疆。造物視之。則誠一新金山也。余豈不知天何愛於雲南。而使無窮無盡之寶物。悉藏於滇池洱水間哉。余蓋身親而目擊之。若銅若鉛。大有取之不竭之勢。我國曷爲而不與相通哉。因力勸法人。先從越南。疏濬紅河之水道。更築鐵路。直至滇邊。則銅斤也。鴉片煙也。茶葉也。皆可由華而至法境。棉花也。煤斤也。又可載以法船。行我法路。而運入華。至法之與雲南通商者。則以鹽斤綢緞煙葉爲大宗。皆屬獲利不資。我國曷爲而不與相通哉。此法貴胄之說也。又有一法人。亦往雲南。詳細查勘。因言雲南之鐵。其深莫測。假如掘去一層。礦子已見底矣。及再去一層泥土。又有礦質存焉。從此層層相問。杳

不知其所終極似此佳釐。豈天下所常有者哉。法人又言我國若再遲遲吾行。不與中國相通。竊恐英人之在緬甸者。將由潞江先入雲南。無窮之寶藏。遂據而有之矣。嗚呼噫嘻。由前之說。英防法也。由後之說。法防英也。而總之。皆覬覦我中國之雲南也。中國不乏明智之大吏。乃未聞一議及之。豈不曰寶璽我之所固有。但使謹其蓋蔽。卽不虞他族之涉我籬籬乎。殊不知寶璽之外。有恩膏甘露。之二物。焉。雲南鑿一孔。則瀾滄者。漸竭於北。雲西挖一縫。則泥泥者。將涸於東。日積月累。必致金人但捧空盤。而後已。滇事至此。尙可問哉。無已。則有一策焉。蘆溝橋漢口鐵路之議。已閱數年。誠能速照此議。作爲大綱。而又由山東通至廣東。與蘆溝橋漢口成十字總路。然後支路四出。連與他國鐵路相連。中國獲益之大。固不待言。他國亦利益均霑。不致再萌妄想。則如天之福也。否則居於印度之英人。屢欲由印度喀爾喀搭都會通鐵路於緬甸。再由緬甸取道雲南。而至上海。則中國之利權。必爲英人所占。法人又謂越南東京之生齒。物產較之緬甸之潞江。實多三倍。又多產煤斤棉花等類。異日與中國陸路通商。築一鐵路。取逕捷而計程又近。斷不可讓英人先我爲之。則中國之利權。必又爲法人所奪。易曰。履霜。堅冰至。雖英法今尙未有舉動。而後此一二十年間。必將爲所欲爲。賈生獻治安策。而終以痛哭流涕者。此類是也。甲午如月作。

中東戰紀本末

第二

殊諭

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

殊諭近自和約定議廷臣文章論奏謂地不可棄費不可償仍行廢約決戰以冀維繫人心支撐危局其言固出於忠憤而於朕辦理此事孰善審處萬不獲已之苦衷有未深悉者自去歲倉猝開釁徵兵調餉不遺餘力而將非宿選兵非素練紛紛召集不殊烏合以致水陸交綏戰無一勝近日關內外事情更迫北則近逼遼瀋南則直犯畿疆皆意中事瀋陽為

後寢重地京師則

宗社攸關况二十年來

慈闈頤養備極尊崇設使徒御有驚貌躬何堪自問加以

天心示警海嘯成災沿海防營多被衝沒戰守更難措手是用宵旰旁皇臨朝痛哭將一和一戰兩害兼權而後幡然定計其萬分為難情事言者章奏所未及詳而天下臣民皆當共諒者也茲批准定約特將先後辦理緣由明白宣示嗣後我君臣上下惟期堅苦一心痛除積弊於練兵籌餉兩大端實力研求亟籌興革毋萌懈怠毋務虛名毋忽遠圖毋沿積習務宜事事覈實力戒具文以收自強之效於內外諸臣實有厚望焉欽此

廷寄

軍機大臣字寄
各省將軍督撫

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二十七日

上諭自來求治之道必當因時制宜况當國事艱難尤應上下一心圖自強而弭禍患朕宵旰憂勤懲前毖後惟以蠲除積習力行實政為先學據中外臣工條陳時務詳加披覽採擇施行如修鐵路鑄鈔幣造機器開各礦折南漕減兵額創郵政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大約以籌餉練兵為急務以卹商惠工為本源此應及時舉辦至整頓釐金嚴核關稅稽察荒田汰除冗員各節但能破除情面實力講求必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著各直省將軍督撫將以上各條各就本省情形與藩臬兩司暨各地方官悉心妥籌酌度辦法限文到一月內分晰覆奏當此創鉅痛深之日正我君臣臥薪嘗膽之時各將軍督撫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諒不至畏難苟安空言塞責原摺片均著鈔給閱看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

中東戰紀本末卷之二

草莽臣 蔡爾康恭錄

諭旨

上諭朕欽奉

慈福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懿旨。本年予六旬慶辰。允宜特沛恩綸。延盥中外。懋賞之典。首重親賢。恭親王奕訢。著賞給御書匾額一方。並賞添頭等護衛一員。二等護衛一員。三等護衛二員。御前大臣慶郡王奕劻。著晉封慶親王。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著賞食親王雙俸。並賞添頭等護衛一員。二等護衛一員。三等護衛二員。藍甲二十分。大學士額勒和布。大學士張之萬。兵部尚書孫毓汶。均著賞戴雙眼花翎。並賞用紫韉。吏部左侍郎徐用儀。著賞加太子少保銜。並賞穿帶膝貂褂。承恩公桂祥。著賞加不入八分輔國公銜。內務府大臣大學士福銀。著賞戴雙眼花翎。欽此。

光緒二十年正月初一日。○謹按言者比附本事。辭尚體要也。草莽臣竊按斯例。伏讀 懿旨。醇邸以次諸王大臣均邀 懋賞。念與本書不甚相關。即不敢恭載。下皆仿此。

上諭朕欽奉

慈福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懿旨。本年予六旬慶辰。推恩懋賞。在廷臣工。克勤職守。宣力

有年。自應一體加恩。以光盛典。戶部尙書翁同龢。著賞戴雙眼花翎。並賞用紫韁。禮部尙書李鴻藻。著賞戴雙眼花翎。並交部從優議敘。都察院左都御史敬信。著賞戴花翎。戶部左侍郎張蔭桓。著交部從優議敘。工部左侍郎汪鳴鑾。著交部議敘。正白旗漢軍都統定安。著賞戴雙眼花翎。欽此。同日○說見前

上諭朕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懿旨。本年予六旬慶辰。所有南書房上書房行走各員。供職克勤。宜加恩賞。國子監祭酒陸潤庠。著賞加三品卿銜。並賞戴花翎。兵部左侍郎王文錦。著賞戴花翎。欽此。同日

上諭朕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懿旨。本年予六旬慶辰。在廷臣工業經降旨加恩。因念各省文武大臣。有久膺重寄。卓著助勞者。允宜同膺懋賞。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著賞戴三眼花翎。伊子李經邁。著以員外郎用。兩江總督劉坤一。著賞戴雙眼花翎。湖廣總督張之洞。著交部從優議敘。雲貴總督王文韶。著賞戴花翎。並交部從優議敘。福建臺灣巡撫邵友濂。湖南巡撫吳大澂。廣東巡撫剛毅。均著交部從優議敘。盛京將軍裕祿。著賞加尙書銜。吉林將軍長順。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西安將軍榮祿。均著

交部從優議敘。直隸提督葉志超著交部議敘。烏魯木齊提督董福祥。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均著賞加尙書銜。福建陸路提督黃少春著賞加太子少保銜。廣東陸路提督唐仁廉。四川提督宋慶。雲南提督馮子材。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均著賞加尙書銜。廣東高州鎮總兵左寶貴。貴州古州鎮總兵丁槐均著賞戴雙眼花翎。直隸正定鎮總兵徐邦道。山西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甘肅甯夏鎮總兵衛汝貴均著賞給如意一柄。用寶壽字一方。山東登州鎮總兵章高元。陝西漢中鎮總兵孫金彪。湖南永州鎮總兵賈起勝。雲南臨元鎮總兵姜桂題。北洋海軍左翼總兵林泰曾。北洋海軍右翼總兵劉步蟾均著賞給用寶壽字一方。大卷八絲緞二疋。山西大同鎮總兵程之偉。福建澎湖鎮總兵周振邦。臺灣鎮總兵萬國本。南澳鎮總兵劉永福均著賞給用寶福字一方。小卷八絲緞二件。欽此。同日

上諭。朕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懿旨。本年予大旬慶辰。各省文武大員情殷祝嘏。業經降旨於各省將軍督撫副都統提鎮藩臬內。每省各酌派二三員來京慶祝。茲派直隸總督李鴻章。直隸提督葉志超。江蘇按察使陳澧。西安將軍榮祿。喀什噶爾提督董福祥。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廣東巡撫剛毅。廣西按察使胡燏棻均著於十月初一日以前到京。恭候屆期。隨同祝嘏。其未經派出各員毋庸再行籲請。

欽此。十九日○謹按盛京以次各省均奉 諭旨派員到京祝 嘏不敢備載說見首篇

上諭。三載考績。爲國家激揚大典。中外滿漢諸臣。有能恪恭職守。勞勩最著者。允宜特加甄敘。其平庸衰病者。亦難曲予優容。茲當京察屆期。吏部開單奏請。朕詳加披閱。禮親王世鐸。大學士額勒和布。大學士張之萬。兵部尚書孫毓汶。吏部左侍郎徐用儀。翊贊樞廷。盡心經畫。和衷共濟。悉協機宜。均著交該衙門議敘。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老成碩望。重任克肩。兩江總督劉坤一。宣力有年。勤勞懋著。均著交部議敘。兵部尚書烏拉喜崇阿。衰邁多病。著原品休致。餘著照舊供職。欽此。二十四日○不敢具錄之說見首篇

上諭。朕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懿旨。慶親王奕劻代奏。恭親王奕訢。懇祝嘏。具見悃忱。惟念奕訢久病未痊。尙宜靜養。若必拘以禮節。轉非體恤之意。著免其隨班祝嘏。以示優容。欽此。三月初四日

上諭。李鴻章定安奏。會同校閱海軍。及沿海陸軍。並察勘各處臺陽等工事竣一摺。本年海軍會校之期。現經李鴻章會同定安。周歷旅順等處。調集南北洋輪船會齊合操。並將水陸各營。以次校閱。技藝純熟。行陣整齊。各海口礮臺船塢等工。亦一律堅固。辦理漸著成效。李鴻章督率有方。著交部議敘。各將領訓練士卒。修建臺陽。不無微勞。足錄。著准其擇尤保奏。餘著照所議辦理。該衙門知道。欽此。四月十七日

上諭。朝鮮爲我大清藩屬。二百餘年。歲修職貢。爲中外所共知。近十數年。該國時多內亂。朝廷字小爲懷。疊次派兵。前往戡定。並派員駐紮該國都城。隨時保護。本年四月間。朝鮮又有土匪變亂。該國王請兵援剿。情詞迫切。當卽諭令李鴻章。撥兵赴援。甫抵牙山。匪徒星散。乃倭人無故派兵。突入漢城。嗣又增兵萬餘。迫令朝鮮更改國政。種種要挾。難以理喻。我朝撫綏藩服。其國內政事。向令自理。日本與朝鮮立約。係屬與國。更無以重兵欺壓。強令革政之理。各國公論。皆以日本師出無名。不合情理。勸令撤兵。和平商辦。乃竟悍然不顧。迄無成說。反更陸續添兵。朝鮮百姓及中國商民。日加驚擾。是以添兵前往保護。詎行至中途。突有倭船多隻。乘我不備。在牙山口外海面。開炮轟擊。傷我運船。變詐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該國不遵條約。不守公法。任意鴟張。專行詭計。聲聞自彼。公論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曉然於朝廷。辦理此事。實已仁至義盡。而倭人兪盟擊。無理已極。勢難再予姑容。著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剿。厚集雄師。陸續進發。以拯韓民於塗炭。並著沿江沿海各將軍。督撫及統兵大臣。整飭戎行。遇有倭人輪船。駛入各口。卽行迎頭痛擊。悉數殲除。毋得稍有退縮。致干罪戾。將此通諭知之。欽此。七月初一日

上諭。朕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懿旨。據李鴻章電稱。直隸提督葉志超一軍。在朝鮮牙山一

帶地方。於六月二十五六等日。與倭人接仗。擊斃倭兵二千餘人。實屬奮勇可嘉。加恩著賞給該軍將士銀二萬兩。以示鼓勵。戎行至意。欽此。初三日

上諭。祥麟奏請赴海疆軍營報效一摺。覽奏。具見勇往之忱。惟倉場事務繁重。該侍郎辦理。尙屬認真。仍著切實整頓。毋得稍涉疏懈。所請從戎海疆之處。著毋庸議。欽此。初十日

上諭。山東巡撫著李秉衡補授。福潤著調補安徽巡撫。欽此。十六日

上諭。載澧等奏。侍衛壽長呈請從戎。據情代表一摺。正白旗二等侍衛壽長。著發交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軍營。差遣委用。欽此。二十三日

上諭。前因葉志超一軍與倭人接仗獲勝。仰荷

慈恩。頒賞銀二萬兩。以示鼓勵。嗣據電奏。該軍欲移公州。而倭兵二萬餘人。突來圍襲。我軍奮勇對敵。鏖戰大時之久。倭兵死者一千七百餘人。我軍傷亡三百餘人。該提督等以衆寡懸殊。設計退敵。遂率兵東渡漢江。暫駐平壤。自請嚴議。並請將出力及陣亡將弁勇丁。分別獎卹等語。葉志超一軍。本爲朝鮮定亂。兵數不多。此次途遇倭軍。數倍於我。固合攻撲。卒能以少擊衆。全師而出。雖有傷亡。功過足以相抵。所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該軍將弁。冒暑苦戰。奮勇出力。深堪嘉尙。著准其擇尤奏保。陣亡將弁。卽著查明。

請卹。現在該提督已抵平壤。與大軍相合。卽著統率諸將。協力進剿。迅奏膚功。以慰殷盼。欽此。二十
六日

上諭。兵部尙書敬信。工部左侍郎汪鳴鑾。均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欽此。二十
八日

上諭。李鴻章電奏。據葉志超電稱。六月二十五日。在城歡地方接仗。倭兵死亡甚衆。嗣移軍經過清州。忠
州金化。遇有倭兵攔截。皆經擊退。全軍現抵平壤。查明出力文武。並陣亡各員弁。請分別獎卹等語。此次
葉志超督軍力戰。以少擊衆。自六月二十七日以後。迭次殲斃倭兵。不下五千餘人。該軍將弁。奮勇禦敵。
異常出力。自應優加獎敘。記名提督山西大同鎮總兵聶士成。著賞給剛勇巴圖魯名號。記名提督江自
康。著賞穿黃馬褂。記名總兵譚清遠。提督銜記名總兵葉玉標。均著以提督總兵交軍機處記名。遇缺請
旨簡放。葉玉標並賞加頭品頂戴。總兵銜儘先副將馮義和。著以總兵交軍機處記名。遇缺請旨簡放。並
賞給威勇巴圖魯名號。總兵銜儘先參將許兆貴。著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補用。並賞給健勇巴圖魯名
號。副將銜儘先遊擊魏家訓。毛殿颺。孫禮達。聶鵬程。均著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補用。魏家訓並賞
給直勇巴圖魯名號。毛殿颺並賞給勵勇巴圖魯名號。升用遊擊儘先都司徐照德。戴長榮。均著免補遊
擊。以參將儘先補用。補用都司儘先守備鮑俊卿。王臣。均著免補都司。以遊擊儘先補用。徐照德。戴長榮
鮑俊卿。王臣。均著賞加副將銜。候選道吳學廉。著以道員分發省分。備候補班儘先補用。並賞加布政使

銜鹽運使銜江蘇候補知府張雲錦著免補本班。以道員仍留原省。歸候補班前。先補用。並賞戴花翎。藍翎同知銜分省補用知縣劉長英著免補本班。以同知仍留原省。歸候補班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揀選知縣金慶慈著免選本班。以直隸州分發省分。歸候補班儘先補用。劉長英金慶慈均著賞加知府銜。候選同知史雲龍著免選本班。以知府分發省分。歸候補班儘先補用。藍翎江蘇儘先補用知縣范汝康著免補知縣。以同知仍留原省。歸候補班儘先補用。藍翎升用知縣候選縣丞任家祐著以知縣分發省分。歸候補班儘先補用。並賞加同知銜。史雲龍范汝康任家祐均著賞戴花翎。其餘出力員弁兵勇。准其彙案請獎。陣亡之副將李大。遊擊吳天培。王國佑。均著照總兵例議卹。守備閻起龍著照參將例從優議卹。千總許義友。李玉祥。均著照都司例議卹。此外陣亡員弁兵勇。著俟查明再行請卹。葉志超督師禦敵。能使將士用命。力挫兇鋒。前據自請嚴議。業經加恩寬免。著再賞給白玉翎管一枝。小刀一柄。大荷包一對。火鏢一把。以示優異。仍著該提督督飭各軍。相機進剿。迅奏膚功。渥膺懋賞。該部知道。欽此。

上諭朕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現在大兵進駐平壤。各軍將士。冒暑遠征。備嘗艱苦。恐因水土不服。致生疾病。深宮軫念殊殷。著發去平安丹四十匣。由李鴻章祇領。速遞葉志超軍營。頒給各

軍將士以示體卹。欽此。卽著李鴻章欽遵辦理。欽此。九日

上諭。禮親王世鐸等奏。侍衛鍾祺等呈請從戎。據情代奏一摺。鑲黃旗三等侍衛鍾祺。著發交依克唐阿

軍營。差遣委用。鑲黃旗漢侍衛陳國璧。發交葉志超軍營。差遣委用。欽此。八月初九日

上諭。據管理神機營王大臣奏。道員春順等呈請効力軍營。據情代奏等語。道員春順。候選員外郎壽山。

三等侍衛貴權。藍翎侍衛貴珊。均著發交伊克唐阿軍營。差遣委用。欽此。十一日

上諭。吳大澂奏請調員差委等語。候選道左孝同。前甘肅甯夏府知府黃自元。均著准其調赴軍營。差遣

委用。欽此。十四日

懿旨。著添派朝鮮正使李承純。副使閔泳詒。聽戲。在祥亨之次。卽刻至保太門。欽此。十五日巳正三刻內奏事口傳

上諭。倭人渝盟肇釁。迫脇朝鮮。朝廷眷念藩封。興師致討。北洋大臣李鴻章。總統師干。統籌全局。是其專

責。乃未能迅赴戎機。以致日久無功。殊負委任。著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黃馬褂。以示懲儆。該大臣務當力

圖振作。督催各路將領。實力進剿。以贖前愆。欽此。十八日

上諭。四川提督宋慶。著幫辦北洋軍務。欽此。二十日

上諭。慶親王奕劻奏。請帶勁旅。出關征剿一摺。具見忠愛勇往之忱。甚屬可嘉。惟該親王總理海軍。兼管

各項差使。責任綦重。且夙夜在公。趨承左右。未便遽赴軍營。著毋庸前往。欽此。同日

上諭。朕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現當用兵之際。必應寬備餉需。除飭戶部隨時指撥外。著由宮中節省項下。發去內帑銀三百萬兩。交戶部陸續撥用。以收士飽馬騰之效。前敵軍營需用制錢。並由內發給京制錢二萬串。由戶部解交李鴻章。迅即運往應用。欽此。著該部欽遵辦理。欽此。同日

上諭。著派御前侍衛公桂祥。統帶馬步各營。前赴山海關一帶駐紮。欽此。二十三日

上諭。李鴻章奏。統兵大員力戰陣亡。請旨優卹一摺。記名提督廣東高州鎮總兵左寶貴。久歷戎行。卓著勞勩。此次進援朝鮮。在平壤接仗。力疾血戰。奮不顧身。已受重傷。仍在礮臺督隊。旋因胸中槍陣亡。實屬忠勇性成。深堪憫惻。左寶貴著照提督陣亡例。從優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加恩予諡。入祀昭忠祠。所有戰績及死事情形。宣付國史館立傳。並准於立功省分。建立專祠。該總兵子嗣幾人。著李鴻章查明具奏。候旨施恩。用示褒揚。忠烈至意。欽此。二十四日

上諭。已革福建臺灣布政使于蔭霖。著發往依克唐阿軍營。差遣委用。欽此。二十五日

上諭。朕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本年十月。予六旬慶辰。率土臚懽。同深忭祝。屆時。皇帝率中外臣工。詣萬壽山行慶賀禮。自大內至頤和園。沿途踴躍所經。臣民報効。點綴景物。建設經壇。予因康熙乾隆年間。歷屆

盛典。崇隆垂爲

成憲。又值民康物阜。海宇乂安。不欲過爲矯情。特允皇帝之請。在頤和園受賀。詎意自六月後。倭人肇釁。變亂藩封。尋復燬我舟船。不得已。興師致討。刻下干戈未戢。征調頻煩。兩國生靈。均罹鋒鏑。每一思及。惻悼何窮。前因念士卒戰陣之苦。特頒內帑三百萬金。俾資騰餉。茲者慶辰將屆。予亦何心。侈耳目之觀。受臺萊之祝耶。所有慶辰典禮。著仍在宮中舉行。其頤和園受賀事宜。卽行停辦。欽此。朕仰承

懿旨。孺懷寶有未安。惟再三籲請。未蒙

慈允。敬惟

盛德所關。不敢不欽遵宣示。各衙門卽遵諭行。欽此。六日

上諭。朕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恭親王奕訢。著在內廷行走。欽此。九月初一日

上諭朕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本日召見恭親王奕訢。見其病體雖未全愈。精神尙未見衰。著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務。並添派總理海軍事務。會同辦理軍務。欽此。同日

上諭朕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恭親王奕訢病體尙未痊愈。步履未能如常。加恩免其常川入直。遇有應奏事件。呈遞膳牌。一切祭祀差使。毋庸開列。昨派內廷行走。著免其隨扈。以示體卹。欽此。初二日

上諭前經降旨。派宋慶幫辦北洋軍務。現在已赴奉天。除依克唐阿一軍外。所有北洋派赴朝鮮各軍。及奉省派往東邊防剿各營。均著歸宋慶節制。如有不遵調遣者。即以軍法從事。不得稍涉徇縱。致誤戎機。欽此。同日

上諭王文韶著來京陛見。雲貴總督著譚鈞培暫行兼護。欽此。初五日

上諭長江水師提督著黃少春調補。俟海防事竣後。再行赴任。欽此。同日

上諭著派兵部左侍郎王文錦。前往天津。會同在籍提督曹克忠。布政使張夢元。總兵鄧啟元。辦理團練。

事宜欽此。初七日

上諭翰林院編修貴鐸著發往依克唐阿軍營差遣委用。欽此。同日

上諭福建陸路提督著程之偉補授。欽此。同日

上諭理藩院奏司員情殷報効呈請代奏一摺。理藩院蒙古候補員外郎奎顯滿洲候補主事恩惠均著發交依克唐阿軍營差遣委用。欽此。初八日

上諭內閣吏部奏中書司員情殷報効呈請代奏各一摺。候選員外郎兼製三等男爾程建勳著發往北洋交李鴻章差遣委用。其內閣候補侍讀中書復茂一員著毋庸發往。欽此。初九日

上諭前據李鴻章電奏海軍各艦在大東溝洋面與倭船接仗情形當經諭令該大臣查明傷亡將士請旨優卹茲據覆奏詳細情形此次海軍護送運船夾遇倭船鏖戰三時之久我軍以兵艦十艘當倭船十二艘以寡敵眾循環攻擊始終不懈俾陸軍得以登岸我船被沈四隻擊沈倭船三隻餘船多受重傷各將士效死用命深堪嘉憫提督銜記名總兵鄧世昌升用總兵林永升均著照提督例從優議卹鄧世昌首先衝陣攻燬敵船被溺後遇救出水義不獨生奮擲自沈忠勇性成死事尤烈並著加恩予諡升用游擊陳金揆著照總兵例從優議卹參將黃建寅林履中各照原官升銜從優議卹以慰忠魂餘著照所議

辦理該部知道。另片奏。遵查陣亡總兵左寶貴子嗣。覆奏等語。左寶貴之子左國楫。左國棟。左國樟。均著俟及歲時。帶領引見。候旨施恩。欽此。日同。

上諭。張之洞著來京陛見。湖廣總督。著譚繼洵暫行兼護。欽此。初十日。

上諭。京城地面各國教堂。相安已久。理應隨時照約保護。現值東倭構釁。與西洋各國。毫無干涉。惟本年各省來京人數衆多。恐無知之徒。妄生疑忌。更有凶惡棍徒。遇事生風。希圖乘機滋擾。亟應預爲防範。著步軍統領衙門。五城御史。分飭所屬。認真彈壓。加意保護。倘有不法匪徒。藉端滋事。立即嚴拿。從重懲辦。不准稍涉輕縱。欽此。十四日。

上諭。邵友濂著調署湖南巡撫。福建臺灣巡撫。著唐景崧署理。欽此。十五日。

上諭。福銀等奏。革員呈請報効一摺。已革兵部主事。筆帖式廷憲。著發往依克唐阿軍營。差遣委用。欽此。二十一日。

上諭。李鴻章奏。查明海戰出力員弁。請獎一摺。八月十八日。海軍各艦。在大東溝洋面。與倭船接仗。各將士奮勇出力。自應量加獎叙。右翼總兵劉步蟾。著以提督記名簡放。並賞換格洪額。巴圖魯名號。左翼總兵林泰曾。著賞換霍春助。巴圖魯名號。升用參將左翼中營游擊楊用霖。著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補用。

並賞給捷勇巴圖魯名號。右翼中營游擊李鼎新。著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賞給振勇巴圖魯名號。升用游擊提標都司吳應科。著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賞給揚勇巴圖魯名號。升用都司左翼中營守備曹嘉祥。右翼中營守備徐振鵬。沈壽堃。均著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左翼中營守備沈叔齡。右翼中營守備高承錫。均著以都司儘先補用。並賞戴花翎。提督丁汝昌。著交部議敘。另片奏陣亡各員弁。請分別議卹等語。所有單開陣亡之儘先游擊中軍左營都司沈壽昌。著照副將例從優議卹。都司銜中軍左營守備柯建章。儘先守備黃承勳。均著照游擊例從優議卹。署中軍左營守備楊建洛。署右翼左營守備徐希顏。左汛中營千總池兆璜。署右翼左營千總蔡馨。均著照都司例從優議卹。儘先把總孫景仁。史壽箴。王宗埏。張炳福。何汝賓。儘先外委郭耀忠。均著照守備例從優議卹。擬保把總湯文經。王蘭芬。均著照千總例從優議卹。五品軍功張金盛。六品軍功王錫山。均著照把總例從優議卹。又片奏出力及陣亡洋員。請分別獎卹等語。漢納根前已特賞二等第一寶星。著再賞加提督銜。陣亡之尼格路士。余錫爾。均著給予三年薪俸。受傷之哈卜們。著以水師參將用。木樂爾。阿璽成。馬吉芬。均著以水師游擊用。哈卜們等四員。並著賞戴花翎。給予三等第一寶星。該衙門知道。片二件。單一件。併發。欽此。五日上諭。給事中洪良品奏。通籌餉項。請飭將各省稅釐局寫票等差。改用候補人員。並令幕友。捐納實職等

語。著該部議奏。欽此。六日

上諭。吏部光祿寺奏。司員情殷報効。呈請代奏各之摺。候選郎中鮑祖恩。著發交宋慶軍營。差遣委用。文

宮。著毋庸發往。光祿寺署丞慶祥。著發交依克唐阿軍營。差遣委用。欽此。七日

上諭。步軍統領。管理地方事務。責任甚重。福銀差使較多。深恐未能兼顧。著開去步軍統領之缺。步軍統

領。著榮祿補授。欽此。九日

上諭。現在畿輔大兵雲集。著派恭親王。督辦軍務。所有各路統兵大員。均歸節制。如有不遵號令者。即以

軍法從事。慶親王奕劻。著幫辦軍務。翁同龢。李鴻藻。榮祿。長麟。並著會同商辦。欽此。十月初五日

上諭。甯夏鎮總兵衛汝貴。統帶盛軍。臨敵退縮。以致全軍潰敗。並有剋扣軍餉。縱令兵勇沿途搶掠情事。

衛汝貴著即革職拿問。交刑部治罪。海軍提督丁汝昌。統帶戰艦。不能得力。所有前次交部議敘之案。著

即撤銷。該部知道。欽此。同日

上諭。朕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翁同龢。李鴻藻。剛毅。均著補授軍機大臣。欽此。六月初

上諭。剛毅現已補授軍機大臣。著開廣東巡撫之缺。以待郎候補。欽此。初七日

上諭。翰林院奏。京員呈請投効。據情代奏各一摺。編脩陳嘉言。會廣鈞。均著交吳大澂。差遣委用。升用侍講王榮商。著毋庸發往。欽此。同日

上諭。松淮等奏。司員呈請効力。據情代奏一摺。刑部主事楊登甲。著交吳大澂。差遣委用。欽此。初八日

上諭。定安辦理東三省練軍有年。乃平日訓練不精。以致所調營兵。臨陣不能得力。實屬大員委任。正白旗漢軍都統定安。著交部嚴加議處。依克唐阿督兵進剿。節節觀望稽延。於賊渡蒲石河等處。未能援救。亦屬畏葸無能。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著交部議處。欽此。十三日

上諭。前經諭令各衙門堂官。逐日進署辦事。不准懈怠。現在時事孔棘。各該衙門堂官。尤當力振因循。常用進署督率司員。將應辦各事。悉心經畫。不得稍有玩愒。用副朕勸求治理至意。欽此。十六日

上諭。大學士額勒和布。才欠開展。張之萬。年逾八旬。均著毋庸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欽此。十九日

上諭。兵部奏。遵議處分一摺。正白旗漢軍都統定安。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均著照部議革職。定安著暫留奉天。辦理東三省練兵事宜。依克唐阿著仍統率所部。帶罪立功。以觀後效。該部知道。欽此。同日

上諭。行軍之要。紀律爲先。現在大兵雲集。所有各路統兵大員。務當約束兵丁。嚴禁騷擾。遇有購買物件。

不准稍有抑勒。並著隨時查察。如有沿途恃眾逞強。擾累居民者。立即正法。倘該管帶官縱容徇庇。一併嚴參懲辦。勿稍寬貸。將此通諭知之。欽此。二十三日

上諭。光祿寺奏。司員呈請投効軍營一摺。光祿寺署正林潯著毋庸發往。欽此。同日

上諭。直隸提督著聶士成補授。欽此。二十日

上諭。朕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現屆冬令。關外嚴寒。因思前敵諸軍。冒雪衝風。備嘗艱苦。著加恩賞發皮襖一萬五千件。迅即解交宋慶。分給各營。俾得禦寒。以示體恤。欽此。即著宋慶欽

遵辦理。欽此。十一月初二日

上諭。朕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恭親王奕訢著加恩在西苑門內乘坐二人肩輿。

欽此。同日

上諭。神機營奏。侍衛呈請投効。據情代奏一摺。乾清門藍翎侍衛恩科著發往長順軍營。差遣委用。欽此。

同日

上諭。李鴻藻著加恩在西苑門內騎馬。欽此。日

上諭。裕祿奏。遵查金州失事大概情形。請將各員分別懲處。並自請議處一摺。金州副都統連順。雖於賊眾攻城時。力戰受傷。惟城池被陷。咎實難辭。著卽革職。仍令帶罪圖功。以贖前愆。提督程之偉。救援不力。著交部嚴加議處。趙懷業。前因擁兵不救。並有沿途騷擾情事。降旨革職。著卽拿交刑部治罪。協領佟茂蔭。赴救遲延。著交部議處。裕祿身膺疆寄。備禦未周。亦難辭咎。著交部議處。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日

上諭。朕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恭親王奕訢。著補授軍機大臣。欽此。日

上諭。張聯桂奏。副將呈請從戎等語。廣西鎮安協副將王世清。著飭令前赴宋慶軍營。聽候差遣。欽此。日

上諭。前經降旨。將甘肅甯夏鎮總兵衛汝貴。革職拿問。交刑部治罪。屢經催解。據報起程。迄今尙未解到。寶屬延玩。著盛京將軍直隸總督。嚴飭沿途地方官。查明行抵何處。迅卽押解來京。毋任逗留。欽此。日

上諭。提督聶士成等。於前月二十九日。在奉天督軍。攻剿倭寇。獲勝。奪回連山關要隘。陣斃倭酋富岡三造。殄賊甚多。業經頒給聶士成呂本元賞件。並賞給軍士銀兩。茲復據裕祿奏。本月初九日。倭人復由分

水嶺來撲。瑛士成商令呂本元孫顯實耿鳳鳴等軍。並督同夏青雲等。分路扼守。初十日早間。該提督等分挑奮勇千餘人。搶占分水嶺。敵衆越嶺而逃。官軍追殺至草河口。槍斃數十人。餘向兩山奔走。該將士等耐寒苦戰。奮勉可嘉。所有此次出力將弁人等。著裕祿宋慶併入前案。擬尤保獎。以示鼓勵。欽此。十三日

上諭。兵部等部奏。遵議處分一摺。福建陸路提督程之偉。協領佟茂蔭。均著照部議。卽行革職。留營効力。以觀後效。盛京將軍裕祿。著照部議。降二級留任。不准抵銷。欽此。十四日

上諭。本年外省來京人數衆多。現在又屆天寒。難保無奸匪混跡。藉端滋事。所有各國使館。及有教堂處所。著步軍統領衙門。遴派勦幹營員。帶領兵役。彈壓巡緝。認真保護。如有匪徒滋擾。立卽嚴拿懲辦。毋得稍涉疏縱。以靖奸宄。而篤邦交。欽此。十八日

上諭。步軍統領榮祿。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欽此。十九日

上諭。副都統豐陞阿。記名提督聶桂林。前因臨敵退縮。降旨革職。茲在柝木城遇敵。又復潰退。著卽拿交刑部治罪。欽此。二十日

上諭。裕祿奏。查明官軍退出岫巖情形。據實覆陳一摺。已革副都統豐陞阿。已革提督聶桂林。昨因在柝木城遇敵。又復潰退。降旨將該革員等。拿交刑部治罪。茲據裕祿奏稱。十月十九至二十一等日。倭兵迭

撲岫巖州城。豐陞阿璉桂林等。理應督隊堵剿。乃遽退出岫巖。至龍鳳峪一帶。竟置州城於不顧。實堪痛恨。著刑部歸入前案。一併按律定擬具奏。守備周鼎甲。參將金得鳳。張占魁。接仗不力。均著先行革職。金得鳳。張占魁。並著撤銷勇號。仍責令該三員隨營効力。以觀後效。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二十一日。上諭。宋慶奏。遵旨查辦統將被參各節。據實覆陳一摺。已革甘肅甯夏鎮總兵衛汝貴。平時待兵寡恩。此次赴朝鮮援剿。不能約束弁勇。縱令到處騷擾。以致民人怨謗。種種罪狀。實爲債事之尤。衛汝貴業經降旨革職拿問。著李鴻章裕祿。稟遵迭次諭旨。查明該革員行抵何處。嚴飭押解員役。迅速解交刑部治罪。毋許逗留。已革直隸提督葉志超。由公州退回平壤。並未接仗。沿途所報戰狀。盡係虛捏。迫行抵平壤。又復漫無布置。卽行潰退。其時安州尙有馬步八營。可爲策應。該革員並不扼守安州。乃竟退過鴨綠江。實屬統馭無方。大負委任。革職留在海軍提督丁汝昌。統領海軍多年。自倭人啟釁以來。迭經諭令統帶師船出海援剿。該革員畏葸遷延。節節貽誤。旅順船塢。是其專責。復不能率師援救。實屬怙怯無能。罪無可逭。葉志超。丁汝昌。均著拿交刑部。分別治罪。欽此。同日。

上諭。前因旅順失守。諭令李鴻章。查明總辦船局道員龔照瑛。有無潛逃惑眾情事。旋據李鴻章覆奏。請將龔照瑛革職留營効力。當經降旨革職。不准留營。惟該革員總辦船局工程。兼辦水陸營務。久旅駐順。

當倭氛逼近之時。不能聯絡諸軍。同心固守。迨船隔失陷。避至煙臺。僅予革職。不足蔽辜。已革道員龔照璵。著卽拿交刑部治罪。其分統各軍。駐守旅順之記名提督衛汝成。黃仕林。雲南臨元鎮總兵姜桂題。記名總兵程允和。至今尙無下落。著李鴻章查明。迅速覆奏。趙懷業。前已革職。拿交刑部治罪。該革員現在何處。並著速卽查拿解部。欽此。同日

上諭。據李鴻章奏。據宋慶龍稱。總兵姜桂題。程允和在旅順。與倭接戰失利。輾轉繞赴宋慶軍營。與宋得勝等合力戰剿。甚爲出力。可否留營立功自贖。總兵張光前。亦因力戰不支。至宋慶營內。會同章高元等扼守蓋平。可否一併革職留營等語。旅順失守。姜桂題等罪有應得。姑念此次會同扼剿。尙能出力。雲南臨元鎮總兵姜桂題。記名總兵程允和。張光前。著一併革職。准其暫留宋慶軍營。帶罪圖功。以觀後效。倘再不知愧奮。定按軍法從事。該部知道。欽此。二十

上諭。慶親王奕劻。著加恩在西苑門內。乘坐二人肩輿。欽此。三十

上諭。福裕奏。病難速痊。懇請開缺。回旗調理一摺。奉天地方緊要。府尹責任甚重。福裕著賞假一個月。假滿卽赴新任。毋庸開缺。欽此。同日

上諭。依克唐阿奏。請將打仗出力。及傷亡員弁兵勇獎卹一摺。依克唐阿所部各軍。自十月二十八日。以

後在草河嶺等處迭次與倭人接仗。先後斃賊二千餘名。尙屬奮勉出力。其陣亡官兵勇爲國捐軀。殊堪憫惻。卽著依克唐阿查明。請旨分別獎卹。另片奏請將臨陣脫逃之哨官拿辦等語。哨官景奇恩。喜福成。著盛京吉林各將軍一體嚴拿。解交依克唐阿軍營卽行正法。以肅軍紀。該部知道。欽此。十二月十一日

上諭。前因旅順失守。當經降旨將丁汝昌與照瑛拿交刑部治罪。並飭李鴻章查明衛汝成黃仕林等下落。現尙未據覆奏。茲據李秉衡奏稱。丁汝昌與照瑛衛汝成臨敵逃竄。貽誤軍機。請明正典刑。以伸國法等語。記名提督衛汝成。於赴援旅順時。沿途縱勇殃民。迨旅順失利。聞風先遁。實屬罪無可逭。著卽革職。拿交刑部治罪。李鴻章迅卽派員起解。不准稍涉延緩。記名提督黃仕林。仍著李鴻章查明下落。迅速覆奏。欽此。同日

上諭。現在軍務未平。從征將士。冒鎗衝鋒。備嘗艱苦。烽烟所至。民生不得安業。朕宵旰焦勞。時深軫念。所有本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紫光閣筵宴。除夕。保和殿筵宴。及明年正月內。一切筵宴。均著停止。該衙門知道。欽此。同日

上諭。依克唐阿奏。統領馬隊之侍衛。力戰受傷身死。請旨優卹等語。四品銜三等侍衛永山。帶隊剿賊。每戰衝鋒破敵。奮不顧身。十一月十九日。直薄鳳凰城力戰。身受多傷。立時殞命。死事情形。甚爲慘烈。實屬

忠勇可嘉。永山著交部從優議卹。加恩予諡。並列入昭忠祠。附入伊父富明阿黑龍江省專祠。其戰功事蹟。宣付史館立傳。伊子慶順。慶銘。著俟及歲時。由該旂帶領引見。候旨施恩。該部知道。欽此。日同。

上諭。近因時事多艱。凡遇言官論奏。無不虛衷容納。卽或措詞失當。亦不加以譴責。其有軍國緊要事件。必仰承。

皇太后懿訓。遵行。此皆朕恪恭求治之誠心。天下臣民。早應共諒。乃本日。御史安維峻。呈遞封奏。託諸傳聞。竟有。

皇太后遇事率制。何以對。

祖宗天下之語。肆口妄言。毫無忌憚。若不嚴行懲辦。恐開離間之端。安維峻。著卽革職。發往軍臺。効力贖罪。以示儆戒。原摺著擲還。再向來聯銜封奏。必有冒責者。方准列名。此外。部院各官。均由堂官代奏。乃近來竟有一二人。領銜糾集不應具摺之員。至數十人之多。殊乖定制。以後。再有似此呈遞者。定將列名之員。概行懲處。欽此。日同。

上諭。兩江總督劉坤一。著授爲欽差大臣。所有關內外防剿各軍。均歸節制。欽此。日同。

上諭。岑春煊奏。情殷圖報。請派往前敵一摺。太僕寺少卿岑春煊。著發交劉坤一。差遣委用。欽此。日同。

上諭刑部奏司員呈請投効軍營據情代奏一摺刑部候補主事席慶雲著毋庸發往欽此同日

上諭劉坤一奏籲懇收回成命一摺現值軍務緊要統帥需人劉坤一從前帶兵多年威望素著是以特授爲欽差大臣該督惟當仰體朝廷眷注之意盡心辦理用副委任毋得固辭各營將弁如有不遵調遣不受約束者卽按照軍法從事以一事權欽此初二日

上諭李鴻章奏遵查旅順失守各將領中黃仕林落水救出趙懷業衛汝成一員尙無下落等語記名提督黃仕林失守砲臺著革職拿交刑部治罪趙懷業衛汝成仍著嚴密查拿迅速解部毋任逃匿欽此初二日

上諭張蔭桓現在出差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著廖壽恆兼署欽此同日

上諭吳大澂奏湘軍虎字營哨官都司石雲峯經過靜海縣地方強索驛站馬匹兇毆傷人請將該都司懲辦並自請議處等語都司石雲峯著卽行革職驅逐回籍並不准投効各路軍營以示懲儆吳大澂自請議處之處著加恩寬免嗣後各路軍營倘再有騷擾地方情事無論官弁勇丁卽照軍法從事以肅軍律欽此十三日

上諭前因已革總兵衛汝貴統帶盛軍臨敵退縮以致全軍潰敗並有剋扣軍餉縱令兵勇沿途搶掠情

事降旨拿交刑部治罪。茲據刑部奏稱衛汝貴現已解送到部。請旨辦理等語。卽著刑部嚴行審訊。按律定擬具奏。欽此。同日

上諭前因旅順失守。先後降旨將提督黃仕林趙懷業衛汝成革職。拿交刑部治罪。並諭令李鴻章嚴拿速解。茲據奏稱黃仕林於旅順失守後。溺水遇救。輒卽南歸。江西南豐縣原籍。趙懷業衛汝成兩員均籍隸合肥縣。至今仍無下落。難保不潛行回籍。請飭江西安徽各巡撫查拿等語。著福馨福潤嚴飭各該地方官按名嚴密查拿。迅速解部毋任避匿。欽此。十四日

上諭神機營奏侍衛呈請投効。據情代奏等語。三等侍衛成壽恩福均著發往長順軍營差遣委用。欽此。十五日

上諭宋慶電奏蓋平於十五日失守。請將總兵章高元徐邦道嚴議。並自請治罪等語。章高元駐守蓋平於賊犯該州時。接仗未能得力。徐邦道赴援遲緩。均屬咎無可辭。山東登州鎮總兵章高元直隸正定鎮總兵徐邦道均著交部嚴加議處。宋慶調度無方。著一併交部議處。欽此。十八日

上諭載瀛等奏侍衛呈請投効軍營。據情代奏一摺。正白旗漢軍藍翎侍衛宋春華著毋庸發往。欽此。同日
上諭前因畿輔大兵雲集。諭令各路統兵大員約束兵丁嚴禁騷擾。近聞直隸山東一帶師行所至仍不

免擾害地方。民間畏懼兵差。至有拋棄車馬。乘間逃竄情事。若不嚴加申禁。何以肅軍律而恤民艱。著各路統兵大臣。嚴飭各將領。凜遵前旨。申明紀律。不准絲毫累民。所部兵勇。倘敢恃眾逞強。卽按軍法從事。毋許徇縱。並著直隸總督。山東巡撫。於征兵經過各州縣。將一切差徭津貼。以蘇民困。至沿途應設卡鋪。仍著責令地方營汛。派撥捕役。認真巡邏。毋稍疏懈。欽此。十九日

上諭。宋慶電奏。請將陣亡將領議卹等語。此次倭寇撲犯蓋平。記名提督楊壽山。副將李仁燾。力戰捐軀。深堪憫惻。均著交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其餘陣亡員弁。並著查明具奏。欽此。二十日

上諭。刑部奏。遵旨定擬革員衛汝貴罪名。並聲明該革員罪狀較重。請旨遵行一摺。已革總兵衛汝貴。平日待兵刻薄寡恩。毫無約束。此次統帶盛軍。臨陣節節退縮。貽誤大局。並有剋扣軍餉。縱兵搶掠情事。罪狀甚重。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軍律而儆效尤。衛汝貴著依律論斬。卽行處決。派刑部尙書薛允升。監視行刑。欽此。二十一日

上諭。四川提督宋慶。湖南巡撫吳大澂。均著幫辦劉坤一軍務。欽此。同日

上諭。兵部奏。遵旨嚴議處分一摺。此次蓋平被陷。山東登州鎮總兵章高元。接仗未能得力。直隸正定鎮總兵徐邦道。赴援遲緩。經該部分別議以革職。均屬咎有應得。惟念該總兵等。迭次遇賊交戰。尙能奮勉。

著加恩改爲革職留任。仍責令戴罪圖功。以觀後效。宋慶著照部議。降二級留任。欽此。二十日

上諭。理藩院奏。蒙古王公等捐輸軍需銀兩。開單請獎一摺。該王公等情殷報効。洵屬急公。三音諾彥札薩克親王特固斯瓦齊爾。車臣漢札薩克郡王多爾濟帕拉穆。均著賞用紫韉。札薩克圖漢貝子銜札薩克輔國公達什拉布坦。著再賞給貝子銜一輩。三音諾彥札薩克輔國公德里克多爾濟。札薩克圖漢貝子銜札薩克頭等台吉呢朗瓦爾。均著挑在御前行走。欽此。二十三日

上諭。理藩院奏。札薩克台吉捐輸軍需。請旨獎勵一摺。貝子銜札薩克頭等台吉那遜布彥濟爾噶勒。報効軍需銀五千兩。洵屬急公。著照章賞給雙眼花翎。並加恩賞用紫韉。以示獎勵。欽此。二十五日

上諭。雲貴總督王文韶。著派充幫辦北洋事務大臣。欽此。二十日

上諭。已革道員龔照瑱。前因旅順船塢失陷。避至烟臺。降旨拿交刑部治罪。茲據刑部奏稱。該革員現解送到部。請旨辦理等語。龔照瑱應得罪名。卽著刑部嚴行審訊。按律定擬具奏。欽此。二十九日

上諭。裕祿奏。查明失守地方各員。開單分別參辦。並自請議處一摺。奉天鳳凰城等屬州縣地方各官。均未能實力守禦。咎有應得。所有單開之劉繼勳等五十九員。均著革職查辦。按例分別治罪。裕祿身膺疆寄。備禦未能周密。著交部議處。餘著照所議辦理。前經降旨。將東邊道宜麟。鳳凰城守尉佑馨。署鳳凰廳

同知章樾署安東縣知縣榮福革職查辦尙未覆奏。著裕祿迅速審辦。按例治罪。毋稍延緩。該部知道。單併發。欽此。除夕

上諭。已革直隸提督葉志超。由公州退回平壤。並未接仗。迫行抵平壤後。又復漫無布置。節節潰退。前經降旨。交刑部治罪。茲據刑部奏稱。葉志超現已解送到部。請旨辦理等語。革員葉志超。應得罪名。卽著刑部嚴行審訊。按律定擬具奏。欽此。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

上諭。翰林院侍讀王懿榮。奏請回籍幫辦團練。並請酌帶援兵一摺。王懿榮著准其回籍。辦理登州團練事宜。以衛桑梓。至請帶記名提督王鴻發。馳授一節。王鴻發係總兵馬心勝營中分統。此軍已歸牛師韓統帶。業經劉坤一調赴榆關。所請著毋庸議。欽此。

上諭。李秉衡奏請調員辦理防務等語。廣西署平樂協副將王寶華。著張聯桂飭令迅速前往山東。交李秉衡差遣委用。欽此。初四日

上諭。前據刑部奏。革員龔照璵。拿解到部。當交刑部嚴訊。按律定擬具奏。茲據御史蔣式芬奏稱。確訪該革員委棄旅順實在情形。請歸案訊究等語。卽著刑部按照該御史所指各節。歸入前案。一併嚴訊具奏。欽此。初六日

諭旨。奉天府府丞兼學政李培元奏。內地擡槍。爲行軍利器。請飭各省設法製辦。兼造內地火藥。酬以重賞等語。著戶部議奏。欽此。初七日軍機大臣面奉

上諭。兵部奏。遵議甘肅提督李培榮處分。議以降二級調用公罪。可否准其抵銷。請旨一摺。李培榮著改爲革職留任。卽回甘肅提督本任。其所帶防營。著歸江西九江鎮總兵宋朝儒接統。欽此。初八日

上諭。李秉衡奏。特參榮城失守。救援不及。各將弁。請旨懲辦等語。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倭人由落風港登岸。撲陷榮城縣城。該處所駐各營。或迎戰不力。或救援不及。均屬咎無可辭。候補副將閻得勝。戴守禮。候補參將趙得發。候補都司葉雲升。試用巡檢徐撫辰。五員。均著暫行革職。仍令帶罪圖功。以觀後效。其榮城縣失守文武官員。並著確查具奏。欽此。初九日

上諭。自上年軍興以來。朝廷每念從征士卒。冒險衝鋒。勞苦情形。時深軫惻。著各路統兵大臣。嚴飭各將領等。於所部兵勇。務當優加體卹。以期踴躍用命。倘有尅扣軍餉。虐待兵勇情事。經朕訪聞。或被人參奏。定當執法嚴懲。決不寬貸。該統領等。其各凜遵。毋忽。欽此。十四日

上諭。理藩院奏。蒙古親王捐輸軍需銀兩。請旨獎勵一摺。該親王情殷報効。洵屬急公。科爾沁札薩克和碩圖什業圖親王色旺諾爾布桑保。著賞換黃纁。欽此。同日

上諭吏部兵部會奏。遵議處分一摺。山東巡撫李秉衡。著照部議。降二級留任。不准抵銷。提督孫萬林。總兵李楹。均著照部議。卽行革職。准其留營効力。以觀後效。欽此。二十日。

上諭福裕奏。假期已滿。病難速痊。請開缺回旂調理一摺。奉天現係軍務省分。該府尹行抵中途。屢次藉病。奏請開缺。顯係意存規避。奉天府府尹福裕。著卽勒令休致。欽此。二十日。

上諭前經降旨。將軍營失事各員。拿交刑部治罪。並迭次飭催。查拿速解。除業經拿解到部。及准令留營効力各員外。現尙有趙懷業。衛汝成。黃仕林三人。未經拿解到案。該革員等獲咎甚重。豈容日久潛匿。卽著直隸總督。安徽江西各巡撫。一體嚴拿務獲。迅卽派員押解來京。毋任逗留。並著福潤。德馨。將趙懷業等三犯家產。先行查抄。欽此。同日。

上諭前因在廷諸臣。交章參劾葉志超一軍。在城歡等處接仗。所報獲勝情形。均係虛捏。請將保案撤銷。當諭令宋慶。確查具奏。茲據宋慶奏稱。該軍所報。行抵韓城西北之金化。遇倭戰剿一節。查無實據。其在城歡一戰。提督聶士成。督隊戰剿。身先士卒。提督江自康。總兵譚清遠。副將馮義和。參將許兆貴。游擊魏家訓。聶鵬程。都司徐照德。守備王臣。游擊孫禮達。均係接仗出力。著仍照原保給獎。候選道吳學廉。游擊毛殿颺。總兵葉玉標。未曾臨敵。所保係涉徇情。著卽將保案撤銷。都司戴長榮。守備鮑俊卿。僅資策應。知

府張雲錦。知縣劉長英。金慶慈。縣丞任家祐。知縣范汝康。同知史雲龍。僅係充當文案等差。並無戰功足錄。所得獎敘。著先行撤銷。俟軍務肅清。另行核獎。以昭核實。而免冒濫。部知道。欽此。同

上諭。李鴻章奏。道員力竭自盡。請旨優卹等語。已故統領綏軍記名遇缺簡放道戴宗竊。以書生治軍。垂二十年。持身廉正。任事忠實。歷經李鴻章。吳大澂。先後奏保。此次扼守威海。礮臺誓以死守。嗣因眾寡不敵。力竭臺亡。從容引決。實屬臨難不撓。殊堪憫惻。戴宗竊著照道員陣亡例。從優議卹。以慰忠魂。該部

知道。欽此。

二十四日

上諭。刑部奏。遵旨嚴訊革員葉志超。龔照璵。按照律例。分別定擬罪名。請旨遵行一摺。已革直隸提督葉志超。道員龔照璵。均著照該部所擬。斬監候。秋後處決。欽此。

二十五日

上諭。理藩院奏。蒙古郡王等捐輸軍需銀兩。請旨分別獎勵一摺。四子部落郡王勒旺諾爾布。頭等台吉勒沁旺楚克。情殷報効。洵屬急公。勒旺諾爾布之弟二等台吉圖布沁。色楞著賞戴花翎。勒沁旺楚克著賞給鎮國公銜。欽此。

二月初五日

上諭。李秉衡奏。特參文武各員。請旨懲儆等語。山東平度州知州茅恩綬。於應付兵差車輛。藉端苛派。迨聞信撤任。竟將民事置之不理。亦不支應兵差。署理臺莊營參將陳啟和。短缺防兵額數。尅扣口糧。均著

卽行革職精健右營幫帶官遊擊趙正元。經該撫派赴登州防營。臨期請假。藉詞推諉。著以都司降補。以示懲儆。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十二日

上諭吏部奏候選通判王錫侯。呈請投効軍營一摺。王錫侯著毋庸發往。欽此。十八日

上諭前因吳大澂身爲統帥。徒託空言。疎於調度。業經交部議處。著卽撤去幫辦軍務。來京聽候部議。欽此。二十一日

上諭兵部等部奏遵議帶兵大員處分一摺。宋慶統軍剿寇。屢經失利。此次回救田莊臺。又未能力扼狂氛。以致營口被襲。田莊臺亦復不守。部議降二級調用。實屬咎有應得。姑念該提督甫至田莊臺。未及縶繫。遽行接仗。所部將士尙能殺敵致果。因衆寡不敵。致有挫失。吳大澂身爲統帥。徒託空言。疎於調度。初次接仗。輒卽敗退。本應照部議降三級調用。惟念其前在湖南巡撫任內。疏請從戎。會易就難。迨奉命出關。立卽起行。尙屬勇往。此次牛莊之挫。將士尙能力戰。情亦可原。宋慶吳大澂均著加恩改爲革職留任。以示朝廷權衡賞罰。一秉大公至意。該部知道。欽此。二十九日

上諭吳大澂著卽回湖南巡撫本任。毋庸來京。欽此。三月初一日

上諭王文韶奏查明山東嵩武等軍陣亡將士。請旨分別優卹一摺。所有單開之陣亡副將銜參將張奉

先游擊李世鴻。賈君廉。都司張世寶。都司銜守備王正中。高德勝。千總汪國柱。歐邦書。把總歐陽山。顧家新。張克萬。外委張繼隆。朱天壽。蔡得升。王九德。王得勝。劉殿順。楊鴻舉。六品頂戴李家中。李發柏。劉文翰。均著交部照陣亡例。各按原銜官階。分別從優議卹。傷亡把總劉德勝。六品頂戴辛長得。均著交部照陣亡例。各按官階頂戴。分別從優議卹。記名提督楊壽山。總兵銜副將李仁黨。血戰捐軀。忠勇昭著。前經降旨。交部從優議卹。楊壽山。著准其於陣亡及原籍地方。建立專祠。並將李仁黨。及陣亡各將士。一并附祀。以慰忠魂。該部知道。單併發。欽此。十二日

上諭。李秉衡奏。查明威海失守。死事各員情形一摺。海軍右翼總兵劉步蟾。記名總兵張文宣。護理海軍左翼總兵楊用霖。儘先都司廣東大鵬協右營守備黃祖蓮。均能見危授命。忠烈可嘉。著照軍營陣亡例。從優議卹。至已革海軍提督丁汝昌。總統海軍。始終憤事。前經降旨。拿問。獲咎甚重。雖此次戰敗。死綏。仍著毋庸議卹。該部知道。欽此。十六日

上諭。王文錦奏。營官扣留米價。發放遲延。據實奏參一摺。關內外各營。前經劉坤一奏明。津貼米價四成。乃管帶津勝中軍右營儘先副將羊洪順。於開放二月分正餉。並未發給四成米價。追經查出。始行補放。實屬意圖弊混。罔恤兵艱。羊洪順著卽革職。永不敘用。統帶記名提督李永元。失於覺察。並著摘去頂戴。

以示懲儆。該部知道。欽此。同日

上諭。裕祿奏查明營口等處失事情形。分別參辦。並自請議處一摺。本年二月間。營口告急。記名提督蔣希夷帶領各營。並未迎戰。節節退縮。猶復捏報戰狀。任意欺飾。厥咎甚重。蔣希夷並所部營官副將蔣廣隆。參將鄧朝俊。都司桑友良。守備曾自來。趙玉龍。均著一併革職。卽著王文韶拿解刑部。分別治罪。游擊喬幹臣。守備袁珍。派守礮壘雷營。未能實力守禦。以致失陷。均著革職解省。按例治罪。記名總兵馬占鰲。都司王得意。都司用守備徐廣林。因衆寡不敵。相率敗逃。亦屬咎無可辭。著一併革職。仍令帶罪圖功。以觀後效。試用同知署營口海防同知范樹聲。甫經到任。惟地方被陷。亦難辭咎。著交部議處。升任奉天府府尹奉錦。山海道善聯。守禦不力。督率無方。前據奏。自請嚴議。已有旨。著降一級留任。仍著交部照例議處。盛京將軍裕祿。身任地方。籌防未能周密。著交部議處。另片奏。請將逗遛潛逃之佐領喜文等。革職等語。錦州正白旗佐領喜文。候補知縣高嘉禾。復州知州金作壩。均著卽行革職。以示懲儆。該部知道。欽此。

日十七

上諭。裕祿等奏查明失陷蓋平縣城及熊岳牛莊兩鎮。城應行參辦文武各官。開單呈覽。並自請議處一摺。上年十二月間。蓋平熊岳相繼失陷。本年二月間。牛莊又復失守。該地方文武各官。職司守土。實屬罪

無可辭。蓋平縣知縣何守謙。護理蓋州城守尉正黃旗防禦定保。熊岳防守禦純德。牛莊防守禦奇車布。蓋州廂紅旗防禦三殷。廂白旗驍騎校保順。正白旗漢軍驍騎校任國貴。正紅旗驍騎校伊善。正藍旗防禦恩榮。驍騎校恩綸。熊岳廂黃旗驍騎校永福。正黃旗巴爾虎防禦成名。驍騎校沃和布。正白旗驍騎校伊忠阿。正紅旗驍騎校蘇崇阿。廂白旗防禦凌泰。廂紅旗防禦祿寬。正藍旗驍騎校松恆。牛莊署正白旗防禦慶恩。廂黃旗驍騎校銘寬。正黃旗驍騎校恩銘。廂白旗驍騎校德生額。牛莊巡檢趙齡。均著卽行革職。交裕祿等。分別按例審辦。裕祿。擢祿。籌布。未能周密。亦難辭咎。著一併交部議處。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單併發。欽此。同日

上諭。前因已革提督蔣希夷所部勇丁。在天津河東地方。因欠餉滋鬧。當飭令王文韶。確查具奏。茲據奏稱。營口失守。該軍並未力戰。相率潰逃。此次帶勇來津。尙不妥爲遣散。復敢虛冒餉額。任意剋扣。以致全軍鼓譟。幾釀事端等語。蔣希夷前因營口失守。經裕祿參奏。業經降旨。將該員革職。拿解刑部治罪。茲據王文韶所奏各節。情罪尤重。著刑部俟該革員解到後。嚴行審訊。按律定擬具奏。餘著照所議辦理。欽此。

二十

上諭。劉坤一奏。侍衛所部兵勇。搶奪車輛。滋擾市面。請旨革職等語。分統神虎營之侍衛依勒洪阿。剋扣

車價致車輻聞風逃避。幾誤兵運要需。又復在令兵勇勒換銀錢。種種擾累。殊屬荒謬。待衛依勒洪阿著卽革職。以示懲儆。該部知道。欽此。二十日

上諭刑部奏革員蔣希夷解送到京。請旨辦理一摺。蔣希夷應得罪名。卽著刑部遵照前旨。嚴行審訊。按例定擬具奏。欽此。四月初四日

上諭王文韶奏查明北洋海軍失事情形。據實奏參。開單呈覽一摺。所有營革守備林國祥。副將葉祖珪。邱寶仁。都司李和。游擊林穎啟。都司林文彬。黃鳴球。守備陳鎮培。千總潘兆培。游擊藍建樞。呂文經。都司何品璋。游擊李鼎新。候選道馬復恆。牛昶昞。山東候補道嚴道洪。著一併暫行革職。聽候查辦。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同日

上諭翰林院侍講樊恭煦奏請開缺養親一摺。樊恭煦著准其開缺。回籍養親。欽此。初六日

上諭兵部等部奏遵議失守蓋平等處及營口等處各員。處分各一摺。盛京將軍裕祿著照部議。每案降二級留任。副都統濟祿著照部議。降二級留任。升任奉天府尹奉錦。山海道善聯。署營口海防同知試用同知范樹聲。均著改爲革職留任。該部知道。欽此。同日

上諭理藩院奏蒙古親王等倡捐軍需銀兩。懇恩獎勵。並集捐銜名。開單請獎一摺。該親王等情殷報効。

洵屬急公。錫林郭勒盟長蘇呢特札薩克親王銜多羅都楞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著該衙門查明移獎。

烏珠穆沁親王阿勒坦呼雅克圖。著賞換黃韁。餘依議。單併發。欽此。初十日

上諭。昨據通政使顧璣侍講張仁黼奏。請賞假回籍省親。當經允准。本日。又據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奏。請賞假修墓。文廷式著賞假三個月。回籍修墓。現在時事多艱。在京各員。各當盡心職守。嗣後。不得紛紛請假。以杜效尤。欽此。十一日

上諭。李秉衡奏。道員功績卓著。請宣付史館立傳一摺。已故道員戴宗騫。由廩生從事戎行。隨同李鴻章辦理直隸賑撫疏河營田諸務。軍民咸食其利。嗣在吉林剿辦馬賊。搜捕巨匪。江岸肅清。十三年。移防威海。本年正月。以孤軍扼守礮臺。勢窮力竭。卒以身殉。洵屬忠烈可風。著將該故員生平事跡。宣付國史館立傳。並准其建立專祠。以彰忠靈。該衙門知道。欽此。十二日

上諭。邵友濂奏。假期屆滿。病仍未痊。懇恩開缺一摺。福建臺灣巡撫邵友濂。著准其開缺。欽此。十三日

上諭。已革提督聶桂林。前因屢次遇敵潰退。降旨拿交刑部治罪。茲據刑部奏稱。該革員現解送到部。請旨辦理等語。聶桂林應得罪名。卽著刑部嚴行審訊。按律定擬具奏。欽此。五月初二日

上諭。陸潤庠奏。請開缺回籍養親一摺。國子監祭酒陸潤庠。著准其開缺。欽此。初六日

上諭依克唐阿奏請將草河嶺及海城等處陣亡並在營傷病身故員弁分別賜卹各摺片所有前經查明陣亡之儘先佐領驍騎校德恆。雲騎尉恩陞。巴彥。吉爾嘎。富徵。五品軍功升補驍騎校領儘金祥。六品藍翎披甲德林。六品軍功披甲永桂。順喜。雙明。監生雙有。五品軍功披甲福多。七品軍功披甲俊德。六品軍功常成。及此次所奏陣亡之協領德克德春。守備鍾秀。五品頂戴儘先外委韓景興。六品頂戴儘先經制外委王全勝。六品頂戴披甲奎海。六品頂戴恩林。喜貴。李子英。文會。官學生馬世駿。六品藍翎張焜。六品軍功披甲格圖肯。祥榮。福恩。六品軍功恩林。明山。兆福。張月堂。七品軍功徐天成。傷亡之五品頂戴領催德豐。阿。在營積勞病故之已革協領常明。六品藍翎八品監生春和。五品頂戴前鋒吉凌額。均著交部從優議卹。該部知道。欽此。初九日

上諭宋慶奏查明毅軍歷次戰剿陣亡員弁。籲懇賜卹一摺。所有游擊權大勝。副將銜遊擊王玉福。都司王明蘭。都司銜守備王玉崑。李炳仁。都司銜雲騎尉李寶秀。雲騎尉楊樹藩。守備朱長安。楊得勝。張自安。劉金鎮。李傳倣。楊敏修。袁玉恆。許長清。守備薛洪鈞。千總王振起。張清元。莊應祥。趙連璧。劉資高。把總李雲鵬。胡祥麟。李萬春。龍安邦。陳永安。郭德勝。鞏春發。劉葆真。高廷聘。外委鄭銘盤。李正立。李家明。軍功吳清雲。韓振揚。金來祥。陳希智。尙恆遠。陳德順。王至中。千總全海修。鄒起初。外委張全忠。張萬興。郭華昌。王

克寬。大品頂翎郭文會。軍功王振標。魏學勤。江錫堂。邱鳳山。趙金城。陳興邦。張東方。李恆山。周應發。葛學
賈。劉得功。時金聲。王鳳翔。侯家福。徐元明。秦敬友。劉學典。葛從仁。從九品龍在韜。軍功孫玉福。王桂揚。均
著交部照陣亡例。從優議卹。餘著照所議辦理。另片奏。請將死事尤爲慘烈各員。懇恩建立專祠等語。守
備趙雲奇。副將唐宗遠。千總何占魁。三員。前已交部從優議卹。著再加恩。准其於各該員死事地方及原
籍。建立專祠。權大勝等。著一併附祀死事地方專祠。以慰忠魂。該部知道。欽此。同

上諭。刑部奏。審明革員蔣希夷。按律定擬罪名。請旨遵行一摺。已革副將蔣希夷。著照該部所擬。斬監候
秋後處決。欽此。初十日

上諭。本日。侍郎會章。委散秩大臣信恪。翰林院侍讀學士準良。聯銜陳奏事件。該侍郎等雖例得奏事。惟
並非同官。即使意見相同。亦應各抒所見。單銜具奏。何得率行聯銜。殊屬非是。會章。信恪。準良。均著交部
議處。欽此。同日

上諭。督辦軍務王大臣奏。提督董福祥請假省親。據情代奏一摺。覽其所呈。情詞懇切。出於至誠。惟董福
祥現在總統甘軍。一切訓練事宜。正資得力。未便遽允所請。該提督忠勇樸誠。朕所深悉。際此時艱。當思
力圖報稱。用副朝廷委任至意。欽此。十二日

上諭。徐桐奏。外省釐差鹽務關務。閒員甚多。內地腹省。並無軍務。藉口彈壓。多招勇營。安置私人。歲糜銀款。請飭痛加刪減等語。近來仕途冗雜。營謀各項差務。濫支薪水。甚或侵漁肥己。蠹國病民。此等惡習。皆由大吏瞻徇情面。不肯認真釐剔。以致浮費日多。正項轉絀。亟應大加整飭。著各直省督撫。卽將營局各員。核實裁減。毋許濫竽充數。以挽積習。而杜虛糜。欽此。二十日

上諭。劉坤一奏。山西練軍。分別遣留歸併。請將統領革職一摺。山西練軍統領賀星明。所部勇丁。多以疲弱充數。且於撤差後。尤復爭發餉銀。並匿交洋槍至六十五桿之多。實屬庸劣不職。記名總兵賀星明。著卽行革職。短交槍枝。並著照數賠繳。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三十日

上諭。太僕寺卿林維源。奏。病難速痊。懇請開缺一摺。林維源。著准其開缺。欽此。閏五月初二日

上諭。爲政之要。首在得人。前諭中外臣工。保薦人才。業經次第擢用。當茲時事多艱。尤應遴拔真才。藉資幹濟。著各都院堂官。及各直省將軍督撫等。於平日真知灼見。器識闔通。才猷卓越。究心時務。體用兼備。著臚列事實。專摺保奏。其有奇才異能。精於天文地輿。算法格致。製造諸學。必試有明效。不涉空談。各舉專長。俾資節取。該大臣等。當念以人事君之義。一秉大公。詳加考核。倘或苟且塞責。謬探虛聲。甚至援引私人。瞻徇情面。濫保之咎。例有專條。定惟原保之人是問。欽此。十三日

上諭。湖南巡撫吳大澂。著開缺來京。另候簡用。欽此。同日

上諭。德壽著調補湖南巡撫。貴州巡撫。著嵩崑補授。欽此。十五日

上諭。敬信等奏。遵保辦理國防出力員弁。開單呈覽一摺。著該部議奏。單二件。併發。欽此。二十日

上諭。給事中褚成博奏。各省船械機器等局。請飭各督撫。招商勸辦。以開利源等語。著戶部議奏。欽此。十二日

上諭。孫毓汶奏。假期屆滿。病勢未痊。懇請開缺調理。一摺。兵部尚書孫毓汶著准其開缺調理。欽此。六月初五日

諭旨。本日引見之浙江溫處道袁世凱。著於十二日預備召見。欽此。十二日軍機大臣面奉

上諭。翁同龢。李鴻藻。均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欽此。十六日

上諭。禮部左侍郎錢應溥。著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欽此。同日

上諭。吏部左侍郎徐用儀。著退出軍機處。並毋庸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欽此。同日

上諭。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著留京。入閣辦事。王文韶。著調補直隸總督。兼充辦理通商事務北洋大臣。

欽此。七月初九日

上諭裕祿奏統兵大員在防病故懇恩優卹一摺廣東陸路提督唐仁廉忠勇性成由武童投効軍營隨同彭玉麟鮑超楊岳斌等轉戰江蘇安徽湖北江西廣東山東陝西等省剿辦髮捻各逆迭克名城卓著戰功上年調赴奉天會辦防務遠聞溘逝軫惜殊深著照提督軍營積勞病故例從優議卹並將戰功事蹟宣付史館立傳以彰勞勩該衙門知道欽此十二日

上諭江西布政使著陳澍補授欽此同日

上諭德壽著調補江西巡撫湖南巡撫著陳寶箴補授欽此二十四日

上諭陳寶箴著卽赴湖南巡撫新任毋庸來京請訓吳大澂著俟陳寶箴到任後卽行回籍毋庸來京候簡欽此九月初三日

上諭上海製造軍器局著督辦軍務王大臣督率江蘇候補道劉麒祥辦理欽此十九日

上諭宗人府府丞吳廷芬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欽此二十六日

上諭福潤奏特參統兵大員請旨革職一摺記名提督周雲田統軍回皖兵數缺額甚多實屬違法營私著卽行革職以肅軍紀該部知道欽此二十七日

上諭朕敬奉

皇太后宮闈侍養夙夜無違仰蒙

慈訓殷拳大而軍國機宜小而起居服御凡所以體恤朕躬者無微不至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乃有不學無術之徒妄事揣摩輒於召對之時語氣抑揚罔知輕重卽如侍郎汪鳴鑾長麟上年屢次召對信口妄言跡近離間當時本欲卽行治罪因值軍務方棘深恐有損

聖懷是以隱忍未發今特明白曉諭使諸臣知所警惕吏部右侍郎汪鳴鑾戶部右侍郎長麟均著革職永不敘用此猶從輕辦理嗣後內外大小臣工倘敢有以巧言嘗試者朕必加以重罪爾諸臣當知忠孝一原精白乃心弼成孝治朕有厚望焉欽此十月十七日

上諭督辦軍務王大臣奏請揀派大員督辦鐵路一摺鐵路爲通商惠工要務朝廷定議必欲舉行前諭王大臣等令將近畿一帶先籌辦法當經該王大臣選派廣西臬司胡燏棻前往查勘茲據奏稱自天津起循運河西岸迤邐而北繞越南苑以達蘆溝橋計程二百十六里估需工料銀二百四十餘萬兩並繪圖貼說請派員督辦等語開創之端難於圖始任用之際要不猜疑胡燏棻既經條奏於先又復履勘於後津蘆一略著卽派該臬司督率興辦以專責成所需經費著戶部及北洋大臣合力籌撥至由蘆溝橋南抵漢口鐵路一條道路較長經費亦鉅各省富商如有能集資千萬兩以上者著准其設立公司實力

興築事歸商辦一切羸絀官不與聞如有成效可觀必當加以獎勵將此宣諭中外知之欽此二十
硃筆裕庚補授太僕寺少卿欽此十一日

上諭上年奉天鳳凰九連安東寬甸岫巖金州復州海城蓋平及熊岳牛莊營口等處各廳州縣均遭兵
燹小民流離轉徙田地荒蕪困苦情形深堪矜憫現在遼東已復亟宜特沛恩施所有鳳凰廳等處民田
旗地積年欠項及本年來年應徵糧賦等項均著一律豁免該將軍等卽刊刻謄黃徧行曉諭此外附近
各州縣如有應行撫恤之處著該將軍等迅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用副朝廷軫念窮黎至意欽此十五
上諭劉坤一著回兩江總督本任張之洞著回湖廣總督本任欽此十八日

上諭裕祿奏奉天辦理鄉團出力紳民暨陣亡團丁人等請分別獎卹一摺上年奉天遼陽鳳凰廳各屬
紳民舉辦團練保衛桑梓自應量予恩施以昭激勸所有單開之出力紳民及片內所保各員均著該部
議奏其另單開陣亡暨積勞病故之團總團丁著交部分別議卹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單及片件
併發欽此二十三日

上諭順天府府尹著胡燏棻補授欽此二十
五日

胡芸楣大京兆燏棻條陳變法自強疏附

奏爲因時變法。力圖自強。謹條陳善後事宜。恭摺仰祈

聖鑒事。臣聞五帝殊時。不相沿襲。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蓋窮變通久。因時制宜之道不同也。上年倭人肇

毀陸師屢挫。海軍繼失。寇蹤猖狂。神人共憤。我

皇上不忍兩國生靈久罹鋒鏑。以大字小舍戰言和。雖兩害從輕計。不能不出於此。然自古取外之策。斷

無一意主和。可以久安之理。唐於吐蕃。宋於金人。是其明鑒。今遼河以東。失地千里。雖由俄法德三

國合起而爭。許還故土。但倭人仍有從容商議之語。恐不免枝節橫生。臺灣交地。近復激成變端。倭

人能否不起責言。固難預料。然此風一開。事變亦日亟一日。及今而不思改計。竊恐數年以後。大局

更不堪設想。目前之急。首在籌餉。次在練兵。而籌餉練兵之本源。尤在敦勸工商。廣興學校。伏查

國家賦稅所入。歲有常經。今忽添此二萬萬兩之兵費。非借洋債。從何措置。以最輕利息。大盤計算。每

年需息銀一千二百萬兩。而陸續償還本銀。尙不在此數。且自上年用兵以來。關內外各路添兵購

械。所借華洋商款。應償本息。已屬不少。此外奉直兩省善後事宜。仍須節節增脩。次第興舉。北洋海

軍。亦不能不從新創辦。以圖補苴。約計購船置械。非數千萬金。不能成軍。此後水陸所需。每歲又不

下千餘萬金。入者祇有此數。出者驟然加增。雖日責司農以籌畫度支。亦恐無從應付。竊觀泰西各

國無論軍餉工程千萬之需。咄嗟立辦。何者。藏富於民。多取之而不爲虐。而民亦樂輸以奉其公。彼其器械日製。而日精。商務日開。而日盛。水陸之兵日練。而日強。蓋董勸之始。國家設各項學校。以培植之。藝術既成。分各項官守。以任使之。故民有人。人自奮之。思治有蒸蒸日上之勢。今中國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物產之饒。爲泰西各國所未有。辦理洋務以來。於今五十年矣。如同文方言館。船政製造局。水師武備學堂。凡富強之基。何嘗不一一倣行。而遷地弗良。每有淮橘爲枳之歎。固由僅襲緒餘。未窺精奧。亦因

朝廷所以號召人才者。在於科目。天下豪傑所注重者。仍不外乎制藝試帖楷法之屬。而於西學不過視作別途。雖其所造已深。學有成效。亦第等諸保舉。議敘之流。不得廁於正途。出身之列。操術疏斯。收效寡也。日本一彈丸島國耳。自明治維新以來。力行西法。亦僅三十餘年。而其工作之巧。出產之多。礦政郵政商政之興旺。國家歲入租賦。共約八千餘萬圓。此以西法致富之明效也。其徵兵憲兵預備後備之軍。盡計不過十數萬人。快船雷艇。總計不過二十餘號。而水陸各軍。皆能同心齊力。曉暢戎機。此又以西法致強之明效也。反鏡以觀。得失利鈍之故。亦可知矣。今士大夫莫不以割地賠費種種要挾爲可恥。然時勢所逼。無可如何。則惟有急求雪恥之方。以坐致自強之效耳。昔普法之

戰法之名城。殘破幾盡。電線鐵路。處處毀裂。賠償兵費。計五千兆佛蘭克。其數且十倍今日之二萬萬兩。然法人自定約後。上下一心。孜孜求治。從前弊政。一體蠲除。不及十年。又致富強。仍爲歐洲雄大之國。論者謂較盛於拿破崙之時。今中國以二十二行省之地。四百餘兆之民。所失陷者。不過六七州縣。而謂不能復仇洗恥。建我聲威。必無是理。但求。

皇上一心振作。破除成例。改絃更張。咸與維新。事苟有益。雖朝野之所驚疑。臣工之所執難。亦毅然而行。之事苟無益。雖成法之所在耳目之所習。亦決然而更之。實心實力行之。十年將見雄長海上。方駕歐洲。蓋邦新命之基。自此而益鞏。豈徒一雪割地賠費之恥而已。臣之愚昧。何敢挾其獨獲之見。輕言變法。但縱觀世運。撫念時艱。痛定思痛。誠恐朝野上下。高談理學。狂於清議。鄙功利爲不足言。習於便安者。又以爲和局已定。泄沓相仍。設或敵國外患。猝然再舉。更慮抵禦無方。然則臥薪嘗膽。求艾療疴。其尙可稍緩須臾耶。微臣早夜焦思。今日卽孔孟復生。會富強外。亦無立國之道。而舍倣行西法。一途更無致富強之術。用敢不揣冒昧。就管見所及。舉籌餉練兵。重工商興學校。數大事故。爲我

皇上縷晰陳之。一開鐵路。以利轉輸也。中國鐵路之議。屢舉屢廢。自經此次軍事。利鈍之故。昭然共見。

應請援照前兩廣督臣張之洞原議。自漢口至京。開辦幹路。顧辦法次第。必當先定大綱。第一。在勸立公司。准民間自招股本。而一切窒礙之處。如買地勘界等類。必須官爲保護。第二。在勘明道里。從前原議。北自蘆溝橋至正定。南自漢口至信陽州。分頭舉辦。查漢口至信陽。山路崎嶇。工費較鉅。不若取道襄樊。地勢平坦。其鐵軌渡河之路。尤宜在鄭州以西。滎陽以東。已出山險。經流不改之處。既渡河。則東循淇衛。西倚太行。北行而達保定。地高路平。較爲穩固。第三。在多開支路。自漢口至京。迤長三千里。若僅有幹無枝。則貿易必不旺。商旅必不多。其勢亦難持久。竊謂支路宜分三段。南路由光山固始。出六安。以載茶葉。由應城京山安陸。出荆門當陽。以運煤鐵。西路由懷慶出軹關。經蒲解。以達關隴。東路由開封歸德。過宿泗。以抵清江。如此。則天下大局。若網在綱。商務工務。軍務。莫不四通八達。第四。在議定規制。自高脚鐵軌之制出。而火車一變。自電氣傳力之機出。而火車又一變。今俄人自加斯濱海達琿春一路。卽係用高脚軌電氣車之法。今創辦之初。宜擇其至便至捷者爲之。以免他日紛紛改造。又有我鈍彼利之歎。迨辦成後。每年除公司費用修理經費外。所餘利銀。官收其什一之稅。誠能各省一律舉行。則公家歲可得數百萬金。而且東西南北節節流通。土物日出。商務日旺。盤金關稅亦日饒。是每歲所增入。又不下數百萬金。一旦疆場有事。運餉運兵。朝呼夕

至今日。寓強於富之道。計無有切於此者矣。一鑄鈔幣。銀幣以裕財源也。昔元明以鈔票爲虐政者。則以一紙空券。欲抵鉅萬現銀。情同誑騙耳。西國以鈔幣便民者。則以有一萬之銀。始發一萬之票。無絲毫虛浮也。中國不自設銀行。自印鈔票。自鑄銀幣。遂使西人以數寸花紋之券。抵盈千累萬之金。如匯豐德華有利等洋行之鈔票。是也。以低潮九成之銀。易庫紋十成之價。如墨西曼呂宋日本等國之洋錢。是也。今誠能於各省通商口岸。一律設局。自鑄金銀銅三品之錢。頒定相準之價。垂爲令甲。一面於京城設立官家銀行。歸戶部督理。省會分行。歸藩司經理。通商碼頭。則歸關道總核。購極精之器。造極細之紙。印行鈔票。而存其現銀於銀行。妥定章程。明頒諭旨。俾民得以鈔幣兩項。完納租賦稅釐。至各省旗兵綠營防營之餉。京外文武百官之廉俸。亦卽以鈔幣兩項。分搭勻撥。而尤必各處銀行。於出入授受之間。隨時查核。不至鈔溢於銀。並絕無毫釐短折。方能取信於人。持之久遠。惟用人必須按照西法。用商務之章程。杜官場之習氣。慎選精明廉潔之人。綜計出入。其餘亦須屏絕情面。皆由公舉。不得私薦。方免弊竇。至於放息。責成殷實保人。一有虧折。惟保人代償。押款則值十押七。一經逾期。拍賣償抵。不足。仍向欠戶追還。果能照此認真辦理。實力奉行。其收回利權。孳生息款。計每歲盈餘之數。至少當在千萬以上。此誠今日至要之務。不可忽

視者也。一開民廠以造機器也。中國各省設立製造船政槍礮子藥等局。不下十餘處。向外洋購買機器物件。不下千百萬金。而於製造本源。並未領略。不聞某廠新創一槍。自造一礮。能突過泰西。不聞某局自製一機器。能創垂民用。一旦有事件。仍須購自外洋。豈真華人之智。不及西人哉。推其病源。厥有三故。各廠之設也。類依洋人成事。而中國所延洋匠。未必通材。往往僅曉粗工。不知精詣。製造象而遺神明。其病一。廠係官辦。一切工料資本。每歲均有定額。卽有自出心裁。思創一器者。而所需成本。苦於無從報銷。且外洋一器之成。如別色麻之鋼。克鹿卜之礮。或法經數易。或事更數手。成本費數十萬金。然後享無窮之利。垂久大之業。今中國之工匠。既無此堅忍之力。國家又別無鼓舞之途。遂事事依樣葫蘆。一成不變。其病二。外洋各廠之工頭匠目。均係學堂出身。有本源。而其監督總理之人。無不曉暢工藝。深明化重光電算數之學。故能守法創法。精益求精。今中國各局總辦提調人員。或且九九之數。未諳授以礦質而不能辨。叩以機括而不能名。但求不至偷工減料。已屬難得。器械利鈍。悉聽工匠指揮。茫無分曉。其病三。竊謂中國欲藉官廠製器。雖百年亦終無起色。必須准各省廣開民廠。令民間自爲講求。如

國家欲購槍礮船械機器。均託民廠包辦包用。其試不如式者。雖定造亦必別退。則人人有爭利之心。

虧本之懼。自然專心致志。實力講求。以期駕乎西製之上。如此則漏卮既塞。一有兵事。取求易給。不至爲洋商壟斷。居奇受重價之累。且不至爲敵人阻滯。攬舟冒行海之險矣。一開礦產以資利用也。中國煤鐵五金。遍地皆是。從前業經各處招商開辦。乃卒至股本耗折。成效毫無者。非礦之不可開。實辦之不得法耳。夫辦礦之要。又有四。第一在重聘礦師。西洋實有學問之礦師。其國中且延致不及。故往往不願來華。其願來者。不過外託行家。陰圖漁利。迨一悟其欺妄。而全局已壞。故欲開礦。當先求師。欲求師。當先重聘。第二在慎選礦地。夫貴州鐵質。非不佳也。乃轉運至千里以外。則成本重。而其價昂矣。漠河金苗。非不旺也。乃地處極邊。百貨騰貴。則工作難。而出數少矣。故開礦之地。必須擇其水陸交通。轉運便利之處。則人工往來。易於招集。物件輻輳。易於取求。第三在細考礦質。同一礦也。而質有良楛。卽價分貴賤。故往往集本同。而獲利不等。假使當日者。以開平礦務之規模。資本而開齊魯淄濰之佳礦。則今日獲利。當倍蓰於此矣。第四在厚集資本。夫資本出於富家。則原有置產業。貽子孫之心。資本出於市儈。則無非借股票低昂。爲買辦空盤之計。收效稍遲。卽棄如敝屣。從前公司爲股票牽掣。一傾百倒。皆由於此。故招股。不如招大股。招商股。不如招官股。而其大要。尤在辦理之得人。必須正大光明。赤心爲國。絕無一毫私見。否則礦不成。則害在公家。礦既成。則利

歸私室。初次選擇。斷不可瞻徇情面。果能於此四者。講求盡善。而謂礦務不能辦。礦利不可求。必無是理。況將來欲廣造鐵路。則處處需鐵。需煤。欲自鑄錢幣。則各局需金。需銀。需銅。欲自開民廠。鑄槍礮機器。則各需五金及硝磺鉛汞等質。是招股開礦。實今日之最大利源也。一折南漕以節經費也。查京倉支用。以甲米爲大宗。官俸僅十之一。八旗兵丁。不慣食米。往往由牛菜章京領米易錢。折給兵丁。買食雜糧。約南米一石。僅合銀一兩有奇。官俸亦然。四品以上。尙多親領。其餘領米票以轉賣米鋪。每石亦一兩有奇。夫南漕自催科征調。督運驗收。經時五六月。行路數千里。竭百姓無數之脂膏。聚吏胥無數之蝨賊耗。

國家無數之開銷。運至京倉。至每石之值。通批或十兩。或五六兩不等。而其歸宿。乃爲易銀一兩之用。此實絕大漏卮。徒以冗官蠹吏中飽。所在積習不改。此真可爲長太息者也。推原其故。

朝廷深思遠慮。以爲歲無南漕二百萬石。流通市中。則一切雜糧。必率掣而驟貴。兵民有受其飢者。故不惜繁費而爲此。然自輪船暢行以後。商米北來。源源不絕。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市中有米。與官中。有米。同。則少米之患。在今時。可以無慮。謂宜通行各省。改征折色。其耗費一概帶征。並歸藩庫起解。至旗丁京官。應領俸米。或援照成案。則每石折銀一兩四錢。或按照市價。則每石折銀亦不過二兩。

有奇。而一切漕河之工程。海運之經費。漕督糧道以下之員弁兵丁。倉場侍郎監督糧廳以下之胥吏差役。皆可一律裁汰。掃除是。

國家歲省數百萬。開銷反多數百萬。盈羨而官兵兩項所領寶銀。且較增於從前。領票轉賣之值。公私兩途一舉而均得大利益於國。無損於民。亦何憚而不爲哉。即使慮及歲飢乏食。則每年提出盈餘銀數十萬兩。在津兌買南米。存儲通倉。新陳互易。以爲有備無患之計。其事亦輕而易舉。如慮海疆有事。運道或至梗阻。恐將來官商兩病。則更不然。蓋名爲官米。則敵船可以捕拿。名爲商米。雖仇國亦不能阻截。公法具有例可援。是可不必要慮也。一減兵額。以歸實際也。粵捻事平以後。綠營之無功效。已可顯見。而老成持重。動以不裁爲言。於是有減兵增餉之議。各省或變綠營而爲練軍。今倭事救平。則練軍之有無功效。又可顯見。乃猶坐養此數十萬無用之民。耗此數千萬有用之餉。一旦有事。各省仍紛紛募勇。是兵外加兵。餉外加餉。國用安得而不絀。夫綠營之所以不能遽裁者。徒以水有汛。陸有鋪。緝捕防守。有專責耳。殊不知近年綠營兵餉。藩庫入不敷出。往往餉有按照七八成。或五成核放者。每兵每月。僅領銀數錢。平日不敷養贍。多以小買賣。生巡緝。俱屬虛文。況各省水陸聚會之區。如閩浙之漁商。則僱船出洋自護矣。是汛兵亦無用。直省之會城。則另設保甲守。

望等局以巡緝矣。是鋪兵亦無用。爲今之計莫如酌地方之繁簡。裁其老弱。按年先裁二成。五年裁竣。國家歲可省千餘萬金。卽以此款責成直省。按照西法。先挑老兵子弟。擇其年力精壯。粗識之無者。另行創練新軍。現在實缺提鎮參游。如尙堪造就者。卽充統領營官之任。否則一概裁去。如此一轉移間。化無用爲有用。國無坐食之費。兵有精練之實。倘慮水陸各汛。捕務一無專責。或將保甲守望等局。仿照西國巡捕之制。城鄉市鎮人物輻輳之區。所設巡捕。由官督率。而分稽查之職於紳董。事更可得實際。但求

匪。非。斥。疑。破。除。成。例。毅。然。行。之。未。有。不。立。見。功。效。者。也。一。創。郵。政。以。脚。驛。遞。也。中。國。各。省。皆。設。驛。站。鋪。遞。全。行。支。銷。錢。糧。計。三。百。餘。萬。金。其。實。各。省。之。奏。牘。公。文。所。遞。有。限。而。仕。宦。往。來。之。所。擬。滋。多。至。督。撫。則。更。有。提。拔。差。每一。摺。差。抵。京。費。以。百。十。兩。計。民。間。所。開。信。館。索。費。既。巨。又。多。遺。失。此。公。私。兩。困。也。查。泰。西。各。國。自。由。國。家。設。立。郵。政。局。往。來。函。牘。公。私。一。體。權。其。分。量。之。輕。重。定。給。遞。費。之。多。寡。由。郵。部。刊。刻。信。票。印。制。出。售。凡。寄。信。者。預。先。購。買。用。時。取。黏。信。角。投。入。信。箱。有。人。按。時。收。取。此。法。不。但。省。驛。站。之。費。而。且。歲。獲。盈。餘。爲。泰。西。各。國。進。項。之。一。大。宗。亟。應。仿。照。辦。理。其。第一。辦。法。則。先。借。招。商。局。爲。發。軔。之。始。每。船。各。派。專。司。文。報。一。人。通。商。十。九。口。岸。均。設。分。局。管。理。公。私。信。件。則。

糾合民間各信局而爲之。內地各碼頭各市鎮。令信局一家承包。其第二辦法。則借電報局爲推廣之路。凡有電報分局地方。亦派一人在局。專司文報。代爲遞送。至未設電報各處。亦照前法。令信局一家承包。其第三辦法。則俟火車暢行。再借鐵路公司爲往來之總匯。凡幹路支路火車停卸之處。各派一人在局。專司其事。至將來欲遍行內地各鎮各半。儘可廣設分局。派人經理。如此。則若網在綱。無遠弗屆。現在地球各國。其郵政章程。通爲一例。到處流行。公私遞費。并無多寡之殊。卽日本亦在其列。就英國而論。每年郵部除用費外。計贏英金一百數十萬鎊。獨吾中國未嘗仿行。急宜參考。西制。從速舉辦。庶每歲可省驛站三百萬之耗費。而收郵部數百萬之盈餘。如以爲京外各官。因公來往京師。例須乘驛。恐一旦刪去驛站。致多窒礙。則更爲掩耳盜鈴之談。今東南十餘省。凡官員來往。無不僱坐輪船。獨山東山西河南陝甘五省。尙有官站耳。若計其道里遠近。人數多寡。由戶兵二部酌給路費。沿途聽其自僱車馬。在應差各官。實所深願。更毋庸多慮。一創練陸兵。以資控馭也。此次東征。兵非不多。而一無足恃。則非兵之不任戰。實由統將太多。每遇戰事。往往心志不齊。互相掣肘。動如唐朝九節度之師。夫東召宿將。西起老臣。此募十營。彼募萬人。譬之治疾。一人有病。延醫滿室。寒熱雜投。斷無不斃之理。而尤有積習之應行痛改者。厥有四端。昔年淮楚諸將。起自田間。志

在殺賊人皆樸誠弊端尙少承平以後統兵大將驕奢淫佚濡染已深軍需日增勇額日缺上浮開下剋扣百弊叢生兵之口糧尙未能養贖一身誰肯効命疆場以致萬眾離心遇戰紛紛潰散此一病也從前粵捻之亂軍火未精將領祇須勇氣百倍易於取勝今則泰西官兵之選必先由各營學館出身其所考各學有本國文臘丁文法文地理學幾何學代數學古今史學三角法信手繪圖法國家平日重視此選民間亦以得選爲榮其千把總之職略如中國詞林之清望故能學餘於事人餘於學今中國先事一無培植一聞招募各營員皆以鑽謀爲能事不以韜鈴爲實政是兵官先不知戰安望教兵以戰此又一病也西國之講求武備者凡槍礮新器一出試之而佳卽通飭各營改用一律今中國本地無著名之廠件件購自外洋承平之日部臣以款絀爲難先事未能預備及變起倉猝疆臣各辦乃事但以購得軍火爲貴未能詳求以致同屬一軍而此營與彼營之器不同前腔後腔但期備數德製奧製并作一家所由一旦臨陣號令不能盡一施放不能取准此又一病也考西國每經一戰則列陣之體一改每創一器則行陣之式一更今中國一切攻守之法又沿舊習湘楚各軍尙有以大旗刀矛爲戰具者並有持新器而茫然不知用法者猶復師心自用以爲昔年曾經戰陣卽無不能禦之敵承訛襲謬沿而不改此又一病也今欲創練新軍宜通飭各省一律改

練近年新出之西法。而其大要。先在直省設立武備學堂。行取各州縣武生武舉。考其漢文通順。年力精壯者。選令入塾。給以養贍。卽聘洋員爲之教習。三年後。由洋教習考給文憑。然後由堂分派入營。充當哨官。其學問尤傑出者。充當營官。從此或將武科鄉試。亦以槍礮命中爲去取。則將才輩出不患。有兵而無官。現在都守以下候補各員。其有漢文通順。情願投入學堂。充當學生者。亦一體辦理。此訓官之法也。至募兵。不可太雜。今各處所招之勇。急於成軍。不暇選擇。乞丐無賴。混雜其中。藝未練成。驅以赴敵。一經臨陣。望風而遁。反以利器資敵。沿途更肆焚劫。日後又投別軍。仍蹈前轍。以致屢戰屢敗。欲救其弊。必先由本籍地方官。查取住址親族。年在十六以上。二十以下者。方許入營當勇。以杜將吏逃亡之弊。到營時。先驗身材。不入格者。當卽別退。既成陣伍。先練步法手法。次練打準。並練行軍操法。年滿四十者。給以一年餉銀。令歸鄉里。在營之年。三年給假。准其回籍。但一閱徵調。雖在假內。卽須立至。此練兵之法也。其統領營哨各官之薪水。欲杜其尅扣之弊。必須從豐。兵勇之餉項。亦宜分別加增。由各省督撫設立糧臺。按月由糧臺點名給發。設糧臺短發。准統領官申詳告許。以杜侵扣成軍之始。應發號褂棉襖皮衣等件。均不扣錢。恤其飢寒。方能得其死力。此放餉之法也。新練各軍。取用機器。宜因時制宜。改歸一律。就近年新製而論。步槍以曼里夏毛瑟小口者爲

佳。馬槍以可爾脫爲佳。礮輕礮以克虜伯格魯森爲佳。快礮以拿登飛爾哈乞開司爲佳。此箇器之法也。至兵數多寡。統計北洋宜練兵五萬人。爲一大枝。南洋宜練兵三萬人。廣東湖北宜練二萬人。其餘各省。每省有萬人。已敷調遣。務須掃除積弊。習練操法。統歸一律。庶徵調乃能得力也。一重整海軍。以圖恢復也。中國創設海軍之初。原議沿海七省。後先舉辦。祇因經費不充。故以北洋爲發軔之始。春間威海繼陷。舟師全沒。雖由諸軍之不力。抑亦援師之莫繼也。夫泰西各國。皆以鐵甲快船之堅利。雄長五洲。故就今日之情事以觀。凡地球近海之邦。苟非海軍強盛。萬無立國之理。查中國從前辦法。與西制多有不同。其受病亦卽在此。西國之制。海軍可以節制陸路。而陸路不能節制海軍。蓋洋面遼闊。軍情瞬息百變。必非陸路所能知也。今中國則海軍提督須聽疆臣之指揮矣。其不同者一。西國海軍提督。必由水師學堂出身。積累而升。其於重汽算天文地理各學。無一不通。無項不熟。爲各船兵官所服。故志趨合而號令行。今就北洋而論。如已革提督丁汝昌。本係淮軍陸將。水師學問。毫無根柢。平日各兵官本輕視之。一旦臨陣。無論其不知水戰之法。卽曰知之。亦安能號令各船。其不同者二。各國兵船。歲歲考求新理。精益求精。凡舊械之不合式者。必更易之。新器之可致用者。必訓練之。今中國如榴雷之裙網。甫經購置。尙不知法。上年大東溝之戰。以攻鐵甲所用之。

尖彈擊倭人鋼皮之快船。故倭船雖受創而無大損。是用器簡器之不審也。其不同者三。今欲重整海軍。宜於購械而外。改定章程。選求將帥。仿照泰西成規。海軍提督。但聽樞府之號令。不受疆臣之節制。兩國既下戰書。即許便宜行事。尤應沿海各省。一律舉辦。無事則分道巡遊。有事則聯為一氣。不得稍分畛域。今春威海告急。南洋兵輪坐視而不之救。重為泰西諸邦所哂。笑。急宜統籌全局。俟辦理稍有端緒。應合沿海七省。特簡總統大員。庶使筋節靈通。聲氣聯絡。一方告警。全軍立至。矣。目前辦法。應先向英國。延聘水師宿將。如昔年琅威理其人者。并多設水師學堂。以儲人材。然後派學成各生。或出洋遊歷。或代備資斧。分寄各國兵船。以資習練。天下無不可辦之事。但求實心實力。以行之耳。一。設立學堂。以備人材也。泰西各邦。人材輩出。其大本大源。全在廣設學堂。商有學堂。則操奇計贏之術日嫻。工有學堂。則創造利用之智日闢。農桑有學堂。則樹藝飼畜之利日溥。礦務有學堂。則寶藏之富日興。醫有學堂。則生養之道日進。聲光化電。各項格致。有學堂。則新理新物。日出而不窮。水師陸師。各項武備。有學堂。則戰守攻取。日習而益熟。乃至女子。亦有塾政。彈啞。亦有教法。以故國無棄民。地無廢材。富強之基。由斯而立。至其學堂之制。不必盡由官設。民間紳富。亦共集資舉辦。但國家設大書院。以考取之。今中國各省書院。義塾。制亦大備。乃於八股試帖詞賦。經義而外。

一無講求。又明知其無用。而徒以法令所在。相沿不改。人材消耗。實由於此。擬請

特旨通飭各直省督撫。務必破除成見。設法變更。棄章句小儒之習。求經濟匡世之材。應先舉省會書院

歸併裁改。創立各項學堂。將現在京師總署上海製造局已譯各種西學之書。分印頒發。一面仍廣

譯格致新聞及近年新出西史。延積學之西士。及中國久於西學有成之人。爲之教習。尤必

朝廷妥定考取章程。垂爲令典。務使民間有一種之學。國家卽有一途之用。數年以後。民智漸開。然後

由省而府而縣。遞爲推廣。將大小各書院一律裁改。開設各項學堂。卽民間亦必有自行集資設立

者。將見海內人士。喁喁向風。而謂一切工商製造之法。貨財之利。水陸之軍。不能媲美歐洲。臣不信

也。日本自維新以來。不過一二十年。而國富民強。爲泰西所推服。是廣興學校。力行西法之明驗。今

日中國關鍵全繫乎此。蓋人材爲國家根本。盛衰之機。互相倚伏。正不得謂功效之迂遠也。以上

各條。或變通舊制。或創行新法。臣愚亦何敢謂所言盡屬可行。第變通盡利。力求富強之道。會此不

圖。更無長策。自來殷憂。聖多難興。邦時局轉移之機。正在今日。伏願

皇上法五帝三王制作之遺意。

敕下部。臣。疆。臣。通籌。合議。斷自。

宸衷俯采而施行之上以固億萬年有道之基下以慰薄海臣民之望臣不勝戰慄迫切之至謹恭摺具

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陶子方大中丞模請培養人才疏附

奏為培養人材勉圖補救敬陳管見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海防事起議和議戰衆論紛然臣愚以為國之強弱視人才為轉移人才不足不但和與戰均無可恃即幸而戰勝亦無益於根本自古用人文武並重文有科目武有營伍立法之初未嘗不善積久弊生仕途日益雜民生日益困人才日益不可恃臣竊傷之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古今同慨人才不養於平日而欲招致於臨時雖伊呂復生無能為力今日者創鉅矣痛深矣善於謀國者不以勝而志滿不以敗而氣沮艱難困苦之時正

聖主激勵奮興之日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天下事所當變通者不止一端而人才其尤亟非懲前毖後破除一切拘牽之習無以作天下之士氣而收實效於將來臣不揣愚昧敬就管見所及略舉其概為

我

皇上陳之。一國子監宜先整飭也。京師爲首善之地。太學爲育才之所。教法未修。何由得士。臣以爲宜。敕督撫學政。選擇舉人貢生之敦行力學者。及大臣子弟。蒙

恩。應者入監肄業。略倣周官師氏保氏之法。宋儒程朱學校之制。胡瑗經義治事之規。治經務通大義。治事必達時務。祭酒司業當擇學行兼優。衆所推服者。久於其任教。以致君澤民之道。修己治人之方。擇學業有成者。上其名於

朝。凡部院需人督撫請揀。皆於是選取之。成效既著。復取堪爲人師者。令分教於天下。庶學宮不爲虛設。士子皆有實行治化之基。實在於此。至納粟入監。係明景泰間稅政。沿至今日。流弊實多。所有捐納貢監生舊例。擬請一律停止。一汰考生。減中額。以慎科名也。學術不明。士鮮實行。徇俗濫取。安望得人。邇來應考人多。作弊愈巧。條例雖密。仍屬具文。天下事惟簡可以御繁。學臣歲科試輪流校藝。抉擇易精。乃鄉試之前。又錄遺才。復將歲科試不取者。概行送考。試卷過多。考官校閱難徧。或潛使子弟幕友。隨入襄理。餘如彌封謄錄。弊端尤多。擬請

敕禮部定議。各省學政於歲科兩試。悉心銜校。考列三等。及新生未經歲試者。均勿錄送鄉試。如此。則考

官得從容評閱。文理平常之士。不至徒勞跋涉。吏役可減經費。可省宿弊。可除真材。可得一舉而數善備焉。從來爲治之道。貴乎覈實。竊思所貴乎讀書者。欲人人爲忠臣孝子也。若徒事虛文。雖人盡登科。有何裨益。今日士習益陋。宜援照乾隆年間裁減中額舊案。將鄉會試中額各減數成。俾知科名非可倖邀。學問必益加奮。至考試之法。亦宜變通。時文必不能廢。而浮華之詩賦。宜裁策問。貴乎通今而禁言時事之條例。宜改庶幾明體達用。人才自蒸蒸日上矣。一定小試年限。以端勲養也。夫進德修業。本與詞章科第無涉。宋儒程顥謂子弟輕俊。只教以經學念書。勿令作文字。程頤以少年登科爲不幸。朱子謂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蓋童子血氣未定。養其良知。良能。導以孝弟忠信。尙慮不及。若令作文干祿。縱獲科名。懵未見道。處則無益鄉里。仕則貽誤民生。

擬議

敕部明定限制。凡年未及冠者。概不准應府縣試。庶培養深厚。遠大可期。一停捐例。以清仕途也。天下大弊在官多。官有限而候補之官無限。於是有蒞任一二十年而不得一事者。及其有事。則久困之餘。難言志節。文官則剝民蝕帑。武官則侵餉缺額。幾乎相習成風矣。且入官既易。則謀爲官者日多。士不安於學校。農不安於畝畝。工商不安於廛肆。或謀捐納。或求保舉。或倖獲科名。紛紛擾擾。皆有

不可終日之勢。其托足官途者。莫不仰給於有事之官。官之應酬愈繁。其操守愈難信。民俗之做。士習之偷。官箴之敗。軍實之墮。皆由於此。科目勞績捐納三途。弊竇相等。而捐班其較著也。人以為報捐者皆殷實。而不知貧人反居大半。在四民中一無所能。謀生無計。稱貸入官。本已行同商賈。乃竟有為商賈所不忍為者。雖捐班不盡無才。然源既未澄。流何由清。安得以二二人有才。概諸人人耶。督撫雖有甄別之權。猶之縱狼入羊羣。責牧人以調馴。狼性勢必不能。既懸其格以招之。安得盡人而効之。此弊不除。小民因此藐視官長。強鄰因此非笑中華。一旦禍發。再擲千萬金。亦難平定。飲鴆止渴。利害昭然。明知理財為第一難事。遽議停捐。鮮不謂妄。然近年捐例所入。歲不過一百數十萬。兩此後。恐日見其少。留此區區。無補於貧。徒貽後患。非計之得也。擬請

皇上斷自宸衷。將捐例概敷停止。一面將內外冗員及宦官等。大加裁汰。凡用度之無關

國計民生。及內務府織造衙門各項費用。可裁則裁。可減則減。所省當不止一百數十萬。而官常以飭民志。以定鄰國。亦當欽服不戰。制勝之策。莫先於此。至勞績保舉之濫。弊尤百出。新定部章較嚴。臣不再贅陳。一各部院堂司官。宜練習政事也。自部務權歸書吏。而司官絕少。真才。臣所聞。惟刑部司官。尚有明白例案者。此外但能潤色文稿。便稱有才。堂官隨時更調。成案山積。雖有過人之資。勢

難徧覽。書吏名爲年滿更易。實則無異世業。故部務莫昧於官。莫熟於吏。舞文弄法。賄賂公行。一事也。欲准欲駁。皆有案可引。堂司官卽再三斟酌。仍不免墮其彀中。夫棄爲后稷。契爲司徒。終身不遷。用能庶績。咸熙後世。人才遜古。政事愈繁。責任不專。成效奚彰。臣愚以爲尙書侍郎升選。宜不出本部。一部堂官六員。本近於冗。苟有懸缺。不妨兼攝。司員應令嫻習例案。分類經管。各員有履歷可稽。非若奸胥之詭託姓名。莫可究詰。各部本有則例。足資援引。一切舊案。概可弗用。儻遇疑難。堂官不能決者。奏明請

旨。不必定憑。故紙仍入胥吏把握。臣見戶部陝西司每奏一案。必以活字板印行。積久成帙。名曰陝西奏牘。始自光緒九年。各部儼皆倣行。則准駁之故。人人可以檢查。不但舞弊者有所顧忌。堂司官練達事理。所益尤多。一旗兵宜破除積習。以固根本也。各省駐防旗兵。向稱忠勇。承平日久。習於驕惰。無異閭民。值海氛不靖。

朝廷選擇將材。廣招新勇。內地旗兵。罕聞徵調。廢弛情形。已在

聖明洞鑒。夫運用槍礮各法。必學習二三年。方能心手相應。以精械付粗人。旬日間便成廢物。新勇皆市井無賴。而宿將願招募者。爲其能耐苦耳。驅不教之卒。禦精嫻技藝之敵。徒恃爾苦二字。作萬一或

勝之想。臣實不知其可。而慨然於旗兵之急宜精練也。練技藝。練攻守。須自練筋骨始。旗兵不執他役。原屬格外優待。然同治以來。湘楚諸軍。土木各工。皆責成勇丁。無礙戰事。蓋精力愈勞。愈出。築壘挖濠。係行軍本分。請

敕各將軍都統。除實力訓練外。遇有臺壘城濠渠隄等事。應借資兵力者。令旗兵一體幫作。又各省防軍。練勇分紮要隘。均有護送餉差緝捕盜賊之責。較旗兵苦樂懸殊。兵法首重地理。斷無株守城垣。可稱有用之師者。宜將各省駐防旗兵。酌抽數成。出屯要道。歸督撫兼轄。繩以漢人軍法。於護餉緝捕等事。分任辦理。以資練習。旗兵無忽招。忽散。入會傳教諸弊。果能悉成勁旅。則綠營可減。餉項亦可稍節。值此時勢日棘。愈蹙。踈。愈難。致力滿蒙官員。爲

國家世僕。爲漢人表率。使人人知宴安。耽毒之非。克自振作。一二十年後。滿蒙人才。不亞於乾隆以前。天下幸甚。一。文武大員。宜勤以率屬也。屬員之賢否。視上官之好尚。爲轉移。彼溺於聲色貨利者。無論矣。卽或怡情金石。寄興詩詞。多一嗜好。必多一懈弛。而屬員之勤政者。愈矣。又如將軍提鎮。會馬坐轎。水師將領。離船住屋。身耽安逸。何以督率弁兵。並有武員。學爲詩畫。自鳴高雅。其於戎務。廢弛必多。應請

有通行禁止。仍令於應事之餘。縱觀經史。激發忠誠。涉獵近今地理政書。講究新譯水陸兵法。期於實用。有裨夫人才不擇地而生。各省大員。果能破除情面。屏斥浮文。於吏治營務。切實講求。需以歲月。當有可觀。此亦造就人才之一端也。一禁食洋煙。宜自士大夫始也。天下人才。半壞於煙。士爲四民之首。不先立戒。何以責民。官爲民之表率。儻有嗜好。何以服衆。請

敕各督撫學政。徧諭教官廩生。嗣後童生吸煙者。不准保送府縣試。諸生吸煙者。不准鄉試。並不准補廩報優。舉人吸煙者。不准會試。如有蒙混。從嚴懲辦。並請

飭在京各部院堂官。在外將軍督撫。查察有癮官弁。悉令回籍戒煙。查各國洋人均不吸煙。中華士大夫高談學問。侈言攘夷。於戒煙小事。尙不及烏。族恥孰甚焉。一分設算學藝學科目。以裨時務也。周官有九數之教。曲禮判六工之名。力必專精。詣乃深造。近年定算學取士之例。先由總理衙門考試算學。後送入順天鄉闈。同試詩文。華實兼收。非唐代明算科所得比。然習算之士。罕來應試。其故有二。緣九章難於八股。算學中足資問難。而非切用者。反覆窮究。皓首難盡。究之制器者。祇須略知幾何重學。而算家一切考據。辯難。可弗徧習。今定例以算學及格。物測量。機器製造。水陸軍法。船廠水雷。公法條約。各國史事。一律考試。安有如此奇才。一人而兼衆長乎。徒令知難者。逡巡不前。輕於營

試者仍蹈空言無補之病。未盡善者一也。合衆人而衡文。或百無一取。或十取四五。今考算學者。鄉試卷面另編字號。每二十人取中一名。定額不得過三名。備諸生文理均優。反因考算而限於定額。未盡善者二也。擬請分算學藝學爲二門。試算學者。兼天文及地理測繪。試藝學者。以算學及製造船礮之學爲主。總理衙門於秋闈之前。嚴密三試之。擇優錄送順天鄉試。分編算學藝學字號。增加中額。以廣招徠。臣更有請者。算藝與時文試帖兼習之。必未兼精定章。令習算者並考詩文。不過借此以塞文士之口。徒徇俗情。仍歸敷衍。近時保舉捐納庸人。皆可得官。何獨於稍有實用者。必多方以靳之。可否專設算藝二科。

欽派大臣特試。仿照繙譯舉人進士之例。不必兼試詩文。庶專門名家各得。臣見一水軍陸軍急需文武兼通之才。宜破格鼓勵也。天津閩粵設立水陸師學堂。本係因時制宜。而臣工猶或泥海國圖志舊說。謂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內河。以學習船礮爲多事。如果船礮不必習。敵人果何恃而橫行海上乎。夫沿海萬里。防不勝防。必有海軍數大枝。海口方能聯絡。各岸防軍亦可酌減。惟駕駛兵輪法至精。密海道沙綫固應熟悉。尤須知算學汽學。乃可司機。能測七政恆星。乃可司舵。非獨武夫不足任。卽才智之士亦罕臻此。請擬請

敕各督撫督令水師學堂學生。勤習天文海道。御風布陣。修造汽機。演放水雷諸法。期於能言能行。每若干年。奏派海軍提鎮。率領學生。駕駛練船。遊歷外洋。途中親試各生所學專門之技。是否純熟。分記等第。到外洋時。由駐洋大臣。按名試以水軍兵法各論。果能清通。奏明作為水軍秀才。送辦理海軍南北大臣。再加考試。擇其優者為水軍舉人。並請

敕各督撫督令武備學堂學生。勤習西國整散陣法。測算遙擊。挖溝交轟。馬步起伏。及明暗臺壘。測繪地圖。管理軍械各事。每若干年。奏派司道。分內外場。校閱技藝。條對兵法。果能精熟。作為陸軍秀才。送南北洋大臣。再加考試。擇其優者為陸軍舉人。仍

欽派王大臣覆校水軍陸軍各舉人。擇最優者作為進士。如文理較長。明白治體。量授文職。與文進士一體優待。上下毋欺。真才自出。臣又查武備水師學堂章程。本尙周密。近聞有將少年不能讀書者。濫行送入。何能確收實效。應由該管大臣履行遴選。無論旗漢文武官員。及士民子弟。須明白謹慎。文理清通。方准留學。凡文字算學等。擇關係武備者設課。其餘概勿教學。免致分心。沿海沿邊各省。擇要增設水師武備學堂。一律辦理。以時宣講。淺近切要各書。啟發忠愛之忱。至舊有武科。得人本少。若輩恃有頂戴。往往武斷鄉曲。轉難約束。儻謂弓矢無益。而改習火器。則家家可置槍礮。流弊尤甚。

似應將舊例武科一律停止。一各省操法宜變通也。水師武備學堂非三四年所能見效。宜令各營先將新式後門槍礮及西人水陸操法擇要學習。今各督撫亦有知西人治軍之善者。以經費不盡合例。未能一意講求。且大閱時仍須合操舊法。武弁既憚其勤勞。文員尤多所營議。譬如鄉村富人延師課子。其子既畏讀書之難。旁觀亦謂不必效寒士攻苦。且謂其子聰明足傲文士。一旦入文場始悔學之未。至今之講求洋務者。何以異是。擬請

敕明中外情形。大臣參考德英諸國兵法。舍短取長。酌定簡明章程。認真教練。近來礮火猛烈。城垣難禦。外洋各國將舊有城郭撤毀。專事溝塹。及升降不定之礮。蓋攻法變則守法不能不變也。各處緊要地方。不可專恃高城大臺。亦宜令知兵大臣籌畫設險之法。預爲演習。一工藝爲富強之基。宜加意考求也。古之教者。合道與藝爲一。唐虞之世。艾斯與皋。曠同列。朝班誠以有裨國家之事。雖至微細。必授以專官。俾求精造。惟樞機之運。鍊冶之純。悉本於算學。重學化學。汽學。歷世傳授。方能以器製器。斷非一知半解所能窺見。奧窔各省機器軍械船政電報各局委員。多未學習。間或鹵莽涉獵。究難洞達精微。今各國往往遣王子赴他國學習工藝兵法。用意深遠。可以想見。

國家創辦幼童出洋之舉。行之已二十餘年。而成效尙未大著。一則官場視爲鄙事。辦理仍等具文。

一則專門之學本非一蹴可幾況所派子弟多未讀書文義不明難資重用擬請

敕總理衙門查覈歷次奏定章程切實推廣選擇滿漢勳舊子弟已讀孝經四書略知大義者送同文館
教以淺近九數視其性之所近咨明駐洋大臣分送各國書院機廠礦局於製器駕船兵法商務礦
務農政水法殫精肄習其水陸學堂船政機器各局優等學生亦酌遣出洋再加歷練務期各擅一
藝回華後派充諸局所委員庶幾駕輕就熟成效益彰今日致富之要當與地爭利勿與民爭利當
栽培工商以敵洋貨而杜漏卮勿搜括稅釐以病民而自病此礦務商務工藝所當竭力研求以冀
漸收利權者也至添購兵艦似可暫緩以此財用培植工藝俟學業有成後或購或造較有把握
一大小臣宜力戒自欺也世變之奇有先聖所不及料者而士大夫猶以不談洋務爲高夫不談
洋務可也不知彼并知己不可也今我政事因循上下粉飾吏治營務久爲鄰國所竊笑明明不
如人而論事者動發大言自謂出於義憤不知適以長庸臣之怠傲蔽志士之聰明一二有識者畏
受訾謗或曲爲附和或甘於緘默絕無古名臣交相警戒之風平日視危爲安視弱爲強文武驕惰
莫由覺悟一旦有事不肯平心體察謬託正論務虛名而實禍誠可爲痛哭流淚者也事前既莫
知不如人事後衆論仍莫肯直認不如人甘心自費又安望有自強之一日擬請

敕總理衙門。選擇同治以來。辦理洋務奏摺文牘。繙譯各國政務諸書。呈備

御覽。並刊發各衙門。各處書院。俾天下士大夫。洞悉中外情形。瞭然於

朝廷爲天下萬姓。多方斡旋。不得已之苦衷。庶人人知恥。知難。愈恐。懼愈發憤。人才以策厲而愈出。易危爲安。轉弱爲強。機實在此。以上十三條。略知時務者。類能言之。特未嘗爲

皇上切實敷陳耳。當此危疑震撼之時。輿論孔多。泥古者。謹守舊章。憂時者。競談新法。然積習實不能不。改而變法。亦未敢輕言。臣祇就事所可行者。爲救弊補偏之計。非激揚士類。則虛文相市。可與共安。樂而不可與濟。艱危非精究洋務。則成法雖高。可以制土寇。而不可以備強敵。環海各國。以中華爲魚肉。皆由我之痼疾。久中於腹心。而肢體之痿痺。隨之。彼日本於三十年前。爲英美所敗。納幣行成。因懼而奮。遂成強國。我誠能發憤。自強。合羣策羣力。急起直追。何事不可勉。爲若仍縛於成例。潛於浮議。不以全力赴之。雖勉行十之八九。亦無濟於事。伏祈

皇上俯納芻蕘。迅飭內外各大臣。悉心核議。實力施行。以振人心。而扶危局。臣尤伏願

皇上鑒天災之屢警。念民困之莫蘇。懷內政之宜修。知外患之難弭。勵精圖治。日新又新。默究理亂之根。原曠覽宇宙之大勢。

敕軍機處總理衙門王大臣等各矢公忠綢繆未雨集思廣益共濟艱難各部院堂司官精白一心綜覈名實使吏胥毋上下其手以壞法度將軍督撫提鎮各率其屬懷然於

朝政之嚴明寡欲清心杜絕請託用人理財一秉至公自

朝廷以至百執事毋始勤而終怠毋狃目前而忘遠慮上有臥薪嘗膽之大臣下有斷壘豈粥之志士賢才爭奮庶政修明四境綏安遠人賓服實天下臣民所且夕仰望者也微臣遠處西陲於海防近事未得其詳念時局之日艱愧獻言之已晚冒昧上陳敬效愚者千慮之一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十一日

中東戰紀本末

第三

W. J. S. / 02

日本明治天皇



中東戰紀本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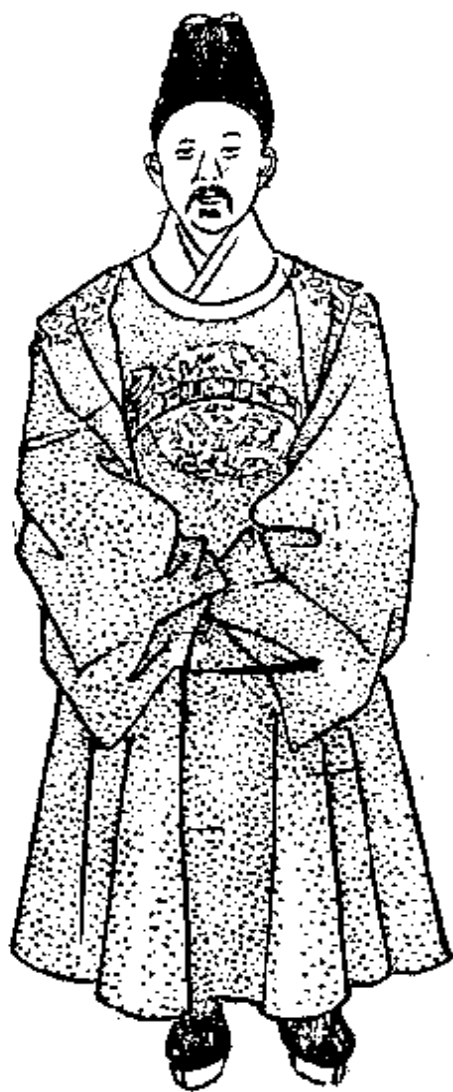
卷三 小像

壹廣學會選琴

日 后 一 條 美 子



朝 鮮 王



日本陸軍提督大岩山



丁禹廷海軍提督汝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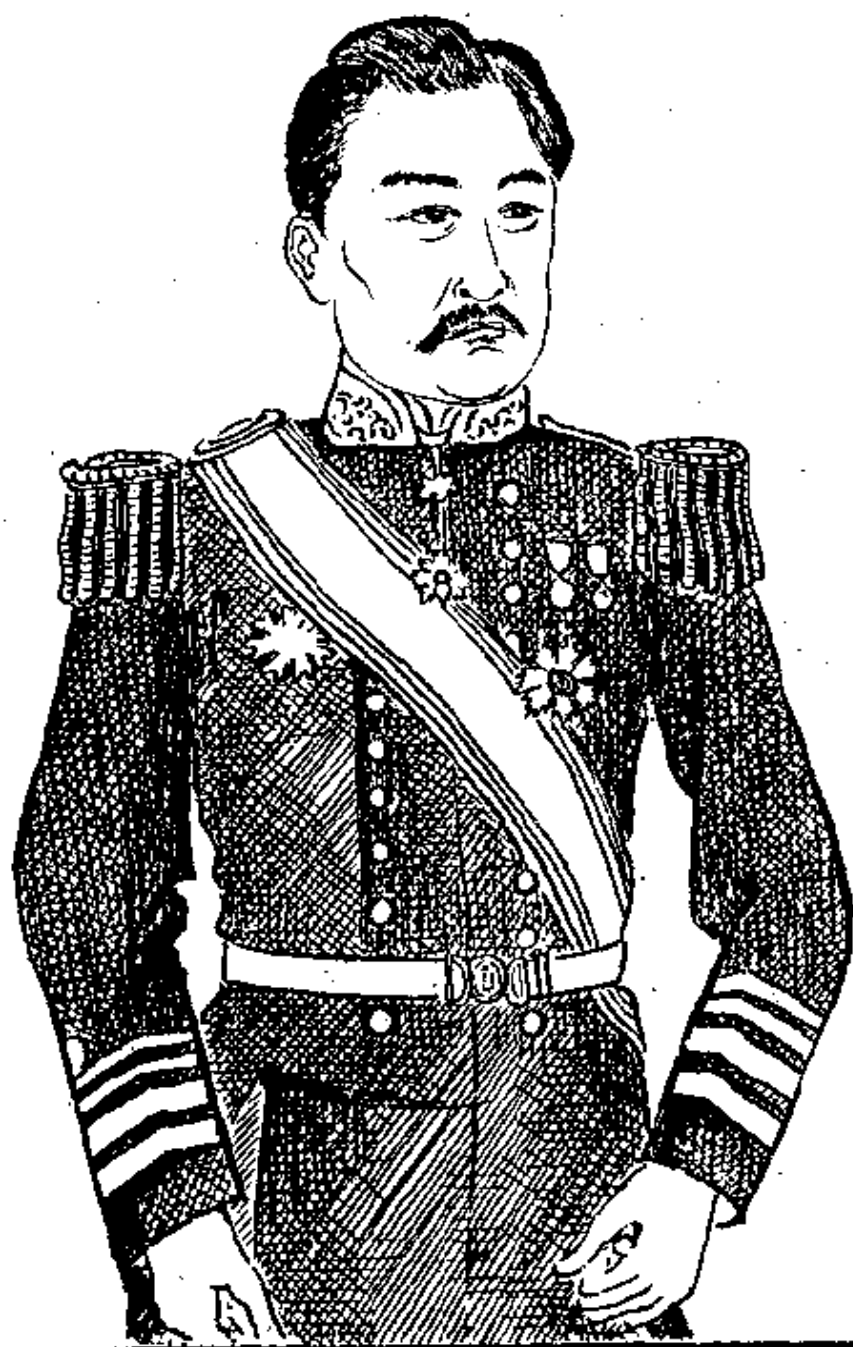
中東戰紀本末

卷三 小像



卷廣學會選舉

日本海軍提督伊東祐亨



中東戰紀本末卷之三

美國林樂知選譯

上海鑄鐵會主蔡芷被筆記

電報

光緒二十年甲午五月二十八日西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七月朔日本按倫敦英國都城電報云華政府已允李傅相用兵朝鮮之辭并許便宜行事然上海未之聞也

六月三日西七月五號英都露透總新聞電報局專電致上海字林報館下文凡祇書英電者皆露透局致字林館者也云日本屯兵

於朝鮮華擬請各西國公評由第一卷所譯兵會記之本意中國實與相符俄廷言中東之兵皆須退出朝鮮始可再議○

四日英電英外部尙書宣言於議院云英政府分電中東兩政府力勸共敦睦誼無論有何委曲英願悉

力調停○上海日商接其政府電令俾止貿易然則朝鮮戰禍其將成乎按凡不書月日者皆承上節而言也全卷仿此○八日

英電俄廷勸中日先撤戍朝兵中許而不許俄廷遂宣諭云日本如再佩強俄當助華以定朝嗚呼天

下之能定傾扶危者誠俄也歟哉東望三韓憂心如搗矣○十日英電英廷新簡使日大臣忒靈氣兼總

領事之職日本對英之藐視也夫日本小國耳以三四等兼總領事之公使往而不悅然則欲英以俄法

視日本而命頭等欽使往乎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實犯忌之四不韙尙欲搆毀於華乎○十一

日英電。英外部尙書宣言曰。中東齟齬。英願任公斷之役。中國已願從英斷矣。中國耀德不觀兵之至意。實爲天人所共鑒。○十七日。英電。俄國日報皆曰。中東互爭朝鮮。倘英獨出勸和。於我東方權勢大有窒礙。宜請俄廷與英同心協力。○日兵之闖入朝鮮也。敢無禮於英國。駐朝之總領事。并辱及其淑人。電稟到英。深以爲憾。○二十三日。英電。日本已請罪於英廷。其不法之日兵。大抵由日廷懲辦。○二十五日。英電。中東是否必出於戰。未得的確公牘。惟知其各已預籌戰事耳。○英外部侍郎答議員之問曰。英日囑出使中東兩國欽差。分勸息兵。今又電請德俄法意四國。各電囑其使於中東之大臣。助我欽差。分慰北京東京。力勸其蠲忿聯權。○二十八日。英電。俄官報曰。俄終不認英再占朝鮮之巨文。倘悠悠忽忽。任其如十年前之守。以重兵。是不啻地中海之俄。爲英錮也。且大害於俄海軍。而英反可以威逼俄屬地也。○晦日。英電。英外部侍郎宣言曰。中東之衅。英未嘗強爲調人。惟電囑出使大臣。一在北京。一在東京。各邀俄法德意大臣。勸免戰禍而已。

七月二日。西八月二號。英電。昨日中國皇帝明降諭旨。以伐日本。日廷亦於同日降敕宣戰。英海部尙書。卽頒局外章程。從今日始。英船不能爲中東運兵載械。及代送一切助戰違禁之物。並諭知向駐華海水師提督。速卽分撥師船。在兩國海面及各海口。往來巡視。保護英商。○三日。英電。俄廷擬會同英廷。力勸中

東言歸於好。如或不成。雖朝鮮一寸之地。俄斷不任人占取。○英商高陞輪船。被日艦擊沈。鉅案。外部侍郎宣言於議院云。日來所得消息。言人人殊。俟接確音。再行妥辦。○四日。英電中東兵連禍結。逆料已難猝定。各西國互商。須調兵艦至東方海面。觀戰而兼以護商。今德意志已派出三艘。日斯巴尼亞亦派出一艘。即日鼓輪東下。○日電神戶多寄寓華民。日商聯名公稟其總督。請卽出示。告恪守本分之華人。仍任安居樂業。○日廷宣戰之旨。亦於華曆七月朔日。分咨各國外部。及駐日各星使。於是中國欽使汪芝房太史鳳藻之德配。先乘輪船回滬。太史隨後登程。○五日。英電俄發運兵船八艘。載精卒而東。蓋以觀朝日之衅也。○巧日。英電議員問於外部侍郎云。中日之戰。事將若何矣。曰。日已允上海為公地。華亦允不塞吳淞口。議員曰。查戰例。敵國如不能密封口岸。卽不能攔截商船。且封口之役。亦必豫告局外。始可承認。倘中東不如例。而卽指我為犯禁。則若之何。曰。戰例不止一端。欲悉數之。則更僕難終也。但英斷不在開戰之國。獨逞其私。且兩國欲禁何物。不得與於通商之列。亦必先由公議。然後准行。○九日。英電日人戰心如沸矣。○十四日。英電德國又派兩兵艦。巡歷中日海面。殆為日妄查德商船故。○十七日。英電華在倫敦柏靈兩都城。商借英金一百五十萬鎊。按年付息五釐。其三分之二照華銀合算。○二十日。英電華彙託英船廠。製成水雷船一艘。今將開往華海。英廷守局外例。下令阻之。○香港總督札行通商

局董云。今接英新部尙書電咨。中日之衅。英不認米爲違禁之物。○廿一日。英電。日本今向其民借日銀五十兆圓。聞頗有願借者。○日本在英購一商船。名曰愛薩蘭。將改爲巡海破船。英廷聞之。亦守局外之義。不許出口。○廿二日。英電。或問外部侍郎曰。中日之戰。中國能認日本通商諸口岸爲局外公共之地乎。嗚呼。中東未戰之先。外人固皆曰華兵必將攻人日境。而以島國爲戰場也。侍郎曰。中國尙無征日之舉動。故未道及此事。○廿三日。英電。日前接日廷電云。日本已盡驅華戰艦於一海角。行將覓得而盡滅之。吁。中國海軍亦嘗聞其妄語否。○廿四日。英電。或問外部侍郎曰。戰禍若波及於局外。查船捉船之例。究如何。侍郎曰。此不能豫定者也。故商船若遇戰務。一應裝貨之重任。皆須船局自承。○英議員嘗避暑散值之際。君主必降玉音。敷陳機要。廿五日。英電。本屆奉諭有云。東方之事。朕甚惋惜。英與俄及他國。皆欲勸之以言歸於好。而竟無成。○英日議訂之新約。英廷業已批准。內略言。英人寄寓日本。此後。遇有訟事。悉歸日官審斷。毋庸英官越俎。英人則儘可入日本內地。任便居住。毋庸限定通商口岸。○廿六日。英電。約末另列一款云。此項新約。須俟日本與他國。悉訂定與此相似之約之後。再閱五年。始許頒行。○廿七日。英電。或問外部侍郎曰。中國朝鮮海面。英應再增兵船否。外部侍郎曰。統觀近日情形。似屬不必。○廿九日。英電。日本前託英廠。造成戰艦一艘。行抵紅海。則已與中國戰艦。英廷電飭愛敦海口關員。立即扣留。以盡局外之義。○局外諸國。

欲勸中東罷兵修好。而日本抗不願遵。且言須調兵至北京。○晦日英電。日本購英國愛施蘭商船。英海關疑其將改兵船。而扣留之。嗣經日本駐英公使立誓。斷不改作兵船。始釋之。

八月六日。

西九月五號

英電。俄派海軍一隊。內有大鐵甲船兩艘。速赴高麗海面。據俄京人云。仍是保護本國

商民之意。○九日英電。日本新派陸兵十萬。起程出境。其統兵大將。爲山縣有朋。聞日本此次出師。意在進犯北京。誠咄咄逼人哉。○英京接日本電。日廷前允英國。認上海爲局外地。茲聞上海製造局。趕造軍械。日夜不輟。似與局外之例不符。故其政府揚言。上海製造局仍不停工。則前語將作罷論。○十一日英電。俄國西伯利亞鐵路。擬展築至琿春。今迤西一段工程。業已成就。計長英程五百里。可通商務。其中段工程。亦趕築不遺餘力。○傳聞歐洲各國政府。仍擬力勸中日兩國。暫息干戈。○十三日英電。英亞珍地方官。扣留日本新購之龍田水雷船。不准東渡。○十四日英電。英國派礮隊官一員。至日軍中。派步兵官一員。至華軍中。蓋皆局外觀戰者也。○中秋英電。俄派提耳淘斯提督。統轄俄駐朝鮮海面各戰艦。○十七日英電。日艦擊沈高陞船。價。聞須令日本賠償。○十九日英電。八月既望。華日兩軍大戰於平壤。華師敗績。今朝鮮已無中國旌旗矣。哀哉。○二十日英電。華師平壤之敗。有五武員失律被獲。英京大日報記此事。謂爲夢想所不到。嗚呼。外人固仍曰中國必勝。日本必敗者也。○廿二日英電。俄京大日報論曰。日

本雖在平壤大東溝兩勝華軍。然欲取朝鮮則我俄未改初心。斷不允許也。今時會已至。宜合各國以阻戰。○英人之有識者謂鴨綠江之戰。中日未分勝負。想尚有戰事也。○平壤華兵約不過逃出四分之一。今日兵已至義州。大有窺伺奉天之意。○廿三日。英電鴨綠江之戰。中國失揚威超勇致遠經遠四艦。○廿五日。英電聞英俄兩國駐華星使。力勸李中堂暫息鵬圖。徐謀鳩聚。中堂許之。而日本偏強如故。且冀集食用。諸物於朝鮮。以備禦冬。○日本北境已集兵八萬名。運至廣島。按日主已自東京移居廣島。即以廣島為帥府。凡糧臺軍械所等悉在島。轉送朝鮮。○接日本官電。大東溝之戰。日艦無一沈者。惟認死一百八十人。傷三艦。又接華官電。沈四日艦。○廿六日。英電泰晤士報論云。英之與日。無相忤處。似有慰藉。日本俾無恐怖之意。惟言俄人必謹防之。倘俄欲於太平洋中得一口岸。不第害日。且害英。英日亟宜力拒。○廿七日。英電日本今取朝鮮海灣之海遠島。為藏煤地。以接濟其兵艦。○廿八日。英電日本遣後備兵三萬名。從廣島出。以其兵部大臣為總統。不知何往。又有一軍。已渡至黃海。遣兵登岸。後空船折回日本。以備濟師。○廿九日。英電拿泊佛律尼翁。俄之大日報也。忽發狂言曰。中日之戰。俄之關係重於他國。鄙意不如合俄英法三國。剖分中國而食之。吁。是何言歟。

九月朔。西九月廿九號英電朝鮮東學黨又起。大與日本為仇。○二日。英電聞日本大有窺視北京之意。○三日。

英電英兵部尙書。君主之從兄也。今忽公事旁午。不知其故。或云將增調陸兵至香港。○聞恭邸重出視事。李中堂親出視師。就蘆臺爲大營。華兵今在九連城。距鴨綠江約百里。○聞平壤華軍。以藥彈與槍膛不合。無可施展。故棄械而降於日。○聞日本後備兵業已悉數呼出。○四日英電。日本以青鉛爲干禁之物。已有明文矣。○有數英人。近在北京。爲華人所中傷。按中國今日之仇。在於日本。與歐洲他國毫無干涉。上自總理衙門。下至各州縣守土官吏。皆有明示。奈何不知許事之愚。夫衆口一詞。曰歐人私助日本。遂敢蔑視官論。妄與西人爲仇。問其故。曰出於忠心之流露也。嗚呼。區區一日本。中國尙未能使之帖服。若輩乃更欲開罪於歐洲。其將召各國之師同來問罪乎。以是爲忠。吾則大慚疾呼曰。此實大害中國之叛民也。殺無赦。○五日英電。日兵已從平壤至安州。而以平壤爲軍糧重地。○六日英電。傳聞盛京尊藏二百餘年來。列聖留遺寶銀。多至一千二百兆兩。故日本貪心大熾。今華官已恭奉寶錄。寶訓及庫儲各珍物。運入內地矣。○英國各部院大臣。以中日之役。寓華英人在在可危。聚議保衛事宜。聞法廷亦具有同心也。○重陽日。英電。英廷已議定撥五兵艦至東方。法廷亦增撥五艦。皆與前派來華之各艦合成一軍。○十一日英電。俄國亦增鐵艦二艘。快船三艘。齊赴華海。按俄與朝鮮交界處。已先增調陸師五千名。觀釁而動矣。○十二日英電。英國會商歐西各大國。弗任日本鳩占朝鮮。○泰西各大國於

和解中日之議。未能決其同心與否。英外部侍郎在上議院。與諸貴紳熟商。擬合歐洲各國勸令。去其參商之見。以便干預中日戰事。○望日。英電中國。雅不欲兵連禍結。致使兩國生靈同罹鋒鏑。故若日本欲朝鮮爲獨立之國。亦無不可。且日本緣戰禍而喪失者。并可予以卹銀。○日破滅毀英商高陞輪船。自以爲不肯於理。英廷若欲責償。心殊不願。○英已添調大兵至香港。海部尙書又命向承公家襄助之各商輪公司。凡往來中英之商輪。兼帶礮械一闔。警報即便改作戰船。○傳聞日本人言。必俟中國允不干預朝鮮之事。并許贈以金帛。飽其慾壑。而後解甲歸農。○十七日。英電美國。獨處一洲。向不樂與歐西諸國。隨班逐隊。故於調停中日之役。謝不敏於英。德國亦以不願干預。謝英恐英雖願任調人。不免如輕氣球之洩氣而癟也。可奈何。○英國續增頭等二等礮船各一艘。至新嘉坡。聽候軍令。○十八日。英電德廷。明諭。凡在華諸德商之身家性命。我務偕歐洲諸國同心保衛。○俄兵之屯於黑龍江畔者。已奉軍令言。中國若有不測之事。俄必不置身事外。諸將士其加意努力。俟有後命。星夜成行。○展重九。英電泰晤士報首論言。英廷欲和解中日之釁。而歐洲諸大國。未有樂從者。不免聲價之忽貶也。○英人以中日兩國海戰既開。堅請英廷增撥礮艦。陸續東渡。○俄國戰船三十三艘。已集中日海面。而瑯春尙豫備運船等類。以待援師。○二十日。英電。俄有商船六號。改作兵艦。業已行抵瑯春。專備巡海之役。按俄國商輪至中國運茶而去者本

以兵艦改充 ○倫敦中國使署以西報於津關道盛荇孫觀察 宣懷 多著微辭故致書力為剖辯 ○廿一日英

電英廷令香港新嘉坡檳榔嶼等處自鑄通用銀圓其素日行使之墨西哥銀圓概屏弗用按此即所謂

自有之權利也英於屬地且然中國廣東新鑄銀錢初得要領而愚商劣僧反目為廣東洋錢已堪噴飯

又喜用墨西哥銀錢 呼之曰鷹洋鷹者象形洋字何所取義更訛而為英洋益不可解 而貶粵銀之價甚至滬市絕不通用則直害民辱

國之罪人矣 ○廿二日英電英廷再電撥中朝願重在調人之職兼為中國通告各國請歐西聯為一體

力勸日本毋再鴟張且問日本云倘中國願承某某等事貴國可息兵端乎日本未對以意揣之英國所

言中日必無不允況歐洲諸國多與英志同道合尤冀德國等胥泯猜嫌則英廷無掣肘之感矣 ○廿四

日英電日本又調兵五萬名由武員大山督帥未知何往 ○日本重開議院照例請議員增餉各議員允

撥日本洋銀一百兆圓 約合華銀七千萬兩日本專用自鑄銀圓即屬不失權利之一證聞上海今將鑄

一錢五分遞減不可效七 銀愚謂華銀向以兩計今宜鑄為每圓重一兩以符定制別鑄其次以五錢二錢

錢三分之故智致有畸零如向不敷可再妥商 ○各國破船陸續東渡俟其兵力厚集乃逼問日本意將

何為豈欲騷擾我等商民俾不能安居於華土乎倘日本再敢倡盟即合全力以壓之 ○廿五日英電因

日本有兵艦游弋於山東省西南之成山頭一帶圖截南洋海軍各艦又聞北洋海軍各艦業已修整一

新知日艦之來華也奉有軍令出海搜尋遙計數日後即又有海戰消息傳至倫敦矣 ○此間得天津電

報華官會同日使井上馨在朝鮮漢陽都城商議事件按此電係申報所譯○廿六日英電日本議員請其主堅持戰議須俟中國不再肇禍而後罷兵若有他國插手干預我主宜告以俟我鑿心之日再行議商此際不勞過問也○廿八日英電或問羅士勃雷相國云風聞中國於大東溝平壤罷戰之後曾請我英爲中議和局中國願給日本銀兩反增於日本要求之數人言籍籍不知信否羅相國曰信且我英已接准中朝電牘旋爲之徧告歐洲諸友邦家君惜或云時未至也○廿九日英電日本先鋒兵已過鴨綠江江畔華兵一小隊全數潰散是日軍電絡繹於途次至末後一電知日兵大隊悉已渡江咄哉華將斷送朝鮮之不已復將縱令異族腥染發祥重地乎

陽月朔西十月廿九號英電中國今在英都貸銀十兆兩卽一千萬兩不以金鎊計年恩七盞分二十年還楚以通商各海關

署券大約屆還若干成之期卽可抵充關稅○華兵逃出九連城日兵遂進占九連城得大礮三十尊

火無算○天津電報漢納根軍門欽奉大皇帝特旨召令來京陛見敬聞大皇帝洞燭洋情知其誠

實不欺行將親問以水陸交戰情形船廠防守事宜漢納根軍門既承恩命夤夜恭繕一疏以備乘

此進呈御覽疏中蓋具陳一切戰守之策使歸於盡善盡美蕤爾島國其島敢逞○日本神戶電云九

月二十六七等日中東之兵遇於鴨綠江漸小有牴牾華兵已過二十八日東兵入九連城得大礮三十

四尊。至日本第二擊陸兵約二萬六七千人。大山伯爵爲統帥。行抵旅順口外。距旅順英程三十五里。約
華程百五里。九月二十四日。在金州江口登陸。無阻之者。○哉生魄。英電駐守九連城之華兵。聞日兵將至。似
已手足無措。紛紛不戰而潰。似此情形。直若旬引日兵俾之逼近。陪都而震驚。畿輔也。諸將帥之肉
其足食乎。○哉生明。英電日兵二萬五千名。已在大連灣登陸。其統帥卽大山也。○駐華美星使自北京
發電言。九連城失守。華兵已向奉天一路而退。○六日。英電俄皇謝世。俄政府議定請太子尼古喇第二
繼俄皇之位。太子接受大寶時。循例自言所志。通諭臣民曰。孤嗣位之後。措政施行。悉遵成憲。誓保爾臣
工黎庶同享太平之福。○七日。英電俄人聞新皇言志之諭。皆甚歡喜。○十日。英電中國咨請泰西各國
和解。日本之贊。英法二國已允。同心商勸。惟不願爲各國之倡。○十四日。英電俄法二國未允爲勸和中
日之倡。德國且以爲戰事方殷。雖勸亦無益也。○望日。英電朝民嫉日愈深。機務侍郎。祖日者也。被人刺
死。○歐洲各大國欲中國明請居間。方可同向日本掛問。然德仍不願與聞。○旅順營務處翼道照瑛已
與武員同遁。○十七日。英電泰晤士報首論言。中國孱弱已極。於各國政務大有干礙。鄙意日本雖趾高
氣揚。然不可任其所爲。或至靡所底止。○十八日。英電美廷電問派駐中日兩欽使。如中日兩國欲美代
傳和議。美願承之。○十九日。英電歐洲述及中國商請勸和之事。彼此各懷意見。不能詢謀。同其大日

報且云。逆料各國不能如中國之意。○二十日英電。倫敦府尹延請英相羅士勃雷及各大臣。宴看核
既撤。循例舉。傷言志。羅中堂先稱英國太平之象。既而道及外事。則曰。余觀東方天氣陰雲。黯黯而歐洲
之風雨。表毫無變動之象。是可喜也。以喻中日之戰。無害於歐洲。若論我英極願與他國合解。中日之釁。故從戰禍初
開。直至今日。恆與俄國携手同行。英俄之交。蓋古未有睦於此時者也。至於英法二國彼此如膠如漆。垂
三十年。今則並駕齊驅。不相下。而仍式相好。幸哉。惟有萬一不能免戰之險。三端歐洲各國彼此增兵。製
械。皆以封疆為營壘。一也。各報館不能通盤籌畫。而以空言買賣禍。二也。歐洲各大國或緣亞斐二洲分
界未定。遂以礮火定是非。三也。此三險者。皆在人意中。而人意外。末一事則險之尤險者也。若各大國
能明定阿斐利加洲之界址。彼此各不越雷池一步。則庶乎化險為夷矣。至俄印界事。今已商定。或不致
遠損邦交。倘英俄二國並行於亞細亞洲。各化其猜忌之心。地球太平之局。豈尙憂其難保哉。特俄皇新
卽世。未知繼其位者。能擔當重任否也。若以各國推廣屬地及通商事宜而言。我甚欽佩。總之商務之關
繫較重。卽永保太平之一法而已。羅中堂又論東方之事云。中日之戰。日本幾成爲常勝軍。歐洲之人心
一變而改。向日本。余謂此大害也。倘使日本竟至北京。中國十八省官民。必致大亂。試思各省之民。各以
京兆計。千萬曰京。百萬曰兆。一旦上失其權。下逞其亂。歐洲通商傳教諸人。不皆處於兵戈擾攘之中乎。揆之萬國

公法日本之侵中國事尚可行然有應爲之處卽有不應爲之處若使漫無限制試問日本能當此重咎否也至其整頓朝鮮亦無不可觀其心術尙覺仁慈惟其擾亂中國何所底止今尙未能逆料耳英國諸日報皆服其持論之公且曰平常之人但顧一面不免祖日而誡中殊不知中國不幸而亂則北有俄南有法皆將躍躍欲試英國亦不得不出從此天下大亂區區一日本而甘爲戎首覆亡無日矣○廿二日英電俄國大日報極稱英國願早勸中日議和之善又深怪德國梗阻之非○聞日本未得旅順以前不肯聽各大國勸和各國亦不欲干預惟美國則願爲之居間道達彼此之意○朝鮮南境之東學黨人聲勢愈盛日本派朝兵剿之不料盡入其黨○旅順口防務愈嚴礮臺又增大礮百餘尊○廿五日英電日本謝美國道達和議之意且曰和戰之局中國不妨面談○黑海旁窪窪地方泰晤士報訪事人電開今有俄國運兵大船兩號滿載兵士開往琿春○廿六日英電日本願請美使居間傳語倘中國有商議事件傳至美使署中日本無不樂聽美民主克利蘭聞之電諭中日欽使行之○廿七日英電日兵艦進犯旅順適有英兵船寄碇海灣日艦囑令速避旋接烟臺廿六日未正十分電報知日本先遣雷船開至礮臺前輪流放水雷以亂華軍之心日本陸兵藉從臺後攻入旅順遂致失守此係英國江猪兵艦管帶官所目擊旋卽駛至烟臺稟報英國水師提督者也○晦日英電廿四清晨日本陸兵猝攻旅順中堅

新築之礮臺。至下午二點鐘許。業已攻入。其沿海礮臺。則於廿五清晨攻入。華兵死傷數千名。餘皆星散。今日兵已登運船。不知何往。嗚呼。旅順天險。拱手讓人大局。不堪設想矣。

十一月朔。

西十一月廿七號

英電。日本既得旅順。陸路提督大山巖。乘舟進窺營口。或謂將犯威海衛。日主聞捷。

優加褒獎。且云。今天氣漸寒。兵貴神速。○三日。英電。大山巖大約至山海關外。若威海衛。則謂無關輕重。

故不必攻。○日兵部山縣有朋所統第一陸軍。在摩天嶺外。與華軍戰。日兵死四十人。華兵不知有無傷。

亡。○美都華盛頓來電。美國駐華欽使。已接中國求和之據。旋託駐日美使。送至廣島。交日主察奪。○四。

日英電。日本東京傳述。日廷索中國償款。共英金五十兆鎊。

以是時市價而計。約合華銀三百六七十兆兩。

連兵費。○五日。英電。

接東方末次來電。知日兵離奉天省城。僅英程四十里。危乎殆哉。○英報開放順失守之耗。皆曰。藉藉。

此於時事大有關係。泰晤士報則云。西人謂中國體面業已全失。日本尙復何求。而不知其尙思得步進。

步。自有故也。中國際此時勢。尙未肯降心相從。日本誠華人之情性。勝於西人也。余謂。倘中國自知其敗。

則卽自罷其兵。否則不知他國有何機會。能使戰禍之中止矣。至於我英。今似願爲日之臂助。故必不阻。

日本之奪臺灣。肆撥獸運報。又云。以余之愚忠及尋常識見。而論中國應與日本議和。無論日本有何。

禁索不妨一一應之。諺云。青山留得有柴燒。中國以爲何如。○七日。英電。日本購智利國巡船一艘。名曰。

哀思馬拉踏○八日英電橫濱來電日本願收洋銀四百兆圓并業已蠶食之地如中國以爲不可恐異日必須略增或竟以北京及他地爲質大言恫喝乃至斯乎○美民主深美日本之整頓內政謂爲可入萬國公會與泰西爲平等○九日英電日本第三軍又出其運兵船直向西行○美民主非自欲主持中日和議不過爲傳言往返耳英人聞而避之謂戰禍初成兩國卽共託美使及領事官等保護旅民今自宜仍由美國道達誠意然聞日本欲中國特派大臣親面互商庶彼此無分毫假借勉強之處○十日英電日本第一軍哨隊途遇華軍卽退其總理軍務處今亦已退至鴨綠江畔之安東地方與第二軍合而爲一預備禦冬○德議院重開之日德皇命駕親至宣言曰歐洲大局朕可保其平安無事○十二日英電美國與日本新立平等和約業已畫諾一俟交換定妥五年之後亦刪領事官職案之權○十三日英電俄又派兵艦三艘至華海以厚兵力○十四日英電中國借英京商款一千萬兩不以英金合算常年付息四釐半今股票已印齊發出矣○接美國紐約電亦露滂局接到而轉發者也餘仿此中國決計派出全權大臣與日本會商和局○駐泊天津之意兵船擬派水手遵陸入都保護使署○望日英電俄築西伯里亞鐵路自琿春起至蘇利止業已告成計長英程二百五十里○十六日英電中國向倫敦揭借之商款英商今均悔議而以中國別出重利揭借他款爲藉口○十七日英電日兵進逼復州華兵不戰而退復州又失○

十八日英電聞日本第二隊陸兵進逼牛莊。僅距英程十六里。○廿三日英電傳華京電知各國駐華大臣欲調水師入都自護使館。已承總署允行。○廿四日英電得橫濱電。日兵進踞蓋平海城。逼近牛莊。華兵退守遼陽。○廿六日英電中國已派張大臣蔭桓邵大臣友濂前往日本會議和局。○俄新皇論及西伯利亞鐵路。謂此路專為保太平廣教化而設。非為闢土地耀甲兵也。惟望司工程者。撙節經費。迅速成事。○廿八日英電廿一日日本第一隊陸兵至海城。華兵約萬餘人。力拒至五點鐘之久。依然退走。○晦日英電泰晤士報錄華電。革職拿問之丁提督。仍在海軍中執掌大權。蓋緣其部下西員共憫無辜受謗。公同具呈為之剖辨。并以丁若拿問我等。即皆告退之言。相挾制也。寓滬西人之閱此電者。謂此事必有錯誤。且海軍中之西人。或死或傷。所存無幾矣。○日本聞中華議和之報。或疑為緩兵妙計。因言日本倘墮其術中。與日華兵備禦周密。必逞志於我矣。

十二月朔日西曆十二月二十七日英電朝鮮東學黨人聲勢寔廣。聞已克復數地。即行縱火焚燒。按東學黨為朝鮮禍首。今轉而輔佐朝王。以逐日本不失為忠義之士。乃明明本國之地。而竟火焚民屋。則不免效綠林行徑矣。○傳聞朝鮮向日本借日銀五兆元。○今英俄之交日密。俄新后為日耳曼列邦中海斯國之公主。實英君主之外孫女。揆諸西例。俄新皇不啻英駙馬。誠至戚也。俄京中人皆曰。此佳朕也。中東和議成。

時嘗不虞英俄之齟齬矣。○二日英電接橫濱電牛莊華人遷避一空。○三日英電美國前任國務卿福世德接中國具請之書請即乘輪至日本襄助張邵兩全權大臣商議釋怨聯懷。○五日西曆除夕英電美國福世德國務卿於今日自美起程即向東洋進發。○六日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正月一號英電接日本電日兵本欲進窺盛京南境徒以天氣嚴寒是以中止。○臘八英電俄今將中亞細亞洲帕米爾或誤譯作巴馬附近之吸德拉路及游諾夫路讓歸英轄按英俄前緣互爭此路之故幾至失懽今俄情甘退讓則帕米爾之局不虞另生枝節惟中國亦於帕米爾有交涉事件俄讓於英未識有關於中否。○九日英電日廷鑄菊花寶星一面恭呈德皇惠良按日本前聘德國武員教習兵法今有成效故以為謝。○前電曾言俄新皇自誓誓承先志務與他國敦崇睦誼今遂派韃勒勞夫侯爵總督波瀾國華沙故都其勅書中有云朕與先皇皆願輯和鄰國卿往波瀾其誓體朕意蓋波瀾昔為俄滅其遺民猶念故君故有此諭俄皇初即位時特赦波瀾謀光復故物諸人之罪即是此意。○十日英電泰晤士報館得天津訪事人電中國新派之全權大臣約於旬日內自京起程屈計福世德國務卿當於是時抵神戶彼此可從長計議矣又言今宋祝三保帥慶整飭兵法其部下皆有膽略可與日兵相見於疆場甚矣統帥之貴得人也津電又云牛莊今仍無恙。○十二日天津來電中國有講信修睦之意先囑日本暫息干戈乃日本尙未貼然今午銜命議和

之張樵野少司農。自山海關登輪直指滬江。○十三日英電傳聞日本不肯息兵之意。美國駐華田貝大臣語人曰。默揣中東和局大約需在京商議。若中道空言竊恐無濟於事。嗚呼。此何語乎。近日日艦屢放小艇。在山東威海衛沿海各處測量水勢。礮臺曷不發礮以擊之。○俄廷擬派探路武員亞諾夫率領兵士於明歲春融之日。從他細根登程直入中國之西藏。考察一切事宜。接俄員之探西藏路徑者比年來相屬於道。君子疾夫會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中國於此。其尙可悠悠忽忽一任他人之先我著鞭哉。○十八日英電十四日中日兩軍大戰於蓋平城外。歷四點鐘。華兵退向海沙川。日兵卽踞蓋平。○十九日英電日兵向錦州進發。毫無阻止。華軍退至長城畔。○威海衛來電。瞭見日艦一艘游弋洋面。約距北岸礮臺二里許。臺將飭發大礮始遁。○二十日英電奉天居民多凍僵者。中日兩軍皆以天寒地凍不敢向前。○牛莊電今日有受傷華兵二百名來紅十字會醫院求治。聞隨後尙有來者。○廿五日燕臺電廿三日日本運兵船從登州啟碇。先以三兵艦攻燬榮城灣土礮臺四座。日兵安然登岸。○廿七日東洋電謠傳日主欲離廣島而赴旅順。卽以旅順爲軍機處。○小除夕英電寄寓威海之西人遷避一空。日兵在甯海登岸。助圍威海。英法德美各艦均派兵從燕臺登岸保護旅民。○大除夕東電中國延聘之福世德國務卿於今日抵神戶。○燕電日本又有運船一隊從甯海運兵登岸。孫總戎金彪率師禦之。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元旦。

西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正月廿六號

津電李中堂誓守威海衛。糜帑捐軀。皆所不顧。先派數大員。

會同數西將。督率練兵一萬五千名。自津星馳往救。屢討元夕以前。可赴前敵。且電飭南省。勤王兵約二。

萬名。亦折至山東。以壯聲援。○初二日。燕電。元旦。敵兵自西來犯威海。駐守礮臺之劉軍門。急命發快礮。

及格林礮。擊之相持半日。敵兵始退。閱半時許。整隊重來。仍不能入。下午改從東道來犯。華軍奮勇力拒。

敵兵知無懈。可擊始不敢逞。○初五日。英電。中國託英商匯豐銀行。在倫敦新借英金三兆鎊。每股百鎊。

祇付九十七鎊。半年息六釐。○神戶電。今晨張邵二星使登岸。會同福世德國務卿。乘日本官輪船。前往

廣島。日廷派宰相伊藤博文。伯外務卿陸奧光宗子。爲全權大臣。佐以外務省西員藤宜生。會商和局。○

初六日。東電。日兵之踞海城者。一緣天氣嚴寒。一緣華兵勢盛。遂難惟所欲爲。○燕臺電。初五日。敵兵大

隊。來攻威海東礮臺。華軍仍竭力抵禦。日艦忽集海面。狂攻不已。遂失二礮臺。又燬一礮臺。日兵卽登岸。

華軍以車礮安置附近之土礮臺。向日隊中轟放。大彈志在恢復。故物目下。劉公島電綫未斷。華軍氣不

稍衰。皆謂必不令日人得志。至前言日兵從甯海登岸一節。非確音也。○人日。燕電。本日威海衛失守。劉

公島及華艦無恙。按是日。字林報云。昨聞威海失守。但劉公島電報尙通。則未可信也。○東電。得蓋平報。

營口附近。有華師二萬。別有一軍。戍連雲島。一軍方向南而來。若鳳凰城一帶。則甚平靖。○東電。伊藤陸

奧兩大臣與中國張邵二星使及華參贊福世德伍廷芳二君華緝譯二人於今日相見各出國書互相校閱○英電威海東岸礮臺失守○東電有指摘日本以殘害生靈者蓋以登州初無礮臺亦鮮官軍而日艦無端攻擊故不知登州實有步兵三千三百人馬兵礮兵各五百人大礮二十尊我等祇與兵爲敵耳惟開礮時不便於民自在意中至我等之所以必出於是者蓋欲牽制華軍俾不疑我之倏向榮城登岸故○穀日英電威海衛日兵輪流騷擾務俾華兵不得休息初五日遂奪礮臺劉公島仍無恙○東電本日下午中日大臣第二次相見日本以張邵二公所奉之文憑並無實力故議和之局已散星使定於初九日仍登原船日廷派警部長即總捕頭率警察諸弁護送至長崎俟有便輪過返上海○日議院公議以爲戰事尙未滿意無論日廷請撥何等軍費足以成素志而張新威者議員必不抗拒遂宣諭國人俾知上意○九日燕電東撫李鑑堂中丞乘衡部下共步兵一萬三千名馬兵三千名大礮十六尊本日由福山整旅而出往救威海李中堂已派賈軍門統率雄師從武定渡黃河取道青州以助鑑帥探報統帶江南兵六千名之張軍門已渡運河而至濟甯遂電飭折赴威海以上三軍如沿途無甚阻滯大抵元夕之前可會於甯海○劉公島軍電人日鎮遠鐵艦與日艦戰開放大礮一百十五門命中及遠鎮遠並無損傷查檢水陸官軍祇受傷六十九名諸西人均無恙○東電日兵既得榮城初五日衝破威海東岸礮臺

而踞之。卽以華礮移攻華艦。華艦啟礮。門冰洩遂止。○十日。英電華使所京者。各已奉到。廷電設法和解。中日艦往攻劉公島。數小雷船沒於海。猝遇西來之日卒。彼此皆未準備。中日兩軍交戰處在威海之西。三三三軍主將電報其國云。日本步卒兵之蹤跡。華兵盡向燕臺而退。八有破釜沈舟之意。但不知其水米。君主循例親臨。旋宣諭云。我與各國。仍宜共聯睦誼。不可稍有偏袒。燕電。劉公島已失守。定遠戰艦。遭遭日艦潛放水雷艇轟沈。華軍亦

日卒已於數日前他往。按榮城登岸之華軍越日始知旋往收復。○元夕已刻燕電劉公島勢雖危急尙未失守。戰艦之沈者惟定遠來遠威遠三艘。鎮遠靖遠廣丙均無恙。濟遠平遠雖傷尙能駕駛。日艦駛過燕臺時遠向礮臺開礮。礮臺還礮擊之。艦帥現率大軍退駐萊州。○英電僑寓燕臺之西人均除戎器以戒不虞。城門晝閉城外亦築寨柵。○中國向倫敦續借之款入股者寥寥無幾恐難剋期成事。○既望京師來電總署王大臣現與各國欽使商議派往日本大臣之全權。○十九辰初津電宋帥在蓋州附近獲一勝仗。然我軍亦傷亡不少。昨日吳清卿中丞大激出山海關部下勁卒二萬五千名。○戊初東電昨日丁汝昌派弁乘舟高揭白旗致書於日提督伊東祐亨略言如能不害中西人命卽當投降。所有劉公島兵艦軍械礮臺等項悉行交付。日將大喜將與商訂受降條約。○二十日英電東方戰電類多矛盾。今訪悉威海岸上礮臺悉歸日本附近之小礮臺則爲日兵轟燬。定遠靖遠來遠威遠諸艦悉已擊沈。又有水雷艇十三隻半遭劫去半被擊沈。惟存鎮遠諸艦及劉公島礮臺仍由華軍駐守。并聞水師提督丁汝昌已請降於日矣。○廿一日津電李中堂前得處分盡已開復。朝命派爲出使日本議和全權大臣。○燕電十八日劉公島不戰而降。丁汝昌與海軍左翼總兵劉步蟾同時自盡。○廿二日京電李傅相拜全權大臣之命。所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缺以雲貴總督幫辦北洋事務大臣王夔石制軍文韶署理。○

廿三日津電傳相定於廿五交卸廿六入都請 訓二月二日至旅順約訂日本全權大臣妥商和局○
張邵兩星使於廿一日回滬○燕臺電十八日北洋海軍降敵丁 汝昌劉步蟾皆仰藥死越日張黃楊等
三武員亦死統領級鞏軍戴孝侯觀察 宗竊先於威海衛臺亡時從容引決惜哉○津電各國駐京使館
越召西師入都自保○濟南電當日兵欲犯榮城時李鑑帥正在前敵電飭駐省之湯藩司截留南省勸
王兵改防威海湯方伯恐蹈愆尤不敢攔截鑑帥電咨總署請 旨飭遵適值新年休沐期內閱七日始
達 御覽奉 旨著照所請則各營早由燕臺而北即使避 旨折回往返已需半月別有精兵五隊離
燕亦已四日立即電飭轉往萊州歸鑑帥節制調遣然威海則早失守矣噫○燕電廿二日東兵全收中
國降艦凡中西官弁士卒悉縱之惟美人好銜前俘於日誓不助華今仍在華艦中施放炸藥故羈留候
鞫○京電德員漢納根軍門商請總署給發軍需甚至德國星使亦代商懇乃總署皆拒而不許何歎○
特派津關稅務司德璫琳權使充開平礦務局提調兼督辦北洋鐵路事宜○津電傳聞日本欲在旅順
口延接李中堂華官皆以爲恥又聞日主欲率其政府自廣島遷至旅順即以旅順爲中軍樞紐蓋黃海
已無華艦往來良便也○廿四日燕電威海各華兵已由日本雇沙船遣散各生官及丁劉張等五樞日
本特遣康濟小兵艦送還中國曰敬丁汝昌也○東電威海已降丁劉張皆死西員麥克魯主持降約日

人則欲華官爲政。○津電。李儀叟爵傅相欲以德璣琳樞使爲議和參贊。○廿五日。英電。總督欲擇一較近之地如旅順者。以便中堂議和。若在華界尤妙。○津電。十八日。海軍降於敵。當其未降之先。雷艇逃。艦兵不聽令。臺兵不發礮。惟中西官弁則皆盡忠報國。○香港電。今日有日艦六艘。猝至澎湖。大奇。且有一艦游弋香港海面。○臺灣英領事急電。黑旗兵屢向西人滋擾。急需礮船前來。藉壯聲援。○穀日。打狗礮臺藥炸全臺盡裂。擊死兵丁五十名。餘兵及附近民人多受傷。房屋震壞不少。惟臺端口徑十二寸之大礮四尊無恙。○廿六日。東電。日廷向議院借銀錢一百兆圓以充戰費。○津電。廿二日。宋祝三保帥率師攻海城外高山嶺之日本礮臺。華兵雖未精練而勇氣百倍。狂衝直上。奪獲車礮三尊。日本第一隊兵之守土城者相將鼠竄。是役也。自黎明至日暮。海城唾手可得。不料日本援師大至。槍礮猛厲。我師乃設伏於道左。僞爲轍亂。旗以誘敵。日本偏不中計。乃收集伏兵而返。點驗官軍傷亡約三千人。敵兵死傷不知其數。○燕電。廿五日。康濟兵艦自劉公島展輪。日艦悉遵西例。鳴哀礮。下半旗。亂梳繩以送。提督等之喪。康濟卽返燕臺。艦中有靈柩五具。華官若干員。西官十一員。皆無傷損。○廿七日。鎮江電。本日雲南提督馮萃亭保帥子材率粵勇四千。袖勇匪千。總勇八千。過瓜洲。將往山東。帶有軍礮十尊。機器礮十一尊。精槍無數。且前隊尙有八千人。先在徐州等候。○京電。朝命南澳鎮總兵劉淵亭軍門永福卽日北

上。字林報云日本第四軍已出。揚言將攻臺灣以牽制劉軍。○廿八日津電黑龍江將軍依堯山留守克唐阿。自鳳凰城電告王夔帥。

本日滿蒙軍克復鳳凰城奉天亦出重兵冀截日兵歸路。○江甯電警理南洋大臣兩江總督張香帥特

委江漢關稅務司穆和德權使充南洋海軍總教習南洋海軍總統郭善臣軍門寶昌及各戰艦管駕之

庸懦無能者悉行撤差而委吳軍門奇勳充南洋總統又選智勇兼全之中西將領管帶各艦。○晦日津

電據報日兵已出海城將進逼天莊臺宋帥已退駐天莊臺謠言營口租界有亂華官甚留意於內地諸

教士保護周摯聞北通州人欲請教士致書東將如能不擾此城願以重金為壽天津紳士亦有此意擬

託西國領事官為介紹。按此皆無稽之言如果屬實華人大良喪盡矣

如月朔西二月廿五號英電俄京輿論李中堂與日本議和。日本必惟命是聽若再視同兒戲彼獨不懼英法之

懷疑乎。○日政府籌借之款議院許之。○京電昨日王大臣會商日衅。皇上命電飭各省三品以上大

員直陳主和主戰之意并許由電馳奏以免稽延嗣後即著為例。○李中堂入都後。皇上召見兩次軍

機大臣皆在列。皇太后。皇上又同召見數次。特命行內廷燕見禮不必拘拜跪之節宮監宮娥悉

屏於外故奏對之語外人無知之者惟遙見中堂慷慨激昂。皇太后。皇上皆動容相顧而已。○臺南

電旗后礮臺之災共死二百餘人燬失軍械無數武營中獲得一人謂其私通日本并疑其謀毀礮臺。○

二日京電。謀報黑龍江畔。俄國已集馬兵名曰可約六萬名。器械糧食堆積如山。朝廷念瀕俄一帶。但有

有戍兵四千名。及屯田兵一萬五千名。設使東北有事。其何能淑。然亦無可如何也。○各省三品以上大

員。欽奉電。諭垂詢和戰機宜。本日已有五總督。七巡撫。六布政使。三按察使。遵旨電奏。按湘省人不

抗拒奉旨。展接之電。總今有此緊要大事。獨不與聞。豈其中三分之二。有奇皆主於和。惟謂東洋倘索

非甘居化外乎。凡有與新政為仇者。此後請以湘人為鑒。其中三分之二。有奇皆主於和。惟謂東洋倘索

重金似無不可。若論中國土地。皆聖祖神宗心血之所留貽。如敢妄肆要求。惟有與之苦戰。此外又

有將軍都統提督等數大員。亦已電復。惟未知其作何語耳。○淡水電。臺灣大憲於防守東寇之事。分外

經營。前日澎湖忽見日艦。益復昕夕戒嚴。署巡撫唐薇卿中丞。景松仍慮基隆兵力雖厚而未甚可恃。擬

再添派數營前往。○青州電。接燕電。甯海日兵傳示居民。凡在二十里之內者。悉行退避。不日續有大軍

於此登岸。往截運河口。南北通衢矣。按日營雖有此示。實則山東戰事已畢。將退回旅順。進犯遼東矣。其

所以必為此說者。則恐日兵登輪時。華軍躡其後也。西人曰。日本其為烏鯽矣。烏鯽吐墨以隱其身。○三

日京電。恭邸精力雖遜。然常至督辦軍務處。指示機宜。不辭勞瘁。慶邸則以疾乞假。不甚視事。惟皇上

甚倚重之。撤閣。皇太后。皇上與恭邸李中堂慶邸同德同心。翁李兩尚書同龢之識見和而不同。李中堂已蒙召見三次。皇上倚畀如左右手。特命為出使日本議和全權大臣。○四日京電。李中堂將

回天津。皇太后特賜親王穿用之翠雲
國欽使及赫瀛賓方伯德在英美兩使館
焉。不知所往。華軍中聞報。使人蹤跡之。但
則遭炸裂。○五日。英電。日兵之在山東者。
稿本電告日本。俟接復電。始決行期。○牛莊
英電。德議院議添造巡海大船四艘。以壯海
不可少。○津電。有旨傳諭前敵諸統帥。
軍法從事。并著傳諭眾敗兵。務須恪守軍
表明。甚願款接。李中堂之意。惟中國若用
美使西文之電。甚屬合宜。惟傳譯漢文。略
關先請。宣示國書。然後迎至廣島。訂議和
○七日。京電。某侍御刺腕血。繼封章。歷
胡芸楣。應訪。燭。新練馬兵三隊。步卒五

納根軍門爲總統。所派營官悉屬西員。尅日向山海關進。陽及牛莊一路。其右軍則指摩天嶺。左軍暫踞蓋平。先以與華兵戰。華兵約一萬五千人。聶軍門爲統領。兩陣既合。約百五十具。方事之殷。有別部華兵三千名。乘間襲海城。千一約三千。均不能敵。中軍既至太阻。幾與中國大軍相第二軍。至華觀戰。噫。此豈尙有人心哉。○八日。英電。昨接不克而退。日兵今。噫。北犯華兵。漸。漸。北。退。○中東和局。憲。并。請。示。全。權。勅。書。如。無。歧。誤。卽。請。進。至。廣。島。○京。電。日。本。允。迎。傳。相。矣。○前。日。傳。相。入。覲。皇。太。后。於。國。政。之。迫。山。東。某。總。兵。約。束。部。下。毋。許。擾。民。竟。遭。亂。兵。戕。害。河。南。鄧。總。辦。糧。臺。事。務。接。任。者。爲。新。授。直。藩。陳。右。銘。方。伯。寶。箴。定。於。今。日。出。都。擬。由。津。乘。輪。直。抵。馬。關。換。乘。日。本。奉。迎。之。君。於。初。八。日。自。滬。乘。頭。班。輪。船。赴。津。津。人。不。知。而。誤。電。也。昨。日。傳。相。第。五。次。入。覲。皇。

力主和議。乃有某大臣者。尙欲沮撓。恭親王袖出奏咨各件示之。拜剴切言之曰。吾之所以不克遽興者。非李其之咎也。李其之意。具見於此數紙中。而有人再四阻之。故其咎實在吾輩。目前之挫失。亦惟吾輩之罪。某大臣始不敢言。○京電。朝廷專倚傅相。予以切實。勅書。鈐有玉璽。重以御筆。信足爲全權大臣之證。○十日。英電。中國淪失諸戰艦。皆已駛至橫濱。入鵬修理。乃駛至橫濱。其有遠我旅順之意乎。○日本第一軍之第三第五隊兵。已合而進窺遼陽矣。○日兵棄山東海角及威海而去。然岸上礮臺已盡成平地矣。○津電。晨接關外軍報。初七日。中日兩軍戰於牛莊左近地。宋保帥墜馬致傷。傳言宋軍欲軍法從事其不法之兵私以槍彈斃其馬遂昇宋帥而退夜接軍書。日兵直逼遼陽。唐沅圍軍門。七旅長留守順。竭力禦之。兩軍皆死傷。山積初七之戰。尤爲猛厲。遼陽幸無恙。○京電。某侍御奏稱。今事勢當危急之秋。言者動責李其。夫豈知我之所以致敗者。不在天津而在京師乎。李其爲北門鎖鑰。思深慮遠。期一切加以整頓。承平之日。不忘武備。封章具在。可覆按也。乃總署及戶部。遵旨議覆之際。動輒駁斥。某大臣西字明標。銜且晒之曰。名未便照譯。葛爾。日本何足介意。時則朝鮮尙未起釁。朝臣之闕於事理者。亦或左祖某大臣及高陞。被擊李其。又亟請於朝。欲撥鉅金。速往外洋。購取額外之軍械。又欲購南美洲之鐵甲船一大隊。某大臣又不許。且曰。日本豈真敢犯我上國哉。北洋之所豫備已足。破日本之膽。逆料其必不渡海。遠來。然其所謂已足者。某

大臣殆忘歷年駁斥之案也。抑豈能保日本之不來萬一竟來。又未能保中國之必勝。至於萬一有不測之險。某大臣全未想到。今乃共責李其臣竊寃之疏上奉 旨留中。今中堂入京備承 殊眷外間始傳布此疏。多謂某侍御遇事敢言。具有卓識。○東電得海城電。初八東軍已得老牛莊城。華兵死守不退。巷戰歷十三點鐘之久。東軍始獲全勝。計華兵殉難者一千八百八十人。被俘者五百人。東軍死亡二百六名。日本政府發電賀代理提督山縣之喜。并悉是役日本得礮十六尊。內有軍礮五尊。另大彈一百七十顆。槍彈七十萬三千粒。火藥六箱。炸藥五袋。大米三十袋。刀四百廿八柄。馬若干匹。此第一軍也。其第二軍則在牛莊海城交界地方。初八晨與華軍遇。宋保帥及馬劉諸統領悉在軍中。至十一點鐘華軍整旅而退。○朝鮮初斷感恩門以示永不迎 天使之意。三百年前倭人侵暴朝鮮。明遣大兵救之。倭人懼而感恩。以示世世不忘之意。中東學黨業已星散。日本將撤戍朝兵。○津電傳相於今夕可來。敬聞 皇上國欽使至朝鮮。必從是門入。東學黨業已星散。日本將撤戍朝兵。○津電傳相於今夕可來。敬聞 皇上深契傳相謀國之忠。往日譏言本屬無間。可入。今更渙然冰釋。且環顧朝臣無如傳相之足恃者。既授為全權大臣。持節赴東。訂定和局。并將委以總理善後事宜之全權。皇上又面諭廷臣。躬自引咎。以傳相平日有備無患之策。悔未能一一聽從。即泰西各國種種興盛之機。亦悔未克一一察驗。主聖臣賢。我國家有道之長基。此矣。○十一日英電。李傅相將由津赴日。日廷深喜中國 勅書之美。○日本明言。

欲得牛莊因致書在牛各國領事○初六晨東洋第一軍之第三隊至通肯城無阻之者○花朝津電遼陽電線已斷惟用馬遞至牛莊迤西數里始可繕發軍報○湖南巡撫吳恪齋中丞大激兵仍在錦州兩江總督劉峴莊制府坤一之兵則駐山海關兩路湘軍極少亦有十萬○十三日津電牛莊租界失守吳恪帥部兵甫接仗卽遁宋保帥雖能獨力支持反緣吳軍之遁不免掣動全局致被日兵闖入牛莊○日本以奉迎相節諸儀不能猝備商請傅相遲至廿三起程按此非確信也日本事事步武泰西今若藉端延緩必爲他國所輕○橫濱電初十東洋第二軍奪得牛莊租界惟沿海礮臺尙有華兵守禦宋保帥退守神沙帶吳恪帥亦安營於其左近○京電日人若欲由山東來犯京津已有派援萊州之南兵三萬餘名改駐沿海諸險要大可高枕無憂○十四日津電傅相定於十七啟節○東京電日兵既踞營口卽派偏師駐紮租界保護西商英美兩國水師船遂以保護之事委諸日本○駐紮天莊臺華兵約一萬人昨與日兵大戰三點鐘之久旋向西北退去天莊臺卽爲日踞華兵約死二千人○望日英電營口及沿海各礮臺盡喪於日華兵逃至天莊臺日兵又進攻之猛戰三點鐘天莊臺又失華兵殉難二千人日兵死九十六名○津電錦州迤北電線亦遭日兵割斷惟錦州尙可通電○漢納根軍門以中國當事諸大僚多不欲改易新法故擬俟迎娶德璵琳權使之女公子後卽返歐洲惜哉惜哉○傅相實定於十九往東禮裕生護兩輪船在津伺候○

既望津電。宋保帥在天莊臺附近。大獲勝仗。陣斃敵兵七百餘名。○十七日。津電傳相隨帶羅稷臣

吳贊臣廷斌兩觀察。及譯員會蘭生太守。會同福世德大臣。於明晨登公義輪船。向東洋進發。護從員弁

則坐生義輪船啟行。○十八日。英電某報言。日本願讓長城一帶。暨盛京等處地方。惟中日議和一節。

此間未得東洋實信。究未知其意如何。○十九日。津電前敵營務處直臬周玉山廉訪。奉傳相檄調回

津。總辦防剿事宜。所遺豫軍毅軍准軍轉運一差。委前在朝鮮辦理工務之溫處道袁慰庭觀察世凱接

管。兼派充前敵營務處。○傳相與福世德大臣。準於今日酉初。乘輪直往日本。○東電望日晨。華兵一千

六百名。來攻高嶽地方之日兵。又有華兵千名。攻日軍之左翼。均未得手。華兵共喪七十人。日兵死六人。

○二十日。津電傳相起節時。風雪大作。實登公義輪船。大約卽夕。可抵勃監地方。日本所遣之議和大臣。

於去一夕。由馬關乘輪至勃監。迎迓相節。○京電聶功亭軍門士成。章總戎高元奉。旨入衛津東等處。

宋保帥以孤立無助。具疏請留。皇上本欲俯准。而樞垣以二將均已就道。未便往返奔馳。旋奉 上諭。

著毋庸議。○遼陽軍電。日兵已過遼河。屢欲前進。宋保帥屢擊退之。○英電泰晤士報言。日本欲求中國

割讓臺灣一省。及遼東一海島。以爲議和之款。然此不過一端耳。其餘尙未明言。○廿一日。英電傳聞中

國欲請俄德二國。干預中日議和條約。藉阻日本割地之妄想。○廣島電。日主特派彰仁親王。總統廣島

第四軍。卽刻起程。不知其欲何往。○日本已在勃監地方預備迎接中國全權大臣。其奉派出迎者共有三員。一員於二十日先至馬關。餘二員於廿二日至馬關。○廿三日英電。俄調地中海軍艦。齊至太平洋。以觀中日動靜。○華預向英貸款。備和後償日本。以英金計。○東電。中堂至馬崎。亦曰馬關。日本外務省員登舟。敬迓中堂。遣長公子伯行觀察。經方及福世。德國務卿。先行登岸。答拜伊藤。陸奧。兩全權大臣。○錦州電。日馬隊四百名。携開山礮。至天橋場。與華軍相距尙遠。劉峴帥令沙河。昨華兵豫備迎剿。沙河左岸已造壘。掘濠。安大礮。○廿五日英電。日本四艦泊大沽。查入口商輪。○山海關電。昨晨。瞭見東南口外有灰色兵艦五。往來游弋。下午遙見船煙。大約是日艦。此間已預備俟近必打。○祁口電。昨晚漁船報見日艦十三艘。水雷艇六號。約離祁口岸三十六里聚泊。○大沽電。見大日艦十三。小礮船八。在大沽口外三十里游弋。滬至津船皆被查。○廿六日英電。傳聞日艦封禁臺灣之淡水口。中日和局已在下關開議。橫濱巷議以全國雄心難遏。恐必無成。謠言日議院長示有人以議和尙非其時。爲請諸員其公議之。○京電。張樵野星使回京六日。召見三次。星使力助中堂。聞諸大僚亦與會商。仍欲請歐洲大國乘機干預和議。○山海關電。廿四夜大風雪。日小艦在范家店擱沙而壞。死二人。華兵欲捕之。情無礙。日本八大艦猝至。亂放機器礮。華兵急避。已傷一人。小艦旋被救去。○東電。中日全權大臣。以西門舍

革爲會議公所。廿四下午相見。互閱國書。與全權合。卽議和局。廿五早。中堂遷入日官代備之行轅。下午又議。○廿七日。英電。日兵攻澎湖。○京電。和局已在馬關開議。以暫息干戈爲第一義。日本待中堂甚睦。逆料不致決裂。○山海關電。吳軍已退回錦州東北六十里之十三山。天莊臺之糧臺亦已遷往。宋軍在吳軍之東五十四里山路中。逐漸退回。日兵逼近東沙河。天降大雪。想數日後。錦州必有戰事。聞前敵諸軍各自認定。吳清帥爲中路。劉峴帥中軍爲右路。宋祝帥爲左路。惟清帥已奉召入都。戰時恐未必在軍也。峴帥奏留之。○錦州南海邊探報。本日見東艦踞錦南四十里之桃花島。惟未登陸。續電云日兵上錦州南岸○廿九日。英電。昨日。李中堂自議和公所回行臺。將入門。一少年凶人衝出。以手槍擊其面部。凶人已就獲。○東電。昨四點半鐘。中堂將返行臺。日人翹足道旁。以一見顏色爲幸。忽一少年壯士。自人叢中出。左手攀憲輿橫。右手開槍。傷中堂頰。其彈今日可出。伊藤陸奧二大臣暨地方官聞報。驚駭非常。羣趨行臺。問候興居。并發電奏聞。日廷日主。迅派御前大臣。携日主。后手書。殷勤慰問。并道歉衷。又遣二御醫與大臣同乘飛輪。晝夜出廣島。今晨已抵下關。全國官民人等。聞此警報。無不變形於色。皆祝吉人天相。傷而不害。今日下午。東御醫佐藤電奏言。中堂傷勢可保。無礙。查凶手姓小山。年廿一歲。身穿民服。放槍後。逃入一店。卽就逮。中堂之傷。在左目下一寸。無損目光。中堂隨帶之兩西醫。先在傷處探彈。不獲。緩日再探。

醫。傷。雖。重。約。可。無。礙。中。堂。心。甚。鎮。定。痛。苦。亦。能。強。忍。與。人。敘。談。有。條。不。紊。且。云。仍。當。力。疾。辦。公。行。醫。內。外。今。已。密。布。日。本。兵。捕。妥。慎。保。護。發。電。時。中。堂。方。安。臥。○日。主。命。其。從。弟。小。松。宮。大。勳。位。彰。仁。親。王。樓。川。子。至。華。總。統。陸。軍。

三月朔

西三月廿六號

英電中堂似甚平善。惟彈未出。凶手小山。愛國之獸子也。

或曰小山之兄在津爲中堂獲而實諸法故藉此以報仇

○

臺北府電澎湖王鎮中彈殉難守兵大亂三礮臺連失朱守

上洋

部眾二千五百名退入後山敵兵將往

犯之糧械盡爲日得日失二船先傷於水雷後燬於礮華兵陣亡一千三百六十五名

後接目擊人信謂日本惟吉野艦攔

後已送長崎修理華兵死者無多

○東電往攻澎湖者共兵一萬八千名運兵船外有礮船十二雷艇八○東電中堂無

礙不日可重申和議日主特頒手諭以儆尸位○哉生魄京電中堂電奏恐和議難成○上已英電日本

奪澎湖○廈門電上月廿八東兵在澎湖之媽宮上岸華兵不甚力戰東兵定於明日往攻打狗○日本

電今日來信中堂平安無比佐藤仍在下關悉心療治和議不日重開日廷以該省巡撫及警部長疏於

防範悉予革職○四日英電今望一二日內中堂仍與日本開議○京電聞日本欲到山海關又欲到登

瀾且中堂受傷景象殊艱脆也各大倭日共會議不能決恭邸請假五天養病○臺灣電上月廿七伊東

祐亨帶巡艦九礮船二開礮先打澎湖東礮臺而潛以運船五運兵三千名在礮臺後登岸是夜華兵全

退廿八晨日兵入臺。礮攻下游各臺。西礮臺華兵燬其臺而退。東軍死一傷廿七。獲華軍千餘。在乘船而去。是役也。吉野艦礮傷。故不與英國良德艦泊其側。親見日兵三千登島。帶四月糧。其餘各艦分派運船裝煤至澎湖。將以為攻臺之基。惟繼又思還返東洋。想緣和議將成。故英艦去後。法國衣撕裂艦泊澎湖。昨聞劉淵亭軍門永福在臺南。電請臺北。速添軍礮山礮。當有北兵數營。乘火車而南。今日打狗相近之恆春縣。已見日艦十五。往來不定。黑旗兵汕頭新兵。幫辦全臺防務大臣太僕寺卿林詩甫。因卿之團練兵。分守恆春。打狗等。可以登岸之地。○五日英電。日主為中堂受傷。萬分愁悶。飛諭伊藤陸奧兩大臣。不必取華質。中堂初與議息兵。日本百端要挾。竟欲得大沽礮臺及山海關為質。立即停戰。廿一天。○廣島特電。中日今立停戰約。此日本因中堂受傷。故自願停戰。不關人講。○津電。寓津西人公電。問慰中堂。接覆電。傷處痛難出。然仍可臥治。承慰問。感謝。○初六日京電。已發電。照約停戰。矣。和議甚有可望。中堂具奏情形。奉旨嘉慰。知宸威之稍霽也。○七日英電。日兵攻臺南。○八日英電。踞旅順之日卒。多患霍亂。○京電。傅相已可力。○藤大。至馬關。凶手小山。訊知早蓄殺心。定監禁終身。兼作苦工之罪。○東醫佐藤察。傅相傷在左目。下一寸許。形帶長圓。腫漸蔽眼。傅相在京時。向法使館借得官醫特派司。日伺起居。以傷勢匪輕。宜查彈丸所在。然須避七八日。方得日官醫時。欲剖視。傅相不許。法官醫亦駭。以彈尙未知下落。能

妄。割。駐。京。德。使。館。當。聞。警。報。時。急。遣。賜。刻。立。勅。官。醫。東。往。佐。治。至。是。亦。如。法。醫。言。日。醫。謝。不。敏。始。罷。奏。刀。
○廣。島。力。籌。軍。事。當。停。戰。約。未。定。之。先。有。運。船。送。馬。步。兵。不。知。所。往。○九。日。英。電。銀。價。忽。貴。泰。晤。士。報。曰。
此。蓋。英。商。知。東。方。和。必。用。銀。故。預。貴。又。或。因。德。美。英。公。商。派。員。會。議。通。用。金。銀。故。總。之。非。定。局。也。○福。大。
臣。來。電。中。堂。日。有。起。色。和。局。亦。有。進。境。下。關。與。京。師。電。報。往。來。不。絕。○十。日。江。甯。電。謠。傳。敵。艦。薄。海。州。馮。
萃。亭。保。帥。子。材。遵。香。帥。示。往。戍。之。除。漕。督。外。各。官。均。受。節。制。○十。三。日。東。電。李。公。子。經。方。授。為。全。權。大。臣。
日。廷。認。之。○津。電。天。津。戒。嚴。議。以。曹。軍。門。克。忠。守。大。沽。通。南。地。聶。軍。門。士。成。守。大。沽。北。訖。山。海。關。一。帶。皆。
沿。海。第。一。重。門。戶。也。張。軍。門。文。彬。率。閩。軍。董。星。五。軍。門。福。祥。率。新。疆。軍。為。第。二。重。門。戶。策。應。曹。聶。兩。軍。其。
北。河。及。大。沽。礮。臺。滌。羅。鎮。榮光及。福。建。提。督。程。軍。門。文炳守。之。神。機。營。及。京。營。旗。兵。為。第。三。重。門。戶。兼。顧。
京。師。○十。四。日。英。電。中。堂。大。愈。○東。電。西。報。言。天。莊。臺。戰。後。有。死。人。無。傷。人。必。日。卒。之。殘。殺。傷。兵。也。殊。損。
日。名。日。兵。部。已。咨。山。縣。元。帥。查。覆。據。稱。此。仗。我。者。謗。我。也。軍。中。有。西。報。館。訪。事。數。友。亦。謂。並。無。其。事。○
津。電。襲。帥。接。峴。帥。錦。州。電。謀。自。遼。陽。回。報。上。月。杪。至。本。月。朔。長。佐。兩。將。軍。及。團。練。勇。目。韓。邊。外。各。率。雄。師。
在。遼。南。十。五。里。與。敵。連。戰。三。日。二。夜。敵。兵。敗。退。四。十。五。里。初。四。敵。兵。欲。渡。西。沙。河。祝。帥。禦。之。馬。軍。門。玉。崑。
又。在。天。莊。臺。西。廿。二。里。擊。敗。日。兵。追。至。天。莊。臺。東。計。復。牛。莊。○下。關。詳。電。初。七。東。使。交。議。和。條。款。中。堂。即。

與。遂。款。妥。商。惟。日。廷。諱。莫。如。深。不。使。他。國。與。聞。一。語。某。東。報。記。停。戰。於。約。款。未。發。之。先。立。被。封。禁。連。日。中。堂。不。往。行。轅。公。所。問。兵。捕。之。保。護。者。至。嚴。極。密。有。欲。入。城。之。人。隨。身。必。佩。照。會。更。須。搜。檢。自。華。東。渡。之。諸。隨。員。及。福。世。德。等。各。西。員。皆。請。毋。離。下。關。城。以。便。保。護。中。堂。傷。勢。將。痊。精。神。甚。好。辦。公。甚。忙。當。中。堂。之。受。傷。也。日。主。潛。然。下。淚。日。后。遣。女。奴。侍。疾。皆。穿。紅。十。字。會。衣。服。中。堂。今。具。箋。申。謝。○。望。日。甯。電。香。帥。定。下。禮。拜。出。轅。閱。視。江。蘇。沿。江。沿。海。各。礮。臺。漕。督。與。馮。宮。保。均。在。海。州。迎。候。○。津。電。今。日。英。商。益。生。輪。船。誤。運。禁。物。至。大。沽。被。擒。於。日。○。既。望。英。電。和。議。順。利。日。廷。祕。密。惟。聞。朝。鮮。自。主。一。也。滿。洲。遼。南。地。連。旅。順。日。二。也。臺。灣。亦。讓。三。也。中。國。江。海。各。口。全。通。商。四。也。賠。款。四。百。兆。圓。五。也。未。云。據。要。地。以。爲。賠。銀。之。質。似。皆。可。信。○。十。七。日。英。電。俄。國。拿。縛。司。笛。報。云。日。本。覬。覷。澎。湖。俄。宜。代。中。國。設。守。○。東。洋。主。戰。之。黨。似。欲。沮。撓。和。局。○。京。電。停。戰。之。期。僅。存。九。日。而。京。官。似。不。甚。措。意。總。署。會。議。時。局。亦。不。甚。認。真。軍。機。大。臣。更。不。甚。與。各。西。使。會。議。非。若。中。堂。在。京。時。之。淡。洽。今。日。接。到。中。堂。議。和。條。款。電。報。卽。絡。繹。不。絕。而。外。間。尙。無。消。息。旅。人。似。不。願。讓。滿。洲。地。主。戰。諸。臣。以。讓。地。必。致。生。亂。爲。言。惟。恐。戰。亦。無。益。耳。主。和。之。領。袖。恭。邸。也。假。期。未。滿。精。力。尙。弱。在。邸。與。諸。大。臣。互。商。數。次。大。約。和。戰。之。局。一。以。諉。之。李。中。堂。○。會。試。舉。子。今。科。不。滿。三。千。人。○。津。電。傳。相。受。傷。後。中。外。傳。電。問。候。之。書。共。一。百。九。十。三。封。郵。局。遞。到。者。八。十。八。封。面。致。者。三。十。七。封。口。信。十。

二次。今已氣體康健。飲食如恆。○十八日。神戶電。和局大有進境。重訂通商條約。日本與西國相同。非沾額外利益。○十九日。馬關電。和議成。○英電。俄京朝報傳單言。俄決不任日佔華陸地。○廿一日。京電。皇上於中堂議訂最要之款。皆已俯允。并許中堂即定約。督辦軍務處。軍機處。總理衙門。諸王大臣。亦各詢謀僉同。其阻止和議者。今適入闕。言官亦未有陳奏。大約中堂過返。尙將大放厥詞。○東電。日本索銀三百兆兩。以得佔遼東。故減百兆。○中堂受傷後一禮拜內。問安之書多至萬封。○津電。專搜商輪之日弁。揚言曰。自三月廿六起。如商輪載有米糧。視同違禁之軍火。蓋知中國託洋商包運漕米故。○京電。中日兩國同於廿一日。聲明和局已成。惟條目尙待斟酌。○廿二日。東電。和議已定。兩國四欽使。准明日畫諾約款。未悉。○廿三日。英電。得中東電。和約已定。全權大臣已簽字。中堂即於本日下午。率公子及參贊隨員等。乘輪回華。伊藤陸奧兩大臣。同時返廣島。其詳細條款。言人人殊。聞日本欲俟兩國御筆批准後。始行宣布。今衆所共知者。惟此約於三禮拜內。互換前議停戰之約。亦即再展三禮拜。以四月十四日爲限。○廿四日。英電。得津電。日本先致哀的美敦書。譯言決絕也於中國內開償銀二百兆。割遼東地。至緯線四十度爲止。割臺灣全島。開新口岸五處。減稅若干。設工藝局於各內地。戍旅順口。恐係威海衛之誤並催促畫諾之期。皇上特准傅相簽名。各英報聞之。無甚議論。皆曰。電語太簡。宜俟詳電再商。各法報已

堅請法廷出阻并約歐洲合力俄國以機會可乘先顯其不從之意并請歐洲各國同阻且曰即使各國不與俄同心俄亦必怒焉獨出字林報論之曰俄人此舉非有愛於中國也惡日本之強而逼俄也俄甚喜中國之孱弱嘗睡朝鮮之貧劣無能得以安築西伯里亞鐵路路成後便可惟所欲爲忽見日本之興出於意外其能不先事折之哉德法兩國本已與俄同志英似不甚措意蓋俄以侵地爲急日之得俄之失也嗚呼此係何等語氣英以通商爲重日之利英未必害且可躡其利也惟日本倘欲害及印度緬甸新嘉坡香港諸處則英必投袂而起矣俄以理春鄰旅順其心最切法以安南暹羅故注意臺灣餘如和蘭因蘇門答臘諸地西班牙因澳門等處必將振振有詞惟德之合俄則衆皆莫喻其故也○京電日來未聞東事和約亦甚秘密謠傳東欲在京得租界○和議將成華人又有開罪西人語如洋鬼子等類也者○廿五日英電俄不願日割華地請關涉華事之英法西和諸國合力改約○華讓日地連同澎湖又以威海爲償銀之質特展息兵約三禮拜俟 皇上用寶俄報論及此事度各國必將干預○津電中堂明日可回豫備火車至唐沽恭迓○廿六日英電償款以七年爲期以五釐爲息三年付清不取息日人寓華者華待之如上等歐美人華貨至日照日例納稅華人寓日歸日官約束○津電中堂已返精神甚健○廿七日東電日主在廣島接閱和約即日蓋璽畫押視爲定論○廿八日東電日本已派內閣書記

長伊藤美久治爲換約使。將於四月三日起程。往燕臺。○英電傳聞東洋新開通商口。係成都開封北京肇慶湖州五處。且內地全不禁阻。○俄法德議定協力自保東方諸利益。○中國欲貸英金三兆鎊。由德國銀行創合公司承借妥洽。○京電接中堂電。知已回津。今晨。皇上召見軍機。籌議約中巨款。未有定見。民間亦未有所知。或言滿洲地已割去。衆皆不信。或言臺灣全讓。則謂本係新得之地。無甚關係。○廿九日英電。日得通商諸益。各國照約均霽。○津電。中堂既返。請假二十天。福大臣齋約入都。○京電。或謂日將代掌華關。全係子虛。惟約內訂明。中國付清第二批兵費後。日或願還威海衛。可改以海關爲質。然斷不欲管理華關事。○晦日英電。泰姆士報論英國不與他國合逼日本。誠智者之事也。他國今調多艦。虎視他人。此昔所未有。亦今所不應。中日和約。無害於英。英何必調船哉。

猶清蘇月朔。西四月廿五號英電。俄法德三國駐日公使。聯銜致公牘於日本外務省。略謂中國以陸地讓貴國。心實不服。○京電。福世德與伍廷芳進呈和約譯畧。大臣卽與各公使計議。官之上。章諫阻者。實繁有徒。以恭邸在。告諸大臣。皆不敢專主。○中堂大約不必入都。惟俟。御筆批准後。赴燕換約耳。○今在安。危轉關之時。京中勢甚岌岌。聞宋。慶。依。克。唐。阿。劉。永。福。諸將帥。仍有主戰之意。數督撫電奏。與章諫封章。皆以滿洲爲。發祥重地。豈宜割畀他族。考中堂之所以許讓者。恐財力之不逮也。而論者則謂割寸地。

不如給千金。○二日英電。日本外務省答三公使公牘言。我民心醉於大勝。若從貴國之意。無以服吾民之心。○英報館皆贊美英廷之碩畫。彼德法助俄以阻日。不過爲猴之貓耳。西語相傳。猴喜食栗。置爐中煨熟而畏火。見貓在爐旁。遂持其爪以取栗。貓爪傷矣。食栗者猴也。法報亦不願法助俄以抑日。○三日英電。三國再致公牘於日本。詞氣甚屬和藹。惟言割地一節。驚動北京門戶。質言之。如有人持棒立戶外。且礙朝鮮務請退讓之爲妙。○英商益生輪船爲日本擄去。加以鞫問。今取其違禁之物而釋之。○俄日之交。勢甚危殆。○津電。官場傳說。英助日以拒俄。日有恃無恐。○東電。日本新章。各國兵艦泊長崎。以兩艘爲限。俄艦今逾此數。日令出口。俄不答。○港電。臺灣萬分危急。淡水華兵忽亂。槍斃華官十七員。德兵艦急撥水師廿五名登岸。保護西人。英艦亦已馳至。○四日津電。北洋大臣接劉峴帥電。探報東兵忽逼奉天。大抵以遼陽我駐重兵。故總道至此。裕壽帥使人問之。而豫籌守具。本帥亦飭回回馬兵。自西馳去。隱爲備禦。○五日英電。日本就西京故宮開設博覽會。日主許自廣島往。行開會禮。并賀戰功。不謂於火車中感冒風寒。病不能興。命改期。○日本派伊藤美久治爲換約使。行期未定。○七日。西曆五月一號英電。泰姆士報言。俄備用兵。我思無必需用兵處。○法報責助俄德。歷日之非者。今益紛紜不已。皆曰。日與我無仇。我與德有疑。而忽同事。甚無味也。○京電。中日和約。御筆尙未批准。張侍郎蔭桓又蒙召見。寓京西人謂換約之事。莫妙於卽在北京。若日兵同往。

更妙。冀中國之豁然頓悟。各國所得通商諸益。尤廣於前。閱新約各款。除割地一節外。餘皆無甚過分。與
恭如李中堂同心濟美之人力勸。皇上先行批准和約。俄日交涉。任他人自定。可也。或曰。俄使已行文
譴署。請弗批准此約。而華人以為合當如此者。幾於十人而九。蓋惡日之心深矣。○浴佛日。英電。皇上
召李相入都。按中堂於初六自津起程商定和約。○東電。俄日事岌岌可危。東來俄艦頗夥。歐洲大國亦派兵艦至日
法兵艦且奉法廷命預防意外。日大臣則曰。俄人太不公平。我斷不容俄干豫。且俄在東方之水師亦不
甚強。我何畏哉。○日主日。后離廣島之際。捐洋銀五千圓於工程局。助之清潔地面。蠲除瘟疫。又以珍物
賜廣島巡撫及知府等官。○九日。英電。日本答三公使書曰。我在旅順。驚擾京師。害朝鮮自主。皆係貴
國之誤會。○東電。中償日銀。美承借其半。聞福大臣為銀行說項也。歐洲某某兩國亦承借其半。○俄艦
接有密信。開出長崎。○京電。初八。御筆批准和約。○十日。津電。李相回津。將乘公益輪船。赴燕換約。○
英電。臺灣兵變。戕撫標中軍參將。○西班牙欲會俄德法而聯英。共阻日割華地。意奧則曰。俄如阻日割
華地。我願為臂助。俾俄擇利而行。聞北京大臣之不從和議者。甚有力。豈欲展忌兵約。八天。俄日則事勢
益亟。○京電。會議和約。王大臣僉言。不妨加銀。不可割地。閩省京官聯奏。願捐銀以贖臺。劉峴帥宋祝帥
合奏。願與日人決死戰。不願以滿洲讓鄰島。○十一日。京電。王大臣會議和約。福世德國務卿均在座。今

已出都赴津。○朝官封奏。無日蔑有均責讓地之失。臺灣大吏派入京師議事之員。不肯輕棄臺地。且言業已豫備決戰。即使萬不能保。亦願讓與歐洲。○京電軍務緊。貨止辦。○十二日京電。皇上批准和約。並未明降諭旨。聞軍機處實主其成。恭邸爲領袖。孫萊衫毓汶徐小雲用儀兩大臣助之。譯署諸公不與也。○傳聞英亦有聯絡俄德法阻割陸地之舉。華官言若使早有此議。皇上斷不用寶電。○英法報言探聞日廷之意。倘能得一中國相當之地。即可讓還遼東。惟旅順口則不願還。○臺灣黑旗兵有不聽軍令之意。德戰艦遣兵登岸保護西人。○津電中堂派伍廷芳兩觀察赴燕換約。○十三日京電。譯署昨接王爵棠星使之春。俄京來電。俄決不聽讓地於日。俄日交誼將中斷。○各公使各得本朝報。知日舉遼東連旅順口還華。○東電日爲俄法德所逼。俄以日踞遼東不便於俄。較華尤甚。按此事大不便此爲言其故可思矣日知俄志已堅。不敢多事。願還華地而索增銀百兆兩。○英電得京電。皇上實已批准和約。○燕電奏派換約之伍聯二觀察已質約而來。俄戰艦全隊亦至。○港電英水提座船生透玲到臺。派兵三十名登岸。○十四日京電。臺紳伏闕上書。御史及閩省詞林助之。皆言如難保守臺灣。願屬英國。○英電法使在東爭臺甚力。謂日兵之踞臺。須有限制。日艦亦不得逾若干艘。法報聞還遼東而不還臺。澎心滋不悅。謂法終不可讓日佔臺。澎又明言法合俄德以舉事而不與埃及退英事相干。則真爲俄所

恐矣。人言法爲俄貓。良非苟論。○燕電今日辰刻。日本換約使者伊藤美久治。乘八重山兵艦抵燕。礮臺鳴礮爲禮。登萊青道劉翰林觀察合芳及伍聯二觀察均迎諸水次。並撥兵五十名護之。○申刻中日兩國使臣在燕互換和約。礮臺及兵艦鳴礮。華兵鳴槍各申賀悃。按此電大謬查是時奉命回籍團練之訪事者不察虛實四傳電報京師得電大駭謂俄德法阻東割地未有成議駐京三公使力勸中國須俟日本允讓遼東始克換約美公使又爲中日居間電請日廷再展息兵期限日廷允展五天豈有伍聯二道擅與東使先換之理及至電問究竟始各釋然 實則中日使者晤談後伊藤美久治以未奉更改之命原約既不能換屢欲告辭回東。於是華使請命於京津兩地。日使請命於東京。電報往來忙於梭織而俄國泊燕十礮艦忽焉拆卸。船面礮戰諸器物各水師皆整衣理械若臨大敵。華官不知所爲飛電譯署譯署轉問俄使則曰日本如決不改約卽移權以攻旅順口。非與貴國發難貴王大臣其無恐然則燕臺初電業已換約而皆遙賀者不知正慄慄危懼之時也。○夜半十二點鐘始真換約。○望日燕電本日清晨日使伊藤美久治登橫濱丸賞換約而去。或曰寶登八重山艦到旅順口然後返東。至如何改約外尙未得知。傳言駐華英公使與赫總稅司德於調停之事與有力焉。總之中日戰局至此實已大定。他國之所注視者惟在日本與俄法德三國交涉事矣。○津電德廷派副水師提督考拿統領艦隊來華。先電致津關德稅司璫琳轉告傳相。傳相以聞。○京電朝議以增償百兆。頗費躊躇。赫總稅司一力承當。乃諭飭各省所收捐借各

款。悉交赫德。并特派赫德。稅司爲經理償款大臣。聞各省已共籌集銀二十六兆兩。期至六月中。又可收三十兆兩。皇太后於三十年來。節省內帑銀十三兆兩。欽奉懿旨。發作償日之用。○俄人言並無侵佔滿洲之意。惟因防禦日本。故有目前舉動。○英電廣東調兵五千名至臺。聲言彈壓黑旗兵。以便日本派員收臺。然逆料粵兵既至。必與黑旗聯爲一氣。○中日和約。已於十四夕。在燕臺換定。○既望神戶電。中日息兵約。展至換約之日止。按中日和約業已互換而東電云然者大抵燕臺但換兩國御筆批准之初約其增銀還地之續約須俟伊藤美久治携呈日主另行批准○十七日英電法報言。中國允給日本兵費。指明由各海關各釐卡陸續籌付。似此鉅款。當請歐西諸大國人。分別經理。查平時各海關稅司人等。均借材於歐洲。妥慎無誤。矧茲事出非常。能不資其熟手哉。○俄法德移駐太平洋之海軍。須俟中東和局大定。然後撤退。○十八日英電。拒英之各法報。皆言法當乘俄德聯合之機。接辦埃及大局。務令英兵退出埃及。其新開之蘇彝士河。應卽作爲公地。毋許一國獨攬大權。○中朝接得日主御書。皇上亦親御丹毫。交聯道芳面致伊藤美久治。敬聞御書大旨。朕覽來書。嘉慰無似。朕亦願盡弼前隙。與貴國敦崇睦誼。日後貴國有事。中國自應相助。○十九日英電。日廷派副水師提督樺山資紀。爲臺灣巡撫。○日議俟中加款。交付若干兆。戍兵卽退出若干里。付清則退清。○俄日兩國商改中東和約。彼此親愛有加。○東電。日京報刊出和約原文。并日主手諭。聲明與

中國永遠輯和之意。且言願從俄法德之勸。不必久佔滿洲。其應與中國互商之續約。隨後再議。○津電聞互換續約之期。由日本核定。大都不出本月。○二十日京電。換約事已定。今俄日兩國正在婉商。應改之條款。戰禍悉平。可喜也。○王夔帥兩請開缺。皇上不許。且將實授爲直隸總督。而以晉撫張中丞煦升授雲貴總督。李傅相回華後。三請開缺。皇上三次慰留。而恩許給假養病。或謂王夔帥將重入軍機處。而以劉峴帥署理直隸。想難遽賦。遂初也。○英電東洋重定和約。以遼遼一事爲綱。○臺電臺民決不肯從日。乃忽藐視官長。殆哉。岌乎。法艦派藍衣兵一隊。自臺南登岸。廷議又欲召唐薇帥入都。○廿一日英電接東電。日民以不得佔遼東。心皆鞅鞅。甚至各思蠢動。日本急派兵分保東京各使館。○廿一日津電。中國遞派赫鸞賓總稅司。總理清償日本焚索之款。俄法德恐英人獨握利權。執不許。且以條約中。有利益均霑語。各國亦羣向總署抗辨。美國各大銀行。則已合立一公司。名曰新納該。遣人至華爭承貸款。○廿三日京電慶邸奉命親往美署。蓋以中日言歸於好。深得美廷居間之力。美使亦躬親其役。不辭勞瘁。故謝之也。○美國福世德國務卿。先偕張邵兩星使。繼隨李中堂。兩次渡東。克成和局。皇上嘉之。傳旨贈以洋銀十五萬圓。聞中堂亦別有饋遺。○英電聞日本與歐洲三大國交涉事。已可定局。○廿四日京電。徐蔭軒協揆桐。出自禮閣。力梗和議。協揆本以不喜西國良法名者也。○上諭王夔帥密擒威海雷艇。偵

事各弁。其降敵之蔡廷幹。尤爲法所不宥。然和約中已有普赦軍務獲罪人員一條。恐難明正典刑也。○廿五日津電。欽派李經方爲交割臺灣使者。蓋主戰之一輩人。惡其大失國體。且和約中亦隨同畫諾。故以此難之也。伯行觀察以疾辭而不獲。命傅相乃請福世德國務卿偕往。西報謂割贈臺灣之舉。欽奉。皇上電旨允行。微特與伯行觀察無干。且亦不能責傅相也。○東電。西字報明言。中日別無互助之密約。○廿六日英電。歐西各國願以銀兩貸中國。而索海關爲質。中國不許。○聞山海關兵變。居民紛紛逃遁。○廿七日英電。俄法德請問日本。究竟退出遼東後。需索中國增銀若干兆。并催令撤兵。○聞中國駐洋欽差。將往俄德法三國。道遠謝忱。不知所謝者何事也。○晦日英電。日本派外務省少卿林董爲出使中國大臣。

夏五朔西五月廿四日臺灣電。唐薇帥宣言曰。臺灣今爲自主之國。旗用藍地黃虎。并備文照會各國。○哉生魄。京電。時事仍岌岌可危。皇上命駐防奉天境內及山海關華兵。操防弗懈。○哉生明。臺電。臺北已見日艦。○四日廈門電。初二下午。日本五艦。游弋淡水海面。勢將泊岸。礮臺將弁懸旗。示將攻擊。日艦乃退泊媽宮島。與全隊合。○蔡電。聞俄將令日撤朝戍。日答以本將凱旋。惟朝王囑暫戍。○端午汕頭電。近有匪徒聚至二萬人。謀爲不軌。且有新式軍器。其勢甚張。○臺電。踞澎日兵。已有六千。將增至二萬。以圖僞索。

臺灣新派樺山總督亦已到澎。劉洲亭軍門永福駐守臺南。邱主事逢甲以團練兵駐守臺中。福建水師

提督楊西園軍門岐珍駐守臺北。楊軍門旋率師乘南琛兵艦內渡。○端未臺電日艦及運船均府集淡水口外。臺民均

預備禦敵。○七日臺電數日艦泊基隆外。○八日瑛春電華商暫弗運貨到瑛。蓋俄日之釁亟矣。○津電

佔遼日兵漸退。大約調至臺灣。○十日臺電基隆華軍已與日艦開仗。○十一日臺電日十五艦抵臺東

北洋面。即派兵約三千名登陸。臺兵接戰未分勝負。○蜀電初六七八等日成都府民變。英法美三國教

堂夷爲平地。教士暫住衙齋。幸無恙。○十二日臺電日本已得基隆。華兵死三百人。○京電聞俄欲以銀

百兆兩貸華。不折不扣。年息五釐。明歲再貸百兆亦如之。按俄國負債疊疊納息多不止五釐。今竟慨當以慷其所圖者斷可識矣。○十三日

臺電臺北忽大亂。唐總統不知所之。撫署及四圍民屋皆火。土匪外兵紛紛搶掠。無人禁阻。滬尾亦有搶

劫事。惟西人皆無恙。○港電初九夕李公子已在舟次。舉中國交割臺灣文據。界日本樺山總督樺山亦

以接受文憑。呈公子轉呈中國。初十公子展輪回滬。○臺灣民主國亡。唐伯理璽天德遜位行宮。火起。○

十四日英電俄遷扣奇思種類人八千戶。至帕米爾俾充土著。以資之。○京電欽派恭親王督辦借款

事。而以孫萊衫大司馬翁叔平大司徒爲會辦。徐小雲少宰張樵野少司徒爲幫辦。赫鷲賓總權使爲參

贊。○臺電日兵既至基隆。即進攻臺北府。居民震恐。電局華人星散。海線未斷。西人海孫仍駐局辦事。○

廈門電。有懸德旗之商輪船。被臺兵發礮攻擊。昨夜臺北城垣及火藥廠均大火。轟斃亂民百人。日兵現
在滬尾。離臺北府約三十里。○三日港電。唐景崧帶兵二千。登德國矮德輪船。行將出口。礮臺鳴礮阻之。
適德國壹里疊斯艦。泊於附近。適見之。目爲臺盜。且擊其商船也。即發礮以攻臺臺兵。適矮德遂出口。○
津電。俄寶以百兆金貸華。○既望滬尾電。臺灣礮臺亂民。發礮擊德國矮德輪船。死七人。傷十七人。德國
壹里疊斯艦。開礮還擊。礮臺死十三人。傷未詳。○京電。俄使入謁謝。大皇帝遣使唁大喪兼賀卽位之
盛意。法使偕入。行禮畢。大皇帝亦謝二國代定遼遼之局。○廈電。臺灣亂兵紛至。皆無賴子也。請駐滬
美德二總領事。電告兵艦。星馳到廈。保護西人。○英電。聞俄在巴黎。向法商借英金十七兆鎊。約合華銀百廿兆兩
轉貸華。俄爲保。或謂俄必因華騰黑龍江地。俾鐵路直達琿春。故以是報。○東電。樺山報。十一日。御林軍
進攻基隆。沿途屢經險阻。大礮既須捆載以行。而天氣漸熱。兵士盡如牛喘。行至遂湖地方。臺民紛集抵
禦。日兵被殺十八人。臺民約死百人。及抵基隆。礮臺防守頗嚴。先攻其西南二座。自未正起。直至酉初。臺
兵始退往臺北。遺存軍械藥糧食等物無算。盡爲日有。日弁檢點兵籍。共斃三十人。據獲到之臺兵供
守基隆者。共約六千人。統領張月樓。軍門受傷。退是以不支。今日兵前隊向臺北府進發。○津電。中堂於
此數日內。卽須督京。津關稅司德璫琳。信義洋行主孟特而。隨往。福世德國務卿。已辭行回美。○十八日。

英電中俄貸銀議定。柏靈倫敦人皆不悅。蓋恐華受制於俄也。○得俄京電。俄迫日還華地大局定。今又將迫日撤朝戍。○十九日東電。樺山報。臺北華官已散。華兵四出搶掠。西人患之。邀日兵速往彈壓。日將遂設中軍於臺北府。十四臺灣北境。盡歸日轄。西人無一受損。臺民亦無不服。至臺北府及淡水滬尾基隆等處。被亂民焚掠後。燬失物業約值一百萬金。○宜昌電。蜀亂將延。至鄂。請滬電。西艦速來保。○英電。法外部漢諾多。在下議院宣言曰。法何以合俄而預東方之事哉。東方大局關係全俄。而力尙未能遏。日此法之宜助者也。中日所定約款。有損於中國命脈。且於中印間之法屬地。指越南暹羅而言亦有妨碍。此法之宜預者也。議員多以為然。○京電。英法兩國公使。緣川中教案。力爭於總署。按中國正值艱難之際。忽又肇此大禍。凡教士之極愛中國者。無不同聲浩嘆。○二十日英電。法國五銀行訂立合同。以英金十五兆鎊。貸於華。俄為保。○廈電。日本水師提督樺山。於初十日聲明。為臺灣總督。○廿一日重慶電。成都嘉定雅州敘州保甯各府治。暨昆連之州縣鎮市等處。教堂已被蜀民一掃而空。凡教堂之四無居鄰者。縱火焚之。若有民屋與之相接。則以斧斤從事。至無寸椽片瓦。而後已。察其情形。全蜀似皆蠢動。惟重慶無恙。被難之教士及其眷屬。亦幸未有死者。擬取道重慶。乘舟東下。棧雲映雨中。將無復有西人蹤蹟矣。○廿二日英電。俄貸法金十五兆鎊。以供華用。頃已議定。以四釐為息。以九八折為百。以海關為質。以俄國為保。○廿三日港電。日艦攻臺灣府。礮臺

黑旗禦之。囑高臺西人他往。○廿五日。英電。俄皇特鑄超等寶星。遣使奉贈法民主。并手書御函。以表親睦。○俄京大僚言。所以代華保借鉅金者。爲干豫華政之左券也。或謂俄假道黑龍江。展築鐵路。以通珲春。捷徑則從。未齒及。字林報因言。北京至是始知承受俄廷代借百兆金之險。聞樞臣以甫免日人之逼。迫豈堪復受俄國之牢籠。爰擬婉辭以謝之。然聞俄已先與華約。無論願借與否。務於廿三定奪。或謂中國業已願借。然遲至廿四。尙未答俄也。○廿六日。港電。英國而榜扒巡船。派兵二百名。在臺南登岸。保護西人。○廿八日。英電。十六日。俄日新約。在俄京畫諾。○晦日。英電。有下議院大臣鑒於華禍。而嫌目前武備之未足者。議請英廷。飭諸議員。於前定軍費而外。別籌添補。然現任執政諸大臣。於整軍經武之事。固向持駁議者也。遂循例囑諸議員。各舉其意。迨投簡而分計之。其右政府者。一百二十五人。以政府之駁議爲不然者。一百三十二人。是相臣羅士勃雷班。訕其七也。不特羅相以次皆出意外。卽與之相角者。初願亦不及此。於是羅相及其所辟之諸部院大臣。卽自議解組避賢事。

閩五月哉生魄。西六月廿四號英電。英相羅士勃雷侯辭職。后帝許之。命前相沙士勃雷侯重掌樞機。并照例自辟僚佐。○中國貸款。何尙搖搖不定哉。俄人雖有成言。而憑約迄未立。竇意想所不到。○閩端大。香港電。連日未得臺灣。有一艦於本月朔。自臺來。曾臺北甚靜謐。臺南西人房屋外。皆樹木柵。日夕戒嚴。海面駐

泊之英艦升礮於船面。豫防戰禍。黑旗兵今方趕築土礮臺。是夕有六日艦到澎湖。其在臺之日官漸次整頓地方事。期逼劉軍俾其知難而退。故兵艦之不往臺南者。卽開其逃生之路也。今陸兵將至臺南。劉軍仍不稍却。日本知不能以虛聲相恫喝。兵艦因卽豫備進攻。英水師提督蒲樓反撤戍兵。各回本艦。并勸寄寓各西人暫離臺灣。○七日英電俄爲華保貸法金。已如氣球之忽癘。蓋華不願以關稅質也。論者謂中國於此殊有見地。○十日港電安平海關關門停辦公事。臺南罷市。惟寓臺西人尙無恙。上海通商公所諸英人不喻蒲樓撤戍意。聯名電問香港通商公所。且問會設法相救否。接覆電今日兵漸逼臺南。窺劉永福帥府。英德兩水提無計可施。惟囑旅民守亂邦不居之義。兼電告英使於京師矣。○東電日本使朝大臣井上馨歸。語人曰。朝鮮通國之能識時務者。惟王妃閔氏一人。妃雖不欲干豫朝權。而事變猝乘。誠不忍安於緘默也。○十一日英電華貸俄銀。屢有阻滯。今聞可望轉圜。約西歷臘月前由俄轉付。○中國別借英國金錢一兆鎊。年息六釐。其股分票價每百鎊有願加大鎊者。按戰務正殷時此與俄債無涉。○十二日英電俄願以鉅金貸華。而自向法國稱貸。然其在華則儼然自命爲債主也。索取各海關以爲質。中國慄慄危懼。未知他國亦以爲不便否。至中國借英金一兆鎊。以金鎊爲準。不論銀兩之貴賤。經手者爲上海麥加利銀行。傳聞係南京張制臺所借。西例則地方官無許貸銀。故權歸於一。○十三日英

電。俄代華借法債合同。已在北京畫諾。詳細情形。外間尙未洩漏。麥加利銀行經借之英金一兆鎊。在倫敦招股。英人之願借者。竟增原數十倍。○十四日。英電。俄國拿伯佛律尼耶報言。俄與中英兩國。在帕米爾地方劃界一事。應俟中國時局大定。再行妥議。惟願英廷知與俄敦睦之道。在於敦讓。○日本轉電。俄法德駐華三大臣。聯銜照會總署云。我等以遼東若爲日佔。必碍東方平安大局之語。力勸日本。以讓還貴國者。我等之願。保平安也。非有愛於貴國也。倘貴國別生變故。我等仍不干豫。請貴國不必倚恃。聞之人變而猶共感俄乎。○英電。法望俄助法逐英執埃之政。蓋謂法無俄助。事必不成。故先助俄代華拒日以招之。○通商總局。宴英日使。亦在座。食畢。循例舉觴屬客。日使先謝英之久好。歷舉各事。以爲證。又謂日本於通商諸務。惟求按照公道。應得之一分。不敢多上人也。○俄法德忽共同心。拒日隱露。解散二橫三縱之機。法緣埃事。不悅於英。而冀俄之助。下議院派出數董。主理公勸歐國。逼英退出埃境。事民主親臨。稱制布告。事在必行之原委。董事議以爲法俄交好。必宜有實事之堪憑。法已助俄成亞洲絕大之事業。感者宜細味此語。俄亦宜助法成斐洲未了之事宜也。君子曰。歐洲之禍。其殆始矣。○法電。駐華施大臣。與總署別立一約。劃清中越界務。據稱中法今已接壤。雷州水程。可通湄河。閩約內。另有通商條款。尙未宣露於外。惟知沿邊之鐵路電綫。皆可相連。○望日。英電。中國貸款。定以海關爲質。不得於三十六年內取贖。然屆

期若不還清法即可向俄索償。李林報因言此款聞共英金十六兆鎊。約合華銀一萬一千七百萬兩由法德銀行分售股票以九十四鎊作百鎊年息四釐十五年內不能還本。○十七日法電俄報論俄代華貸銀事成中國政務必有新增俄國干豫之處。○十九日京電欽派裕庚爲出使日本大臣。○廿日英電傳聞俄欲假道滿洲俾西伯利亞鐵路得以直通海口故願爲華代貸鉅金英肆撥款遠報言此信實已的確且已與華訂約惟直通海口一層理春歟抑朝鮮之元川歟事甚秘密外人無由知惟兼知黑龍江左岸地盡爲俄占。○廿八日京電直隸山東奉天江南等省統兵大員先後陳奏華兵不足恃事下兵部議請降旨飭查行伍凡未經戰陣及闖冗無才之輩概行裁汰嗣後軍中悉照西法訓練。○廿九日滬電得廈門信日兵至大料嶼鎮臺民戶插白旗以示降順日將遂不設備及大隊過臺民羣起截其輜重各傷亡數百人日將大怒殘殺臺民甚衆。○津電軍機處傳旨自鎮江至天津興築鐵路。○東電朝王妃被錮削其權想出自日人之意也惜哉。

六月朔西七月廿二號英電聞日索華銀合英金七百五十萬鎊。約合華銀五千萬兩爲讓還遼地之報。○天貺節英電中法新約別開數口許駐領事又任於粵桂滇三省擇開各礦又許法船往來羅湄二河。○十日英電前使華威大臣妥瑪卒。○既望英電福州古田華人殘殺教士英人既忿且怒必欲徧討萬國藉雪受害於無

理無教者之冤而示死者以痛惜之忱。又謂此案不能再有所原諒亦非收取償銀足以了事。故會從重懲治而外別無他想。且諸屍下窆之際華官無一會葬。此為輕視之明證。吁此華官不明西情之害也。屈之諸西人斷不能再疑華官之指使。獲益於辦案者甚多乃竟失此機會惜哉。○十七日英電宰相兼外部沙侯電致中國速降。諭旨宣示古田慘案其餘各教堂飭屬一律保護毋任別滋事變。又囑中國派兵護送領事至古田以便查辦匪黨。○福電督標兵既至古田即以搶奪施士阿德教士遺物為第一義。福州西人益怒。總督邊潤民制帥寶泉嚴飭統帶查明搶物之兵。即以軍法從事。聞殺人者齋匪也。今裹脅愈多。制府或將諭令送出正凶。可從寬典。否則增兵痛剿。○港電港督命立你脫戰艦開往福州。○十八日京電甘肅回匪大起。竄入山西北界。甘軍寇期追剿。晉撫亦奉有迎頭截擊之諭。聞肅州嘯聚回匪約二萬五千人。未與官軍接戰。揚言倘不能勝。即當竄入新疆。新撫現亦調兵防堵。○二十日港電港督頗怪英政府歷來不肯速辦教案。故不欲以此大會議情形電告沙士勃雷侯。○廿二日京電中朝決計築造鐵路。自京師直達揚子江。應行料理事宜均經議定。欽派徐蔭軒協揆為督辦。設總公所於戶部衙門。其鐵路所經之各省督撫均充會辦。每省另派二道員為監工。聞南洋具奏請派久在美國兼充使署隨員之容純甫觀察為總辦。○廿四日英電中法新約內開兩國以暹羅湄江畔之遷洪地方為界。華已讓遷洪為法屬。然則去歲

中英所約留一隙地歸於華西語目之曰勃發譯言護船軟物也凡船欲傍碼頭必擲軟物於船旁庶無兩硬一傷之患華船有護欄木亦卽此意俾英法兩界

不致犬牙相錯一層豈中國已視同廢紙歟○廿六日英電議院開門新議員僉直屬期君主循章宣諭

應辦諸新政內有云朕冀中東兩國調夙忿而敦永好又道及福州之禍云中國今已設法查辦朕冀華

員之任其責者速拘凶犯按律嚴懲○晦日英電外部侍郎答下議院員之問曰中法新立之約雖聞崖

略而未見條款今亦尙未互換惟英必妥籌良策俾華離忘與英先訂之約○西班牙卽日斯電西駐東

日本使自東電告西云西東劃定臺灣海界訂立專條以拔希島爲中分之線北東南西島北歸日本島南歸日斯巴尼

亞亦可作北日南日

七月三日西八月廿二號英電下議院員有問英法交涉諸案者外部侍郎曰斐洲之南愁地方事部臣已馳書

問法矣法欲逼英讓治埃之權時未至也暹羅交界之勃發今尙未便明告現辦湄江東岸金城地方事

與前相羅侯命意相同至英之待暹不過辨明有益於英各節而示以牢不可破之局兼保暹爲自主之

國不致失地於人斯已矣又若緬甸與中國劃界事宜欲華之讓英於緬甸一如讓法於安南○乞巧日

英電暹緬交界有地曰蒙心英遣將戍之法報責英恃強佔地不顧法之體面按法人於亞洲之越南暹

羅斐洲之埃及暨各內地屢責英之不合見於法報者指不勝屈愚謂新聞紙關係甚重卽緣此故絕類並朝廷之命意惟新聞紙捷之也

蠶蟲之刺。英必有震怒之一日。英倘與德奧意三約國合而圖法。法其奈何。○十一日。英電。法國駐華施大臣。近與中國訂約。大佔便宜。法廷嘉之。擢陞品級。作為全權大臣。竊謂易地以觀。中國大失便宜。不啻而喻。誰歟。定此約者。胡不聞有銷降品級之大員乎。嗚呼。○十二日。英電。沙士勃雷侯。宣言於議院曰。今英法兩國使臣。正在會議暹羅國湄河兩岸劃界事宜。查日前中法兩國會議此事時。中國不甚提起。英國一似與英無涉也者。惟英法兩國部臣。則共平心靜氣。會議交涉諸事。○英新任外部侍郎古爾遜。在下院答議員之問曰。本部不但保英國之威嚴於他國也。且將更興通商事務。○十三日。臺北電。初九之戰。日本進佔彰化。蓋臺中一大縣也。華兵傷亡六百人。日兵僅九人。○英電。俄京大日報言。俄代華向法貸銀。非有所冀幸於華也。特欲助華以聯永好耳。君子曰。此之謂欲蓋彌彰。○巴黎轉電。四川鬧教一案。英法等要中國以懲官賠費。懲官者。革前督劉仲良制軍。及以次辦理不善之道府營縣也。賠費者。法金四兆福蘭克也。五福蘭克合美金一圓約值中國海口通用之墨西哥銀二圓○十七日。法電。日本已允中國減償贖款。日兵并從速退出遼東。○十九日。臺電。日兵進據竹塹。休息浹旬。往攻苗栗。唾手而得。並不見黑旗之影。○二十日。津電。盛道臺宜懷稟准王夔帥。就博文書院舊址。招集通材。講求有用諸西學。別設訓蒙西塾。分為初學三班。及中學末班。其再上者。則俟考後遞陞。聘西博士丁家立君為總教習。先在天津。并分赴上海廣州等處。

考取學生。此誠當務之急。視他省之裁撤水師學堂相去天淵。○廿五日。英電。英廷命使俄。大臣辣碎兒。移使德國。命使華。大臣歐

格訥。移使俄國。字林報注曰。敬賀歐大臣榮陞頭等欽差之喜。想沙侯之重。○廿八日。東電。俄法德三國

與日本新議之事已畢。三國必欲日速讓遼陽地。其索中國贖款銀五十兆兩。亦須酌減。○廿九日。法電

新派往華查考土產孰可出口。洋貨孰可入口之員。業已乘舟東去。○福電。百田正犯七名。於今晨正法

英美領事同往法場監斬。查福府審十三犯斬罪。開具姓名。稟報督院。英美領事許之。邊瀾帥則未減大

犯之罪。故所斬祇七犯。此亦可視為齟齬之漸。且福府私縱之十一犯。中有二犯。固下手加功。毫無疑竇

者也。領事索之急。則許五日獲犯。至今聲息杳然。西官復告總督。總督不答。可奈何。○晦日。京電。南洋大

臣暨蘇撫趙展如中丞。舒翹會奏。先造上海至蘇州鐵路一條。需其完工。即迤西北接造。過無錫常州。而

達鎮江。又迤西以達金陵。已邀 俞允并 飭從速興工。兩帥又奏定增設往來蘇滬之小火船局。兼辦

郵政事宜。凡現在之信局中人。將來即用為郵局中人。

八月朔。西九月十九號。英電。帕米爾分界之事業已井井有條。惟俟中英俄劃界人員各自申呈政府。政府如以

為可。即可作為定局。○沙侯強勸中國速正閩督及釀禍福官之罪。如不見許。惟有以勢力勉成之。○哉

生魄。英電。法官諭暹羅湄江左岸民人云。此地已歸法轄。汝輩若不願為法民。即遷至湄江右岸。○哉生

明英電。俄羅刁老夫王暨得蘭蒞將軍至法。應法請觀閱兵也。法人迎之大恭敬。熱鬧倫敦各報皆曰。俄法之交如膠似漆。連橫之約愈覺顯豁。呈露總之法倚俄以勢。俄倚法以利。彼此互相倚。即彼此互相市也。君子曰。此之謂勢利交。○六日英電。德國汕頭附近德教堂被匪搶鬧之案。人情鼓噪。各新報皆力勸德皇。電派兵艦親往該地查究。按德國久欲得中國沿海一島而居之。惜香港占於英。舟山保於英。澳門入於葡。臺灣又奪於日。今有此變。其目直注於廈門。○七日甬電。浙江全省皆有匪徒揭帖煽惑居民。與洋人及教民爲難。金華府城尤甚。○八日英電。英人久欲從緬甸展築鐵路以達雲南。今已測路而估費矣。一俟稟准通商部即可立公司科股本。○九日英電。泰晤士報論云。中日戰後。大東商務殊有變動。俄法德插身其間。必將奪中英商務之利。外部若不設法以助英人。即如滇緬鐵路英而但藉區區商力以與他國相角。勝竊恐江湖日下矣。○十一日京電。英使以哀的邁敦書遞總督。會連譚川督。以次各官而外。別無轉圜。是日傍晚。總督即允如所請。○十四日英電。俄仍添兵運藏。以實璋春。○中秋英電。中國與仰遠星使照覆。語英外部云。皇上未接哀的邁敦書之先。已欲革川督職矣。及聞法國官報謂中國治劉秉璋之罪。皆我法力。然英外部則曰。我送哀的邁敦書時。嚴譴劉督之。上諭猶未降也。按英兵船自滬派江西上。據西報謂。即係踐哀的邁敦書之語。設中朝尚欲俄延。各兵船即旋泊金陵。及

武昌城下。架礮。桅巔。直指督署。嗚呼。黜陟之柄。何忍而授諸他國乎。○德與俄。益親。德皇親御丹鉛。繕就一書。遣御前大臣齎往俄都。面呈俄皇。雖未知於意。云何。然必非尋常公事也。○法與俄。益近。俄外部羅丹。老夫王既。膺法請。同閣大操畢。然仍寄寓法都。與法外部。漢諾多。朝夕傾談。異常款洽。○既望。廈電。日兵由基隆。渡至澎湖。備攻臺南之安平。按日兵於夏五。據臺北。而不敢遽攻臺南者。蓋夏秋間。土潤溽暑。且安平一帶。海口風狂浪湧。不能泊船也。非畏劉永福也。○二十日。東電。本日清晨。朝鮮王本生父大院君李應星。率新法練兵二隊。攻入王宮。日本新公使三浦氏。帶親兵數名。巡捕數名。亦入宮。○廿二日。英電。俄國福楞崖大新報錄。琿春電。今有量天測地兼踏路工人。分爲三路。從琿春直入滿洲。推算展築西伯里亞大鐵路。噫。旅順危矣。余向謂俄之阻日。割華地。非愛華也。自爲地步也。今竟何如。○廿三日。廈門電。海龍輪船從臺灣來。途過日本戰艦。運船共三十艘。滿載兵械。將向臺南進發。聞劉鎮永福。願讓臺南於日本。特請臺灣英領事歐思訥爲介紹。今晨。歐領事乘披股小兵船。將往澎湖。與日本水師提督講論和款。余向謂臺南事必無成。今若此。重辱中國也。況數月以來。內地謠言徧起。損人神智。不少釀成禍患。又甚大乎。○英電。日本願減贖贖遼款。遂以三十兆金定局。惟須付清後三個月。始肯退出。○廿四日。廈電。歐領事已至澎湖。具述劉意。請爲訂立和款。聞黑旗兵在安平及臺灣府兩海口。先已不擇船而逃。臺

電已斷。遂難得信。○廿五日。港電。嘉義縣離臺灣府約百廿里。已爲日本陸兵所踞。海面則安平對岸。已到日艦三十艘。劉鎮親往英領事府。浼歐思訥領事乞降於日。歐領事諾之。遂至日艦談定各節。由領事代爲簽名。臺事已畢。○廿六日。東電。中國知照東洋。所有第一期兵費銀五十兆兩。於九月廿二在倫敦劃付。而將全款華銀二百兆兩。卽照本日市價通共折合英金三京零九億零九百八十鎊零七先令七辨士。○廿七日。港電。日本欲令黑旗頭目劉永福徒手而降。別無體面條款。劉鎮不許。和局中梗礙。將起。日本水師分二支登岸。兵艦卽泊於海面。陸兵亦從嘉義起隊。以成水陸夾攻之勢。西國官商共登披股小兵船。以避兵火。○東電。朝鮮王妃遇弒。此朝鮮第一才女也。朝鮮紗帽圓領者。舉莫能及。而竟不獲善終。惜哉。惜哉。而朝鮮王則從此國破家亡矣。○京電。出使英法大臣龔仰邁。星使照瑗。遵旨交卸。兼充法國使事。所遣法國欽使。暫由本任參贊接辦。按英法兩國。歷代外和。而內忌中國。欽差往來駐紮本屬。兩無偏倚。然彼此皆恐有洩漏。卽皆不免猜嫌。今以參贊分任使法事。當共賦駢征之樂矣。○廿八日。東電。朝妃屍業亦覓得。驗係用刀剝。用火焚燒。慘哉。○京電。欽派合肥相國與日使林董氏會議。讓還遼東事。至議訂通商條款。則緣日本所擬草稿。有窒礙難行者。數事相國逐一駁。日使則未允。刪改。故暫罷議。○港電。聞劉永福雖願降日本。而不肯聽日將之命。日將遂厚集兵力。先從陸路拊臺灣府。

之背。繼從水路。扼打狗口之吭。○晦日。京電。昨日。李中堂與日本林大臣。開議還遼事。林董要求四款。一。中償日銀三千萬兩。二。俄法德永不得佔東三省。華亦不可割讓。三。許日在大連灣任便通商。四。大東溝及大孤山新開商埠。

鞞秋朔旦。

西十月十八號

橫濱電報。

日本駐朝公使三浦氏。於大院君率眾入宮。慘弒王妃之役。查有干預確據。

日廷怒而撤之回。○廈電。東兵於上月廿八日入打狗。益民紛逃至廈。○廿電。蘭州省會安堵如故。西甯

困於回匪。喀什噶爾提督董星五軍門福祥。河南歸德鎮牛愈卿總戎師韓。各軍約俟重陽後會齊進剿。

○哉生魄。東電。日本政府語人曰。朝鮮新亂。非吾輩之咎也。然則朝鮮舊亂誠汝輩之咎矣阿阿其辦理乖謬之三浦公使。

業已撤回。而派井上馨往權使事矣。○哉生明。英電。俄駐朝鮮公使。以大院君妄執朝政。實非所宜。遂行文朝鮮政府。請王獨攬大權。如不見許。當續以哀的邁敦書來。并以兵艦成哀的邁敦之志。大抵俄艦已

泊濟物浦。○各國駐紮漢城公使。聚議弒妃鉅案。咸歸罪於日本。○四日。英電。俄法德公檄日。速撤踞遼

將士。日廷許以三閱月之內。即本年十二月定行退讓。惟中國須另償各費銀三十兆兩。日廷又願將閩臺中閩

之海道。作為公路。斷不有所攔阻。三國始無後言。○廈電。劉永福於初二日。逃出臺南海口。黑旗兵陸續

降日。是時日艦尙泊安平對岸。水師並未登陸。受降者陸軍統將也。○今晨日艦逼安平。礮臺而陣礮臺。

聞寂無聲。日艦遂解艇送兵將登陸。忽聞臺端有鳴槍聲。日艦即鳴礮。應之臺兵皆遁。日兵遂入臺南府。毫無傷損。○五日。橫濱電。泊近瑋春之俄艦十四艘。已有淡烟縹緲起於海面。大抵軍符一下。即駛至釜山。或濟物浦。○廈電。劉永福潛逃過海。臺兵盡降於日。日艦兵已登陸。凡臺南海邊安平打狗臺灣府等處。盡爲日有。○英電。俄親王銜外部大臣羅丹老夫。自法往德。燕見德皇。暢談時局。羅王有言。日本久佔朝鮮。大不利於中俄。俄實不能再忍矣。○東電。重派井上馨爲使朝大臣。尅日往漢陽進發。○七日。港電。廣東忽有巨匪。謀踞廣州省會。幸即敗露。當道急調兵防堵。然匪首未獲。憂未艾也。○東電。朝王宮浴井得屍。驗明實係正妃陳宮。昔有辱并朝宮。今有寃并矣。嗚呼。○英電。德相漢諾多有言。德雖新闢天津漢口兩租界。以廣通商之局。然猶未足以饜心也。我儀鬪之志在舟山。至他國之願與否。豈屑過問哉。按舟山在浙江甯波府洋面。昔者中英失睦。曾戍英師和局。既定仍歸中國。然約明此後。永不任他國佔踞。若有妄思。染指者。英必代華拒之。今德相忽有此說明。明指斥英國。而於中國之地主。則竟全不在意。其侮中國之弱也。滋甚。特英必不甘受德之侮。德相果欲自踐其言。英德又將齟齬。故識者常謂歐洲惟望中國之能自強。則舍奕厥有聲。而外天下可永保太平。又豈料中國日復一日。今尙蕭然不振哉。○俄廷先已決計。逼日退朝。日如倔強。則俄艦即踞釜山爲冬日屯船之暖地。兼爲西伯利亞鐵路第一結穴。○八

日英電。俄又命巡海戰艦三艘。補入東方太平洋軍隊。游弋朝鮮附近海面。倘有關緊重情。星速相機行事。○港電。東兵於初四入臺南府。而據之臺事。大定。聞額設防軍若干名外。餘將運送回國。○重九英電。日避俄法德之意。允於華歷本年十二月十七日。西一千八百九十
六年正月廿一號。退出遼東。並允不讓臺灣及澎湖於他國。○東電。今晨日本前駐朝鮮之三浦公使。適返本國。甫抵宇品港。檢視官已派警部扣留。卽送廣島牢獄。○英電。泰晤士報錄香港電。中俄新締一約。中許俄泊礮艦於旅順口外海面。又於各國約章利益均霑之外。別許俄各種利益。館中又加以按語云。此事關係甚重。港電若確。英斷不能袖手。英人聞之。震動萬狀。惟外部衙門言。尙未接此消息。○十日港電。聞中俄近訂密約。中許俄展築西伯里亞鐵路。過滿洲而達琿春。以省灣繞之費。且准分支以達旅順。俄戰艦亦可泊旅順口外。此約殆由王芄棠方伯之春。赴俄唁賀時。附齋商訂者也。至異日應否改議。須二十年爲期。英人聞此消息。雖未知其確否。而心甚不平。○昨有形跡可疑之華人七百名。由港赴粵。港捕攔截搜檢。並無軍火等物。照例不能拘禁。遂縱之去。傳聞有匪黨數千人。陸續由港赴粵。意在協謀不軌。官中得此消息。業已加意提防。英國駁船曼礮船。定十二日開往廣州。○十一日英電。中國定於本月廿二日。另付日本贖遼銀三十兆兩。○十二日英電。俄又從黑海遣一轉運船。運送水師及軍火等。併入東方海軍。○俄駐英使見泰晤士報所刊港電。力辨中

俄無密約。○津電聞有俄艦十三艘。駛抵旅順。且有數艘進口矣。○十三日。英電。法欲添設領事於中國南方之新開各地。○廈電。日本統領侵臺御林軍日語曰近衛師團之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染患熱證及心痛病。十一日。死於臺南府。○侵臺水軍第二隊登打狗岸時。奉命赴臺慰問將卒之海軍少佐吉井氏。身先士卒。誤踏地雷。負傷甚重。並斃日兵十四名。○港電。中國前託德國伏爾鏗廠製造之頭等水雷船二艘。今已開往華海。○十四日。英電。接俄京電傳。官報所論。大有與英為敵之意。歐洲各國聞英俄之相左。股票價皆有跌無漲。○既望。英電。俄京官信云。局勢平靜。無動人疑慮處。○福電。古田查案之中西官。統計歷七十六日之久。甫於重陽日結案。前後共定例應斬決者廿六名。充發黑龍江過赦不赦者六名。充發極邊煙瘴充軍者十一名。錮禁十年者廿七名。其鎖繫石礮三年之四犯。則係鐵匠。而為匪徒鑄造槍刀者也。西人謂華官如肯認真查辦。當尚有例應治罪之人。惟得過且過。冀即日一了百了。故亦不必深求。今福州四境又安。各國礮船漸去。領事亦許教士重入內地。細察情形。○十八日。英電。日本布告各國。俟退出遼東之日。并撤朝鮮戍卒。○二十日。臺電。日兵漸次撤回本國。○廿五日。英電。沙侯赴倫敦。民政局首董年例公宴。盛饌既撤。起而宣言曰。若論俄國欲於東方佔奪旅順口一事。不曰中國之旅順口也。哀哉。我英或授權於提督。或委任於欽差。皆已曾有成竹。倘有人妄思屏英於局外。而自圖戰事。自廣商途也。則大誤矣。

我英。今惟息心靜氣以觀之。○廿六日。英電。英有備矣。天下有欲示兵威者乎。有欲侵商務者乎。英皆願與之一決雌雄也。

國陽之月朔日。西歷十一月十六號東電。日本於箱館海口安設水雷防俄艦潛入也。俄艦則聚泊日朝海面聽候。

軍令。○日廷革朝使三浦氏之職。降為民族。按日本最嚴門第。有所謂華族者。諸侯之裔也。次為士族。摺紳子弟也。民族最下。猶言白籍。○日廷擬撤戍朝兵。而派巡捕往保使館。○哉生魄。甘電。蘭州平安。河狄回目。已授首於董軍。○哉生明。東電。暹暹約兩國。御筆均批准。日本願將旅順口。礮臺。船塢。各照現在情形。交還中國。○九日。日電。佔據威海衛。劉公島之日兵。於今日起陸續撤回本國。其據守遼東之日兵。亦已逐漸退出。大約華歷十二月。既望。可以退盡。○英電。華聘前任中國水師提督兼海軍教習英國琅軍門威理。再行東渡。整理中國海軍。琅軍門以外。部未經允許。為辭。華官亟請於沙侯。侯語軍門曰。中國若以海軍全權畀君。自當勉為一行。否則斷不可去。按中國初立海軍之際。以提督之職。贈琅軍門。軍門悉心教練。營制皆井井有條。其海軍提督之職。即植軍門所乘之艦。光緒十六年。海軍避凍。游歷南洋。及抵香港。琅軍門登岸訪友而返。見帥。議改懸中國提督丁汝昌之艦。怒電李傅相。傅相以船抵英界。不便使英員為提督。未免袒丁而絀琅。琅遂拂袖西歸。海軍規制日曠。今敗績於日本。華人交口唾罵丁汝昌。

不置。予則謂敗軍之罪。可從未減。別有拙論。妨賢之罪。則早當立置刑章也。今幸有重聘軍門之電。海曲。生。日。盼。旌。麾。矣。○十二日。營口電。初九。牛莊海關。日本稅務司出示停徵。初十。乘輪回日。寓牛。日人悉隨之返。華官擬於十四日。開關徵稅。○十四日。英電。法與英會議。暹羅湄南河岸之事。忽然中止。未知何故。○既望。港電。粵商擬鳩資興築鐵路。自省城以達九龍。已蒙粵督譚雲觀制軍。批准。○十八日。英電。德議院開門。日德皇宣諭曰。德國外交。今甚和洽。擬合俄法。以收東中東之亂。幸而大定。應謝日本之能自斂戢也。朕謂我德此舉。實屬合於時勢。且藉此以推廣德之勛業。如製造商務之類。又以見太平之有象矣。○廿四日。蘇州電。撫憲趙諭。頃接陝撫張電。准石帥文開。自董軍連次獲勝。立解河州圍。餘賊紛紛投誠。捆送逆目。甯涼賊聞風瓦解。鼠竄回巢。已分軍追剿。指日蕩平。真可喜也。○廿五日。英電。倫敦教會。派出男女諸教士。廿日前起程往華。補福州被戕諸教士之缺。○英京中國會。奏准英廷。電囑駐粵領事。專查英國在華之商務。有無阻闕。并令應推廣之事。按英國素以外交為重。而尤注意於中國。因於倫敦特設一會。即名之曰中國。凡曾來華海之官紳士商。有名譽而兼練達者。皆與其列。專代寓華西人辦理交涉事件。

十一月十二日。

西十二月二十六號

臺灣電。日本派苦海兵船。載送測繪人。往臺澎海面。探礁石而畫海圖。不料自觸

暗礁全船沈溺。不知下落者三十人。按苦海。卽中國廣丙兵艦。光緒十六年。造自福州。今正在威海衛被
斃於日本。旋改其名曰苦海。其聲如此。其字不知。今真入於苦海矣。○十三日。法電。德新皇多才多藝。今以意匠搆
一圖。其中有龍。有日。有獅。有熊。有鷹。有虎。蓋寓本年東方關涉事也。旋照謄自繪巨幅三幀。一贈俄皇。一
贈法民主。一留德宮。以爲三國合定東方大局之記念。○二十日。西一千八百九十年正月四號臺電。西歷元旦。華十
七清晨。臺北華人同時大起。痛殺日人。計新田殺九人。甘斗殺十人。錫口殺十九人。伯齊喇殺七人。以上地名
均譯又十七八九等日。臺北文學院三次大鬧。幸而無事。按臺人性本好亂。聖清初定其地。屢有戕官
之慘。故李中堂曾以告日相伊藤氏。今於元旦。見其端逆料。今年無甯日矣。○廿四日。橫濱電。日本添兵
五營至臺灣。其數約二三千。○廿九日。英電。英駐華歐格訥大臣升調俄使。員缺久懸。今派麥多瑞大
臣使華。出人意外。因查麥大臣起家行伍。佩有勳章。雖在華年。馳征屢賦。旣膺出使中國之命。英人皆曰。
昔之華使。多係文員。遇事婉商。動多周折。若細柳營中人。則但有號令而無商酌。深望其到華之後。自出
心裁。英緣中東戰禍。而頓失之威嚴。重行恢復。英之幸也。愚謂中國於其來也。開誠布公。與之相處。則亦
何畏彼之號令哉。

臘月朔。西正月十五號英電。英法爭界事。似已略定。英願讓法以湄河畔之地。惟責華背約之處。未肯淡忘。嗚呼。

中國舉甌脫地即英割暹地贈華目拱手而讓諸法者非謂爲無關緊要乎且詎不曰英國卽噴有煩言亦必於法是問乎豈知歐洲之勢離於歐而合於亞更避夫實而擊夫虛哉○四日英電英與法意甚淡洽商定暹羅新約從此遂無勃發中英法三界緊相連接矣○臘八橫濱電前朝使三浦子爵謀弑朝妃鉅案屢經革訊而無實據命復其爵或謂日廷自有隱衷故不能專爲三浦咎也○九日臺電日人受誅於土人日兵連至日以報仇也土人逃入內山日兵追及大肆殘殺初三殺三百人初四殺八十人○黃羊祀竈日英電今夏中法所訂暹羅界址法爭中讓之約法議院今已核准中國則早蒙皇上允許故遂可換約矣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正月哉生魄西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二月十四號香港電朝鮮大亂朝王避入俄使館俄兵艦調兵百名帶機器礮登岸他國亦豫備調兵○五日英電駐朝英公使亦召水師登陸保護使館日本見俄舉動心大不服余謂朝鮮本中國外藩前年東學黨之亂王師渡海代爲戡定天下萬國舉無異議日本乃無端生事迫脅朝鮮改革內政迫華兵節節退讓商訂和約之際竟欲中國認明朝鮮國確爲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至於俄羅斯之與朝鮮本無統轄之權者也去歲以來朝鮮遇有事故俄羅斯無不預明係藐視日本日本偏敢怒而不敢言不知其何以對中國也○京電俄皇舉行加冕之禮中國初擬欽派

鄂藩王均棠方伯。往俄之木司寇故都。代申賀悃。繼擬改派前臺撫邵筱帥。筱帥電請總署代奏。其略言。秦西加冕禮節。隆重友邦。賀使類皆。懿親重臣。藉昭敬睦。而杜嫌隙。矧中國時事多艱。尤當斟酌盡善。臣雖會膺。馳寄於職。似尙未稱。兼之遼遼一役。俄會仗義執言。爰有保借鉅金。謀通鐵路。尋覓海口。停泊軍艦等事。皆爲異日安危所繫。如臣才識短淺。萬難膺斯艱鉅。惟有據實陳明。懇請別簡親賢。重邦交。卽以裨時局。非敢貪圖安逸。自外生成云云。而駐華俄使。則以恭邸慶邸李中堂爲請。聞樞垣接筱帥滬電。已屬意於端邸。及聆俄使言。隨卽請旨。特派李中堂爲頭等欽差大臣。出使俄國。○六日。東電中日通商條約。李傅相與日本林董公使。第四次在北京會議。傅相謂日本所定治外法權。中國不能承認。若日本必欲治我僑寓之民。則日民寓華。亦應歸華官轄理。至關稅一節。亦未能獨從寬典。林董氏謂有下之關。卽馬條約在無可轉圜。約遂依然未定。○俄皇加冕大禮。日本遣宰相伊藤博文往賀。○各國兵艦駛入長崎。日艦則聚泊神戶。日廷電召各路統兵將帥。乘汽車至東京。會商緊急公事。蓋朝鮮之警迫矣。○人日。東電朝王下截髮。令朝民羣起拒之。凡有遵王命而截髮者。屏諸鄉黨之外。終身不齒。朝官持之。亟遂致揭竿起事者。日有所聞。蓼莪之詩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斷章取義。可勝浩歎。○穀日。朝電歲除日。朝王爲新更政府事。率世子。乘貴婦車。微行至俄使館。是夕。下教。悉免內閣舊員。於是總理大臣

金宏集。農商工大臣鄭秉夏。伏誅。暴屍市曹。又下教。處軍部大臣。以馬首之刑。改令金炳之爲總理大臣。朴定揚爲內務大臣。李完用爲外部兼農商工學部大臣。李允用爲軍部大臣兼警務使。趙丙稷爲法部大臣。尹用求爲度支部大臣。○趙義淵。禹範。李東鴻。李範。來。李臣。孝。權榮。鎮。皆用事之大臣也。去臘。孽勢。赫。奕。今一朝。失。勢。舉。不。免。身。首。異。處。朝鮮之諂事外人者。可以鑒矣。○大院君李應。是。與王子李載。冕。不。約。而。同。接。踵。往。俄。使。館。○九日。英。電。英。外。部。待。郎。宣。言。曰。俄。政。府。前。曾。言。朝。鮮。無。論。何。地。俄。概。不。佔。今。俄。仍。守。是。說。並。無。異。議。

照錄官電五函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自日本馬關發電云。本日下午三點鐘。中堂與日使會議停戰。日使告以意欲往攻臺灣。四點鐘。乘輿旋寓。途被穿民服日人槍傷。該犯僅放一響。卽逃入店中。旋被捕獲。子中左額。距目下一寸。幸目未傷。當卽眩暈時許。經隨帶兩醫官及日本陸軍醫官診治。並尋取槍子。未能查出。現擬復行查取。創重。尙不虞致命。中堂則言動自如。神色鎮定。且急於從。公日皇旋由廣島派御醫前來。伊藤陸奧兩大臣躬詣慰問。現有兵弁防衛。目下尙須靜養。

張香帥力爭和議電奏一云。總署鈞鑒。聞和議各條。不勝焦灼痛憤。倭寇狂悖至此。種種利害。顯然可見。

中外諸臣均已懇切陳奏。無待瀆陳。其中如旅順不肯交還。及威海劉公島天津駐兵各條。尤爲可駭。查旅順威海。乃北洋門戶。若不退還。則北洋咽喉。從此梗塞。以後雖有水師。何處停泊。修理。旅順劉公島常駐倭船。天津又駐陸兵。近在肘腋。旅順到津。沽山海關。皆一日可到。燕臺尤近。彼日肆挾。稍不滿欲。朝發夕至。且倭約各條。貪苛太甚。臺灣民悍。不甘屬倭。必然啟釁。各省軍民。必致痛哭深怨。斷不甘心。稍有枝節。彼卽謂不依條約。立刻生事。彼時戰不及戰。和不及和。守不及守。卽欲暫避。亦不及避。倭性兇狠。不同西國。其禍豈堪設想。查要挾各條之害。聖明豈有不知。朝廷所以勉爲和議者。不過爲保全京城。姑冀目前粗安。徐圖補救。若照倭索諸條。更是自困自危之道。欲求旦夕偷安。而不可得。又洋報有與中國聯合。以備戰守一條。大約是爲中國經理各省機器製造鐵路等事。尤爲險詐。查購買洋械。本難常恃。幸各省尙有數局。可造槍礮彈藥。稍資接濟。經此倭事。創鉅痛深。正須急籌鉅款。竭力擴充。運兵鐵路。亦須量力修造。今若令倭人干預。則內地軍火運道。皆在倭掌握中。水師既不能再振。陸軍亦不能自主。中華何以立國。且倭駐旅威。則自遼陽以至威海榮城。周圍三千里。處處水陸。皆須永遠設防。所費太鉅。當此賠款巨萬之際。防費將從何出。至蘇杭織造絲綢。川楚織造紗布。則各國亦必效尤。改造土貨。中國工匠生計。從此盡矣。海軍無歸宿。陸軍無利器。威海棄。則京畿無屏蔽。商民貧。則軍餉無來源。各國欺凌商

人嗟怨外患。至內變。將作。恐係大學士李鴻章昏迷之際。李經方等冒昧應許。竊維遣員議和。乃朝廷休兵。息民之盛德。顧全大局之苦衷。洞雖愚蒙。亦知仰體。斷不敢爲大言。廷諭以演。宸聰所慮者。京城不能安和。議不能成。不論遠患。先有近憂。伏望聖明熟思深察。勅下王大臣等。迅速會議。設法補救。以候聖裁。但此時總須乞援。方易措手。惟有速向英俄德諸國懇切籌商。優與利益。訂立密約。懇其實力相助。問其所欲。許以重酬。絕不吝惜。無論英俄德酬謝。若何去中國較遠。總較倭患爲輕。此須先請各國公同告倭。令之停戰。以便從容議辦。尤爲緊要。迫切上陳。萬分惶悚。請代奏洞肅。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張香帥力爭和議。電奏二云。倭約萬分無理。地險商利。餉力兵權。一朝奪盡。神人共憤。意在吞噬中國。非僅占數地而已。所有棄臺旅之害。威海劉公島駐兵之害。與中國聯合備戰各條之害。二十六日電奏。已詳陳。近聞通商條目。賠款限制。尤堪駭異。各省口岸城邑。商業工藝輪船。處處任意往來。任意製造。一網打盡。工商生路。盡矣。倭在華製造土物。一照洋貨納稅。各國效尤。如不能拒。盤金虧矣。賠款二萬萬兩。六年付清。又加五釐利息。卽借英國洋款轉付。分期攤還。每年亦須還本息一千數百萬兩。各海口洋稅。空矣。今借款係赫德一手經理。專借英款。將來無論如何搜括。亦不能還清。英國必索我地方作抵。是又生

一患矣。民貧極則生亂。釐歛去則無餉。陸師海軍不能練。中國外無自強之望。內無剿匪之力矣。威旅之兵。必致永遠不撤。京城亦無安枕之日矣。一倭如此。各國援而襲。以繼。俄京城爲詞。後患更不可勝言矣。然非藉兵威。不能廢約。此時欲廢倭約。保京城安中國。惟有乞援強國一策。俄國已邀德法阻倭占地。正可乘機懇之。乞援非可空言。必須予以界務商務。竊思威旅乃北洋門戶。臺灣乃南洋咽喉。今朝廷既肯割此兩處與倭。何不卽以此賂倭者。轉而賂英俄乎。所失不及其半。卽可轉敗爲勝。惟有懇請飭總署及出使大臣。急與俄國商訂密約。如肯助我攻倭。爲倭盡廢全約。卽酌量畫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數城。或北路數城。以酬之。並許以推廣商務。如英肯助我酌量劃分西域之後藏一帶地。讓與若干。以酬之。亦許以推廣商務。外洋通例。若此兩國有聯盟密約。有戰事卽可相助。不在局外之例。俄現有兵船三十餘艘。在中國海面。英有兵船二十餘艘。在中國海面。俄英兩國。祇須有一國允助。其兵船已足制倭而有餘。其船或開向橫濱長崎。或逕趨廣島。或遊行南北洋。兵船一動。倭謀立阻。倭極畏西洋。斷不敢與俄英開戰。若俄英有一國相助。則兵不血刃。而倭約自廢。京城自安。若倭敢戰。則我拒其陸兵。英俄截其海道。攻其國都。倭必滅矣。同一棄也。而損寫遠之西域。可保緊要之威旅。兼存唇之臺灣。且可盡廢一切毒害中國之約。權其輕重利害。顯然且遼東旅順。國家根本。臺灣歸化。康熙初年。旣而開

拓藏衛大定則在乾隆中葉。先後緩急亦有不同。譬如人有疾病。瘰癧。凶。乘。威。放。駐。兵。咽喉之病也。內地處處通商。賠款力不能還。心腹之患也。西域邊遠。脾胃之損也。蓋俄英本強。然歷次條約。尙無吞併中國之意。卽以重利酬之。於彼有益。於我尙無大損。倭專心欲害中國。正苦餉力不足。若此約允行。則從此既強且富。是我助以專噬中國之資矣。至倭約各條。處處包藏禍心。而字句巧黠。意圖含混。尤望將和議各條。發交王大臣等細心閱看。自知其間之毒謀矣。此因和議已許。割地。故擬爲此權宜轉移之策。冀以救急紓禍。憂憤迫切。仰候 聖裁。請代奏。張之洞。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一日。

兩江總督張香帥電開。上海黃道臺。津海關。盛道臺。上海縣黃令。委員葉丞。招商局沈道臺。電報局經守。十一月初二日。致上海道黃道電云。息借商款。前議轉撥商務局借用。查蘇商還款。係移歸商務局。改作原借各商股本。自行延辦。并非另借與他商。滬商還款。似可照辦。該道速卽傳集原借各商。剴切勸諭。卽以借本之多寡。爲股分之等差。各就所還本銀。全數彙齊。自行議辦一廠。如機器製造各貨。凡可以敵洋產。壅漏卮者。皆可亦不必拘定紗布。繅絲。兩項。如洋蠟。洋針。洋毡。洋糖。洋瓷器之類。皆極有益。總仗成本較輕者。多造數種。爲佳。以期漸開風氣。不入官本。不攙他商。官議以後。由商自辦。官不過問。商務局但經理將還款轉付。絕不參預其開廠貿易等事。此係欽遵 諭旨。振興商務。意在衆舉。易舉。早得觀成。多開

一製造之廠。卽多塞一漏卮。逐漸擴充。以保華民生計。於官絕無所利。如有需官力護持者。准其稟請。必爲設法。體卹保護。此項遵旨。新設之廠。稅釐可酌量減輕。還款期近。速議電覆。沃初八日。致上海道黃道電云。息借商款。留爲製造等廠之用。此爲助商。并非利官。總因中國商人。見小無遠識。氣散不同心之故。洋商致富之由。全憑合衆力。以成一大公司。無論如何。至少亦須留數萬。爲開各小廠之用。商家如有實在爲難。必須收回現銀者。查明可免其入股。其餘務須剴切勸諭。勿任其游移瞻顧。至要。凡有移此項息借商款者。係屬違旨。振興商務。無論製造何項洋貨。并仿洋式。販運出洋之土貨。如洋式磁器之類。當奏明。第一年准將稅釐全免。第二年後。准照紗布廠章程。只完一正稅。通行各省。以示鼓勵。望傳諭各商知之。庚以上各等語。此本部堂代謀華商生計之苦心。卽仰體朝廷振興商務之德意。故不憚諄諄勸導。期於有成。凡屬商民。應知感奮。卽使另有爲難情形。收回不願開廠。原可聽其自然。乃無知之徒。造謠妄議。訛爲不還本商。強令入股。變亂是非。淆惑衆聽。殊堪痛恨。查屢次電飭。勸令各商自辦一廠。聲明不必拘定絲布兩項。與紡織局何涉。應期還款。以示信勸。辦商務以利民兩事。並行本不相悖。誠恐各商輕信謠傳。以致懷疑誤會。亟宜宣播於衆。俾使咸知。至願辦與否。聽商自行籌酌可也。黃道迅速照錄。此次去電全文。出示曉諭。俾衆週知。不可減少一字。至要。卽電覆。并俾示招商電報各局。同閱。兩江效。按

以上皆電報元文細譯之下前兩電係先於十一月初二初八等日致滬及至望日囑令出示曉諭故備述前文全行複電至具名處曰沃曰庚曰效則非外間士民之所與知矣

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署理南洋大臣兩江總督部堂張電開。上海黃道臺黃道臺遵憲容道臺閩葉丞大莊鐵路屢奉旨且有旨令劉峴帥接續辦理斷無更變。今先辦蘇滬一段。擇要測量。止二百里。估費約二百萬兩。今定議奏明。先辦此一段。官款現有二百五十萬存滬。鄙意本擬官辦。因欲鼓舞商情。故擬招商附股。至多不得過一百萬。若止數十萬。亦可官款商款。俱存匯豐德華兩銀行。官商俱到。方能支用。商董入局。可稽核款目。經理工料。并查帳管帳。以洋員司之。此時修工之費。後日分利之數。俱用洋員主持。路工修法。行車章程。俱官主持。商有見解。可與官局商酌。但不能專擅耳。委蘇臬司吳廉訪總辦。黃道遵憲容道閩會同總辦。吳管地方交涉。彈壓黃管工作。容管招商。但此事只招華商。不得暗招洋商附股。并請陸鳳石祭酒督率紳商籌辦。兼招商股。日內即出奏。上海道及黃容兩道葉丞。可將此電宣布於衆。有願附股者。速赴該道該丞等處報知。即刻電聞。

附錄呈南洋商憲電牘乙未新正月二十六日發

英國李提摩大提
中國蔡爾康代繕

中堂鑒。為酌擬華英相助之約。救目前兼救將來。無一損而有百益事。

一曰。訂立華英互助密約。英許護華。不再失地。與日英或與他國失和。華亦允助英。

二曰華整飭水師陸軍學校賦稅英許同心襄議改歸至善又許遴薦妥實幹員助臻郅治倘華欲集思廣益增延他國通材英亦不阻

三曰華許英擇要代築鐵路開五金鐵煤礦立工程廠期以二十年英許華按廉價購歸自便

四曰華許有益通商者如增口岸核稅釐之類彼此從長熟計英許決不損華歲入之帑

以上四端撮舉大旨如謂可採請電總署速會駐華英使妥議密電倫敦期其迅定或疑此策已晚然及今行之不第杜將來外患且略裨現在和議況安內防外富民足國之道胥基於此何東禍之足憂否則敵人扼吭拊背肆行要挾割地索銀外甚或別有覬覦苟且和矣如後顧何

中東戰紀本末

第四

中東戰紀本末卷之四

美國林樂知譯撰

上海蔡爾康縷甫纂輯

日本宣戰書

朝鮮尹致昊譯西報

朕茲與清國開戰。其令各有司。上承朕意。下順民心。水陸攻守。咸修其職。以振一國之威名。勿違萬邦之公法。朕之素志。惟在偃武修文。納民於平安之軌。卽位以來。兢兢業業。三十年矣。夫交隣失和。其禍難測。故朕常飭諭大臣。務修隣好。年來內外相親。深喜擇交之善。近因高麗一事。清國失信背好。實非朕意料所及。緬維高麗爲獨立之邦。而與各國結約通商。實由我日本勸導之也。然而清國恆稱高麗爲藩邦。干涉其內政。今者高麗有事。清國託以護藩。舉兵入韓。朕乃照西歷一千八百八十二年成約。命師渡海。用備不虞。而拯高麗於禍亂之中。置東亞於太平之域。以符素願。故延清國協力同事。成此美舉。豈知清國推諉萬端。不允所商。日本乃告高麗。一新厥政。使內安其民。外睦厥鄰。高廷業經明允自新。清國不啻時阻圖治。陽示鎮靜。陰整兵甲。水陸武具既完。遂乃增兵添將。加在韓之勢。憑強逼弱。逞利己之策。傲慢自大。乃至礮擊我船。按日本先擊高麗。運船故華艦開礮擊之。今乃如茲。按高麗獨立之位。原係日本維持之力。各國條約之所認也。清國非但謀損高麗位地。兼且置條約於不顧。此等舉措。傷我國之權利。害東

亞之安穩。清國貪利樂禍之心。瞭然可見。我邦仗義興兵之舉。勢不可止。吾民忠勇。宜各任厥職。期使早致太平。顯揚國光。朕有厚望焉。大日本帝國明治二十七年八月初一日。即光緒二十七年七月朔欽奉
上諭。歷教日本罪狀日也。

朝鮮記一

上海蔡爾康屬草

朝鮮爲箕子故都。向稱藩於中國。我朝龍興東土。其王又首先效順。不侵不叛。垂三百年。他人妄肆覬覦。寶中國臣民所同憤。乃朝鮮自開關互市以來。中朝雖明而翼之。而民氣漸肆。嚙陵卽外。患時虞曠。撥東學黨者。守舊黨之滋蔓也。恆與開化黨爲仇。光緒二十年三月間。其黨魁崔時亨。自號緯大夫。粹稱亂於全羅道之古阜。有衆五六萬。首蒙白巾。手執黃旗。殺三地方官。轉運使趙弼泳聞警。遽遁。亂民直入倉庫。掠米數千石。收集軍械無算。寇氛大熾。且僞立四名。一弗殺人。弗傷物。二忠孝。雙全濟世。安民。三逐滅夷倭。澄清聖道。四驅兵入京。盡滅權貴。大振綱紀。立定名分。以從聖訓。旋破全州。聲勢益熾。漢陽都城戒嚴。亂黨又榜書全州南門樓曰。方今事勢。非可坐以待死。有雄兵猛將。各在信地。以待各郡材士。飛書千里。以勤王事。以國勢論之。執權大臣皆閔姓。朝鮮之終夜經營。只知肥己。其黨派布各邑。日以害民爲事。民何以堪。今之招討使。人本無識。自到此地。畏東道之威。不得已而出兵。妄殺賢良有功之人。藉以邀功。久必受刑而死。惜三年之內。我國將歸俄國。是故東道大舉義兵。以安民生。先是韓廷聞警。遣去年

剿東學黨有功之兵使洪啟勳統兵八百名借中國靖遠兵艦率朝鮮之蒼龍漢陽二艦載往忠清道以剿之。中國商務總辦袁慰庭觀察世凱遣差弁徐邦傑隨往規視韓兵屢次失利慶尙道陷於賊先後贖稟北洋是時李傅相正大閱海軍聞報回津奏奉諭旨先遣精兵四千名分登海晏海定圖南拱北四輪船直往朝鮮以靖亂日本以保護旅人爲名亦擬調兵至朝鮮實則甲申之役大院君俘於中國日兵未能得志今欲乘機以雪宿怨一也朝鮮開互市之局中國實掌海關日廷無所藉手今欲伺隙以邀美利二也前者王太妃薨逝大皇帝遣使致唁朝鮮執禮甚恭日使相形見絀今欲挾勢以爭虛文三也金玉均久受日本之庇今則誘致中華殺而僇其屍大削日本之色日本將稱兵以渝羞恥四也日本新立議院而輿情頑梗屢議屢散泰西恆有勞民於外侮以化內亂之事日本將樹敵以安反側五也而朝王則特頒訓教云一古阜郡守趙秉甲著節拿來囚於南閩一此外地方守令雖無貪虐者亦著論罪以定民心一大臣以下至末官當此板蕩之時何可垂手旁觀著特獻輔國安民之策一全羅監司可特施越棒之典一逃走各守令論罪之輕重以處治之又云今可暫斂兵鋒爾後再不歸順不得已將命京軍直下討滅無赦此皆爲靖內起見與外事尙多隔膜李中堂則知朝鮮變出非常亟須大員前往得以便宜行事始可內外兼顧朝野相安遂奏派古北口提督蔡曜青軍門志超往統陸師海軍提督丁禹廷軍

門汝昌。統鐵艦以繼之。又聞將請。朝命授前臺灣巡撫劉省三爵帥銘傳。爲全權大臣。克日東渡。即使電綫爲人所斷。或和或戰。悉聽主持。似此著著。爭先面面。顧朝事庶有爲乎。然日兵之往朝者。亦殊不少矣。其駐朝公使大鳥圭介。正值告假回國。一聞警報。卽乘戰艦。徑入漢城。其政府。則借郵船會輪船十艘。以供轉運。時則東學黨。已距漢城不遠。破聲聞於王宮。朝王驚駭無措。暫避袁觀察商署。賊退而仍未返宮。朝鮮政府。撥兵衛之。又派兵分守各城門。稽察行人。端午日。韓軍勦東學黨。敗之。進攻全州。東學黨城守以抗。中國官軍大至。始退。至海濱。然死守金隄。負固如故。朝王更一再下教罪己。以撫賊而不遙。仍如故說者。謂中國出師爲蕪邦戡亂。實屬名正言順。祇以甲申亂後。中日兩國續訂一約。聲明彼此均不派兵常駐。如不得已而用兵。亦須彼此借往。是以日本得藉爲詞。據各國新聞紙所報。不免謠言紛紜。其可信者。則謂日廷因韓亂。增海陸軍令數條。內一條云。軍艦軍隊進退。新聞紙條例。應依二十二條。并以下與陸軍省軍令同例。蓋禁記關繫軍機之事也。日本水師提督伊東祐亨。率兵艦至朝鮮。端未之夕。調水師一隊。入韓城。頃之。又調軍醫數輩。入城。皆整備。壹是如臨大敵。初七之晨。續調水師二隊。暨軍醫同往。大鳥公使。則帶巡捕入城。是日下午。復有兵一百五十名。攜格林礮入城。又派兵百名。屯紮介於仁川。韓都之閭之高山。輪流用測遠鏡。四圍瞭望。隨時飛報。初九日。日商輪船。載兵一千五百名。馬二十四匹。至

仁川初十日亦赴韓京十三日又到兵艦二號約有兵三千餘名日兵中有混成旅團者係陸軍少將大島義昌所督帶也其入朝都之將校皆宿於使館兵則分宿日商之肆其泊於各海口之兵艦有松島吉野大和武藏高雄千代田筑紫共七艘及赤城烏海二礮艦八重山一遞信船聞有商輪船五號載軍火至海關監督阻不許起岸曰此項軍火值洋銀三萬圓須納稅三千圓也日人晒之以鼻紛紛捆載而登日本皇又曾致書朝王要以萬不能從之事不知朝王之葵傾於天朝者至深且固是以亂不能支持向北洋請救不聞兼及東洋也中國葉軍門至朝王命外務協辦李重夏迎入都城不聞並迎大島義昌少將也華兵之在朝者朝民皆願讓室廬以供棲止不聞兼讓日兵也順逆之勢顯殊成敗之形可料然敬聞 皇上以本年恭值 皇太后六旬萬壽有罪者尙應肆赦無辜赤子豈忍迫諸鋒鏑之中故雖軍艦四艘及江海關飛虎輪船或泊牙山或碇仁川尙有大兵雲集燕臺以俟軍令操江輪船則載手槍千枝藥彈十萬粒運送韓都招商局四輪船裝糧食軍火繼至而已接傳相鈞令各兵無入漢城將請英德兩國公評中日之曲直慎毋輕啟衅端乃聞日本力拒公評之舉并請英德無豫他人事此說如果確鑿則是日本自知其曲而祇圖逞志於戎行也中國於此何尙甘於退讓哉願下書生當偃武修文之日既不得與東塗西抹人爭一日之短長迨觀兵燹德之秋復不獲與南征北討人同六師之袍澤徒抱滿腔

孤憤喋喋不休也亦未免大偵矣。至泊於朝鮮之兵艦舍中日二國而外。俄法美各一艘。其英艦數艘。皆由長崎至泊於巨文島外。蓋踐中英昔日之盟。朝鮮有事。則扼巨文島也。法美二艦。諒不過自護官商中國。不必顧忌。惟俄則久已志在三韓。今有此變。其駐朝公使。先以願效臂助。爲請國王。踴躍萬狀。請華兵暫緩登岸。以俟後圖。俄艦又首入朝海。此其志不可測。杞憂所迫。尤在於斯。嗚呼赫赫王師。將圖日之不暇。豈堪重擾於俄哉。光緒甲午五月二十九日記。

朝警記二

上海蔡爾康稟稿

朝鮮蕞爾孤藩。二百餘年。憑仗寵靈。繇延弗替。君臣上下。宜如何小心兢業。夙夜咨儆。以承聖朝之怙冒。以絕異族之覬覦。乃外則貪戀虛名。與日本定約。章公然稱爲自主。內則萌芽實禍。任東學結死黨。爾然莫敢誰何。而又貴族橫於朝。有賢才而不知用。小民怨於野。有貪黷而不能懲。嗚呼。亂之作也。雖曰天意豈非人事哉。皇帝仁育義正。智深勇沈。故於其擅交與國。則恩宥之。於其擅索大綱。則威戡之。於其任用非人。則明燭而默化之。於其驅除大慝。則怒震而惠援之。遠稽十八載以前。近證七十日之內。中朝之以大宇小誠。比德於成湯。朝鮮之以吏虐民。乃貽羞於箕子。牙山方喜。天兵之至。漢城忽集。敵國之雄不臘。預決虞亡。不祀將衰。蓼滅濡毫。以紀不禁。揮涕以思也。朝鮮有金玉均者。裁及其

身而禍延於國者也。其就戮於上海也，天奪其魄也。語詳
法之酷而不知觸強敵之怒也。況甲申亂，朴泳孝、匿
刺客李逸植等以重罪朝日之禍已露萌芽，朝鮮又恐全
翟義之屍不可爲訓，趙無卹，漆智瑤之首何以爲情？爰
骨竟見盜於孟朝，豈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乎？抑亂
金玉均慘死之報，卽營葬其遺髮，朝貴鄉紳及上下議
之耗，各新報益警，蜂起朝鮮外寇之亟，閭不容髮而
水火及見，侈語求新之金玉均斃於中華，華官遣威靖
新矣。繼見刻意守舊之洪鍾宇行刺叛人，韓廷欲超授
矣。新退舊升，事機可乘，匪勢益盛，朝鮮內亂之起火厝
告急於大皇帝，華師甫至，日卒已來，宗社邱墟，誰爲
藩戡亂，未嘗討日本之越俎而謀也。日本之逼漢陽曰
日人突入漢城而後種種要挾皆出情理之外。先是日

理若旦夕。問即將開戰也。者中國鐵艦數艘。同泊附近。則仍好整以暇。誠者已心竊憂之。日使大島圭介。居於漢陽。強令朝王。謝絕藩稱。而稱自主。并迫令辭謝中國總辦通商交涉委員。及進物朝鮮亂黨之軍。朝王不許。英俄二國政府。合德法意三國。電致分駐中日二國之各使。先勸中朝。不必遽傷睦誼。皇上大度包容。俯從外臣之請。而日本則悍然不顧。直欲以海島小邦。力抗五雄國。夜郎王問孰與漢大。不圖重見於今茲也。俄政府遂聲言朝鮮寸土介民不能任人剖取其爲助。中以抑日。歟抑爲扶朝以利。俄歟皆所未喻。而總之捕蟬之雀。方將躍然以喜。而不知弋人之伺其下者。將朝治乎。矧繳而夕調乎。鼎彝已耳。李傅相知日人萬難以理喻。既奏請飭下戶部。准撥軍餉。復飭向駐天津小站之盛軍馬步隊。軍糧城銘軍馬隊。旅順口毅軍砲隊。共十餘營。給發治裝銀兩。尅期往朝。更飭招商局輪船。暫停運載客貨。聽候示期。載軍東渡。猶以爲未足。別賃西國商輪數號。以輔之。旋由各統領。督同營哨各官。率領健卒。陸續登輪。傅相又派北洋海軍鐵艦八艘。妥慎護送。密諭各兵艦管帶。如途次遇日本兵船。敢於攔截。卽行開礮轟擊。毋得退縮。規避貽誤。軍行時則廣東兵艦。正以合操在津。并電商南洋兵輪。分赴朝鮮海面。以壯聲勢。此大兵之由海道往朝者也。其遵陸而去者。又有左冠亭軍門寶貴諸公。統領雄師三萬名。從吉林山海關黑龍江奉天等處。檄調齊集。渡鴨綠江而東。入朝鮮畿州界。迤邐過平壤道。直往漢陽進。

發似此水陸交馳將士厚集朝鮮危而復安易如反手乃商務委員袁道雖已任滿不能俟代者之至遽返天津此不可解者一也德將漢納根軍門熟於戰事兼嫻築造礮臺五月下浣與華軍一千二百人同乘英商怡和公司之高陞輪船而赴牙山日艦要之於中道擊而沈諸海不聞派出之各兵艦以一礮相加遺此不可解者二也是役也喪亡華師約七百名漢納根躍入海中見水遇救中西人皆驚以為神高生還者實法德各艦之力日船並不援救殘忍情形大違公法操江一木質小兵船耳力本難支而為日艦所擄不能為操江罪海軍提督丁汝昌位與中興諸名將埒其所部各兵艦如鎮遠者大於日本之高千穗比叡萩津島諸艦不啻倍蓰乃竟不遇敵而遁此不可解者三也鎮遠既遁操江益不能支遂被擄中國弁兵濟遠雙輪鐵甲兵艦不及丁提督座船之大而猶能與日本之浪速艦鏖戰於海國廣乙木質鋼皮船不及北洋海艦之雄而猶能與日本之萩津島艦致命於水府乃不聞丁提督統率全部助濟遠而救廣乙也此不可解者四也傳相接高陞被擊濟遠受傷之報赫然震怒檄令丁提督調集兵船十三號速往朝鮮海面瀕行之際又傳諭各該艦所有豫備逃生之小艇一律卸置威海衛其船面木質之屋亦須拆卸一空以便酣戰先聲所播日兵不免膽寒乃業已駛出重洋忽又折回威海衛從此逍遙河上忘朝鮮待援之急敗日本蔑視之心此不可解者五也有此五不解而朝王被劫矣朝妃被斥矣朝鮮之政令悉為日本把持矣朝

鮮之民人忍氣吞聲而無所冀望於中華矣。誰爲爲之孰令致之。偶一沈思怒髮上指。所幸者太原鎮守功亭總戎士成統率熊鵬之士扼守牙山。牙山距漢陽一日程。六月二十五六等日。日兵大隊來犯。我師勇氣百倍。槍礮所中。毛摧血飛。傅相奏達於朝。渥邀懋賞。欽奉諭旨。同議第三卷。環甲執戈之士無不感激涕零。然而援師不至。軍火將匱。日本若再猖獗。恐有敗衄之憂。果於六月二十九日日兵以七千餘眾攻華兵二千有奇。遂至牙山不守。此我之所痛哭流涕者一也。華艦不出。日艦必來。五尺童子亦能預決。乃各鐵艦避於威海衛間。或伴遣偏師開出口外。或三十里而止。或五十里而止。大抵啟旋出口約歷五六點鐘者。迴輪入口。不過一點鐘許。此種情形不言可喻。而且艦既入口。卽飛電天津督院云。某某船巡邏至某處。並無倭船蹤跡。噫。吁。嘻。日船麇聚朝鮮。或健忘如徙宅忘妻者。亦應偶然記憶。然則卿直不欲尋其蹤跡耳。庸詎知日本以卿之不欲尋。乃偏欲尋卿之蹤跡。先致電於英國泰姆士美國得利裨宏兩大著名日報云。我今已驅各華艦於一海角。使不能運掉自如。尙嘗誘令交鋒。如不敢相見。亦必別尋良法。務使之無喘類。而後已。此我之所痛哭流涕者二也。七月初九之夜。日本十艦行抵威海衛。初十日兩次衝突。皆不能入。此蓋威海衛礮臺之礮力。遠於日艦所載之礮。倘日艦過於迫犯。深入華臺礮界之內。則日礮尙未及臺。而華礮已及其艦。故不敢輕於嘗試也。或曰。蓋將試華臺之礮力。究有若干里也。威海衛守

將電稟北洋曰。初十晨。日艦十艘。突犯威海。我各礮臺潛心鳴礮。日本水師提督座船。受開花大彈三。其左隊大鐵艦。受開花大彈一。死亡當必不少。遂遁。是時。英水師提督斐君。乘聖域多利亞鐵艦。並率戰艦六艘。自朝鮮而至。燕臺。將往威海衛觀戰。又據探報言。日艦往窺旅順口。大約亦將試其礮力。按威海旅順二地。挺出海中。遙遙對峙。實爲渤海天生之鎖鑰。歷年籌辦海防。又均屹然爲北洋之重鎮。若使守禦如法。津沽猶堂奧也。顧旅順口防守。何若。日艦蹤跡。今真不知其何若。而報稱日艦並無蹤跡之人。亦更不知其何若。然則將改以並無華艦之蹤跡。報即此我之所痛哭流涕者三也。有此三痛哭流涕。而朝鮮之大局。不可問矣。哀哉。甲午七月十三日。已刻記。

朝警記三

上海蔡爾康擬稿

中國不侵不叛之臣。有五。緬甸。越南。暹羅。琉球。而外。惟朝鮮。尤爲恭順。今日。本覬覦其土地。傾覆其社稷。抗違各國勸和之議。仇視大清。戡亂之師。是犯天下之不韙也。方日本以傾國之師。狂趨三韓也。先以無聊之語。致書中國總理衙門。擬由中日兩國。釐正朝鮮之制度。總署王大臣。答以東學黨既定。中國撤兵。日本亦應同撤。詳見第一卷中日往來公牘李傅相則以電覆咨朝王曰。日本忽動大眾。事出意外。我朝今必約令日本。同時撤兵。日使大島圭介。日來有無陳請。大王總不得過聽。似此辭嚴義正。日本既無詞以對朝。

鮮。卽。有。理。可。援。而。豈。料。日。本。之。恃。強。凌。弱。者。非。文。告。所。得。而。懼。也。愚。見。所。及。中。國。有。亟。應。措。置。者。五。端。不。揣。固。陋。敢。爲。當。軸。者。借。箸。籌。之。一。曰。厚。集。海。軍。今。南。北。兩。洋。及。閩。廣。等。省。兵。艦。之。多。駕。乎。日。本。又。有。長。江。水。師。威。望。素。著。區。區。島。國。豈。敢。爭。衡。誠。使。羽。檄。四。馳。刻。期。徵。調。各。戰。艦。配。足。礮。彈。精。選。弁。兵。會。於。威。海。特。簡。熟。諳。泰。西。海。戰。之。學。者。不。論。品。級。超。擢。海。軍。提。督。予。以。便。宜。行。事。之。權。自。提。鎮。以。至。千。把。皆。許。黜。陟。進。退。然。後。擇。其。能。者。飭。令。管。帶。一。艦。其。次。者。分。司。艦。中。諸。職。與。管。帶。相。助。爲。理。此。選。將。之。道。也。自。鐵。甲。以。至。木。輪。皆。許。驅。策。調。遣。擇。其。上。等。者。飭。令。速。赴。前。敵。其。次。者。分。司。海。道。諸。職。與。戰。船。相。輔。而。行。此。選。船。之。道。也。將。得。其。人。船。得。其。用。征。東。之。大。本。定。矣。一。曰。大。發。陸。軍。今。中。國。陸。軍。之。在。朝。鮮。者。不。可。謂。不。多。徒。以。海。軍。提。督。持。重。老。成。故。續。遣。援。師。皆。渡。鴨。綠。江。而。東。既。不。免。遷。延。時。日。甚。至。牙。山。戍。壘。望。洋。而。歎。不。得。不。棄。而。就。平。壤。之。大。軍。誠。使。海。道。大。通。日。船。不。敢。正。視。然。後。商。輪。運。艦。銜。尾。疾。趨。或。從。元。山。或。從。仁。川。或。從。釜。山。與。夫。牙。山。等。處。凡。可。以。登。陸。者。分。道。揚。鑣。與。平。壤。大。軍。收。首。尾。交。攻。腹。背。夾。擊。之。效。卽。使。日。兵。先。扼。海。口。拒。我。援。師。無。論。避。實。擊。虛。操。縱。由。我。且。戰。艦。業。已。足。恃。日。兵。敢。憑。岸。以。擊。我。何。不。可。就。艦。以。擊。人。聚。而。殲。旂。一。彈。指。間。事。耳。陸。軍。聲。勢。益。盛。韓。都。恢。復。可。期。保。藩。之。大。局。成。矣。一。曰。以。攻。爲。守。中。國。海。口。之。多。指。不。勝。屈。今。者。在。在。設。防。卽。在。在。需。兵。而。需。餉。兵。家。之。所。忌。備。多。而。力。分。也。況。百。密。未。免。一。疏。安。見。日。

艦之資不致犯誠使海軍之精華既聚陸軍之威武孔揚微論日本無暇顧朝鮮并不能來中國即使激而橫決或遣偏師以擾我海疆甚至奪地踞城別有詭計我惟持以堅忍百折而不一撓其失守地方之督撫並不必予以處分其出征前敵之海軍斷不可撤回內地務期掃盪日艦使之不留寸鐵然後移艦以指日本日本四面皆海我誠定批亢擣虛之策會長崎橫濱神戶諸口岸無俾擾及西商此外何在不可登陸且海軍既履其地各口雖已嚴防我更可拊礮臺之背而奪之以爲我有然後長驅直入東京唾手而得彼明治天皇者不將爲法國拿破崙第三皇之續乎一曰以戰爲和今萬國通例罕有滅人之國者故和之一字中國自應存諸心特不戰而和則權非自我而操微論朝鮮未必仍隸藩封且恐日本別有要挾後患未杜前地曷瀕誠使陸軍之在朝鮮者已盡掃乎日兵海軍之在東瀛者復俘其君而取其地然後憑各與國之商勸示以中國之大度慨許其爲城下之盟中國初無利人土地之心亦不必以獻俘太廟爲慶於是釋其組繫俾仍覲然南面定其條約俾仍殷然內附而兵氣銷爲日月光矣一曰以存爲滅日本既降中國不必臣之也和約既定中國所宜防之也故宥其既往許其自新之際朝鮮一國不許再行染指無待言矣高陞操江喪失之人命物業逼令償還亦無待言矣至朝鮮被擾而後廢時失事家破人亡者共值若干兆金中國不得已爲應兵而後耗於防務者若干兆金耗於戰務者若干京金

緣戰務而耗於商務耗於農務者若干垓金一一明示限期使之完納日本償銀但有一毫之未繳中國
成卒卽無一日之離防而戍卒之例應供億者亦悉惟日庫之是取且逾期若干日又可削其何等之權
利繳款若干年又不能任其何等之設施異時償款既清華軍悉退日本若有購艦築臺之舉必須請命
於中朝而嚴其限制此爲當務之急和約中必須切實聲明若夫削其位號削其疆宇之類則事之未
焉者矣是記作於甲午八月初旬刊入是月萬國公報其第五節所云蓋自謂算無遺策矣豈料半年之後語語若爲日本而設嗚呼痛哉之五端者蓋誠可見諸實事非
徒託諸空言者也中國而不欲懲日本也則已中國而欲保朝鮮以揚聖武也羣公哀哀當必見及於
此而顧頰下士之振筆疾書者亦自有說高陞之受擊曰惟華艦不能保護故德國商船載中國官商人
趨華海途遇日艦將爲高陞之續且屢次搜查之後高揭紅旗待鳴礮操江之受擄曰惟鐵艦不願拖帶
矣德船大驚英艦大怒遙揭紅旂示將還擊日艦懼道保護之明驗也置一室編堆薪蒸濃以膏油
故船中有設電之丹麥國人同遭毒手朝王之被囚曰惟海軍不肯速救故有暹朝王以剪髮易衣者幽
示將縱火朝王以死於是七月初十日日本敢遣兵船犯我威海衛十一日又犯我旅順口雖以礮臺力
自誓其人無如之何遠不能逞志然使北洋大隊兵艦猝乘其後驅入礮臺礮界之內當無難一鼓而殲而任其來去自由甚
至游弋於山海關洋面也是誰之咎歟 皇上聖明獨斷六月初十日姑許日本使臣小村壽太郎謁見
小村壽太郎措詞失體 皇上諭令退下既又欽奉 上諭著戶部尚書翁同龢禮部尚書李鴻藻遇有

重要事件。與軍機大臣會同商辦。所有總理衙門事件。亦著一併與議。等因。繼命直隸總督李鴻章主持軍務。一意進剿。而廷臣之主戰者。封章前後數十上。大半奉旨留中。或命發交總署。暨北洋大臣議奏。故雖六月二十五日。小村壽太郎尙赴總署謁見。然聖怒正盛。日兵若不卽撤。天討決不稍稽。於是東三省練兵大臣定靜村元帥安。亦奉東征之旨。而奉字馬步全軍。吉字齊字馬步練軍。與北洋之盛軍毅軍銘軍。先後向朝鮮進發。湖南巡撫吳濟卿中丞。大徵統率湘軍八營。由鄂而東。江蘇按察使陳舫仙廉訪。電飭其公子善。招募湘勇亦八營。候旨赴朝。南澳鎮劉淵亭軍門永福。慷慨請行。在朝之葉曙青軍門。聶功亭總戎。則於六月二十五六等日。先由牙山退至城歡。與日兵接仗。嗣又移軍過清州。忠州金化等處。遂與平壤大軍相合。七月十三日。大軍發自平壤。以勦日兵。先得小勝。旋卽日夕進攻。迭復中和府等城池。并獲戰馬千餘匹。十七日。奉軍統領左冠亭軍門。奮勇進剿。殲斃日兵甚多。中國大軍先距韓京五百六十里者。至是僅距八十里矣。十九日。日艦駛入大同江。欲截華軍後路。華兵之在江干者。猝不及防。且陸軍礮彈。不如日礮之及遠。陣亡三百餘人。前軍聞警。正欲赴援。不知大同江水勢甚淺。日船乘潮而入。滿擬可以久踞。少焉潮水忽落。礮城天龍鳳翔天城四艦。遂膠於沙。華軍業已大至。卽置行礮於山嶺。對準轟擊。日兵大敗。是夜日營內變。先降於日之朝鮮兵。殺其東學黨渠魁金學元。及日

本裨將之首級持詣華營。願爲嚮導。華軍遂由間道連復三城。大軍盡駐臨津。雖漢江之口。日本已築礮臺。卒尙未能攻破。然日人之喪膽奪氣。爲已甚矣。以上數事均見華報中有未足深信者留俟備考惟陸軍既奏。虜海軍尙無消息。日本之敢於藐視。中朝者。卽在於斯。說者謂海軍丁提督。或別有深謀。歟。則試稽諸七月十二日以後之所聞。七月十二日以前所聞之戰績略紀上篇橫濱英字報云。松島大鐵甲船。被中國水師擊壞。并奪去運糧船山城丸。粵東廣乙戰船。管駕官林國祥電告香港云。六月杪。本船被擊受傷。隨卽駛至灘畔。聽候修理。船中人均無恙。申報云。北洋濟遠兵艦。與廣乙兵艦。在牙山口外。與日艦交鋒。擊碎日本頭號兵艦一艘。濟遠頭廣乙尾。各受傷。濟遠回旅順船塢修理。查驗船面。竟被格林礮洞穿如星點。其船主則頗知趨吉避凶之理。或謂匿於船底。鐵甲最厚處並不受傷。而大副某君。日艦中副力也及文案父子二人。血肉橫飛。死狀殊慘。日艦受廣乙礮居多。又云。七月十八日。日人又以兵船犯威海衛。北洋兵船。突發巨礮。中日本之高雄艦。遂遁。而中國之杉板船及大瓜瓞船。竟被劫去。中載棉花食米甚夥。統觀以上諸信。華艦之作。何舉動似可不言。而喻有志之士。所以把玩吳鉤。而浩然長歎也。甲午中秋前六日記。

藩王恭順記

草莽臣 蔡爾康作

光緒二十年八月十五日巳正三刻。內奏事處口傳。皇太后懿旨。著添派朝鮮正使李承純副使閔泳

詰聽戲。在祥亨之次。卽刻至保泰門。欽此。按是日。崇上。慈福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皇上恭奉册寶禮成。惟親王以次。尙書以上。及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上書房。南齋侍從諸文臣。始得恭赴閣。是樓聽戲。荆州將軍祥亨。隨諸王大臣之末。已屬異數。朝鮮之陪臣。特奉懿旨添派。更爲夢想所不到。至朝王屢遭日本之逼。喬李閔二君。何時至京。載筆者尤亟宜考求。以觀時局。及接雲津信。始知八月七日。山海關火輪車開至天津之際。車中有朝鮮兩使臣。員役一百數十人。恭齎朝鮮王慶賀。皇太后萬壽表文。及一應貢品。自言海程多阻。故渡鴨綠江。而遙邇至此也。又接北京信。八月十二日。朝鮮國正副使臣入都。先赴禮部。齎投朝王咨文。然後循章至正陽門內東城根高麗館小住。恭候萬壽聖節。隨班行禮。然則奉旨聽戲之兩使臣。卽甫從津沽至京者也。夫以朝鮮受禍之酷。幾於宗社邱墟。而值慶典。崇隆猶不敢稍變初心。致廢末節。似此恭順。實可顯白於五洲。皇太后柔遠之恩。自宜有加無已。乃蓋爾日本。猶欲以改革內政。助令自主。爲詞誠天下之妄人矣。

朝警記四

不佞江南之下士也。行年四十。姓氏不登於朝籍。是無官守也。吟詩百一。諮訪不逮於士林。是無言責也。

美國林樂知選譯
上海蔡紫葭校言

而乃於日本迫朝之役。作文紀事。至再至三。今且續爲四記。上之無以裨。國是下之無以益。民生遠之不足懾。敵人壁壘之心。近之不能作。壯士同仇之氣。然則連篇累牘。刺刺不休。非許子之不憚煩。卽翟婦之不卹緯而已。惟是忠義之所激發。輒流露於不自知。亦嘗看劍引杯。效勞若無人之王景略。擊壘揮塵。晒楚囚相對之周伯仁。顧竊又熟計之矣。與其整襟危坐。徒託空言。何如振筆直書。博徵實事。爰就中秋以後。重九以前。中國之所以可勝。而不遽勝。日本之所以宜敗。而未盡敗者。具錄左方。庶幾杜牧之罪言。稍佐董狐之信史歟。王師之戍於平壤也。葉曙青軍門奉督剿之。旨未能迅奏膚功。湘撫吳清帥慷慨請行。李中堂又奏派直隸臬司周玉山廉訪。充前敵營務處。相機恢復。温州道袁慰庭觀察。世凱充朝鮮招討使。剿撫東學。八月初旬。北洋疊接軍電。請濟師以壯聲威。遂命招商局輪船載運兵丁銀米。海軍兵艦護送各員弁。均出海至鴨綠江。渡登彼岸。從此敦詩說禮之郤。藪嚼雪吞氈之蘇。武萬里封侯之班。定遠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之諸健兒。齊集於樂浪。唐岳間詩云。蠶爾蠻荆大邦爲。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長楊賦曰。磨城擗邑。下將降旂。在此行也。諸君勉之哉。顧大同江適介平壤之南。大軍不於此登岸。而偏取道於鴨綠江。其將入義州爲後勁乎。抑九連城便兼顧乎。不佞未明地勢。不免竊有所疑。且其時文戰正亟。但盼紅旗之報捷。又未遑擬露布以徧傳也。乃甫及浹旬。水陸兩軍。遽均以敗績聞。嗚呼噫嘻。其

夢耶其傳之非其真耶西友之書東軍之報胡爲而在吾側也西友之與於海戰者自旅順口貽書云八月十三日招商局新裕圖南鎮東利運海定五輪船載兵四千名自大沽出口巡海船六艘水雷船四艘護之駛至大連灣鐵甲船六艘合隊同行中秋日安抵鴨綠江口五運船鼓輪直入淺水兵艦及水雷船四號與之偕餘艦小駐於離江十里或十六里之海面爐中之煤未熄也既望之晨瞭見南方黑煙縷縷知日艦將至中國海軍丁禹廷提督傳令起旋旋即升旗指麾各船列陣作人字形鎮遠定遠兩鐵艦爲人字之首靖遠來遠懷遠經遠致遠濟遠超勇揚威廣甲廣丙及水雷船六號張人字之兩翼兼以號旗招鴨綠江中諸戰船悉出助戰俄而敵艦漸近列陣作一字形向華軍猛撲屈指計之共十一艘事後確探則知爲吉野松島橋立巖島萩津島浪速扶桑高千穂赤城比叡清田及別有商船之改爲兵艦者西京丸云其巡海船之速率過於華軍轉瞬間又易而爲太極陣襲人字於其中華艦先開巨礮以示威然距日船者九里不中宜也礮聲未絕敵船層至與定遠鎮遠相去恆六里許畏重甲而避重礮且華礮之力不能及日礮之彈已可至也與人字陣之末二艦相逼較近欺礮略小而甲略薄也誠狡矣哉定遠者提督之座船也師之耳目在其旗幟進退從之不圖日礮一鳴瞭樓遠折遂致呼應不靈華軍之憤怒礮萃於松島亦擊斷其號旗之桿然人字陣仍有條不紊太極陣亦一氣混圓彼此相持勢鈞力敵但聞大

聲發於水上。噲如鐘鼓不絕。而火彈怒飛。則海波為沸矣。少焉日艦圍入人字之脚。致遠經遠濟遠三艦皆被挖出圈外。考致遠造自英廠。為上等之巡船。計容英權二千三百墩。每西辰一點鐘。可行海程十八里。裝有口徑英度八寸。身重英權十二墩。權度皆准英制。下仿此。礮三尊。口徑六寸。身重四墩。礮二尊。格林礮礮之人為名。其開放至速。十七尊。曾往外洋肄業之鄧正卿軍門世昌為管帶。方事之殷也。鄧軍門督率諸藝士。使船如使馬。嗚礮如鳴鑼。無不洞合機宜。乃如孤雁之失羣。船身疊受重傷。偏右斜欹。勢將及溺。羣見其開足汽機向日艦飛馳而去。總戎余友也。西學湛深。英氣勃發。聞在軍中。恆語人不謂未及日軍先隨海若舟中二百五十人同時殉難。中外之人皆曰鄧君戰績甚優。平時又精於訓練。一戰而敗。以身殉之。實可惜也。其同時被挖出圈之經遠。容二千八百五十墩。每點鐘行十六里半。時以西辰計路。以海程計下亦仿此。裝有口徑八寸二分半。身重十墩。礮二尊。口徑六寸。身重四墩。礮二尊。機器礮七尊。船羣甫離。火勢陡發。經遠管帶林總戎永升發礮以攻敵。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條。遙見日艦似已受傷。即鼓輪以追之。揣林總戎之意。非欲擊之使沈。即須擒之同返。乃日艦放水雷以相拒。經遠不暇避讓。中雷機頃刻間。全船碎裂。船中二百七十人同沈於海。後知遇救得生者不過七人。餘皆存亡莫卜。哀哉。至管帶濟遠鐵艦之方伯謙。即七月間護送高陞運船至牙山。途遇日艦。匿鐵甲最厚。船中繼遭日礮毀其舵。竟高懸白旗下。懸日旗逃。

回旅順口者也是日兩陣甫交方伯謙先挂本船已受重傷之旗以告水師提督旋因圍遁之故亦被日船割出圈外致經兩船與日船苦戰方伯謙置而不顧茫茫如喪家之犬遂誤至水淺處適遇揚威鎧甲船又以爲彼能駛避當撲舵離淺之頃直向揚威不知揚威先已擱淺不能轉動濟遠撞之裂一大穴水漸汨汨而入查揚威船身共容一千三百五十墩一點鐘行十六里裝有口徑十寸英度以十二寸爲一尺身重二十五墩礮二尊口徑四寸半身重不知墩礮四尊機器礮十尊濟遠既不能救之使脫於沙反撞之使入乎水是誠何心哉揚威遭此蹂躪約有一百五十人同問水濱方伯謙更驚駭欲絕如飛遁入旅順口其管機西人登岸後自言不幸而遇方伯謙兩次逃避從此永不願與之爲伍越日天津發下軍令縛方伯謙斬首示衆然則其貪生者適以促其死而已且前次之遁不救操江此次之遁反撞揚威一死豈足以塞責哉同時效方伯謙者厥有廣甲一艦廣甲容一千一百墩裝有格林快礮三尊機器礮八尊逃出陣外未知受傷與否而以祇防後追不顧前路遂誤撞於島石石距大連灣約英程二十里傳聞戰之翌日日船過此發水雷以轟碎之鉅萬黃金付庸奴之一擲尤可拮歎陣中自致遠經遠超勇沈濟遠廣甲逃與日艦支持者僅七艘耳超勇與揚威形色相同西人謂爲姊妹船追鴨綠江中之運兵淺水各船及水雷四船聞已罷戰而出駛過戰場但見超勇擱於沙際大火尙熾將有全船灰燼之勢水雷船往救百餘

人據稱餘人皆斃於礮是則華軍之所喪實共四船矣。當猛戰時兩軍旗幟俱燬各不能辨其孰爲敵艦。其略可識認者僅在船之顏色形模。故雷艇似無所用。夫海軍用雷艇之本意蓋附於大艦之旁俟礮烟線亂時潛放水雷以擊敵艦者也。乃是役也不幸而誤值者惟經遠一艦可知。戰陣之事非平日之所能擬議矣。抑又聞之老於軍事者曰日本之畏定鎮二船甚於虎豹。故恆遠至六里之外以避重彈。而其所欲得而甘心者亦惟定鎮二船。藥彈狂飛不離左右。鎮遠管帶林鎮戎素曾及助戰之二西人開礮極爲靈捷。標下各弁兵亦皆恪遵號令。雖日彈所至火勢東奔西竄而施救得力。一一熄滅。俄而二西人均受重傷。今在旅順口療治。及至罷戰而歸僅存大彈二十個。據報本船共放口徑六寸之開花彈大礮一百四十八響。小礮之彈業已垂盡。艙面之所有被日彈悉數掃去。又有一彈擊毀船右大礮之機器。此礮已無從開放。至艙底之機器及礮位等均無甚損傷也。此鎮遠奮勇禦敵之大略情形也。余聞羣船中被震而跳落礮架之礮共有三尊。不知鎮遠之所謂彈毀機器者亦在其中否。又聞羣船之機器房中人行駛皆甚合法。來遠一艦火焚最酷。受傷重於他船。回旅順後余等各西人羣往察驗。艙面皆已燬裂。如人之垂死者然。尙能合隊駛回。實可見行船之妙。若其全船之機器及礮械等皆尙可用。又知其受害處皆祝融氏之爲禍烈也。若夫定遠一艦爲水師提督之座船。卽西人所謂號旗船者也。船身容七千四百三十

墩。每。一。點。鐘。行。十。四。里。裝。有。克。虜。伯。廠。所。造。之。三。十。七。墩。大。礮。四。尊。四。墩。礮。二。尊。機。器。礮。八。尊。戰。陣。甫。合。炸。彈。遽。來。正。中。定。遠。之。桅。樁。頂。鐵。瞭。樓。中。有。七。人。焉。彈。力。猛。炸。與。桅。同。墮。海。底。又。有。一。實。心。彈。至。擊。中。汽。管。幸。而。未。斷。在。定。遠。艙。面。助。戰。之。西。員。哈。卜。們。受。傷。下。艙。向。在。英。國。礮。船。之。武。弁。尼。格。路。士。急。至。船。首。代。司。其。事。當。火。起。時。捨。命。與。祝。融。鬪。厥。功。殊。偉。不。料。實。心。彈。又。至。竟。及。於。難。丁。軍。門。與。向。在。海。關。收。稅。今。來。海。軍。助。戰。之。西。員。戴。樂。爾。同。立。天。橋。指。揮。督。率。忽。本。船。兩。大。礮。同。時。怒。震。船。身。猛。簸。二。人。猝。不。及。防。拋。墮。艙。面。瞬。眩。垂。絕。已。而。復。蘇。丁。軍。門。謂。似。有。鐵。器。相。將。激。墜。直。壓。其。足。遂。驚。覺。不。良。於。行。一。華。人。將。扶。之。下。艙。則。炸。彈。又。至。其。人。竟。作。肉。糜。或。飄。落。海。中。或。黏。著。艙。面。丁。軍。門。謂。我。本。瀕。死。之。人。幸。而。不。死。乃。救。我。者。竟。死。不。覺。潛。焉。出。涕。定。遠。又。有。西。員。阿。壁。成。以。大。聲。猛。作。於。其。耳。畔。耳。中。織。膜。本。如。竹。衣。之。蒙。笛。孔。遽。遭。震。裂。兩。耳。遂。聾。然。仍。專。心。致。志。於。救。火。之。役。各。弁。兵。有。恆。擾。者。復。竭。力。彈。壓。不。許。凌。蹙。錯。亂。及。回。旅。順。口。華。官。稱。謝。不。已。屈。計。是。日。之。戰。中。午。十。二。點。三。刻。鐘。鳴。礮。第。一。聲。下。午。三。點。鐘。日。船。忽。紛。紛。遠。去。不。知。聚。商。何。事。候。又。進。逼。華。艦。猛。擊。不。休。五。點。鐘。日。艦。又。退。究。未。知。其。入。水。者。何。艦。受。創。者。幾。船。華。艦。見。紅。日。將。沈。整。隊。向。旅。順。口。邁。返。瞭。見。日。艦。尚。有。在。六。里。之。外。隱。隱。相。從。者。直。至。廟。島。始。無。蹤。影。聞。十。八。日。日。艦。遁。回。復。用。水。雷。轟。去。廣。甲。揚。威。兩。壞。船。乃。返。其。屬。聚。之。處。今。受。傷。之。華。人。在。旅。順。口。醫。院。療。治。者。共。二。百。五。

十二員名。大半可期速愈。不必奏刀。書然惟軍中之華官。幾於無一不傷。且有死者。戰時彈如飛蝗。不可捉摸。艙面之人。幸而不死。誠徼天之幸也。然定遠之死者。已十七人。鎮遠亦十五人。其餘各船。大致相似。合計約九十餘人。其與船俱沈者。則共六百人。後有遇救得生者。尙未可知。管致遠機器之西員。余錫爾先已受傷。後亦與船同殉。良可扼腕。統計西員之在船者。二死四傷。二無恙。何以能無恙。曰。在船底司理機器。故以上皆西友來書語。而日本二等水師提督伊東祐亨。於八月十九日下午兩點三刻鐘。自濟物浦電報日主曰。陽歷九月十四日。即華歷八月十三日。下可類推。臣統戰船第一上隊出海。其第二上隊船仍泊濟物浦。八重山一艦亦泊濟物浦。十五日。臣至大同江口。派滿珠赤城二艦。及水雷船一號。入江協助陸兵。於是臣部之船共十二艘。連一商船在內。十六日。自大同江口行至奉天海面。過海陽島。到太古山對海。暫泊。十七日晨。過中國北洋海軍艦隊。瞭見共十四艘。及水雷船六號。華艦先放大礮。追過十二點四十五分。即三刻鐘。兩軍大小各礮。連環轟發。不少間斷。五點鐘。礮聲頓止。似見中國來遠揚威超勇濟遠四艦。或已沈入波心。或已不能行走。其餘想皆受傷。定遠靖遠二艦。艙面皆火。似難忍受。維時。日已將落。中國艦隊退至威海衛。我船隨之而行。特恐華艦於黑暗中施放水雷。不敢逼近。是夕。臣等在廟島歇宿。準備十八日再戰。而華艦不出。或料其業已入隄修理。臣等乃卽於是日折回海中。曾遙見兩船之煙影。擬舵。尋之。

忽不見。行抵昨日戰場。用水雷轟去。擱沙之中國揚威艦。遂回至濟物浦。檢點各船。除以商船改充兵艦之西京丸。舵已斷。舟中觀戰之大吏。幾被擄。軍連船擄去外。餘艦未沈一艘。然或受重傷。或遭小損。業已無一瓦全。臣所乘之吉野艦。受傷尤劇。惟修整後。尚可駛用耳。其松島號旗船。與赤城比叡二艦。受傷尤劇。且比叡爲華艦所隔。幾爲所俘。猶幸開足汽機。奮力逃回。濟物浦始克倖免。以上係日將電報。其主語。按之軍律。若有妄報。厥罪匪輕。適而譯之。殆君子可欺。以其方歟。夫海戰之械。創自泰西。英軍於保護希臘之役。與奕厥即華人誤譯一試其端倪。然鐵甲之厚。礮位之大。及一切新法。皆不如今日。遠甚。追精益求精之後。從未於敵。宮員闕。閭作蛟。騰龍。關事中國之創海軍。後於他國。能使夜郎自大之各戰艦。全數損傷。中國雖失數艦。不足以爲辱。然而究不得謂之勝也。不謂之勝。則敗矣。日主先於中秋前一日出宮。是夜在名古屋住宿。中秋日至西京。禱祭於其祖廟。是夜在神戶住宿。十六日至廣島。遂就廣島爲久居。計其弟有樓川。其相伊藤博文。其臣西鄉大山。均隨之。是以伊東祐亨之電。卽遞廣島。日主乍接之下。如磨九錫。發電至軍。盛稱榮國之功。且命東京比戶。日升旗。夕懸燈。同申慶賀。而不知其艦已全行破裂。且松島一艦。送入船塢。不但船塢之物。掃盪無存。并驗明護礮之鐵甲。亦遭華彈擊碎。修理良非易易。故伊東以八重山艦。彌其闕。而改以橋立爲號。旗船西京丸。受傷後。適至濟物浦。丸中人如已。赴法場。重邀

恩赦者。然比叟艦既受隔於華艦。如將權腰斬之刑。其火光熊熊也。則又將焚屍矣。赤城艦亦備受荼毒。而善於熬刑。故不死。至日本弁兵之就戮者。赤城艦參將一員。橋立艦都司二員。松島艦都司一員。守備一員。吉野艦守備一員。比叟艦醫官二員。管餉官一員。巖島艦都司一員。其餘把總外委之類二十員。共官三十員。受傷者大小各官六十一員。水師之受戮者一百六十一名。傷者不計其數。且日本萬朝報又紀大東溝是日之戰係在海戰情形云。比叟松島赤城三艦俱被礮丸所中。受損而沈。赤城艦中統帶以次九武員士卒百餘人殲焉。然則豈能以戰勝誇哉。乃日主之沾沾自喜也。則尤有進伊東之電。而至諾佐未知華字姑譯東音之電。又來鋪張平壤捷音。尤為驕狠。日主亦覆電賀之。日本官報則錄誇疊媽提督八月十八日信云。初十日。日兵分作四隊。向平壤進發。第一隊。日兵四千七百名。第二隊。二千四百名。三隊。三千六百名。四隊。五千四百名。從中和府去者為正兵。從文川去者為截華軍後路之兵。十七日。罷戰後。得華營器械甚多。又得金銀四十箱。每箱約重英權三百磅。按英金英權計數字皆補罔切英金一鎊合華權四兩英權一鎊合華權十二兩分金石二偏旁以為辨別。高麗錢不計其數。米亦甚多。埋葬華軍中忠骸二千具。其受傷者不知其數。蓋李中堂所定者也。遵之。留於日本醫棚中療治者八十四名。給以藥餌者六百一十一名。華軍之投降者一萬四千五百名。中有武弁五員。此華軍死傷生降大略之數也。日官之受戮於華軍者共八員。日日新聞云步兵大尉田上覺町田實義林久實礮兵大尉山本忠

知步兵中尉今井建細并有順末弁及兵一百五十四員名身受刑傷者武職二十六員東京日日新聞又云礮兵少佐共六員皆死蓋僅據其所知也永田龜步兵大尉桑木崇臺小倉恭信鑾部尙若月曾一郎步兵中尉林景敏平田時九本間德次郎三井每雄井野口春清步兵少尉乃方文太郎勝田太郎菅野尙共十三員皆重傷垂斃萬朝報云步兵少尉田邊元次郎國宏榮亦末弁及兵三百八十一員名不知下落之弁兵四十員名合共傷亡官弁兵丁受殊傷蓋其餘尙未知也六百九員名以上皆日本所稱官報中語也雖不免虛張聲勢要亦不盡無稽嗟我華軍君子化爲猿鶴小人化爲沙蟲乃若是之衆乎然日本之死傷亦殊不少殘民以逞實大傷造物之和東人若猶不悛吾恐天怒人怨即在目前矣日報又云擒得之華軍今已按隊送至日本受傷之華軍妥爲醫療待之與日本傷兵無異蓋日后於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列名紅十字會不得不然也紅十字會防於泰西每遇戰事會中人繡紅色十字於襟頭直入軍中自成一隊但遇受傷者卽共奮力負回竭力營救其人絕不與聞軍事故兩軍皆不得加害中國軍中亟宜明白告誡庶免開罪於他國且亦不妨仿行於無可如何中仍體大德曰生之天意夫中國仁聲義聞久著五洲今亦稍稍替矣得無有斥爲迂論者乎況中國之軍報尤有令人憤懣填膺者申報館接奉天訪事友信云劉君振德隨奉軍右營管帶金君赴高麗前敵八月下旬借五六人返自平壤叩以交戰情形據云平壤城極大南北綿長十餘里西南東三面均有大江圍繞北面則枕崇山城倚山崖城裏江水繞山南迤西而去西北隅則無山無水爲直達義州之孔道凡從

奉天往朝鮮者必取道於此東南兩城門雖有通衢然至江濱而止我軍葉志超璫桂林豐陸阿左寶貴

衛汝貴馬日本小國名見於史乘六大帥共統勇丁三十四營自七月中會齊後未與倭奴非如劉四之罵人也接仗惟

出哨之隊偶遇互擊時或死傷一二十名八月三日淮軍與毅軍黑夜出哨中途相值誤傳口號彼此自

相蹂躪遂堅壁不出者五六日初十日探聞日本增兵分趨平壤馬帥乃率所部毅軍四營繞出江東為

犄角勢衛豐二帥率淮軍及西丹隊十八營駐守城南江岸左帥率奉軍六營守北城山上葉璫二帥居

城中此外尚有勇丁六營及朝鮮兵八百名聽候調遣十二日余隨金君管帶營勇會同徐楊二君所部

三營出自北門行八十餘里瞭見日兵已在隔江列陣相距五六里即各以槍礮轟擊自辰至申不分勝

敗我軍死傷二百餘名日本所傷約甚多然兵力逐漸加厚我軍東南二路時有以勝仗報者忽聞帥令

火速回城無奈拔隊而歸日兵即乘勢過江搶登山頂憑高為壘洎左帥親出禦之已無及矣乃命緊守

北城左帥親量礮準頭連環仰攻自十二晚至十六晚鏖戰四晝夜日本未有大礮我軍無甚損傷東

南二軍仍時報勝仗詎料十六日傍晚日本運到大礮遙向左帥連擊左帥受傷墮地口尚能言經戈什

哈劍賁下城日營又發一礮徐楊二君殞焉兵遂大亂葉帥急懸白旗以止戰倭奴揮令即夕出城如不

遵從即再開礮葉帥無奈傳令眾軍速退先是奉天軍電倫奸細竊斷軍情皆用馬報左帥接據探稟知

葉帥擬十五日退走。卽遣人竭力挽留。且令親兵守之。無俾私遁。朝鮮兵恨葉帥刺骨。謂十二之晚。若不令金營回城。日兵不得上山。日兵不上山。我軍安能敗北。遂於葉帥出城時。登城開槍擊之。葉帥既出城。南衛豐二帥之兵亦各逃逸。左帥及徐楊二君忠骸不知下落。是役也。我軍陣傷千數百人。嗣因退避時。被城上擊死數千人。及至義州。則祇存數百人矣。幸馬帥遠在江東。孤軍接戰。大獲全勝。奪得大礮七尊。生擒日兵數名。全師而歸。當余折回時。路過銘軍步隊十三營。馬隊二營。及依帥克唐阿所統馬隊九營。已渡鴨綠江。向前進發。聞日軍亦失。我軍皆退至鴨綠江西岸之九連城鳳皇城一帶。然則依帥等皆不戰而退乎。據日本新聞紙報稱。葉志超率數千人往北先逃。據軍報稱。聶桂林身受重傷。致與大軍相失。幸遇二朝人。贈以袍帽。俾日兵無可辨認。始得從間道歸營。豐陘阿統領奉天盛字營練軍。聞左帥陣亡。遂遁。賞戴雙眼花翎。賞穿黃馬褂頭品頂戴。記名提督。原任廣東高雷廉三府總兵官左冠廷。軍門死事慘烈。渥蒙優卹。賜諡建祠。實爲全軍冠冕。又據西報謂。衛汝貴私運餉銀八萬兩回籍。以致軍心潰散。臨陣先逃。奉旨革職拿問。光緒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旨正法。至劉振德所稱之馬帥。未知名籍官職。由旅順口撥往。實統毅軍。夫以我堂堂大帥。不能奪日本之膽。使之遠避。已屬可異。況紮硬寨。打死仗。手段實爲陸軍之所擅長。十年前越南之役。屢勝於諒山鎮南關等處。豈慕爾

一島國更猛於素著威名之法蘭西乎論者謂往日之戰恃乎人今日之戰無恃乎械平壤取敗之道厥有數端統軍諸將帥本多闕冗無能與左勇烈公有薰蕕之判一也華軍所執之洋槍係專於牟利不顧喪師辱國之監司大員所執掌藥不配彈子不對槍雖有精兵亦將束手待斃二也邊疆有事其素日隸名尺籍曾經訓練之兵勇大吏每以防堵爲名擁之自衛其驅赴前敵者大半投閒置散之武夫使招市井游手之徒輕於嘗試即使挾有利械亦苦於不知用法三也而日本則全反中國之所爲試問以不知死活之湊棋與善弈者對局能操必勝之券乎總而言之將不知兵兵不知將平日未嘗以恩信必不肯如手足之捍頭目已犯兵家之大忌又其甚者專務剋扣軍餉爲自肥身家之計北洋海軍縱鮮以上諸弊而於此尙不能免其他何責哉擲筆遽起繡牀大呼風雨滿城助人悲泣吾其尙忍再書哉甲午九月十日。

朝警記五

美國林樂知譯
中國蔡紫紱紀言

吁嗟乎悲哉余壹不知夫中國之異懦辱怯竟至於斯也嗚呼惜哉余壹不知夫朝鮮之潰敗決裂竟至此極也噫吁嘻咄哉余壹不知夫日本之狡獪跋扈竟難言狀也夫余之爲朝警記者四矣今將續而爲五記又豈料日本之足爲朝警者更易而警華哉且日本非能警華之國也地小於華者八九倍民少於

華者十倍。謀臣猛士不逮華者又三四倍。日本欲至朝鮮望洋興歎。中國則壤地相接一葦可杭也。日本欲徵兵籌餉民懸耒而國懸磬。中國則地大物博北洋縱軍書旁午而各行省農安於野商藏於市工居於肆士肄於庠甚至官吏息偃於牀頭師旅逍遙於河上晏然不知有金革禍也。然則華之足以勝日者十之七八日之幸而勝華者十之二三也。奈何兵衅既開邊烽迭起牙山則先遁高陞則被燬操江則就擄猶可曰勝敗兵家常事耳更奈何統帶戰艦不能得力者厥有海軍提督丁汝昌臨敵退縮致潰全軍。尅扣軍餉縱兵搶掠者厥有統帶盛軍之甯夏鎮衛汝貴於是海戰則喪師失律於大東溝陸戰則避敵偷生於平壤此尙得諉爲無罪乎。然猶有代爲之說者曰海戰本無把握日艦亦有傷沈皇上且頒旌勇之恩綸海軍未嘗貽羞之罪狀以視古北口提督葉志超棄牙山而逃獎者尙勝一籌也。此一說也。或又曰朝鮮雞肋耳雖曰棄之可惜畢竟食之無味倘戀戀於平壤日本繞出其後截歸路而震陪都非計也以平壤俱敵而完我鞏固之金甌卽云下策亦見老謀此又一說也。乃自義州不守而藩封遂絕主師之跡所謂保藩者固如是乎。鴨綠江天塹之險無異於揚子一江宋祝三保帥虜秦旨幫辦北洋軍務前敵諸軍統歸節制自葉志超等潰敗之後不必收合餘燼業已淬厲新鋒且日本因修船故按兵不動者四十餘日正可以其餘暇慘淡經營憑江先築礮臺日艦豈敢偷渡臺後復宿以勁旅卽使礮臺

有失。猶可張殺敵。致果之威。而皆計不出此。江邊略設斥堠。而以重兵株守九連城。於是日艦亂流徑渡。九連城桓桓之衆。不戰而潰。宋保帥在後路之鳳凰城。以濟師爲名。既聞警報。反藉口於鳳凰之難守。而退守摩天嶺。日騎遂駸駸焉。漸入鳳凰城。從此發祥重地。竟逼敵氛。浸假而烽火蔓延。震驚陵寢。列祖列宗在天之靈。爽必有怒。然不安者。督師之肉其足食乎。顧日人之垂涎者。尤在旅順一口。旅順與威海衛。峙峙海心。遙遙相對。渤海之鎖鑰。神京之咽喉也。李傅相久鎮畿疆。經猷宏遠。威海旅順。堅築礮臺。聞當創議之初。屢遭腐儒之梗。猶幸苦心孤詣。克底於成。今津沽得以慶堂奧之安。京師不致起腹心之患者。皆傅相之豐功偉業。不可忘也。而徒讀死書。眼光如豆者。尙復連章累疏。訐之不已。試任若輩爲政。恐將有腥染闕廷。羶延鐘虛爲海內臣民所不忍言者矣。然而防守之疏。亦不能爲賢相諱。旅順礮臺。堅不可拔矣。北洋軍艦。傷而復整矣。縱海軍提督不能得力。日本猶存顧忌之心。不敢以柔脆之快船當中國至堅之鐵艦。至固之重臺。然旅順既斜挺於洪波巨浸之中。四顧蒼茫。惟藉金州一綫之通。近之可達復州。遠之可連遼瀋。乃兵艦不知所往。海道之接濟阻矣。金州又不能阻日兵之登岸。陸路之應援斷矣。軍火有垂盡之時。糧餉無旁輸之計。一旦軍心渙散。大局何堪設想。總而言之。中國疆臣。能通變通權。審時度勢。如李少荃相國。張孝達尙書。劉省三尙保帥者。固所謂嶽降崧生者也。其餘衰衰諸公。

澀。心簡自必有大過人者。中國洋務人員如蔡和甫觀察鈞、羅稷臣觀察豐祿、蔡毅若觀察錫勇、伍秩庸觀察廷芳、皆曾躬歷外洋洞諳時局。其餘或聰明練達、或廉靜淵深、皆折衝禦侮、選也。武職大員中、就久駐上海者而計、如陳宇山軍門基湘、楊鏡巖軍門金龍、蕭雲卿軍門鎮江、皆百勝之將軍、律嚴明、能任艱鉅、其餘雖不能悉知、度亦多干城之赴赴。蓋以中國之大、何地無才、苟取舍之間、用其所長、去其所短、正不必如岳武穆所云、文官不要錢、武官不要命、而天下已無不太平矣。乃餘子碌碌、更有不第要錢要命者、或爲之下一轉語曰、文官要錢、武官要命、是以卽此重陽後一月間、而論鴨綠江有險、可扼日艦、則展輪而過矣。九連城不戰先逃、日兵則整隊而入矣。日軍中聞華軍已遁、詭曰、吾輩此來、旅順口登陸、於鐵礮猛於雷、金州則戎馬憑陵、視眈眈而欲逐逐矣。至於軍情瞬息千變、外間傳聞異辭、僕等不欲以不根之言、浪費筆墨、且不忍以不吉之語、浪播寰瀛也。天心有悔禍之機、人病卽有回春之象、敵驕必敗、我武維揚、會當鋪箋於鞍磨墨於盾、樂代軍中記室、捷書夜奏甘泉宮矣。橘陽之月、立冬前二日、樂次記。
西報所記有發明戰禍者略譯於左

美國堅守局外之義。英國欲與合勸止戰。美廷曰：我獨任其責，則可與人分任其力，則不可。外部已徧咨分駐中日之員，凡緣戰務而害及美國商務及干礙美人身家性命者，卽按和約辦理，不必與歐洲

諸國會商。美國前曾勸解中日之衅。以日本不允而止。教會聞中日之戰。恐兩國內地民人。或致貽禍於教友。先請外部設保護之策。又聞朝鮮人之遭兵燹者。道殣相望。遂爲之捐集糧食。更請外部代運以賑之。美商代中日兩軍。煮造脯糈之屬。以馬口鐵罐盛之。駐叻理根之日領事出示。勸習武之寓美日人。返國効力。其不願者。聽寓舊金山之日人。已捐洋銀萬餅。備充軍餉。又自立一營。購來復槍而訓練之。聽候檄召。以上美國英國初聞中國請俄主勸和。心滋不悅。且曰。中國必墜其術中。然俄之西伯利亞鐵路未成。不能如漁翁之得利也。美洲之坎拿大英屬也。曩有火車四輛。滿載來復槍。將由火船運送至華。而宣戰之旨已下。遂奉公家恪守局外之諭。恐不能代爲運送矣。以上英國法國大日報論及東方之事。因勸法廷致意英國。若曰。我惟視朝鮮爲局外之地耳。倘中東兩國而外。別有恩染。指者法亦當有所舉動。以上法國德國聞東方有事。謂大關於德之商務。理宜速增戰艦。以資保衛。兵部議以增派快船爲當務之急。遂命某武員星夜帶新式巡海快船兩艘東渡。說者謂德國久局於一隅。直至事急始覺。遠方船少。豈無事之日。羈旅中人。卽不藉戰船以保護。耶。既又聞戰禍益亟。更電飭昔戍南美洲之三等礮船三艘。就近至華。以保利源。然途次並無屬地。無可購煤。之三船者。有風則揚帆。無風則生火。幸而德商無事耳。否則緩不濟急。憂未艾也。德相諭飭大小船械各廠。不准以製造之船械。

售於中日兩國按德廠前代中國製水雷船四號今亦不許來矣并飭各海口與中日二國往來之商賈亦須恪守局外之義

英國欲聯各國以合中日之好德廷初拒之接九月十四日信知德國亦願與諸國同處勸和之列

矣以上德俄之拿泊佛律尼亞日報素著盛名幾與英之泰晤士報相埒頃著一論云日本欲蠶食朝鮮

俄必不許俄宜與中國合保朝鮮之自主國政報論云此事已逼近俄疆豈宜袖手而在強悍之國

與俄為鄰哉夫我西伯里亞鐵路告成之日彼朝鮮者彈丸出入之門也朝鮮而荏弱也則如兩船相

並中懸軟木彼此不致損傷西語目為今之計宜力保朝鮮為自主之國而命駐紮中日之使臣為勸

和之領袖苟有不從我必以全力奮之今未接兩使覆奏特恐事或不諧不得不豫籌先發制人之策

且亦斷不任他國在我境外兵火連天愚按俄報此言明係俄廷之意俄若一旦有事英兵必起英兵

起而俄法日之交合英必與華合爾時擾擾紛紛正未知鹿死誰手吁其危哉又按英非厚愛華也其雅相親附者以華為亞

東大國而藉以制俄也今乃屢敗於日異時豈能決勝於俄英人倘謂華不足恃用華不如用日而與日比與言及此益復寒心其大日報又云我於中日之戰一宜

堅守局外一宜保護朝鮮悉如故事一宜與中國輯睦有加惟英若有妙策以助華而使華勝日日必

急而求於俄俄不能與華合矣合觀以上三論於中英俄日朝之大勢業已明若觀火而俄廷又有一

說云中日之戰久矣然我仍不改初心一欲為各國勸和之領袖一欲我為盟主一欲與英同心一欲

冀兵禍之速。罷此雖雜霸之說。而尚不失公道。惟敗殘華兵。有逃入俄界者。攻俄斥埃之戍軍。而奪其軍械。遂劫掠俄國鎮市村落。聞人之財物。嗚呼。此禍胎也。情輕而法重。且華兵畏日而不畏俄。可知華兵非不可用。特無用之人耳。以上俄國日本近在奧京。購取奧軍中廢置之舊式尼爾根鐵槍二十萬枝。查數年前。此種洋槍。實係行軍利器。今則歐西各國。均以廢鐵視之。日乃有取於此。知其財力竭矣。至奧國向無通商口岸。日本既購此槍。據聞在和蘭國之阿姆斯特海口。上船運東。未知中國出使俄德奧和等國大臣。亦嘗電致中朝。請為攔截否。和蘭與日斯巴尼亞。因中日之衅。亦各派戰艦一艘。至東方海面。和蘭并自行聲明為局外之國。意大利接中日兩國宣戰之旨。亦自明為局外。以上奧和日意諸國新嘉坡報云。日本今新立一法。大礙通商之局。本館今特布告於歐洲諸大國。須謹防之。緣日本屢勝中華。驕氣畢露。竟敢於海軍中分出數船。立為一小隊。游弋於中國之南。而其官游於歐西各國之人。消息又甚靈捷。但聞有私載禁物。運送中華之船。雙立即發電報知本國。該國即電知游弋之船。在新嘉坡香港一帶。肆行攔截。妄想搜查。若此情形。歐洲商務必為撓亂。本館心竊憂之。以上附南洋

朝警記六

濯足扶桑客。自東洋貽尺素書云。日本幅員之狹。戶口之鮮。財賦之窘。俱遠遜於中國。而其水師將士。則

美國林樂知命意
上海蔡維德遺詞

自幼皆入塾讀書。應加校試。然後派登練船。練習海戰諸法。西人從壁上觀者。謂與泰西水師不相上下。陸軍則倣德國之制。募民爲兵。訓練三年。許歸田里。一旦有事。縱適異國。聞召必赴。而以先經訓練之故。較臨時招募之市井少年。出一頭地。僕身居異域。心繫故都。合就所知。藉塵當道。所冀各將帥弗存藐視之心。亦弗存畏視之心。處處以慎重出之。而合南北水陸大軍。互相策應。必有轉敗爲勝之一日。所謂牛雖瘠。饋於豚。上其畏不死也。鑄鐵生讀而嘆曰。客誠今之有心人哉。夫中國之所以敗於日本者。一在兵多而不精。歲年髮捨之亂。皆烏合之衆也。統兵諸鉅公。今日募五營。明日募十營。與賊衆相薄之際。彼此搖旗擂鼓。羌無新法。惟以王師剿賊。順逆之勢。相去天淵。故能次第奏膚功耳。日本豈髮捨比哉。乃欲使新充之驍卒。當久練之精兵。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展卷沈吟。不禁泣然流涕也。一在勢分而不合。王畿千里。天下之首也。十八行省。其肢體也。人之被擊也。皆知護其首。而中國各疆臣。各以自保。疆字爲言。坐視北洋之糜爛。不知其是誠何心也。一在權雜而不專。古者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泰西各國之制。海軍提督實總戰艦之成。乃中日戰禍初開之際。或謂丁提督汝昌督率鐵雷諸艦。將往朝鮮之濟物浦。忽焉中道折回。則奉海軍衙門之令也。是北洋大臣主於戰。海軍衙門主於守也。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微特不能爲北洋大臣。咎且不能爲海軍提督。咎也。而讀死書者。偏集矢於大臣。灰閩外之

壯心。浩朝。端之。清聽。若輩之肉。其足食乎。一在例。執而不化。刑賞者。聖王之所以駕馭羣臣也。當承平無事之時。猶或頒不次之賞。降不測之刑。以鼓舞乎賢豪。震懾乎庸懦。況在軍興以後。安可任部吏之拘文牽義。以照例議。叙照例議。處兩案了之哉。一在事虛而不實。上既以例案繩其下。下即以冒濫規避之詞欺其上。此必然之勢也。西律無論干犯不違。多有可原之條。而獨至雜以誑語。微特本罪不可倖免。且有餘於本罪之外者。況乎別經發覺。甚至至親密友。亦共不齒之於人倫之列。而華人則專打誑語。且專於奏報之間。欺飾含混。此外尙有可信者乎。犯此五弊。以臨三軍。蓋不待兵刃既交。而始決其勝負也。不然中華之財賦。倍於日本。中華之土地。八九倍於日本。中華之生齒。十倍於日本。卽曰蜂蟻有毒。何至水陸之戰。十無一勝哉。嗚呼。傷哉。今就立冬以後。大雪以前。中西各報所紀戰禍之可信者。與夫泰西各國緣此而有所關繫者。拉雜具錄於後。循五記例也。

西報云。中日戰事既成。歐洲各國特派人員。至中華軍中。觀水陸戰守機宜。隨時具報本國。各大報館如英之泰晤士等。亦各派採訪使者。隨營觀戰。○俄國已許中國。斷不乘機佔朝鮮。然俄之圖得一口海。口嚴寒之際。免冰封戰艦之苦者。非一日矣。英報因言。假使俄人貪言而肥。則不便於日者。亦不便於英。故異時中日重立盟約。他國必應與聞。英且宜合日以遏俄。○前聞俄國之兵。駐於朝鮮境外。又

有兵船之羣泊暹春者。聽候朝命。行將有所舉動。此調言也。俄人初不欲挑歐之衅。惟不許日之奪朝耳。然聞日亦無佔朝之意。○拿縛司笛者。俄之大日報也。嘗平壤及鴨綠江罷戰之後。卽作一論云。居今之日。各大國欲出解中日之釁。似已適當其可矣。愚謂各國不妨合力。以壓中日二國。使不得再戰。此息事甯人之至計也。惟尙有說者。俄英法三國。大可剖分中國而食之。俾不得再有殺教士害商務之惡習。且中國大國也。日本敗之。乃如摧枯拉朽。我三國之分中國。不較易於英之定印乎。俄報此論。咄咄逼人。譯畢不覺手爲之戰。○又有俄報云。朝最近俄。中日和戰之局。應俄主政。○英國泰晤士報云。余觀中日之衅。起於保護朝鮮。而憬然有悟矣。中國待朝平日太覺鬆懈。朝鮮外政內交不甚奉中朝之號。今日始得起而圖之耳。印度境中有數地。及緬甸一國。亦各奉英爲保護主。雖商辦分界事宜。已將入載。而中國既有朝禍。英亟宜步步留神。庶不致蹈其覆轍也。○又云。余觀鴨綠江之戰。而不禁重念乎英海軍矣。英戰艦多舊式。鎗首舵尾。雖各有一大礮。而諸小礮皆橫置兩舷。無論一有戰務。必以船腰向敵。且首尾二礮。偶有蹉跌。巍巍大鐵甲。不幾成二三等之戰船乎。且俄國新成之巡海鐵甲快船。較勝於英國新巡船。而我民間製造廠。新代他國製造戰艦。其舵尾安設三大礮。皆可向外轟放。亦高出於英船之上。我英今造新船。宜於鎗首正中及兩旁。際分設三大礮。則船腰向敵之弊。庶乎

免矣。○或問德人曰：鴨綠江之戰，有可奉以爲法，取以爲戒者乎？對曰：惟知巡海船宜增速率，又宜但用鋼帶之船耳。或又問於美國名流曰：以君觀之，則何若也？對曰：中日海戰，不過一次，未能悉其究竟。所可知者，其人才乎？日本人大於船，故能使船如使馬，華人則舟行緩滯，且太近岸，傍不敢衝入海心，以攻敵艦，故轉折諸欠靈捷。西人恆言曰：有鹿一目，譬迫於獵人，避至水濱，其目但知顧陸地之獵人，不知江干有一小舟，其舟師鳴槍以擊之也。華人但知傍岸而陣，可專心致志於海，而不知適擱於礁，此卽一目鹿也。哀哉！○倫敦古水精宮，皆以琉璃造成，蓋天下第二次賽珍大會時所留貽者也。英人饋之，每禮拜必有一日，以供遊賞，中設諸雜劇，士女往觀者，以千百計。近演中東海戰之火戲，按卽如煙火之類凡鎮遠、定遠、吉野、松島等船，一一皆可指目，且兩軍皆神采如生，往觀者拍手叫絕。○西曆八月間，英國議院諸員，循例給假休沐，當散值之前一夕，結束未了事，宜直至天明而罷。此歷年所罕見也。非中東交涉要事，何以致此？議院既散之後，諸大臣或遠游他國，以廣學識，亦有仍在本境，會議機務者。十月十日，外部侍郎刻勳，宣講關繫國政諸綱領，因言及中日之戰，或問刻勳侍郎公意如何，則曰：凡歐國與東方有交涉者，必冀從速罷戰，罷戰愈遲，爲禍愈無限止。至我國之本分，首在豫壯聲威，以保東土旅人之性命財產，商務。參人謂之皆鼓掌稱善次在聯絡交涉歐亞事之各國，務與英同心并力，一旦事

出意外彼此皆有恃無恐○是日武物藥大臣亦在他處講論時事環而聽者如堵堵武物藥歷言東方戰事孔殷與歐洲各國及美洲美國之關係殊非淺鮮其大旨與格魯大臣不相上下惟又言英已妥爲布置果有干礙大局之處即可奮袂而起○英員魂升德述及大東遠地之戰云是役也英之商務所關匪細或謂日本步武西法井井有條其能敗中國之兵卽有益英國之商此言似也然而英人有萬不可忘者則以中之連印也中國不競至此害英屬印度商務已匪淺鮮況有俄法二大國在中國之左右乎萬一不虞法在華南俄居華北將緣華而害印英必不能掉以輕心也明矣俄有瑛春鐵路今又豫備水陸軍務倘在華有所舉動英其若之何至法之在暹於大局更有關係且猝不能測其命意之所終極英尤宜竭力防之也又言英國所派駐華之各領事頗皆明於事理英人赫德久宣力於中國其所屬之員多有籍隸歐洲他國者赫德則爲中國倚賴之人所徵關稅爲中國常年入款之大宗又言教會中人之在華者今頗不便然其中不乏明哲保身之士當此連天烽火惟有忍耐之一法總之英事之危險不在於華之強而在於華之弱也按各國皆日望中國之強新聞紙亦主此以立論其中機括甚微而端緒甚顯明於安民治國者自能○英議院散值之後遇有軍國重事例由各部大臣暫行專主前日英廷忽召諸部尙書侍郎商議大政外廷傳述皆曰英廷議請歐洲各國美洲美國皆合於英以分解中日之戰也而抑知否否

英國駐華大臣。電致外部言。近觀北京氣象。儼如治絲。而勢恐無餘力。徧保旅人及內地傳教士。是以英廷急集部臣。從長計議。既而英相羅士勃雷侯。分電各國。各派兵艦至華。自保其民。各國皆亟許之。至於中日之戰。則仍了不相關也。○奧國新報云。英使既有此電。倫敦巴黎均集部臣會議。英國已擬派兵一萬名。駐近華之大海口。大約俟議員入值屆期。將請特撥英金四兆鎊。充作兵費。○又有一新報論此事云。外間風傳。英國欲合他國。以威力阻中日之戰。此臆說也。各國增派師船。遠往華海。無非自保其官民耳。然而徵調頻仍。有加無已。卽欲別有舉動。亦已綽有餘裕。余觀歐洲各國之意。惟不任他國占朝。是爲緊要關鍵。至於中日之戰。不論誰勝誰敗。要皆袖手旁觀而已。○法國時報亦負盛名。頃者特著一論云。今增派師船至華海。卽使一國之力。已足坐保太平。然他國亦不能不去我法。更不肯任人先我。藉鞭也。今東方又有一病夫矣。歐洲諸雄國恆謂突厥爲有疾之人日本雖小。竟將搖動其本根。摧傷其枝葉。法國豈能忍然。故卽使華有深藏不露之神力。日有雷轟運退之殘碑。一旦轉弱爲強。轉敗爲勝。事未可知。第就目下而計。則吾等惟妥設善法。同心合力。以爲未雨綢繆耳。○美京電致倫敦云。歐洲各國欲合力阻日。不任分外摧華。冀免華內亂馴至害及旅人也。然我美官民。殊不謂然。美國輿論。皆贊揚日本。謂爲蕪戰。二字費解之至。然美電亦既云然。不得不照譯之方將藉戰禍而得實益。乃欲阻之。使不得成。可乎。倘任日

本心滿意足。而後言歸於好。則不但有益於中國。且兼有益於天下也。中國屢敗之後。西人持開礦築路。養民諸善政。皆緣此戰而可。次第舉行也。或謂中日當釋怨。聯交之日。英德法俄諸大國。皆宜與於壇坫會盟之列。顧何以獨忘我美乎。美於中日之商務。豈出歐洲下乎。○法京有人言。法英二國。各以全力保旅民。彼此似無甚芥蒂。要其所定章程。惟各國合意。分力而已。○德國報云。我德派船至華。專保內地教士。且先已請華妥保矣。○英國報云。鴨綠江之戰。我英所最宜留意者。惟在快礮取勝之一端。斷不能視爲緩圖而失。於教練。至英新船所置之礮。亦宜得其要領。方爲制勝之道。○美都華盛頓報云。中國鎮遠兵艦官馬吉芬。鴨綠江之役。欽奉上諭。馬吉芬著以水師。游擊用。並著賞戴花翎。給予三等第一寶星。於中日未經海戰之前。致書於其梅鶴云。日費既成。余與定遠統領海軍提督丁禹廷軍門之意。皆欲駛至朝鮮之濟物浦。先行發礮以攻日艦。乃已將成行。忽接京電。不許出洋。遂止。英都倫敦報既閱此書。爲之論曰。此上策也。乃事敗垂成。全局大變。惜哉。惜哉。總之。此策若行。日本艦隊必已大受傷。瘳豈能跋扈。飛揚。至於此極。且卽馬吉芬之家書。而論丁軍門果有此志。我等英人亦欽佩之。不遑獨奈何。不得行其志也。○英報曾和解中日之衅。歐洲各國均無不願。惟英國各都大臣。以居間排解。原無不可。若欲以威權強一國使之不敢再戰。則不可。且曰。無論日本。焚逼中國。到何地。步。但使不礙通商之局。英卽不必過問。又聞

英廷雖不肯恃勢以勒和。然於日本之陰謀無不留心。伺察故異。日議和之際。日即欲與華潛訂約章。英與俄斷不允許。以杜中日合力而干礙他國之弊。且查數年前。日曾欲與華私訂盟約。聯為一氣。以興亞而抑歐。中國頗違其議。惟以欲執牛耳。而日本拒之。之故事遂中止。今倘重尋舊好。日必以此為詞。而奪盟主之號。中國當無可奈何之際。自必虛與委蛇。然自我歐洲諸國觀之。中日兩國之興亞。固屬分所當為。若存抑歐之心。則不特睦誼大乖。且恐別生支節矣。○英報言。歐人之留心戰務者。皆曰。吾於中日兩國在鴨綠江外大東溝海面之戰。而得可以師法之道三焉。一曰快船勝於堅艦。二曰快礮勝於重彈。斯二者。人或知之。三曰以格致之學。行船則人多忽之。夫日艦之火起者屢矣。苟其火勢炎炎。猝不可滅。即遠退至陣雲之外。得以盡力施救。火熄之後。如其尙可重戰。則即駛入陣中。否則退歸海口。不致為中國所得。此蓋深明格致學者也。中國則不然。致失四艦。按濟遠管駕方伯謙或謂頗得此訣。然中國軍律則以先逃而斬。○英人有在倫敦公論中日和戰之局者。赫德與中國赫德總稅務司同姓曰。日本之志若成。殆欲分中國之地。以為己有也。大日報駁之曰。否。否。不然。日本蓋欲與中國合。而強中國。以必與。然後中日兩國成並立之勢。而與西方諸國遙遙相對。不致強弱互異。貧富懸殊也。日人向有興亞會之設。其即此意也。夫。按日本未必有此遠見○德報云。德國武備院。今仍有肄業之日本人。或在步卒。或在馬軍。或在礮隊。均已一

一派定。聞日本又有四武員。今至俄國學習行軍之法。試問中國。應揚宴罷人。亦曾具此遠志否。○俄國大日報。於中日戰務。津津道之。又有自爲計者曰。我與中國。尙有滿洲交界事宜。久未了結。又有一報云。中俄兩國前訂和約。准兩國船隻來往於松嘉利江。西音如此。未嘗知當何地也。而迄未舉行。今當乘此機會。再行訂定。○意大利國旁觀客曰。日本尙能勝中國。無論焚索金繒。割取土地。皆與我不相干涉。惟其於朝鮮之事。則祇許代爲整頓。斷不許藉圖侵占也。若夫歐洲諸國。欲乘機以取漁翁之利。我實不愜於心。亦不願有所染指。我所冀於中國者。惟在骨節靈通。毫無阻礙。倘歐洲諸國。同具此志。則我願與之合力。以期大功告成。○西報又有論海戰之關係者。蓋不外快船勝於堅艦之一說。因考中國沈失之艦。如鄧正卿軍門所帶之致遠。每西辰一點鐘。可行海程十九里。每海程一里。約合華程三里。有奇。林副將永升所帶之經遠。每一點鐘行十六里半。黃參將建勳所帶之超勇。每點鐘行十六里八。林參將履中所帶之揚威。每點鐘行十六里五。然則中國鐵甲船之至快者。惟致遠耳。其餘如平遠一船。每點鐘僅行海程十里半。而日軍中。卽以行走最遲之比叻扶桑赤城三艦而計。每點鐘亦均可行十三里。中國之敗。蓋敗於速率之不逮日艦也。而又并其快船而失之。良可惜已。○中東兵連禍結。勢皆不能不借國債。日本向其本國國民人。告貸日本洋銀三京圓。約合華銀二千二百萬兩。按照西例。以百圓爲一股。願借若干股。先付若干

圓爲質。既而徧國核數。共有願借之款。大京三兆二億二萬四千七百圓。中有九萬餘股。額外報效自二十圓至五圓不等。書此以告華民之毀家紓難者。○中國近託英商在倫敦糾借華銀一京兩。不以計者免。以海關稅項保還。英人皆甚踴躍。期滿截數。共得願借之款三十兆。兩有奇。可見中國地大物博。西商皆深信不疑也。按此款限二十年。○華報云。京師神機營馬步各隊。將由和碩額駙札拉豐阿駙馬都尉統率赴防。○橫濱來電云。九月杪。朝鮮東學黨進攻安北地方之日本糧臺不克。○九月二十八日。日兵渡鴨綠江。有華兵數百人。在北岸駐防。以衆寡不敵而遁。二十九日。九連城華兵不戰而潰。日兵遂進踞之。○二十九日。日兵一萬八千名。狂攻大連灣礮臺。內銘軍三千五百人。勢不能支。六礮臺遂失。其二十月朔。日兵又增九千名。向西南而去。行將進攻旅順口。其陸軍統領大山巖。先於九月二十六日。乘舟自金州登岸。金州副都統連順。棄城遁。從此旅順華兵無歸路。然說者謂旅順爲天險之地。又有以西法築造之堅固大礮臺。而其糧餉軍火。且足支二三年之用。倘使華兵能慎防。至後竄擾之路。則雖有百日。艦斷不敢自蹈死地也。○恭親王既執政。發電至津。召素識之某洋員入都議事。李中堂以漢納根軍門應命。又以津關德璀琳使副之。聞恭邸雅不欲接見。駐京德使爲之說。頃始蒙開閣延賓。○十月四日。旅順電云。距大連灣一百四十里之貔子窩。爲日兵所踞。○初五日。信

云日本第二軍先在鴨綠江西河套口之大孤山登岸。欲擊鳳凰城。初三日鳳皇城失守。宋軍門慶退守摩天嶺。○初八日法國西底尼郵船道出神戶。日本筑波艦要之。擄去華官一員。美人二名。神戶法領事以日本干犯公法。堅不允許。然究孤掌難鳴也。○蒙古吐謝圖親王願率本盟旗馬步各隊防剿日本。奏請飭給軍火。皇上優詔許之。○朝鮮機務侍郎金鶴羽。詔事日本。故日人驟顯擢之。十月朔突被朝人刺死。○總統神機營馬步各軍桂承恩公。於十月中浣至山海關。○日本報云。奉天省城垣約高十丈。且鞏固異常。非礮火所能爲力。如欲往攻。不知費藥彈若干。死士卒幾許。○金州既失。旅順口風鶴類鷺。總辦船塢。道照瓊。竟敢附廣濟輪船先遁。且敢由燕臺而至津沽。謁見傅相。傅相震怒。立飭星夜回防。且有離旅順一步。卽非汝死所之諭。龔道乃無奈折回。○金州之失。誤於副都統連順之恇怯。其防駐之正定鎮。徐見農軍門。郭道自願親臨前敵。商請扼守礮臺之趙革提督。懷業遙爲聲援。而不獲命。福建陸路提督程之偉。又復救援不力。徐軍門遂以孤軍敗績。惜哉。○督辦東邊軍務之江蘇臬司陳舫仙。廉訪滬。已奉專摺奏事之命。直隸臬司周玉山。廉訪贛。亦已率師至營口。○初九日。日艦游弋大連灣外。礮臺鳴礮擊之。而路遠不能及。是夜亥刻。日艦十五艘。層聚臺前。乃礮臺寂無聲息。蓋日本陸兵已由臺後襲而得之矣。旅順軍中聞大連灣失守之報。人心益亂。不知有地利。

者能佐以人和否。北望海雲可勝懸系。○十九日津信云。漢納根軍門已奉督理水師之命。是日有公文至津。知摩天嶺華軍獲一勝仗。統帥則新簡古北口提督聶功亭軍門士成也。○二十三日津電云。日本第二隊陸兵進窺距旅順三十里之龍護頭地方。黃松亭軍門仕林擊卻之。○鎮遠兵艦自外海駛回威海衛。避讓水雷致擱於礁。統帶官林總戎泰會文忠公之文孫也。忿恨填膺。蹈海而死。○日兵亂朝以來。在朝境傷亡病斃者不下二萬人。○二十一日岫巖州失守。二十三日日本以水雷船數艘在旅順口外施放水雷。煙霧漲天。冀眩華軍之目。突以陸兵猛擊臺後。中國諸統領竭力抵禦。而勢不能支。酣戰至二十四日晚。旅順遂爲日兵所踞。西人謂旅順一口天然形勝。卽有千軍萬馬。斷不能破。而日本乃唾手得之。此蓋開闢而後自有戰禍以來。百思不到之奇事也。嗚呼噫嘻。○鳳凰城既陷於日。日人改其名曰順義。奇哉。○自水提伊東祐亨電報其主云。旅順口全境已於二十五日奪得。海面所安之魚雷水雷已於二十六日撈盡。口內船塢製造局毫無損傷。卽以水師部派出之員妥爲管理。○外洋各報館偵訪軍情之士。皆僦居於旅順。日兵既至。悉數搗之。露透電局友人亦遭是辱。且屠戮華人。燒毀房屋。竟至不遺餘力。聞日人自言此心按捺不住。遂至於此。蓋已直認不諱。西報責之至目。爲不知教化之生番。或者猶誇獎之何歟。○德璫琳樞使由津而至神戶。欲與日本議和。日主

辭焉。○日兵既踞旅順口，卽派大隊下船，云將北犯山海關。○海軍副提督漢納根軍門報稱：旅順口、重山峻嶺，爲天生險要之地，又有得機得勢之礮臺，若非敵人築長圍以困之，俾守口之華兵盡行飢餓而死，他人萬無得肆覬覦之理。今查糧餉器械均足支三年之用，日本其有此久圍之力耶？嗚呼！言猶在耳，事已違心，天乎！人乎！○駐防旅順後路之姜軍門桂題，頗能力戰。二十二日，曾陣擒日將一員，電稟傅相，諭令押解至津。○日本用兵之法，每以小隊先行嘗試，我軍輒以全力搏之，彼乘我軍之疲，卽以大隊繼進，然仍分三二百人或百十人，各爲一隊，零星散處，勝固馳風掣電，凌厲無前，敗卽亂轍靡旗，倉皇而遁。我軍小勝，自然奮力追剿，乃日本各散隊倏已合而犯我，駐師之所，我軍無從抵禦，往往反敗。日人之狡至此。○日將言進攻旅順口之臺後者，不過先鋒兵耳，大隊未來，而巖關已得，喜可知。已不知守旅之華將聞之，其何以爲情哉！○岫巖州失守後，寬甸縣相繼淪陷。○復州官軍擒獲日將井上卿一員，奏奉諭旨，正法軍前。○十一月朔，李中堂親赴大沽，審視防務，指示機宜。○日兵既踞旅順，焚去街市一條，華民無從逃避，多遭火葬，慘哉！又不知揚日之西人聞之，其何以爲情哉！○天津西簡云：旅順礮臺堅固萬分，而日兵進攻僅十九點鐘之頃，卽已全行奪取，推原其故，皆由統帶華軍之文武大員無一忠勇可恃之人也。中國營道以天生之勝地付諸屠戮，無狀之流，抑何憤憤乃爾！

○日本第三軍約三萬名。於十月二十四日。分乘輪船四十艘。不知何往。○二十五日之夜。廣島大本營左火起。計焚毀第五師團步兵十一聯隊倉庫一大座。營舍一長間。建物倉儲物庫中兵士之冬衣。悉付一炬。火熾時。日主正在大本營。火光逼射。礮彈亂飛。雖經近衛兵竭力救出。然已驚悸致疾。○日本第二軍總管大山巖。下令軍中云。當茲王師遠征。事屬義舉。用兵有道。與我爲仇者。敵國之軍。非其商民也。兩軍兵刃既接。爾衆士自應迎頭痛擊。毋稍退縮。至敵軍如有投降。或被擒。或受傷者。宜加矜恤。前經統帥明示。不煩再說。大軍到處。秋毫無犯。倘需衣服器用之類。各照市價交易。務使商民懷恩安堵。以昭我軍慈愛之心。查本總管部下士卒。素通義理。必無放恣之弊。但從軍役夫。亦宜遵守法度。如敢背戾。照律嚴治。誓無姑容。今將入敵境。法重威尊。此令一下。諸隊將校。各宜示諭所管兵士。俾勿犯法。上而奉皇德音。傳於海表。下而使我軍美聲。遍於萬邦。特此通諭知之。○日本陸軍總管山縣有朋。在安東縣出榜云。我軍所與爲敵者。中國之兵也。汝等農夫商民。不啻無禍可慮。我之視汝。如保赤子。已經再三示諭。而汝等尙懷疑懼。本總管心實憐之。茲用特恩。我軍管下地界內。本年租稅。一切除免。另設民政廳。凡百訟務。悉歸公使館一等參贊小村辦理。汝等各宜安堵守業。逃難在外者。其速歸家。勿致自誤。軍中如有無故害汝者。立刻控訴。勿稍迴避。聽訟之道。貴在簡約。無私。本總管以循

公安民爲心。凡汝農商諸民。各宜知悉。

張侍郎書略

美國林樂知譯
上海蔡爾康記

張樵野少司農。前使美國。與其賢士大夫。往來晉接。彼此皆迭相引重。及至任滿回華。仍歲時通問不絕。中日難作。少司農親作西文一書。致美國華盛頓都城某大臣。西報不紀姓氏。惟云通國知名者。於兩國失和之原委。至明且晰。今不全錄其文。蓋此贊之末言。原委本書已備錄之也。蔭桓之所以致書左右者。一則表明中國務在敦崇睦誼。此大非我起。且仍欲設法以冀免戰。一則冀君詳細披覽。如無不合理之處。請徧交各大日報館印入報章。俾天下知是非曲直之所在。又言蔭桓緣此變故。食不甘味。寢不安席。素承垂愛。想亦當引以爲憂也。

美大臣接書後。即發刊各大報轉傳。到滬始得捧讀。至少司農發書之期。則在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八月二十一號。

朝警記七

大美國林樂知
大清國蔡爾康同志

僕等之作朝警記也。始於光緒甲午夏五。不料時閱半年。事經七變。其始東學黨揭竿而起。以除君側之惡爲名。朝兵不能禦。而乞援於上國。是民衆之亂朝。王師之救朝也。一變也。華軍甫至。日艦已來。其弁兵人等。闖入漢陽。是東學黨之亂朝者爲禍小。日本之亂朝者爲禍大也。二變也。已革直隸提督葉志超率師駐於牙山。北洋續調雄師。配船東渡。英商高陞一艦。猝遭日礮擊沈。是日本之亂朝者。不過禍之發。

中東戰紀本末

卷四 朝警記六 張侍郎書略 朝警記七

二十六 廣東會校刊

勅日本之亂華者又成禍之見端也三變也牙山不守平壤又逃安州城尙有遠戍之師鴨綠江遠返清
流之權是華軍之救朝者虛有其名朝王之累華者竟釀成實有其事也四變也九連鳳凰諸城相繼淪
陷揚威超勇諸艦一戰覆沈於是日本之陸軍鷹麟於發祥之地日本之水卒鯨戲於渤海之濤是朝
鮮之亂不暇謀中國之亂大可懼也五變也守旅順口者文則如龔葆道照璣武則如衛革提汝成黃革
提仕林姜革鎮桂題程革鎮允和等以監司提鎮之尊當金城湯池之固又有天險之足恃地利之可憑
西人恆謂旅順有名將率精兵五百名守之敵人縱有數萬斷不能登岸誠地球東部之第一形勝也
法人素以猛鷲稱安南之役蹂躪馬江而不敢窺旅順今日本聲起甚至旅順後路業已失陷而西人之
談兵事者猶謂日本欲取旅順惟有力過金州斷華接濟之陸路又以兵船游弋威旅之間斷華接濟
之水路俟至一年半載華兵糧盡援絕庶幾樹白幟以乞降苟欲假兵力以取之則殊不知輕重矣乃
鏖戰不過數點鐘斃命不過數百輩忽焉而土崩瓦解鼠竄狼奔嗚呼噫嘻中國之禍匪朝鮮累之也亦
匪日本擾之也直貪生畏死哀喪盡之徒貽之也六變也旅順既失地利人和全不足恃卽有宋祝三
保帥奉天之捷亦恐無濟於事適值美國願爲中日之介紹遂簡命張邵兩星使爲全權大臣與日本
重尋舊約是姑置朝亂於腦後而冀弭日禍於目前也七變也有此七變厥生一幸幸何在幸中國承平
而後必知固執成法不得爲識時之俊傑而鼓舞新機遂有方駕乎歐美之勢也茲事體大非尺幅間所
能罄其端緒先取大雪以後圍茶之月既望以前所知所聞之可信者酌錄於後

總理衙門王大臣備文照會各國駐京欽使云。爲照會事。前因朝鮮國全羅道有亂民滋事。該國王備文請援。由北洋大臣奏明。我朝廷因該國兩次變亂。均經中國爲之裁定。故特派兵前往。不入漢城。直赴金城一帶。進剿該匪。聞風潰散。我軍撫卹難民。方謀凱撤。詎日本亦派兵赴韓。託名助剿。實則徑入漢城。分踞要隘。嗣又屢次添兵。至萬餘不止。竟迫脅朝鮮。不認中國藩屬。開列多款。逼令該國王一遵行。查朝鮮爲中國屬邦。歷有年所。天下皆知。卽該國與各貴國立約時。均經聲明有案。今日本強令不認於中國體制。有礙已失。向來睦誼。至比鄰之國。勸其整理政務。原屬美意。但祇能善言勸勉。豈有以重兵欺壓。迫脅強行之理。此非但中國不忍坐視。卽各國政府。諒皆不以爲是。英國政府及俄國政府。先飭駐紮日本大臣。向其外務省勸阻。并經英國外部大臣。勸其將兵撤出漢城。與中國兵分紮兩處。和平商辦朝鮮事務。此議甚爲公允。乃日本悍然不顧。反更添兵。朝鮮人民及中國在彼商民。日加驚擾。中國念各國共敦和好之意。斷不肯遽與開釁。致令生靈塗炭。商務有傷。後雖添兵前往保護。亦距漢城尙遠。不至與日本兵相遇。敢覺何意。該國忽逞陰謀。竟於六月二十三日。在牙山外海面。突遣兵輪多隻。先行開砲。傷我運船。并擊沈懸掛英旗之英國高陞輪船一隻。此則釁由彼啟。公論難逃。中國雖篤念邦交。再難曲爲遷就。不得不另籌決意。辦法。想各國政府。聞此變異之事。亦莫不共相駭

詔以爲責有攸歸矣。今特將日本悖理違法。首先開釁情事。始末備文照會。貴大臣轉達貴國政府。須至照會者。光緒二十年七月初一日。○英國節次派艦東來。陽以保護商船爲名。陰有預防他國乘機漁利之意。查新派各艦內。有巡海大新船二艘。一名愛得茄。容英權七千三百五十墩。抵馬力一萬匹。馬力大小不一。酌中定數。凡物重英權三千二百磅。用索穿過轆。每西時一點鐘。能行海程二十里。其轆藉一馬之力。歷西時一分鐘。曳高至英度一尺。卽爲馬力一匹。中載大礮二尊。重二十二墩。口徑英度六寸。又有快礮十尊。略小快礮十七尊。及舢板礮二隻。機器礮七尊。另有新式水雷殼十八個。水師七十名。凡使船放礮之技。皆屬焉。另有官弁兵丁四百七十五員。名一名思巴旦。容三千六百墩。抵馬力七千匹。每點鐘行十九里七五。中載口徑六寸之大礮二尊。四寸七快礮六尊。小快礮九尊。舢板礮一隻。十四寸水雷十二個。配以員弁兵丁二百七十五員。名。以上二艦。與新增各艦。合成一軍。總共新增快礮一百餘尊。弁兵一千餘員。名。均歸英國水師提督斐利曼忒利節制。斐軍門向駐東方。本將及瓜而代。今則暫行留任。以資熟手。○字林報云。鴨綠江之戰。非日艦之大於華也。然而勝焉者。則華艦之速率不逮日也。日艦具飛行絕跡之技。乃能自立地步。我之礮可以擊人人之礮不能擊我其勝也。宜哉。查美國素講快船。英法等國則喜造大艦。然孰優孰絀。究未能明。是役既起。各國從旁試驗。因習華艦之重。至此苟能追近日船。可使之無唯類而無奈。其疾於飛。

華也。○本月初二日。接北方西友信略言。日本第二軍。由旅順趨程而至營口。亦作牛莊華兵已退至錦州一帶。然西人通商地面。日兵仍不敢犯。營口電線依然無恙。○日本駐英使臣。偶與人言。自命爲新國。目中國爲舊國。其於亂朝之役。則引埃及以比朝鮮。而自命爲英國。目中國爲法國。又引朝鮮曾與各國立約。以證朝鮮之非中國藩服。語皆無稽。不足深責。至謂朝鮮與各國立約。而不可爲華藩。然則又可爲日藩乎。自相矛盾至此。○日兵所用之槍。名摩爾帶。卽其武弁之名也。其槍取法於美國。而略變化之。其彈用軟鉛。而包以紫銅。無論前敵後備。諸營毫無歧異。華營乃雜英法美而用之。假使運送藥彈之際。偶一錯誤。利器盡成廢物。深可慮也。○橫濱發電至倫敦云。日本第二軍。在遼東海角東岸。已得復州。遂與第一軍合力以攻華軍。又聞有日兵二萬五千名。擬向錦州而去。○中國新向英國稱貸華銀十兆零九億兩。計上海豆規銀一兩。約合英金三先令。實英金一兆六億三萬五千鎊。其認股之法。以華銀五百兩爲一股。實英金七十五鎊。按尋常市價。僅值華銀三百兩而已。中國願以海關稅項爲質。查中國各海關常年約。可收銀三京兩。且無別項國債。屢列其間。實屬穩妥。至極。至中國前次借銀。均以金鎊合算。今以銀兩合算。故需付年息七釐。英人謂中國若仍借金鎊。則年息四釐半。或五釐足矣。英人又謂。凡願出資入股者。斷不患其折本。蓋無論日本如何獲勝。必有議和之一日。既和之後。中國必自知挫敗。

之故一變其固執不化之積習反將緣是而大興一切商務亦盡去其扞格之私海關所徵稅項必不止區區三京金也○鎮遠鐵甲戰艦觸礁而壞橫擱於威海衛海面當經召募上海能穿水衣入海工作之洋匠重新修理今已工竣艦中然放大礮數門以試之船底毫無破綻是可幸也○高陞輪船慘被擊沈後德國壹里疊斯兵船救起多人中國嘉之特贈寶星十三面以獎該船各官弁○客有自前敵來者爲言日兵自渡鴨綠江後由九連城而鳳凰城而金州而岫巖州進逼不已其鋒甚銳究其用兵之法每先以小隊嘗試我軍輒如獅子之搏兔用盡全力及至稍形疲乏彼卽以大隊乘我且臨陣之際又多用零星散隊互相出沒勝卽合而爲一以壓我師敗則顧而之他以誘我追我軍顧此失彼往往墮其詭計且我軍槍彈所及又以其四分五裂不能聚而殲旃至日本之槍彈外皆包以紫銅不似我軍之純係鉛質槍管大熱鉛入欲融也凶狡至此統帥苟不別籌出奇制勝之策軍事奈何國事奈何○日本稱兵以來華人之僑寓橫濱者相率內渡其向中華會館領取資斧者亦不下數百人近忽有數華人航海而東不知所操何業美國橫濱領事官傳請中國各董事告以此等人素無專業且吸煙嗜賭本領事府不能保護請諸君速卽通知俾之刻日回華云云諸董事唯唯而退美領事復出一示云美國駐紮橫濱總領事府兼理華商事務麥爲曉諭事照得中日失和以來寓居本埠華商紛

紛回國。其失業無依。及游手好閒者。不下數百人。均由中華會館。發資遣回。今本領事查閱此等遣回華民。又欲來埠。誠恐將來犯事貽笑。他邦本領事。既經保護體面。攸關爲此。示仰閩埠華民知悉。爾等倘有戚友。或嗜煙賭。或無專業。會領會館川資者。迅即飛信通知。切勿再來。免耗船費。如有抗違。非特概不保護。一經拿獲。立即驅逐出境。決不姑容。

朝警記八

美國林樂知
中國蔡芝紱同志

嗚呼。余觀威海衛之所以守而知天下事之貴在得人也。又觀威海衛之所以陷而知天下人之貴在得勢也。方李鑒堂中丞秉衡之持節撫東也。申明紀律。杜絕苞苴。力戒因循。痛除萎靡。深念威海與旅順遙遙對峙。實爲渤海之鎖鑰。天津之門戶。日本有窺伺京津之意。必先於此肆其毒。是以受任而後。即日輕車簡從。周視海防。舍鈴閣之清嚴。而以燕臺爲行館。及聞旅順失守。威海益復戒嚴。既具摺糾參。聞警逃竄。貽誤軍機之丁。汝昌 照璣 衛汝成。諸人藉警威海之守將。復請濟師於南北洋。以壯聲威。而資捍衛。乃日人偏不肯稍戢凶鋒。甲午臘月中旬。屢有兵弁乘坐小船。潛往山東沿海各灣。出沒不常。十五日。又有一兵艦。直至威海北礮臺十里外海面。礮臺發口徑九寸之礮。中其船面。始飛駛而去。日本報則聲言游弋威海口外之水師。計兵艦十三號。雷艇十五隻。兵一萬七千名。且於各要隘。密布機械。蓋誠有咄咄

逼人之勢矣。況狡獪之謀，尤有出人意外者。黃羊祀靈之日，忽以三兵艦進犯登州府。然放大礮，殘害良民。登州兵力本薄，駐防威海之華軍，不免掣動。豈知日本之志，全不在於登州，故僅遣偏師肆其騷擾。追華軍全力注於西北，即以重兵直趨東北岸之榮城灣。二十五日日兵二萬五千人，徑由落鳳港登岸。中國之駐防榮城者，僅有閩守禮等裨將數員，或迎戰不力，或救援不及。榮城縣登時失守，榮城既失，日兵可拊威海礮臺之背，是又將蹈旅順之覆轍矣。查旅順威海各礮臺，當時俱由西員認真監築，不特工程鞏固已也，更有天然之形勝，無論堅船鉅礮，斷不敢直薄臺下。故旅順之失也，禍胎先在於金州。日本欲得金州，先以陸軍取九連鳳凰諸城，牽綴華軍，不得兼顧。金州遂爲水師所陷。誠使當日者有知兵之大將，移師以攻金州，卽未能遽爾恢復，日本當無暇進窺旅順。又使守旅順者知金州之海頭爲旅順存亡之所繫，日兵未至則嚴爲之備，日兵既至則力與之爭。旅順雖至今存可也，而皆計不出此。守臺之兵，心志既不齊，一又目眩於雷艇之礮煙，繚亂盡瑟縮於臺前。踞金之日，兵遂層聚於臺後，而況駐旅之監司提鎮無不貪生畏死，頃刻間土崩瓦解，以經營十餘載糜費數京金之重地拱手而讓他人，此有志之士所以痛哭流涕也。威海之榮城猶旅順之金州也，金州失而旅順不能保，榮城失而威海能無恙乎？何又墮聲東擊西之計，顧登州而忘榮城。春秋責備賢者，此難爲鑑帥諱矣。然而鑑帥之與龔革道輩相去豈

直天淵哉。日兵犯旅順。翼革道輩望風披靡。日兵犯威海。鑾帥則督率將弁。激勵士卒。誓死不去。防守愈堅。雖以除夕之令。節元旦之良辰。振刷精神。分毫不懈。日本狃於平壤之勝。以爲葉志超等諸革員正值慶賞中秋。遂得乘間闖入。今當改歲之際。度華軍必稍解嚴。因先於除夕前二日。徑以戰艦運兵至甯海。卽圖登岸。孫軍門金彪率師禦之。日艦始退。元旦寅刻。又以兵艦十九號突攻威海礮臺。北洋海軍各艦時均駐泊劉公島。畔威海形如鎖鑰。劉公島適峙其中。與海岸不相聯綴。而其東西二隘口深。知日本伎倆。必將乘我不備。因議藉紅衣大將軍之神威。以代驚走山魃之爆竹。先期與礮臺相約會。各然電火。遠燭海波。瞭見日船鼓浪而來。立即豫備迎剿。日艦分爲兩隊。第一隊先至。帶雷艇數隻直逼口門。卽海岸與劉公島相距處。礮臺皆疊發大礮。及格林礮聲若巨霆。各日艦受傷。駭遁雷艇。不而風濤。又經礮火隨波巨而去者。三第二隊日艦不敢戀戰。捩舵往東南。直至不見煙影。華軍始奏凱歌。此海戰之大略情形也。當日艦之潛窺東海也。華軍防範日密。每距十餘里。必安一營。元旦寅未卯初。日本陸軍約一萬二千人。與水師相約。並發直偪威海之西。中國先鋒營有馬隊八百人。大礮四尊。寧礮洋將一員。適當其衝。瞭見日兵將近。退入林中。負險力拒。且飛電傳知後路。火速求援。守護威海城之劉軍門得電。卽飭海軍礮兵六百名。攜格林礮十二尊。快礮六尊。星馳而至。更調洋將所帶之陸軍四千人。攜大礮十二尊。隨後策應。日兵始退。

其自榮城分犯他處之日兵亦皆退避時交巳正巳退至英程十五里外約合華程五十里是役也華軍共傷亡八十七名日兵不知其數事後拾獲日兵所遺之洋槍四百七十九枝元旦下午日兵又自他途進華兵仍悉力抵禦無懈可擊初二日日兵從迤東一帶進犯又遭華軍擊退此陸戰之大略情形也中國軍報於以上諸役類以大捷聞西人則謂此皆日本探路兵也四出偵聞有礮聲即退而飛報其主將日人故智如此非真華兵擊而退之也故不數日而即大舉然余謂如元旦寅刻之役倘使華軍警備偶疏威海必將失守故臺艦之既而聞日兵又將攻燕臺先致書於英領事略謂官商教士須於四十八點鐘內遷避他處功終不可沒既而聞日兵又將攻燕臺先致書於英領事略謂官商教士須於四十八點鐘內遷避他處英領事即邀各領事公議類皆以為未便而各國兵艦已先駐泊燕臺大有氣吞東海之勢日本恐犯各商口岸不敢侵軼豈敢獨犯燕臺雖有此書虛初五日日兵大隊猛攻威海東岸之礮臺查大礮臺之礮聲恫喝仍不過牽制華軍之詭計艦帥知之矣

門皆向海面無論旅順威海即至吳淞等處大概如此蓋祇以防敵兵從海道來攻耳若有避陸來攻者豈能移礮以顧後路旅順之失即坐此弊威海雖有鑿於此新築向裏之土礮臺亦頗得機得勢然而榮城既失日兵聲勢正盛非土礮臺之小礮所能抵禦況臺前海面又有日艦以助威故華軍雖奮力抵禦礮臺所發之礮抑且準頭極合力量極足然卒為日兵奪去土礮臺三座均在南華臺發礮擊之一臺中彈而隕臺內日兵當眾而殲之矣華軍又痛擊犯臺之日艦傷其一號沈雷艇三隻日本海軍皆退及初九之夕上海得燕臺電報忽謂威海衛礮臺悉被日兵奪去礮位亦均轟燬初十日字林西報得日本來

電謂日人已奪得威海東南兩面礮臺。當兩軍相見之際。中國兵艦及劉公島等處礮臺。悉力抵禦。日兵奪臺甚不容易。至晚得末次來電。又云威海衛並未失守。現在天氣嚴寒。風雪大作。中日俱按兵不動。又云當日兵攻擊東面礮臺時。英國勝吉利安伊亞勒思兩兵艦。均在海濱遙泊。目擊日兵奪取礮臺。乃正在高懸日旗之際。忽有二礮臺。突時坍塌。臺上日兵飛入空中。蓋華軍已豫埋地雷於臺下矣。又有一華艦似係鎮遠。以相距較遠。駛入灣內。鳴礮攻臺。日兵乃退。又云戴孝侯觀察宗鑑陣亡。綜觀以上各電。威海卽未全失。大勢實已岌岌。誰爲爲之。孰令致之。此余於威海後路之失。不禁痛惜彌襟也。然而齊魯之間。有鑑帥坐鎮。其間敵人雖虐。而未能遽肆。逃兵雖衆。而正以軍法市肆不驚。則又爲朝廷慶得人矣。乙未元月十夕。籌燈記。此正睥睨間。柝聲四報時也。

自宋以來。凡論中外交涉之道者。輒曰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和。余獨以爲不然。和爲貴。守次之。戰斯末矣。成湯之事。葛非仇葛也。和葛也。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句踐之事。吳仇吳也。卽和吳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而卒之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句踐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而吳。其爲沼假。使湯以供犧牲。柔盛爲恥。句踐以奉幣。匱箕帚爲羞。而不肯和葛。及吳湯雖勝負未可知。越則蹶矣。守且未能遑言能戰。此和爲貴之說也。漢諫大夫鄭昌曰。

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宋王景文曰。先爲不可勝。乃知勝之術。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此守爲次之說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言乎耀德不觀兵耳。苟使守禦未周。先恐敵兵之闖入。又恐備多而力分。奇險必至。迭出況乎。上天有好生之德。好戰者竟逆之。數隙既開。貽宗社之憂。勝亦釀生靈之禍。此戰爲末之說也。請得而斷之曰。惟能和而後能守。惟能守而後能戰。方今華師屢敗。士氣不揚。不諳時勢者。猶泥陳言以撓和局。不知古人二語。或可行於古。而斷不可行於今。古之兵如雲。延之。搨戰。偶然。湊泊童子亦可僥倖所恃者。惟酒戶之大耳。今之戰如象戲。國手以一車一卒之力。可使車馬礮全備之。湊棋著著落後。明乎此。則知倉卒召募之市人。斷難與久經訓練之額兵相見以戎衣矣。皇上智深勇沈。先幾坐照。簡命張樵野少司農。蔭桓。邵筱村大中丞。友濂。出使日本。籌商和局。少司農又奏請。朝命聘請美國熟諳公法之福世德大臣。參贊機宜。甲午臘月二十八日。福大臣偕隨員韓寶生。曹即先抵神戶。張星使則於乙未元旦。自上海同文書局行臺。會同邵星使。自滬乘英國商輪。向日本進發。初五日晨。安抵神戶。僑寓西客館。蓋福大臣亦寓於是也。當星使登岸時。日廷豫飭地方官。妥爲照料。禮貌頗合。是日未正。張邵二星使與福大臣率隨員。登日本窪壇哩輪船。初七日。同抵廣島。日廷派內閣總理大臣伊藤伯爵博文。外務省大臣陸奧子爵光宗。爲全權大臣。佐以外務省西員勝宜生。

接晤華欽使悉心計議。初八日初相見。溫文爾雅。互道勞苦。旋出國書。遞易恭讀。二星使恭齋。大皇
帝御書。西報譯之曰。兩國失和。致肇兵端。朕不忍生靈共罹鋒鏑。特命戶部左侍郎張蔭桓。福建臺灣
巡撫邵友濂。同使貴國。和衷商議等因。初九日下午。中日大臣第二次會晤。伊藤伯等攜日廷覆書。略
言。朕亦不忍民人之塗炭云云。旋派總巡捕官一員。捕弁數員。帶同散捕。護送二星使等。仍乘窪壞哩
輪船。開往長崎。俟有便輪。卽行回滬。說者謂日廷以中國淡淡著筆。一似置身局外。故亦以無關痛癢
語答之。如泛交之友。閒道寒暄也。者。至商議和局一節。日本全權大臣之意。以星使遇事必須請旨。
與全權之義不符。一也。兩星使之來國書中。未有名目。遂不知爲何等公使。二也。星使未佩關防。若有
往來文牘。於何憑信。三也。故遂請星使返旆。星使既至長崎。卽發電咨呈總理衙門。請爲代奏。十二日
已接京師復電。著在長崎小住。恭俟國書重責。再申和議。以免戰禍。是知中國願和不願戰之心。實可
質諸天。日本則拒和而好戰。仁暴判同霄壤矣。○乙未正月十二日。英電云。英君主當議院重開之
際。親臨宣諭云。東方戰禍未已。心甚焦灼。如有機會。英務竭力勸和。越日電言。英法俄三國。各電飭華
日公使。分勸兩國。言歸於好。以意揣之。中國已遣使至日。日廷亦派員議和。英以機會可乘。故會商法
俄電飭。分路勸也。但使天心悔禍。彼此皆厭倦兵革。則誠如天之福矣。○西曆去臘十八號。營口西

友書云。九連城失守之際。宋祝帥正駐守鳳凰城。忽聞警報。即日退守海城。迤東一帶高山。以遏日兵。進犯奉天之路。繼聞日兵猝犯大連灣。有窺伺旅順之意。乃令部下謹守摩天嶺。而自率精銳。倍道趕援。行抵復州。遇九連城逃回之劉軍門。閱其殘卒。尙有千人。約同馳至金州。不意十一月十五號。陡遭日兵之挫。而探馬又絡繹飛報。旅順失守之耗。奉天大震。祝帥乃退駐蓋州。凡由旅順可達海城及牛莊一帶之要隘。悉力布置防務。十二月十五號。諜報日本第一軍來犯析木城。又報海城已失。祝帥兩面受敵。知蓋州不可守。繞道至牛莊附近。暫駐師徒。十八號。日兵由海城進逼宋營。祝帥竭力抵禦。未分勝負。查析木城在海城之東南。約距英程十三里。日本第一軍自得鳳皇城後。移師遠至。雖自南至北。沿途峻嶺重疊。地勢險要。而華兵心膽俱碎。竟不能支。日兵越嶺而來。岫巖州又陷。復查摩天嶺一帶。節經祝帥設防。頗爲周密。故能相持多日。十二月十一號。革鎮靜桂林等諸軍。會同革副都統陸阿之滿兵。於月明之下。攻撲日營。日兵狼狽萬狀。直至十二號下午。戰猶未已。卒之華兵勢弱。齊向遼陽退紮。是役也。中日之兵。均大夷傷。爲軍興以來。惡戰之首。析木城左右。均被砲火轟毀。居民物業。無一瓦全者。事後八九千人無家可歸。慘哉。十三號。日兵進窺海城。華兵初尙開礮還擊。繼見日營勢盛。遂棄城遁。○盛京信云。海城疆耗。傳至牛莊。居民多有遷避者。有華兵二千餘守租界。海面又有各國

兵輪尙覺安靜。○又云十二月四號有日兵五十人直入海城縣令首先逃避華兵卽擄掠民財逃至牛莊內地又敢燒燬民房乘間搶掠十二號祝帥棄蓋州不守而暫駐距海城八里英程之屯王川○二十號祝帥猶子記名提鎮宋德勝率兵七千五百名至牛莊之西江王臺與祝帥合二十二號第二隊日兵三萬餘人由天王塔來犯華軍不過二萬餘隨帶克虜伯礮三十六尊鏖戰一日夜彼此皆疲乏而退西曆本年正月朔聶功亭軍門士成會同祝帥及諸統領禦敵於蓋州多所斬馘李中堂聞警迭派陳炳仙廉訪提李儋道光久率湘軍先後出關所有電綫祇存山海關一路經周玉山廉訪飭在雙臺子增設分局以通軍報其時營口戒嚴居民臥不貼席祝帥大兵扼守大石橋自蓋至營必由之路也人心略定○錦州土匪蜂起且與逃兵相勾結大爲民害唐沅圃軍門仁廉派標下三千人戍守專緝匪類○山海關爲畿輔鎖鑰防守尤宜嚴密吳清帥奉命出關部下湘鄂雄師約三萬人計魏午莊方伯光燾統威武軍十營劉雲樵總鎮樹元統擲標親軍七營曾重伯太史廣鈞練鋼武軍礮隊一營步隊二營余勳臣總鎮虎恩統振宇三營熊起生軍門鐵生統鐵字十營譚子雲觀察文煥統忠信軍五營吳協戎元愷統愷字礮隊四營劉協戎光材統三營王協戎連三統一營三哨均歸清帥節制清帥日偕王勝之太史同愈翁印若內翰綬琪晏海臣農部安瀾督閱技藝申明紀律而湘中人

材如左子異觀察孝同黃敬與太守自元陳梅生太史嘉言或贊襄戎幕或校理軍書夫子桓桓多士濟濟皆有氣吞三島之意東望榆關旌旗變色矣○正月十號第二隊日兵犯蓋平華軍約僅三千名隨帶後膛礮二尊小礮十二尊交戰二時許勢不能支漸漸潰散蓋平失守○遼陽州爲盛京屏蔽關繫匪輕知州徐刺史亦頗知兵又得袁慰庭觀察世凱同駐州城民間倚以爲重○十一月二十一日華營口英領事遣兵目送書至海城請日將北山平助約束其兵毋入租界晦日始接覆書請各洋商遷避英領事卽削牘答之云刻已封河礙難如命然日兵亦竟不來也○京津軍報云中國以日本知我底蘊也謂必當年駐京日使之所探報而追咎使署之傭人一捉將官喪去嚴刑推鞠噫中國誤矣日本士夫究心華事三十年故於華人未必自知之事日人無不知之日使在京留心探報固也然豈下謀諸所養輩藉曰有之若輩何知亦豈能有裨於日本今乃無端殃及其欲殺不辜之意似乖仁政而況各國駐京公使緣是寒心卽緣是解體遂共咨請總署云此案實關我輩應享之權利公法欽使卽其從者亦有不准傷犯之例又與和約顯相違背若不速行省釋我輩將顯其不服之意矣吁其危哉○各欽使前欲調水師入都保護使署咨明總署去後王大臣以事多窒礙却之而飭派旗兵分往保護誠得體矣○傳相派兵八百名保護天津租界并飭南兵毋許闖入防患未然之道深得之矣○德員漢納根

軍門在津。訓練新兵。不遺餘力。又延各西員之知兵者。分司教習。井井有條。追聞威海警報。稟請恭邸。

自願親臨前敵。恭邸許之。即命至津。挑選勁旅四萬名。馳往山東。乃總辦糧臺之桂臬胡芸楣。廉訪。

蒸。斬不發餉。且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說。上陳。補座。廉訪已奉有專旨。何哉。○勤王之師。接踵而來。

如馮萃亭軍門。子材之粵勇。蘇子熙軍門。元春之桂勇。張香帥飭遣之湘軍。回子郡王。哈味之回兵。閔

軍門。殿魁新募之京兵。桂公及秀副統制。吉所部之禁旅。丁衡三軍門。槐之苗兵。王雲勛少司馬。文錦

曹蘊臣軍門。克忠等奉旨團練之津勝軍。某蒙員所帶之蒙古兵。統歸欽差大臣劉峴帥節制。屈

計峴帥所統。共滿蒙馬步兵四萬一千名。漢軍馬步兵十四萬名。回子馬步兵二萬九千名。合共馬兵

四萬三千名。步兵十六萬七千名。如真一兵得一兵之用。日本不足平也。○甲午臘月。峴帥入都。陛

見。授為欽差大臣。除夕前二日至津。乙未新正月十三日。由天津督師向山海關進發。○德員漢納

根軍門。偕上海信義行主滿德君。重至東師。新正月初九日入覲。彤廷面奏條陳二十一事。皇上垂

詢良久。恩禮有加。命漢納根帶兵十五營。滿德帶兵五營。迅速出京助剿。此條見滬報

朝警記九

魏絳有言。和戎有五利。其二曰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其四曰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此

美林樂知選文
華燕芝絳染翰

爲千古和戎之濫觴。實爲千古安邦之至計。今中國雖非晉比。日本亦非無終比。而此二利之所在。則竟與當日之情勢無不吻合。中國大皇帝體上天好生之德。斥廷臣主戰之非。簡命張邵二公爲議和全權大臣。直抵扶桑。重修舊好。日本伊藤陸奧二大臣亦奉全權之命。訂期好會。既而互閱勅書。日使以華使須承朝命與公法全權之義。問有未符。遂婉辭焉。伊藤大臣旋私於中國隨員伍秩庸觀察。廷勞曰。猶憶當年本大臣與貴道同肄業於歐洲。切磋琢磨。匪伊朝夕。別後雲飛雨散。歲月駸駸。不覺老之將至矣。秩庸觀察曰。唯唯。伊藤大臣曰。貴國果欲與敝國言歸於好乎。抑使諸君子來偵虛實也。觀察曰。我朝實係誠心修好。是以使不遠萬千里而來。若貴國之虛實。則已知之。有素安用是偵探者。爲大臣曰。然則何以不遣重臣來。勅書又何以不如式。觀察曰。二使憲一任侍郎。一任巡撫。皆敝國之重臣也。且曾奉使歐美。熟諳時務。皇上知人善任。是以遣之。若爵相以勅書不如式。敢問電請於朝。重照公法。迅易以來。二使憲暫駐行旌。以待後命。其可乎。大臣沈吟曰。此恐有窒礙處。今本大臣願與貴道爲朋友之閒談。請問恭邸何以不可來。敝國觀察曰。親王位尊而望重。向不輕出都門。安能遠渡重瀛。直造貴國。大臣曰。李中堂安否。何如。曰。安。惟齒尊而任重。精力漸不如前矣。大臣曰。鄙意中堂大可主持和議。貴國何不遣之。觀察曰。中堂總持軍旅。恐未暇分身耳。大臣曰。貴國既樂於言和。尙何軍旅之與。有。觀察曰。

本道今亦願與爵相作朋友之閒談。試問中堂如銜命而來，貴大臣等樂與訂議否？大臣曰：中堂如願，洵盟敵國，自樂與晉接，惟必需合例之勅書耳。觀察曰：然則中堂亦需來廣島乎？大臣曰：以愚見而論，中堂年邁，似未便遠適異國，特未知我廷議何如耳。觀察曰：其上海乎？曰：未可也。其香港乎？曰：未可也。我則旅順口乎？此敵國與貴國適中之地，亦中堂舊游之地也。觀察曰：唯唯。大臣微笑曰：猶憶十年前，本大臣至天津，與李中堂訂約時，中堂以爵相之尊嚴，氣餒于霄，令人生慄。今中堂若紆尊降賈，本大臣決不敢步其後塵也。觀察又曰：唯唯。抑又將為朋友之閒談者，貴國遇事動稱公法，試問全權大臣應享之權利，如發電許用暗碼之類，公法豈未之載乎？大臣曰：然有之，特非自敵國壞之也。猶憶兩國甫經決裂之時，汪芝房星使鳳藻在我東京，繼發密電，無虛日，而我小村大臣壽太郎在北京，卽已阻不許發，此其例自貴國開之。今阻張邵二君之暗電，則敵國效之耳。遂相與握手珍重而別。迨張邵兩星使回滬，并以伍道問答諸語，電達樞垣轉陳。宸聽於是，諭令北洋幫辦大臣王夔石制軍文韶，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而召李儀叟相國入覲，中堂星夜趨朝。平章軍國重事。皇上又命譚署電飭各省三品以上大員，電奏主和主戰，以決從違。旋據紛紛覆奏，多主於和。聖意遂決。中堂當晝日三接之後，陛辭回津料理行裝。並電咨日本約定訂議之地。日本仍以廣島為言。中堂亦無所不可。蓋至是而中東戰局

將定和局將成矣。靖邊鄙之烽塵免。生靈之塗炭定。對歐之至計復興。亞之良謀胥於中。堂是行卜之海濱。下士逃聽風聲不禁。誦老杜詩曰。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而作朝警記九。蓋警報由朝鮮而起。不得不仍其本名也。西報所述。具有關繫。節譯於左。亦仍彙例而荏苒歲華已乙未百花生日矣。

日本欲保中國。欲保朝鮮。欲保歐洲大局。卽以保其國。前曾商請中國。訂立密約。英國亦欲與中國訂立密約。蓋皆爲防俄計也。中國素不願與聞外事。故皆拒而不許。不知再越五年。俄國西伯利亞鐵路慶成。亞洲必無可爲計。日本憂心如惓。乘機亟起。如果得遂其志。俄燄雖熾。陰已有以遏之。英國在南中日在東。皆可安如磐石。惜乎中國之不悟也。○有自稱爲老中國人者。嘗於西報云。中日之衅。今將結局。中國各行省。必將盡開通商口岸。有益於華者。一中國可入萬國通商會。萬國皆無容藐視。有益於華者。二是所謂因禍而得福也。苟中國仍甘避海角。不願與萬國通往來。則爲禍必將更烈。且安知日本之不強中國。以必通乎。○洋將戴樂爾。朝警記四會志其名第二卷恭錄。上論誤作木樂爾。蓋戴字草書與木字相似。京報房因而誤刊也。附正之。鴨綠江之戰。日本吉野艦所發快礮。絡繹不絕。定遠鎮遠兩鐵艦。僅發一礮。彼吉野之礮。已約有四十。彈叢集我艦。我欲在艦面測量準頭。而實無所用。尼格路士卽緣是而殉。雖然準頭既不能得。卽我亦有快礮。其彈僅入海。以斃魚鼈耳。且我艦甫開一礮。煙燄歷三四分鐘不散。豈不殆哉。其時余在定遠。

欲改用機器礮。苦於各礮之不同。式配彈藥。難。乃欲測量準頭。又苦於。仍不能得。故是役也。幸而邂逅相遇。日本不虞我。至未籌戰備耳。倘隨帶雷艇以來。乘我礮煙。驟亂時。潛蹤。我恐我輩已無噍類矣。

○福世德大臣。介余友貽書不佞。折節締交。及聞其自日返滬。卽往謁之。福大臣曰。中日雖有議和之意。實則艱難萬狀。日廷遂派伊藤陸奧二大臣。雅有敦篤之誼。初無凶悍之心。然察其議院。訪其輿論。皆謂戰雖屢勝。尙未滿意。二大臣不得不兼籌並顧。議和時。倘使略涉退讓。將爲衆矢之的。馴致不克保其名位。此日本之難也。中國與日本議和。必予以絕大償款。廷臣尙在夢中。不能徧喻。故無論何人往議。卽使極存體統。廷臣仍必交章參劾。此中國之難也。且尤有難焉者。李中堂屢被糾彈。甚至加以惡詆。如真銜命而往。事事能從輕減。彼不知時勢者。尙疑事事從重。吾知自命爲獬豸之徒。必將曰。放順口。威海衛。北洋海軍。盡爲李某所賣。今又賣國矣。然則中堂肯輕許日人乎。或謂似此相左。實皆難乎其爲大臣。莫若兩皇親面互談。庶幾早定和局。揆諸西例。能擇一適中地段。尙非決不可行。然逆料中日兩國。必皆不肯出此。○日本增造一新艦。落成於橫濱附近之大船塢。統計日本大小兵艦共三十一艘。水雷艇廿六隻。尙有現正趕造之二等巡海艦一艘。水雷艇二隻。均約年內落成。其廣島附近之船廠中。又有趕造之三等巡海艦一艘。報信船一艘。未知何日告成。另向英國阿姆士莊廠定造。

大艦二艘。皆容英權一萬餘墩。約於明年告成。似此增製利器。不遺餘力。信足畏也。然北洋大小兵艦。及水雷艇。亦共五十餘艘。其堅利亦不亞於日本。而竟一敗塗地。實屬奇不可解。欲歸咎於何人。又沈思而不可得。惟聞日兵分乘運船。欲就榮城登岸時。丁汝昌請令往攻。如果成行。即不能勝。必傷日兵無數。傳聞某大臣發電阻之。末云。即勝亦治以違令之罪。今丁提督已死。電文之真偽。安得起。九京而問之。○美教士李君佳白。久居中國。畢充廣學會督辦。與李君提摩太齊名。去歲因事回國。忽聞中日之衅。航海東來。幾為日本所擒。既抵上海。星馳入都。指陳時政。名聞當道。日者軍機三大臣。特延李君入軍機房。商議要事。仰見恭邸及諸大臣。集思廣益之至意。○美國駐華欽使田貝君。前承總署之囑。竭盡心力。代擬策道。張邵兩大臣。使日之國書。按照公法。無瑕可摘。王大臣殷殷致謝。非尋常口角春風之比。及至搗書東渡。日使忽曰。不如式一也。無題目二也。全權不足三也。美欽使大異之。豈中國重行刪改乎。且福世德大臣之東裝而來者。亦緣早接電音。知有合例之國書耳。今若此。殆不啻誑之也。字林報喟然嘆曰。中國今僅存一良友矣。必欲并此而失之。且仍視為無足重輕之事。是誠何心哉。京師虛憍之氣。毫不倭改。故棄公法而執私例。一若在所當為。如築室然。必重立基址。而後可。非徒修葺已也。○泰晤士報云。鴨綠江之戰。最足發人深省者。莫如快礮。日本松島巖島橋立三艦。各有計容英

權。六十大墩之大礮。乃日弁似不甚喜用。中國則定遠鎮遠二艦純用大礮。而轟發甚緩。日艦之傷華艦。非大礮力也。皆藉小而極速之礮。於以知兩艦交戰。其速率墩重甲厚無不相若。而一有快礮。一惟大礮。勝負之數無待著龜矣。今試以英法二國衡之。法南之地中海。英有大艦九艘。艦中快礮共七十尊。法有大小各艦十七艘。艦中快礮一百七十二尊。此總數也。若分計其鐵甲船。則英有四艘。快礮共三十二尊。法有十艘。快礮共一百十五尊。無論船數之不相敵也。卽以快礮計。英其能與法爭乎。○日本賀拉加迷狀師致書英國武備報云。或謂我國早定與中國決戰之計。此不必諱者也。蓋早知終不免於戰也。然戰禍終不由我國而開。時會亦非我國所擇。總之宣戰之機全在中國之驕傲昏昧而已。華人辦事既不覺有礙於己。亦不覺有礙於人。今戰禍已開。決無半途輟止之理。必俟能到永不失和地步。始可罷手。或又謂日本今已志得意滿。可見幾而作矣。不知能和與否。其權全在北京。我苟願講和。而罷戰。恐卽成爲罷和之局矣。我誠投兵不動中國。卽咄咄逼人。我不幾受其大愚乎。局外諸國如有欲強爲干預者。願操諺語以告之。曰。鴉食盆裏不用鴨插嘴。○鎮遠艦助戰洋將哈卜門致書泰晤士報。詳言鴨綠江之戰。中有云。余於無意中就職此艦。中國海軍固有深合於海戰之道者。然英報之譽未免過情也。日艦少於我。而我敢攻我艦之先行開礮者無可奈何也。且洋將實勸之也。苟有可逃。

之路則鼠竄隨之矣。況於萬無可逃之中。兩艦業已先逃。此兩艦者。既不開砲。又不救火。故一則先返。乎。旅順口一則竟燬於回祿。氏惜哉。其時德將漢納根及阿璧成皆甚出力。英將戴樂爾亦受重傷。且耳震聾目炸瞎矣。○英俄二國於東方大局。未必強相阻闕。中國既許朝鮮為自主之國。則他國皆可與聞。然今尙未知其作何定局。以英國而論。先已與中國立約。不許他國往占朝鮮。旁及巨文一島。亦不許他國過問。日本雖強。預朝鮮內政。然亦明言決不侵佔。俄國則布告各國云。朝鮮一國必應仍如舊制。不得妄改。故各國不致緣此而失和。似可預卜。日本又言我欲中國之能自強為之鄰者。庶可無恐。逆料後日惟在日之善代為謀耳。惟此次之衅。實開自日所望議和時不致有掣動全局之事。則大幸矣。○英美諸新報聞華已有願和之意。皆甚欣悅。惟望日亦存講信脩睦之心。不加峻拒而已。不料張邵二星使東渡。竟如鴉笏登場。中國之線而曲如往。而復竟至於此。實我輩歐美人所未喻。○肆撥獸蓬報云。此次講和之局。能使中國化其驕傲之氣。不再藐視他人。則此戰誠不無小補也。○泰晤士報云。中國似輕氣球。今被人戳破。忽焉癘矣。其授劉峴莊制府坤一為欽差大臣。全軍皆歸節制。深合機宜。蓋兵權貴專壹而忌貳參也。但為時已晚。又恐不甚有益。為中國計。倘能早聘歐洲名將。予以節制水陸軍務之全權。吾知中國既有能戰之材料。又有可戰之機宜。或不至一敗塗地也。今事已至此。

大小官弁水陸士卒皆早存一畏葸之心。即使聘我西將，恐亦無所用之矣。○又云：中國當承平之際，人不論文武官，不論大小，半皆徇私而忘公。旅順威海既遭破臺，其安置於臺上之礮，竟有不堪一放者。其經售礮械之人，固儼然顯官也。祇知七折八扣售者，又因以爲利。假如一礮也，報銷千金。經手者，侵蝕二三百金。售主則以但值五六百金之礮，應命皆不問其爲可用否也。又若補署一缺，委留一差，先自較量肥瘠，絕不計利國利民之事。中國用若輩以使之治事，不知若輩惟利是圖，於公忠報國之道，懵然也。日本則正與中國相反。其國中黨類本多，種類亦不一。戰禍既成，乃如四肢百體之合而成軀殼，爲國亡身，皆所不惜。迨溯維新之際，儘有自命爲老成持重者，顯與新事爲仇。今尙未蕪滅殆盡也。既與華戰，卽亦盡心護國。大將軍昔握主權，被削閒居，不無怨懟。乃今雖盈顛霜雪，亦復慨捐鉅金，以助軍餉。然則中日相較，奚啻天淵日之勝中，蓋爲意料所及。○又云：北京閣部大臣，固旅順口失守之咎，驚駭失措。卽洩各國強令罷戰，觀於中國願和之至意。料戰事將次告終矣。又觀華官所辦諸事，爲歷來未有之奇。大抵心膽已破，故措置胥乖。赫赫礮臺，巍巍鐵艦，極似西孩聚沙而成之房舍。其名不異於魚鱗瓦屋也。而一孩與足踢之便已虛空粉碎。吾輩向所望於中國者，至此皆爽然若失。嗚呼！惜哉！其水陸各兵，皆不知戰陣爲何事。誠使早延西人爲之訓練，餉銀則毫不克扣，兵器則悉屬精

良。吾。知。必。有。能。專。心。力。戰。者。今。乃。有。兵。之。名。無。兵。之。實。問。以。行。陣。之。分。合。而。未。練。者。不。知。也。問。以。槍。礮。之。利。鈍。而。幾。成。徒。手。也。卽。有。亦。不。能。用。也。問。以。糧。餉。之。多。少。而。幾。盡。枵。腹。也。卽。發。亦。不。免。扣。成。也。職。此。之。故。彼。可。以。爲。兵。之。材。料。無。不。心。灰。意。懶。但。冀。有。可。搶。劫。財。物。之。處。惟。肆。其。搶。劫。而。已。爲。之。將。者。驅。令。臨。敵。幾。如。逼。之。至。行。刑。之。地。其。誰。肯。用。命。乎。有。不。知。而。竟。去。者。然。不。過。殺。之。云。爾。於。戰。事。庸。有。濟。乎。至。於。戰。敗。之。後。或。竟。被。殺。於。敵。或。則。四。散。逃。生。無。人。照。管。遂。如。流。離。載。道。之。乞。丐。其。悍。者。遂。相。率。而。爲。盜。民。間。亦。幾。不。聊。生。豈。不。大。可。哀。乎。中。國。又。有。空。糜。巨。金。之。一。弊。卽。如。燕。臺。者。本。無。可。扼。之。險。非。築。造。礮。臺。之。地。也。卽。使。爲。敵。人。所。踞。亦。無。損。於。中。國。也。是。豈。值。以。成。兆。之。銀。錢。堆。於。海。角。哉。乃。數。年。前。忽。有。善。於。肥。家。之。一。職。官。思。各。處。紛。築。礮。臺。他。人。皆。已。發。財。此。處。若。能。仿。造。則。我。亦。可。發。財。矣。於。是。請。於。大。憲。欣。然。開。工。至。於。今。無。論。燕。臺。也。卽。威。海。衛。防。守。之。事。皆。已。無。所。用。之。此。又。可。長。太。息。者。也。若。夫。北。洋。海。軍。於。開。戰。之。始。業。已。神。出。鬼。沒。令。人。不。測。忽。而。旅。順。口。忽。而。山。海。關。忽。而。大。沽。口。忽。而。威。海。衛。三。出。三。入。不。離。避。敵。者。近。是。旅。順。將。失。之。際。丁。汝。昌。固。儼。在。海。面。也。今。又。至。威。海。矣。野。鴨。驚。雷。紛。飛。水。國。曾。是。水。師。提。督。之。威。望。而。若。是。乎。丁。之。在。軍。也。杳。不。知。敵。人。之。何。往。亦。不。知。敵。艦。之。若。干。或。有。語。以。貴。艦。堅。大。於。日。本。者。既。不。肯。與。之。一。試。甚。至。皇。上。有。迅。掃。日。軍。之。命。依。然。縮。首。不。出。其。時。掌。握。兵。權。者。欲。借。

助於西人。爰有歐洲北境之人。忽焉挺身而出。謂我實可以探信。可以領港。可以督率師船。可以指揮雷艇。外此軍中之事。亦復無不優爲其人。年雖少而膽則大。且又極聰明者也。故謂需訂一合同。又需予以每點鐘能行海程二十里之一鐵艦。然而其人仍在一點鐘祇行八九里之艦。彼能行廿里之艦。中國固未之有也。掌握兵權者。不過空許之也。且許易而行難。陰肆擠排者。又不知幾輩也。此人遂不能成一事。而況鴨綠江罷戰而歸。各艦之贍益小。有時遙見本國軍艦之煙。卽已倉皇思遁。雖有西國之能人。其將安所用之哉。若論天津。則將中軍之元帥也。極知旅順一口關繫重大。何以亦簡節耽延。儼如不知也者。及至事急。不吝重賞募人往救。試問雖鞭之長。能及馬腹乎。旣而警報疊至。一西人目擊守旅之文武各官。號令不一。散而無紀。奔告李中堂。中堂亟稱其不謬。旋又慨然曰。舍我誰能行。令者。然我又不能離天津。奈何。奈何。不數日而遂失守。總之中國至今日。孱弱已至萬分。其礙如竹刻之烟管。其人如紙糊之老虎。吾等西人無不代爲憐憫。若無他國相助。務俾去積習而煥新猷。吾不知其伊於胡底矣。○古拉非報云。假使今日曾惠敏公尙在人間。應悔前作之先睡後醒論。未免失言也。中國如願行成。日本而非笨伯也者。宜不可太讓。然日本而爲聰明人也者。又不可太不讓。查日本自開戰以至今日。全仿西法。一一照書行事。及至終篇。若使如童子之背書記錯一字。則夏楚隨之矣。○倫

敦日日新聞云。中國自失旅順。聞已亟盼議和。蓋旅順爲要害之地。陷於日本。華艦已失海權。且又不能別立大海軍。不但無可水戰。卽京津亦無險可扼。危孰甚焉。至日本竟能成此大事。實出意料之外。日本學戰於歐人。一旦乘機猝起。照書行事。今有可和之機。亦宜無失書意。否則忍心狠戰。恐無裨益。我等惟望中國之迅速行成。尤望日本之以恃勝拒和爲戒也。○去臘某日。浦而末而報云。鴨綠江之敗。旅順口之失。中國海權大損。北地大危。可知近年之國勢。實惟海權爲至要。至靈之樞紐。今華艦雖避至威海而黃海已通於東瀛。無論日兵欲由何處登岸。悉聽其便。且華船卽尙完整。吾料日本欲全吞北洋海軍。亦非難事。海軍既沒。竟可直入京津。或謂旅順既失。中國其將與日本議和歟。然須中國自知不能再戰。則可。否則惟有依然三戰三北而已。○東京某報云。自中日開戰。以至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劫得華軍各物。共值日銀七百三十一萬二千圓。內計大礮。在牙山劫得八尊。平壤四十八尊。九連城七十八尊。鳳凰城五尊。金州及大連灣一百二十九尊。旅順口三百三十尊。岫巖州五尊。海城四尊。共六百七尊。洋槍。在牙山劫得八十三枝。平壤一千一百六十五枝。九連城四千三百九十五枝。金州及大連灣六百二十一枝。旅順口一千八十枝。金家窩子五十枝。共七千三百九十四枝。礮彈。在平壤劫得八百四十顆。旅順口九萬六千三百七顆。金州及大連灣二百四十六萬八千二

百顆。九連城三萬六千三百七十四顆。共二百六十萬一千七百二十一顆。槍子在平壤刮得五十六萬粒。九連城四千三百萬六百六十粒。金州三千三百八十一萬四千粒。旅順口八萬四千一百二十五粒。共七千七百四十五萬八千七百八十五粒。米穀在牙山刮得日量二萬谷。古東語一谷古合華糧一百二十五斤。平壤四千六百谷。古。九連城四千十五谷。古。鳳凰城五千五百三十七谷。古。金州及大連灣二千六百五百谷。旅順無米。大奇共三萬六千七百五十七谷。古。馬在平壤刮得二百五十四匹。金州八十五匹。旅順三十三匹。共三百六十八匹。金銀銅錢在平壤刮得金二十五貫目東語一貫目合華權百兩。三百五十匁東語一匁。一錢。銀一百十三貫目。九百十匁。零物四貫目。六百匁。高麗錢二萬八千二百四十千文。日本鈔銀五千九百九十五圓。九連城鳳凰城制錢二萬一千九百千文。金州大連灣銀錢六十圓。共合日本銀錢約一百萬圓。行帳在平壤刮得一千八百頂。九連城四百一頂。旅順口一百二十一頂。共二千三百二十二頂。旗在牙山刮得三十三面。平壤三百面。金州及半島一百四十四面。共四百七十七面。船在花園口刮得民船十五艘。大連灣刮得容三十墩之小輪船一艘。旅順口刮得小輪船一艘。帆船二艘。雲程海鏡兵船二艘。在豐島沖刮得操江兵船一艘。此外尚有鼓劍刀矛號筒車輛工作具鋸鍋地雷水雷火藥傘快靴衣服電綫不計其數。夫中國竭數十年之精力萃二十省之菁華始得壯其軍容備

茲利器乃一巨鄰邦。敢竟致不能抵禦。悉數委之敵人。藉寇兵而齎盜糧。能不痛恨於敗軍之懦將哉。譯畢不覺呼天痛哭。○中東生靈以來。中國兵船之被燬被劫及中礮而沈者。前後共有九艘。而威海劉公島之役。尙不與焉。嗟乎。勇將無勇。謀臣少謀。誤國殃民。莫此爲甚。有心人能不痛哭流涕哉。計北洋所屬操江木質礮船。容九百五十墩。被劫。廣東所屬廣乙鐵甲船。容一千墩。被焚。北洋所屬經遠帶甲船。容二千九百墩。被擊沈。北洋所屬致遠鋼甲船。容二千三百墩。被擊沈。北洋所屬超勇鋼甲船。容一千三百五十墩。被擊沈。北洋所屬揚威鋼甲船。容一千三百五十墩。被焚。廣東所屬廣甲鐵甲船。容一千二百九十六墩。被焚。廣東所屬海鏡木質兵輪船。容一千四百五十墩。被劫。北洋所屬木質兵輪船。容七百五十墩。被劫。今定遠來遠威遠又燬。餘亦一律投降。北洋海面數千里。幾不復有帆影。輪聲。嗟乎。嗟乎。此豈可徒以一死謝天下乎。○牙山之戰。華軍盡節約二百人。傷約三百人。日兵死三十五。傷六十。平壤各戰。華軍盡節約二千人。傷約三千人。日兵死一百八十二。傷五百二。九連城各戰。華軍盡節約五百人。傷約一千人。日兵死三十三。傷一百一十一。金州各戰。華軍盡節約四百人。傷二十人。日兵死二十。傷五十。旅順各戰。華軍盡節約一千五百人。傷約三千人。日兵死四十。傷二百七十。豐島沖之戰。華軍盡節約一千二百人。傷者不知細數。日兵傷三。鴨綠江之戰。華軍盡節約六百人。傷約

三百人。日兵死八十傷一百八十六。草河口之戰。華軍盡節二十人。傷約一百人。日兵死十一。傷四十。一。金家窩子之戰。華軍盡節約一百人。傷約三百人。日兵死五。傷二十五。海城之戰。華軍盡節四十人。傷約一百人。日兵死五。傷六。瓦岡寨之戰。華軍盡節約一百人。傷約五百人。日兵死十二。傷三百五十。七。都計自光緒二十年五月初九日。日本大島混成旅團由仁川上岸。占踞高麗。以迄是年。撲犯旅順。共大戰十七次。華軍之奮不顧身。沙疆効命者。約共六千六百六十人。誅斬日兵四百十三人。華軍之裹創血戰者。約共九千六百人。擊傷日兵一千七百十二人。此外。尚有華兵一千一百六十四人被擄。今文登甯海榮城。又以次淪陷。威海劉公島扼要之處。更先後失守。迎降青燐碧血。匝地迷天。執筆者。既不及書。亦不忍書。惟有北望燕齊。爲之痛哭流涕。長太息而已矣。

勸降告示

申報鈔錄元文

幫辦軍務大臣頭品頂戴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湖南巡撫部院吳。爲出示曉諭事。本大臣恭奉。簡命。統率湘軍五十餘營。訓練三月之久。現由山海關拔隊東征。正二兩月中。必當與日本兵營決一勝負。本大臣請求槍礮準頭。十五年所練兵勇。均以精槍快礮爲前隊。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能進不能退。能勝不能敗。湘中子弟忠義奮發。合數萬人爲一心。日本以久頓之兵。師老而勞。豈能當此生力軍。

乎。惟本大臣以仁義之師行忠信之德。素以不嗜殺人爲貴。念爾日本民人各有父母妻子。豈願以血肉之軀。當吾槍礮之火。徒以迫於將令。違涉重洋。暴師在外。值此冰天雪地之中。飢寒亦所不免。死生在呼吸之間。晝夜無休息之候。父母愁痛而不知。妻子號泣而不聞。戰勝則將之功。戰敗則兵之禍。拚千萬人之性命。以博大鳥圭介之喜快。念日本之賢士大夫。未必以顯武窮兵爲得計。本大臣欲救兩國民人之命。自當開誠布公。剴切曉諭。兩軍交戰之時。凡爾日本兵官。逃生無路。但見本大臣所設投誠免死牌。卽繳出槍刀。跪伏牌下。本大臣專派仁慈廉幹之員。收爾入營。一日兩餐。與中國民人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後。卽遣輪船送爾歸國。本大臣出此告示。天地鬼神所共鑒。決不食言。致傷陰德。若竟迷而不悟。拚死拒敵。試選精兵利器。與本大臣接戰三次。勝負不難立見。迨至該兵三戰三北之時。本大臣自有七縱七擒之計。請鑒前車。毋貽後悔。切切特示。

爽目子曰。向聞中國有吳清卿中丞。視師吉林。佐理北洋。華人譽以有治賦才。河決鄭州之役。出爲都水師者。湯湯洪水。方割。清帥躬親督率。刻日合龍。余輩西人始料其有經濟才。日本釁起。慷慨請行。雖逍遙活上者。瞬將半載。不免竊竊然疑之。及讀此示。不覺令人神王。天使中國當百戰百勝之際。得此恩威並濟之元戎。彼日本之敗鱗殘甲。不能成軍者。忽如得金雞之肆赦。其尙不面縛輿櫬以降者。必

非人情。余輩西人。於是始知清帥誠著作才也。清帥起家翰苑。嚮使敷歷。禁近鋪鴻藻。信景鑠。雍容揄揚。潤色鴻業。詎不甚善。又聞清帥之在軍也。雅歌投壺。如祭征虜。輕裘緩帶。如羊叔子。而料事如神。則又如江東之陸伯言。不圖營口一役。甫遇日兵。湖湘子弟交綏。而退其負。清帥訓練之苦心也。實甚。抑未知得諸某氏之漢印。無恙乎。所著之古玉圖考。尙存乎。北望陣雲。曷勝愴惻。

朝警記十

美國林樂知選譯
中國蔡縷仙彙志

東藩有事以來。月綜端倪。撰爲一記。其間事故百出。變端萬狀。驚心動魄。衝髮裂眦。皆總而言之曰。散不可以敵。聚闇不可以敵。明而大小衆寡。強弱之說。不與焉。顧自甲午五月。以迄乙未二月。月圓十度。十者數之極也。物極必反。天道之常。是以中朝願化干戈。以玉帛。簡命重臣。特畀全權。乘輪東指。日本則降心相從。優待全權大臣之禮。無微不至。亦無美不臻。日廷并頒手諭。凡下關總持和局一隅之地。不准民人佩帶刀仗。以保平安。蓋逆料有不逞之徒。或如前歲刺刃於俄太子。卽今俄皇故事。損國體而損邦交。也不謂尙有小山六之介其人者。敢逞血氣之勇。以釀悖謬之禍。手槍怒發。傷我元勳。此固普天之下。五洲萬國之君民。所切齒皺眉。不直日本者也。泰西公例。全權大臣至尊。至貴。至貴。猶幸我合肥儀叟。相龍馬精神。天人福澤。雖傷面部。仍克力疾。從公北省。停戰之約。先定東方。議和之局。重開於是。中外朝野。翹首仰望。

無不冀戰。毀之速。弭商務之重。興顧此一月間。中國受害。又至深矣。北洋海軍之既燬。牛莊海關之既喪。海州則謠言蠶起。澎湖則失律頻聞。是北方之戰。雖停。又將嫁禍於南省也。臺灣電綫中斷。而勝負未知。日本海軍過發。而往來莫測。時局之變。瞬息萬端。嗚呼噫嘻。誰爲爲之。孰令使之。此吾輩所以披筆躊躇。悵然何已也。姑循彙例。取近事之可信者。一一筆諸後幅。以質諸君云爾。西報論東方情形。具有至理。採取雜錄。并資參考。

中東之戰。英人以兩國戰士多其肄業。弟子戰具又多。購諸英。不啻觀本國人之自行鏖兵。故尤分外留意。頃閱西報。有英人爲比例之說曰。日人賢矣。水師將領膽大心靈。又重之以慷慨異時。可馳名於四遠。我英駐泊東方之水師提督。先已褒獎不置。并稱其駛船之法。亦頗敏捷。至論華艦之水軍。其膽量不弱於日本。毫無疑義。惜無日人之玲瓏懇摯。南省人更形嬾惰。然使水師將領。盡能如丁汝昌之智勇。中國戰事。萬不致糜爛若此。又使中朝知丁汝昌之智勇。不任他人掣其肘。則與日本羣艦。懸關於海中。亦必較。歷戰情形。煥然改觀矣。按書中嘗言。丁提督先欲徑往朝鮮之濟物浦。繼欲往山東之榮城縣。皆爲京師所阻。英人則屢言。華人具有當兵之材料。惜未有裁製以成物者。日人前後二十五年。勤學不輟。是以嫻於戰事。華人則約略僅學。二十五日耳。以月較年。宜其不逮遠甚。且中東兩軍水戰。如牙山如鴨綠江。僨事之艦。皆來自南省。非久隸丁提督。戲下者也。由此以觀。廣東福建水師。與

北洋較直如中國與日本較耳。日本所以能勝中華者，惟在素日之勤學，其兵心殊靈活，又能恪遵軍令耳。英名將戈登亦嘗言：華人深合當兵之材料，惟須爲之將者，開誠布公，使兵不疑，又須糧餉充足，則雖使之赴湯蹈火，亦所不辭。○泰晤士報云：日本一鼓而奪旅順口，實爲戰務之大關鍵，又爲國政之大關鍵。中國失此，完全美備之機局，船廠暨儲煤修船醫病運糧之重地，而日本乃唾手得之，成敗利鈍相去天淵。以余論之，日人誠善爲戰，其將領亦多諳韜略。中國如海蜚然，任人擇肥而割，他省仍漠不相關，假使歐洲亦有如旅順口者，猝爲敵兵所奪，全國中丁男子女無不引爲己憂，反是以觀華人誠拙，蓋之至矣。死守其藐視他人之陋習，而於尊君親上之忱，惴貌爲憂憤，共託空言，夷考其實，則如沙泥之四散而已。且卽有能聚之者，亦僅搏沙捏成，睡稽康而已。嗚呼！惜哉！若考局外各國，至今仍無舉動，日本卻已表明不聽人和，解商勸亦不任人干預東方戰務，未知何日平也。○英京日日電報喻其疾也云：鴨綠旅順二戰中，弱日疆之勢業已顯見。今中國似已被人按倒於地，會議和外別無長策。日本則似有嘖然進逼畿輔之意。然以余觀之，日本不必再戰矣。局外各國皆知日勝如訟，獄然負者宜以金償勝者，惟皆緣通商之益，慈愛教化之理。謂日本已心滿意足，不可再出於戰，如能自知斂戢，毅然罷戰，日後中國化其錮蔽之習，去其阻遏之私，一如他國之淳然而興，則此戰爲不虛矣。○肆撥

獸。廷。報。云。日。本。到。此。地。位。已。顯。雄。才。大。略。他。人。亦。無。不。稱。之。然。亦。有。關。礙。其。國。不。可。不。加。之。意。者。議。和。之。際。假。如。日。廷。需。索。過。鉅。使。中。國。歷。數。十。年。之。久。未。能。復。元。則。旁。觀。之。國。斷。難。默。爾。而。息。故。日。本。於。此。尚。在。可。得。可。失。之。間。按。理。而。爭。則。得。矣。私。心。勝。而。軼。乎。情。理。之。外。以。無。道。待。中。國。必。致。犯。各。國。之。怒。將。并。其。所。宜。得。者。而。亦。失。之。嗚。呼。可。不。懼。哉。○。倫。敦。特。報。云。中。國。之。失。旅。順。自。我。歐。人。觀。之。直。如。法。之。敗。於。綏。丹。於。綏。丹。急。與。普。和。然。而。中。國。如。海。菴。要。害。被。削。尚。攸。然。未。之。覺。也。日。廷。先。已。咨。照。中。國。如。能。彼。此。觀。面。議。和。必。無。不。願。故。各。西。報。異。口。同。聲。力。勸。中。國。行。成。於。日。惟。其。中。亦。有。甚。難。者。中。國。事。力。爭。體。統。日。本。偏。必。欲。損。其。體。統。使。人。何。以。堪。之。余。謂。若。以。歐。洲。之。往。事。例。東。方。萬。無。再。可。遲。延。之。理。閱。聚。來。各。電。報。知。駐。華。各。公。使。皆。辭。中。國。居。間。之。請。合。諸。英。美。法。德。諸。京。議。論。亦。謂。中。國。宜。自。向。日。本。理。論。中。國。誠。自。知。其。苦。況。而。議。和。日。本。必。將。按。公。道。以。息。戰。且。日。本。但。欲。中。國。化。其。驕。傲。之。氣。初。不。欲。干。預。中。國。內。政。並。不。必。強。中。國。以。萬。不。能。行。之。事。業。已。較。然。可。見。又。欲。中。國。之。能。自。強。與。日。本。合。力。以。遏。西。方。之。燄。亦。復。顯。然。可。知。或。謂。日。本。行。險。徼。幸。必。將。得。步。進。步。余。謂。當。不。至。此。中。國。不。妨。開。誠。布。公。明。與。議。和。日。本。必。自。露。底。衷。所。需。者。何。物。所。索。者。何。事。必。不。如。此。日。之。藏。頭。露。尾。蓋。議。和。之。局。萬。國。之。公。事。非。二。國。之。私。言。也。余。向。有。謬。論。曰。中。日。二。國。任。其。自。戰。局。外。皆。袖。手。旁。觀。而。已。今。中。國。已。知。日。本。若。無。

過分之事。害及他國。他國必不肯助中國。故如中國明示其息事甯人之意。日本若依然思逞。他國始振振有辭矣。○英新聞紙略言。觀於張樵野蔭桓邵筱村友瀛二星使之自日回華。而知中國之力持大體也。日本於此役。自始至終。無非欲中國之降心相從。推日本爲東方之首國。乃中國之所不願者。卽在於是。是皆無形之爭。而得地失地之機。不與焉。但事勢至此。中國尙牢執己見。恐有不忍言者。日兵進逼京都。曹部一空。豈尙有人與之議和哉。中國之禍。其殆始矣。然亦豈日本之福哉。○泰晤士報云中。敗而不自承其敗。猶可說也。及至遣使議和。則已自知不敵。然仍含驕傲之意。此豈局外人所能測哉。中國將謂他國皆糊塗蟲哉。及觀其待各國也。亦無不然。各國之所以讓之者。蓋一敬其爲古大名國。一念其語言文字之末節。不必緣之而多事耳。日本則不然。且業既開戰。亦甚易。非平空宣戰可比。爲中國計。自宜先知日本於我藐視之心。素不甘服。則辦理和局。自易奏功。乃不但不知。且仍視日本爲邊寇。故曰不能以兵力威而去之者。卽姑以財力賄而出之而已。日本則灼知中國之心。決不能低頭忍受。且更欲強逼中國。奉日本於萬國之中立一地位。此和議之所以難成也。○英大日報云。以我觀之。日本不欲搖動中國朝廷。不欲剖分中國疆土。亦不欲傷礙中國。以激動歐洲各國。而其所眈眈逐逐者。我可預決焉。一欲朝鮮自主。或更依其肘腋之下。二欲與中國別立通商條約。俾日貨通

行各內地。三欲中國付戰費及罰款。英金五十兆。鈔約合華銀三百兆餘兩。以威海旅順滿洲臺灣爲質。及戰後

所得各物。此皆李中堂尙未東行之先。旁人揣測語也。及覬旌將東之際。上海字林報又云。日本與中

國先有電報往來。欲中國全權大臣。得定五事。一曰朝鮮獨立自主。二曰賠償兵費罰款。三曰割中國

地。四曰中國大開通商之途。五曰東人居華領事有自治之權。華人居日。統歸日轄。此五事者。皆強中

國以所難而其難尤在於割地。李中堂入都後。與各國公使冠蓋往來。不絕於道。又與俄英法諸公使

論冀免割地之事。一面更傳電至津。仍竭力以備戰事。亦緣此也。○英名士德隔辣寺。深於華文。浦而

求而報館使人問焉。德隔辣寺曰。華人之性。絕似讀書士子。喜靜不喜動。觀其古史。從未有先與人戰

者。又閱其稗官野史。非曰某人善爲軍師。卽曰某人高中狀元。若有以一刀一槍爭勝於邊疆者。卽目

之爲齷齪人。今此戰畢後。吾想中國如寐者之忽醒。謂我所藐視仇視之東洋人。竟敢敗我。奇險不可思

議。故全國人心。必將盡去其驕傲。而國政亦必將整理矣。報館友人曰。整理奈何。德隔辣寺曰。西人赫

德代中國整理關稅。人心甚悅。今必將仿照此法。延請西國賢員。一切加以更變矣。問者又曰。然則是

戰也。爲有益於華歟。曰。中國欲求大益。更無有加於是者。中國如天之福。必將有基於是者。我謂是役

非出於英俄法諸國。而出於日本。尤可爲中國喜。東人熟於華事。駕歐人而上之。東人之志。得成中國

內事力爭。上游東人亦可代爲指點也。○前公使某君新著一論利入蘇格蘭季報。西人有日報如中之類。有月報如中國萬國公報及中西教會報之類。有禮拜報如中國益聞錄之類。有季報中國無之。又有因事列名之報如中國格致彙編之類。其略云：一問日本何以欲戰。余觀日本初與中國同教而並行。後乃棄舊易新。中國目之爲背道而馳。一也。中國待邊陲諸國。或謂如別無私意也者。然表裏均不相符。卽如目下之朝鮮。已明許其與他國立約。西人謂從無屬國可與他國訂約之理而陰仍不許自主。以行約二也。中國以此道待朝鮮。異日必開罪於他國。設有強有力者起而圖之。日本心大不願三也。一問中東之戰何以能了。此予所不能詳言者。但觀其已成之事。他國必不相阻。設他日議和之際。日本不占中國全境中之陸地。他國當亦無起而議之者。三問戰事告畢。日本與他國若何。與中國又若何。予謂日本幸而得行其志。則在遠東。土耳其爲歐洲之近東。故目日本爲遠東。成國政之首領。中國反降而爲第二等。但日本雖忘身竭力。到此地位。仍宜與中國益加親密。彼此均有蒸蒸日上之勢。始保無虞。蓋日本與西方各國雖無嫌隙。亦鮮交情。俾而獲勝。斷不能捨華而獨立。此必然之理也。惟能與華同心合意同好。共惡東方時局。始臻穩固。特不知日人能見及於此否。果已見及。議和之際。中國自無不允。又未知中國果肯照行否也。中國苟或不願。日本無奈。孤行於東土泰山之倚。未卜何年。然而日之強中之弱也。予於是益爲中國危。○西報云：近四五年來。日本於中國沿邊沿海及各腹地之事。

一刺探紀載。小大不遺。即使皇上通諭各疆臣。轉飭道府州縣。嚴實開報。亦未能如是之詳且盡也。是以東兵之來。其幅中各有一地圖。而且移步換形。欲攻一新地。即易一新圖。中國軍中反懵然而未及知。勝負之數。直可預決。且日人不但洞諳中國輿地已也。一切軍需防守之祕。亦復洞若觀火。是以明目張膽。突如其來。華人非無目者。特如行黑夜之中。明明一條坦路。左顧右盼。昏沈迷罔。疑心遂由此而起。諺曰。疑心生暗鬼。是以每遇戰事。官先逃兵亦散。一若日人有三頭六臂也者。甚至不敢觀面。吁。不明外事之禍。誠烈矣哉。○英國遣往東方戰艦。有自本國擗檄而出者。有從印度新嘉坡移調而去者。兀然成一海軍。自地中海向推巨壁。而外其二。即此軍矣。試爲屈指稽之。隸於東方水師提督斐利曼特而之。歲下者。有出海大鐵甲艦一艘。護口大鐵甲艦一艘。巡海快船十一艘。尋常礮艦十二艘。另有舊戰船一艘。號報信船一隻。且諸事皆已準備。猝聞警報。或同往。或分遣。有條不紊。皆可與人相見。於驚濤駭浪之中。將來中日議和。可留心以伺。俄法二國之舉動。俄法羣船。或敢妄思嘗試。則英已思之爛熟矣。○日本既踞海城。發出告示。凡城中各屋主。限五日內。返其故居。限滿不歸。即將無主之屋一律焚燒。有與市面毗連者。作爲官產。其守海城之日官。爲大島宏毅。及北山平助。○泰晤士報錄訪事友書略言。日本既得旅順。縱兵焚殺四日。嘗縛數華人於一處。鳴槍肆擊。復以利刃亂刺。直至體

無完膚。始已蓋因有日兵數名前被華軍獲而尸諸市。故爲此報復之舉。然其暴虐之慘。各國皆含憤矣。○派駐朝鮮之日使與朝王定議。派李純玉大院君之孫也爲駐日公使。○美教士狄考文述日兵狂攻登州事略云。正月十八號下午。忽聞礮聲。探悉日艦來攻北門。駐防城西山嶺小礮臺。及城外水城中之華軍亦鳴礮還擊。然彈力皆不及艦而墮。日兵艦之開花大彈一顆則已打入城牆。轟裂約英度二百碼。隨後擊入之彈共二十五顆。毀華屋九間。斃華人一名。日艦並不停輪。旋向旅順而去。然照萬國戰例。豈有不知照且舍礮臺而打城牆之理。我等已通報燕臺西憲與之理論矣。詎次日下午。又來日艦開礮攻城。在登之海教士奔赴水城。向武員乞得一舢舨。手持白旗及美旗。飭舟子駛向日艦。而前後左右彈如雨點。危險萬分。迫駛行將近日艦。仍如不見也。者余時高登瞭臺。持美國旗。盡力飄颺。日人仍對準城樓開礮。不絕有六七彈飛過。余頭至今猶覺惴惴。余下臺時。見一彈擊中北門城樓。幸未炸裂。他彈之轟入者。約有四十餘顆。其時北山礮臺開礮還擊。海君回登言。僅有一彈將及爲首之敵艦。惜亦墮入水中。查日艦初攻登州。華民已惶擾異常。搬運之費驟貴。今去而復來。城中人更驚惶無措手。揣什物狼狽逃生。小民何辜。乃罹此禍。日人之肉其足食乎。○中日兩軍大戰於鴨綠江。定遠鐵艦中有譚成文者。就西音譯出年纔弱冠。見其同伴受傷。忠勇奮發。自始至終。鳴礮不輟。各西人皆甚佩服。

○日本踞朝而後。禁民不准用長煙管。在路吸煙。違者禁之獄。又令朝官自乙未元旦起。朔起。均不許穿單衣。並云。所需衣料。必購自東洋。皆無理之尤者。○環蓋平。皆山也。敵兵踞之。俯視城中。織悉畢。現雖有宋軍門得勝。徐軍門邦道力遏凶鋒。然子藥已罄。無可挽救。遂致失守。○金州復州。海城蓋平。相繼淪陷。日廷已派出文員代華治理。聞前駐天津之領事某已授為旅順總督。○蓋州距營口七十里。章張兩鎮軍守之。與敵人連戰數日。互有勝敗。甲午臘望。敵兵分九路進攻。高占鳳凰山。向下猛擊。章鎮高元仍與血戰。統帶楊壽山。幫帶賈李二君均歿於陣。祇以張鎮光前接應不力。章軍遂潰。至新開嶺北。遇幫辦軍務大臣宋祝帥之軍。始得脫身。日兵既得蓋州。在青石關新開嶺三塊石。海山寨等處。各築礮臺。營口大震。謀報敵兵大隊赴海城。必因長將軍順率韓邊外蒙古人之兵。吳提督鳳柱率老湘營。自遼陽進攻海城之北。宋帥攻海城之南。故還救也。並聞徐統領見農章統領鼎臣業已往攻蓋州。姜鎮桂題馬鎮玉昆宋鎮凱臣劉鎮世俊等率師專保營口。故東營各國通商租界西營官局均在均市肆。不驚云。○禁煙新會西友信云。向聞日營遵用西法。不敢妄殺平民。其布告奉天民人。亦如是云云。矣。不料言而無信。得旅順攻登州。據榮城。俱向田舍村莊亂放炸彈。且焚燒民房。槍斃婦孺。不計其數。此豈遵公法奉教化之國所忍出哉。○皇太后六旬萬壽。日廷預命巧匠織就金龍袍一

製精麗無匹。繼因戰事孔殷。暫留政府。擬於議和後補進。深宮。○九連城失守。東邊一帶如鳳凰直隸廳。安東。寬甸。岫巖。各州縣。同陷於敵。奉天府所屬之金州廳。復州。暨海城。蓋平。二縣。亦被日兵占據。有守土之責者。照例參革。正任東邊道宜仁趾觀察。亦被參撤。任遺缺。委張鏡波觀察。錫鑾署理。○西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二月四號之夕。日本頭隊水雷船。扼守威海衛西口。俄而月落參橫。二隊三隊水雷船。直入東口。守口之華軍。不能禦。日軍即發水雷。擊沉華提督定遠。座船靖遠。兵輪之底。誤受雷傷。中國各兵艦。開礮還擊。日本第八號水雷艇。受彈甚多。第六號更擊成齏粉。日兵始退。次夜。又潛入口內。開放水雷。鎮遠來遠二艦。竟被轟沈。日艦遂一圍而入。華軍之守臺者。亦漸潰散。東西兩礮臺。悉爲日踞。威海衛失守。○踞朝日人。又立一例。朝官祇許穿元色衣服。民間則聽其自便。若逢開國及改爲自主之期。并禮拜六下午。與禮拜日。官商人等。均不辦事。○有棲川卒。日主之叔也。○中日啟釁以來。東京大坂各公司股分價。無不減色。及美員福世德。膺中國之聘。東渡議和。股價驟起。此中消息。明眼人必能辨之。○朝鮮之東學黨。往往自相殘賊。今黨首自刎身死。餘人遂散漫無紀。不能爲日本之害矣。○柘林寺。在燕臺東南十三里。孫鎮金彪。率豫軍駐守。正月十八日。敵兵忽至。鏖戰兩日。不分勝負。中國固自有能人也。○津關稅務司德璫琳君。派爲開平礦務局提調。兼督辦北洋鐵路事宜。○威

海既失。劉公島孤懸海外。北洋海軍暫依爲固。究無生路。可逃。已革提督丁汝昌遣弁齎降書至日艦。隨卽吞煙自盡。一時相率殉節者如海軍左翼總兵劉步蟾。記名總兵張文宣。護理海軍右翼總兵本
總兵林泰曾以自傷。座船蹈海而死。楊用霖。儘先都司廣東大鵬協右營守備黃祖邁。見危授命。忠烈可嘉。均照軍營陣亡例從優議卹。至前經拿問之已革海軍提督丁汝昌。總統海軍始終僨事。著毋庸議。惟北洋海軍則竟空諸所有。惜哉。據字林報言。威海之降日者。一曰定遠鐵艦。爲水師提督之號旗船。先被水雷轟沉。入海。其深十八尺。尙見礮位。二曰鎮遠鐵艦。傷而未沈。三曰平遠鐵艦。四曰濟遠鋼帶艦。皆尙完善。五曰靖遠鋼帶艦。爲日本借礮臺之礮擊沈。六曰來遠鐵艦。亦已沈海。七曰威遠木質船。八曰廣丙木質水雷船。九曰康濟木質水雷棧房船。不能海戰之小十曰湄雲木質小兵船。蚊子船四號。曰鎮北。鎮邊。鎮西。鎮中。又有水雷船五號。礮船三號。皆未傷。另有寶發一船。亦已沈沒。統共劉公島海內。或傷或完之船。共大小二十三艘。悉爲日有。惟逃出水雷船十三號。子立海面。嗚呼噓嘻。天歟。人歟。又查鴨綠江之戰。趙勇揚威。致遠廣乙先已。或沈。或燬。牙山之戰。廣甲擱淺。焚燬。操江小艦。被擄。旅順之役。被擄者輪船三。夾板船二。大連灣之役。被擄輪船一。小礮船二。曰運泰。曰漢江。兵駁十五。蓋前後所喪失者。不下五十餘艘矣。靜言思之。可勝浩嘆。至於威海之戰。確知日本壞水雷艇二號。一蓋爲風浪所沈。一則盡定遠而擱。確尙不關華人之力也。然則中

國水師竟爾一無所用乎。猶憶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七月間。余自滬回國。取道東洋。遇美管帶之任滿而歸者。互談時事。據謂華艦。今在日本。耀其軍容。我美不如也。查華艦之所以東行者。則緣琉球臺灣之役。故特先奪之以威也。日人亦自嘆弗如。而豈料沿及於今。竟至如斯之銷鑠哉。○當張邵兩星使之將東渡也。美國福世德國務卿。乘輪先至橫濱。美理事及警部長卽巡吉田警部水上。乘飛龍小火船出迎。福大臣登岸後。乘火車至東京。訪外務省次官林姓。晤談片刻。卽返橫濱。旋登輪赴神戶。乙未正月三日。張邵二公帶同隨員繙譯僕從四十七人。行抵長崎。初五日。抵神戶。登尾張輪船赴廣島。沿途有警視總監督園田。率警部巡役護衛。既抵廣島。日本伊藤陸奧二全權大臣接見。設席洗心館。爲洗塵之宴。又款之於春和園。禮意頗優。旣而疑二公爲窺探虛實而來。並無議和權柄。以致和議決裂。拂衣而歸。○正月廿三日。劉公島所有華兵。乘華船至燕臺。丁帥與劉楊張黃諸公之靈柩。日本特遣康濟小兵輪送還中國。瀕行時。日艦下旗鳴礮。以志哀。日本諸將士更致敬。盡禮以送之。所有効力海軍之諸西人。亦附是船。同至燕臺。惟美人好惟。前被拘於日本時。誓不至華。今仍在華軍中助戰。故拘留之。○金陵西友信云。張香帥恐敵人南犯。特就南洋大巡船五艘。礮艇六艘。加意整頓。而派江漢關稅務司穆和德充水師教習。○西簡云。乙未元旦。日兵突犯劉公島。丁帥及各統領竭力抵禦。歷十餘

日不懈而援師杳無消息。各艦煤火已斷。劉公島進東一小島亦爲日占。丁帥召集各統領飭令力戰。解圍。奈各弁兵略無鬥志。視軍令如兒戲。丁帥震怒。卽欲親臨前敵。而本船水手又均不肯起。旋丁帥知無可挽回。傳令速發地雷轟燬礮臺。以免資敵。更不謂兵士天良盡喪。早將地雷水雷各綫悉行割斷。水雷船亦皆潛遁。乃再召中西各員會議。僉稱實已束手無策。不如設法降日。以救生靈。乃於十八日遣廣丙管駕張璧光乘坐鎮北小艦高揭白微直造日提督伊東祐亨座船投遞降書。伊東祐亨急會諸將商議。并派四艦扼守西口以防華艦乘機逸出。旋請張君入客艙。張君身穿行裝口操英語。前在美國讀書英語甚爲諳練。敘坐既定。伊東祐亨略與寒暄。因問丁提督安否。曰病。問劉總兵安否。曰安。曰食足乎。曰米與蘿蔔膠菜俱有。問牙山之役。方伯謙甚諳海戰。何故殺之。曰上命也。丁公殊不願問威海何易失也。曰陸軍與水師不相顧也。又無戰律。諸事皆然。此總署之咎也。再戰徒傷生命。恐無濟於事矣。問劉公島近況如何。曰官眷及有財者皆去矣。窮民不能去。受貴軍中炸彈其苦實深。按問答語甚長擇其要者錄之伊東旋昇以覆書及饋丁帥香賓酒等物。張璧光許以明晨再送書來。遂別。十九日鎮北又入日營。而下半旗。衆咸不解。及接見張差弁面深墨容甚戚。日人無不慘然。急叩其故。則曰昨帶貴提督公牘及私函呈丁公。觀其容色似甚感動。卽入座作函畢。來往函牘具載下卷起而言曰我事畢矣。遂入臥室服生鴉片一

大劑。劉繼兵張總兵各如法服之。今提督及左右二翼總兵皆已殉節。我輩無所措手。惟有照昨日所議。勉強辦理而已。東將或問張君曰：島中今尙存若干人？曰：水陸兵士約共六千。水兵多閩廣人。願返燕臺。陸兵多山東人。願從威海登岸。惟醫院中尙存受傷者七十人。不能行動耳。日營遂定議。凡受傷者。昇入醫船。送至日本療治。而派第三四隊水師守島。派日艦守華艦。又命擄除水雷。并請華軍中牛道臺和炳主持降約。伊東因問張弁曰：貴軍在威海時。聞我在榮城灣運兵登岸。曷不阻之？曰：吁。難言之矣。各艦雖奉軍令。而盡不肯行。曰：必欲去。則如以卵投石耳。即此以觀前傳丁帥欲去。而李中堂阻之之說。妄矣。既而降約已定。亦錄廿二日。華軍全隊出降於日營。日將先遣籍隸燕齊之人各携二日糧。及其行囊。號掛等物。送至威海日營之後。越日。又遣閩粵之人至燕臺。皆扣留其軍械。再撥康濟一艦。拆去礮位。安置丁帥。以次各靈柩及中西各員。直赴燕臺。廿五日。東洋陸路提督大山巖。在威海神廟。大宴各官。兼請英水師提督及英國水陸諸員。倫敦泰晤士帕茂美紐約舊金山巴黎勒當五報館各訪事友。以西樂侑觴。蓋沾沾焉。自以爲功也。食畢。賓主循例舉酒。互祝其君。兼祝俄皇。大山巖伊東祐亨與英提督斐利曼特而親密逾恆。既而散步廟外。見中華降兵過境。命發米數百斛以犒之。然主將雖略具仁心。而華兵之至燕者。皆言所帶行囊。盡被倭兵奪去。則殊無紀律也。○威海南北兩岸之兵。向由戴孝侯觀察宗鑑

總統劉提督

超佩

分統劉公島營兵歸張協鎮

德山

統領初聞日兵東犯之信戴道請於東撫李鑑帥

添募勇丁六營戴道自守北岸計轄綏軍五營水雷一營北山嘴中下礮臺三座黃泥崖礮臺一座

祭祀壇礮臺一座劉提分守南岸計轄鞏軍五營水雷一營南山嘴礮臺二座龍王祠礮臺一座戴道

與劉提約曰兵分雖見少合則見多如敵來攻彼此宜互相策應及日兵進犯北岸無懈可擊改犯南

岸戴道正擬往援而劉超佩已敗三礮臺失守反訴諸鑾帥以戴道背約緩救自解戴道抗稟剖辨并

言願收復南岸三臺以自贖乃募敢死士各予百金計得千人果奪還二臺惟龍王祠一臺未復然死

士已僅存其半矣日本大隊忽至二臺仍不守且分兵以撲北岸綏軍等除奪臺已死外兵力更單又

失劉提之救北山嘴等五臺相繼淪喪戴道無奈往依劉公島張協蓋張協諸營無恙且劉公島南北

各有地阱礮臺

西法穴地置礮升降從心擊敵異常靈捷不似各口之崇墻高聳使人一望而知也

一座荒島日島共有地阱礮臺兩座尙可有

為也詎張協又一無所能戴道遂殉節於劉公島○牛莊好善西士開設紅十字醫院保全傷兵不少

盛京將軍裕壽帥特致手書道謝○劉公島之失實緣水雷艇先自脫逃當被日兵奪去大半其幸

而得至燕臺者詐稱劉公島已失船械盡已委敵冀以自解其罪而不知海軍尙朝夕待援也鑾帥信

之其已在半路之援兵一律截回丁帥援絕計窮仰藥以殉雷艇諸弁可勝誅哉○牛莊恃吳清帥為

長城。當中日兩軍在太平山接戰時。清帥於軍前特樹一旗。大書降者免死。不意部眾一聞礮響。全思狂奔。并牽動宋祝帥之軍。紛紛思遁。祝帥大怒。傳令退者必斬。更不意其部眾潛傷祝帥坐騎。祝帥墮馬。而傷腰。齊眾遂昇之而退。○日。后一條美子。聞礮火所傷之軍士。多斷臂折足者。因令巧匠。方木至廣島。代裝假骸。嗚呼。與其傷人。而作偽。何如罷戰而全真乎。○日本陸軍少將大寺。貓以其而被礮斃。似貓也。於威海。○東洋下議院員某。揚言於江戶云。我在院中。與內閣總理大臣伊藤春。敵相公抗辨和局。曰。如軍需不繼。軍士不敷。則不得已而和耳。今議政院允爲籌餉。民間亦踴躍從戎。我何允中國議和哉。且中國上下相蒙。營私亂法。雖有奇才異能之士。執政者遏之使不得用。今我拓土開疆。非絕好機會。歟。伊藤曰。老夫惟鞠躬盡瘁。和與戰。豈有成見歟。○俄京那和廉治報云。中日如不聽俄勸。俄必從事干戈。以求大欲於朝鮮矣。○宋帥部下統領馬三元。巡哨至二道溝。遇日本探騎。斃其二。擒其一。訊據泣稱。年廿一歲。被政府逼充兵丁。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今願洗心革面。隨營效力。當日卽爲之改妝。薙髮。令居糧臺。○傅相拜全權大臣之命。二月廿三日。行抵馬岐。下卽隨帶幕府諸君及馬眉叔。建忠伍秩庸。廷芳兩觀察。洋務委員畢德格。當道出旅順時。日本預派八艦。升礮站。桅以志敬。○去冬。各國駐京大臣。照會傅相。欲撥水師三五十名。入都保護使署。傅相電奏。奉電旨。各國駐京使臣。我朝應

任保護之責。如欲發兵自衛。仍恐別滋事故。斷不可行等因。欽此。今春防務戒嚴。某國先遣兵五十名入都門。禁不便阻攔。各國遂先後派兵各駐使署。惟皆不准出外。故京師瀟焉若忘。○德國漢納根軍門在津練兵時。曾招本國武弁多人。以備分教兵士。今諸武弁畢至。而漢軍門已先辭職。遂向當道請給資斧。分別遣回。○日本水師某弁言。鴨綠江之戰。實係日軍獲勝。當中國鎮定二船未壞之先。我軍心大不安。我艦之最大者。惟扶桑艦。然尙不及該二船之半。我各艦之礮。合共祇一百五門。能洞穿鐵甲者。則祇三門。華礮則無一不可轟壞我艦。惜其列陣既無定見。交戰又似失魂。我則進退周旋。一一合度。又同心以避。將令用能避讓。鎮定之礮。而反分道以攻之。未幾。定遠船首遇火而焚。鎮遠亦大受夷傷。然猶未遽沈也。統計我彈擊中定遠。幾及二千顆。然無一彈能穿鐵甲。扶桑艦發出鋼彈。亦無所用。清田艦又放開花彈。擊入其艙。既炸。而仍無所損。遂廢然返。我艦則一受華彈。卽已受損。扶桑清田二艦。各中三十生的米得開花彈。幸未炸時。先穿船。而出水師提督座船松島艦中。一開花彈。適墮日本彈堆。羣彈隨之。而炸頃刻間。傷斃一百一十一人。全船幾無所用。水師提督伊東祐亨。激勵士卒。略不懼怯。忽焉船中火起。無奈逃出陣外。眾艦隨之而退。惜我軍無一大艦。故不能奪鎮定二船耳。查他國水師提督座船。多能容積萬餘墩。今松島僅容四千墩。然昔年中法馬江之役。僅歷數分鐘。已燬九

華艦意奧海戰時尙無快礮亦僅交兵一點鐘是役也乃爭持至五點鐘之久斯亦奇矣○日兵艦在大沽口外搜查商船怡和行之益生輪船誤載鉛彈致被拘去○北洋業已停戰南方又遭蹂躪澎湖一島爲臺灣之門戶又爲避風之善地日人垂涎已久遣其師船捨命狂攻華軍亦竭力抵禦卒之孤懸海外援師不至遂失守

朝警記十一

美國林樂知譯
中國蔡芝絨稿

朝鮮之毀貽禍中朝自夏徂春驟更歲瑄中日兩國始得休兵息民重脩舊好其間傷害人命殘毀物業耗費金錢幾不可以紀極而況商務之所阻滯農事之所荒廢推原禍始均惟一戰甚矣有國者之不可輕言搆毀也顧弊端之敢實在朝鮮戰事之成實在日本而朝鮮僞列爲自主之國日本得償款二百兆金又驟增戰時所得之堅艦利械銀幣米穀其受損而益復加損者實在中華中華之辱怯至此凡有血氣心知者得不同聲浩歎哉然而中外締交垂五十載他國隆隆日上中國非不日擊而曾不改因循委靡之積習江河日下胡所底止自有此敗因循者一變而振作委靡者一變而明強所謂殷憂爲啟聖之資也是故向之侈然自足者今將抑然自下提封十萬里一切改絃而更張之後縱有爲禍之烈於日本者以有所懼而不敢逞然則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一語不啻爲中國道尤爲各國之所冀望者也今者

寒極未春痛定思痛迴溯榆關萬里滿目狼烽澎島一隅驚心鯨浪宰相和戎而東渡困於匹夫將軍奉命而北征阨於強敵需索無藝割地且重撥金擾攘不休踞險復將耗米凡此難堪之舉動要皆不競之機關故雖俄糾法德扼日不得逞陽託於仗義執言之列實則各自保其利益初非有厚愛於中華也聞中國前遣王爵棠方伯往陪俄喪兼賀卽位之際曾有密約以黑龍江瀕俄地賂俄俾俄西伯里亞通至太平洋海口彈春之鐵路得以徑行直達而卽以聯拒日本爲請事甚秘密無從徵信也俄人之駸駸圖南者已非一日日本之福俄羅斯之憂也其必抗之者勢也法人既得安南卽圖臺灣今忽焉而折於日本法人之不能甘心者亦勢也獨德與法爲世仇俄與法合德卽聯奧意以拒之今改而助俄法事出意外解之者曰亦將有英則袖手旁觀亦頗動人疑訝或謂俄思染指於中日之役深恐英人製其時故帕米爾分界步步退讓旋與英訂密約龍英任俄獄貪黑總之各有深意絕不肯爲中國援手則皆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也四月十四日中日使臣換約於燕臺俄兵艦踵至以力阻日本割地爲詞洶洶然勢將尋鬪日本震懼自願退還侵地而索中國加銀一百兆兩是固何傷於日本哉乃目論之徒偏若深德俄人并言無論歐洲人欲得何項利益悉願予之而獨不願予日本夫中國之於日本信有恨矣而同洲之義日本縱置不講中國詎可遽忘奈何甘助外人而痛抑鄰國哉吾請以一言決之曰中國能自強寸土尺民不可與人也否則與其歐洲無若

日本。中日兩國停戰前事及訂約後事均有可紀并雜探西報附志於後備前例也

橫濱西報云。東京各報論李中堂奉使東來之役。語頗持平。或云。日本必宜與中國和。惟不可糊塗坐失大利耳。或云。中日之戰。爲天下之所關繫。天下無不留意。然勝敗兵家常事耳。自古迄今。有一則戰無不利。一則所如輒阻者乎。日本幸而遇之。若無他人之掣肘。如英國不許侵犯長江口岸之類中國若何景況。不卜而知。今日本之意。實欲保全鄰友。俾易復元。於以永奠東方。俾杜他人之欺侮。其他非所計也。中國累代以來。常有以戰易主之事。惟日本則志在仍歸於好。中國何懼之有。李中堂銜命東來。應已洞晰此意。故苟有可以退讓者。不必執定一見和局之成。且暮間事耳。或云。和局之將成者。有五。中國似知不敵一也。大言炎炎之華官。亦知中國之大。不及東鄰海島之強。若不暫避其鋒。爲禍愈烈。故和而雖糜鉅金。猶愈於戰。二也。李中堂享盛名。膺顯秩。從京師至日之先。早知和局可成。是以來也。三也。日本甚願與中國言歸於好。彊弓說劍。毫無疑義。惟俟中國之俯允所需耳。四也。李中堂更事累年。業既東來。大抵二三日後。與日本貴官會議。灼知日本之戰。非專顧島國也。兼顧大東之局。中國亦與有益焉。五也。或曰。似係日新開日本甚願敦睦。惟中國虛憍之氣。咄咄逼人。且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即使李中堂至此。和局亦必不成。或曰。李中堂聲名赫奕。日本人無不敬之。但此次東來。非私覲也。日本應忘其人而念其事。伊藤陸奧二大臣。不可重其人而忘我之事也。○東報云。澎湖之役。日本實得軍礮山礮共十二

每來復槍一千九百四十六枝。藥彈一千九百八十二匣。格林礮彈六萬八千五百枚。鉛彈六十二萬二千八百枚。火藥三千九百七十包。米九百一十一袋。刀槍等一百十三枝。鼓十九面。帳篷五十座。鐵鋤一百八十隻。鋤八十個。其餘小件亦甚多。○又云。威海沈毀之華艦。計定遠仍在水面。不論潮勢漲落。皆可望見。特未知能救與否。靖遠一艦。須潮退始見。而似可救。蓋傷於礮彈。而非傷於水雷也。來遠則船底朝天。更難撈救矣。○日本佔踞朝鮮之後。思由釜山海口築造鐵路。以達漢陽都會。自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四月廿四號起。兩端分築。以期迅速。○濰州等處民間。向鮮蓋藏。甲午夏。洪水爲災。顆粒無收。已難存活。冬春之間。敵氛日迫。糧價日昂。饑下薪蒸。貴亦如桂。重以春雪連綿。謀生無路。就鐵道兩旁之可見者。由唐坊上至林西窪里一帶。凍餓而死之屍。纍纍慘目。噫。教之無道。養之無術。誰尸民上。其竟如入定之老僧乎。○使相徂東。隨帶參贊。以次各官三十員。僉從九十名。既至馬關。日官館諸團成寺。而以藤野旅館或作春帆樓爲議和公所。○廣島醫院清單云。自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七月八日。至九十五年三月二日。傷兵之昇院求醫者。共一萬一千七百九十一名。其中獲救者。四千四百廿九名。院中無可位置。而轉送他院者。四千四百三十二名。歸家自治者。三十九名。傷重而死者。四百六十五名。因事辭去者。二百十八名。現留院中者。二千二百八名。○日兵之踞旅順者。皆患霍亂。病傳

染甚速。死亡甚多。說者曰：天奪其魄矣。○三月初旬。北洋營務處冊報。由通州至天津。以達山東。共紮營八百餘處。又由通州迤北至山海關內外。共紮營五百餘處。○使相之將涖馬關也。日本內閣大臣伊藤博文頒令四條。一曰：不論何等人。有何等事。悉不許入會議處。派警察官禁止。二曰：各報各書籍。皆由警察官檢查。允准方可刷印。三曰：除官廳許可以外。諸人。不准攜帶一切凶器。四曰：各客寓旅人。出入。須由官稽查旅券。○二月廿四日黎明。使相舟抵大連島。日官卽派太湖丸名輪船出迎。又備人力車五十輛。上插淡黃小旗。排列江干。豫備從者乘坐。既而公議禮裕兩輪船鼓浪而至。桅頭高插黃龍旗。及德國旗。日本外務書記官井上氏。外務屬員大杉青山二氏。乘小野田丸爲第二。奉迎使相。改乘小輪船登陸。警部長後藤山口縣二氏左右護衛。使相長公子伯行參議伍秩庸馬眉叔羅穆臣三觀察。及美國福世德國務卿。與各隨員等。均相隨入行轅。日官欲設供張。使相辭焉。乃專派精細醫員代驗行轅中所購諸食品。以免匪人暗算。是日。伊藤陸奧二全權大臣亦至長門。遂訂於翼日在春帆樓會議。○廿五日未刻。使相與伊藤伯會議。停戰事宜。伊藤令內閣書記官井上氏操英語。書記生奈良氏操華語。使相令隨員伍觀察操英語。互相問答。申正二刻。各散。不知所議云。何惟聞是夕。使相兩次發電至京師。○全權大臣應享種種權利。如公私函牘。外人均不得稽磨拆視。暗碼電報往來。均不

得攔阻之類。皆是使相徂東後。日人恪遵公法。不敢如前之藐視。張邵二公也。○和議未開之先。日廷續派第四軍至華。以小松宮大勳位彰仁親王將之。所有在華之水陸各軍。均受節制。該王定於三月八日即西四就道。檄調參謀長川上氏。海軍少將山本氏。海軍少佐伊集院氏。野戰衛生長石黑氏。野戰監督長野田氏。陸軍少佐渡邊氏。隨行。○京師海軍衙門奉旨裁撤。凡堂司各官及差弁書手人等。悉回原衙門當差。海軍出入款項。歸戶部經理。○分統鞏軍劉超佩鎮守威海南岸礮臺。日兵先犯北岸礮臺。宗緒力戰禦之。遂折而南犯。劉超佩倉皇逃命。礮臺礮位拱手讓敵。使得藉以攻我。按劉逃兵尙無蹤影。丁革提督汝昌恐敵購臺以攻。繼急命弁兵移礮至船。載道不察。電稟中堂力陳丁拆礮之罪。聲淚俱下。中堂電飭如法安置。丁無奈從命。竭誠至夜半始克裝齊。天未黎明。日兵大至。劉固先逃。載亦不能分禦。比交辰。威海之失。海軍之降。劉寶罪魁禍首。東撫李鑑帥奏奉諭旨嚴拿治罪。今初日兵已移礮擊船矣。噫。威海之失。海軍之降。劉寶罪魁禍首。東撫李鑑帥奏奉諭旨嚴拿治罪。今已委解至津矣。○澎湖之被困也。某統領妄告大捷。臺撫唐薇帥傳電賞給洋銀二萬圓。以作士氣。○日兵之在奉天者。約四萬人。二月十日。撲犯營口。華兵渡河遠遁。日兵亦渡河追之。不及。焦統領與牛莊關道帶兵三千。退至營口西南隅之礮臺。畔安放地雷。日兵前隊追至。地雷驟發。死傷甚多。而華兵已棄礮臺而去。十一日清晨。日兵往踞之時。則宋祝帥部下。有兵四萬名。扼守天莊臺。十三日。東兵大至。祝帥亦退。日兵進踞天莊臺。乃縱火焚其房屋。以及船隻。何歟。且華兵之受傷。而無可逃者。既爲所

戕其逃入民居者。不論是兵是民。肆行殺戮。尤爲殘酷。營口西人目擊而手書之。憤怒之氣溢於字裏行間。○津信云。傳相接北洋海軍覆沒之電。不禁泣下沾襟。而初不料誤於逃弁也。正月十二夜。丁革提督密令各水雷艇。自劉公島隘口衝出。潛轟敵艦。豈知一號魚雷船主王平。與另一船主穆晉書。竟自逃赴燕臺。以全軍業已覆沒。某等幸得保全船隻等詞。朦朧登萊。青道劉蕪亭觀察。含芳其時。電綫已斷。劉道不審虛實。電稟中堂。遂致援師不出。是較之另一水雷艇主蔡某降敵之罪。尤爲不容於死。及經發覺。傳相震怒。通飭各海口地方官。嚴拿務獲。○劉峴帥通行告示略言。華人之降敵者。准其悔罪投誠。或資遣回家。或擇優錄用。○朝鮮祝嘏使臣李閔二君公畢後。不樂言旋。二月杪。由京師東城根高麗館。移寓前門客棧。城憲以事關朝聘。飭傳棧主問話。兩使臣亦遣人同往回話。未諳作何究竟。○澎湖失守。南方亦復敗績。澎湖鎮周靜山軍門振邦。會辦澎湖防朱幼懋太守上泮。以知兵稱。二月廿七日之戰。日本吉野艦觸於礁。連以擊沈兩艦。電告臺北廿八。電斷廿九。澎湖失守。上已臺北官場始得確報。查澎湖迤西之西嶼島。斜對澎湖。平日輪船之往澎湖者。必經其間。實一天生形勝。故兩島之巔。各築礮臺。以成兩面夾攻之勢。乃日艦舍西而東。以攻澎湖之背。諸軍奔命不遑。仍被潛入龍門港。運兵登島。直入東門。而出西門。攻金龜頭礮臺。之後。既踞礮臺。卽鳴礮以擊西嶼。西嶼有劉都司忠

梁督率宏宇兩營及礮兵守禦相繼淪陷有水雷局人之逃回廈門者據稱澎湖防守本嚴各海口先已密布水魚各雷迫敵艦駛近局中急發電機不料綫被奸細割斷遂致束手無策三月七日周鎮朱守先後乘澎湖漁船到廈門○德員漢納根軍門擬挈新夫人回國天津當道再四慰留惟總教華軍一差已另聘三西員駐紮定武軍營次勤加訓練○中日草約既成兩國全權大臣均於三月廿三日誓諾使相卽於是夕登輪廿六清晨舟抵塘沽午初乘火車回津卽入節轅有得瞻丰采者謂潞國精神依然矍鑠誠聖朝之福也又聞之法醫生云槍傷業已收口槍子雖未取出而其骨中空料無妨礙○使相既回請假二十天而託福世德大臣送約入都皇上命臣僚會議李蘭蓀宗伯仍主戰軍機章京沈鹿萃光祿等聯銜封奏請罷和議管士修侍御請以賠款二萬萬金改爲殺賊之賞必有踴躍從事者慮戰事未畢不知此二萬萬金者將從何裏聚耶此外九卿科道各部院司員聯銜陳奏者實繁有徒大都謂和議難行皇上電問封疆將帥旋據宋祝三軍門劉淵亭軍門電奏皆云戰有把握李鑑堂中丞電奏不戰無以張國威唐薇卿中丞電奏臺省民心惶惑如果草草成和衆情不服恐難約束張香濤制軍亦有主戰之奏○會試諸孝廉公推臺省林孝廉爲首具呈都察院以宜戰不宜和等詞求爲轉奏列名者一千數百人裕壽田總憲挑剔避忌字樣不肯代遞徐頌閣總憲與諸副憲皆大不以爲然遂卽具

疏入告○中堂訂立此約苦心孤詣本係無可奈何之事華人諳時局交章論奏又有俄德法三國
爲梗議幾中變。皇上特命劉峴莊欽使王夔石制軍悉心會議兩帥夤夜參酌聯銜覆奏由是蓋用
御寶和局遂成○臺撫唐葆帥於數日之內有電奏五道到京請罷和議以安民心聞皇上已電
召入都矣○寓日西人刊一論於西報云東洋竟圖割華地不知俄肯任滿洲沿海沿邊折而入於東
乎英肯坐視臺灣之易主乎此事關係於英者甚鉅胡爲至今無言也豈英與俄有私訂之約乎今寓
日西人又疑中俄之有密約或謂俄日亦有密約俄日而無密約也日之危直同累卵日兵全數出境
礮臺闐其無人此內顧之可愛者也其兵艦散泊洋面無論戰俄戰英不過一月之期當自覺不如違
甚此外情之可慮者也○東京日日新聞云日本兵艦倘能增至至能容廿五萬墩則海軍之力可與
現在東方之俄英中三國海軍相匹敵矣西報晒之曰日人所算之帳不知從何處得來日本礮船卽
足廿五萬墩之數或可與現在東方之英艦相匹敵中俄兩國之艦尙不在內況英艦豈僅在東方者
乎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元旦英國末次所開之海軍清冊東方共有英艦三十二艘共容英權六萬一
千餘墩艦中人五千五百餘名若以全國計之九十五年英議院撥出海部用款英金一京八兆七億
一千鎊艦兵及水手人等八萬八千八百五十名至於船隻總數不必計也以是年議准增造者言之

頭等鐵甲艦十艘。頭等巡海快船六艘。又二等十三艘。三等二艘。外此又有蘇羅鉢船四艘。滅水雷小艇四十五至五十號。統共預定新造大小各船共八十號。合諸原有之數。可想而知。該報乃僅以目前計。亦知五六禮拜後。尙有可以續到者乎。○使相承旨允行草約。頃刻間。泰西已接電報。英國素以通商爲當務之急。念日本此後得廣商務於中華。立即發電道賀。美德法以次諸國。亦皆以推廣商途。賀日本。惟俄則遲至三月廿七。仍未爲日廷賀也。○西人之寓日者。或以日本要挾中國立此約章。深恐中國有復讐之意。因往問於僑臣某。某僑臣曾至北京熟諳華事僑臣對曰。日本未計及此也。人有恆言。皆曰中國大國也。富國也。足兵之國也。而不知皆非也。昔年余曾面告李中堂曰。各人無合一之心。各省有獨立之勢。不幾如各小國之同居一境乎。中堂首肯者。再而迄今未改舊章。故中國非大國也。中國朝野上下不甚聯絡。假如欲在本國揭借銀錢。有肯挺身而出爭相承借者乎。故中國非富國也。中國民數三四百兆。而人各有心。既無衆志成城之固。又罕有忠肝義膽以愛國而事上者。中日交兵之際。勝敗本無常數。乃以衆心渙散。不能雖敗猶榮。故中國非足兵之國也。中國如欲復讎。必先整頓。以上三大弊。吾知李中堂於和局既成之後。必急起而圖之。然中堂老矣。繼其志而成其事者。吾未知誰屬也。華人讀孔子書而不明時中之義。非徒無益而已。閉其目。堅其心。第效孔子之岸。然道貌問其於目下。

事勢有合與否。全不想到。不善學孔子聖之時而蔑視西方之教化。孔子豈任受咎哉。居今日而欲興中國。惟有重視西學之一法。凡西方格致諸學。悉視爲本分之所宜。盡考試以取士。甄別以授官。胥於是分優劣。則誠淳然而興矣。若以從前之局面言之。誰謂將報警而遽能害及東洋哉。○日本某侯享高壽而負重名。答報館之問曰。中東時會已至。和局必成。李中堂與伊藤相國可謂兩美必合。兩國朝廷亦甚願重敦睦誼。吾知愁雲慘霧豁然開朗。東方將杲杲出日矣。所最可恨者。狂徒之傷害中堂也。倘并此而無之。日來和議慶成。扶桑全國中不欣聽太平之臘鼓哉。但此約既定。頒發天下。竊料歐洲各報館必又有出於意外之警報。今姑不必明言。揣其意即指歐洲大國必有不悅者而言倘使別無窒礙。即當籌辦善後諸事。日本所得於中國之地。必先整頓治法。彼土著之華人約束當不甚難。不致闕及國政。且華人与日人氣息文字無不相近。日本將鼓舞民人樂於前往。漸化其民操東語。又設新學書塾以教幼孩。此皆必不可少者也。

朝警記十二

美國林樂知命意
華樓醫傳史遺辭

吁嗟乎。悲哉。生靈之禍。豈真未有窮期哉。鐵嶺金州。尙瘡痍之滿目。鯢身鹿耳。復燧燧之驚心。國子之元不歸。莫宏之血驟。碧問天。莫對斫地。頻呼。蓋自朝鮮有事以來。時間一年。職司載筆如紙生。月課一文亦

積成十有二首矣。聞之身處局外者曰：兩軍相見於疆場，必其互相攻守，互有勝負，如觀弈然。忽焉而魂驚魄動，忽焉而色舞眉飛，爭看下子之機關，方鼓旁人之意興。若一則著著，著均張直略，一則差差，差均楚音。又則直勝棋樓，燬於莫愁湖，而斧柯未爛者，徒喚奈何而已。嗚呼！局外之言，尙復如是。矧夫身居華土，籍隸中邦，者其能無淚灑風前，神馳日下，深冀得一當以禦外侮，否則忍一慙以待後圖哉！猶幸有德位名望久著，寶瀛之李中堂奉 詔東行，日廷亦簡命敦崇睦誼之伊藤、陸奧二大臣，彼此釋怨言歡，推襟送抱，遂平鐵馬金戈之氣，而締珠槃玉敦之歡。大局雖失，夫便宜大禍已銷於俄頃，況避非常之奇險，謂遇刺事尤爲不世之奇勳。何圖京外工昧，今狃古交章，劾奏舉國若狂，不知勢鈞力敵，而和與智盡能索而和，事勢顯屬兩歧。情形自然各異，若不償其貪慾，豈能受我範圍。且中堂雖奉全權，准予便宜行事，然事前提經請 旨臨事，復於割地償銀通商諸大端，逐一飛電奏陳。聞日電局共收中國電費計日銀三萬圓，悉用暗碼代遞，日官以此係全權大臣應享之權利，毫不攔阻。迨接奉 旨允行，然後書諾。此蓋 皇上仰體 皇太后聖慈，俯念億兆民生計，是以含宏光大，委曲彌縫。中堂亦以文恬武嬉，士不用命，屢經敗績，迭失邊城，除卻和光，別無善策。是以忍辱負重，勉副要盟。凡中堂萬不得已之苦衷，上承 皇上無可如何之 聖意，天下後世皆應曲諒。伏願

四月初一日 密旨新定和約條款。劉坤一王文韶想皆知悉。讓地兩處賠款二萬萬兩，皆萬難允行之

事而倭人恃其屢勝。堅執非此不能罷兵。設竟決裂。則北犯遼瀋。西犯京畿。皆在意中。連日。廷臣章奏甚多。皆以和約爲必不可准。持論頗正。而於瀋陽京師二地。重大所關。皆未計及。如果悔約。卽將決裂。苟戰不可恃。其患立見。更將不可收拾。劉坤一電奏有云。戰而不勝。尙可設法撐持。王文韶亦有韞士成等軍頗有把握。必可一戰之語。惟目前事機至迫。和戰兩事。利害攸關。卽應立斷。著劉坤一王文韶體察現在大局所繫。及各路軍情戰事。究竟是否可靠。各抒所見。據實直陳。不得以游移兩可之詞。敷衍塞責。欽此。仰見 皇上詢岳闢門。權衡利害之至意。非但李中堂之不能獨任其咎也。既而王夔帥特乘火車會劉峴帥於榆關之內。再四熟商。皆恐萬一不虞。或致震驚。鐘虛於是聯銜擬奏。決意請從和議。并聞總理衙門王大臣曾以草約徧示各國駐京公使。而以意圖悔約爲言。各公使皆曰。中堂既奉全權。卽古所謂如朕親行者也。況所議條款。一一由電請 旨。皇上命之。畫諾不啻。御筆之批准。今若許而復悔。何以示大信於天下。堂堂中國。何以自存。又以約款言之。中國一敗。塗地至此。而極日本要求之事。祇此數端。尙不失爲公道。既承明問。請貴王大臣轉奏。大皇帝實無可以悔約之理。恭邸洞諳公法。本知此約爲必不可悔。既與各公使商酌。遂與軍機大臣孫萊衫尙書徐小雲侍郎具以入告。聖意益決。蓋用 御旨。准於四月十四日。在燕臺換約。彌天奇禍。從此瓦解。冰銷斯正。含生負氣之倫。所應頌手稱慶。而垂紳

正。芻。之。輩。又。應。亟。圖。善。後。事。宜。者。也。彼。挑。剔。約。款。大。言。炎。炎。者。於。重。大。所。關。皆。未。計。及。誠。如。聖。諭。而。況。事。奉。玉。音。非。可。反。汗。又。有。如。各。公。使。之。所。言。豈。徒。斥。李。鴻。孫。不。啻。毀。謗。乘。輿。已。乎。中。國。幾。受。大。不。信。之。名。諸。君。抑。何。以。謝。大。不。敬。之。罪。乎。及。至。換。約。禮。成。言。者。尙。曉。曉。不。已。四。月。十。七。日。皇。上。特。召。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至。內。閣。張。子。青。中。堂。拱。立。向。外。宣。言。曰。有。旨。諸。臣。卽。排。班。跪。聽。張。中。堂。恭。捧。詔。書。宣。讀。草。莽。臣。謹。按。西。報。恭。繹。聖。意。曰。奉。上。諭。日。本。覬。覦。朝。鮮。稱。兵。犯。順。朕。睠。懷。藩。服。命。將。出。師。原。期。迅。掃。敵。氛。永。紓。邊。患。故。凡。有。可。以。裨。益。軍。務。者。不。待。臣。工。陳。奏。皆。已。立。見。施。行。何。圖。將。不。知。兵。士。不。用。命。畀。以。統。領。之。任。而。償。事。日。深。予。以。召。募。之。資。而。流。氓。麇。集。遂。致。海。道。陸。路。無。不。潰。敗。延。及。長。城。內。外。險。象。環。生。比。來。戎。馬。駸。駸。有。進。無。退。甚。將。北。犯。遼。瀋。西。犯。京。畿。危。急。情。形。匪。言。可。喻。和。戰。兩。事。必。應。當。機。立。斷。念。朕。臨。御。天。下。二。十。餘。年。宵。旰。憂。勤。未。嘗。稍。釋。今。乃。忽。有。此。變。實。惟。藐。躬。涼。德。有。以。致。之。且。天。津。海。嘯。爲。災。衝。沒。營。壘。爲。史。策。所。僅。見。上。天。示。警。尤。可。寒。心。乃。爾。諸。臣。工。於。所。議。約。章。或。以。割。地。爲。非。或。以。償。銀。爲。辱。或。更。以。速。與。決。戰。爲。至。計。具。見。忠。議。奮。發。果。敢。有。爲。然。於。時。局。安。危。得。喪。之。所。關。皆。未。能。通。盤。籌。畫。萬。一。戰。而。再。敗。爲。禍。更。難。設。想。今。和。約。業。已。互。換。必。應。頒。發。照。行。昭。示。大。信。凡。此。已。成。之。局。均。不。必。再。行。論。奏。惟。望。京。外。文。武。大。小。各。員。自。今。以。後。深。省。愆。尤。痛。除。積。弊。咸。知。練。兵。籌。餉。爲。今。日。當。務。之。急。切。實。振。興。一。新。

氣象不可因循廢弛。再蹈前轍。諸臣等均爲朕所倚畀。朕之艱苦。當共深知。朕之萬不得已。而出於和。當亦爲天下臣民所共諒也。欽此。諸臣恭聽畢。叩首起立。張中堂隨奉 詔書。敬謹封固。恭繳進。內於以知 皇上頒行約章。固不待再計決也。然事更有出人意外者。俄德法三國。忽地挺身而出。力阻日本。使不得割遼東地。在無識者視之。鮮不曰。三國厚我。厚我且虛言狀。而不知之。三國者。祇圖各自便其私。絕不爲中國言也。俄德法駐京三公使聯銜照會譯略言我等阻日之割遼恐於俄德且俄人陽拒日本而陰圖黑龍江俾西伯利亞大鐵路得以直達瑯春海口其爲禍於中國實較日本之割地爲尤烈當燕臺換約之際俄艦聲勢洶洶勢將尋鬪又有德法二國遙爲之助似此舉動恐卽以至強之英國遇之亦必斂手暫避矧其爲新興之日本新挫之中華豈尙敢撻其凶鋒哉今者遼東一隅仍歸中國中國而亟行新法日起有功也。聖翁得馬固非敢曰必爲禍也。否則俄已視爲砧肉釜魚其能終爲華有哉。而況日本之謀朝鮮固曰乘俄鐵路未成而先下手也。今俄又迫脅日本不許久踞朝鮮吾知日去而俄來朝鮮更難自立俄人則將遂於釜山等處經營永不冰膠之一海口天下將騷然其不靖非但中東兩國交受其敝而已。總而言之日本之志務欲固亞東以禦歐西雖爲戎首其罪或可原也。乃逞其兵力使中國之弱顯於天下適與其命意相反則已無辭以自解又緣貪得無厭之故觸動俄忌匪特備來之地無從染

指而使中國之黑龍江朝鮮之釜山行折而入於俄日本孤立海中他日豈能獨免是愛亞而適以害亞也其索取華銀二百兆兩俄復自願貸法界華以償日益以堅其遙執華權之勢是防俄而適以助俄也事之相左有如此者然其咎惟日本獨尸之其禍偏中國先承之有志之士所以拊膺而慟哭也至於臺灣一島久列版圖一旦拱手讓入宜臺民之不願其公推署巡撫唐薇卿中丞景崧為伯理璽天德創立民主之國恭奉正朔遙戴 寵靈既見 祖宗之積累德感遐邇又知黎庶之孤忠氣吞強敵且讀其公私文告足以動風雨而泣鬼神篇幅甚長 彙錄下篇藍地黃虎之旗則早飄颺於赤嵌內外其容甚壯其志可憐然而事有經權勢有順逆 皇上如天大度業已許畀日本又 簡命李伯行公子經方為交割臺灣使者日本樺山總督亦已恭承 嘉惠成禮於兵艦之中而臺民偏斷斷然抗之是非抗日本而抗 朝廷也忠義之民豈宜出此而且區區一島欲渡無梁各國接況公文盡皆不認為國日本又兵艦四集血飛肉薄轉眼蒼黃糧食雖可無憂軍火豈能長備是北方之兵禍又移之南方也吁嗟臺民盍亦早自為計哉乙未猶清和月

臺灣自主文牘

上海蔡縷僊哀錄

中國立約棄臺原非得已而臺地官紳士庶願作 聖朝之赤子必不甘為異族之羈囚痛哭呼天飛章

乞命此誠老成之所悼歎烈士之所拊膺者也方其初舉義旗之際有電奏到京計十六字曰臺灣士民義不臣倭願爲島國永戴 聖清

臺撫唐薇帥既膺臺民公舉暫主總統卽電致各省大吏曰日本索割臺灣臺民不服屢經電奏不允割讓未能挽回臺民忠義誓不服倭寇奉 旨內渡甫在摒擋之際忽於光緒廿一年五月初二日將印旗送至撫署文曰臺灣民主總統之印旗藍地黃邊不得已允暫主總統由民公舉仍奉正朔遙作屏藩商結外援以圖善後事起倉卒迫不自由已電奏并佈告各國能否持久尙難預料惟望憫而助之景崧臺灣民主國總統前署臺灣巡撫布政使唐爲曉諭事照得日本欺凌中國大肆要求此次馬關議款於賠償兵費之外復索臺灣一島臺民忠義不肯俯首事仇屢次懇求代奏免割總統亦奏多次而中國欲昭大信未允改約全臺士民不勝悲憤當此無天可籲無主可依臺民公議自立爲民主之國以爲事關軍國必須有人主持於四月廿二日士民公集本衙門遞呈請余暫統政事經余再三推讓復於四月廿七日相率環籲五月初二日公同刊刻印信文曰臺灣民主總統之印換用國旗藍地黃邊捧送前來竊見衆志已堅羣情難拂不得已爲保民起見俯如所請允暫視事卽日議定改臺灣爲民主之國中一切新政應卽先立議院公舉議員詳定律例章程務歸簡易惟是臺灣疆土荷 大清經營締造二百餘

年。今。須。自。立。為。國。感。念。列。聖。舊。恩。仍。應。恭。奉。正。朔。遂。作。屏。藩。氣。脈。相。通。無。異。中。土。照。常。嚴。備。不。可。稍。涉。疏。虞。民。間。有。假。立。名。號。聚。眾。滋。事。藉。端。仇。殺。者。照。匪。類。治。罪。從。此。臺。灣。清。內。政。結。外。援。廣。利。源。除。陋。習。鐵。路。兵。輪。次。第。籌。辦。富。強。可。致。雄。峙。東。南。未。嘗。非。臺。民。之。幸。也。特。此。曉。諭。全。臺。知。之。永。清。元。年。五。月。日。

臺。民。布。告。曰。竊。我。臺。灣。隸。大。清。版。圖。二。百。餘。年。近。改。行。省。風。會。大。開。儼。然。雄。峙。東。南。矣。乃。上。年。日。本。肇。釁。遂。至。失。和。朝。廷。保。兵。恤。民。遣。使。行。成。日。本。要。索。臺。灣。竟。有。割。臺。之。款。事。出。意。外。聞。信。之。日。紳。民。憤。恨。哭。聲。震。天。雖。經。唐。撫。帥。電。奏。迭。爭。並。請。代。臺。紳。民。兩。次。電。奏。懇。求。改。約。內。外。臣。工。俱。抱。不。平。爭。者。甚。眾。無。如。勢。難。挽。回。紳。民。復。乞。援。於。英。國。英。泥。局。外。之。例。置。之。不。理。又。求。唐。撫。帥。電。奏。懇。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商。請。俄。法。德。三。大。國。併。阻。割。臺。均。無。成。議。嗚。呼。慘。矣。查。全。臺。前。後。山。二。千。餘。里。生。靈。千。萬。打。牲。防。番。家。有。火。器。敢。戰。之。士。一。呼。百。萬。又。有。防。軍。四。萬。人。豈。甘。俯。首。事。仇。今。已。無。天。可。籲。無。人。肯。援。臺。民。惟。有。自。主。推。擁。賢。者。權。攝。臺。政。事。平。之。後。當。再。請。命。中。朝。作。何。辦。理。倘。日。本。具。有。天。良。不。忍。相。強。臺。民。亦。願。顧。全。和。局。與。以。利。益。惟。臺。灣。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預。設。以。干。戈。從。事。臺。民。惟。集。萬。眾。禦。之。願。人。人。戰。死。而。失。臺。決。不。願。拱。手。而。讓。臺。所。望。奇。材。異。能。奮。袂。東。渡。佐。創。世。界。共。立。助。名。至。於。餉。銀。軍。械。目。前。儘。可。支。持。將。來。不。能。不。借。資。內。地。不。日。即。在。上。海。廣。州。及。南。洋。一。帶。準。頭。開。設。公。司。訂。立。章。程。廣。籌。集。款。臺。民。不。幸。至。

此義憤之倫。諒必慨爲扶助。洩敷天之恨。救孤島之危。並再布告海外各國。如肯認臺灣自主。公同衛助。所有臺灣金鑛煤礦。以及可墾田可建屋之地。一概租與開闢。均霑利益。考公法。讓地爲紳士不允。其約遂廢。海邦有案可援。如各國仗義公斷。能以臺灣歸還中國。臺民亦願以臺灣所有利益報之。臺民皆籍閩粵。凡閩粵人在外洋者。均望垂念鄉誼。富者挾貲渡臺。臺能庇之。絕不欺凌。貧者歇業渡臺。既可謀生。兼同洩忿。此非臺民無理。倔强實因未戰而割。全省爲中外千古未有之奇變。臺民欲盡棄田里。則內渡後無家可歸。欲隱忍偷生。實無顏以對天下。因此捶胸泣血。萬衆一心。誓同死守。倘中國豪傑及海外各國能哀憐之。慨然相助。此則全臺百萬生靈所痛哭待命者也。特此布告中外知之。

全臺紳民電稟總理衙門。北洋大臣。南洋大臣。閩浙總督。福建藩臺。暨全臺官憲。文曰。敬稟者。臺灣屬倭萬民不服。迭請唐撫院代奏。臺民下情。而事難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慘曷極。伏查臺灣爲朝廷棄地。百姓無依。惟有死守。據爲島國。遙戴皇靈。爲南洋屏蔽。惟須有人統率。衆議堅留。唐撫臺仍理臺事。并請劉鎮永福鎮守臺南。一面懇請各國查照。割地紳民不服公法。從公割斷。臺灣應作何處置。再送唐撫入京。劉鎮回任。臺民此舉無非戀戴皇清。圖固守以待轉機。情急萬緊。伏乞代爲電奏。四月廿一日。全臺紳民同泣叩。

臺灣民主國鎮守臺南幫辦軍務劉淵亭軍門永福示於衆曰。爲開誠布公。激勵軍民。共守危疆。事照得。倭寇要盟。全臺竟割。此誠亙古變異。爲人所不忍聞。所不忍見。更何怪我臺民髮指背裂。誓與土地共存亡。抗不奉詔。而爲自主之國。本幫辦則以越南爲鑒。迄今思之。無日不撫膺痛哭。追悔無窮。不料防守臺民。未嘗建樹。離奇百變。意見兩端。何以天無厭亂之心。而使民遭非常之劫。自問年將六十。萬死不辭。獨不思蒼生無罪。行將夏變爲夷乎。嗟乎。積忿同深。自可挽回造化。厚德載福。諒能默轉氣機。願合衆志成城。制梃勝敵。在我堅心似石。棄職以爲所有。旗後鳳恆地方。業經布置。倭如有志任往。試之刻順與情。移住南郡。查安平海口。天險生成。此外要隘。多可補其罅漏。惟軍民共守氣味最貴。相投淮楚。同仇援助。豈容稍異。本幫辦亦猶人也。無尺寸長。有忠義氣。任勞任怨。無詐無虞。短願人攻將弁。不妨面告。事如未洽。紳民急宜指陳。切莫以頗有虛聲。便爲足恃。更莫因稍尊官制。遇事推辭。從此有濟時艱。庶可稍舒衆望。若因力微畏怯。語不由衷。在上天斷不佑予。若因餉絀吝籌。頗爲撓阻。本幫辦亦難恕爾。總之如何戰事。一担肩膺。凡有軍需。紳民力任。誓師慷慨。定能上感天神。慘淡經營。何難徐銷倭燄。合應剴切曉諭。爲此示仰軍民人等。須知同心戮力。自可轉危爲安。達變通權。無用專拘小節。不以斯言爲河漢。仰各凜遵。而無違。

爽目子曰：臺疆糜爛，智者不能善其後，而既有自主之一局，例得具發，爰取文牘之可信者，照錄左方。然而畫虎不成，是旗繪虎形未免畫蛇失飲。

朝警閩記

美林樂知傳譯
華鑄鐵生紀錄

日本之在亞細亞洲一彈丸黑子之島國耳。三十年來去倭俗之舊，汗師泰西之良法，君臣一德，文武同心，官民無隔膜之嫌，將卒有投膠之樂。凡歐洲大本大原之所在，似已得其要領，不徒襲其皮毛，至於通商惠工，敬教勸學，議訂平等之和約，精練新制之海軍，猶其事之顯著者耳。朝鮮釁起，進犯滿洲，海警紛乘，邊烽肆起，迨至紆辱東渡，換約西來，償金二垓，割土一省，日本遂儼然為亞洲之雄長，中國赫赫盛名，則稍稍凌替矣。有志之士泣下沾襟，恨不得徧告通權達變之大人，博採良箴，勤求上理，遠追聖祖一朝之隆軌。漢魏而降，華人之頌揚主德者，不曰歐唐，樸虞即曰籠嘉，跨舜西士，不打詭語，尤恥獻媚，實誤顧其稱。聖祖仁皇帝也，則曰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雖有唐堯虞舜，茲以加茲懿乎。近邁歐洲諸國之成規，其尚敢諱飾以為工鋪張以為美哉。故自甲午夏五，以至乙未端陽後三鏢哉。日為朝警紀者，十有二類，多實事求是，要言不煩，今和局已定，善後事之亟需整頓者，尙未有聞。其將以貸金購械為要圖，而以富國養民為迂論乎？羣公衰衰，必不至斯。爰證以今日之所聞，及上篇之所剩，凡有關於中日朝戰事及中國可引以為法戒者，續為朝警閩紀，拈豆可記，折花欲遺，禦日之尾聲，其即為

興華之楔子。歟。後列各條多採西報華報可信。乙未閏端午後十日記。

美報云。美國鑄槍局代中國製彈二兆顆。自中日開仗後。截至乙春之杪。運送機器槍至華。多至二萬枝。而局中仍爐火燒天。紛紜僭造也。○朝鮮改紀後。國庫歲入之款。約合日本銀四兆四億六萬八千五百八十七圓。其歲出之款。則合日銀三兆八億四千九百十圓。內計宮中所需三億八萬四千六百十五圓。外部需三萬五千四百三十五圓。內部五億二萬五千一百八十九圓。戶部一兆六億九萬四五百十八圓。刑部四萬一千八百十八圓。文教部七萬三百四十九圓。兵部三億二萬一千七百七十二圓。農商部五萬九千七十七圓。工部一億二萬二百四十圓。預備額外之費六萬圓。存款五億圓。與總稅不合必○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三月十九號。中國第三次欽差去年先遣德璫琳檣使東渡既而張邵二到馬關。四月二十號回華。西報紀其會議之期曰。西三月廿號下午二點半鐘。中堂李參使經方伊藤春畝伯相博文。陸奧外務卿宗光。均齊集春帆樓會議公所。廿一號二點三刻。四公第二公畢集三點鐘。中堂李參使伊藤到。廿八號一點鐘。李參使陸奧到。三十號一點鐘。同上。四月十號四點鐘。中堂參使伯相到。十一號二點半鐘。參使伯相到。十五號二點鐘。中堂參使伯相到。十七號一點十分鐘。四公第末次同集。○中東和約甫定。大坂商務局已派出董事十人。專考中東往來。

貿易之所宜甚矣。日人之勤奮也。○日本戰務清單內開。天莊臺之役。共掠得華軍中軍礮六尊。來復槍六千枝。槍彈三萬四千顆。營口之役。共得來復槍二百四十三枝。槍彈三十三萬顆。礮船一艘。小輪船二號。沙船一百隻。日人之喜華人之憂也。譯而記之。以質諸統軍者。曷不用以擊日隊。而竟以齎日兵也。矧更有藉日糧者。嗚呼。○長崎報云。和局既定。寓日華民。應聽日官轄治。某日。據巡捕獲送賭博及吸煙之二華人。到案。問官以其初犯。從寬發落。旋聲明。後有犯者。須照日例重懲。又云。有朝鮮少年子弟甚多。均來日本。肄習西學。又云。日本將通海電於臺灣。計自日本南境海濱起。通至琉球國。而迤邐至澎湖。以接臺灣。所需海綫。已託英廠代製。計價日銀三百萬圓。又云。日本水陸將士。曾與於中國之戰者。共二十萬五千員名。○上海新關稅務司論云。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分。上海出入口貨價。共值華銀一萬九千九百五十萬兩有奇。較予日之二百較諸上年。增二京二兆兩。查中東兩國往來貨價。歲有所增。大約明年講和之後。中國必將仿照日本新善法。改用汽機。編興內地一切益民之事。譬如織造一業。上海多已通行。知不必有華官之相助。且更不欲華官之與。聞華商灼知日商。購買華棉而東去。紡織洋布而西來。仍可獲華人買布之利。則夫中國自有棉花。自織自賣。既省往來水脚。又省出入稅銀者。按華商織布。華官仍科以稅銀。恐於損益。下助中敵外之道。均未爲得也。豈不大妙乎。又如中國繅絲局一業。每絲一搥。入局

縲成。較諸用舊法而縲三盆手者。可多售銀二百兩。又知取熱汽以焙茶。可恢復華茶素著之美名。而重興茶利。夫華商於整頓利源之道業已洞晰。無遺。又何須官督商辦。多轉折而耗成本哉。中朝但須創保護商人之律。而一切聽其自主。商務之興。必將不可限量。彼各商及關涉商務之人。每年分潤利銀。亦當以兆計矣。○朝鮮新摺紳錄云。宰相朴氏。曾使美國。內部大臣朴氏。曾寓日本十年。刑曹尙書東氏。曾寓美國五年。文學部葉氏。曾使美國。外部大臣東氏。亦寓美十年。工曹副使葉氏。曾爲美國參贊。工曹尙書金氏。曾使日本。文學部副使尹氏。歷遊中美日等國共十年。觀於以上新派各大臣。蓋無一不曾賦遠游者。且其中更有二人。已通泰西教法。然則朝鮮王雖未出國門一步。遇有外交大事。腹心可倚。指臂可資。尙何窒礙之與。有夫外交之所以艱難者。多緣朝中大吏彼此不明。卽彼此懷疑耳。朝王幸而有此數大臣。一聞改紀佳音。彈冠于于而來者。日凡幾輩。以視日本維新之際。在在需借材於異地。而本國人材必收效於十年之後者。相去懸殊矣。後知若輩多諂事日人謀爲不軌者

朝警新記一

美國林樂知比事
中國蔡爾康屬辭

涼秋九月。心懣不舒。邊警迭乘。海氛尤惡。顧念時局。慨當以慷。偶閱宋高僧傳。至釋志淵事。輒命筆識之。曰。釋志淵者。河朔人。曾至絳州。夜泊舟墓林中。月色如畫。見一狐出林下。將髑髏置諸首。搖之落者。不顧。

不落者戴之。更取芳草墮葉。遮蔽其身。俄成美女。素服立於道左。微聞有車馬行聲。女子卽嚶嚶泣。悲不自勝。少選有乘馬郎至。與言久之。欲將偕去。志淵登岸。謂之曰。此狐也。乘馬郎不信。志淵振錫作胡語。女化狐而走。蔡子曰。噫。嘻。此其所以爲狐也。狐不足責。乘馬郎亦不足責。獨怪能操胡語之高僧。僅令其化狐而走也。夫狐其小焉者也。乙未重陽後四日書。

中東和議既成。朝鮮爲獨立自主之國。載在盟府。傳諸遠洲。昭然其不可渝也。日本乃猶以將卒戍其都。已屬大背公法。矧有名爲使臣。實同監國之三浦氏。更敢稱兵犯闕。縱盜弑妃。種種狂悖凶殘。聞之直指人。髮西報乃志其事曰。朝鮮部院各首領。皆崇尚新法。乃多諂事日本。王妃閔氏才略冠時。憫王被逼於異邦。且恚其母族之失勢也。計欲盡逐新臣而易以閔氏。諸舊吏機事不密。風聲漸播。寄寓朝鮮諸官民。皆知禍亂之來。又將聞不容髮。徒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相與漠然視之。而日使則思之爛熟矣。初日本以整理朝政爲言。代練新兵數營。教以泰西戰法。王妃及諸外戚。心弗善也。欲伺其隙而撤之。以孤新黨之勢。慮妃誤矣。朝民患貧久。所欲得者餉耳。撫之以恩。卽爲我用。不此之計。而欲撤之。是不啻激之變也。至是新兵有與巡役相齟齬者。妃卽周內其罪。令卽繳械歸農。并褫革統領之職。此八月十九日西十月七號下午事也。新黨各官聞有是令。相顧錯愕。統領以無辜罷職。更覺憤懣填膺。遂見大院君李應。是朝人稱之曰國太公。今王本先父也。光緒十年干犯國紀。經中國擒

歸禁錮旋因朝王屢次陳請始釋之告以逆謀并以推戴之說餌之其爲先有密約抑係臨時思逞外人皆不得而知惟
有灼然無可疑者則實係大院君策馬當先而新兵則隨入王宮也大院君藩邸在漢陽都城外約七
八里二十日丑正西辰二點四十分鐘挈其僕從潛入南門直趨各新兵約會接應之地而竟寂無一人不覺疑
駭交集少選有飛騎奔至者一見大院君卽曰各兵誤會將令今正在西門鶴俟也大院君不暇致詰
隨卽折往西門部署新兵急向王宮進發寅正至光化門傳令明火開槍守門軍不知所爲僅鳴數槍
倉皇四散宮中聞警有內官約二十人持槍出禦新兵然槍轟之共三四十響藥彈四射皆未命中一
內官奮不顧身直逼大院君而擬以槍乃機未及擊卽爲新兵亂斫而死餘人遂各避匿事後查得若
輩皆妃心腹將士願出死力以衛妃且已派充禁軍翼長者也若輩既敗宮中無禦之者遂破光化門
趨大化宮大院君止步而新兵仍節次奪門入犯大院君旋至坤甯宮外傳語欲與王相見卯初初刻
五分經人導入坤甯宮與王家人禮既而父子密語人無聞者或謂世子亦在王左右也其時新兵
已直犯寢宮嬪嬙大亂蟠伏一室而不見王妃新兵又進逼王妃臥室宮娥有力阻者有哭訴者有驚
逃者擾攘情形匪言可喻辰初日本公使三浦氏入宮或曰王召之也日兵隨入三浦令分守各宮門
俄美兩欽使聞變馳赴日本使館知已入宮亦卽趨入時已巳初矣朝鮮各廷臣亦已齊集內廷未知

作何計較。俄美兩使出宮後。未正。偕往日館。根問命意之所在。且聞城皆譁傳。王妃不知下落。因亦叩之三浦氏。三浦氏皆支吾。以對。遂共不歡而散。漢城人當難作之際。羣在夢寐。杳無知者。及至晨起。但見街頭巷口。徧黏大院君告示。俄而又有許多人。別持一示。紛紛黏貼。朝民讀之。無不咨嗟太息。有泣下沾襟者。以上皆西報語。大院君示別錄。元文於後。○字林報云。八月廿一晚。滬上英官接漢城電報云。朝鮮大亂。大院君帶兵二隊。攻入王宮。王妃不知下落。傳聞業已被弒。并聞大院君此舉。實由日使授意。刻下情形。奇險。請轉告英國。衣疊裂兵艦。速往濟物浦。立派水師入都。保護使館。○又云。探聞俄國駐朝公使。致書朝鮮政府。略謂。大院君不應僭理國事。如日內不即歸政於王。當續以哀的邁敦書來。而調大隊兵艦。以成書中之志。俄艦大約於九月初旬。會泊濟物浦。○九月五日。字林報云。駐朝各國公使。聚議弒妃慘禍。咸謂係日本主謀。○申報錄八月廿四朝鮮來信。有可與西報相印證者。亦有兩歧者。今並羅錄之。曰。八月十九夜深時分。有曾經日人訓練之高麗兵二百名。會合日本兵五十名。換穿民人衣服。分執刀槍。至大院君邸第。迫擁至王宮前。人眾有奪門者。有踰垣者。紛紛入宮。又有日兵一隊。馳至守宮。兵放槍拒敵。未幾。即敗。其先入之日兵。已闖入王妃寢室。殺宮女十二人。捧王妃之髮。連一宮女。納入布囊。拽至距宮甚遠之鹿囿中。弒妃而棄諸井。宮女殉焉。妃母聞變。自裁。廿一日。駐高各公使聚議之。

下俄美二使入謁高王。日使三浦氏欲隨入。大院君止之。廿二日泊於仁川之俄美兵船統帶官各帶兵入韓京。各國公使咸謂大院君年逾七旬精神甚健而祇如土木偶人任人移擻故是禍惟日本尸之於大院君無責也。○橫濱西報云日本駐朝公使三浦氏於大院君帶兵入宮一役實有干涉是以日政府趣召回國。查朝鮮亂後日本派井上馨爲公使辦事諸未妥洽因而改派三浦不意其到任未久而竟預逆謀也。○東洋日報云大院君蓄意排斥閹黨適宮中有撤去上年朴泳孝秉政時所練新兵兩大隊之議。西歷十月七號揚言更著兵心大變第一隊約在各宮門內應第二隊潛奔至孔德里奉大院君逕迫王宮時八號三點鐘也千門萬戶沈沈深閉忽聞槍聲人聲人皆從睡夢中驚起日本守備兵亦卽馳至以護衛王宮爲名從事鎮壓練兵與宮中之侍衛隊互鬪共然槍二三十聲卽已鎮靜王及世子均安惟王妃不見六點鐘日本駐朝之三浦公使進宮參見八點鐘日本兵歸營九點鐘俄美二國公使進宮參見是日京城各要道榜示曰近日羣小竊蔽聰明斥賢用奸維新之大業將中道而廢五百年之宗社一旦而危余生於宗親之家不忍坐視故今欲入闕輔翼大君主逐斥羣邪成就維新之大業扶持五百年之宗社以安爾等百姓爾等若不辨而有沮我者則有大罪矣後悔無及開國五百四年八月二十日國太公示同日獨立議所出示略謂目下國勢岌岌人心渙散羣小滿宮

蓄染傾俗。朝綱日紊。王章日曠。宗社之危急。迫在旦夕。生靈之困難。方跼塗炭。故上奉國太公。整理軍國機務。除羣小而祛舊染。保安宗社。以慰生靈。此舉別無他意。凡爾衆民。各安其業。勿驚動騷擾。可也。特此揭示知之。十二號。東京得電報云。昨日俄國水兵一小隊。美國將校十二名。在仁川上陸。向朝都進發。英國水兵。亦有上陸者。朝都各國使臣。自事變後。屢會於鐘洞。密議機務。獨屏日使。不得與於其列。十號。日本政府。派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村壽太郎。即前任駐華公使赴朝鮮。查亂事。即日帶一屬員。由東京起程。十號午後。橫濱裁判所檢事正安藤謙介。爲至急公務。差往朝鮮。東京本營陸軍步兵中佐田村氏。少佐原田氏。均於十號午前九點鐘。整裝入營。聽受訓令。直赴朝鮮。是夜。又有憲兵十餘名。奉令急東行。裝次日午前。乘火輪車出京。前赴朝鮮。日本政府。接王妃蹤跡不明之報。外務省即電致三浦氏云。王妃生死如何。務將行跡。搜索分明。三浦初未覆電。或傳王妃前曾避亂於忠清道之長湖院。今仍避往。亦未可知。或云。潛避於俄公使館。道路紛紛。不一其說。直至十五號之夜。始知當日變作時。宮中有女屍三口。蓋妃與二宮女。已被殺矣。十三號。朝都來信云。八號變起之際。有暴徒一羣。闖入王妃寢宮。將女官等三人引出。斬之。昇屍骸至城外焚燬。內一人。正係王妃。前宮內大臣某。亦罹此禍。兇手何人。尙未查出。見者謂兇徒身穿洋服。手持日本刀。從練兵隊中混入。在王宮之美國人某。姓目睹日本

壯士卽滬諺所稱之流氓數名著洋服。攜刀杖在宮行兇。又日本壯士亂闖入宮。外國公使亦有目擊者。綠大院君素以若輩爲足恃。故若輩敢大膽行兇也。朝人爲王妃被弑一事。出自日人。咸憤憤不平。謂吾儕宜奮起。將此等日本人。攘逐國境之外。爰作檄文。散布各地。人心爲之洶洶。各國公使於此。亦責備日本。并不認朝王。近日改稱皇帝。及追廢王妃。別立皇后之舉。曾有二三使臣。連名行文政府。一查拿行弑王妃之兇徒。處以嚴刑。一表明此次改章程。立尊號。朝王並無此心。一廢妃事。亦非王之本心。朝王本擇二十號。舉行卽皇帝位。并選定皇后禮。外國公使均不以爲然。聞俄兵艦續到多艘。說者謂俄於此。變定須請責日本也。十月十三號。日皇下令曰。朕茲爲緊急必要事。經諮詢樞密顧問官。應依憲法第八條。所有文武官及各地地方官廳。爲公務派往朝鮮人員外。其餘日本人民。著地方官廳。一槩禁止往韓。違者。治以一月以上。一年以下。重禁錮。並罰金二十圓以上。二百圓以下。此令卽於發布日施行。十八號。東京日報云。政府爲朝鮮事件。命駐朝公使三浦氏與書記官杉村氏回國。卽命小村壽太郎爲代理公使。又命岡本氏等十數人。不准往朝。派往朝鮮之檢事正安藤氏。亦奉敕令。禁日人到朝。留朝查察。并嚴查在朝日人。干涉變亂之事。如有於事起時。追從練兵入王城者。皆處以嚴刑。統樹以上情形。雖朝兵挾大院君以作亂。實未始非日使暗主之故事起後。三浦氏特先進宮。面謁王及大院君。世

子言事既如此所喜者行見朝政一新也。王嘆曰：孤何不德而出此事！一再向大院君退位。大院君非之日使亦勸諫。王始收初念。未幾又有追廢王妃之教。及更調大臣。改革政事之教。噫！此豈真出於王之意耶？○西人之作客東瀛者。述朝鮮之亂曰：日使三浦氏陰謀不軌。先與大院君及統帶新兵之某弁商定。於八月廿二寅初起事。旋因物議漸騰。迫於二十日將曉。稱兵作亂。其時日本所練之朝鮮新兵及日本兵。日本壯士共若干人。攻入王宮。壯士則直闖妃寢。刃斃三婦。猶以爲宮嬪也。仍大索妃。不得。俄而大院君至。始辨死者之一卽妃。而壯士猶揮刀亂舞。殺斃宮人無算。三浦於日朝兵擁入王宮時卽已雜入其中。陰爲之主。事後電奏日廷。多方掩飾。迨日廷另接電報。始召三浦回國。又撤回在朝諸日員。暨形跡可疑之諸日人。連日。日皇與諸大臣互議。皆曰：此事棘手特甚。○朝鮮王妄自尊大。僭稱皇帝。并追廢王妃閔氏。八月二十日。下教曰：朕臨御三十二年。治化未能內洽。王妃閔氏。每引親黨蔽朕之聰明。剝人民。紊朝政。賣官爵。種種貪虐。地方盜賊。因之四起。宗社瀕危。朕甚惡焉。惟因朕之不明。知之而不罰。雖然。亦願忘其黨與。前曾思所以遏抑之。去年十二月。告於宗廟。后嬪宗戚。不許干涉國政。誓告後。深冀閔氏之悔悟。詎閔氏舊惡不悛。仍密引羣小輩。離朕之同姓。阻止國務大臣之進見。今又矯旨解散軍隊。激起事變。離朕以避其身。復蹈壬午之故轍。是於王妃之爵德不稱。其罪惡以盈。

不得已。倣朕家故事。將閔氏廢爲庶人。二十二日。又下教曰。朕念王世子之誠孝。廢妃閔氏。特賜嬪號。是日。將廢妃事。告於太廟。闕宮。○事變日下午。下教曰。今後凡百政令。皆先由內閣大臣議定。請朕裁可。然後施行。所有內閣臣僚。當依宮內府所之官制。各自恪守。不得越違。○二十三日清晨。度支部大門柱上。貼有紙條。闕之。係本部大臣沈相薰之辭職表。蓋其人已掛冠遠引。自城東南至水口門邊。而出。人無由知其蹤蹟。○朝宮侍衛隊長洪啟薰。當練軍隊入宮作亂時。與之抵抗。不敵而死。按洪於前年變亂之際。參見王妃。劍負妃於背。擊破障壁以避難。事後妃寵遇之。今又遇妃難而死。烈哉。○前者大院君失勢。幽閉孔德里邸中。王妃如何待遇。外人不得而知。今據其愛孫李俊鎔言。孔德里邸第。常有巡捕八名警護。阻止各人往來。且宮中無粒米半錢之頒給。大院君不得已。賣家具以充日用。至此乃得洩其憤懣云。○東京日日新聞社。接朝都訪事人電音言。俄公使致書朝政府曰。大院君親裁庶政。王不過徒擁虛器。今請速將政權復歸於王。○朝鮮此次事變。各日報均言。日人干涉其事。駐使三浦。未能先事預防。是以日政府急命回國。計同時奉命回國者。又有津記官杉村氏。陸軍中佐楠瀬氏。譯員國分氏。准補外交官日下部氏。警部萩原氏。共六人。聞政府當審明事情。依制懲處。○朝宮變亂時。王召見日使三浦。黎明三浦入宮。與王及大院君議善後事。俄美兩使亦進宮請見。王拒之。俄使躍

而起曰。王許日使謁見。何獨不許我等。王無奈召見。俄使即在王前與日使議論激昂。事後各國公使會議。各命警備兵一隊屯駐京城。護衛使館。是日正午。俄國下碇仁川之軍艦長兼程入京。廿二天明。俄亮利子軍艦派兵六十餘名。送軍器入京。廿三又有急行水兵二十餘名入京。現泊仁川者有俄艦一艘。聞一二日內。俄軍艦將陸續到仁川。其烏港下碇之俄艦隊。則已於廿五正午出港。美國亦有水兵三十名駐京。漢城仁川間人心洶洶。咸憂事起。當時俄美日各寄泊仁川兵船一艘。近日續到日兵船二艘。英船亦有入港者。以上皆譯東報○日本西報云。今日本議院中有議員多名。繕成檄文。歷數伊藤博文之罪。其大旨略謂。伊藤貴爲首相。應有知人之明。乃竟任無知妄作之三浦出使他邦。損辱國體。是以朝鮮之亂。實應歸獄於伊藤。○又云。朝鮮農商工部大臣李範晉。素爲閔妃所寵。變亂時遁入俄國使館。近日上奏國王曰。臣請得國書一通。旅費銀錢六百圓。願直往俄都。請到援兵。整理我國。王覽畢。仍將原奏擲還。○俄使訂期請世子義和宮赴宴。大院君奏王曰。值此艱難時勢。世子不宜輕出。請留置宮中。辭不赴席。爲是。○西十月二十六號。漢城傳電至日本言。王前擇舊曆九月二十日。改稱皇帝。并派世子義和宮出使泰西各大國。一時聳動各國人之耳目。各國使臣不認王爲皇帝。是以改稱之事。未便率行。現在代韓日使小村氏。亦勸止其事。某夜。俄英美諸公使復上書諍勸。本日韓廷臣倣敬。

上尊號。王以不德謝之。且詔罷世子出使事。○朝鮮總理大臣金宏集。通告各部官吏。裁節經費。○韓廷定於明年正月爲始。改用西曆。上月二十七號。內閣會議。決以開國五百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爲開國五百五年一月一日。并改元建陽。○韓王將改衣洋服。命官吏向商人訂製。定期改服。並賜宮內官吏一律洋服。又定截髮令。擇日頒示。○九月二十五日。申報譯東報云。韓京事變。日廷召駐韓公使三浦氏等回國。西曆十一月二十四號。降旨。免三浦氏官。二十六號。三浦氏回至宇品港。日廷已命地方檢察官。派出警部。待於似島。行裝甫卸。卽逮檻車。監送廣島。收禁。同時。復拿礮兵中佐楠瀬氏。由第五憲兵隊長。率軍曹三名。送至廣島本部。收禁。聞三浦氏候地方裁判官訊明。再送大審院。定罪。各武員。則依陸軍刑法辦理。由陸軍少將大島義昌爲判士長。并派出大佐一人。中佐二人。充陪審員。現計因韓事召回。收入廣島監獄者。第一次。有朝鮮宮內閣兼軍部顧問官岡本柳之助等二十二員。第二次。有三浦子爵等四員。又有由東京拘送來者。田中平山二名。共二十八人。至十二月二號。自朝鮮續回神戶者。文官。則有公使一等書記官杉村氏等四員。巡查七名。武官。則有韓京駐守步兵十八隊長馬屋氏等七員。又平民四名。一律送入廣島監獄。十一月三十一號。裁判所提出三浦氏國友氏二員。訊取口供。○朝鮮事變後。人心皇皇。議者皆歸咎於日本。駐朝各公使。亦多詰責。日政府深恐王有貳心。

十一月廿四號特派前任朝使井上馨赴朝慰問。順便與代理公使小村氏籌善後事宜。非派駐朝鮮。充全權公使也。將來擬另派法制局長末松謙澄為駐劄朝鮮公使。○俄人於朝鮮事變之後。詰責日本。不留餘地。且曰朝鮮既為獨立自主之國。各國亦共認之。日本即不應派駐將士。致釀弑妃之禍。今後若再不撤回我俄定代朝鮮下逐客令。日廷知俄有尋釁之意。下議院妥議。各議員多曰。可讓則讓。之如要挾太甚。惟有備兵五十萬與之決戰而已。○上海西字捷報得九月廿六日東京電報云。日廷革三浦職。并革其爵。降為庶民。○又云。日廷願即撤回戍兵。另派持械巡捕二百五十名。前往朝都保護使館。○廿七日。字林報云。日本箱館港口業已安放水雷。俄國則飭太平洋各兵艦。專在朝日海面往來游弋。蓋彼此互防之意。已有明徵矣。

朝警新記二

大清國林樂知樹差
蔡子蕪摘辭

開缺南澳鎮總兵劉永福誓師拒日擁眾據臺。違制殃民罪無可逭。同仇敵愾情有可原。僕之所愧。惟彌襟者則緣無識者之妄詡戰功。妨中國更張之機。阻華人悔艾之意也。詳見第七卷據臺十不可說而其咎實惟造謠弋利之新聞紙西人之言曰。劉某部下黑旗兵害民有餘。禦敵不足。余疑其言太過。初不之信。惟念軍懸窮島。絕神之尸。高秋漸息。其南風大海紛乘乎東。艦藥彈聲於臨陣。臺端之瀾影猶明。槍礮震於瀕危城上之鼓。擊怒

死因有劉軍必敗重貽中國之辱之語。又豈料見幾而作聞警而逃。潛改勁裝。苟延殘喘。據而不成。其據更敗而不成。其敗福勇易為禍勇。黑旗變作白旗。嗚呼噫嘻。是直以葉志超衛汝貴方伯。誰等諸人。喪師失律。畏死偷生。尙不足以損上國之聲靈。墮華人之志氣。而特於不必用兵之地。卽無從敗衄之場。遠入愁城。深投辱井。轉益西邦之冷笑。更勞北闕之焦憂也。其爲罪狀可勝數哉。且卽小而以國幣言之。國幣絲毫爲重。則論京兆而以下之關和約。縱有該地方堡壘軍器工廠及一切屬公物件。永遠讓與日本之文。而仍約明臺灣一省。限於本約批准互換後兩個月內。交接清楚。迨乙未四月十四日和約互易於之杲。至五月初九日。李伯行星使始銜命至澎湖。與日本臺灣總督樺山資紀互相交割。竊意此二十餘日中。何人不可內渡。何物不可隨帶。而乃以無端自主之故。誘日艦之進攻。卒之臺北臺南。不成一事。非第唐景崧乘德艦逃。籍籍然傳於徧地。大辱國體已也。全臺四境。除衙署廠局關卡臺壘。及礦場林木等類。無可移動外。其庫帑關稅軍餉工價等銀兩。與夫一切屬公物件。此雖載明和約亦歸日本。然據熟諳臺事者言。當不下一京六兆金。大可攜歸華海。繳送中朝。中朝於和局已定。斷無搜查之理。據熟諳臺事者言。當不下一京六兆金。大可攜歸華海。繳送中朝。中朝於償日之款。正在羅雀掘鼠。得此以爲彌補。彼第一次償款五京金。不已有三分之一乎。嗟乎。總統之號。猶新將軍之稱。最大一朝失算。兩地貽羞。況舉部臣有用之財源。輒填島族無情之慾壑。甚至連天烽火。捕

地。組。綱。或。遭。官。吏。之。巧。攘。乙未冬御史臺指名糾參奉 旨澈究其早經卸差之製造局總辦蘇治生司

而日本則安享其成無可究詰也竊國者侯竊鈞者誅豈徒致慨於西漢人哉或被民人之紛掠成京累兆散陌拋阡諺有之曰漏屋更遭連夜

雨破船偏值打頭風偶爾回頭曷禁墮淚哉今緝西報具錄左方有再命人作劉大將軍平倭露布者乎

此題為峴帥而發原無不可然試以此文眎之當亦同聲浩歎也欽差大臣亦未可稱大將軍也

西友言日本欲扶朝鮮為自主而獨承保護之責乃反稱兵犯上助賊弑妃如上篇所記情形徧傳萬

國凡曾譽以能守西方善教者皆爽然自悔其失言而曰日本誠狼質羊皮之國也此西語也與華語

相識者則曰彼更化僅三十年襲西方之貌似實仍未改東方之心地一旦志得意滿其尙能赴燒尼

宴哉談苑士人初登筵必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曰虎化為人惟尾不化須為燒去乃得成人若夫臺灣者固奉 旨昇之者也劉永福違 制據

地作俑自主固屬可恨眼光如豆者反從而嘉之而不知其辱 國殘民且內地如福州齊匪甘肅回

然特中國之罪人耳日本但當驅而去之何必視以為仇敵乃於微服潛逃之後搜索及於英商船其

心已屬奇險且臺民何罪安可姦淫擄掠大悖天和向來華商至日可贊其良家婦女由糶井日惟意

豈去年北方之役將假借仁義以愚天下人之耳目其攻破旅順時亦曾大肆殘殺曰以報日兵今在

臺灣則儼然以地主自居遂可恣情縱虐耶至就劉永福而論初則奉 旨幫辦臺灣軍務日兵倘敢

中東戰紀本末 卷四 朝野新記一 六十九 廣學會校刊

窺伺自應迎頭痛剿。竭力嚴防。迨馬關已訂新盟。燕臺又換和約。皇上且命李伯行觀察經方為交割臺灣使者。自宜全師以退。遵朝議而保民命。方為正辦。業既甘旨。不遑流毒。無窮則當日兵南犯之時。亦應激厲兵民。效死弗去。君子猶或原之。豈圖海岸山城。未以一礮相加。遺而早易服。離臺輸金返廈。似此進退。失據不值一錢。不出僕等之所料。僕等固自歎不幸言而中。而彼漫相引重之京朝官。無端推尊之洋務人員。造言生事。及指鹿為馬之日。報主筆如某報專用一人獨坐斗室。鋪張劉永福事信筆妄書陰斥萬國公報之類。正不知何以自解。華友告余曰。當日兵水陸並進之時。劉永福乞降於日將。而不遂其所欲。遂假巡緝之名。私以黑布裹頭。短衣赤足。廁於勇隊。西人有謂易潛登英商參利士輪船。賂船主以七千五百金。蜷臥於其寢室。日艦遣人二次搜查。船主在床前飲酒。若為無事也者。而不知劉以絨毯捲體。正悚息於床頭也。既至廈門。如獲更生之喜。然猶不敢居海口。即日避至漳州。地方官視為欽差。竭誠款接。乃劉亦儼然以欽差自命。甚至知府下拜而不答拜。大駭聽聞。於是知府怒。不再往。鎮將亦祇送茶一席。不與周旋。乃自向廣東一路而去。此則劉大將軍之下場也。西報則曰。劉永福親繕降書。託臺南英領事送至澎湖。書中尙有要求事件。日將不許。來往各書譯錄於下八月廿二日。英領事歐君乘英國披股小礮船。由澎湖回至安平。急告旅居各西人曰。日本水師將領。以劉永福不肯自往。本

定於廿三正午開砲攻臺。余恐旅人不及預避。商請暫緩一日。大約再越廿四點鐘。即廿四禮拜六正午日艦必至。諸君宜急登披股以避之。廿四寅正。安平各西人由小輪船渡登披股。暨英商參利士輪船已正。劉永福委員至披股求見英和二國領事。請同至日本吉野艦。與其主將會商受降條款。兩領事答曰。我等甚願相助。惟日將昨已明言。需劉君自往面商。何必徒勞跋涉。語次。又力勸委員轉勸劉某。無妨親至日艦。且囑之曰。爲時已促。不可稽延。乃委員去而劉不至。知其膽小如鼷也。少頃。又有一委員手攜公文至披股。仍懇領事轉送日艦。領事知日將不願與他人談。更不願以文牘相往返。今劉永福既不肯來。遂辭以不能代辦。是日未正。日本懸掛號令。旂之吉野艦。暨浪速。大和。秋津島。三艦。陸續就安平口外暫泊。英國披股孔雀兩礮艦。參利士一商輪。俱開往礮臺之南。以避礮火。申初遙見安平大礮臺已懸白旗。日艦則寂無聲息。酉正。又見安平港內。開出一小輪船。徑往吉野艦。知船中有投文之官也。未幾。小輪船駛近披股。繫纜甫定。委員登艦。再見領事。執有日將哀的遺敦書云。遲至明日。即廿十點鐘正。劉不來。艦面議則受降一節。作爲罷論。領事又力勸之。委員告辭而去。廿五晨起。見日艦仍無舉動。申刻。三點礮臺捲去白旗。各不知其意何居也。○是時。日本陸兵亦進逼臺南府。距城僅數十里。其水師則就安平海口之迤北迤南登岸。蓋已三面圍之矣。○西十月十六號。華八月廿八日西人手畢云。

臺南扼要海口曰打狗。築有礮臺。劉永福使其義子將黑旗舊部合以粵勇共五千人戍之。於事允當。及日兵漸由臺北來。劉永福電檄速派大隊折回臺南。協同城守。至澎湖尙有日艦業已火熾於煤。想昏憤中忽忘之矣。日軍據報知守臺兵力單薄。飛輪徑渡。時則礮臺中僅存華兵五百名。然使守禦如法。豈不可支持數日。乃傳聞劉於八月廿五日華歷下同電飭其義子高揭白微探其意。非必與日本講和也。特藉白旗以騰出光陰。可捲黑旗以圍逼耳。是以甫半日復飭捲去白微。似此進退失據。何以示信於人。然又電囑曰。倭寇如果逼近。聊開數礮以掩耳目。其拔隊速赴臺南府。尤爲神出鬼沒。俄而三日艦至。泊打狗口外。英披股小礮船統帶官急集在岸。西人於舟次已則乘舢板而至。日本吉野艦探問情形。日弁曰。今日尙不開礮。惟總司令之海軍少將即副提督請英弁挈西商遠避。以翌晨七點鐘爲度。英艦旋送西人兼拖載運行李之兩船均至口外之猴山。以避其險。廿六日辰初。日艦果開礮以擊臺。初離英度六千碼即華度一萬八千尺。礮臺亦鳴礮以擊艦。爲時僅半點鐘。許默數礮聲亦不過花信風之數。而兩軍皆闕寂無聲。明係守臺武弁遵其義父之囑而拱手讓臺也。似此怯敵令人長歎。是日已正。日艦逼近臺畔。放舢板二十五隻。飛棹運兵以登岸。礮臺即高標日幟。查猴山亦有礮臺。英弁久知其鞏固。倘得有膽有識之將領督率礮兵如法守禦。敵兵斷難得志。乃事更有出人意表者。日艦既至。毫無勉。

強時交申正。煌煌然藍地黃虎之幟。亦遽易而爲一輪紅日。於是打狗全地盡非劉有。日本兵無一傷者。華人則僅死其四。且二係鄉民。礮彈斜飛而誤斃也。此尙可目之爲戰事乎。事後日艦卽致書英弁。請西商返棹安居。遂各歸檢屋宇。雖或小有損傷。而仍可居住。英弁因謂。關係日將令礮兵加意慎防。殃及之故。然余觀戰者屢矣。而幾忘兵火。從未有如此役者也。惟恐萬一有他變。故披股孔雀二小艦。仍泊打狗口內以防之。其日艦之泊打狗者。計上懸副水師提督旗之吉野。暨浪速。秋津島。濟遠。未知強改何大和。八重山。比叡。共七艘。另運兵船二號。是日日本陸兵亦至。距打狗不過英程三里。華程十里總兵官則乃木也。打狗華民紛紛內渡。多就廈門小住。○華報云。雲林縣於七月間失守。署臺中府事之黎伯鄂司馬景嵩。署臺南府縣兩印之忠大令滿。皆知事不可爲。辭劉內渡。日兵則散布臺中各地。待時而動。劉之重兵皆在旗後一帶。卽打狗築造礮臺處未敢往攻。中秋以後。天氣漸涼。日兵迤邐而南。沿路防營望風奔潰。八月廿七日。旣讓打狗。九月初四日。寅初日艦陡攻安平通商口岸。劉兵並不還礮。日兵遂乘舳板而登。脚跟業已立定。劉兵始鳴礮開戰。其將欲誘之遠水。乃聚而殲之。耶然迄用無成。日兵乘勢直入臺南府。劉永福不知所之。○東報云。八月廿一日。近衛師團。如御林軍之制進攻嘉義縣。與臺軍支桂五日。共傷亡六十八名。臺軍約死二百。遂遁。嘉義歸東。廿三日辰正。水師從枋寮登陸。蓋臺灣之極南尖。卽

鳳山縣之西偏也。未初，第四混成旅團從夫太營登陸。臺兵自行縱火而遁。遂與近衛師團合。戌初，從枋寮登陸之日兵會同近衛師團擊退臺兵五六千名。廿四日，臺兵三千人攻日本佔踞尤哩希他凹之第五聯隊。日兵死八名，臺兵死傷百人。廿五日，復戰。臺兵死傷三十名。廿七日，第二師團右側枝隊與臺兵戰。日兵斃九十四名，臺兵死三名。是日，副總督高島自澎湖率能久親王所帶之第四旅團乘舟開往臺南布袋嘴。而西南風甚急，不能收口，亦無從測量水勢，廢然而返。○廈門來信云：九月朔，參利士輪船自安平來，載有難民。據船中人報稱，按內渡難民爭先恐後水脚驟昂一倍，截至是日止到廈者約六七千人。廿七日，東艦攻旗後礮臺。臺礮中傷其二艦，然礮臺卒不支而遁。日兵登岸，擄掠姦淫，無所不用其極。男婦之蹈海而死者，實繁有徒。不法日兵更傾煤油於海面，縱火焚之，以爲笑樂。劉大帥正患兩股浮腫之病，部下又鮮餉械，深恐難以支持。初二日，參利士船重往臺南。初三日，返廈，已抵大擔口外。忽有日艦追至，聲稱劉承福匿其船中，遂遭攔截，搜查之。日兵見搭客中有四人，酷似劉承福，強欲拘去。參利士船主不允，急升求救旗。廈關所設之升旗樓，瞭見之下，懸旗轉報稅關，告知管船之嘉士洋行主。卽乘南澳商輪出口。既見日將，語以萬國公法，兩軍有難，不能擾及他國國旗之下。西例凡懸國旗之下，無論日將乃在船在陸，他國無權過問。派二弁監送參利士入港，擬就艙口外，逐一辨認。酉正，參利士駛入廈門，尙未泊定，雙槳小划，裝已兩

旁環集。廈門向紛紛接客登岸。日弁目擊所擬拘之四人。亦已下划徑去。旋投謁英領事。領事以素不相識。却不見。初四日。泉州輪船自臺南返廈。據船中人報稱。八月廿七日。旗後礮臺失守。臺南府城卽岌岌可危。九月初二日。日兵益復逼近。城中各店肆不收鈔票。劉軍門既據臺南。卽以紙幣補財力之窮。頗能通用。軍民彼此驚慌。卽彼此仇恨。兵勇遂有搶掠者。初三日。城中大亂。劉永福不知下落。日兵卽一擁而入。臺兵之願降者約五千名。日將傳令搜繳軍械。派船送還中國。初五日。已有兩兵艦載勇一千五百餘名。至金門島交卸。漳泉永道會同水師提督。電請邊潤帥。派伏波飛捷兩輪船。并許撥款萬金。遣送回湘粵等元籍。閩臺兵降日之後。並無粒米沾唇。初七日。第二次送還各勇。餓均垂斃。兵船甫停輪葉。立卽押下舢板。送上金門島。內有一舢板。滿載百餘人。浪湧人擠。猝焉傾覆。嗟彼餓夫。豈有餘力以泗水國。遂致無一生還。慘哉。重陽日。參利士及亞士。廈門等三輪船。先後從安平抵廈門。內載兵民男婦老少二千四百人。均言臺南府游勇潰兵。莠民土匪。互相搶劫。刻無甯宇。甚矣法紀之不可一日無也。且謂日兵姦淫酷虐。慘無天日。民不聊生。臺民何辜。罹此浩劫。君子是以嘆息痛恨於日本也。然微唐薇卿。大伯璽。天德之盛業。劉淵亭大將軍之奇勛。當不至此。○東京日日新聞云。日本北白川宮大勳位能久親王。前統近衛師團。攻撲臺南。旋犯虎列刺疫證。於九月十一日卒於軍中。此無論天奪其魄之誕語也。臺

南。水。土。不。宜。於。日。人。卽。此。可。見。日。皇。以。貧。賴。他。人。土。地。之。故。致。使。親。藩。之。貴。客。死。瘴。鄉。自。問。厥。有。悔。否。○臺。南。西。簡。云。日。本。既。得。臺。南。重。九。日。總。督。樺。山。資。紀。出。自。臺。北。府。挈。其。從。官。而。南。開。辦。公。事。查。日。本。調。攻。臺。灣。之。兵。共。二。萬。五。千。名。今。已。事。竣。重。行。簡。校。其。尙。可。臨。陣。者。不。過。一。萬。一。千。名。其。餘。或。死。或。傷。或。廢。或。病。蓋。精。華。銷。鑠。盡。矣。世。有。好。大。喜。功。者。尙。其。奉。爲。龜。鑑。也。哉。○西。國。隨。營。觀。戰。人。得。乙。未。閏。五。月。十。二。日。日。督。樺。山。日。水。提。角。田。公。致。劉。永。福。書。曰。去。年。貴。國。與。倭。國。緣。朝。鮮。之。事。忽。肇。兵。端。貴。國。陸。兵。初。折。於。牙。山。繼。潰。於。平。壤。水。師。又。敗。於。大。東。溝。及。至。旅。順。威。海。接。踵。覆。亡。北。洋。門。戶。洞。開。貴。國。大。皇。帝。欽。命。二。李。大。臣。會。同。倭。國。欽。差。商。訂。馬。關。條。約。內。有。一。條。係。將。臺。灣。及。澎。湖。列。島。讓。歸。倭。國。既。而。大。皇。帝。又。命。全。權。大。臣。李。經。方。會。倭。督。於。基。隆。按。照。規。制。明。白。交。割。倭。督。旋。開。府。臺。北。會。同。倭。提。督。遴。派。文。武。幹。員。妥。慎。治。理。今。閱。貴。總。兵。尙。復。扼。守。臺。南。思。與。倭。國。爲。敵。敢。以。一。言。奉。告。曰。事。必。無。成。查。臺。北。之。地。全。歸。倭。督。轄。治。民。情。已。安。堵。如。故。臺。南。僅。海。角。一。隅。外。援。盡。絕。豈。能。張。拳。以。搯。拄。度。貴。總。兵。早。已。籌。之。熟。矣。貴。總。兵。聲。名。著。於。四。國。倘。以。垂。暮。之。年。必。欲。行。險。以。徼。幸。微。論。大。悖。萬。國。公。法。已。也。無。端。而。違。君。命。智。勇。之。士。豈。宜。出。此。倭。督。等。素。仰。大。名。深。恐。當。局。者。迷。特。地。提。醒。左。右。倘。貴。總。兵。不。能。欽。遵。大。皇。帝。有。意。遣。散。貴。部。下。弁。兵。卽。日。陸。續。內。渡。倭。督。願。奏。明。倭。國。朝。廷。按。照。貴。總。兵。

體制連同部眾敬送回華決不敢有所損害日前倣國就基隆臺北宜蘭滬尾等處曾送華兵八千人內渡且登舟之後更復給發口糧有案順告台端以供察核至若壹意孤行視倣督等之言爲不足採則亦任責總兵之便而已元注此書交妥實華人齎送臺南久而不報七月下浣始接復書云 大清國欽差幫辦臺灣防

務 記名提督軍門署福建臺灣總鎮府劉謹奉書 大日本國總督樺山閣下辱承惠詢曷勝心感

所惜性同鳩拙多有未能領會之語而下懷縷縷有不敏不明告者我 朝御宇二百餘年以民彝之

畏篤邦交不啻其鄰之洽比今更輶車四出歐美輯和貴國同處亞洲益宜與我相親力保大局乃不

此之念無端侵犯神人共憤僕是以部勒雄師誓助 皇上以待閣下閣下毋謂中國之可欺也牙山

之挫平壤之潰威旅之失非華兵之不可用特無將之者耳貴國之兵雖經屢勝而不敢入內地當惟

是故本年四月間我 聖上不忍兵民之塗炭屈志敦和僕則奉 命以守臺無奈與臺民同甘苦乃

閣下斥僕爲違 旨此僕之所大不解者也又謂臺灣及澎湖列島 皇上恩予貴國僕殊未之信李

經方之來謂奉 朝命以交臺僕亦未之信也藉曰有之 皇上乃不以諭僕乎此語大謬豈欲誘

經方乃僅至基隆而不來臺南乎僕誠至愚試問閣下古今來有奉 命保守疆宇敵至而不待 後

命卽棄而不守者乎則請代對之閣下貴爲總督榮握兵權宜明大義然則如僕者豈非在不宜苛責

之列乎。聞貴國之兵既踞臺北。焚掠姦淫。無所不至。奉公守法之華民。急而求僕。僕忝為方面大臣。避旨典兵。惟有力保我民。到底不憚而已。噫。民心之疑懼貴國者。日深一日矣。敬告麾下。幸垂察焉。○

上文言劉永福當勢迫之際。惟恃英領事轉達降箋。以為長策。今東報錄其元書。西報譯之。僕等今又就西文而作華文。曰。全銜劉為咨請事。西七月四號。准貴總督等來牘。當即繕奏復函。於是月六號。渡送

廈門。轉投麾下。未知曾否達覽。查本年四月間。兩軍戰事已畢。海宇共慶昇平。惟和約中有臺灣全島讓歸貴國一節。臺民以久隸大清版籍。世受皇恩。不願反顏。向是時。我大清國遣官到臺。密

行慰諭。而民心仍匪石莫展。公舉本總兵為兼辦臺事大臣。本總兵以未奉退兵明諭。至此而尙復歸過朝廷以圖脫身。無奈徇其所請。即以力保臺民為己任。然非有自私自利於其間也。及見臺民自遭戰禍。以

如大局何。無奈徇其所請。即以力保臺民為己任。然非有自私自利於其間也。及見臺民自遭戰禍。以

來其苦。反難言喻。為此咨請貴督院。願以全島相交。惟尙有二事奉求者。貴部兵既至臺南。不論何等。民人宜悉優待。而不加以懲罰。一也。本總兵與部下弁兵。急須內渡。乞速撥船。安送回陸。不論閩浙及粵東。或南洋大臣。處皆隨尊意。二也。此二者。度貴督院亦必視為要圖。故敢以為請。如其別無指駁。即

當迅備交島事宜。立候咨復。須至咨者。元注此書由安平英領事歐思訥送至澎湖日軍中日本臺南總兵官拆閱咨文。即代樺山總督復書云。本月十一號。華八月廿三日謹以上文攻臺。接閱英礮船轉遞來牘。已悉汝意。查臺島

之宜歸於本國。係恪守馬關條約。初非違公法而貪人地也。我樺山總督既接中國欽使交卸文憑。卽以至誠之心。星夜馳書告汝。汝苟智能燭理。自宜立交槍械。安穩內渡。及閱復書。辭氣傲慢。全昧我總督優待之意。且更違理逆旨。招集羣不逞。圖佔臺南。以抗我師。遂致亂徧全島。今汝見王師四集。始來乞降。乃尙敢以總兵自命。且要求二事。儼然如自主之國。可以互商和局也者。實出本總兵意想之外。本總兵今仍以誠告汝。汝倘實知悔悟。惟有速投本部下聽憑處置之一法。自可一了百了。否則此後卽再有來牘。或委派他人來營曉諭。本總兵不再作答矣。既而劉復以書于日本。能久親王王不答。廿四日重致書於近衛師團司令部。內略言七月四日接樺督來書。議和謂本幫辦肯退兵內渡。大日本皇帝當待以將禮。送回內地。今本幫辦已願議和。八月二十日分致澎湖淡水貴軍中書。皆爲息事安民之計。且自七月間。上書樺督。後卽抽回內地。帶回各勇丁安置。臺南未嘗攻擊。貴部其彰雲戰事。皆出自世受皇恩之臺灣土人。然本幫辦亦既由彰化調回雲林。復由雲林調回嘉義。執事不知底蘊。猶與相戰。不無失信。尙祈停兵。中和本幫辦當卽集齊將士。將全臺讓交貴國。日軍中參謀長鮫島並不裁答。○樺山既入臺北。暫以軍律治臺民。而頒嚴令。一云。凡有臺人犯以下之法者。均死罪。一謀阻日本水陸軍士。或真與爲敵。二傷毀鐵路電線。大路橋梁軍器衙局。三遇叛匪或奸細。願爲隱匿。及私助之。并助日本已獲人犯。且更劫去之。四凡以軍情告敵人者。如陸軍行何路。及兵船運船。或器械若干。五願充嚮導。引入迷途。而致損六造謠煽亂。損及軍營兵艦及運船。七以毒物投井中及泉眼。致不能食。八私以洋煙及煙具。或隨營。或

在屋私售於日兵。二凡有人犯以上八條死罪者。審鞠時。如有可原之處。則原宥之。三凡犯干以上八罪。或卽照軍法。或仍照官法。均可。四此律卽於頒布日照行。臺民聞之。無不慄慄危懼。樺山又出示慰眾云。本年應科各等捐項。除關稅田賦。仍應照科外。其餘咸蠲除之。

朝警新記三

美國道學進士林樂知全選
優行廩生蔡爾康撰

朝鮮議民貽書云。甲午六月以後。日本人攝理朝鮮內政。朝鮮廷臣之聲勢赫奕者。皆附和日本者也。且各部顧問官。皆以日人承充。錢穀甲兵賦稅諸重任。無不由其稽察。朝鮮王權利盡失。無異尸位。乙未閏五月間。日使井上氏忽啟王曰。歷觀韓廷人物。無如大君主之聰明仁智者。請大君主自執國政。外臣告歸本國矣。王不疑其有他意。喜而從之。八月二十日之夜。朝人禹範。李斗瓚等十餘人。以昔時日本教師所訓練之兵隊長。率其部下練兵五百名。直入宮門。日兵緊躡其後。既入宮。禹李逆黨與日本人四五名。拔劍上殿。王與妃罔知所措。妃急避入後樓。則逆徒追之。劍以擊之。刀以刺之。妃仆於地。則割妃首而藏之。以石油灌尸而燒之。燒未盡者。掘池畔土而埋之。乃共揚言曰。妃出奔矣。時則總理大臣金弘集。內部署理俞吉潯。度支大臣魚允仲。外部大臣金允植之徒。本係行弑國母之謀主。聚斂肥己。專掌國權。威福自專。挾制君父。國母慘薨。時經三朔。無下葬之禮。無發喪之意。恃日本人爲泰山之倚。阿諛諂媚。無所

不至。遂致國類無君。盜賊蜂起。都門之外。白晝不敢獨行。士農工商。無不咨嗟太息。然仍敢怒而不敢言也。泰西各國人之在朝者。亦莫不爲之扼腕。又皆以鄰國之內政。相顧莫敢顯助。爰有忠義之士十餘人。不勝其憤。志欲掃除逆黨。保護王。密告於王。稟受令旨。遂於十月十日之夜。督率都外親衛隊兵九百名入宮。不料逆徒盤踞宮中。先有準備。外兵甫入。槍砲怒發。血肉狼籍。勢大不支。頃刻盡散。倡義諸人。先後被擒。其得越海逃生者。不過數人。然逆賊輩與日人之新開。祇反大書特書曰。逆徒犯宮。則是忠逆之相反也。忠逆之明證。則有英法美俄德諸公使也。嗚呼。朝鮮危急迫感。至斯而極。若使泰西各國。仍不肯代謀保助。朝國朝王。皆如朝露矣。鑄鐵童主。讀之而歎曰。嗟乎。日本之禍。人家國也。朝鮮之稱臣。內附也。始於勝國。極於本朝。近年以來。不徒朝覲會同。奉圭兼幣已也。亂則平之。飢則賑之。外交則導之。通商則助之。雖非郡縣直等子孫。不知何惡於日。東偏欲強。離乎星北。而況柔則茹而剛則吐。弱者去而強者來。其所以禍人者。正其所以自禍乎。夫甲午之役。日本非藉口於朝鮮之不克振興。申朝又不能匡救彌縫。俾至漸臻強盛。因而投袂遽起。冀免朝鮮之折而入於俄乎。顧朝鮮自獨立自主以來。今逾一載。無論振興者。安在日本之匡救。彌縫者。又安在。且反遴選劣爵。三浦襲保護逆臣。以改元僭號。愚其王而錮諸清禁。以植黨營私。誣其後。漢世大抵如此而弑諸深宮。以截髮易服。驅擾其小民。而逼之稱亂。以戍兵。

千政激動其疆敵而使之生心於是客館直作王宮星輅竟通月竈俄羅斯之權力大伸於朝鮮日本反
浪浪焚焚不能舉一事并不敢措一辭矣嗚呼昔歲狂凌中國蟬方喜噪於深林今朝嚴憚俄人鼠恐受
驚於穹室好還之天道乃若是其近哉然而世變則更亟華患則更迫朝事則更不堪聞日禍則更未可
知誰爲日主豈侵華策者無惑乎議院之鳴鼓而攻也日本華岬或緣自其亂前記屢言之今政府舉動乖張議院又焉然其不謂景申春王
正月書

日本長崎新聞紙云。華歷乙未十月十二日西歷十一月廿八號午後東京來電言。接韓京電信。悉潛伏俄公使

館之李範晉謀率兵圍王宮。其謀敗露。韓廷召集新兵以備。十三日午前。又來電言。今日韓京發電報。

昨朝。舊侍衛兵二大隊。馳襲王宮。經舊訓練兵擊退。並擒獲隊長以下十四名。及十七日。接韓京來信。

詳言。十二日丑正。前撤去之親衛兵。卽舊侍衛隊。整頓隊伍。從王城東北兩門奔入。警護宮闕之兵士。

拔劍燃砲。擊退之。捕獲將校三員。刺客五名。兵士若干人。傳說。或係韓人李範晉。及美國傳教師某某。

等。爲渠魁。此謂言也。美教師以保護朝鮮王之故。與其眷屬直宿於王宮者。數日。亂事忽起。教師適在宮中。遂致誤會同謀。或謂。原任平壤練兵隊長李道傑。

南萬里李敏鎬等數人。其作亂之故。則緣欲殺總理大臣金宏集。及署理內部大臣俞吉潑等。或曰。閔

熾。卽故妃外戚且王與閔氏世爲婚媾。與外國人通。欲救國王及王世子。復以舊兵爲侍衛隊。先是。李範晉在某公使館。

密謀一切。指揮親衛三百餘人。一隊從東大門附近。一隊從迎秋門。後先闖入。韓廷早悉其舉事之期。故有備無恐。不爲所乘。當日。駐京各國公使聞警。卽赴王宮。謁見韓王。將亂之前。有親衛隊兵士十二名。至日公使館呈書。聲言我等入闕。爲改革政事。起見。恐日本駐兵。不知或有妄動。故以書告。日使小村氏直斥之。忽遽出門。而詣王宮。宮門堅閉。小村氏在門外待半時許。門始開。入謁國王。知閣臣等皆無恙。則已卯初矣。次日。韓廷命警務廳搜查作亂之首。捕得沈萬里李啟康。監送訊問。供出煽動者不一其人。而由閔黨主其事。尙有外國人在其中。○十七日。韓京來電云。今次變亂。外國人始相干涉。其證據已顯。韓廷向俄國公使館及美國公使館。索取李範晉以下十三人。俄國水師率軍馬數十匹。於午前入京。○駐韓俄公使烏愛朋謂朝鮮政府曰。大院君實爲前此造反之巨魁。決須示以巨罰。○十月十三日。有人傳電至日本東京云。韓政府決計幽囚大院君。○十月初六日以後。常見各國使臣來往。初九日。各國使臣集議於美使館。初十日。同入王宮。自未初起。會議各事。至酉正而散。次日。韓廷卽頒發教令。復閔氏王妃位號。所有本年八月二十二日廢后之令。著卽收回。是日。卽將此事照會各公使。十三日。發喪。并賜閔妃國葬禮。令朝鮮人民持服。期年。派閔泳駿等十一人。辦理故王妃葬儀。十九日。宮中爲朝鮮王妃舉喪。下教一禮拜。間下半旗。以誌哀悼。○朝鮮內定新章。於上月三十日。與各使

臣秘議計凡七條。一關係亂宮之人從嚴處分。一王妃復位事。一發王妃之喪。全國表哀悼之意。一為事變逃亡者下令召回。以上四條係事變善後策。已見諸施行。一尊奉皇帝號事。一更定新年號。一益施斷髮令。此三條尙未舉行。○朝鮮王旋下教曰。今宜改用西歷。以一千八百九十六年為建陽元年。又下教曰。朕朝王欲以皇帝之名自擬各國力阻始先斷髮。爾眾庶能體朕意。亦即斷髮。一時民心蠢動。國太公即大李應昱亦心大不懌。朝臣即弄勸之不聽。○漢陽弒妃之變。株連逮治者甚眾。茲經裁判官審定。李道澈。林最深。死刑。安綱壽。李載純。及某某等。共四名。懲役三年。予百杖。流刑終身。其他二十三名。無罪省釋。其第二案。又審得朴銑刀。砍王妃而死之。且由內殿持屍出。用衾拚蔽而焚之。由其母出首。可據實係元惡。大懲。李周會當時指揮暴徒作亂。尹錫禹。通同二人。知妃骸所在。而不言。皆處以死刑。○朝官鋤凶一案。警擾王宮。下教名捕。爰有李完用。李允用。元興澤。李夏榮。元成澤等五員。隱跡俄使館。保護甚周。○朝鮮王出奔於俄使館。其都城月報與農學會所著萬國公報相似。時不用華文。而用西文耳。如日記之按日記載也者。今全譯其文曰。二月十一號華乙未王率世子潛出宮。幸俄使館。下教。盡革政府諸員職。總理大臣金宏集。農商工部大臣鄭秉夏。伏誅。暴屍衢市。以示與眾棄之之意。又處軍部大臣。以斷爪之刑。然尙在逃。未獲也。是夕。命金炳之為總理大臣。朴宗揚為內都大臣。李完用為外部兼農商工學

部大臣李允爲軍部大臣兼警務使趙丙稷爲法部大臣尹用求爲度支部大臣而先於己午之交收回截髮之令大赦全國凡禁繫圖鼻者悉放甯家前者逆臣矯教征討亂民一應將士咸召歸伍毋以兵威重鍛寬獄又命奉迎王太妃率其郡主出宮亦至俄使館初朝王遭弒妃之變元注日使惡其逼已而弒之也閔黨去矣無外戚專權之患矣而逆黨又起諂事日使擅作威福置王之璽綬幽王於深宮凡政令之大者如貶故妃位號上王以皇帝尊號選立皇后令民改衣洋服截去髮髻之類悉矯令旨頒行初不關白於王也故臣李範晉等不勝憂憤倡舉義旗反爲所殺王日坐針氈朝不保暮至是有以逆黨圖謀篡弒密牋上變者王大驚失色竭蹶而幸俄使館倚客兵以壯聲威案誅逆黨聞俄使先已焚除密室奉王入居更欲佐王真能自主然則是日也誠朝鮮除舊布新之首日也且關係於其朝野者至重極遠無忝乎歲除之名也朝鮮新政府金炳之等初聞王召卽馳赴俄使館奉王教以發號施令煥然一新朝民知王假俄威日本必已失勢當金宏集等暴屍之處築石以投旁觀之日人者斃之又十二號華大日記云昨日王出奔於俄使館深知其事者不過寥寥數人此外各地謠傳直若晴天之霹靂而莫能辨其真僞藉曰不謬豈俄日之將出於戰乎於是人心惶惶罔知所措余月報主筆自謂踰關王路周流客館就所聞見援筆志之小除夕以下改書華歷便記誦也辰初王率世子同登貴婦繡幃潛出宮門直奔俄

館初逆黨之幽王也命其心腹將校爲關尹稽禁出入譙訶無忌七日前王聞告變遣某郡主帷車而出關尹驗之信既而屢出屢入郡主必有所適記者未詳衆皆習見不復譏察王及世子既出從者約四十人後先

踵至畢會於俄使館北向之門外抽簪低扣俄使早知王至啟扃迎入見王面如白紙戰栗不已知沿途之驚恐爲已甚矣年來王恆喜秉燭以理庶政夜深始寢晨起甚晏人皆知之故關尹輩不第以香車晨出爲數見不鮮也知王一枕黑甜斷無他變故自晨至午宮中闐寂如無事然王以其臨親許令

旨使者四出密召素日親信諸臣其首先趨謁者爲朴宗揚卽命擬教罪己大赦全國頒行都邑王若曰藐躬涼德儼然臣民之上撫衷彌自慙矣而復崇信姦宄屏黜賢才用人顯乖其方寢釀骨肉相殘之禍俛仰十年以內無日不在艱難困阨之中且吾朝開國至今五百有餘歲非無祖功宗德何致似

此險象迭起環生閭閻日漸凋殘社稷時虞杌隕每一念及曷勝汗顏此皆由於孤之狃於偏私自矜予智馴至小人競進裁禍紛乘推本窮源惟孤之罪今秋忠臣起義志在鋤奸俾吾國去舊更新蒸蒸日上不料逆徒用事矯傳令旨反肆誅夷自餘小民亦多負屈銜冤無可伸訴孤豈敢忘嘗災肆赦之

韻而靳仁施令將默冀挽回振墜緒而臻隆軌用是普降恩典除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七月及九十五年十月間倡亂元惡必予誅誅外高麗本尊奉天朝正朔今改從西歷乃更追改舊歷亦其餘官民殊憤憤其所謂倡亂元惡殆卽東學黨魁暨弒妃餘孽歟

人等犯干一切罪名。咸赦除之。教下之日。所司官吏。卽釋甯家。以冀怨氣。胥平。神人和洽。至於公私律令。除依前辦理外。前下截髮之令。並非出於孤意。且此事有何關繫。何致強拂民欲。激成變端。其緣此而糾眾抗官者。應知孤之苦衷。毋再多事。至於遣兵剿洗一節。更非孤之所忍。逆黨毒痛。全國害虐。蒸民其罪。屈指難窮。其惡擢髮難數。要知行伍中人。亦孤赤子。無故使與民鬪。彼此必互有挫敗。堆屍成阜。流血盈川。孤齧指痛心。匪伊朝夕。且通商務。農諸業。類皆畏兵禍而共停止。死亡餓殍。日有所聞。尤屬上干天和。下剝元氣。命下之日。其前派將士。星夜回都。揭竿眾民。各歸安業。所有截髮之事。各隨民便。毫無勉強。衣服冠履。亦皆任便穿用。民間若於此外。尙有苦難。爾各部大臣。其加意撫綏。整飭毋任一夫失所。恩誥所至。咸使聞知。建陽元年二月十一日。內部大臣兼內閣總理擬教。高麗爲同文之國。所著文字。樸茂古雅。右教從元文譯作西文。今康轉譯華文。體會字義。毋增毋減。頗費經營。然於元文終未能吻合也。居有頃。又下一教以諭兵士。王若曰。累年以來。國步艱難。叛者四起。今又得密奏。逆徒竟懷篡弒之謀。孤乃避入俄國。欽使行館。各國欽使亦已畢集。爾軍士人等。宜速隨同統將。前來捍衛。爾輩皆孤赤子。日前卽有舉動乖違之處。知皆出自逆徒之僞令。今特普赦爾輩之罪。有以赦前事來告者。卽以其罪罪之。爾輩其各束身歸伍。毋有疑沮。如遇叛逆首領。並許加以斬決。函首呈驗。命下之日。各統將迅率部眾。趨至俄使館外。投遞職名。毋忽。建陽元年二月

十一日。右教亦係轉譯自西一介書生乃月報日記又云客臘廿八日。西二月十號俄國艦隊兵百名直入

漢城。屯紮俄使館大門以內。客使朝臣無不錯愕。而不知其早與朝王有密約也。俄館本有瞭樓。小除

夕。樓頭有人。竟日瞭望。午初二刻。第一隊侍衛兵自王宮狂奔而至。朝鮮王之教令已實粘俄館門外。

朝民正環讀羣鈔。兵卽衝入人叢。猛加驅逐。朝民不知其爲保王而來。抑將加害於王躬也。紛紜駭散。

既而各營共接王教。奔走借來。是日共來兵捕約五百名。密護俄館之外。肅靜無譁。俄使既迎入朝王。

卽遣人分報各國駐朝客館。各公使領事均來謁見。日本公使最後至。王亦見之。其時諸自命爲政府

大臣者。正各晨集朝房。會議國政。教令既下。兵民頃刻傳誦。金宏集等事出倉猝。不知所爲。惟有意圖

逃遁之一策。乃兵捕人等。早知擒斬逆徒之令。四出搜捕。內部大臣俞吉潯首先就擒。行經王宮之前。

日本兵房在焉。日兵竟成宮前日兵遽出。效盲詞小說中強盜劫法場之惡習。奪而匿之。軍部不知所

往。總理金宏集暨農商工部鄭秉夏就逮後。眾又懼日兵之來。劫沿途剝刃而斃之。王以不能親鞫其

罪。心殊不懌。當金鄭伏誅之際。道旁一西人目擊之。後更訪諸朝人。據稱金鄭二屍暴諸衢路。任人踐

踏。朝民各取大小石各一塊。奮力擲之。循舊例也。更有一人。竟用小刀。斮割一屍。股肉生啖。入腹。怨毒

之於人甚矣哉。是夜朝兵分赴諸逆徒宅第。加以保護。以防波及無辜。又知朝民切齒於日人。亦命妥

爲防衛然已石斃一人矣。○元且朝鮮邸報刊朝王教令曰。王若曰。孤實紹丕基。宰治八道兆民。垂三十年。惟以不克續承祖宗宏業。夙夜祇懼。乃饑饉。瘠至喪亂。頻仍。嗟我元元。顛連無告。孤尙忍耽玉食。錦衣之樂。晏然尸位。而付諸淡忘哉。然開國五百三年。六月元注卽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七月以來。國中儼有改紀之名。而仍無維新之實。民之疑慮。誠固其所惜哉。惜哉。今孤追憶前塵。默靜後患。似此朝綱掃地。民怨薰天。豈孤之失德。有以致之歟。抑治國之道。實不足以洽民心。歟。或誠民之不安。本分歟。孤臨朝。惴慄若履。虎尾訪於元老。實惟膏澤之不下。究爲慙德之首。用頒恩詔。其自五百三年六月以前。一切賦稅。實欠在民者。咸予蠲除。然則去年及前年下半年之賦稅尙須嚴切追呼耶。朝民元氣何自蘇哉。普告四境。咸使聞知。此亦譯文。○漢城西字日報云。朝鮮定律。凡減死罪一等。髡髮爲城旦春。城旦春三字非西字所能譯。以意測之。理或然耳。故朝民重視髮髻。甚於華人之辨髮。無端強令截去。是直八道中。載藉衣也。心何以甘。朝王既入俄館。首蠲此令。深得要領。聞強民改服西服之令。亦將次第刪除。惟金宏集等倡議。改元而用西曆。朝鮮以開國紀年。今爲五百五年。王教中書作建陽元年。又知帝制自爲之意。殊未忘也。以其有一定之時日。便於稽核度支。故仍沿之。日本改用西曆亦卽此意。○西報云。乙未小除夕。朝王逃入俄使館。直至景申二月下浣。依然未敢還宮。揣其意。當俟日戍之全撤也。去冬。駐美日使接東電。卽齎送美國內閣外部諸大臣閱視。略云。我戍朝之兵。原爲保護公使領事。暨商人起見。又緣遼東

前。戍。重。兵。與。本。國。須。通。電。報。
振。興。自。主。之。權。無。藉。客。兵。之。
幸。矣。至。我。與。朝。鮮。交。涉。以。不。
變。動。不。居。日。兵。即。屹。立。不。退。
也。固。曰。金。宏。集。輩。錮。之。而。無。
越。月。餘。金。炳。之。等。又。以。大。權。
同。整。朝。弊。之。始。明。言。如。彼。所。
廟。亦。以。改。革。政。紀。爲。言。然。則。
業。乃。自。乙。春。旣。屆。雖。覺。略。有。
日。而。每。下。愈。況。矣。其。漸。騰。顯。
使。臣。深。恐。操。之。過。感。不。免。改。
久。長。之。計。也。要。結。之。而。不。聽。
遂。可。謀。弒。之。乎。
卽。知。新。法。之。善。而。不。免。有。所。

之後。外人之冀望朝鮮者。料其如啖蔗之漸入佳境。及至荏苒數月。幾成絕望。有知其隱微者。以數語決之曰。無財無債。人不之信。稱無門也。無力無學。無志無興。無助無望。嗚呼。小國至此。雖欲不亡。烏得而不亡。況自弒妃獄起。王禁宮掖。截髮令下。盜弄潢池。今卽逆黨伏誅。赦書除死。而守府之愚騃如故。權門之勢。燄復張。俄又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日本。則畏首畏尾。不敢妄措一詞。不知日廷何以對朝鮮。且更何以對中國也。景申春仲。卽朝鮮所稱建陽元年三月者。國類無君盜賊蜂起。日本旅人被殺者四十朝。官奉教保朝護民。卽視之如仇。戕官據城肆無忌憚。本書將次脫稿。亂勢已蔓。延至於元川海口日本遣兵繼守之。

朝警補記

美進士林樂知全譯
韋廉生蔡爾康著

嗚呼。余觀日本之勝中國。而悟用兵之用間。謀其立心最狡。其設謀最毒。而其收效爲最宏也。夫中國之善言兵者。莫春秋時之孫武若也。其用間篇有曰。用間有五。有因間。張預注曰。當爲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梅堯臣注曰。因其官屬結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生間者。反報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戰國時。吳起有言。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昔者齊田單。縱反間於燕。以去樂毅。悉復七十餘城。漢陳平。縱反間於楚。以去范增。困項王於垓。下明效大驗。

此爲先聲後之用兵者。未能或之異也。西魏將周文帝遣達奚武偵東魏大將齊神武營。具知情狀。一戰而勝。南唐後主崇信浮屠。北僧小長老先以多造塔像說後主。耗其帑庾。復有一北僧立石塔於采石磯。草衣蔬食。不受布施。及宋師下池州。繫浮橋於石塔。此又間諜之最著者也。日本之侵敗王略也。徧布間諜。肆其神出鬼沒之陰謀。無論中國一舉一動。彼皆纖悉無遺。兵釐未肇之先。日人於中國礮臺皆以西法舞影而去。遼東地圖更復由小而大。由芬而合。無慮數十百嶺。甚至山僻歧途。亦復不差累黍。此間諜之像布者也。旅順守將遼東官吏。彼昏不知。可恨孰甚。至於日本全國。未知中國政府曾有一精本否。而何論乎礮臺。而何論乎小地。嗟乎。嗟乎。且敢搆造虛詞。厚誣賢相。夫李中堂者。固西人所耳而目之。稱爲中國蓋代之才者也。日人近在同洲。豈無聞見。兵端既啟。謂惟叢話於中堂。斯克逞毒於中國。本書所錄刺客小於是。或謂贖。磨或噴。徇庇。或譏以愜。怯失措。或責以調度乖方。甚至捆載重金。將逃香港。要結淮部。圖反天津。其財附日商而立公司。其子媚日皇而爲駙馬。似此謬妄。不值一哂。而不謂中國之自稱忠憤者。偏茫茫然爲日本之內聞。注見前而曉濱於君父之前也。然日本尙恐桂石重臣之多言。未能搖動也。更藉星使下旗返旆之頃。使凡納交於諸隨員者。佯若洩漏機密狀。於是有隨員黎守汝謙。函稟李伯行觀察略言。傳言上海有朱寶生。張叔和。賣米二萬石與日本。爲官拿獲。詢供據稱。係奉憲諭辦理。且出手札爲憑。以致偃息。卑府伏查此等事。關係聲名甚重。無論真妄。均宜電致上海道。一問明白。不然。將反以虛爲實。以僞爲真。或有他端。轉

相仿效其為害甚矣。朱寶生不知何許人張叔和名鴻祿廣東候補道前總辦招商局務曾受國恩豈忘大義且上海縣並無拿獲訊供之案上海道接准津海關盛符觀察電請查詢

即委朱森庭大令密查亦無影響不謂開於上游恐干未便遂借此蓋借朱張等人以謗伯行觀察因而

不關痛癢之事奏參張道落職真所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者也。西人於丁汝昌無貶詞日本亦忌之屢肆謠

株累中堂也。此因聞即鄉人而用之也之尤顯而可徵者也。譚中國愚民深信不疑直至服毒自盡猶曰

今安居於東洋也。李中堂奉使日本致受槍傷愚民更有指為偽造者尤堪駭詫若其生聞之用日兵欲攻一地必先遣零星小隊四出嘗試華

兵瞭見之下槍礮怒發若輩既知虛實立即奔告大營華將則遽以獲勝聞且見其不耐戰或不設備是

使日軍不但得行生聞反報之術且更助之以成懈敵之計也。故曾不數日其地即已失守。何況一路如

是他路亦莫不如是。覆轍相循冥然罔覺華將之愚令人浩歎。至其生聞而偶成死聞者戰畢後日本西

報疑識其事云。中日既失和日人滿布間諜而改華服操華語入華內地者則以荒尾精所設之上海貿

易研究會中人為多。今東報舉其姓氏事蹟曰。石川伍見殺於天津。或曰即槍傷李傅相福原林平楠內

友二郎受磔於金陵。山崎羔三郎鐘崎三郎藤崎秀伏誅於金州。猶田正吉大隈鵬遭囚於宋營而殺之。

藤島龜喜在貔子窩就縛於華軍亦殺之。藤島武彥高見微笑在甯波罹刑於華官未知生死。又其證也。

中華乃更無一人能為聞於日本者。或曰使彼不得逞反聞之計亦佳此無聊語也然則勝負之數何待著龜哉。嗚呼惜哉。

有著為冤海迷聞者蓋為濟遠管帶方伯謙雪冤計也。於方多惡詞其體例宜爾於事未敢盡信惟其

駐韓日記。雖亦有毀譽。語未必盡直道而行。而所紀事實。殊少假借。頗足補本書所缺。今全錄其文曰。三韓之亂。初因疫。民變始於古阜縣。不旬月而全羅忠清道數縣。賊衆蜂起。爲首有金姓者。邪教黨也。有李姓者。十四歲幼童也。有崔朴等姓者。東學黨也。韓王命洪啟勳爲招討使。率韓兵八百名。於甲午四月初四日。借我平遠兵艦。借蒼龍船。由仁川載赴長山浦。登岸而抵全州。韓兵行不裹糧。日給錢一百文。聽向民間購食。散漫無紀。受其擾者。口出怨言。民心愈以不靖。賊遂由全羅東北境。犯忠清而南。全羅兩道兵潰。賊遂入據全州。槍礮子藥。均爲所得。韓王聞警。復撥兵五百名往。中道潰散其半。餘駐公州。未敢前進。賊榜全州城。以誅滅閔黨。匡君救民爲名。蠱煽人心。又傳言。卽日犯公州。洪州直抵漢城。全韓騷動。韓王乃向我。大清請兵援剿。五月初一日。李爵相令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派濟遠揚威二船。往初二日下午。到仁川。倭兵船大和。筑紫二艘。及法國兵船化爾輝一艘。已先在港。濟遠揚威乃合平遠爲一小隊。駐泊仁川港。未初。美國三等提督船保提漢到。甲初。倭赤城船到。初四日。濟遠管帶方伯謙接駐韓袁觀察世凱並丁提督汝昌電。有倭船赴沔。於三船內酌派一艘往。初五辰刻。派平遠赴牙山之沔口。是日。法兵船仁康往。登到仁川。倭赤城船出口。我超勇兵艦並圖南商船。裝礮統領兵赴牙山。初六日辰刻。法船化爾輝開往長崎。午初。倭船千代田到仁川。下午。我操江船到。倭赤

城船並倭提督伊東坐松島船。倭公使大鳥坐八重山船。亦到。戊初。平遠由牙山回仁川。酉正。倭船水兵五百名登岸。我商船海晏。海定。裝葉軍門兵。於是日到牙山。倭公使大鳥登岸。是晚。丁提督電濟遠詢韓事。初七晨。濟遠摘韓事情。覆電。是日。大鳥率倭兵三百名。進漢城。初八日。倭筑紫大和出口。倭領事向韓海關報。和歌之浦等十四艘。裝兵馬來仁川。不日可到。派小火輪量水下浮標。測錨位。爲停泊計。初九日下午。倭高雄兵艦護倭商船和歌之浦。裝兵千餘名。馬七匹。到仁川登岸。申初。英國兵船摸邱利。由長崎到仁川。操魚雷。過濟遠船邊。一周。蓋英船以倭船環集。我船單弱。恐爲所算。故爲此以示意也。戊正。倭裝煤船到仁川。是日。葉軍門部兵在牙山紮營。而全州韓匪已逃散。韓招討使洪啟勳復全州。初十日。倭兵船千代田。並商船和歌之浦。先後出口。倭筑紫兵船及商船陸興丸。先後進口。酉正。英兵船遣員告濟遠。明早該船開往橫濱。亥初二刻。英兵船乃操禦敵陣。亦示意也。葉軍門委員白太守由漢城來仁川。述倭公使大鳥談論兩國調兵援韓之說。初。袁觀察告倭使。我國將派兵一萬來援韓。故倭亦調集多兵來韓。至是。袁告大鳥。我國原派兵一萬。現只來三營。欲令大鳥電倭政府。止兵大鳥辭以兵已在途。弗能止。十一日。龍營務處坐揚威船赴牙山。韓海關稅務司報倭商船九艘。兵四千五百名。馬二百五十四匹。舢舨二十隻。並浮橋。旱雷。水雷。電線等諸軍械。將到仁川。十二日。風雨。倭船

八重山筑紫移錨位。倭赤城船出口。巳正。倭吉野兵船護裝兵船六艘。到仁川。十三日。倭裝兵船三艘。又到千代田船護之。是日巳初。倭兵及馬匹皆登岸。自初十起。華韓電斷不達。濟遠方管帶爲隊長。欲派一船回威海。詳報軍情。奈超揚在牙山。操江爲袁觀察留不放行。平遠又乏煤。方管帶乃託理事電袁觀察云。濟遠開牙山一探。午正。開西初。到牙山之內島。倭赤城等船亦在。方管帶乃將到仁川後。述日所有情形。繕具節略。令超勇船回威海。稟報丁提督。請其轉電薛相。袁觀察疑發其覆。誣稟濟遠驚倭而逃。元注紀方查西國例。凡兵船保護屬國。若他國縱兵登岸。當開礮擊之。濟遠無其權。自當上告。復因電斷不達。勢必親赴牙山。派船回報軍情。請示遵行。乃誣以驚逃。豈不知牙山亦有倭船。赤城等數艘乎。十五日。揚威赴仁川。下午。倭裝兵船到仁川。向韓海關報稱。兵五百名。馬五四十六。濟遠得津電。鎮遠廣丙超勇三船將來韓。十七日辰刻。倭吉野赤城二船由仁川出口。旋來一煤船。十八日。倭督船松島暨高雄。千代田。大和。四艘。由仁川開泊長崎之佐世保地方。在仁川之倭船。只八重山。武藏。並裝兵船共三艘。戌初二刻。我北平煤船到。平遠揚威兩船上煤。十九日下午。駐韓袁觀察。谷屬上平遠船。申初。鎮遠超勇廣丙到仁川。倭兵船大島。踵至。二十日下午。平遠由仁川開送文報。並袁觀察管屬往烟臺。倭船武藏出口。我裝兵海定船還上海。是日。倭使大島見韓王。濟遠起錨出口。適鎮遠廣

丙超勇到。遂同拋錨。廿三日午正。操江開往仁川。酉初。我兵船各管帶乘小火輪。赴白石浦。與葉軍門會商水陸軍情。是日。倭兵船三艘。護裝兵船六艘。載兵三千名。馬二百五十四匹。到仁川。廿四日。聶營進剿餘匪。廿五日下午。平遠由威海到牙山。倭使大鳥會英俄美公使。諭添兵來韓保商。且欲韓爲自主之國。廿六日辰刻。鎮遠平遠往仁川。倭大鳥船亦隨開。是日。探知倭兵距牙山陸路一百三十里。我陸軍戒嚴。已放夜哨。要道已埋旱雷。廿八日辰刻。廣丙裝葉軍田雞礮并文報等件赴津。平遠到牙山口外升旗。告在牙各船起錨出口。合於鎮遠由仁川出漢江。回威海。辰正。濟遠超勇乃起錨。與平遠會途。遇鎮遠升旗。成魚貫隊。相距四百碼。駛出漢江。是日。東南風大作。船甚顛簸。廿九日申初。方到威海。自五月初一日起。仁川牙山等處。倭船調兵來往不絕。其所運兵馬水雷魚雷旱雷電線浮橋等件。不知凡幾。蓋觀釁而動。已存心叵測矣。故英兵船疊次操魚雷操過敵。示意於我。欲我早爲戒備。以待不虞。濟遠方管帶見此情形。乃上條陳於李爵相。一謂海軍戰艦合則力厚。分則勢單。未決裂時。宜速召聚一處。遇有變局。以便調遣。若以數船分駐仁川牙山港道。分歧倭兵。三面可到。倘倭以浮雷順流而下。必遭暗算。且我聚各船於威海旅順。有事則全隊出北洋遊弋。若遇倭船。便於邀擊。至收泊之處。依於礮臺以固北洋門戶。邊疆自不至爲所擾。一謂九連城鳳城鴨綠江一帶。與高麗接壤之處。宜調兵。

數十營以扼其要。遇有變局，則進兵直擣韓京。且重兵出九連城各處，則兵有後路，不比乘船易為敵算。蓋兵由船往，雖多派兵艦保護，倘敵以兵船邀擊，復分擊運兵船，運船皆商船，不堪受敵。危不可言。故兵當由陸進也。一謂倭人窺韓，俄實暗中取利。蓋韓為俄有，則俄之戰艦可由三韓港道出入。泰西各國所深慮也。倘我與英德各國聯絡保韓，則倭不敢公然逞志。一謂倭人兵餉多取商民，彼國物產銷售中國者十居其七。倘與倭議戰，必先絕其通商。且當防他國代為銷售。若中國不銷其物產，則彼下議院籌款自非易事。一謂當速籌添戰艦。倭之敢輕我中國者，以我海軍戰艦無多，且皆舊式不及其新式快船快礮之利也。倘我添行速率之船多艘，並各船上多添快礮，則彼自聞而震懾。現英德各國兵船在華者多，當此戰事未形，或預與英外部定購在華戰艦，訂立合同，不先付款，有用給價，無用歸還。但按價給息而已。駐仁稅務司英員曾獻是策，似屬可行。且價約定，即可升中國旗，以壯聲勢。按德等國兵船專為自保本國而設，豈肯輕售於人？且其政府亦豈貪微息，此計必不能行。此語即屬添設書上未行而倭費開矣。○寬海述聞客又述牙山戰事已有不經語。今紀其略云：朝鮮土匪不靖，濟遠率揚威赴仁川，合平遠以護之。迨葉赫兩統領率兵千餘赴牙山，護以超勇船，恐其力單，復分揚威赴牙山。倭運兵船絡繹而至，始數千人，繼萬餘人。濟遠管帶方伯謙往晤美法俄各兵船主，探詢倭兵多來之故，則皆曰：駐韓袁觀察世凱告倭使中國將

派兵一萬援韓。故彼亦厚集兵力也。五月二十日。事既決裂。儻相召各船回威。合大隊以爲備。六月初一日。抵威海。二十日。丁提督又遣濟遠率威遠廣乙二船往牙山。護愛仁飛鯨等裝兵船。並往大同江一帶遊巡。廿一日。三船到牙山。廿二日。丑刻。愛仁到。辰刻。飛鯨亦到。按濟遠等既護裝兵船。何以遲其艦。未知何以爲計。濟遠遂派各艦中小火船。照料裝運。拖帶駁船。將兵丁軍裝馬匹大米各等件。運駁上岸。並派艦中水手。幫同起卸。是日寅刻。威遠送電報往仁川。午刻。由仁川回牙山。報稱廿一日。漢城韓倭已開仗。電線已被割斷。往見英兵船主羅哲士。據云。倭大隊兵船。明日即來。濟遠遂飭員弁。趕催水手。幫助陸兵。駁運馬匹米石上岸。並令威遠先出牙山口外。復以威遠木船不堪受礮。且行駛甚緩。倘出口遇敵。徒失一船。是夕子初。令其先赴大同江一帶取齊。廿三日寅刻。濟遠傳旗廣乙魚貫出口。預備禦敵。辰初二刻。將出漢江。瞭見倭船三艘。一吉野。一浪速。一不知名。旋轉取勢而來。知其有異。遂號令廣乙嚴密備戰。駛近一萬碼左右。忽聽倭督船先發號礮一聲。倭三船遂礮聲並起。均向濟遠轟發。濟遠亦將前後大礮暨左右哈乞開司礮。即時均擣倭督船。忽倭礮中濟遠望臺大副都司沈壽昌頭裂而亡。方管帶與並肩立。腦血尙沾衣也。又一礮傷前礮臺。二副守備柯建章中礮。洞胸。學生守備黃承勳中礮。斷臂。六品軍功王錫三管旗頭目劉鷓均中礮陣亡。望臺並礮臺各處弁兵陣亡者十三人。倭者

四十餘人而廣乙已遁。倭三船繞擊一濟遠。濟遠前礮臺積屍不能運動。僅剩後礮一尊。尙堪禦敵。連發四十餘出。中倭船浪速甚多。該船稍傾。行駛遂緩。陡見西南烟起。知高陞裝兵船至。操江護之。當卽升旗告操江。我已開仗。爾須速回。其時烽煙迷天。旛升而操江未答。倭船行速。二船驟不及避。遂爲所及。方倭之分船趕高陞也。濟遠乘間迅督收拾前礮臺。擲屍而出。試運前礮。復振後礮。方管帶顧濟遠雖受礮甚多。均非要害。知倭船放杪不準。因卽發令如倭船復來。我須看真杪準。方許開礮。甯死而待。不准輕放。旋見倭用二船趕來。一稍緩。一甚疾。轉瞬間。倭督船吉野至。連發數礮。皆高過濟遠船面。濟遠故停礮不放。倭疑我礮壞。子藥盡。駛愈近。我船轉左。彼亦左。我船右。彼亦右。以避我前礮。追隔三千餘碼。方管帶發令。將船前轉。看定杪準。猝放後礮。一發中其望臺。殲其員弁。水勇再發。中其船頭。火起。水進。又發。中其船身。船便傾側。其緩行之船尙未及也。濟遠因舵機受傷。轉動不靈。遂駛回。此節別且有自相矛盾處。祇以文無收束。故刪其尤不經語。而姑存之。是役也。丁提督原約濟威乙開船後。卽遣大隊戰艦接應。至廿二日甲初。大隊在威海已升火。將啟行矣。丁提督電爵相。告行期。右翼總兵劉步蟾。憚行。揣時方議和。當軸必不輕啟。覓添倭必戰四字於電尾。爵相得電。覆令緩行。嗟乎。大隊接應之船。果於廿二夜開行。廿三必到牙山。濟遠正與倭三船鏖戰。更得大隊船掩其後。倭船當全沒。不特後至之操江高陞兩船可

保無恙倭船經此大挫銳氣陡滅海疆嚴嚴必不至如今日之蕩搖矣貽誤軍機伊誰之咎方管帶戰回時以失此機會扼腕歎息語侵劉鎮而搆禍之端遂由此起是役也倭人猶有濟遠能戰之圖散賣市中冀其國人復仇且戰時知所防備丁提督以水手李仕茂王國成爲首功各賞銀五百兩六月廿五日丁提督率船巡洋留濟遠在威海爵相發電問濟遠赴牙山詳細情形濟遠以實報爵相覆電有此番血戰足雪前恥而張吾軍之語方事之殷也廣乙先逃追威遠回猶無消息至七月初始聞廣乙船遁入高麗十八島人盡登岸船則放火自焚據廣乙船脫回水手頭目蔡福等說初開戰時倭船均出口船主云事壞矣卽下龍旗倭船亦去合環濟遠我船逃南走船中雖中數砲均非要害行駛如常迨駛至山邊淺水大副與三副說外邊有倭船來卽令放下舢板移舵傍山福未聽船主口號故不肯駛後被魚雷鎗二等水手袁仲三趕去舵亦被接去駛傍山船主並船中人皆下舢板放火焚船到山時近九點鐘行未久隱隱有砲聲聞朝鮮人說非倭船開砲係爾自己船中砲響有鐵板物件飛上山來到山後飲食甚苦云云其管帶既回威海懼已怯敵燬船罪無可追遂謂臨戰時濟遠不援以致船壞德員漢納根時爲海軍副統領奉派質證此案濟遠管旗頭目辨明之事始寢○又記大東溝戰事篇中尤多回護僅節錄其事實以彌前闕其略云八月十六夜北洋全軍由大連灣護送運兵船於十七日午正到鴨綠江大東溝地方定遠鎮遠致遠靖遠來遠濟遠超勇揚威廣甲十艘布勢泊口外鎮南鎮中二砲船並四雷艇護兵入港平遠廣丙二艘泊港外十七連夜運兵登岸十八日辰刻丁提督令全軍預備午正行船意在

率隊返旅順。午初遙見南來黑烟一叢。知是倭船。丁提督升旗令全軍起錨備戰。復令相距四百碼成犄角陣。又令平遠廣丙入隊。二船未即來。我軍陣勢初本犄角魚貫。至列隊時復令作犄角。厲行丁提督乘定遠鐵艦爲督船。並鎮遠鐵艦居中。致遠靖遠爲第二隊。經遠來遠爲第三隊。濟遠廣甲爲第四隊。超勇揚威爲第五隊。分作左右翼。護督船而行。原議整隊後每一點鐘船行八哩。是時隊未整。督船即行八哩。在後四隊之濟遠廣甲五隊之超勇揚威本均魚貫在後。及變作雁行。以最後之船斜行至偏旁最遠之度。故趕不及而陣已散漫矣。查海戰利在鐵甲船爲先鋒。次等船爲中隊。或後隊。以鐵甲堅利便於攻敵。且能保衛弱小之船。故各國必以鐵艦爲督船。既能折衝敵鋒。而在前引領變陣亦靈動也。是役我軍以定遠督船並鎮遠鐵甲居中。而以弱小之船作左右翼。倭船雙行魚貫而來。且據上風。我已失勢。洎開仗時。與倭船相距四碼即八千碼之遙。我督船即號令開砲。相距太遠。不能中敵。旋即砲煙漫天。無從測杪命中。督船僅於開仗時升一旗。令砲聲驟起。丁提督被震碎。且第三次排砲時。帥旗即被敵砲擊落。遂不再升。各船耳目無所係屬。陣勢益散。倭船則左右分駛。繞擊我旁列之弱船。於是超揚落後被圍。中砲著火。首尾之人不能相救。濟來經亦被圍著火。且戰且救。火靖遠前後中砲發火。旋救滅。廣甲則已遁出圍矣。致遠在陣受傷。見一敵船傷而停車。深入追擊。爲魚雷所中而沈。按日誌中其

魚雷船雷轟船燬是經遠管帶中礮陣亡船被圍擊亦中魚雷而沈此語亦誤濟遠中礮彈數十處後礮座

放礮不停礮針及螺釘俱震動潰裂礮已不能旋轉前大礮放至數十餘出礮盤鎔化鋼餅鋼環壞不

堪用諸語悉出自不全船各處通語管亦被擊壞二副守備楊建洛學生把總王宗埏與在船之七人

陣亡傷者十餘人力大不支初敵分四船截擊經濟迫經遠沈遂并力擊濟遠我軍督船偕鎮遠戰而

東濟遠截斷在西礮械壞無可戰祇得保船西駛倭船鑿於牙山之役恐我誘敵不敢窮追不然亦鏖

粉矣定遠鎮遠之戰而東也敵亦以四船繞擊之約片刻我軍已衝擊星散督船並不升旗收隊幸靖

遠管帶從權升旗隊旂於是平遠廣丙來遠始隨之而港內鎮南鎮中二礮船並二雷艇亦至軍始集

倭船旋東去時已酉刻二雷艇往救揚威弁兵礮船往救超勇弁兵及天昏黑猶望見倭船在彼打燈

號放火箭招呼擊濟遠之四船收隊也廣甲自午開仗約在未初離隊是夜子初至大連灣三山島外

迫近叢險石堆該船弁勇僉告管帶船已近灘必不可進管帶不聽致船底觸石進水不能駛出後派

金龍船主洋員麥克魯驗看據云廣甲船無傷惟廁所有一小孔或是礮子穿過是役戰闔三時定鎮

共中大小彈二百餘處陣亡共十餘人靖遠中彈數十處陣亡二人來遠中彈百餘處自後魚雷船至

前烟筒座被焚殆盡陣亡十餘人平遠中彈二十餘處廣丙中彈數處濟遠中彈七十餘處陣亡七人

傷者十三人。礮械全壞。申正二刻到旅順。各船以酉正到十九日。丁提督並副提督飛電報傷。并告海

軍開仗情形云。我軍致經沈超揚焚定鎮靖來平丙中南並二雷艇回旅。濟遠先逃。方管帶屢請驗船於丁提督不允往

見劉步蟾亦不答。方管帶云。且恐濟遠在旅剖辨。遂於二十晨遣往大連灣。拖廣甲船。濟遠總車洋員

哈卜們以船礮俱壞。無所禦敵。力爭不聽。遂辭總車之職。不與行。濟遠到該處見廣甲沈擱灘中。猛拖

徒失船隻。不得已捨鋪入大連灣。後見廣甲火起。方濟遠之往大連灣也。適李爵相電詢船隔。龔總辦

倭船駛近。放礮環而碎之。濟遠至廿三日始回防。方濟遠之往大連灣也。適李爵相電詢船隔。龔總辦

濟遠何以先回。龔總辦答以船傷礮壞。先回旅順。廿三日丁提督再電稟。龔相濟遠先逃。牽動全軍大

局。請卽重辦。以儆效尤。廿四日電奏請旨。管帶正法。廿五天未明。行刑。以上各電均在右翼總兵劉

步蟾代理提督任內。丁戰回報傷告假。劉步蟾代理提督。與丁提督密商而行。然廣甲管帶吳敬榮始而逃陣。繼而燬船

僅予革職留營。仍復月給薪水。廣乙管帶林國祥。牙山之戰。避敵焚船。旋復管帶。濟遠殊不足以服方

伯謙之心也。○旅順口之被困也。李傅相有手諭諸將一書。事後經人摹泐上石。今全錄之云。諸位統

領如面。連接稟函及探信。懸系之至。鎮東送去糧彈等項。計勻分接。濟遠以多支兩旬。宋宮保已由復

州進隊。聖旨又飭唐仁廉六營。章高元八營。由營口繼進。不日會合銘軍。分道進援。倭人前後被我

夾擊。定行退縮。望諸弟堅忍苦守。相機出奇。雕剿古云。同舟遇風。胡越一心。況昔我淮部子弟。親若同

胞耶傳言黃提督與張鎮口角對毆。趙鎮與衛鎮亦有爭毆之事。此何時勢尙開。氣尙望。其同心禦敵乎。趙懷業久駐灣防。既不出隊與徐見隆力戰。又不能爲一日之守。任令營哨官紛紛逃遁。勇丁下鄉擄掠。毫無紀律。實屬喪盡天良。應將所部懷軍全交姜翰卿統領。節制整頓。其不法弁勇。立即擒拿。梟示以防內亂。衛鎮聞亦怯懦無能。豈欲蹈汝兄覆轍耶。姜翰卿驍勇夙著。調度有方。旅防各軍。應均歸其總統。其不遵號令者。准卽撤換。懲辦黃松亭。素頗自命。今日臨敵。究竟何如。總之旅爲要地。朝廷視爲關係重大。如弟能死守勿失。必膺五等之封。若任其失陷。只有蹈海而死。何不拚命持久。爲淮人振起聲名。兄必督飭劉道盛。道等隨時設法運濟米糧槍礮。彈勿空放。須省蓄用之。各營應懸重賞。俾共効命。如現銀不足。卽給印票爲憑。吾當飭照票給銀。此時行文不便。卽以此信爲憑。祈諸弟共體此意。順問捷祺。鴻章手啟。未注云。此信各營傳觀。遵辦。十月廿二日。有信天翁者。注按語於後云。光緒甲午年十月甲辰朔。日本兵寇。按語曰。寇曰我遼東。於皮島東花園嘴登岸。初七日寇金州。正定鎮總兵徐邦道率楚軍馬步二千人。金州副都統連順率旗兵會禦於老赫山。東北徐家山一帶。鏖戰兩晝夜。殺賊甚多。衆寡不敵。後無繼援。死亡過半。初九日兵敗。金州陷。徐連各率殘軍退至旅順。趙懷業以三千人守大連灣礮臺。亦棄臺潰。至旅順時。守將臨元鎮總兵姜桂題提督程允和黃仕林張光前衛

汝成五軍分守各路十七至廿一等五日。寇至營城。距旅四十里。姜桂題等迎剿獲勝。各有斬獲。寇北

退二十里。各軍亦收隊。廿二三兩日。休息士卒。

此何時勢尚休息耶。蓋仍誤於視閒。諜爲正兵而妄誇戰績也。寇於廿三夜。以輕騎快

礮。潛繞盤龍山。據高俯臨。程允和所守礮臺。廿四日。既曉始覺。驅禦不及。而礮子雨至山下。不能立足。

始潰敗。姜程徐三將。猶各率隊禦仗於大校場。張光前率行隊禦仗於鴨湖嘴。乃各路山溝伏寇。蜂涌

而出。抄截各軍後路。街市及姜桂題坐營。同時火起。各軍驚潰。兩岸濱海礮臺。守弁以礮向北回擊。鏖

戰至申正。見勢危急。亦先後遁。全旅皆陷時。

朝廷已飭幫辦大臣四川提督宋公慶統率毅軍。并河

北鎮總兵劉盛休銘軍。回攻金州。以躡寇後。廿四日。攻金州北門。將奪門。風雪太大。兵莫能進。其時電

報不通。旅將未知援兵已在寇後。乃派差弁殷貴航海赴津。稟請救援。廿二日。李傅相手書告以援往。

諭令同心固守。明示賞罰。并僱金龍小輪船。星夜送回。廿四午正。抵羊頭窪登岸。未知軍敗。循路回營。

爲伏寇所擄。擔水幾日。乘隙覓舟。逃至煙臺。口述情形。并出此書。始知原委。因其扮作鄉民。此書密藏

衣內。未敢搜去。若諸將能再守一兩日。得讀此書。則旅順當可保全。伏讀一過。不禁掩卷太息。今鈎勒

上石。以免湮沒。而補載籍之闕云爾。信天翁述於峙山僧舍。○字林西報云。當敵氛日迫之際。有白燕

京來者。爲言翁叔平李蘭孫兩尙書。合詞奏請

皇上。敬奉

皇太后慈輿西狩。文芸閣著作耶廷式

等亦以爲言。欽奉 上諭。朕甫親大政。方期整理庶務。式煥新猷。邊疆朕命將出師。聲罪致討。其萬不得已。與不爲已甚之心。可以天下萬國所共諒。更不料將不知兵。士不用命。師徒擄敗。陵寢致萬一不幸。朕惟守國君死社稷之義。該大臣等其敬奉 慈諭。皇太后慈輿西幸。別立賢君。以主宗社。而鞏皇圖。朕實有厚望焉。淚而況食毛踐土。世沐 生成者哉。儻事諸人。其尙偷生。視息於符。○中東和約既定。東使入居京邸。總理衙門疏稱。爲請 旨由事。臣衙門查咸豐八年英約第五十一款。內載。嗣後各式公文。無案。各國事同一律。現據日本使臣林董函稱。近閱京報。摺內指稱。臣等以中外既敦睦誼。文字之間。理宜慎重。英約通行已久。豈可衙門。嗣後一切公文。仍不得提書夷字。以符成約。恭候 命下。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遵行。○乙未十一月初三日。刑部呈進。上四起。一葉志超。一龔照瑛。一蔣希夷。一黃仕林。均蒙 恩免勾。

號爲日本重開議院之期。日主與諸大臣咸集。各國欽使陪觀。中國出使大臣裕朗西只憲與焉。有議員數輩抗辯言。中東之戰。我國耗財殘命。而遼東一地既得復失。坐令俄法德總攬利權於我。毫無所益。不知內閣及外務省諸大臣何以厚恩鴻職。竟至於斯。宜請天皇飭令辭職。毋任尸位。○遼東一地贖歸中國。日兵陸續撤退。至乙未十一月初十日爲止。日本留戍之文武官弁吏役兵夫。悉輪盡去。中華派往之文武吏卒。聯袂偕來。父老皆謂不圖今日重見漢官威儀也。然碧血青燐。迴溯去年。劫火之摧殘。則又皆感慨係之矣。○美都郵簡云。乙未五月望日。中國楊子通星使儒率二隨員。晉謁民主於白宮。奏稱欽奉朝命。中東之變。蒙合衆國大伯爵璽天德居間介紹。釋怨聯懼。實深銘感。今郵到御書一帙。藉申謝悃。隨員旋捧御書授諸星使。敬謹齋呈。民主謙遜承受。星使卽鞠躬而退。御書以盤龍黃緞爲箋。計闊二尺。長稱之玉檢金泥。雍容華貴。信可寶也。○又云。乙未九月望日。日本使臣隨美外部兼宰相參見民主。帶奉日主致民主手書。稱爲良友。深謝力勸敦和之盛意。并謝駐華之欽使領事照料流寓之日民。及北京東京兩欽差互通講和之消息。又有一應謝者。美國各官不但奉民主之命。滅戰禍而開和局。已也。又使美日親睦之忱。逾於往昔云。○和約將換未換之際。京師議論蜂起。或謂華不肯讓遼東。而願視爲勃發地。請英法俄三國經管。既而他國不遵。遂作罷論。或曰華

中 諸願 擇 駐 欲 申 內 各 名 之 以 爲 中

宜旌賞。兼可策勵將來也。○乙未五月間。英商怡和輪船公司聚股商會議一年之商務。道及高陞輪船沈溺事。總董謂。或曰。船係中國僱用。應向北京議償。或曰。船被日本中傷。應向東京索價。今本公司已奉外部諭帖。指點情形。援引公法。謂。應取償於華。但事關國政。須俟外部與總署論辦。未知何日得賠也。○朝鮮王教若曰。開國五百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誓於太廟。謝絕中國之藩稱。鞏固自主之基業。冀臻上理。而復古權。且中日馬關和約。業已通行天下。允昭我國自主之證。爾部臣其議立慶賀節。以志弗諼。爾民其敬聽朕意。毋忽。按此係新亂未起以前事。旋定以四月十四日。燕臺換約之期。爲常年慶賀自主節。吁朝王其尙有人心哉。或曰。此亦逆徒之意耳。○西報云。德國克虜伯廠代中國鑄造新式水雷艇數隻。業已下水試行。每點鐘可行英程廿四里。或增四分之三。○又云。威海衛慘受雷沈之定遠來遠威遠三艦。日本設法起出。備極艱辛。○又云。十年前。英疑俄有侵佔朝鮮之意。因置戍於朝鮮之巨文島。傳聞俄許不涉朝事。不割朝地。英兵乃退。丙申春。英議員問於外部侍郎古爾遜曰。俄人之所許者。今猶未沫歟。古侍郎曰。然。然議者以爲昔俄之所許。非許英也。查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俄署華使拉地陰師。奉俄命以許華。華乃轉述諸英。今古侍郎尙持前議乎。朝鮮王避入俄使署。明係俄爲保護主。他國各報。衆口一詞。故雖俄皇有不收朝藩。亦不任日佔之說。日亦有不在俄佔之說。而俄報仍求降旨。隸朝鮮爲藩屬。朝王自喜絕華而不收朝藩。亦不任日佔之說。日亦有不在俄佔之說。而俄報仍求降旨。隸朝鮮爲藩屬。知將淪爲俄屬也。吁。德報更謂。

今俄勢大張於東。而以
掌握滿洲火車之轍。

丙申春。倫敦中國通商

一千八百八十七年 借債

一千八百九十四年 借債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借債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借債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借債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借債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 借債

倫敦武備報云。

英一 五十七分半

德六 五分半

突厥 一分半
十一 瑞瑞 一分四
十二 阿琴梯 一分三
巴西 一分一
十五 丹麥 一分

希臘 九盞
十七 智利 九盞
葡八 一盞
中國 不滿一盞

按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分亦有清單中國列於八日本列於十六相距五年互相對調惜哉此五年中他國之有所更易者如俄初列四今列三美初列六今列五英之增長最多而以早躋極品無可再升意則次序與權力盡退○中日通商條約久而未定惟各國見正約中所定大略皆謂此皆我輩所求之不得者也今宜謝日本矣○日本既得華銀擬就款添購快船八號鋼帶船四艘大水雷艇十二隻小礮船一盞別製厚鐵甲艦四艘又在神戶造大船塢一座計容英權一萬五千墩之大船可以入塢其餘則內地展長鐵路海濱增拓製造局南境設電綫過琉球達臺灣繞澎湖造大鐵橋於馬關河面以聯絡南北之氣脈○德國漢納根軍門今在德京奉中國特派來華重練陸軍其法或仿俄仿法仿德皆許便宜行事○傳聞德國欲就閩浙兩省之間得一海岸以為運漕之環報德國久蓄此意然為華計此風烏可長哉

中東戰紀本末

第五

李中堂三十七歲像



日相伊藤博文



中東戰紀本末卷之五

美國林樂知彙輯

上海蔡爾康紫微錄

李傅相致日相書

美林樂知口譯
華蔡爾康筆述

大清欽命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部堂北洋大臣一等肅毅伯李致書於大日本國宰相伊藤伯閣下。竊念我朝素以慎固邦交為首務。歷年以來。與泰西各國同敦睦誼。乃至本年。而與貴國有違言。遂致和局中輟。戰禍繁興。兩國生靈同罹兵燹。每一念及。良用惋惜。本大臣日夜籌思。冀得善策。俾兩軍水陸之戰。均暫停止。奏奉我大皇帝諭旨。天津海關稅務司德璉琳。服官中國。多歷年所。深知其秉性誠實。辦事幹練。即著李鴻章將兩國因何啟釁。及現擬仍歸於好之意。詳細告知。飭令德璉琳迅速東渡。妥議釋怨。尋盟事宜。仍准德璉琳將一切情形。隨時電告李鴻章。轉行呈進。欽此。本大臣欽奉之下。遵派德璉琳為頭等議和公使。遵旨乘輪馳赴貴國。請問貴國命意之所在。與夫停止戰禍。重訂和約。諸事宜。本大臣更特奉此書於閣下。敬請進德璉琳而教之。幸甚。不宣。光緒二十年十月二十一日。此書係譯作西文。今轉譯華文。於體裁辭氣。恐難吻合。惟命意則未致失真也。字林報既譯是書。復加以按語云。德璉琳權使奉書而東。日廷以其非欽使也。拒而不見。權使遂還華。合併譯之。

遣使議和小記

上海鑄鐵齋主節要

中東戰紀本末

卷五 李傅相致日相書 遣使議和小記

廣學會校刊

中日之戰。瞬經半載。皇上憫生靈之塗炭。特命戶部左侍郎張樵野少司農蒞任。前福建臺灣巡撫調署湖南巡撫邵筱村中丞友濂為欽差大臣。並賜全權。會同日本全權大臣互商。和局。張邵二公均曾奉使歐西。熟諳交涉機務。邵公自交卸臺灣撫篆後。暫駐上海。張公於光緒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由京。迎陸至滬。二十一年正月初六日。二公俱乘輪至廣島。按張公前使美國時。值美國福世德大臣總理外務。深相投契。茲者美民主有願為介紹之論。故中朝電請福大臣周旋。其間張邵二公既抵日本。福大臣亦正由美東來。遂與日廷派出之內閣總理大臣伊藤春畝伯博文。外務省卿陸奧子光宗訂期互校國書。

皇帝勅書

寶山黃觀保恭譯

皇帝特命戶部侍郎張蔭桓。湖南巡撫邵友濂為出使日本議和全權大臣。即著前赴日本。與日本所派議和全權大臣妥商一切事件。電達總理衙門轉奏裁決。所有隨往人員均歸節制。此去務宜保全國體。輯睦邦交。竭力盡心。速成和局。無負朕之委任。欽此。

請示全權書

日本全權大臣子爵陸奧氏明治二十八年二月一號手致中國張邵二星使

黃觀保石齋譯

本大臣等奉我國天皇陛下勅書。載明一切條規。准令便宜行事。毋須奏請裁決。是本大臣等實有全權。

也。至貴大臣所執勅書。雖經捧讀。而其中文義。未及深察。將來恐多誤會。究竟勅書中。曾否載明便宜行事全權字樣。貴大臣等能否遇事自專。毋須電請裁決。特先函問。統希布覆。不宣。

明告全權書

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張邵二星使覆日本伊藤陸奧二大臣

黃觀保石籟譯意

大清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本大臣等於會議處。接貴大臣陸奧氏親交手函。詢問全權。本大臣等所奉勅書。已於會議時。互易蒸閱。中載全權字樣。是明授以商議條款。便宜登諾之權。和議一成。即可電請大皇帝俞允。約期簽字。帶歸敝國。恭呈御覽。再至貴國。互相調換。特此敬覆。即希明答。不宣。

日使致詞

明治二十八年二月二日日本伊藤總理大臣向中國張邵二星使謝絕和議并致一牋聲明本意

照錄日本國元文

本大臣與陸奧大臣等所作處置。非過事吹求。實於理上萬不得已所致。不能歸咎於本大臣等也。自來清國情形。於列國勢若冰炭。全然離睽。或有時與列國連和。共享昇平之福。揆其與二國守信之道。往往有不能克全者。蓋清國常以孤立不羈。猜疑刻薄為政。故其於外洋交涉之端。敦睦隣邦之道。所必需之公明信實二者。其闕如也。宜矣。元注清國欽差大臣交涉事宜。應立約書之件。於公然允准之後。却不肯簽名捺印。甚有於已立之約章。並不聲明詳細。情由漫然中止者。歷來實蹟不一。由此而觀。足徵當時清廷意中。並無誠實修睦之心。所委欽差。又不與以應行之權。歷觀往事。莫不比皆然。我政府有鑑於斯。故與清國欽差若無定議全權。及一切便宜行事者。決不開議。免勞往返。

當爾欲來議和時。已預先聲明。清國所派欽差。不可不加以定議和局簽名捺印之全權一款。而清國已恪遵此款。准派全權大臣。前來我國。我大日本天皇陛下。確認無疑。故特派本大臣與陸奧大臣。會同清國欽差全權大臣。共商和局。並賜訂立草約簽名捺印之權。清廷既經允遵。特派全權大臣。而兩閣下委任之權。殊不完全者。足見清廷之意。尙未切於求和。觀昨日兩下對調之委任諭旨。殊不待判斷。其懸殊之處。已彰明昭著。竊思今日之事。非泛常可比。我帝國所派全權大臣。係文憲諸邦通用之全權。毫無指疵之處。願清國於全權委任。應有諸項權利。幾乎全無加之。兩閣下攜帶之委任諭旨。與閣下等所應陳應爭之條款。亦不明載。又不與以訂立草約簽名捺印之權。且與兩閣下議定和局應行事宜。清國皇帝陛下。於事後批准。亦未題及一語。然則所委閣下等之職權。不過探聽本大臣與陸奧大臣陳述之言。歸報貴國政府而已。事既如此。本大臣斷不能再行續議也。或云。今番之事。於向來成例。並無不合。本大臣決不能照如此解說。即足以重續前議。至於清國內地之例。本大臣原無容喙之權。然關係我國交涉之件。則清國向來成例。顯違列邦公正交際之義。所有不洽正理之處。非獨本大臣之權利。可以主張裁抑。亦本大臣之所應爲也。況易干戈而爲玉帛。係至重至大之事。今者重啟輯睦。再續邦交。與訂立和約。固有一定不易之意旨。至互相訂立之後。猶期有克踐斯盟之誠衷也。講和之事。我帝國雖無反向清國求

就之理。然我帝國重體上天好生之德。免致生靈塗炭之苦。清廷如履至當之道。以與我國言和。則我帝國亦當重修舊好。若徒託空談。止成虛約之議。則本大臣再不敢聞命。至我帝國與所立之約章。必期實踐。斷不食言。故不得不向清國。要以確實堅守盟約。永無爽信之據。故清國如果切實求和。其使臣必須委以實在全權。且須擇素有碩望之大員。當斯重任。與所訂立之約章。確能保其實踐無詐。則我帝國自可允其議和。再不堅却也云爾。

臨別贈言

寶山黃石齋譯稿

大清欽命出使日本議和全權大臣張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與貴大臣今日會晤時。貴爵相伊藤談論一切。繼又鈔示所諭之言。已經先後領悉。貴大臣等以本大臣所執文憑。未可為據。囑令本大臣回國。并將不能成議緣由。詳明錄示。亦已閱悉。本大臣奉命而來。議雖未成。然應將貴大臣未是之處。縷晰言之。本大臣於初議時。曾將所執文憑。交付貴大臣閱看。憑中載明。准予全權字樣。但使約章兩有益。即可許諾成議。既由本大臣詳細面言。且中國大皇帝所致貴國大皇帝之御書中。亦均詳載。初議時曾請轉呈。未蒙貴大臣允諾。茲將御書繙譯送閱。至云。本大臣於議妥後。仍須電請中國大皇帝允允。然後許諾。以為有背全權之意。不知此是中國向例。非與全權有所背謬也。本大臣亦曾詳細面言。兼

由貴國電致駐華美國公使轉詢究竟有無全權字樣。美公使當接中國總署照會謂本大臣等實有商議簽字之權。想美公使早經電覆。則本大臣之實有全權。可以概見。文憑中倘有未周之處。本大臣曾可以電奏改正。而貴大臣不允。惟囑本大臣等回國。此舉甚不合理。本大臣所執文憑。與向日出使各國議和全權大臣。初無二致。今獨貴國以爲未是。殊不可解。此次本大臣奉命而來。專爲和局。並非談論以前交涉之事。本大臣亦憐兩國人民塗炭。深願言歸於好。化干戈爲玉帛。乃貴大臣概不應允。其故何歟。再貴國不以全權大臣之禮接待本大臣。亦爲未是。據貴爵相伊藤言。本大臣發電至華。不得竟用暗碼。又據貴國外部大臣陸奧言。近有中國發與本大臣之電文。係用暗碼。欲索閱暗碼底簿。方肯交出。本大臣由華起程時。曾聞美國駐華公使言。萬國公法使臣電信。向有用暗碼之例。貴國此舉。顯違公法矣。至於本大臣自到貴國後。往返廣島。荷蒙護送。款待之處。附陳謝悃。不宣。

問答節略

李中堂奉使日本與日本大臣問答語書記官志之

第一次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午後二點半鐘。帶同參議李經方及參贊官三人。乘輪登岸。赴會議公所。與伊藤陸奧及書記等官六人。坐定。寒暄畢。伊云。中堂此來。一路順風否。李云。一路風順。惟在成山停泊一日。承兩位在岸上預備公館。謝謝。伊云。此間地僻。並無與頭等欵差相宜之館舍。甚爲抱歉。

李云豈敢伊云本日應辦第一要事係互換全權文憑當由參議恭奉敕書呈中堂面遞伊藤亦以日皇敕書奉交中堂伊令書記官閱誦英文與前電之底稿相較陸奧令書記官將敕書與前電華文之底稿相較中堂令東文繙譯與羅道比較日皇敕書並所附繙譯英文底稿畢陸云日皇敕書是否妥協李云甚妥我國敕書是否妥協伊云此次敕書甚妥中堂復令羅道宣誦擬請停戰英文節略誦畢將節略面交伊藤伊藤略思片刻答曰此事明日作覆旋問兩國敕書應否彼此存留李云可以照辦伊云頃閱敕書甚屬妥善情無御筆簽名耳李云此係各國俗尚不同蓋用御寶即與御筆簽名無異伊云此次姑不深求惟貴國大皇帝既與外國國主通好何不悉照各國通例辦理李云我國向來無此辦法且臣下未便相強伊云貴國未派中堂之先固願修好然前派張邵大人來此似未誠心修好中堂位尊責重此次奉派爲頭等全權大臣實出至誠但望貴國既和之後所有此事前後實在情節必須明白李云我國若非誠心修好必不派我無誠心講和亦不來此伊云中堂奉派之事責成甚大兩國停爭重修睦誼所繫匪輕中堂閱歷已久更事甚多所議之事甚望有成將來彼此訂立永好和約必能有裨兩國李云亞細亞洲我中東兩國最爲鄰近且係同文詎可尋仇今暫時相爭總以永好爲事如尋仇不已則有害於華者未必於東有益也試觀歐洲各國練兵雖強不輕起釁我中東既在同洲亦當效法歐洲如我

兩國使臣彼此深知此意。應力維亞洲大局。永結和好。庶我亞洲黃種之民。不爲歐洲白種之民所侵蝕也。伊云中堂之論。甚愜我心。十年前我在津時。已與中堂談及。何至今一無變更。本大臣深爲抱歉。李云維時聞貴大臣談論及此。不勝佩服。且深佩貴大臣力爲變革俗尚。以至於此。我國之事。困於習俗。未能如願。以償當時貴大臣相勸云。中國地廣人衆。變革諸政。應由漸而來。今轉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爲抱歉。自慚心有餘力不足而已。貴國兵將。悉照西法訓練。甚精。各項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進京。與士大夫談論。亦有深知我國必宜改變。方能自立者。伊云。天道無親。惟德是親。貴國如願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貴國如願以償。蓋天之待下民也。無所偏倚。要在各國自爲耳。李云。貴國經貴大臣如此整頓。十分羨慕。伊云。請問中堂。何日移住岸上。便於議事。李云。承備館舍。擬明日午前登岸。陸云。明日午後兩點鐘。便否再議。李云。兩點半鐘卽來。我與貴大臣交好已久。二位有話。儘可彼此實告。不必客氣。此次責成更重。又云。貴大臣辦事有效。整理一切。足徵才大心細。伊云。此係本國大皇帝治功。本大臣何力之有。李云。貴國大皇帝固然英明。貴大臣贊助之功。爲多。又云。兩位同居否。伊云。分居。李云。何日來此。伊云。陸外署三日前到此。本大臣昨日方至。平時往來於廣島東京之間。乘火車有三十餘點鐘之久。辦理調兵理財外交諸務。實屬應接不暇。李云。貴國大皇帝行在廣島。幾個月。伊云。已七月矣。李云。宵旰勤勞。不

勝欽仰。伊云。誠哉萬幾無暇。凡一切軍務國事。以及日行諭旨。皆出自親裁。李云。此處與各處通電否。伊云。與各處皆通。李云。本大臣有電回國。伊云。前張大人等來此。本大臣未曾允電。此次自應遵命。飭電局照發。李云。當時未曾開議故耳。卽彼此相問年歲。伊藤五十五。陸奧五十二。李云。我今年七十三矣。不料又與貴大臣相遇於此。見貴大臣年富力強。辦事從容。頗有蕭閒自在之樂。伊云。日本之民。不及華民易治。且有議院居間。辦事甚爲棘手。李云。貴國之議院。與中國之都察院等耳。伊云。十年前曾勸撤去都察院。而中堂答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漢時。由來已久。未易裁去。但都察院多不明事務者。使在位難於辦事。貴國必須將明於西學。年富力強者。委以重任。拘於成法者。一槩撤去。方有轉機。李云。現在中國上下。亦有明白時務之人。惜省分太多。各分畛域。有似貴國封建之時。互相掣肘。事權不一。伊云。外省雖互相牽掣。都中之總理衙門。當如我國陸奧大臣。一人專主。李云。總理衙門堂官雖多。原係爲首一人作主。伊云。現係何人爲首。李云。恭親王。樞本與大鳥兩位。現辦何事。伊云。樞本現任農商部。大鳥現爲樞密院顧問官。請問袁世凱何在。李云。現回河南鄉里。陸云。是否尙在營務處。李云。小差使無足重輕。李云。全權又憑既已妥善。互換所有應議條款。卽開示。以便互議。伊云。當照辦。當卽與訂明日午後兩點半鐘會議。並訂明日午前十點鐘。移住岸上館舍。卽散。

第二次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午後兩點半鐘。仍赴原所與伊藤陸奧會議。李云承備館舍甚佳。有賓至如歸之樂。謝甚。陸云前備行廚相待。乃中堂辭却。只得遵命。伊云中堂昨交停戰節略。現已備覆。即將英文朗誦。另備華文交參議閱後轉呈。陸云英文字句較爲明晰。羅道即將英文譯誦一遍。李云現在日軍並未至大沽天津山海關等處。何以所擬停戰條款內竟欲佔據。伊云凡議停戰兩國應均沾利益。華軍以停戰爲有益。故我軍應據此三處爲質。李云三處華兵甚多。日軍往據。彼將何往。伊云任往何處。兩軍惟須先定相距之界。李云兩軍相近。易生釁端。天津衙門甚多。官又將何爲。伊云此係停戰約內之細目。不便先議。試問所開各款。可照辦否。李云雖爲細目。亦須問明。且所關甚重要。話不可不先說。伊云請中堂子細推敲。再行見復。李云天津係通商口岸。日本亦將管轄否。伊云可暫歸日本管理。李云日兵到津。將住何處。伊云俟華兵退出。即在華兵營盤。如不敷住。可添蓋兵房。李云如此。豈非久踞乎。伊云視停戰之久暫而定。李云停戰之期誰定。伊云兩面互商。但不能過久。李云所據不久。三處何必讓出。且三處皆係險要之地。若停戰期滿。議和不成。則日軍先已據此。豈非反客爲主。伊云停戰期滿。和議已成。當即退出。李云中日係兄弟之邦。所開停戰條款。未免陵逼太甚。除所開各款外。尙有別樣辦法否。伊云別樣辦法。現未想及。當此兩國相爭。日軍備攻各處。今若遽爾停戰。實於日本兵力有礙。故議及停戰。

必須有險要爲質。方不吃虧。總之停戰公例。分別兩種。一則各處一律停戰。一則惟議數處停戰。中堂所擬。乃一律停戰也。李云。可否先議那幾處停戰。伊云。可指明幾處否。李云。前承貴國請余來此。議和我之來。此實係誠心講和。我國家亦同此心。乃甫議停戰。貴國先欲踞有三處險要之地。我爲直隸總督。三處皆係直隸所轄。如此於我臉面有關。試問伊藤大人。設身處地。將何以爲情。伊云。中堂來此。兩國尙未息兵。中堂爲貴國計。故議停戰。我爲本國計。停戰只有如此辦法。李云。務請再想一辦法。以見貴國真心願和。伊云。我實在別無辦法。兩國相爭。各爲其主。國事與交情。兩不相涉。停戰係在用兵之時。應照停戰公例。李云。議和則不必用兵。故停戰爲議和第一要義。如兩國尙相戰爭。議和似非誠心。伊云。若論停戰。應有所議之款。如不能允。不妨擱起。李云。現如不議停戰。議和條款。可出示否。伊云。中堂之意。是否欲將停戰節略撤回。再講和款。李云。昨日初次會議。已說明向來說話。不作虛假。所議停戰之款。實難照辦。伊云。中堂先議停戰。故擬此覆款。如不停戰。何妨先議和款。李云。我兩人忠心爲國。亦須籌顧大局。中國素未準備。與外國交爭。所招新兵。未經訓練。今既到如此地步。中日係切近鄰邦。豈能長此相爭。久後必須和好。但欲和好。須爲中國預留體面地步。否則我國上下傷心。卽和亦難持久。如天津山海關。係北京門戶。請貴國之兵。不必往攻此處。否則京師震動。我國難堪。本大臣亦難以爲情。且此次爭端。實爲朝鮮起見。

今華兵業已退至奉天。貴國之兵。惟尙未到直隸耳。如貴國之兵。不卽往攻天津山海關直隸地面。則可不必議及停戰。專議和款。伊云。局面竟至於此。非余之過也。戰端一開。伊於胡底。詎能逆料。此次交戰之始。本大臣無時不願議和。而貴國向無議和之誠心。自今以往。局面又將大變。所以議及停戰。必須以大沽天津山海關爲質。李云。以此三處爲質。日兵不必實據。但立作質名目之條款。何如。伊云。設停戰之限已滿。而和局未定。所指三處。又將與日軍開釁矣。參議云。不必停戰。但議和之時。定一限期。不往攻三處。可否。照辦。伊云。如此辦法。與交戰無異。和局未定。彼此相攻。終當相拒。李云。可否請先示議和條款。伊云。然則停戰之議。如何。李云。停戰。暫行攔起。伊云。停戰一節。未曾定結。恐議和時。又復重提。李云。頃聞貴大臣談及停戰。有兩種辦法。一爲一律停戰。一爲指地停戰。今不攻天津山海關等處。卽爲指地停戰之辦法。伊云。中堂停戰節略。係指一律停戰。本國之兵。散處遼遠。實難一律停戰。而所指數處停戰。本大臣細思。無法可保。且指地停戰。係於戰場上會議而言。此處距交戰之處甚遠。所以不必議及指地停戰。李云。卽請貴大臣出示和款。伊云。此事業已說過。宜先將停戰之議攔起。李云。停戰之款。未免過甚。萬做不到。但既請我來。必有議和條款。伊云。議和之款。業經辦好。李云。卽請見示。伊云。現在停戰之議。不提否。李云。停戰之款。既難應允。且無別種辦法。姑講和款。伊云。中堂所交停戰節略。是否撤回。抑或擬復。聲明不能

應允。李云。照此辦法。之後。又將何爲。伊云。或再行議和。李云。如此。語氣尙未定。準貴大臣。不云和款已備。乎。伊云。但看。中堂復文如何。李云。本大臣擬復文云。停戰之款。萬難應允。姑且擱起。卽請會議和款云云。是否如此辦法。伊云。中堂初見停戰之款。云。應先子細推敲。以後再復。頃則遽云。萬難應允。還請中堂再想。爲是。李云。遲數日。再復。伊云。幾日。李云。一禮拜後。伊云。太久。李云。假如復以不能做到。以後。是否卽商和款。伊云。應請中堂將所呈停戰之款。子細商量。或節略抽回不提。然後再商量和款。惟本大臣不願貴大臣已將停戰之議。擱起。於議和時。又復提及。李云。和款一定。戰卽不議。自停。伊云。貴大臣究竟幾日。答復。李云。四日後。答復。伊云。三日須復。愈速愈妙。李云。議和條款。不應如停戰條款之太甚。伊云。我想並不甚。李云。只恐過甚。難以商辦。伊云。此正兩國所以派使臣會商也。下次會議日期。可各先定。李云。且待細想復文。辦妥後。或面交。或差送。伊云。聽便。李云。復文辦好。卽遣人定期相會。伊問陸奧。答應如此辦理。李云。惟願貴大臣力顧大局。所擬和款。務須體諒。本大臣力所能辦。則幸矣。伊云。本大臣亦願力顧大局。有裨兩國。但不知貴國以爲何如耳。中堂乃離席。各散。

第三次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三點鐘。在原處會議。坐定。寒暄畢。李云。前次會議。停戰要款。節略。茲已作復。卽誦華文。由中堂將華英文二分。親送伊藤。伊閱英文。陸閱華文數遍。卽指後半篇。交

其書記譯出東文。陸復詳閱。又與伊藤對換華英文詳校。復與伊東書記。以東語相商甚久。似未能遽決之狀。於是伊乃云。停戰之議。中堂是否擱起不提。李云。暫且擱起。我來時。專爲議和起見。伊復將英文反復細看。伊東乃以東語解之。伊復取煙捲。延時細想。乃云。中堂未動身之先。自己與貴國深明。辰下戰局情形。誠心講和。重修舊好。李云。我年已邁。從未出外。今本國目曙時艱。且知我與貴大臣有舊。故特派來。此足徵我國誠心議和。我不能辭。伊云。所議之事。一經議定。必須實力踐行。查貴國與外國交涉以來。所允者。或未照行。我國以此事所關重大。派我來辦。凡已應允者。必能見諸施行。惟望貴國亦然。李云。貴大臣所言。想係道光季年。我國與外國初交之時。咸同以後。所定一切約章。皆經批准施行。卽十數年前。與俄國所辦伊犁之約。稍有齟齬。隨後卽派使妥結矣。伊云。額爾金之約。固未批准。我兩國旣派頭等大臣會商定議。若不施行。有傷國體。而戰端必致復起。且所以議和者。不獨爲息戰。且爲重締舊好耳。我忝爲敝國總理內閣大臣。凡所議定。必能實踐。亦望中堂寶能施行。議定之事。爲幸。李云。我忝派欽差頭等大臣。此次進京。召見數次。寶因此事重大。奉有明白訓條。前屢與貴大臣言及。日後和款。必須體諒。本大臣力所能爲。果可行者。當卽應允。其難行者。必須緩商。斷非三數日所可定議。請貴大臣卽將和款出示。伊云。請俟明日交閱。李云。明日何時。伊云。請中堂擇定。李云。十點鐘可否。伊問陸奧首肯。李云。所示

和款若與他國有關涉者。請貴大臣慎酌。伊云。何意。李云。如所示和款。或有牽涉他國權利者。必多未便。我兩國相交。有素。故預爲提及。伊云。此次議中東兩國之事。他國皆在局外。未便攙越。李云。去年曾請英國從中調處。貴國不以爲然。自無須他人調處。我兩人商議之事。如不能成。恐無人能成矣。伊云。萬一不成。則貴國大皇帝可以親裁。歐洲各國議和。皆由國主親議。李云。中國則不然。卽恭親王總理譯署多年。亦未親議條約。兩國暫行相爭。終久必和。不如及早議定。爲妥。去歲戰端伊始。本大臣卽苦口勸和。今已遲矣。伊云。戰非幸事。亦有時不免。李云。能免不更妙乎。前美國總統格蘭德遊歷過津。與本大臣相好。曾言。當我國南北交爭。傷亡實多。後居總統。總不輕起爭端。後常以此奉勸同志。中堂剿滅髮捻。卓著戰功。我勸中堂亦不可輕言戰事。本大臣嘗奉此語爲圭臬。此次起釁。貴大臣豈不知非我本意。伊云。兵凶事也。傷人實多。有時兩國事勢交逼。不得已而用之。李云。戰非仁人所爲。況今日器械銳利。殺戮更衆。我年邁矣。不忍見此。貴大臣年歲富強。尙有雄心。伊云。此次爭戰之始。議和甚易。李云。當時我亦願息爭。乃事多拂逆。時會使然。伊云。其時所求於貴國之條款。無甚關係。未蒙應允。大爲可惜。初戰之始。我兩國譬如兩人走路。相距數里耳。今則相距數百邁。回首難矣。李云。終須回頭。貴大臣總理國事。何難之有。伊云。相距數百邁。回走。又須數百邁矣。李云。少走幾邁。不亦可乎。縱令再走數千里。豈能將我國人民滅盡乎。

伊云。我國萬無此心。所謂戰者。乃兩國將一切戰具。如兵船。礮壘。器械等。彼此攻滅。以相弱耳。與兩國人民毫無干涉。李云。現國家已願和矣。自可不戰。伊云。我兵現駐金州等處。見所有華民。較朝鮮之民。易聽調度。且做工勤苦。中國百姓。誠易治也。李云。朝鮮之民。向來懶惰。伊云。朝民招爲長夫。皆不願往。我國之兵。現往攻臺灣。不知臺灣之民。如何。李云。臺灣係潮州漳泉客民。遷往。最爲強悍。伊云。臺灣尙有生番。李云。生番居十之六。餘皆客民。貴大臣提及臺灣。想遂有往踞之心。不願停戰者。因此。但英國將不甘心。前所言。恐損他國權利。正指此耳。臺灣不守。則又如何。伊云。有損於華者。未必有損於英也。李云。將與英之香港爲鄰。伊云。兩國相敵。無損他國。李云。聞英國有不願他人盤踞臺灣之意。伊云。貴國如將臺灣送與別國。別國必將笑納也。李云。臺灣已立一行省。不能送給他國。二十年前。貴國大臣大久保。以臺灣生番殺害日商。動兵後。赴都議和。過津相晤云。我兩國比鄰。此事如兩孩相鬪。轉瞬卽和。且相好更甚於前。彼時兩國幾乎戰爭。我力主和局。倡議云。生番殺害日商。與我無涉。切不可因之起釁。伊云。我總理庶政。實甚煩冗。李云。我來相擾。有誤貴大臣公務。但此事商辦。恐需時日。伊云。我國一切事務。由皇帝簽名。後本大臣亦須簽名爲證。至一切未經呈奏之件。本大臣亦應過目。我今來此。日行公事。另有大臣代理。惟大事尙須自辦。李云。如是。貴大臣在此。可久居相商矣。伊云。各部辦事。仍在東京。惟公文辦成。卽寄廣島。本

大臣因此事所關至重。故一切國務暫由他人代辦。此地實未便久居。李云。且待貴大臣所議和款如何。倘易於遵行。和議即可速成。否則仍須細商。需時必多。惟望恕罪。伊云。和款一事。兩國人民盼望甚殷。愈速愈妙。萬不能如平時議事。延宕且兩軍對壘。多一日。則多傷生命矣。李云。聞貴國皇帝將往西京。伊云。尙未定。廣島天氣不甚相宜。或徐往耳。當即起席。各散。接是日散後中堂即受槍傷

使相遇刺紀實 第一篇馬關電報 已列入第三卷

西報記李中堂遇刺事。照譯之曰。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堂自會議處言旋。將至行館。忽有日人。自人叢中走出。距與前五尺許。以手槍擊中堂。倏逸去。警察追捕之。刺客奔入店中。與捕相拒。旋爲所擒。查驗手槍。有已放槍子一枚。未放者四枚。當中堂之被擊也。眼鏡帶稍低。以便瞻望。槍子擊破左鏡。中左額。深入左目下。碎鏡紛落衣襟及輿內。幸創口與目無之。輿夫見刺客所爲。駭懼。逡巡不能進。警察促之行。拔劍逐路人。擁輿至行館。昇入寢室。中堂暈眩。幾不省人事。隨節兩醫官奔至。見流血甚多。方取止血藥。而裹創。手帕血已滿矣。止血裹創後。中堂略息片時。醫官乃探槍子所在。日本醫士亦馳至。互商方藥。中堂謂被刺時。惟彷彿見一人。持手槍來。距與前數尺。忽聞槍聲。即覺左額痛甚。以手撫之。知左目下受傷流血。遂以手帕拭之。血灑袍服。殆徧。自料必死。幸心神鎮定不亂。惟暈眩難支。云。其時日官來問傷

狀者絡繹不絕寢室前後甬道遊廊皆滿俄而伊藤陸奧兩大臣躬詣慰問謝罪甚恭憂懼之情見於辭色地方文武大小員弁紛至沓來慰問甚周衆醫採取槍子窮極心力不得其處行館隨使員役無不恐懼行館外派警察甚衆四圍防守出入稽查兵士巡邏街道以備非常境內申行軍律頒示保安條例如是者數日卒無他變乃知行刺之事僅一狂病喪心者之所爲非有亂黨約期舉事也衆始稍安山口縣知事及警察長同時解職巡察加嚴凡入境者人與行李無不搜查行旅苦之翌日日皇遣御醫一人軍醫二人來視疾採取槍子甚久亦不得其處被刺之三日衆醫既不能決傷之致命與否乃共議剗取槍子以免日久變生然恐年邁剗流血已多震動全體終歸無益於是定議暫緩數日以觀其變厥後傷不增劇日有起色漸次復元衆乃竊喜以從緩觀變之議爲是也初衆醫之議取槍子也請命於中堂曰剗取槍子子出則剗愈然難保無虞且取出之後尙須靜養多日尤不能稍勞心力中堂慨然曰國步艱難和局之成刻不容緩子焉能延宕以誤國乎死生有命我甯死無剗遇刺之明日見血滿袍服或言曰此血所以報國也中堂潸然出涕曰舍予命而有利於國予亦不之靳也當是時日人方圖遠略無停戰意舉傾國之師逼我和款所索既奢且不願遠和而我全權大臣復被刺隨使各員罔不憂懼中堂憂勞傷心創亦難速愈然中堂心雖憂而氣不餒力疾籌商一切雖創劇偃臥猶口授事機一若未經受創也

者力諫不聽。眾醫苦之。道停戰之約。就和局有轉機。中堂心稍安。創亦漸愈。傷之速痊。停戰之力居多。是停戰之舉。勝於醫者之藥石也。日人目擊中堂年高受創。寢疾不能起。無以自解於天下。幡然有悔禍之心。故允停戰。而和約條款亦酌改從輕。此口舌所不能爭。而藉一槍子之傷以得之者也。惟中堂不避艱險。不畏勞瘁。雖身受重創。猶扶病從公。不惜一身支撐危局。忍辱負重。危身奉上。爲人所不能爲。卒能化干戈爲玉帛。紓朝廷宵旰之憂。拯生靈塗炭之厄。使時局危而復安。則一子之傷而定難迴。天寶權與於此。豈天下之小故哉。是可紀已。

日本外部送到日皇明降諭旨云。中國現在雖與我國兵爭未息。而按照儀節格式。欽派頭等全權大臣前來締結和局。經朕遣派全權大臣等前赴馬關會議。我國應有責成。確遵萬國通例。優待中國。欽使方與國家體面相符。並應優予護衛。以資保安。朕業已疊降特旨。飭令文武官員。懷遵辦理。去後現查據有不法兇徒。下賤已極。竟敢傷及中國頭等全權大臣之身。朕心深爲憂愁。惋惜其兇犯自應飭吏。按照國律內最嚴之刑。辦理。茲特明降諭旨。通飭官民。欽遵旨意。保我國家榮耀聲名。庶不致再有此等狂悖不法情事。而損我國之光譽也。

照錄豫審判語云。犯人小山豐太郎。卽六之介。明治二年三月所生。住郡馬縣邑樂郡大島村大字北大

島第四十二番平民無事業。右小山豐太郎係犯謀殺未遂罪名。由檢事請辦前來。茲將豫審口供錄開於左。被告小山豐太郎。因去年日清兩國生此葛藤。至交干戈。皆中國大臣直隸總督李之所爲。非去此人。則不能保持東洋之平和。故欲前往中國行刺。因此事不能允准。今茲三月。閩李爲議和全權大使。來山口縣赤間關。有此好機會。似不可失。因生殺意。於明治二十八年三月十一日。在神奈川縣橫濱市金丸謙次郎處。買得短銃一挺。於是月十二日午後。由東京陸路動身。是月二十四日。抵赤間關。是日午後四點四十分鐘時。在赤間關市外濱町。用該銃。欲擊大使胸部。由轎外放擊。誤中左下眼窩。去方外中央一寸許之所在。致不能遂其殺害之意。以上事實。證據十足。應照法律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條。第一百十二條及第一百十三條。移請山口地方裁判所。歸重罪審斷。被告人於此判。得以上控。其期日。由判文交付之日起。三日以內。明治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山口地方裁判所赤間關分局豫審判事。遠山嘉又。裁判書記仁澤金平。

日本外務大臣來函云。啟者。罪犯小山豐太郎。今由山口地方裁判所。定以無期徒刑。即終身徒罪。由該裁判所檢事長野。寄電報前來。先此奉達。即祈查照。外務大臣子爵陸奧宗光。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初五日到

照錄結案判文云。小山豐太郎豫審之後。照謀殺未遂。定案審結判斷。被告豐太郎。因我帝國與中國啟

舞。致動干戈。皆中國現任欽差頭等全權大臣李。晤爲主持。思非絕其生命。則我國不能得志。難保東方之平和。適聞其奉命來我帝國山口縣赤間關議和。遂決意行刺。於明治二十八年三月十一日。在神奈川縣橫濱街上金丸齋次郎店中。買得五響短槍一支。並彈子。於是月十二日。由東京起早。至二十四日。到赤間關。覘機會。適是日午後四點四十分鐘時。李大臣坐轎。經過該市外濱町。遂裝置彈子五個。用短槍。由轎前欲打其胸部。誤中左眼窩下。距中央約有一寸許之部位。彈子深入約四寸。不能損其命。以。上事實。係該被告當堂自供。查證人憲兵上等兵阿部恆次郎之豫審供詞。並陸軍二等軍醫止古宇田。信近之診視醫案。徵以現在之短手槍彈子。憑證。十足。照法律。被告之所爲。係豫謀殺人。雖已行其事。而因意外。錯。以致未遂。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條第一百十三條一項第一百十二條並第六十七條之。例。由死刑。一等。議以無期。徒罪。犯人所用短槍。並裝置彈子四個。照第四十二條第二例。收沒入官。其他。物件。照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條。交還被告。照右理。判定如左。被告小山豐太郎。辦以無期。徒罪。短槍。一個。彈子四個。收沒入官。此外。不收沒物件。皆交還被告。明治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堂判。檢事黑部。陳平。書記市川保雄。

譯錄日本西字報云。馬關信息。傳至本國樞垣。及各當道之時。罔不大爲震動。聞中國使臣。與伊藤相國。

執別僅數分鐘。卽遭非常之害。相國聞信。震怒驚天。並對左右言及。儻該犯以和爲非。應將本大臣槍擊。不應戕害中國使臣。蓋議和一事。所有條款。專靠本大臣定奪。非靠中國行成使臣也。言訖。隨卽前往華使館。慰問回轅。則抑鬱難申。並稱此事。雖出自狂悖之徒。實玷我國聲望。若該槍子非傷及華使。而傷及本大臣。則事體較細。蓋本大臣卽遭此而斃命於我國。無關輕重也。又聞兵部尙書山縣有朋接電之時。正值披覽要公一閱電文。不勝煩惱。立卽離案大呼。該匪罔顧國家大計。旋喚馬車趨赴大營。又水師總統樺山資紀聞此信息。卽由客寓奔往大營。追旋寓則深爲焦灼。竟夜籌思云。

照譯陸奧三月初三日來文云。大日本國大皇帝因二十八日之憂抱歎殊深。特諭本大臣等。卽允停戰。無庸苛求。惟須訂明日期界域。此係本國前未允行者。倣同寅伊藤目下不在馬關。貴大臣之所知也。貴大臣得便。隨時可與詳訂應辦各節。以便早立停戰條款。

使相徂東公牘

來牘依次編列以完首尾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致伊藤陸奧照會云。大日本帝國大皇帝欽差全權辦理大臣閣下。本日下午。本大臣自會議處所歸途。忽遇意外可悼之事。致使面訂明日上午十點鐘會議之期。未能躬親。殊爲抱歎。是以特此知會。貴大臣明日於所定之時。由本大臣委派李經方趨候。貴大臣祈將已承允。

諾出示大日本國擬結和局要款之節略。交由李經方齎回。本大臣一經接到貴大臣應允見示之和款節略。卽當迅速細加察覈。並望早日復能與貴大臣會議也。手此。並頌日佳。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伊藤陸奧照會覆文云。欽差頭等全權大臣閣下。奉到昨日來函。承示爲可悼之事所阻。致使本晨約會無由躬親。囑將本國所擬和約條款之節略。交由李參議轉呈貴大臣等因。查昨日日本大臣等一聞茲可悼之事。以致貴大臣未能躬親會議。本大臣等卽迅速躬赴貴大臣行轅。問候起居。並聲明因此凶虐狂悖之事。本大臣等萬分憂愁之意。當時所陳之語。日本舉國上下皆抱此情懷。蓋非但本大臣兩人而已。本大臣現應遵照貴大臣所囑。以表恭敬之忱。所有會議事宜。與李參議知會一切。惟貴大臣所遇最可悲悼之事。本大臣等理應先行奏明本國。大皇帝難免稍有撓延一俟。可以知會李參議。當卽迅速照辦。遇此可痛之事。本大臣等實深抱歉。請再陳明。敬頌台祺。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初一日。照會伊藤陸奧文云。大日本帝國。大皇帝欽差全權辦理大臣閣下。接到貴大臣昨日來函。以本大臣適可悼之事。不能躬親會議。故有二十八日之函。深抱歉忱。並陳擬卽遵照本大臣前函辦理之事。難免略有延擱等因。均經領悉。昨承貴大臣駕臨館舍。見詢起居。並以本大臣負傷之故。至爲惋惜。本大臣實深銘感。旋奉貴國。大皇帝存問有加。大皇后慈慮稠疊。頒賜御製。

傷物件。又承敕。派御醫前來診視。本大臣不禁感戴之至。所恃御醫技術精良。貴大臣僚誼周摯。俾本大臣得以早占勿藥。體氣復原。再行陳明貴國。大皇帝。大皇后存問扶拯之盛意。至來函內開。貴大臣允諾見示之和議條款。暫有延緩情形。洵屬甚是。本大臣自應靜候。此事於本國關係甚大。本大臣曷勝。塵念。手此奉謝。並頌台祺。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初五日。致伊藤等照會云。大日本帝國。大皇帝全權辦理大臣閣下。停戰條款。現已畫押。本大臣甚願即將永遠和局事宜。從速開議。俾停戰期限未滿之先。和局已可成議。本大臣現因受傷靜養。中外名醫均以輕出為戒。是以一時不能躬往會議處。所如承貴大臣體諒。擬請即將所擬和局要款。開具節略。送到本大臣。以便查覈。設如此辦法。貴大臣未能遽以為然。本大臣擬於寓內布置會議處。所俾本大臣不至負傷外出受風。仍可與貴大臣會議一切。為此本大臣專候示復。以便照辦。或於本日下午。或於明日某點鐘。均隨貴大臣之便。專此奉布。並頌台祺。按此函去後。陸奧等與李伯行參內回覆。或將約內各款全行承允。或將某款更行商酌。

復日本全權辦理大臣陸奧函云。逕復者。頃李參議等回稱。貴大臣商允。在四日內回覆。或將約內各款全行承允。或將某款更行商酌等因。本大臣雖受傷靜養。而和約事宜關係重大。不得不力疾籌商務。

望即刻將條約全開專員齎送以便逐細查閱或將各款承允或將某款更行商酌於本日某點鐘接到後即於四日內某點鐘回覆可也此頌日佳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初七日按此函去後伊藤等即於是日開送擬約全稿

大清帝國 欽差頭等全權大臣李覆伊藤陸奧和約底稿說帖云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大清

帝國 大皇帝 欽差頭等全權大臣覆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全權辦理大臣所擬和約底稿說帖承

示約稿限四日內作復當經力疾逐細查閱其最有關係之款尤爲竭力考究然終恐受傷之後精神尙

未復原本大臣實恐無以上對 朝廷倚畀之重設此說帖內回覆之語有不周不備之處實因傷疾未

愈力不從心尙祈貴大臣原諒數日之後必能一一詳復也今將約稿大意合爲四大端以免逐條應對

之煩所謂四端者卽一朝鮮自主二讓地三兵費四通商權利○一朝鮮自主 中國已於數月之前聲

明欲認保朝鮮爲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局外之國此次立約自應載入惟日本亦須照認日本所擬約

文自應酌改○二讓地 查日本所擬講和條約序文內有訂定和約俾兩國及其臣民杜絕將來紛紜

之端等語是第二款內自應照此辦理今查擬請所讓之地如果勒令中國照辦不但不能杜絕爭端且

必令日後兩國爭端紛紛而起兩國子子孫孫永成仇敵傳之無窮矣我輩既爲兩國全權大臣不能不

爲彼此臣民深謀遠慮自應立一永遠和好互相援助之約以保東方大局中日係緊鄰之國史冊文字

藝事商務。一一相同。何必結此仇讐。國家所有之地。皆列代相傳數千年。數百年無價之基業。一旦令其割棄。其臣民勢必飲恨含冤。日思報復。況奉天爲我朝發祥之地。其南邊各處。如被日本得去。以爲訓練水陸各軍駐足之地。隨時可以直搗京師。凡屬中國臣民。覽此約文。必曰。日本取我祖宗之地。以發水陸之兵。爲乘隙蹈瑕之計。是欲與我爲永遠之仇敵也。且彼此邊界。必多設礮臺。多養水陸各軍。以資防守。所費不貲。而兩國無賴之徒。皆以彼此交界。爲遁逃藉端生事。無所不爲。添出無數交涉案件。日本與中國開戰之時。令其公使布告各國曰。我與中國打仗。所爭者朝鮮自主而已。非貪中國之土地也。日本如果不負初心。自可與中國將此約稿第二款並以下所指各款酌量更改。成爲一永遠和好彼此援助之約。屹然爲亞洲東方築一長城。不受歐洲各國之狎侮。日本如不此之圖。徒恃其一時兵力。任情需索。則中國臣民勢必嘗膽臥薪。力籌報復。東方兩國同室操戈。不相援助。適來外人之攫奪耳。○三兵費。此次戰事。中國並非首先開釁之人。戰端已開之後。中國亦並未侵佔日本土地。論理似不當責令中國賠償兵費。惟上年十月間。我政府因戰爭不息。美使願出調停。有允償兵費之說。原爲息事安民起見。本年正月二十三日。又由日本電致美國駐紮北京公使聲明。故如所定數目公道。本大臣自當應允。載入和約款內。惟據日本聲稱。此次戰事。日本之意。在於欲令朝鮮自主。然中國於上年十月二十五日。

業經聲明願認朝鮮自主是縱使勒令中國賠償兵費亦只應算至中國聲明願認朝鮮自主之日而止過此不應多索且估定兵費數目亦應酌量中國財力能否勝任如中國財力實在短絀一時勒令立約查押後來不能如數賠償日本必責中國以負約之罪兵端必因而復起現查日本所索兵費數目必非中國現在財力所能償現如將內地賦稅加增百姓必至相率爲亂蓋國家屈志求和百姓已引爲深恥如復橫征暴斂貧民豈能相安如將洋關之稅加增而現在未屆修約之期各國何能應允且一時縱可修約必待各國眾謀僉同方能開辦亦屬緩不濟急至商借洋債一節當必以新關稅款爲質查西歷本年三月初一日江海關稅務司報稱因借洋債以爲戰餉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新關應認還洋債關平銀三兆九億三萬七千四百二十兩九十六年應認還六兆二億八萬一千六百二十兩九十七年應認還五兆一億四萬二千二百三十八兩九十八年應認還三兆六億四萬四千五百一十六兩九十九年應認還三兆五億二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兩二十一年內應由新關認還洋債銀七京八兆一萬七千一百三兩此係西歷本年三月初一日新關應行認還洋債之數自本年三月以後中國所借尙不在此數之內中國從前借款甚易利息亦輕自中日交兵以後洋商居奇中國借債聲名大爲減色洋債行息周年竟至七八釐半其六釐之債爲數不多且須折扣據殷實銀商云中日和局定後中國如擬借洋債不

折。不。扣。周。年。之。息。非。六。釐。半。至。七。釐。不。可。自。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年。至。九。十。三。年。新。關。所。收。正。稅。及。子。口。半。稅。並。洋。藥。釐。金。每。年。拉。算。約。得。關。平。銀。二。京。二。兆。五。億。四。萬。八。千。一。百。五。十。兩。中。間。六。成。應。撥。歸。各。省。督。撫。作。爲。本。省。公。用。如。將。此。款。挪。移。作。爲。賠。償。兵。費。之。用。則。各。省。公。費。必。須。另。籌。款。項。加。賦。添。稅。而。百。姓。不。願。如。借。洋。債。以。償。日。本。計。周。年。行。息。六。釐。半。連。本。帶。息。限。二。十。年。還。清。必。須。關。平。銀。六。垓。九。京。兩。如。此。鉅。款。豈。中。國。所。能。賠。償。且。和。局。已。成。之。後。中。國。必。須。辦。理。善。後。事。宜。在。在。需。款。卽。如。遣。散。兵。勇。皆。成。游。手。搶。劫。生。事。國。家。自。必。設。法。彈。壓。且。內。地。百。姓。不。以。國。家。之。屈。志。求。和。爲。然。亦。必。憤。而。思。亂。國。家。辦。事。必。更。棘。手。不。但。新。添。之。稅。難。收。且。恐。原。有。之。稅。旋。失。故。必。仿。用。西。法。訓。練。陸。兵。造。船。簡。器。重。整。海。軍。方。可。以。自。保。其。利。權。夫。練。兵。造。船。二。事。非。有。鉅。款。可。指。何。從。措。手。如。中。國。一。面。須。賠。兵。費。一。面。須。練。陸。軍。海。軍。何。能。有。此。財。力。至。中。國。擬。辦。內。地。一。切。興。利。便。民。之。事。更。無。論。矣。故。非。請。日。本。將。擬。索。兵。費。之。數。大。加。刪。減。不。可。且。日。本。所。索。賠。款。既。名。爲。兵。費。似。卽。指。此。次。用。兵。之。費。而。言。其。迄。今。所。費。詳。細。數。目。未。覩。官。中。簿。籍。雖。非。外。人。所。能。周。知。然。較。諸。日。本。所。索。之。款。恐。不。及。其。小。半。日。本。新。報。班。班。可。考。似。可。得。其。兵。費。大。概。之。數。如。稍。有。錯。誤。應。請。貴。大。臣。代。爲。更。正。查。兵。端。未。開。之。先。日。本。大。藏。省。中。計。存。現。洋。銀。三。京。圓。其。間。計。用。多。少。作。爲。兵。費。外。人。雖。未。確。知。今。姑。將。全。數。作。爲。兵。費。而。論。追。兵。端。既。開。日。本。復。借。國。債。洋。銀。一。垓。五。京。圓。

作爲兵費。西曆本年二月二十一日。日本首相伯爵伊藤。於廣島和議不成之後。回至東京。在下議政院。宣言曰。照戰後現在情形而論。不知和議何時能成。從前所籌兵費。恐因日後戰事不休。必將告罄。是以不得不請諸公預先籌及等語。據此而言。是第一次國債一垓五京圓。當時尙未用盡。非至戰事不休。一時無從告罄。且日本字新報內稱。新籌之款。現在並無用處。須待至西曆本年六七月間。方需此款。首相伊藤乘議院未散之先。令其預籌。並非一時急用也。等語。西曆本年二月二十三日。東京英字新報云。第一次國債一垓五京圓。中有五京圓股票。尙未銷售。其八京圓股票。雖經售出。而洋銀究未收齊。等語。此外尙有民間報効之款。如連大藏省存款。及所借國債等項。統共合算。日本與中國用兵。所費迄今似必不能過洋銀一垓五京圓之數。且日本此次用兵。旣已得勝。所得中國之兵船軍械軍需。折價爲數甚鉅。自應從擬賠兵費中。劃出扣除。且限年賠費。復行計息。更屬過重。不公亦難照辦。本款旣鉅。復以子母相權。中國財力有限。爲克勝此。尙望貴大臣詳細思之。○四通商權利。此款專索通商權利。情節極爲繁重。非一時所能徧加考覈。以下所陳各節。只照現時所見。得到者而言。隨後自應酌商增改。惟望貴大臣覽此說帖。便知此款中國旣有可以照准之處。亦卽有必加更改之處。方能照准也。前此通商條約。一經開戰。卽作罷論。和局旣成。自應另立新約。中國之意。亦願以中國與各國現行之條約章程。作爲底本。惟

開端應將兩國優待彼此相同一句敘入第一條第二條應答之語現請暫緩作覆第三條據將子口半稅減作值百抽二並擬將一切稅鈔豁除等語查子口半稅本係值百抽二五今將五數除去是每百兩除去五錢查日本此約擬向中國索賠兵費鉅款非中國現時財力所能勝任所有中國餉源不但不能令其壅塞且應爲之代籌開源之法是議減稅不如議加稅矣且現在日本方與歐美各國修約加增稅則豈有令中國將素來甚輕之稅再行減輕之理至洋貨一經進口賣與華人之後尙欲令其免納一切稅鈔此爲各國公使久在北京歷年要求而不得者蓋所請並無公道故也最保通商權利者莫如英國最善謀利者莫如英國之商人英商屢欲懇思其公使以免釐爲請迄無成議者以其短於理也英國公使額爾金帶兵進京盤踞都城以戰勝攻取自居氣燄甚大要盟之下何求不得而不肯以洋貨免釐爲請曰洋貨既入華人之手英人何能保其免納釐金此理所未解是以不願爲之代請此語見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英國修定天津條約藍皮書第四百四十三頁英國通商部所以監理英國與各國通商之事者也英國外部令其查覈此事亦云洋貨既入華人之手尙欲令其免納釐金英國國家不當爲其代請查通商條約並無此款內地土貨既應過卡抽釐洋貨何能獨免縱條約顯有此語亦不可遵何況並無此約見以上藍皮書第三百四十七頁威妥瑪駐北京充英國公使甚久人甚能幹中國商務極爲熟悉

常謂釐金一稅與英國之進款稅相仿外人何可挑剔國家所入不敷所出自有隨時徵稅之權旁人何可厚非今若令各省督撫將釐金除去用費將從何出如今中國商人領有洋人之護照便可在中國境內運貨縱橫無阻其理更爲不公云云見以上藍皮書四百四十四頁四百四十七頁以上數公所陳之說極爲秉公合理想貴大臣見之亦必深以爲然自可將此款更改祇令洋貨在洋商之手時方行免釐此係照最優待之國之約章辦理日本亦應足意第四款所陳之事無論是否公道卽以辦事謹慎而言亦未見其得計夫洋商既非地方官所能管轄而竟深入內地暫行居住距通商口岸既遠該國領事鞭長莫及地方官更覺爲難從前英商亦以此事爲請威妥瑪告之曰此事貪多務得我萬不能准洋商既不歸地方官管轄卽不應請辦此事如洋商聚集內地太多勢將購地作爲租界豈非又添枝節云云見以上藍皮書第四百三十五頁四百四十九頁第六款所指之利益係指機器進口造土貨而言駐紮北京各國公使久經議過未邀准行洋商在中國改造土貨久有例禁各國以此係中國自主之權亦卽聽從中國如准洋商在華改造土貨勢必盡奪小民生計於華商所設製造廠所極有妨礙國家自不能不出力保護此事關係中國經久章程各國公共之事不能因一時戰爭遽行更改也至日本國臣民在華改造土貨運入內地免完稅課一節於向例既有歧異卽屬窒礙難行如果中國以此等利益准予日本

各國皆援一體均霑之例則華商之製造廠所立即擠倒矣第八款末云但通商行船約章未經批准交
換以前日本國仍不撤回軍隊等語此款既不公道又屬過慮第六款內本有新訂約章未經實行之前
所有日本政府官吏臣民及商業工藝行船船隻等與清國最爲優待之國禮遇護視一律無異等語既
有此款作保即不必以不撤軍隊爲詞○以上各節係本大臣將貴大臣交來和約底稿細加察閱之意
見所限時日無多傷病又未平復本大臣今已力疾作復如此直言無隱似亦不能再求詳密至關繫稍
輕之款並未逐細作復者誠以四大端彼此意見如果相同其小節細目自可隨時相商本大臣尙有一
言效其忠告惟貴大臣恕而聽之本大臣回溯服官中外近五十年現在自顧晚景無多致君澤民之
事恐終於此次之和局所以極盼約章一切妥善毫無流弊兩國政府從此永固邦交民生從此互相親
睦以副本大臣無窮之願望今和局將次議成兩國民生後來數世之造化命運皆在兩國全權大臣掌
握之中故宜遵循天理以近今各國大臣深謀遠慮之心爲師法而保兩國生人之利益福澤方能克盡
全權大臣之職分日本現在國勢已甚強盛而人才衆多尤爲方興未艾今日賠費數目或多或少今日
思得兵力所到之地以增幅員或廣或狹皆屬無關緊要至於中日兩國官民日後或永遠和好或永遠
讐仇則有關於日本之國計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慮之也本大臣爲中國頭等全權大臣自能

代中國決計與日本全權辦理大臣訂一周密妥善永遠和睦之約章俾將來嫌隙無從而生釁端無從而起如此和局訂約者不但不遭後人之唾罵亦且與有光榮庶東方兩大國百姓日後永遠和睦彼此相安福澤綿長實基於此望貴大臣熟思而圖利之

照譯伊藤等東文覆函云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當明治二十八年四月一日會議之時提出和約條款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欲將該條約全案一併開出之意反覆陳說是以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即照來意開具條約全案抑或某款尚須商酌之處均約於四日內爲限請即回覆等因詎料茲接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所覆之處不過縷述大清帝國之內情形請大日本全權辦理大臣更加察酌不但不能視爲回覆我國政府所具條約之意且須如何商酌亦未說明至於大清帝國內之情節如何當茲議和之時固不必具論況因戰後案款自與尋常事件不可同日而論故大日本全權辦理大臣將所開和約底稿再請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或全案或按條可否之處即予明覆如有商議改易亦請一一開明款條爲望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六日在下關

再譯伊藤等英文覆函云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二日明治二十八年四月一日大日本帝國大皇

帝全權辦理大臣陳明送交和局條款。理宜商定會議之法。俾和約底稿。可以按條送交。大清帝國大皇帝頭等全權大臣。或按條允許。或某條不允。此爲按條次第辦結之法。惟中國全權大臣再三說明和約底稿。必須全冊送交。日本全權大臣。因順從其意起見。卽遵照辦理。將和約底稿全冊送交。並與中國全權大臣約明。限四日內。中國全權大臣聲明。或全數應允。或某某款不能應允。現在查閱中國全權大臣所交之說帖。無非將中國自家爲難之事。詳細陳敘。並囑日本全權大臣。將和局條款再行細想。日本全權大臣。殊爲失望。所交說帖。不但並非和約底稿。復答之詞。且亦未將中國全權大臣所欲之意。說明。總之中國自家爲難之事。並不在此次會議時。應議之列。用兵以後。所索之款。並非尋常議事所可比。不得不將此意。再行聲明。日本全權大臣。惟求將此意。申說明。白。中國全權大臣。勿庸再有延緩。卽將已交之。和約底稿。能否全數應允。或某某款不能應允。實在說明。如欲有更動之處。亦請寫在款式也。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初六日。在下關。

第一次擬改日本和約底稿云。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大清帝國頭等全權大臣。復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說帖。三月十五日。承示以本大臣前於本月十一日。送交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之說帖。未副所期。本大臣殊屬抱歉。失望。查該說帖。並非專陳中國自家爲難之事。原係考究日本送

來和約底稿尤爲緊要條款。所有意見皆經載明。茲欲確合。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之意。俾其便益。特卽另擬約稿一冊。與貴大臣送來之約稿條條相對。其新添之第十一款。諒貴大臣必以爲可行。該冊另擬約稿據現在會議情形而言。已盡全權大臣責成之力量。如中間仍偶有與貴大臣意見不能盡合之處。如經兩國全權大臣晤面會商。想卽易於就緒。今停戰日期所賸無多。惟望貴大臣速訂會議日期。勿再稍有延宕。是禱。○第一款。中日兩國公同認明朝鮮爲自主。並公同保其作爲局外之國。約明或干預朝鮮內務於其自主有礙。或令修貢獻禮於其特立有礙者。嗣後概行停止。○第二款。中國允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併將該地方上所有城池公廨倉廩營房及一切屬公物件讓與日本。第一奉天省南邊四廳州縣地方。一安東縣。二寬甸縣。三鳳凰廳。四岫巖州。以上四廳州縣所有四至均照原有界址爲據。第二澎湖列島。北至北緯二十四度止。南至北緯二十三度止。東至英天文臺東經一百二十度止。西至英天文臺東經一百一十九度止。應照英國海圖該經緯四線相交所成小方形之內。茲特聲明以免相混。○第三款。前款所載及黏附本約之地圖所劃疆界。候本約批准交換之後。兩國應各選派官員二名以上。爲公同劃定疆界委員。就地踏勘。確定劃界。若遇本約所訂疆界於地形或治理所關有礙。難不便等情。各該委員等當妥爲參酌更定。各該委員等當從速辦理界務。以期奉委之後。限一年竣

事但遇各該委員等有所更定劃界兩國政府未經認准以前應據本約所定劃界爲正○第四款中國
允將庫平銀一萬萬兩交與日本作爲償給用兵之費該款分爲五次交完第一次二千八百萬兩嗣後
每次交一千八百萬兩第一次約在本約批准交換後起計六個月內交清其餘四次每次交款之期均
與上次相隔一年共計本約批准後四年半內一律交清或於期前交付均聽其便○第五款中國讓與
日本地方之居民如欲遷往所讓境外居住者聽其任便變賣產業物件退出界外并不因此勒令輸納
公捐稅鈔等項今訂明自此約批准互換後予限兩年俾其辦理所事限滿之日其尙未遷徙者日本可
視同日本臣民至中國臣民已由所讓之境退出並不僑居其地而產業物件仍在所讓境內者應由日
本政府一律優待保護與日本臣民之產業物件無異○第六款兩國前此所有約章以戰停廢今中國
日本約明俟此約批准互換後各派全權大臣會商訂立水陸通商章程其新訂約章卽以中國與泰西
各國現行約章爲本所有口岸行船稅鈔躉貨輪稅等項悉照中國所待泰西最優之國無異又本約批
准交換之日起新訂水陸通商約章未經批准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商務行船邊界通商工作船隻
臣民等與中國最爲優待之國禮遇護視一律無異其中國政府官吏商務行船邊界通商工作船隻臣
民等與日本最爲優待之國禮遇護視亦當一律無異○第七款日本除照本約第八款暫行佔守軍隊

外其現駐中國境內者。應於本約批准交換之後。一個月內全行撤回。○第八款。中國爲保明認真實行約內所訂條款。聽允日本軍隊暫行佔守山東省威海衛。俟本約所訂應貼軍費第一第二兩次交到日本立將軍隊一半撤回。末次軍費交清。立即全撤。○第九款。本約批准交換之後。兩國應將是時所有俘虜盡數交還中國。約將由日本國所還俘虜並不虐待。或置於罪戾。中國又約將認爲軍事間諜。或被嫌疑繫之日本國臣民。即行釋放。併約此次交仗之間。所有關涉日本國軍隊之中國臣民。概予寬貸。並飭有司不得擅爲逮繫。○第十款。本約一經中日兩國全權大臣畫押之日。應即按兵息戰。○第十一款。現爲預防將來中日兩國更有爭端戰事。或因解釋此約。或遵行此約。彼此歧異。又或會議或解釋或遵行第六款內所云之通商行船條約。邊界通商條約。兩國政府意見不合。非會議公牘所能辦結者。兩國約明應請友邦保薦公正人代爲決斷。如兩國所擬請之公正友邦仍不能合。則由美國總統保薦一人充當公正人所下斷語。必當信實遵行。○第十二款。此約俟進呈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御覽以爲妥協。并御筆批准。後定於某處某年某月某日互換。○今欲有憑。兩國全權大臣畫押蓋印。以昭信守。某年某月某日在下關訂。共計四分。按自此大擬改約稿送去後。中堂病體大愈。隨於三月十六日又赴春帆樓會議。另有第四次問答節略彙錄。後篇其十六日東使函交說帖及十七等日續有公牘往來。先行依類錄後。

照譯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六日日本全權大臣伊藤面交英文說帖云。和約序文。日本全權大臣。不願將原擬和約序文更改。按中堂說帖並未言更改序文俟攷第一款。日本全權大臣以爲此款應照前次送交中國頭等全權大臣之約稿內所開之第一款辦理。第二款。日本全權大臣查核中國頭等全權大臣所擬改之第二款實在不能照辦。然尙願將日本所原擬者更改如左。中國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併將該地方所有堡壘軍器工廠及一切屬公物件永遠讓與日本。第一。下開劃界以內之盛京省南部地方。從鴨綠江口起溯該江流以抵安平河口。從此劃線而抵鳳凰城海城及營口以上所指名之地皆在所讓境內。遼東灣東岸及黃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屬諸島嶼亦一併在所讓境內。第二。臺灣全島及其所有附屬各島嶼。第三。澎湖列島。卽英國格林尼次東經百十九度至百二十度及北緯二十三度至二十四度之間諸島嶼。按第三款彼此無異故不置議第四款。日本全權大臣不能按照中國全權大臣所擬者辦理。然願將原擬之款更改如左。中國約將庫平銀二萬萬兩交日本國作爲賠償軍費。該賠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五千萬兩應在本約批准互換後六個月之內交清。第二次五千萬兩應在本約批准互換後十二個月之內交清。餘款平分六次遞年交納。其法列下。第一次平分遞年之款於兩年內交清。第二次於三年內交清。第三次於四年內交清。第四次於五年內交清。第五次於六年內交清。第六次於七年內交清。其年

分均以本約批准互換之後起算。又第一次賠款交清後未經交完之款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但不論何時或將該賠款全數或將幾分先期交付均聽中國之便。○第五款日本全權大臣不能應允擬改之第五款。○第六款日本全權大臣不能按照擬改之第六款辦理。然允將原擬之款更改如左。中日兩國所有約章因此次失和自屬廢絕。中國約俟本約批准交換之後速派全權大臣與日本所派全權大臣會同訂立通商行船章程及陸路通商章程。其兩國新訂約章應以中國與泰西各國現行約章爲本。又本約批准交換之日起新訂約章未經實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臣民及商業工藝行船船隻陸路通商等與中國最爲優待之國禮遇護視一律無異。中國約將下開讓與各款從兩國全權大臣畫押蓋印日起六個月後方可照辦。第一今中國已開通商口岸之外應准添設下開各處立爲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來僑寓從事商業工藝製作等類。所有添設口岸均照向開通商海口或向開內地鎮市章程一體辦理。應得優例及利益等亦當一律享受。一湖北省荊州府沙市。二四川省重慶府。三江蘇省蘇州府。四浙江省杭州府。日本政府得派遣領事官於前開各口駐紮。第二日本輪船得駛入下開各口附搭行客裝運貨物。一從湖北省宜昌。湖長江。以至四川重慶府。二從上海駛進吳淞江及運河。以至蘇州府。杭州府。中日兩國未經商定行船章程以前上開各口行船務依外國船隻駛入中國內地水路現

行章程照行。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國內地購買經工貨件若自生之物或將進口商貨運往內地之時欲暫行存棧除勿納稅鈔派徵一切諸費外得暫借棧房存貨中國官員勿得從中干預。第四日本臣民在中國輸納稅鈔及規費可用庫平銀核算外亦得以日本官鑄銀圓照標明之價輸納。第五日本臣民得在中國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又得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止交所訂進口稅日本臣民在中國製造一切貨物其於內地運送稅內地稅鈔課雜派以及在中國內地沽及寄存棧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運入中國之貨物一體辦理至應享優例豁除亦莫不相同。嗣後如有因以上加設之事應增章程規條即載入本款所稱之行船通商條約內。○第七款日本全權大臣不能應允擬改之第七款。○第八款日本全權大臣不能應允擬改之第八款然允將原擬之款更改如左中國為保明認真實行約內所訂條款聽允日本軍隊暫行佔守山東省威海衛俟本約所定應賠軍費第一第二次交清并通商行船約章批准互換之後中國如將海關進款應允妥商作為尙未交清應賠軍費本利之押質日本即行撤回軍隊如無此項押質其軍隊應俟軍費一律交完方行撤回但通商行船約章未經批准互換以前日本仍不撤回軍隊所有日本軍隊暫行佔守一切需費應由中國支辦。○第十款日本全權大臣查此款應仍照原擬。○第十一款新增日本全權大臣不能應允此新增之款。按伊藤氏所開之第十一款中堂改作第

十二款亦
無異議

照譯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四月十一日。即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七日。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來函云。大清帝國 欽差頭等全權大臣伯爵李閣下。昨日遞交改正和約條款時。面陳之語。理宜再用函牘申明。查所有昨交和約條款。實為盡頭一著。中國或允或否。務須於四日內。告明其四日限期。係從昨日算起。本大臣前接貴大臣說帖。中論日本原擬和約條款為難情形。日本全權大臣因而細加斟酌。將原索之款。直減至無可再減。實為體諒貴大臣所陳種種為難情形。如果日本仍索原擬之款。中國必有許多難處也。原擬軍費。現已減去三分之一。交付之法。亦視前擬為較鬆。暫行佔守地方。前擬兩處。今已改為一處。嗣後中國如不願以地方為押質。亦可將關稅。款為押質。以代之。請免釐稅。并他項內地稅。一條。并黃浦口挖深。攔江砂一條。均全行刪去。以上減輕各款。係因貴大臣以中國庫款支絀為難情形。詳細見示。故日本亦即不肯堅持原議也。至讓地一節。日本亦極力不肯。多索。故較之原擬。已減去不少。夫戰事持之愈久。則花費愈多。此節。本大臣屢向貴大臣申明。日本現在所能允從之款。若遲之又久。即不能允從矣。特此奉布。并頌崇祺。伊藤博文。

復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函云。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伯爵伊藤博文閣下。

昨承惠函。所論會議和局進步端倪。茲爲中國國家。并本大臣起見。理應簡明布復。方足以昭公允。查前由貴大臣囑本大臣將所索和款。中國實在應允不應允。先行函復。日本全權大臣方能與本大臣晤面會商和款一節。應請熟記勿忘。今於第一次晤面會議和款。本大臣應與貴大臣面談之語。尙屬含意未伸。而日本已將現在貴大臣所催促之盡頭條款見示。按照如此情形。將來并不能說已先予本大臣以陳明中國國家意見之機會。而後日本方以盡頭條款見示也。查日本將原擬索款稍爲裁減。實堪欣悅。惟現索之數仍遠過於用兵所費之數。且如此重任。中國力不能勝。而中國所擬將來改變內政利國便民之舉。必因之而俱廢。至讓地一節。貴大臣所稱大加刪減等語。尤爲本大臣所未喻。查日本盡頭條款內所擬之劃線。除略有裁挪外。奉天南邊所有日兵會據之地。均已包括無遺。且格外復索日兵所未到之富庶險要省分。如臺灣者。此實各國議和所未聞交涉成案。所未有。至通商優例一節。日本全權大臣將經駁各條酌量刪去。本大臣固應承認日本全權大臣所辦之得體。惟盡頭條款內所索商務之款。仍有未見向例未昭公道之處。如擬以軍隊佔守中國地方。脅成商約。彼此意見如有異同。不肯聽從。公正友邦判斷商約未行之先。日本商民之在中國者。索照泰西最爲優待之國一體優待。而中國商民之在日本者。并不肯認明一律優待日本商民。在離開通商口岸之內地。可租棧房。可運進口貨。並可採

買土貨。土產不由華官干預。日本商民無不獨沾利益。如可在中國隨便何處設立製造廠。所造之貨。并不完內地稅。以及請准日本銀圓照標明之價。完納稅費之類。是也。以上所陳各節。并非徒資辯論。不過因會議和款。祇有前日一次。日本已將盡頭條款交出。本大臣不得不將當日面陳之語。擇其簡要用函重述一過。務望貴大臣詳審熟思。於貴大臣面約下次會議時。見告屆時。本大臣當將朝廷旨意。欽遵作復。日本所擬之盡頭條款也。

照譯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日本全權大臣伊藤來函云。大清帝國頭等全權大臣伯德李閣下。昨日惠函。業經接到。即係回復本大臣前日之函。查本月十一日。即中歷三月十七日。本大臣作函命意所在。即係日前面告之語。重述一過。冀貴大臣於現時實在情形。歷歷深瞻。至於貴大臣前此陳說之語。本大臣業已慎思深慮。故將原索之款。加以裁減。是此次日本國家索款。實爲盡頭一著。所宜回復者。惟有允否兩字耳。此節之意。本大臣願貴大臣詳察之也。循誦來函。既稱貴大臣復函之意。并非徒資辯論。而於日本國家盡頭索款。及所會議規模。加以評議。并令本大臣於貴大臣所指駁者。詳審熟思等因。誠恐貴大臣於本大臣命意所在。尙有誤會。應再行申明。所有本大臣於本月初十日。即中歷三月十六日。面交條款。實係盡頭一著。無可再商。戰後索款。與尋常商議之事。不同。日本全權大臣因關切大局。格外

和衷姑許。貴大臣將國家案款加以辯論。今實已讓到極處。無可再讓。如此苦心。倘復不蒙相諒。則以後若有變故。本大臣可有辭以自諉矣。現在欲免後來誤會。本大臣尙有一言相告。此次本大臣未允將日本案款重加考究者。并非以貴大臣駁辨之語爲然也。順頌崇祺。伊藤博文。

致日本全權辦理大臣伊藤函云。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逕啟者。前與貴大臣約擬於今日四點鐘復行會晤。商定一切。今有不便之處。定於明日四點鐘會晤可也。此頌日佳。李鴻章。按三月二十一日中

會議又有問答
節略亦錄下篇

續問答節略 三月十六日使相傷愈再
讀卽此兩篇而和局定矣

第四次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六日午後四點鐘。至春帆樓與伊藤會議。伊云。今日復見中堂重臨。傷已平復。不勝幸甚。李云。此皆貴國醫生佐藤之力。伊云。佐藤醫治中堂。其效甚速。可喜。李云。聞佐藤謂陸奧大臣身熱。是否。伊云。陸奧大臣身子本不甚健。現患春溫。至爲惦念。李云。服藥當可有效。伊云。今日身熱稍平。李云。曾進食否。伊云。無多。一月前本大臣亦患此症。現已愈矣。中堂身子今日好否。李云。甚好。惟兩腿稍軟耳。伊云。我父母年皆八十。尙健旺。李云。何在。伊云。現在東京。我生長此處。李云。是長門否。離山口縣多遠。伊云。約二十英里。李云。長門乃人物蒼萃之地。伊云。不比貴國湖南安徽兩省所出人物。李云。

湖南如貴國薩斯馬最尙武功長門猶安徽然不能相比。所遜多矣。伊云：此次敗在中國，非安徽也。李云：我若居貴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貴大臣之辦事。著有成效。伊云：若使貴大臣易地而處，則政績當更有可觀。李云：貴大臣之所爲，皆係本大臣所願爲。然使易地而處，卽知我國之難爲，有不可勝言者。伊云：要使本大臣在貴國，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難辦之事。忌者甚多。敝國亦何獨不然。李云：貴國上下交孚，易於辦事。伊云：間亦有甚難爲之事。李云：雖有難爲，賴 貴皇能聽善言。伊云：皇上聖明，當登極之時，卽將從前習尙，盡行變易。故有今日局面。李云：如是，則諸臣之志願得舒矣。伊云：此皆 皇上聖明，故有才者，得各展所長。現談應辦之事，停戰多日，期限甚促。和款應從速定奪。我已備有改定條款節略，以免彼此辨論，空過時光。中堂兩次節略，一則甚長，一則昨日擬改約本。中國爲難，光景我原深知。故我所備節略，將前次所求於中國者，力爲減少。所減有限，我亦有爲難之處。中堂見我此次節略，但有允不允兩句話而已。李云：難道不准分辨。伊云：只管辨論，但不能減少。李云：旣知我國爲難情形，則所求者，必量我力之所可爲。伊云：時限既促，故將我所能做到者，直言無隱，以免多方辨論。否則照我前開約款所開，必須辨論到十日之久，方能減到如此。李云：節略有無華文。伊云：英文東文已齊，但華文未全。伊交英文，另有要款華文三紙。伊云：只賠款讓地與佔守地方三節，譯有華文。中堂閱後云：卽以此已譯三端開

議第一賠款二萬萬爲數甚鉅不能擔當伊云減到如此不能再減再戰則款更鉅矣李云賠款如此固不能給更鉅更不能給且請少減伊云萬難再減此乃戰後之事不能不如此李云前送節略核計貴國開銷之帳相離不遠此次賠款必借洋債洋債爲數既多本息甚鉅中國將有何法以償之伊云前節略云計二十年還清洋債何不遠至四十年爲期愈遠本息卽不見重此非我事偶爾言及切勿見怪李云四十年拔還本息爾願借否伊云我借不起洋人借債爲期愈遠愈妙李云自開戰以來國帑已空向洋人商借皆以二十年爲限爾所言者乃本國商民出借耳伊云卽非本國之民借債皆願還期李云外國借債但出利息有永不還本者伊云此又一事也但看各國信從否外人借債皆願長期銀行皆願借李云中國戰後聲名頗減伊云中國財源廣夫未必如此減色李云財源雖廣無法可開伊云中國之地十倍於日本中國之民四百兆財源甚廣開源尙易國有急難人才易出卽可用以開源李云中國請爾爲首相何如伊云當奏皇上甚願前往李云奏如不允爾不能去爾當設身處地將我爲難光景細爲體諒果照此數寫明約內外國必知將借洋債方能賠償勢必以重息要我債不能借款不能還失信貴國又將復戰何苦相逼太甚伊云借債還款此乃中國之責李云不能還則如之何伊云已深知貴國情形爲難故減至此數萬難再減李云總請再減伊云無可減矣李云第一次款交清後餘款認息五釐德之

於法固然如此。但中國自道咸以來。三次償給英法軍費。皆未加息。不過到期未還。始行認息。貴國豈能以西國之事來比伊云。如可全還。自不計息。李云。但二萬萬實償不起。如出息五釐。可允不還本否。伊云。是猶向日本借款。日本無此鉅款。李云。不必貴國出本。但取息耳。伊云。此辦不到。李云。餘款加息。惟有出息不還本。如此辦法。請爲細想。伊云。戰後款應全給。所以分期者。亦以舒中國之力也。李云。全行償還。向無辦法。德之於法。亦分期。現在中國先出息。銀待籌到款項。再行還本。可否。伊云。亦辦不到。李云。既辦不到。餘款當不認息。款鉅而又加利。不啻兩次賠款。伊云。償款如不分期。或分期而年限尙短。當可免息。李云。國庫已空。勢必借債待債。借到再酌減年限。何如。伊云。約內不得定明年限。李云。約內可加活語。如能早交息。當從免。伊云。能交清息。可全免。李云。先期交清。則應免息。自不論先交若干。伊云。初次應交五千萬云云。批准後一年。再交五千萬。如第二年全交。則可免息。李云。如不全交。第二年餘款。可免息否。伊云。視餘款之多少。則免息。李云。息不能認。日本雖勝。總不能強於英法。英法之於中國。戰後尙未強以認息。今日認息。華人聞之。必大駭異。且爲數甚鉅。加息不更重乎。伊云。如能全數清償。李云。免息。自不煩言。而解伊云。所謂全數清還者。非一時也。乃分兩年之期。期內清還。自可免息。李云。我未能答應借債之權。在人不在。我能借到。自能早還。日雖得勝。何必逼人太甚。使人不能擔當。伊云。不能擔當。是否不允之

說李云我誠願修和但辦不到事不能不直說伊云照我節略已竭力減少矣李云再講讓地一節歷觀泰西各國交兵未有將已據之地全行請讓者以德國兵威之盛直至法國巴黎都城後將侵地讓出惟留兩縣之地今約內所定奉天南部之界欲將所據之地全得豈非已甚恐爲泰西各國所訾笑伊云如論西國戰史不但德法之戰而已李云英法兵亦曾佔據中國城池但未請割寸土尺地伊云彼另有意在不能以彼例此李云卽如營口者中國設關收稅乃餉源所在貴國又要償款又要奪關是何情理伊云營口關稅乃地生之貨所出李云既得地稅尙要賠款將如之何伊云無法李云譬如養子既欲其長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伊云中國豈可與孩提並論李云今貧瘠實甚猶如小孩且營口貴國得之無益營口之北地面甚廣貨所從出汝既踞關將來貨從內地運出中國必加稅加捐既到營口又納關稅如是貨貴必滯銷關稅必少且貨在內地華官或勸商人從他處出口或重加釐稅華商斷無不從之理伊云是可彼此相商且中日可與各國商酌況將來陸路通商章程所當議及者李云加捐乃中國自主之權外人豈能相強所以據有營口無益貴國不如退出再商別處伊云營口以北業經退讓萬難再讓李云臺灣全島日兵尙未侵犯何故強讓伊云此係彼此定約商讓之事不論兵力到否李云我不肯讓又將如何伊云如所讓之地必須兵力所到之地我兵若深入山東各省將如之何李云此日本新創辦

法兵力所已到者。西國從未全據。日本如此。豈不貽笑西國。伊云。中國吉林黑龍江一帶。何以讓與俄國。李云。此非因戰而讓者。伊云。臺灣亦然。此理更說得去。李云。中國前讓與俄之地。實係甌脫荒寒。實甚人烟稀少。臺灣則已立行省。人烟稠密。不能比也。伊云。尺土皆王家之地。無分荒涼與繁盛。李云。如此。豈非輕我年耄。不知分別。伊云。中堂見問。不能不答。李云。總之。現講三大端。二萬萬爲數。甚鉅。必請再減。營口還請退出。臺灣不必提及。伊云。如此。我兩人意見不合。我將改定約款。交閣所減。只能如此。爲時太促。不能多辨。照辦固好。不能照辦。卽算駁。還李云。不許我駁否。伊云。駁只管駁。但我主意不能稍改。貴大臣固願速定和約。我亦如此。廣島有六十餘隻運船停泊。計有二萬墩運載。今日已有數船出口。兵糧齊備。所以不卽運出者。以有停戰之約故耳。李云。停戰限滿。可請展期。伊云。如和約已簽押。限期可展。否則不能。李云。德法停戰。曾再展十日。伊云。時勢各別。其時法國無主。因召民選議員。開議院。選總統。派使臣等事。故多需時日。李云。爾所欲者。皆已大概允許。意見不合者。惟此數端。如不停戰。何能暢議。伊云。期限惟有十日。今日條款卽請決定。可否。三日後四點二刻。當候回信。李云。事有不諧。尙須會議。伊云。三日後。如蒙見允。卽請復函。尙須預備約章。彼此簽押。又須遲延數日。李云。不必復函。一經面允。自可定議。三日斷來不及。我明說。尙須電報請。旨不能限以時日。伊云。接到回。旨卽可決斷。李云。請。旨後如何。再與貴

大臣面議。俟接到回電。再來相請。伊云。不能多待。必有限期。方可。李云。至多四五天後。尙在停戰期內。伊云。三天內。當有回旨。李云。此事重大。必須妥酌。今日所言各節。皆有訓條。我不能專主。伊云。五天過久。急不能待。李云。停戰之期。尙有十天。伊云。我須及早知照前敵。李云。停戰有期。前敵豈有不知。伊云。前敵諸將。隨時探知此地會議之事。李云。尙有十天。再會一次。即可決定。且節略甚多。譯華文者。只有三節。其餘。今夜譯齊。方可發電。第四日。當有覆旨。至遲五天。伊云。北京回電。我想三天足矣。李云。一有復音。卽請相會。是否在此。抑請貴大臣來寓相會。伊云。隨中堂便。來此會議。更好。李云。賠款還請再減五千萬。臺灣不能相讓。伊云。如此。當卽遣兵至臺灣。李云。我兩國比鄰。不必如此決裂。總須和好。伊云。賠款讓地。猶債也。債還清。兩國自然和好。李云。索債太狠。雖和不誠。前送節略。實在句句出於至誠。而貴大臣怪我不應如此說法。我說話甚直。臺灣不易取。法國前次攻打尙未得手。海浪湧大。臺民强悍。伊云。我水師兵弁。不論何苦。皆願承受。去歲北地奇冷。人皆以日兵不能吃苦。乃一冬以來。我兵未見吃虧。處處得手。李云。臺地瘴氣甚大。從前日兵在臺。傷亡甚多。所以臺民大概吸食鴉片烟。以避瘴氣。伊云。但看我日後據臺。必禁鴉片。李云。臺民吸煙由來久矣。伊云。鴉片未出。臺灣亦有居民。日本鴉片進口。禁令甚嚴。故無吸煙之人。李云。至爲佩服。伊云。禁煙一事。前與閣相國言及。甚以爲然。李云。英人以洋藥進口。我國加稅。豈

能再禁。伊云：所加甚少，再加兩倍，亦不爲多。李云：言之屢矣，英人不允。伊云：吸煙者甚懶，兵不能精。李云：此事迫於英人，難以禁止。伊云：當先設自禁之律，洋煙自不進口。中堂起席，與伊藤作別，握手時，再請將賠款大減。伊藤笑而搖首云：不能再減而散。使相回至行轅，續有公願往還，業彙刊上篇。

第五次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兩點半鐘，至春帆樓，與伊藤會議。李云：陸奧大臣今日身子，何如？伊云：稍好。本願來此會議，佐藤醫生戒其外出。李云：佐藤今晨言及陸奧身子，尙未全愈，不可以風。昨日我派經方至貴大臣處，面談各節，一一回告。貴大臣毫不放鬆，不肯稍讓。伊云：我早已說明，已讓到盡頭地步，主意已定，萬不能改。我亦甚爲可惜。李云：現已奉旨，令本大臣酌量辦理。此事難辦，已極。還請貴大臣替我酌量。我實在無法酌量。伊云：我處境地與中堂相似。李云：爾在貴國所論各事，無人敢駁。伊云：亦有被駁之時。李云：總不若我在中國被人駁斥之甚。伊云：我處境地總不如中堂之易。中堂在中國，位高望重，無人可能搖動。本國議院權重，我做事一有錯失，已可被議。李云：去歲滿朝言路，屢次參我，謂我與日本伊藤首相交好，所參甚是。今與爾議和立約，豈非交好之明證？伊云：彼等不知時勢，故參中堂。現在光景，彼已明白，必深悔當日所參之非。李云：如此狼兇條款，簽押又必受罵，奈何？伊云：任彼胡說，如此重任，彼亦擔當不起。中國惟中堂一人能擔此任。李云：事後又將羣起攻我。伊云：說便宜話的人到處

皆有我之境地亦然。李云：此固不論。我來議和。皇上令我酌定。如能將原約酌改數處。方可擔此重任。請貴大臣替我細想。何處可以酌讓。卽如賠款讓地兩端。總請少讓。卽可定議。伊云：初時說明萬難少讓。昨已告明伯行星使。已盡力讓到盡頭。不然必須會議四五次。方能讓到如此。我將中國情形細想。卽減至無可再減地步。蓋議和非若市井買賣。彼此爭價不成事體。李云：日前臨別時。請讓五千萬。當時貴大臣似有欲讓之意。如能讓此。全約可定。伊云：如能少讓。不必再提。業已讓矣。李云：五千萬不能讓。二千萬可乎。現有新報一紙在此。內載明貴國兵費。只用八千萬。此說或不足爲憑。然非無因。伊取報紙細看。答云：此新聞所說。全是與國家作對。不可聽。李云：不必深論。但望減去若干。亦好。伊云：我國之費。多於此數。李云：請讓少許。卽可定議。當電明國家。誌感。伊云：如可稍讓。盡已讓出。李云：貴國所得之地甚多。財源甚廣。請從寬處著想。不必專顧目前。伊云：所有財源。皆未來事。不能劃入現在賠款。李云：財源甚長。利益甚溥。伊云：將來開源之利。皆用在地面上。萬無餘款。李云：財源不僅如此。必定興旺。伊云：欲開財源。所費必大。李云：卽以臺灣而論。華人不善經營。有煤礦。有煤油。有金鐵。如我爲巡撫。必一一開辦。伊云：礦產一開。必以賤價售諸華人。李云：華商不能自得。伊云：未開之地。必須經營。所費不貲。李云：所費愈大。得利愈溥。何妨賠費略減若干。他日利源。所補多矣。卽我中國借債亦稍容易。我在北京。洋人肯將臺灣押借二千。

萬金鎊。後我東來。皆知日人強索臺灣。此事卽擱起不提。所押已如此之多。出賣則其價更鉅。伊云。中國財源甚大。借債不難。李云。無論如何。總請再讓數千萬。不必如此口緊。伊云。屢次說明。萬萬不能再讓。李云。又要賠錢。又要割地。雙管齊下。出手太狠。使我太過。不去。伊云。此戰後之約。非如平常交涉。李云。講和卽當彼此相讓。爾辦事太狠。材幹太大。伊云。此非爾辦事之才。戰後之效。不得不爾。如與中堂比。才萬不能及。李云。賠款既不肯減。地可稍減乎。到底不能一毛不拔。伊云。兩件皆不能稍減。屢次言明。此係盡頭地步。不能少改。李云。我並非不定約。不過請略減。如能少減。卽可定約。此亦貴大臣留別之情。將來回國。我可時常記及。伊云。所減之數。卽爲留別之情。昨已告伯行星使。初約本不願改。因念中堂多年交情。故減萬萬。李云。如此口緊。手辣。將來必當記及。伊云。我與中堂交情最深。故已多讓。國人必將罵我。我可擔肩請於停戰期前。速卽定議。不然。索款更多。此乃舉國之意。李云。賠款既不肯少減。所出之息。當可免矣。伊云。日前會議說明。換約後一年內。兩期各還五千萬。又一年。將餘款一萬萬還清。息可全免。李云。萬一到期。款借不到。但出息可乎。伊云。不能。此與日前所說相同。但認息不還本。只算日本借錢。我國無此力量。李云。中國更無力量。日本開戰以後。未借洋債。中國已借數次。此日本富於中國之明證。伊云。此非日本富於中國。日本稍知理財之法。李云。中國將效日本理財。現在甚貧。借債不易。伊云。我看甚易。斷不爲

難。李云。現在毫無頭緒。俟我回國再議。如三年之內。本盡還清。可免息否。伊云。三年內。果能清還。息可全免。李云。約內可添明。若三年後清還云云。此乃活語。如此寫法。不過少有體面。所有便宜無多。伊云。約內寫明。第一次交清後。餘認息云。如三年不能交清。則以前之息。必須一體加添。李云。三年內清還。免息。如不還。一併加息。伊云。一併加息。甚為糾葛。李云。莫若二萬萬內減去二千萬。以抵償息。如此一萬八千萬。卽照約內所載辦法。更簡捷。伊云。不能。且三年內交清。免息。應於約內載明。以免誤會。李云。如此鉅款。豈能預定。伊云。我亦恐兩年內交清。難以預定。故將還期。延至七年之久。李云。少去二千萬。中國可少借二千萬。伊云。萬萬不能。李云。三年內清還。免息。不必寫入約內。可另立專條。伊云。此事不能另立專條。應於約內寫明。李云。請將第四款翻復觀看。可另有主意。伊云。或三年內還清。免息。或應否寫明一定辦法。李云。無妨加一活語。倘三年內云云。伊云。必須寫出一定辦法。李云。借錢之權在人。借到方可寫明。伊云。只好照原約寫。李云。中國前賠英法兵費。但寫明過期不還。方認利息。今卽加息。亦太不情。伊云。英法甚富。故可免息。李云。爾想錢太過。索款又鉅。利息又大。伊云。其時英法之兵。不如日兵之多。李云。英國其時調有印度兵。伊云。所謂不多。李云。三年清還。免息。可添入原款乎。伊細想多時。乃云。如要停息。只有一樣辦法。三年內照舊認息。若三年之內。果真清還。可將認息抵作本款。李云。是否三年將本全還。並認利息。則

將已償之息作本。伊云：譬如換約後六個月交五千萬，再六個月又交五千萬，其時應交一萬萬之息。第三第四等期照算。如三年屆滿，將餘款交清，則前二年半所認之息，即可劃算應交餘款。惟三年當自換約之日起算。李云：卽寫如三年之內，能將全款清楚云云。請貴大臣看後，即可添入第四款。伊與屬員互商。卽云：添入。李云：尙有數條相商，並非與原約有所增減，不過將約內之意聲明，以免將來誤會。如遼河口界線，該線一到營口之遼河後，當順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爲界。此乃公法。凡以河爲界者，莫不如是。伊云：將來勘界時可定。李云：卽可照此添入第二款內之第二條下。伊云：甚是可照行。李云：第五款二年後，讓地內尙未遷出之華民，可視爲日本臣民，但有產業在讓地內，而人遠出者，二年後應請日本保護，視同日本臣民之產業。伊云：此事難允。現在日本與西國所訂條約，不准外人在日本內地置買產業。李云：我所說者，乃原有之產業，與外人所置之產業不同。伊云：此與日本律法有異，不易辦理。外人必將藉口。李云：此乃祖先留傳之產業，可照章納稅，有何難辦。中國人民皆可在別縣置產。伊云：華民在中國隔縣置產，非外人可比。如日本聽華民在內地有產，則外國必將援一體均沾之例，以要我。李云：臺灣華人，不肯遷出，又不願變賣產業。日後官出告示，恐生事變。當與中國政府無涉。伊云：日後之事，乃我國政府責任。李云：我接臺灣巡撫來電，聞將讓臺灣臺民，鼓譟誓不肯爲日民。伊云：聽彼鼓譟，我自無法。

云此話並非相嚇乃好意直言相告伊云我亦聞此事李云臺民戕官聚衆視爲常事他日不可怪我伊云中國一將治權讓出卽是日本政府之責李云不得不聲明在先伊云中國政府只將官調回兵撤回而已李云綠營士兵不可他往駐防之兵可撤回伊將所譯免息一條英文閱過與華文相對不錯云卽可照此添入李云臺灣官紳交涉事件紛繁應於換約後六個月方可交割清楚此節添入約款內伊云我意批約後數禮拜卽派兵官赴臺收管李云可派人與臺灣巡撫共商以清經手事件伊云換約後請華官出示臺民我派兵官前往將一切軍器暫行收管李云所派有文官否伊云文官亦派李云交割是大事應先立簡明章程日後照辦方免糾葛伊云我不能延至六月之久再議交割換約後立卽派人前往李云約內可改云換約後兩國互訂交接簡明章程伊云有一專條在此專爲臺灣之事卽將東英文交閱李接看東文不懂令譯英文其略云一切堡壘槍礮與公家物件皆交日本武官收管所有華兵行李私物准其自携日官指定一處令華兵暫住直至調回內地中國政府限日撤回一切費用中國自認兵撤回後日官將洋槍送還然後派文官治理地方公家產業由彼收管其餘細節皆由兩國兵官彼此商定等語中堂聽畢云此係換約後之事我無權先定伊云中堂改期有權此條與和約均重何謂無權李云此皆換約後應商之件與通商水陸章程諸事皆可同時商酌伊云此乃最要最急之事李云換約

後方可定。我無權管臺灣。巡撫總理衙門方有此權。應在總理衙門商議。現議之約。不過將臺灣讓與日本而已。抑或俟互換本約時。另立讓臺簡明章程。伊云。就誤時日。李云。約不互換。尚不算准。臺灣仍係中國之地。伊云。是也。李云。可寫明至臺灣一省。俟本約批准互換後。兩國再行互議交接章程。伊云。我即派兵前往臺灣。好在停戰約章。臺灣不在其內。李云。本約內。可將臺灣刪去。俟貴國自取。伊云。交接之時。何不限定。李云。此事我難專主。伊云。六月爲期太久。換約後。總理衙門可否即定簡明章程。此約一經互換。臺灣即交日本。李云。雖交日本。交換之時。應另議簡明章程。伊云。無須章程。中國將駐臺之兵撤回而去。李云。如不要章程。何以有此專條。伊云。專條之內。不過數款。單講撤兵之事。惟延至六個月之後。再行交接。未免過遲。李云。何不云換約後。兩國派員議定交接章程。伊云。應否限定日期。李云。不必。伊云。換約後。即行交接。李云。不議章程否。伊云。限一月足否。李云。可俟條約批准互換後。一月內。兩國派員妥議交接章程。伊云。一月內。應即交接。不必議章程。李云。爾說要派文官。何不令文官與臺撫相商。伊云。令伊東寫出英文。一俟換約後。一月內。兩國各派大員。辦理臺灣交接。李云。一月之限。過促。總署與我。遠隔臺灣。不能深知情形。最好中國派臺灣巡撫與日本大員。即在臺灣議明交接章程。其時換約後。兩國和好。何事不可互商。伊云。一月足矣。李云。頭緒紛繁。兩月方寬。辦事較妥。貴國何必急急。臺灣已是口中之物。伊云。

尙未下咽。飢甚。李云。兩萬萬足可療飢。換約後尙須請。旨派員。一月之期甚促。伊云。可寫一月內奉旨派員云云。李云。不必寫明奉旨等語。伊云。一月內可派員否。李云。月內即可派員。至交接一節。應聽臺撫隨時酌定。伊云。當寫明兩月內交割清楚。李云。月內各派大員妥議交割。不必限定何時。伊云。當寫明兩月交割。免生枝節。李云。但寫一月內兩國各派大員議定交割。伊云。月內派員妥議。兩月內交割清楚。李云。兩月內派員交割。伊云。不如一月內派員。再一月交割。李云。各派大員限兩月內交割清楚。伊云。何不允一月內派員。再一月交割。李云。不如寫兩國速派大員。限兩月內妥議交割。伊云。可改互換後立卽派員云云。李云。可寫又臺灣一省應於本約批准互換後兩國立即各派大員至臺灣。限於本約批准互換後兩個月交接清楚。伊接看云。可照辦。李云。第六款內第三條。日本國臣民租棧一節。未有官員勿得從中干預字樣。此條本意原爲華官不能強索日商規費等事。但如此寫法太混。假如日商犯案逃匿。所租棧房本地方官卽無權入棧搜查。所以應請將前項字樣刪去。伊云。可刪去。李云。第四條。中國海關皆用關平納稅。今此條內改用庫平。不能一律。又日本銀圓在通商各口皆與鷹銀照市價通用。此條何必寫明全條可刪。伊云。可全刪。李云。第五條原文。日本臣民准在中國製造一切貨物等語。意未清楚。如此日商亦可前往內地製造。應寫明日本臣民准在通商口岸城邑製造一切貨物等語。以示限制。伊與

其屬員往返細商。方允添入。李云第八款威海衛留兵。日本究派多少。伊云一萬。李云無處可住。伊云將添蓋兵房。李云劉公島無餘地。伊云在威海衛口左近。我武官初意想派二萬住盛京。二萬住威海。李云款內各費由中國支辦等語。可將此節刪去。前英法亦曾駐兵我國。皆未償費。伊云駐兵償費。乃歐洲通例。李云既已割地。又賠兵費。而且加息留兵之費。應在賠費內劃出。伊云賠費乃戰事所用之費。留兵之費。又是一事。李云中國認不起。伊云此照歐洲通例。李云現在亞細亞。何云歐洲。且英法未請支辦中國約章。具在可查明也。伊云何時。李云英國留兵在廣東舟山大沽等處。伊云彼留兵非為抵押賠款。李云英法於同治初年留兵大沽上海。皆為賠費之質。中國並未給兵費。本約皆已全允。些許小事。何不相讓。伊云一年之費不貲。李云已賠兵費數年之利。又數百萬。何必如此算。小此甚小事。伊云本約何時簽定。李云約本鈔齊。即可簽定。伊云此次英文不必簽押。惟將中東兩文簽押而已。不過英文句意清楚。萬一誤會。可用解明。為此有一專條。請看中堂將專條華文閱後。云此華文可行。伊云我處各寫本約。英東文兩分。請貴處寫華文兩分。李云貴處英東文何時可齊。伊云明晨即有。至威海衛駐兵一節。另有華文專條在此。請看中堂接看。云皆可照辦。惟須將支辦軍費一條刪去。伊云自簽約起。至換約時。限十五日。可否。李云批准換約。皆係大皇帝之事。本大臣不能專主。必須請旨。可定。伊云明日簽押時。當定明互。

換之日。李云。本大臣到津。當專員齎約晉京。送與總理衙門。然後進呈。皇上方可擇日批准。轉折甚多。難以限定日期。伊云。約內必須寫明換約日期。李云。約內可寫定換約之期。皆在簽押後。多則一年。少則六月。伊云。此約簽後。十五日換約。足矣。李云。前已言明。轉折甚多。或者十五日之先。亦未可知。但此係皇上之事。不能預定。伊云。兩國大皇上。皆應如此。李云。不能寫定。伊云。凡約皆應寫明換約之期。我主現在廣島。即可批准。李云。此近我遠。不能相比。伊云。換約之地何處。李云。當在北京。伊云。北京。我無使臣駐紮。如派人往。當派兵護送。不便。李云。此次我來。所費實多。簽押之後。兩國即係友邦。批約後。更加和好。可在天津換約。我國換約。向在北京。天津兩處。伊云。此非成例。李云。議約。我來貴國。換約。貴國當派人往華。有來有往。方稱和好。伊云。換約之前。我兵在旅順口。大連灣者。有土十萬。兩處皆無營房。可住。故皆在船上。聽候換約。方能撤回。故換約之期。愈速愈妙。可否即在旅順口換約。李云。日兵即可撤回。此約將必批准。伊云。不換約。和局尙未定。李云。何不派武員來津換約。最好派川上。伊云。派人皆由。皇上定奪。川上未必能去。李云。川上爲人和氣。與津郡文武人員相好。伊云。他尙難離營。李云。簽押後。必不開營。中無事。川上可來。伊云。萬一不批准。又將如何。李云。一經批准。我即電告爾處。電報用何密碼。伊云。電報可用英語。無須用密碼。但換約之時。與換約之地。應定。李云。此皆我。皇上之事。難定。伊云。凡約皆定明。

換約之期。故請定十五日。李云。十五日爲時太促。一月稍從容。伊云。我兵太多。住一月太久。李云。一月之內。可否。伊云。三禮拜內。李云。約內從未寫禮拜兩字。伊云。不寫禮拜。寫二十日。李云。一月之內。伊云。多至二十日。李云。天津換約。可定否。伊云。應派兵護衛。不便。李云。派一兵船。足矣。伊云。兵船不能過攔江沙。何不在煙臺換約。李云。煙臺換約。亦當請。旨。伊云。換約之地。有定約方可定。李云。天津換約。可定。伊云。何故不在煙臺。李云。簽約之後。可到天津。必不生事。所貼兵費。可定否。伊云。現已議過。定約之時。與定約之地。是否即在煙臺。期以二十日爲限。李云。總須一月之內。伊云。此約諒可批准。萬一不准。又將開釁。故愈速愈妙。李云。此約諒可不駁。但請放心。伊云。總須定明換約之時。李云。敕書內寫明。如果詳閱各條。妥籌再行批准。所以我不能作主。伊云。我國敕書。亦是如此寫法。李云。批准在先。換約在後。一經批准。當即電告。伊云。總須訂明。一經批准。接電後。方可派員。李云。爾已許二十日。我說一月之內。所差十日。無多。伊云。明日簽押。後日中堂登程到津。即可專差將約本齎京。爲時甚速。李云。我到津後。尙須請假。另派員將約本送至總署。進呈中國。作事轉折。甚多。期限不能過促。伊云。此講和之事。非尋常可比。故愈速愈妙。李云。平常約章。換約皆在一年之外。伊云。去歲我國與英國新立約章。在七月十七日簽押。十八日英君主即已批准。李云。中國之事。不能如此。譬如批准後。又須派員至津。候船至煙臺。皆不能尅期。煙臺換約。從爾。

日期當由我定。伊云：二十日足矣。所差十日。所費實多。六十隻運船在大連灣。兵皆在船守候。李云：據我看。簽押後。可將兵調回。伊云：不能。李云：我在下關。三十日定約。不爲不速。他日。約本由津送京。呈進。蓋用御寶。然後派員來津。守候船隻到煙臺。此中耽誤日期不少。何必忽促。爲此不情之請。伊云：十天所差太多。李云：此甚小事。豈可因此齟齬。中國辦事向來延緩。如我正月十九日奉旨。卽速料理。來此已二月廿三矣。換約之期。寫明簽押後一月之內。我當能催早。限定二十日。太促。萬一不及。又將失信。伊云：西國議和。皆皇上自定。卽批准互換。李云：現在亞西亞。何必常以歐洲之事相比。換約之地。從爾期限。當從我。伊云：一月究竟太遠。李云：留兵貼費。究竟可去否。伊云：不能。李云：無法。伊云：中國爲難情形。無論如何。兵費總須各認一半。李云：二百萬兵費。太多。一百萬各半。不問所費。若何。每年我淨貼五十萬。一應在內。伊云：此費只可養一營。李云：何必多派留兵。與貴國甚近。萬一有需。卽可調來。伊云：留兵爲抵押賠款。非爲別事。李云：英法留兵。皆無兵費。貴國應寬大辦理。伊云：換約之期。究竟二十天。定否。李云：已講明一月。伊云：太遠。簽約應從速。批准互換。亦然。李云：轉折甚多。伊云：二十日足矣。煙臺甚近。如能准二十天。我卽准貼費五十萬。不然。必要一百萬。李云：換約之期。總須請旨。每年貼費五十萬。自換約之日起。伊云：如能允二十日。李云：我不能作主。伊云：能允一月。何不允二十日。李云：寫明一月。我可催及早互換。會議

已久。當派參贊將約本校對清楚。後日簽押。伊云。何不明日簽押。我處明早即可寫齊。李云。我處必須明晚方齊。後日簽約。伊云。卽定後日十點鐘。李云。仍在此處當面簽約否。伊云。然也。但兩件事應定明。李云。我回去請。旨換約日期。可空起中堂起席。伊又醇醇以二十日爲請。方可允貼費五十萬。中堂答以言定不必多議。而別時已七點鐘。

爽目子曰。統觀問答節略五篇。及往還公牘十餘篇。知中日和款之得以就此定局者。使相實已舌敝唇焦。毫枯腕脫。迫圖窮而匕首現。復明言電報請。旨一層確證。昭然苦心。若揭。正不徒華顛歲月。慘受傷夷。柱石重臣。與國家同休戚已也。嗟。喪醜難妄騰口說。直若使相有求必應。無權不全。割地讓藩。償銀開岸。並未稟承。朝命而隕越貽羞也者。夙憤難平。新機曷引。寢假而自強。至計寬以報讐。雪恥之一念。誤之可惜。孰甚焉。僕隸籍美洲。竊冀羣公。衰衰當戰禍既紓之後。深維致敗之所。以然幡然。盡變昔年仇視外人之私見。而有言責者。更不可抹倒時勢。以抨彈沽直名。因錄全文。附狂數語。若第曰爲使相辨誣也。抑未明僕等慎持清議之微意矣。

講和條約

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陛下及 大清帝國 大皇帝陛下。爲訂定和約。俾兩國及其臣民。重修平和。共

享幸福。且杜絕將來紛紜之端。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陛下特簡 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內閣總理大臣從二位勳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外務大臣從二位勳一等子爵陸奧宗光。大清帝國 大皇帝陛下特簡 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爵李鴻章。大清帝國欽差全權大臣二品頂戴前出使大臣李經方爲全權大臣。彼此較閱所奉 諭旨。認明均屬妥實無闕。會同議定各條款。開列於左。

第一款 中國認明朝鮮國確爲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故凡有虧損獨立自主體制。卽如該國向中國所修貢獻典禮等嗣後。全行廢絕。

第二款 中國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併將該地方所有堡壘軍器工廠。及一切屬公物件。永遠讓與日本。○一、下開劃界以內之奉天省南邊地方。從鴨綠江口。溯該江以抵安平河口。又從該河口。劃至鳳凰城海城及營口而止。畫成折線以南地方。所有前開各城市邑。皆包括在劃界線內。該線抵營口之遼河後。卽順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爲分界。遼東灣東岸。及黃海北岸。在奉天所屬諸島嶼。亦一併在所讓界內。○二、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三、澎湖列島。卽英國格林尼次東經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緯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間。諸島嶼。

第三款 前款所載及黏附本約之地圖。按此圖今在卷首所劃疆界。俟本約批准互換之後。兩國應各選派

官員二名以上。爲公同劃定疆界委員。就地踏勘。確定劃界。若遇本約所訂疆界。於地形或治理所關。有礙難不便等情。各該委員等。當妥爲參酌更定。各該委員等。當從速辦理界務。以期奉委之後。限一年竣事。但遇各該委員等。有所更定畫界。兩國政府。未經認准以前。應據本約所定畫界爲正。

第四款 中國約將庫平銀貳萬萬兩。交與日本。作爲賠償軍費。該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五千萬兩。應在本約批准互換後六個月內交清。第二次。五千萬兩。應在本約批准互換後十二個月內交清。餘款平分六次。遞年交納。其法列下。第一次。平分遞年之款。於兩年內交清。第二次。於三年內交清。第三次。於四年內交清。第四次。於五年內交清。第五次。於六年內交清。第六次。於七年內交清。其年分均以本約批准互換之後起算。又第一次賠款交清後。未經交完之款。應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但無論何時。將應賠之款。或全數。或幾分。先期交清。均聽中國之便。如從條約批准互換之日起。三年之內。能全數清還。除將已付利息。或兩年半。或不及兩年半。於應付本銀扣還外。餘仍全數免息。

第五款 本約批准互換之後。限二年之內。日本准中國讓與地方人民。願遷居讓與地方之外者。任便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尙未遷徙者。酌宜視爲日本臣民。又臺灣一省。應於本約

批准互換後。兩國立即各派大員至臺灣。限於本約批准互換後兩個月內。交接清楚。

第六款 日中兩國所有約章。因此次失和。自屬廢絕。中國約俟本約批准互換之後。速派全權大臣。與日本所派全權大臣。會同訂立通商行船條約。及陸路通商章程。其兩國新訂約章。應以中國與泰西各國。現行約章爲本。又本約批准互換之日起。新訂約章未經實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臣民。及商業工藝行船船隻陸路通商等。與中國最爲優待之國。禮遇護視。一律無異。中國約將下開讓與各款。從兩國全權大臣畫押蓋印日起。六個月後。方可照辦。○第一。現今中國已開通商口岸之外。應准添設下開各處。立爲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來僑寓。從事商業工藝製作。所有添設口岸。均照向開通商海口。或向開內地鎮市章程。一體辦理。應得優例及利益等。亦當一律享受。一。湖北省荊州府沙市。二。四川省重慶府。三。江蘇省蘇州府。四。浙江省杭州府。日本政府得派遣領事官。於前開各口駐紮。○第二。日本輪船。得駛入下開各口。附搭行客。裝運貨物。一。從湖北省宜昌。溯長江。以至四川省重慶府。二。從上海。駛進吳淞江及運河。以至蘇州府杭州府。日中兩國未經商定行船章程以前。上開各口行船。務依外國船隻駛入中國內地水路。現行章程照行。○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國內地。購買經工貨件。若自生之物。或將進口商貨。運往內地之時。欲暫行存棧。除勿庸輸納稅鈔。派徵一切諸費。

外得暫租棧房存貨。○第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又得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只交所訂進口稅。日本臣民在中國製造一切貨物。其於內地運送稅。內地稅。鈔課雜派。以及在中國內地沾及寄存棧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運入中國之貨物一體辦理。至應享優例豁除亦莫不相同。○嗣後如有因以上加讓之事。應增章程規條。即載入本款所稱之行船通商條約內。

第七款 日本軍隊現駐中國境內者。應於本約批准互換之後三個月內撤回。但須照次款所定辦理。

第八款 中國爲保明認真實行約內所訂條款。聽允日本軍隊暫行佔守山東省威海衛。又於中國將本約所訂第一第二兩次賠款交清。通商行船約章亦經批准互換之後。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確定周全妥籌辦法。將通商口岸關稅。作爲剩款並息之抵押。日本可允撤回軍隊。倘中國政府不即確定抵押辦法。則未經交清末次賠款之前。日本應不允撤回軍隊。但通商行船約章未經批准互換以前。雖交清賠款。日本仍不撤回軍隊。

第九款 本約批准互換之後。兩國應將是時所有俘虜盡數交還。中國約將由日本所還俘虜並不

加以虐待。若或置於罪戾。中國約將認為軍事間諜。或被嫌逮繫之日本臣民。即行釋放。併約此次交仗之間。所有關涉日本軍隊之中國臣民。概予寬貸。並飭有司。不得擅為逮繫。

第十款 本約批准互換日起。應按兵息戰。

第十一款 本約奉 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陛下。及 大清帝國 大皇帝陛下。批准之後。定於明

治二十八年五月初八日。即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在煙臺互換。

為此兩國全權大臣。署名蓋印。以昭信守。

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內閣總理大臣從二位勳一等伯爵伊藤博文畫押印

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外務大臣從二位勳一等子爵陸奧宗光畫押印

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爵李鴻章畫押印

大清帝國欽差全權大臣二品頂戴前出使大臣李經方畫押印

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訂於下之關。繕寫兩分。

議訂專條

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陛下政府。及 大清帝國 大皇帝陛下政府。為豫防本日署名蓋印之和約。日

後互有誤會。以生疑義。兩國所派全權大臣。會同議訂下開各款。

第一、彼此約明。本日署名蓋印之和約。添備英文。與該約日本正文漢正文。較對無訛。

第二、彼此約明。日後。設有兩國各執日本正文或漢正文。有所辯論。卽以上開英文約本爲憑。以免舛錯。而昭公允。

第三、彼此約明。將該議訂專條。與本日署名蓋印之和約。一齊送交各本國政府。而本日署名蓋印之和約。請御筆批准之時。此議訂各款。無須另請御筆批准。亦認爲兩國政府所允准。各無異論。

爲此兩帝國全權大臣。欲立文憑。各行署名蓋印。以昭確實。議訂之大臣銜名押印暨日期地址繕分均同正約

另約

第一款 遵和約第八款所訂。暫爲駐守威海衛之日本國軍隊。應不越一旅團之多。所有暫行駐守需費。中國自本約批准互換之日起。每一周年屆滿。貼交四分之一。庫平銀五十萬兩。

第二款 在威海衛。應將劉公島。及威海衛口灣沿岸。照日本國里法五里以內地方。約合中國四十里以內。爲日本國軍隊駐守之區。在距上開劃界。照日本國里法五里以內地方。無論其爲何處。中國軍隊。不宜逼近。或紮駐。以杜生釁之端。

第三款 日本國軍隊所駐地方。治理之務。仍歸中國官員管理。但遇有日本國軍隊司令官。爲軍隊衛養安甯。軍紀及分布管理等事。必須施行之處。一經出示頒行。則於中國官員。亦當責守。在日本國軍隊駐守之地。凡有犯關涉軍務之罪。均歸日本國軍務官。審斷辦理。此另約所定條款。與載入和約。其効悉爲相同。

爲此兩國全權大臣。署名蓋印。以昭信守。

銜名押印日期地址繕分均同正約

停戰條款

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因見有不幸之事。將現在議和之舉。暫行延緩。今命全權辦理大臣。應允暫行停戰。特派 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全權辦理大臣。內閣總理大臣。從二位勳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全權辦理大臣。外務大臣。從二位勳一等子爵陸奧宗光。與 大清帝國 大皇帝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爵李鴻章。議定停戰條款如左。

第一款 大日本帝國 大清帝國政府。現允日中兩國。所有在奉天直隸山東地方。水陸各軍。均確照以下所定停戰條款。一律辦理。

第二款 兩國軍隊。應遵該約。暫行停戰者。各自須駐守現在屯紮地方。但停戰期內。不得互爲前進。

第三款 日中兩國現在停戰期內所有兩國前敵軍隊無論或攻或守各不加增前進並不添派援兵及加一切戰鬪之力惟兩國如有分派布置新兵非遣往前敵助戰者不在此款之內。

第四款 海上轉運兵勇軍需所有戰時禁物仍按戰時公例隨時由敵船查捕。

第五款 兩國政府於此約簽定之後限二十一日內確照此項停戰條約辦理惟兩國軍隊駐紮處所有電線不通之處各自設法從速知照兩國前敵各將領於得信後亦可彼此互相知照立即停戰。

第六款 此項停戰條款約明於明治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即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午十二點鐘屆滿彼此無須知會如期內和議決裂此項停戰之約亦即中止。

為此日中兩國 欽差全權大臣今欲有憑即行簽押蓋印以昭信守。

明治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初五日。在日本下之關訂。

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內閣總理大臣從二位勳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印

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外務大臣從二位勳一等子爵陸奧宗光印

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 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爵 李鴻章 畫押印

停戰展期專條

中東戰紀本末

卷五 停戰條款

停戰展期專條

三十六 廣學會校刊

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陛下。所簡 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內閣總理大臣從二位勳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外務大臣從二位勳一等子爵陸奧宗光。大清帝國 大皇帝陛下。所簡 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爵李鴻章。大清帝國欽差全權大臣二品頂戴前出使大臣李經方。會同訂立和約。即欲妥行批准互換無礙。爲此議定下開各款。

第一款 明治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即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初五日。訂約停戰。從此約簽定日起。得
更展二十一日。

第二款 此約所訂停戰。於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八日。即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夜十二點鐘。屆滿。彼此勿須知照。如在期內。兩帝國政府。無論彼此不允批准和約。均無庸告知。即將此約。作爲廢止。爲此兩帝國全權大臣。欲立文據。即行署名蓋印。以昭確實。銜名等字仍同正約及專條另約

右中日和約。於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互易。惟華文正本。中國久未頒發。既而得諸日本官署。中日同文之國。必無歧誤。惟以日本列中國之前。或謂兩國互敦禮讓。東交中約。則先中。此係中交。東約故先。東似也。或謂宋之盟。先楚黃池之會。先吳。故春秋諱之。吾斯之未能信。惟考泰西通例。兩國有以

記事者必列戎首於前。亦猶兩造具備師聽五辭所定。爰書必曰原被告。雖理長品貴不暇計。是役也。誰爲戎首。但觀條約。責有攸歸。然則以不爲天下先疑中國者。誠不達之甚矣。議訂專條及另約停戰各條款又下

篇遠邊底稿
等均仿此

交還奉天省南邊地方條約底稿

大日本國 大皇帝陛下。大清國 大皇帝陛下。欲締結條約。由日本交還奉天省南邊地方。一切仍歸中國管理。大日本國 大皇帝陛下。特簡 大日本國某官。大清國 大皇帝陛下。特簡 大清國某官。均作爲全權大臣。互示所奉文憑妥當。議定各條。開列於左。

第一款 日本國自願將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即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訂立下之關和約第二款。中國讓與日本國管理之奉天省南邊地方。原劃疆界地圖。從鴨綠江口。抵安平河口。至鳳凰城海城及營口而止。以南各城市邑。以及遼東灣東岸。黃海北岸。奉天所屬諸島嶼。均永遠交還中國。以後與日本無涉。因此將原約第三款。並擬訂立陸路通商章程之事。作爲罷論。

第二款 中國約爲酬報交還奉天省南邊地方。允給銀三千萬兩。迨於明治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八日。即光緒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交與日本國政府。

第三款 中國允將本約第二款所開之酬款銀三千萬兩交與日本國政府。自訂立本約之日起三個月以內。日本國軍隊從該交還地方一律撤回。又自本約署名蓋印之日起。該交還各地方內所有衙署公所工廠船塢及一切屬公物件。日本文武軍隊不得毀壞搬遷。並俟某處城鎮軍隊撤回時。由日本全權公使。接約知照中國政府。轉飭中國收地印委各員驗收。

第四款 中國約日本國軍隊占踞之間。所有關涉該國軍隊之中國臣民。概予寬貸。並飭有司不得擅為逮繫。

第五款 中國儘不將本約第二款所開之酬款。追於明治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即光緒二十一年九月三十日。交與日本國政府。其仍占踞交還地方之日本國軍隊需費。全數均歸中國政府算給。倘款已照付。日本軍隊尙未如期一律撤回。應由日本代認三個月五釐息銀。

第六款 本約續寫日本文漢文及英文各二分。校對無訛。署名蓋印。漢文與日本文遇有解譯字義不同之處。以英文為憑。

第七款 本約欽奉 大清 大日本國大皇帝批准。自署名蓋印之日起。二十一日內。在北京互換。為此兩國全權大臣署名蓋印。以昭信守。

明治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八日。光緒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訂於北京。

議訂專條

本日蓋印之交還奉天省南邊地方中日條約。大日本國。大皇帝陛下政府。及。大清國。大皇帝陛下政府。為豫防前開條約內各條款失誤。遵行之期起見。由其全權大臣。協同公議如左。

中日兩國政府。應自訂立本專條之日起。限五日內。由其全權大臣。將前開條約已奉。大日本國。大皇帝陛下。大清國。大皇帝陛下。允准等因。互相達知。嗣後。前開條約一切均各照辦。即與互換。相同無異。

為此兩國全權大臣。署名蓋印。以昭確實。日期訂地同上

日本止戰訓

美洲林樂知譯箋
亞洲蔡子蒲筆

朕自即位至今。無日不以保守太平為念。忽與清國失和。殊非始念所及。幸賴諸大臣與議院諸員。和衷共濟。水陸軍士亦皆用命。凡定計籌餉保國安民諸大事。次第奏功。匡朕不逮。此內政之可幸者也。吾兵在外。不畏鋒鏑。不避寒暑。旌旗所指。無往不利。苟非秉性忠勇。何能若是。而吾軍亦由是著名。朕甚嘉焉。今和局已成。戰期又展。吾國當益臻興盛。方欣喜之不暇。豈尙有仇視清國之意。且清國深悔從前之失。

睦語出至誠。吾國僭有榮矣。惟吾民教化之道。猶多未足。此後益宜加意訓迪。俾忠烈之氣。化以謙遜之德。循規蹈矩。日進雍熙。豈不懿歟。朕見吾民因勝而驕。侮慢與國。勢將損及交鄰之誼。是用特頒誥誡。要知清國已與吾國立約。彼此批准而後。重修舊好。芥蒂盡融。方將益密於前交。豈宜再思乎。曩事吾民。其敬體朕意。毋忽。明治二十八年四月日。

日本還遼訓

美國林樂知譯語
中國蔡繼儒紀辭

吾國今與清國各簡使臣。完全和局。惟和約將換未換之際。俄德法三國欽使。照會我外務省云。日本如佔守遼東一境。東方永無復享太平之日。不如交還中國之爲愈。夫朕本欲永保太平之局者也。去歲以來。雖與中國搆兵。亦惟欲立永久太平之基業而已。俄德法三國勸阻割地。亦卽此意。是以吾國特爲益保太平起見。不必決計佔遼。或使兩國之民重罹兵禍。並阻吾國恢張郵治之願。今已將吾國之舉。動付天下人公論。則去年清國與吾國絕交之誤。更覺顯而易見。凡朕所取遼東諸地。卽從俄德法三國之勸。交還清國。於是日清兩國批准之和約。卽於約定日互換。兩國示特和好如初。且將較之從前。益加聯絡。想局外各國及其官民。日後定能喻朕意焉。明治二十八年五月日。

日朝小約

申報譯東文

光緒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日本全權公使大島圭介會同朝鮮外部大臣金泳翊議成新約一紙。內言大日本國明治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即大朝鮮國開國五百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朝鮮政府託日本全權公使擊退清兵之壓境者。自此爲始。日朝戰守協力。盡時勢之所使必然。兩國政府各簡大臣一員。會同酌定三款。以昭共事之誼。

第一款 本約之設。專爲維持朝鮮之獨立。日朝之利益。清兵在朝者。宜逐出境外。

第二款 與清國構兵。一切攻守機宜。日本專掌其任。至於轉運之便。食用之料。朝鮮自應竭力相助。

第三款 與清國休兵講好之日。此約作爲廢紙。

致中國海軍提督丁軍門書

日本伊東祐亨元文

大日本國海軍總司令官中將聯同水師提督伊東祐亨致書與大清國北洋水師提督丁軍門汝昌。磨下時局之變。僕與閣下從事於疆場。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國事也。非私仇也。則僕與閣下友誼之溫。今猶如昨。僕之此書。豈徒爲勸降清國提督而作者哉。大凡天下事。當局者迷。傍觀者審。今有人焉。於其進退之間。雖有國計身家兩全之策。而爲目前公私諸務所蔽。惑於所見。則其友人。安得不忠言直告。以發其三思乎。僕之瀆告閣下者。亦惟出於友誼。一片至誠。冀閣下垂諒焉。清國海陸二軍。連戰連北之因。

苟使虛心平氣以察之。不難立覩其致敗之由。以閣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審矣。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諳通變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試。考試必由文藝。於是乎執政之大臣。當道之達宦。必由文藝以相陞擢。文藝乃爲顯榮之梯階耳。豈足濟夫實效。當今之時。猶如古昔。雖亦非不美。然使清國果能獨立孤往。無復能行於今日乎。前三十載。我日本之國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於垂危者。度閣下之所深悉也。當此之時。我國實以急去舊治。因時制宜。更張新政。以爲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圖。今貴國亦不可不以去舊謀新爲當務之急。亟從更張。苟其遵之。則國可相安。不然。豈能免於敗亡之數乎。與我日本相戰。其必至於敗之局。殆不待龜卜而已定之久矣。既際此國運窮迫之時。臣子之爲邦家致誠者。豈可徒向滔滔頹波。委以一身。而卽足云報國也耶。以上下數千年。縱橫幾萬里。史冊疆域。炳然龐然。宇內最舊之國。使其中興隆治。皇圖永安。抑亦何難。夫大厦之將傾。固非一木所能支。苟見勢不可爲。時不云利。卽以全軍船艦。權降與敵。而以國家興廢之端觀之。誠以些些小節。何足掛懷。僕於是乎指誓天日。敢請閣下暫遊日本。切願閣下蓄餘力。以待他日貴國中興之候。宣勞政績。以報國恩。閣下幸垂聽納焉。貴國史冊所載。雪會稽之恥。以成大志之例極多。固不待言。法前總統。末古末啞。恆會降敵國。以待時機。厥後歸助本國政府。更革前政。而法國未嘗加以醜辱。且仍推以爲總統。土耳其

之。噫。司未恆拔香。夫利加那一敗。城陷而身爲囚虜。一朝歸國。卽躋大司馬之高位。以成改革軍制之偉勳。迄未聞有撓其大謀者也。閣下苟來日本。僕能保我天皇陛下。大度優容。蓋我陛下。於其臣民之謀逆者。豈僅赦免其罪而已哉。如樞本海軍中將。大島樞密顧問官等。量其才藝。授職封官。類例殊衆。今者非其本國之臣民。而顯有威名赫赫之人。其優待之隆。自必更勝數倍耳。第今日閣下之所宜決者。厥有二端。任夫貴國依然不悟。墨守常經。以躋於至否之極。而同歸於盡乎。抑或蓄留餘力。以爲他日之計乎。從來貴國軍人與敵軍往返書翰。大都以壯語豪言。互相酬答。或炫其強。或蔽其弱。以爲能事。僕之斯書。洵發於友誼之至誠。決非草草請閣下垂察焉。倘幸容納鄙衷。則待覆書實臨。於實行方法。再爲詳陳。謹佈。上聞。明治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三日。

咨日本海軍中將伊東祐亨文

海軍提督丁汝昌元文

革職留任北洋海軍提督軍門統領全軍丁。爲咨會事。照得本軍門前接佐世保提督來函。只因兩國交爭。未便具覆。本軍門始意。決戰至船沒人盡而後已。今因欲保全生靈。願停戰事。將在島現有之船。及劉公島。並礮臺軍械。獻與貴國。只求勿傷害水陸中西官員兵勇民人等命。並許其出島歸鄉。是所切望。如彼此允許可行。則請英國水師提督作證。爲此具文咨會貴軍門。請煩查照。卽日見覆施行。須至咨者。右

咨伊東海軍提督軍門。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印

覆中國丁提督文

美國林樂知同譯
中國蔡正綬同譯

大日本國海軍總司令官中將伊東。為咨覆事。頃接貴軍門咨開。因欲保全生靈。願停戰事等因。准此。本中將自應遵照辦理。為此咨覆貴軍門。請於明日。將兵船軍械礮臺之屬。悉數交下。本中將當遣一船。渡送貴部下將弁兵勇。旋返貴國。至貴軍門如欲前赴本國。並無不可。他日和局既定。貴軍門仍思効力於貴國。亦必惟命是聽。貴軍門素著盛名。本中將早深欽仰。所有咨商各節。一一深信不疑。斷無俟英國水師提督作證。為此咨覆貴軍門。請為迅賜查照施行。須至咨覆者。右咨覆。大清國北洋海軍提督軍門丁。明治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印。

與公文相似
故不複譯

按伊東祐亨尚有私贖一通。香寶酒蠟黃等禮物三種。連此文并交投文之北洋海軍差弁廣丙統帶張壁光帶呈丁。函廷軍門其私贖語悉

覆日本伊東中將書

中國丁汝昌元文

伊東軍門大人閣下。頃接覆函。深為生靈感激。承賜禮物。際茲兩國有事。不敢私受。謹以璧還。並道謝忱。來函約於明日。交軍械礮臺船艦。為時過促。因兵勇卸繳軍裝。收拾行李。稍需時候。恐有不及。請展限定。於華歷正月二十二日起。由閣下進口。分日交收。劉公島礮臺軍械。並現在所餘船艦。決不食言。專此具

覆請請台安。諸希垂察。不宣。外繳呈惠禮三件。正月十八日。

威海降約

滬報譯西文

一、中西水陸文武各官。須開明職銜姓氏。西人。須開明國名姓名。其文案書識及兵勇人等。但須開一總數。以便分別遣還中國。二、中西水陸文武官員。須各立誓。現時不再預聞戰事。三、劉公島一切器械。應聚集一處。另開清摺。注明何物在何處。島中兵士。由珠島日兵護送登岸。威海各東兵。自二月十四日。西五下鐘起。至十五日午正止。陸續遣歸。四、請牛道臺代承交付兵艦礮臺之任。惟須於十五日正午以前。將艦中軍器。臺上礮位。開一清帳。交入日艦。不可遺漏一件。五、中國中西水陸各官。并許於十五日正午以後。乘康濟輪船。照第十款所載。開返華界。六、中西各官之私物。凡可以移動者。悉許隨帶。以去。惟軍器。則不論公私。必須交出。或日官欲加以搜查。亦無不可。七、向居劉公島華人。須勸令安分。營生。不必畏懼逃竄。八、日官之應登劉公島。收取各物者。自十六日九點鐘為始。若伊東提督欲求其速。可先令兵船入灣內等待。現時。中西各官。仍可安居本船。俟至十六日九點鐘為止。一律遷出。其在船之水師水手人等。願由威海遼陸而歸。可聽其便。其送出之期。則與各兵。一律從十五日正午為始。九、凡有老稚婦女之流。欲離劉公島者。可自乘中國海船。自十五日正午以後。任便遷去。但日本水師官弁。可

在口門內稽查。十丁軍門等各官靈樞。可從十六日正午為始。或遲至廿三日正午以前。任便登岸。兵船離島而去。伊東提督又許康濟不在收降之列。即由牛道臺代用。以供北洋海軍及威海陸路官乘坐回華。此緣深敬丁軍門盡忠報國起見。惟此船未離劉公島之前。日本水師官可來拆卸改換。以別於礮船之式。十一此約既定。戰事即屬已畢。惟陸路若欲重戰。日艦必仍開礮。此約即作廢紙。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日。即陽曆日本改從泰西正朔而稱之曰陽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二月十四日。中國候補道牛。日本水師提督伊東。在松島艦畫押。此約即以此西文為正。

朝鮮王誓願辭

高句驪元文

維開國五百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朝鮮嗣王某。敢昭告於皇祖列聖之靈。曰。惟朕小子。粵自沖年。嗣守我祖宗丕丕基。迄今三十有一載。惟敬畏于天。亦惟我祖宗時式。時依屢遭多難。不荒墜厥緒。朕小子其敢曰。克享天心。豈由我祖宗眷顧。驚佑惟皇我祖。肇造我王家。佑啟我後人。歷有五百三年。逮朕之世。時運丕變。人文開暢。友邦謀忠。廷議協同。惟自主獨立。迺厥鞏固我國家。朕小子曷敢不奉若天時。以保我祖宗遺業。曷敢不奮發淬勵。以增光我前人。烈繼自今。毋他邦是恃。恢國步於隆昌。造生民之福祉。以鞏固自主獨立之基。念厥道毋或泥於舊。毋狃於嬖。惠迪我祖宗宏謨。監察宇內。形勢釐革。內政矯厥。科弊朕

小子茲將十四條洪範。誓告我祖宗在天之靈。仰藉祖宗之遺烈。克底于績。罔或敢違。惟明靈降鑒。一。劃斷附依清國慮念。確建自主獨立基礎。一。制定王室典範。以昭大位。繼承暨宗戚分義。一大君主。御正殿視事。政務親詢。各大臣裁決。后嫡宗戚。不容干預。一。王室事務。與國政事務。須即分離。毋相混合。一。議政府及各衙門職務權限。明行制定。一。人民出稅。總由法令定率。不可妄加名目。濫行徵收。一。租稅課徵及經費支出。總由度支衙門管轄。一。王室費用。率先減節。以爲各衙門及地方官模範。一。王室費用及各官府費用。豫定一年額算。確立財政基礎。一。地方官制。亟行改定。以限節地方官吏職權。一。國中聰俊子弟。廣行派遣。以傳習外國學術技藝。一。教育將官。用徵兵法。確定軍制基礎。一。民訟刑法。嚴明制定。不可濫行監禁懲罰。以保全人民生命及財產。一。用人不拘門地。求士遍及朝野。以廣人才登庸。

互遣使臣瑣記

上海鑄鐵爲主錄稿

中日和議既定。各宜重簡使臣。以聯睦誼。惟當絕而復續之會。尤宜慎選使才。無負皇華重寄。中國欽派新任駐日大臣內閣侍讀學士裕朗西星使康。熟諳西學。既至日本。卽以重申理事官自治華民之權。爲奉使之第一義。雖日本外務省多方抗辨。依然氣不少衰。誠可謂得其要領矣。○日本使華全權大臣

林董氏。未詳其是何官階。隨帶書記官中島雄。參贊官鄭永昌。川崎寬美。繙譯書記生豐島捨松。大杉正之。高洲太助。武隨員陸軍中佐神尾光臣。海軍大佐井上良智。醫官中川十全等共九員。其駐津領事。即前任之荒川已次。駐滬領事。則爲珍田捨己。副領事爲松方正乙。及永瀧久吉。正繙譯官爲加藤義三。副繙譯官爲速水一孔。皆陸續到任。○當林大臣之至津也。北洋豫派廖紫垣刺史。乘快馬輪船。迎諸大沽。乙未五月廿三日。林大臣進寓領事署。高揭國徽。並有一兵艦。入津下棧。以資護衛。廿四日。林大臣往拜李傅相王夔帥。廿五日。傅相夔帥先後答拜。廿六日。林大臣帶同隨員登舟。循北運河入都。總署聞信。咨會步軍統領衙門。派隊郊迎。美使館亦派繙譯官出迎。旋導入朝陽門。直到東四牌樓六條胡同暫駐。閏五月初三日。林大臣拜總理衙門王大臣。恭邸以次諸大臣皆深敬之。初五日。咸往答拜如禮。林大臣旋排日徧拜駐華各國大臣。及赫驚賓總權使德。十五日。皇上升文華殿。日本使臣林董覲見。西報謂隨入者共有四人。譯其姓名。證其官職。知一爲井上良智。一爲神尾光臣。一爲中川十全。能操德語。一爲鄭永昌。能操法語。并言林大臣湛精英語。曾任歐洲某使館隨員。外事尤所熟悉。蓋日廷并命之爲議訂通商條約全權大臣。故不得不慎其選也。○七月初九日。李中堂拜入閣辦事之命。中朝申命爲全權大臣。即在都中與林董會同商中日通商條約。直至景申正月。已逾和約所定半載之期。尙未就緒。李中

堂又拜出使俄國頭等欽差大臣之命。改派張樵野少司農蔭桓。充議訂商約大臣。○中國使日大臣

裕朗西少罔卿

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裕大臣拜補授太僕寺少卿之命特追書之

命後乙未六月廿二日

陸辭出都日本使

華大臣林董氏先期設席祖餞少罔卿行抵雲津。晉謁傅相。與帥面商機宜。七月四日登輪南下。乞巧日行抵上海。二十日登法國郵船。持節東渡。其夫人與二公子二女公子均熟諳西國語言文字。隨侍出洋。

○七月廿五日少罔卿安抵東京。廿六日日本司法省次官借西法省西員先來拜會。外務省次官通商

局長亦共過訪。廿八日少罔卿往外務省答拜。是為扶桑島國中使星重耀之始。○東京永田町中國使

館閉置。年矣。星輅既泄。丹腹重施。既告竣工。即於廿九日遷入。○八月八日日政府電飭各報館云。本

日午前大清公使裕庚率隨員晉日廷參謁皇帝皇后。呈遞國書。○東京府知事出示略謂。清日和好如

初。兩國臣民亟宜互相敬禮。現在清公使來京。勿論對公使及對隨員僕從人等。皆不得有不敬之舉。動

如以戰事之餘。引兒童在途上嘲弄侮慢。有干懲處。爾市民宜各注意。為父兄者。督責子弟勿違。○星

使奏帶隨員。如吏部主事壽勳。刑部主事陳春瀛。吏部筆帖式延保。候選筆帖式世楨。江西同知李嘉德。

候選直隸州東文繙譯羅庚齡。湖北同知直隸州張桐華。候選州同英文繙譯曾賢。湖北知縣呂暨。世

襲騎都尉參贊張紹祖。揀選知縣查雙綬。張綸。國子監助教溫紹霖。江蘇府經歷英文繙譯張德坤。分省



知縣盧永銘候選布理問徐超候選縣丞廖宇春朱秉鈞湖北縣丞文案余祐蕃候選縣丞前使署東文學堂李鳳年舉人顧浩錢寶鎔廩貢生文案王樹德附生余世芳陳德球武隨員馮國璋裴其勳均一時之選。○八月八日少問卿參見日皇呈遞國書是日巳正日宮派式部官田中氏至節轅迎迓少問卿與夫人既至宮前由式部官伊達宗陳導至待朝所晤代理外務大臣西園寺公望暨皇后宮大夫香川式部長三宮等略談少停三宮導入鳳凰閣謁見日皇呈上國書尋由香川引少問卿及夫人至桐閣參謁。○日。后。其。隨。往。者。爲。參。贊。張。紹。祖。文案余祐蕃西譯官張德坤曾賢東譯官羅庚齡隨員盧永銘。○少問卿未到之前寓日華人犯事俱歸日官審判少問卿爭於外務省略謂今在日華商犯案日本未便援治外法權全有之說逕行定讞卽有不自愛之華民私犯烟賭等事亦須地方官照會中國領事派捕協查日捕不得擅入華人家以杜滋擾其宜禁宜究之政令亦應出自華領事與日官不涉外務省知不可屈因謂日本治外法權本擬俟三年後准外人雜居內地然後舉行也。

專使紀上

上海縷繫僊史俶稿

俄前皇愛烈珊德第三官文書作阿喇謝世太子尼古喇第二官文書作尼卽位。皇上特命湖北布政使王爵棠方伯之春齋書唁賀甲午臘月十日自上海登程乙未正月廿一日由德境入俄境俄皇遣其

臣郊迎廿二日入俄都乘以御車迎以大臣護以兵士儀文隆異得未曾有廿四日唱賀禮成蒙俄皇面諭中日講和在卽凡事以和爲貴貴國與敝國邦交二百餘年又承遠來自無不竭力相助之理按星使出洋而後陸續欽奉電傳密旨既與俄皇略陳數語復與其新任外部大臣羅拔老夫王爵使俄草作魯八譯前商議事件羅王旋有公文復中國駐俄大臣許竹質侍郎景澄侍郎因語方伯此次俄皇有願爲中國協助之意情殊懇摯爲駐俄四年以來所僅見二月廿二日星輅出自俄都俄皇復贈以頭等第二寶星奏奉電旨准其收受佩戴星使旋歷游英德法各國閏五月初七日行抵西貢泊舟初八日星使登陸便酌於隄岸之酒樓日晡乘馬車至河干將返舟矣忽有人於昏黑中然槍向擊傷及左腕幸藥彈斜出隨返隄岸詣西醫診視傷而不害說者曰日人恨星使刺骨故狙擊之也密捕刺客雖無所得然此中消息必有能明辨之者是月十四日安返上海

方伯離俄之日正使相滄日之時華約甫訂於赤岐關俄使遽爭於度基塢日本人稱也於是萬國疑中俄有密約換約之使指伊藤美久治日宰相伊藤博文之子也將成禮於燕臺備戰之兵遂揚威於俄艦揮春祖饒忽吐隱衷見卷三及卷六香港郵書幾成警報於是五洲益信中俄有密約景申正月上海字林西報竟實譯其文謂華八示之者也上國之深情厚貌爲歐亞所駭聞中朝之屈志卑躬豈臣民所忍道其尤關緊要而爲去年

所未詳者。如膠州灣許泊俄艦。有事更可任假江浙海口。其大連灣外海島。瑯春南境華地。均讓俄築
臺泊艦。以保西伯里亞路工。俄遣兵官數百員。至奉吉黑三省。代練華兵。他年更推而廣諸燕齊晉關
隴五省。以上弊端。皆出人意外。竊謂似此有損無益之舉。微特中國所不願。抑且他國所不避。乃致書
字林者。偏鑿鑿而道之。謂已見公文。且兵部盡行矣。中外更努力切齒而誓之。總署亟宜電咨出使大
臣。分向各國政府。暨報館。剴切剖辨。以釋疑團。而聯睦誼。去年泰晤士報錄港電。駐英俄使即日馳書
雖諸事叢勝。亦知關係重大。分電各國。否則太空浮雲。任其起滅。他國必有誤以虛為實者。猜嫌疑忌
冀息謠譏。中國之智。必不出突厥下也。否則太空浮雲。任其起滅。他國必有誤以虛為實者。猜嫌疑忌
之心。將紛集於禹域。豈是交涉事件。勢必多所掣肘。嚴嚴望國。何以堪之。詩曰。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爲
是詩者。其知道乎。

專使記下

古滬鑄鐵廠主載稿

光緒丙申四月哉生朔。西一千八百九十年五月十五號俄國尼古喇第二新皇。舉行加冕大禮。歐美同盟各國。俱遣親
賢重臣往賀。中國欽命合肥傅相爲頭等欽差大臣。西例頭等欽差代君行事至尊貴也往甲賀。正月十八日使相
陛辭。皇上念其垂老遠行。恩賞公子仲彭部郎。經述三品銜。隨節出洋。以便侍奉。樞垣諸公。復以長
公子伯行觀察。經方。曾任泰西參使。繼充日本欽使。熟諳交涉事宜。遇事可資贊助。奏蒙 恩准。一併隨

侍廿二日。使相抵津。舊日屬僚重叩起居。同深懼。王夔帥胡芸楣。京兆與閩津司道。暨天津稅司德璠。琳北洋大學堂總教習丁家立。以次西官士商人等。排日設筵洗塵。而兼祖道。廿七日。使相乘海晏輪船南下。三十夕亥初。抵吳淞口。礮臺及中西各兵艦。均鳴礮。各營兵列隊海濱。齊放排槍。海波爲沸。海晏卽暫泊三夾水。如月朔辰初。起旋駛過陸家嘴角。水師艇礮聲大作。少焉泊法租界金利源碼頭。各國兵艦均鳴礮。站桅以申敬。滬防各營兵勇各出八隊。跪接江干。排槍之聲。數以萬計。在滬文武印委各員。均登舟遞手版。法捕房克捕頭戎服佩刀督率中西探捕。在碼頭左右彈壓。並派捕沿途警衛。辰正。使相命駕登岸。冠影三眼花翎。身穿黃馬褂。轎安紫韁。皆異數也。夾道聚觀者如潮。如海莫不肅然起敬。已初入天后宮側行轅。請會新任雲南巡撫黃植庭中丞。槐森。俄而大北電報公司送到美法德奧諸君相各報。邀請相節過臨游覽。而美洲坎拿大英總督電報更請任擇坎拿大公司三輪船。坎拿大公司有二輪船。一曰中國皇后。一曰印度皇后。往游不取舟金。於以見泰西諸國之傾慕使相。出於至誠。異時一曰日本皇后。蓋西例以是爲敬其國也。持節徧游中國。光榮增十倍矣。使相之出洋也。將乘法國郵船。俗稱爲是日。適值開班。知日本贊使山縣伯爵。有朋已預定上等艙位。不便偕行。於事亦太偏促。故上海有半月之旬留。於是各國領事先後晉謁。使相均命升礮迎入。瀛若傾談。初三日。前臺灣巡撫邵筱村中丞。友灘拜會。華官入謁者。使相逐一垂詢。

恰如其分。具見龍馬精神。初四日。上海招商電報織布三局。假前辦招商局務前廣東候補道張叔和。親察之味。尊國公宴使相。初六日。使相出轅。答拜上海各國領事。領事均飭人擋駕。辭不敢當。是晚赴法總領事呂班君之宴。初七日。上海道黃觀察率地方官。再宴使相於味尊園。初十之夕。美總領事宴使相於禮查客館。兼請金昆前兩廣總督李筱荃制府。瀚章伯行仲彭兩公子。暨各隨員。美國水師提督。同爲上客。中西各官。暨西國命婦閨秀士商人等。追陪筵座。尤爲一時盛會。是日。朝鮮賀使到滬。亦將附船往俄。十二日。俄總領事聶鼎君。宴使相於公館。十三日。上海紳士前署陝西布政使王竹鷗。方伯承基。與使相同鄉龔景張太史。心銘。劉丙卿觀察。世璋。黃靜園太守。鎮心。約會皖中官紳。三宴使相於味尊園。十四日。申正。使相自行轅起節。至法公司碼頭。各華官敬送於道左。使相降輿。登公司渡客小輪船。各西官均投帖恭送。華兵西捕羅列成行。碼頭左右數十丈。幾無隙地。隨員伯行仲彭兩公子。兵部主事于式枚。記名海關道羅豐祿。分省補用道塔克什納。候補知府聯芳。林怡。游候補同知薛邦。蘇直隸候補知縣柏斌。候補縣丞麥信。堅北河試用縣丞張柳。分省試用縣丞洪翼昌。齊集碼頭。分坐鈞和兵船。普濟商船。同時展輪。營兵開放排槍。聲若貫珠。浦江各國兵輪。仍鳴礮以申敬。比憲舟駛向吳淞。泊於郵船旁。使相卽與各隨員。暨出洋游歷。兼以省親之龔懷西太史。心鈞。同上郵船。廣學會督辦李君提摩太。同舟共濟。十

五日未初。郵船高揭龍旗。及頭等欽差大臣旗。啟旋出口。吳淞礮臺。鳴礮送行。十八日。上海接到香港電報。法郵船駛過港外。中有中國頭等欽差。祇緣港中適傳微疫。郵船例嚴避忌。故相節並不登岸。廿二日。接西貢電報。知相節已安抵西貢。法總督傳命礮臺升礮敬迓。且親自登舟拜候。道乏情意。隆重得未曾有。廿三日。法郵船自西貢展輪。廿四之夕。又接新嘉坡電報。略言。使相於卽刻過此。郵船小泊。按坡中有中國領事。而英總督。又雅相知愛。竊料恭申迎送。必與西貢同之。按使相出洋以後。所過口岸。必飛電傳報。平安他日。既入俄境。聞俄皇特派官輪從海道遠迎。及將遵陸。又派官車從鐵道恭迓。其抵木司寇舊都也。則爲使相預設行館。一切俱備。且舟車旅邸之資。亦皆無須給發。較款待五洲萬國之賀使。直判雲泥。中國聲靈於斯。爲盛亦惟使相之勵名品學。足以副之。惜此書業已脫稿。僅能補刊此篇餘事。不克譯錄矣。○又按使相奏奉。俞旨電囑。巴黎預鑄頭等第一寶星一座。專送木司寇。開將俟恭賀禮成後特傳。大皇帝之命。奉貽俄皇。以表睦誼。寶星形制。具載使相所輯之各國通商條約類纂。此座寶星。更徧綴金鋼鑽石暨珠寶之屬。計值白金萬兩。想見典麗。番皇之盛。○又按朝鮮正使閔泳孝副使尹致昊。與其從官。定於二月二十九日。自上海附法國郵船航海往俄申賀。

中東戰紀本末

第六

中東戰紀本末卷之六

美國林樂知編輯

上海蔡爾康子菲甫類稿

中日朝兵禍推本窮原說

美國林樂知命意
中華蔡爾康子菲甫撰

天道惡殺而好生。至師有征而無戰。殘民以逞。是佳兵也。佳兵者不祥。古有明訓。無辜赤子。何怨何仇。驅之於槍林彈雨之中。追之於煙海火山之下。好仁之君。相豈忍出此。有應兵焉。應兵出於不得已。理直氣壯。先聲奪人。文德武功。並行不悖。倘復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五尺童子。猶且羞稱五洲列邦。益將蔑視我輩。職司記載。倘泥乎不在不謀之戒。重繩以居。是不非之誠。則將謂清議可掩於士林。直道不存於三代。乎且夫中國廣土眾民之大國也。日本發憤為雄之新國也。朝鮮闕弱無能。甘居人下之藩國也。迺者朝鮮變起於潢池。禍延於宗社。嗚呼。箕子不祀。忽諸中國。素敦字小之仁。日本頓昧睦鄰之義。自甲午四月。中流難作。以迄七月初旬。見聞所及。其載前卷。然而士君子之立論。必置身百尺樓頭。庶幾如明鏡之當空。物來畢照。若但隨人上計。依樣葫蘆。非惟無以燭先。幾抑亦何以附信史。用隨旁觀。則清之列以成三面。兼顧之文質。諸知言當不齒。冷營東學黨之亂。朝兵辱而怯。請救於中國。朝王恪守屬藩之禮。中國迅興戡亂之師。日本曰吾與中國有條約。在藏諸盟府。不可渝也。溯查同治十二年。日本與朝鮮相齟。

中東戰紀本末

卷六中日朝兵禍推本窮原說

商學會校刊

日本遣使問於中國蓋久知朝鮮為大清藩服矣某大臣答曰朝鮮國政我朝素不與聞

生事比來外交之費日本遂又遣使至朝鮮光緒二年正月西歷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與朝王訂立和約其第

一條云日本以朝鮮為自主之國與日本之本係自主者相平等且統觀全約不涉中國一字厥後英美

德法諸國相繼與朝鮮立約聲明彼此皆得駐使通商亦無干涉中朝字樣西人持論皆如此然余家

云大朝鮮國開國四百九十二年即中國光緒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斷有干涉中朝字樣且既乘正朔即可為稱藩之證光緒十一年吳清卿大猷續燕甫昌兩星

使與日本別訂一約內有言異日朝鮮有事中國派兵前往必先告知日本日本欲以兵往亦必告知中

國此約誤矣據當時之命意蓋恐日本以兵往朝鮮而不先關白中國故以是預至是日本遂亦興師

而入朝鮮然考萬國待屬藩之通例固有不問其內政者及至事涉外交必由上國為主故如印度全部

中獨立之國若與他國有事相交涉即由英國總理印事大臣按照英制妥為商辦他國雖可派領事官

往掌商務而印度各小國不能受他國之公使亦不能特派公使往駐他國朝鮮既稱藩於中國何以公

然延納客使而與朝鮮立約之各國亦竟遣使前往不以為要此皆僕等之所不解也華師之至也東學

黨煽於皇威星夜解散中國以朝亂既靖亟約日本尅日班師日人之言曰亂勢雖平禍根未去今請

朝鮮之政。究竟有何弊。實中國率由舊章。亦均不暇過問。僕等於朝鮮一切積弊。久已耳熱心傷。今更訪諸爛於朝故之通人。旋接覆書云。朝鮮據亞細亞洲之東隅。雖無長江襟帶之雄。廣野互縣之富。而三面距海。魚鹽豐足。八道多山。煤鐵美盛。天時則寒暖得宜。地脈則膏腴彌望。兼以形勢險固。攻守兩便。誠東方天府之國也。不幸近數十年來。政失典常。民淪塗炭。內亂接踵。外患熾然。眉噓吁。嘻。人和失矣。山川之美。城郭之固。何足恃哉。今承明問。敢列朝鮮秕政。聊備鑒核。一曰官戚弄權也。外戚擅權。西漢之所以衰也。關豎逞威。東漢之所以滅也。年來朝鮮戚畹貂璫。結成死黨。相爲羽翼。諂諛而專寵。塞賢良之路。賄賂以肥己。紊黜陟之綱。故內外官職之任。非由人才之長短。但視苞苴之多寡。於是貪官污吏。遍布全國。名雖爲民父母。實則蠹國害民。甚於強盜。口稱孔孟之道。而政行蛇蝎之毒。朝夕貪婪。罔知愛足。民間之富者。轉而成貧。貧者顛於溝壑。農商俱廢。盜賊蜂起。官吏逞專殺之威。民庶絕伸冤之路。積怨山高。人心瓦解。遂乃結羣作亂。一唱百和。小而打家劫舍。大而戕吏殺官。有以叛逆責之者。此腐儒之說也。夫上之人。自帝王以至小吏。本爲萬民而設。非萬民之爲帝王。或小吏生也。民爲貴。君爲輕。殘賊之君。謂之一夫。有聖人起而誅之。況貪官污吏乎。貪官污吏。神人共憤。殺之何傷。故論朝鮮之專者。不問官吏之罪。而助官吏以罰舉義之民。此何異助紂爲虐耶。一曰財源窘蹙也。高麗租稅之法。縱有定例。不過具文。濫官收租。

任意增減。有權勢者。財產雖富。納租甚少。貧民之不能乞情者。一任官吏之勒索。豐年不免饑渴。凶歲至於死亡。況乎州郡守令。本以財賄營求。而得既得之後。祿俸菲薄。衣食猶難支辦。豈有餘資以饋買官之債。故其百計暴斂。良非得已。且挂名素餐者。不可勝數。問其能。曰無所長也。問其職。曰無所事也。徒食民之膏血而已。一曰刑罰殘酷也。朝鮮刑律。頗倣中國。而苛酷甚於中國。上自公卿。下至小吏。皆得操生殺之權。妻妾奴隸。雖有冤枉。無門赴愬。且刑訊之例盛行。一經被控。雖無證據。亦必刑以勒供。殘虐情形。令人酸鼻。其干犯國法者。并戮其父母妻子親戚。古所謂夷三族滅九族者。於今復見。刑政不公至此。尙自稱爲禮義之邦。胡顏之厚哉。朝鮮人有言。不論何國。讀宋明腐儒之書。而自稱禮義之邦者。卽是人間地獄。語雖過激。亦有理也。一曰武備廢弛也。古人有言。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朝鮮亦似有武備矣。然而訓練之法。挾持之器。俱有太古遺風。且軍令不嚴。官兵劫奪民財。挾勢逞惡。小民切齒。及至一聞砲聲。無不棄械逃命。爲將帥者。以能讀孫吳兵書。方爲中選。夫以如此之兵。如此之將。欲鎮內亂。而拒外寇。何異驅羊以鬪狼耶。一曰教育失宜也。天生蒸民。本無貴賤之別。王侯將相。豈有種乎。乃朝鮮之陋習。分貴族中人。常人爲三等。朝廷位祿。俱在貴族掌握之中。若不幸而爲常人。雖有孟荀之賢。管晏之才。不能越分而登仕籍。故人不肯讀書。曰我爲貴族。耶富貴。我所自有。何必讀書。我爲常人。耶卽有才識。天不能

使我享榮祿。讀書何益。且即使讀書。其平生所讀。不過四書三經。而其所作者。不過詩賦表策。至於天文地理算術商業一切。富國強民之書籍。茫然不能舉其名。若使立於朝廷。輔君治民。不但手足莫措。且其行爲直與盜跖相伯仲。若而人者。讀盡五車書。只成一蠹魚耳。蠹魚卽成。脈望於治國安民之事。何所望哉。來書之語如此。雖或聞有過當。而皆必非無因。中國苟乘此機會。不憚辛勞。爲之整理。朝鮮有猶解倒懸之喜。日本或別無藉口之詞。乃朝患尙伏於國中。華師將歸於海外。日本駐朝公使。遂先上書朝鮮王。曰。日本帝國使臣大鳥圭介。謹奏恭維大君主陛下。聖德日躋。兆民沐化。邦治彌隆。寰宇獻頌。無任欽仰之至。竊嘗思南民蠢蠢。梗化敢抗。有司跳梁一時。王師爰發。搃伐大張。復虞滅此朝食之不易。竟有借鄰援之舉。我政府有關於此之爲。事體較重。乃奉大皇帝諭旨。令使臣帶領兵員。回任闕下。自衛使館商民。並念貴國休戚所繫。如有所求。兼可一臂相助。以盡敦鄰友之誼。使臣銜命抵京也。適聞完城克復。餘黨竄逃。於是班師善後。漸將就緒。此莫非聖德所被。寶爲內外所共慶頌也。顧我日本國與貴國。共處東洋一方。疆域逼近。洵不翅輔車唇齒。況講信脩睦。使幣往來。今昔不渝。徵之史冊。歷然可稽。方今視列國衆邦之大勢。政治教民。立法理財。勸農獎商。無非富強自致。逞長專能。而欲雄觀宇內耳。然則泥乎成法。不思通變。達權廣開眼界。不力爭勢自立。何能相持。介立乎列邦環視之間。耶。是以又命使臣以會同貴朝。

廷大臣講明此道。相勸貴政府務舉富強實政。則休戚相關之誼。於是乎可始終。輔車相依之局。於是乎可保持矣。伏望陛下聖鑒。降旨飭令辦理交涉大臣。或專委大臣。會同使臣。俾盡其說。庶幾無負我大皇帝陛下。其念鄰誼至意。則大局幸甚。使臣不勝仰望屏息待命之至。爰祈陛下洪福無疆。謹奏。明治廿七年六月廿六日。又疏曰。日兵之入韓也。或有狐疑焉。曰。是非公法所載也。殊不知朝日兩國之間。既有置兵警備之約也。清歷壬午七月。於濟物浦兩國全權大臣會同定約六款。其第五款。日本於公使館。置護衛兵若干。備警事云云。乙酉六月。全撤其兵也。日本公使公文內開。今將我護衛兵。於本年七月廿日。如數撤回。此係遵照我明治十五年。在濟物浦所定條約。視其無須警備之時。暫行撤回。至將來有事再次之後。仍當隨時派兵護衛。不得因此次撤警備。誤認廢滅前約。宜將此意向朝鮮政府。聲明知照。所有各兵營。暫行撤回本國。將來如遇朝鮮有事。日本政府隨時派去護衛。是以條約明文也。凡兩國之所認準也。頃者朝鮮南道之亂。可以做有事之時矣。然南亂本屬內民。其禍不大。至於清國派兵援之。則禍延及東洋大局。其有事也大矣。故日兵之保護該民。亦事勢之不得已也。次如清國既開民亂。平定猶屹然不撤其兵。則不啻使其事更大。其意實不可測也。且夫初認朝鮮為自主之國。使與各國訂結平等抗禮之條約者。誰耶。蓋莫非日本之功矣。然則日本何有敵視朝鮮之理哉。故若有認朝鮮為藩屬。或乘機設亂。

欲郡縣之者。則拒之斥之。以全朝鮮之自主獨立。蓋我日本所宜任之也。朝鮮人虛心平氣。能詳此意。則

一朝而豁然。可以悟日兵之來。無他意矣。明治廿七年七月初四日。以上兩篇皆日使元文也。既而大島圭介。又有五

綱領二十六條目。致朝鮮政府。逼令更改國紀。第一綱領云。裁汰都城及外省冗員。其必不可少之官。宜

擇有才德者任之。不論門第。第一條目各官之職守。應詳載勅書。其綜理內治外交之大權。悉掌之於政府。承

政府之下者。則有六部。仍如舊日六曹之制。王宮中使令之官。與政府顯相區別。政府有所舉措。斷不許

內官干預。第二條目國政商務。於今之時勢。有絕大關係。宜簡任通達世務之人。妥慎經理。第三條目凡政府需任

使之員。雖多必留。其無職之閒曹。雖少必去。或量為裁併。第四條目八道中分縣太多。宜裁減以節經費。惟此

事必宜慎重。無使縣官有鞭長莫及之慮。第五條目一官必有一官之職守。其無職守而濫邀祿賜者。悉罷之。

第六條目凡因門第而得官者。蔭襲得官者。今無用。舊有例而得官者。皆去之。官人必以其材。第七條目行賕得官

百弊。皆由此起。宜盡黜之。第八條目官之俸祿。宜明定其額。務使足敷支應。以杜分外貪婪之漸。第九條目各官不

許受分毫賄賂。違者治罪。第十條目不論都外官吏。概不許私自經商。第二綱領云國庫歲入之款。宜加意整

頓。俾戶曹量入為出。不致左支右絀。第十一條目全國度支出入之款。今宜逐一核明。俾可妥易新章。垂為定

制。第十二條目凡關涉國帑收支之款。宜嚴核其當否。第十三條目理財為今時當務之急。第十四條目農田所產。以何

者為最各道所屬有何土宜有何蘊藏一一查明定為徵稅則例第十五條目應科捐稅宜遵定律而別籌可
 以增益之法第十六條目昔日糜費之歛今悉裁節其有不得不加增者設法彌補以足其額第十七條目國中官
 路宜平宜闊別由漢陽都城開築鐵路以達通商口岸展接電綫俾各城各署各營無不相連第十八條目通
 商口岸各關宜由朝鮮自行掌理不與外人相干涉第三綱領云律法宜妥為整理弗留遺憾第十九條目舊
 律之不合於今者或刪之或改之而增入新律第二十條目斷獄之法務宜公平明允第四綱領云軍律宜加
 整頓兵額宜籌增補俾足以靖內亂而保民安第二十一條目武員宜折節讀書不徒恃血氣之勇以成經文緯
 武之才第二十二條目水陸官軍宜就今之所有而更立隊伍視國庫中能歲籌兵餉若干以定弁兵之額第二十三條目
 緝捕之役萬不可少都城及外道各要地不可不設立巡捕房所募巡捕亦宜按期操練第五綱領云
 學校章程切宜妥定第二十四條目士子應讀之書全宜分別去留各道宜立幼學塾以教學童第二十五條目幼學既
 立次立中學其書院等之專教成材者今姑暫緩俟至及期再行增立第二十六條目異日既立書院擇其優者
 使赴他國肄業以廣聞見此篇係譯文愚謂以上各綱目何嘗不善朝鮮苟傲而行之何嘗不足以致富強且
 中國何嘗不知亦何嘗不可以令朝鮮乃中國則安於不為日本則毅然決然致以重兵直壓都城以張
 其必欲為之之勢此其中蓋皆有故焉中國循途守轍事事格遵成憲既無利人土地之心自無改人政

治之理。況如上所云二十六條目。中國早杜其弊。而未暇興其利。己未暇興。而強人以必興於理。頗多窒礙。故亂既平。而全師以退者。保守太平之局也。五洲萬國之所共諒也。日本倣行西法。垂三十年。故宏綱細目之所燦列者。皆泰西美備之政。當其侈口而陳。亦自謂善與人同。收推己及人之效也。然而日本之心。豈真厚愛乎朝鮮哉。又豈肯糜本國不易之餉。以助鄰邦不易行之事哉。吾蓋反覆籌思。而嘆日本之誤於議院者。非淺鮮矣。今夫議院者。泰西至公無私之法也。其爲物望所屬。而公舉之以充議員者。又皆公心多而私意少者也。國家有大政事。君與政府諸大臣主之。議員讓之。議員中大要分守舊章。而爲兩大班。主於守舊者。進君相。雖欲謀新。而屈於老成之持重。甚至政府諸賢巨紛紛解組。主於求新者。進君相。雖欲循舊。而動於時髦之喜事。甚至深宮一令。主鬱鬱投荒。故夫朋黨之風。泰西極盛。惟各有一理之可執。自無慮萬事之胥乖。乃日本之議員。則異是。日皇與其政府。一心一德。其所展布。固有確然其不可行者。亦有至當而不可易者。及付下議院諸員。使之公議。非以名位相傾軋。卽以聲氣相擠排。又其甚者。挾夙怨。而詆新謨。重鄉誼。而忘國是。遂致道旁築室。三年不成。日皇恨切於心。政府憤掣其肘。赫然震怒。散議員而使歸田里者。屢矣。今年重議機要。議員專徃。故智久梗。大權日皇益怒。又命散歸。禍亂之來。間不容髮。何幸而朝變忽傳。天兵遽集。日皇遂躍然以起。蹶然以興。大有楚子不及穿履佩劍乘車之

急曰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不意日兵甫至朝亂已平中國之師亦將返旆日廷乃大失所望謂乘興而來敗興而返者豈猶淺師出無功人言可畏者愚實深願欲尋歿於中國無可措之辭也欲違志於朝鮮無可乘之機也萬不得已而以改革朝鮮內政爲言又恐各國之已與朝鮮立約者不免亦思染指乃約中國與之共事締以同心陽欲奪朝王之藩稱陰竊倚中華爲上國情見勢絀夫亦大可憐矣迨乎中朝仗義執言力行屏斥遂乃激而橫決一發不可收拾於朝鮮則思擅廢其王而挾王之本生父大院君以爲重於中國則竟擅截運船而窺視威海衛旅順口以爲種種暴戾恣睢皆出旁人擬議言思之外僕等雖不敏特將中國之所以然與日本之不得不然一一揭而出之以告天下萬世所謂推本窮源者此也至居今日而爲中國計則有二策焉一曰力保朝鮮一曰痛懲日本朝鮮能保則東藩光復其舊物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也日本能懲則神山震懾乎天威所謂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否則天驕之性將如楊業之誇爲無敵大將軍寢假而得志於朝鮮又將覬覦中華之重地矣寢假而痛毒於中華又將狎侮歐洲之雄國矣推其肆意妄行亦復何所不至乃聞海軍提督丁汝昌畏蜀如虎以倍大於日本之兵艦銷聲匿跡不知所之則將謂渤海口有礮臺或勝或負非海軍之所有事乎則將謂朝鮮國無習政或存或亡非中華之所與聞乎則將謂牙山孤懸之陸兵或死或生非水師之所當救乎則將謂中國通

商之口岸。或安或危。非武員之所宜問乎。夫中國今有新艦巨礮。精卒厚餉。固宜長驅直入。不但攻蹕朝之客兵。且將攻守日之主兵。方足以固民心。而作士氣。若不曾攻而言守。已非出奇制勝之道。況乎并守而不能哉。局外之人。所由內問諸心。外問諸世。而不知其故者也。至揣日本之心。則亦有二策焉。一曰定朝鮮之新局。一曰瑣中國之威名。朝鮮之局定。則以暴易暴。可自飾矣。中國之名玷。則以鄰敵楚。可自誇矣。然後振旅而還。大功告成。彼民間之充議員者。皆知吾君吾相。實有榮榮大才。用能躋吾國於顯榮之地。異日有所創制。自各樂於從事。不敢梗違。如其不然。無論一敗塗地。覆亡立待。即使不損一將。不折一兵。而杼柚久空。旣擲黃金於虛牝。閭閻久瘠。又荒綠野之秋。成怨聲大起於國中。橫議益滋於朝。右區區三島。何以堪之。其不至移鐘虜而改玉步者。蓋幾希矣。所以中國讓之。而日本益進。他國勸之。而日本不遵。夫中國者。彼固謂爲可欺者也。得寸得尺。或固其所。他國與日本。素無嫌隙。其強又數十倍於日本。乃謂若有敢於苦勸者。卽移師以與敵。日本未嘗無人。豈不知衆怒之難犯。其不得不出此語。以杜其口者。知其心之急迫。過於火之炎。上水之流。東矣。故與其和而勢無萬一之安全。孰若戰而事有萬一之微幸。且同一亂也。戰敗而亂。或可以報仇雪恥。鼓勵其民不戰而亂。則微特無以立其國。抑更無以謝其民。諺所謂拚命也。者。殆日本今日之謂乎。而中國偏承之以緩。豈將用急脈緩受法。而以兒戲視日本乎。或曰。

中國地大物博。財豐人和。故雖用兵三月。而寶宇晏然。日本國小民貧。生齒又僅及華之十一。故雖銷張揚。厲於外。實已竭蹶。愁苦於內。兵不足。則行三丁抽一之法。餉不繼。則行科捐稱貸之法。民各荒其本業。而從事於戎行。斗米千錢。瞬憂食盡。中國知其然也。故事事出以審慎。使彼無所施其技。是則廟堂之上。自有勝算之可操。非爛下書生所得窺其涯涘矣。

中日進止互歧論

美國林樂知命意
中國儲繼生屬辭

余之初至亞洲也。中國與日本國皆徒知率由舊章。與西人恆格格不相入。故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年。泰西諸國。雖與中日兩國更換和約。而損諸萬國公法之外。西民之東來者。皆自設領事等官。自爲轄治。不肯受中日官法之範圍。然有互商之事。仍嫌其散而無紀也。姑無論日本一小國。分封者十數侯。卽以久易封建而爲郡縣之中國。各督撫爾疆我界。無事則顯分畛域。有事則各顧考成。甚至起一國三公。吾誰適從之歎。西國乃請於中國。就京師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掌中外交涉諸事。日本亦削除藩國。其主更從西京遷至東京。獨攬大權。與各西國往來無間。而於東京及神戶長崎諸海口。創立西學。延西士浮倍史道德董生爲教習。以教其民。此爲東西相通發軔之始。中國是時。則於京師設同文館。上海設廣方言館。廣州設西學館。延丁冠西先生題其赫叭先生及余。分主舉比。聚成童而教之。以語言文字。其時中

日之人足跡均未至外洋也。美國駐華大臣蒲安臣君任滿將歸。中國有二旗員從之而西。於是。由美洲而至歐洲。歷覽其國政人情之美。適日主亦遣二使臣由美至歐。雖云分道揚鑣。不啻同條共貫。萬不料自此以後。中日同異之途。顯中日進止之境。遂於以定也。日使之返也。以歐西至善之法。具告於其主。日主乃忻慕。艷羨不能自已。當一千八百七十年之間。選其西學中子弟之聰穎者。資送出洋。以收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效又許成材之士。與諸童偕往。遂有冠者五六人。追隨其間。均受業於泰西名師之門下。日廷又懸爲定例。歲遣若干人出洋肄業。其始僅往美國。後更遍往歐洲。其業經考取之學生。則分門別類。俾之升入大書院所學。乃日益廣。迨閱數年。日本漸派使臣及領事諸官。分駐各國。各隨帶出洋肄業學生。更覺津津有味。既而日廷欲振興庶政。特聘西員之通達時務者。分入各部。各部堂司以次。各官均奉以爲導師。兵農諸事。漸已井井有條。旋念敬教勸學。尤爲當務之急。更禮聘美國稽察文學人員。至日予以全權。爰自幼童學塾。以迄乎東京之太學。一切改絃而更張之。兼別請英法德諸國之名流。彼此和衷共濟。集思廣益。收效愈宏。其時出洋肄業之學生。分學各事。略有成效。可觀。今與中國爲敵之日。將卽德國名將毛奇之弟子也。國中。之幼稚。又各喁喁向化。日廷更不吝國帑。培植諸生。令其擇善而從。凡西人之所知所能者。務求涉其籬籬。而登其堂奧。及至學成回國。日廷則擇能而使。俾之各罄其長。延至於今。無論綜理部務。經管學

務本國皆不患無才其尙留數西員者不過使充監督以匡其所不逮而已至其遍國中會通西學之人

數已不下百萬且不獨男子已也其女子亦仿美國之例并令肄習東學東無學也所學者卽華學而兼

許旁及西學日本非無泥古之人而風會所殊時勢所迫遂各銷聲匿跡不敢妄置一詞維新之治蓋至

是而名副其實矣然其心猶有所忿激者以爲我亦海東一古國年來事求新何遽出泰西諸國下乃

泰西視我與中國波斯突厥華人之譯書者不諳如一邱之貉不許入萬國公會可恥孰甚焉於是刻苦

勵志恆視西學爲身心性命之所關特取法前皇拿坡崙補拿破脫一朝會訂之通行律例專意研求務

使之毫無缺陷以冀感動乎諸西人直至本年光緒二十年卽明治二十七年適屆東西修約之期遂請各大國審察其

國人之居心行事可以與於萬國公法之列而不必損諸萬國公會之外乎英國固雄長泰西者也其與

日本續修條約文中如英人可徧至日地悉歸日官約束之類皆與萬國相等雖有俟各國俱允照行

後再閱五年始可酌議舉行一說然固已明明暫許之矣且日人之仿行西法者不徒在外貌而在內心

也今世三十年爲一世孳生之人類所耳濡而目染者又初無舊法之偶參也卽彼四五十而無聞者當創行

新法時或尙在髻齡或甫經弱冠血氣未定變遷亦尙易也故夫日人之崇尙新法如水乳之交融如骨

肉之互易其形則短小羸弱不如西人及華人之倭偉魁梧而其氣質性情則迥非昔日之東人而竟成

肉之互易其形則短小羸弱不如西人及華人之倭偉魁梧而其氣質性情則迥非昔日之東人而竟成

今日之西人矣。況重以君若臣之振興鼓勵。不遺餘力。泰西良法美意。無不略見端倪。又踵西法而立議院。許其民公舉議員。以通上下之情。日民乃益復興起。皆視國事如家事。而休戚與共。禍福與同。忠義之氣。有不覺其油然而生者。嗚呼。噫。嘻。余之寓居於華也。非一日矣。昔摩西之在埃及。保羅之在羅馬。至不惜軀命罪孽。以拯其人。余之在華。豈有異志。而獨推崇日本之至於此極。余誠何心哉。燕子之處堂也。豈棟雕梁。築巢最穩。苟使王謝家之子弟。不知葺治。年年歲歲。風雨摧殘。金碧漸有剝落之憂。花木不免摧殘之苦。及顧視尋常百姓。反能肯堂肯構。將突過於烏衣巷口。朱雀橋邊也。野草夕陽。能弗悲哉。然而中國非不可爲之國。且大有爲之國也。幅幘之廣。幾埒歐洲。非日本區區三島比也。生齒之多。冠於天下。又非日本之四十兆人所可相提而並論也。誠使當日者。灼知乎古訓之當遵。新法之當效。而博采乎泰西新興之法。以彌補乎中國古法之窮。君子德風。小人德草。上行下效。賢至名歸。孟水不足。喻其方圓。桴鼓不能擬其應響。則此三十年之日月。盡沈浸於泰西之禮。郁含其英。而咀其華。吾知雄健如英。猛戾如俄。狼鷲如法。亦將畏中國之地大物博。財豐人和。而凜然不敢犯彼日本者。近在肘腋。雙輪之疾。朝發夕至。惟有求媚於中國。以幸免滅亡耳。否則天下必有能撼樹之蚍蜉。搖柱之蜻蛉。當車之螳螂。妨主之的盧。吠堯之桀犬。斯敢逞其毒於中國也。是中國之行西法。有百利而無一弊。有百益而無一損。有百盛而無

一。衰。者。也。乃。中。國。則。不。然。同。文。方。言。諸。館。既。立。亦。曾。別。選。幼。童。出。洋。肄。業。而。一。二。次。後。遽。爾。中。止。夫。此。一。二。百。之。學。童。卽。皆。學。業。有。成。而。雜。諸。四。百。兆。人。中。不。啻。滄。海。之。一。粟。耳。而。況。乎。未。必。盡。成。成。者。亦。未。嘗。一。用。也。昔。者。恭。邸。秉。政。遇。事。講。求。良。法。又。曾。延。訂。西。員。簡。練。精。卒。更。募。西。人。之。精。於。製。造。者。入。江。南。製。造。總。局。馬。尾。船。政。局。金。陵。製。造。局。分。教。華。人。鑄。造。船。械。然。恭。邸。以。爲。有。備。無。患。固。經。國。之。大。猷。而。偃。武。修。文。尤。治。民。之。要。務。因。議。創。立。西。學。分。門。考。試。以。儲。楨。榦。之。材。而。蹈。常。襲。故。之。大。臣。如。倭。文。端。公。等。屢。沮。撓。之。且。發。爲。私。議。曰。堂。堂。中。國。而。學。於。外。夷。恥。也。嗚。呼。西。箴。之。言。曰。讎。遜。者。尊。榮。被。之。驕。秦。者。敗。亡。繼。之。又。曰。心。驕。氣。傲。必。遭。隕。辱。善。夫。恭。邸。之。立。言。也。曰。人。非。就。學。於。人。之。爲。恥。不。學。而。居。於。人。後。乃。真。足。恥。也。又。曰。外。洋。諸。國。彼。此。相。學。均。不。以。爲。恥。東。方。之。日。本。小。國。耳。今。亦。遣。人。至。英。美。等。國。究。心。於。語。言。文。字。與。夫。格。致。之。學。我。以。堂。堂。大。國。乃。反。在。日。本。之。後。乎。又。與。倭。文。端。閣。力。辨。曰。君。欲。恃。文。字。以。勝。人。亦。無。不。可。本。國。創。設。同。文。館。之。意。則。確。乎。其。不。可。拔。而。今。而。後。各。行。其。志。可。也。旋。以。立。館。之。意。疏。聞。於。朝。皇。太。后。肆。之。議。遂。決。然。尤。有。最。可。惜。者。則。至。此。而。已。成。止。境。也。督。學。使。者。歲。科。兩。試。雖。亦。兼。取。算。學。而。仍。以。八。股。試。帖。爲。重。無。論。工。於。八。股。試。帖。者。初。無。治。民。之。才。也。卽。曰。有。才。而。國。家。但。取。之。以。爲。服。官。計。不。能。兼。爲。愛。民。計。天。下。豈。有。有。官。而。無。民。之。國。哉。中。國。之。好。爲。人。師。者。日。坐。講。席。教。人。以。四。書。五。經。詎。得。謂。爲。不。善。又。不。

知教人以道德而束其心。與教人以藝事而贖其身。二者固不可偏廢也。西士之設教也。於道經之外。天文地理格物測算諸學。無不畢賅。各隨其性之所近。以分授乎諸生。此其所以勝於中國也。今中國需才亦孔之亟矣。而欲求確知新學深造有得之人。十八行省中曾有幾輩。以華人之心思材力。微特不遜於西人。且容有駕西人而上之者。而乃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因循坐誤。遂至於此。靜言思之。可勝浩歎。光緒十年。法人禍作。中國於是興電報。而欲求略識西文者。寥寥無幾。不得已而求之於西士。西士在華募其本國之金資。來教華人之子弟。其用心誠至公也。李中堂推廣電局。又在天津創立水師武備西醫各學堂。往往興才難之歎。各地西師薦士若干。余不盡知。卽以鄙人在滬所立之中西書院而言。年來應李中堂之命。函送至天津等處者。已不下二百餘人。誠使中國早興西學。早定良規。初何待求諸外人。而始收指臂之助哉。且夫國家之育才。猶種樹也。未植其根。安望能食其果。中國乃曰。我自有嘉果。在無藉於外也。又豈知中國之果。可悅目而不可果腹。一旦饑饉薦臻。而始悔移根之不早。不亦僨乎。而彼日本者。三十年來。移他邦之嘉種。成本國之良材。迄於今。根固根深。果實已垂垂熟矣。用兵一事。略見端倪。而其善待中國受傷之兵。借其國之傷兵。一體療治。師行所至。又出示約束部下。不許擾害民人。此皆西國軍中遵行之善例。不必問日本之爲假借仁義。收拾人心與否。而西人已稱道弗衰。謂較之中國革鎮衛。

汝貴縱兵擄掠本國之民者不啻天淵之判也夫以中國之仁聲義問昭著古今不幸而有衛汝貴其人致墮三千年之名譽此無他仍歸於不教之過而已 皇太后 皇帝聖明在上度越萬邦京外王公卿大夫承流宣化於下多蔚然爲一代之名臣而仍有衛汝貴一流人亦無他各省未明時務各官不能實力奉行之過而已嗚呼噫嘻恭親王恥居人後之一言昭垂天壤亦已三十年矣誠使內外一心朝野一德彼狂古訓而背時宜者悉屏而遠之今何至竟居日本後哉余之來華曾膺教習之任而出其餘暇惟以譯西書刊月報爲故業於各國興亡之理日常三致意焉蓋誠望中國之淳然而興也而無如言之者諄諄聽之者藐藐甚或謂教士之來華中懷殊叵測也嗚呼天寶爲之謂之何哉

沈幾觀變說

美國林樂知著
中國蔡爾康譯

余蓋觀於中國之孱弱而重有慨也中國名國也亦大國也曷爲而孱且弱曰惟不興新法故且夫中英之交昔之日卽於密者豈英之厚愛乎中國哉印度在南俄羅斯在北中國適介乎其中英以中國爲印度捍禦北風之屏障也今日乃屢敗於日他日豈能共禦乎俄余歷覽各西報而知英之與華有離心離德之象焉且俄之言曰我必不任他人偏助中國猛戾之氣見於言外英倘猶欲以救華者救印適中俄忌英其敢與俄爭哉況英卽敢與俄爭又豈肯以亞洲之末節搖動歐洲之根本哉要之中國之孱弱如

此日本之強悍如彼。皆出各西國意料之外。是以中國之勝負。歐洲之局勢。繫焉。中國今已自覺當年之失計。致受蜂螫之毒。而請各國爲之和解於日本。各國以爲時已晚。一語諉卸其責。而推其心。直似有不可勸和。不必勸和者。鵠蚌相爭。漁人殆將坐收其利矣。況忱於俄人之一語。遂紛紛效坐觀成敗之故智。夫使中日兩國勝負相當。猶可曰兩不偏袒耳。今中國值危急之秋。而各國蕭然無與。是不啻謝華以租日也。馴至兵連禍結。中國將有不可形諸筆墨之禍。吾知各國又必將譁然而起。其起者何也。曰抑日也。抑日所以揚華乎。曰殆非也。俄欲三分中國之意。已明著之於大日報。日雖出其死力以與華爭。吾恐事勢至潰敗決裂之際。日苟尙肆覬覦之意。各國必羣起而攻之。日亦禍不旋踵矣。然使畏首畏尾。不敢與泰西雄國相抗衡。則巖爾一島國。孤立無助。終亦被吞於鯨魚而後已。故爲華計。莫如姑暫行成於日本。索歲幣。則給之。求割地。則予之。古人有行之者。非創局也。和議旣成。然後休兵息民。以教以養。採泰西之良法。煥中國之新猷。不及三十年。必能復振。是之謂上策。爲日本計。今已志得意滿。苟局外之國。有以和議言者。急當乘機收網。而進用彼國與亞會中人士。與華通力合作。釋猜忌而敦輯睦。以共抗乎歐洲。是之謂中策。爲泰西各國計。但聞中國有自怨自艾之意。亟思振作。卽當力贊其成。毋惑於俄之一言。而遽思染指。則旣可共保中國俾之危而得安。衰而復盛。兼可保歐洲之大局。永無兵革之患。否則幸災樂禍。

必有議其後者。是之謂下策。然而用兵以來。垂五月矣。中國之振作者何在。怨艾者何在。但聞今日失平壤。明日敗大東溝。越一月餘。而失九連鳳皇諸城。今旅順一口。又有殆哉岌岌之勢。而各國東來之戰艦。殆以百計。問其所藉口。則皆曰。保衛本國之商民也。商民既至中國。中國自能保衛。何煩越俎而謀。則又曰。中國未興新法也。未興新法。故孱且弱。而幾不能約束其民也。異日者。即使各國別無不利於中國。而紛紜干豫事在意中。中國將拒之不能。拒應之不勝。應不徒日本之爲禍而已。吁。嗟乎。悲哉。時事至此。尙忍言哉。尙忍言哉。

中東之戰關繫地球全局說

美洲林樂知命意
華海泰爾康遺辭

地球分亞細亞。歐羅巴。美利堅。阿斐利加。澳大利亞。爲五大洲。而專主於歐人者大半。夫歐洲之主於歐人也。固也。美洲之美國。其人大都英吉利之耳。孫巴西國人。寶葡萄牙之苗裔。坎拿大則全隸於英。南美洲人又與日。斯巴尼亞。同族類。則亦主於歐人矣。斐洲之黑人。不知治國之道。歐人遂分疆畫界。若固有之。澳新洲也。英人獨破天荒。視如外府。歐人之所求而不得者。惟亞洲耳。然俄羅斯跨歐亞二洲而立國。其地廣漠無垠。印度之疆宇。略如中國。英又主之。阿富汗。突厥。波斯三國。奉俄英爲盟主。緬甸。越南。暹羅三國。奉英法爲保護主。其他如新嘉坡。檳榔嶼。等南洋羣島。與夫久屬廣東之香港一島。悉爲英人所據。

然則歐人威權所不能及者。僅震旦。譯者恆誤作支那與突厥之誤作土耳其同一可陋一大國。日本數小島而已。夫歐人素以兵力相雄。長俄法之橫連。德奧意之從。遂合英國支拄其間。待時而動。論者至以徧地埋藏藥彈。喻其危險。而兵連禍結。偏出於歐人。號令不行之中日兩國。則深識之士。雖素知而殊難逆料者也。歐洲而出於戰也。大局不堪設想。然中日兩國。惟商務之雍闕。是懼。餘或非所計及。今中日之戰。關乎地球全局者。厥有七端。歐洲大國諸君相以及土工商輩。其能不旦夕惶惶視如己事哉。七端者何。一曰威柄。美國素不與聞外事。故地球反對之威柄。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然不加喜戚於其心。若英俄法三國。則以全力注之矣。夫地球大局之所關。昔在歐洲東南之突厥。今之朝鮮。突厥之續也。英於印度。法於越南。俄於西伯里亞及黑龍江畔。皆有由漸東趨之勢。俄又僻在北方。恆欲南向。以爭海口。俾隆冬。凜冽不使天封函谷。以一尺冰。易一丸泥。既欲肆志於突厥。而恆梗於英。乃轉而得志於暹。春且通。以西伯里亞之鐵路。暹春。衰爾地。中國失之。不以爲意。俄國得之。遂屹然爲出海之重鎮。然天寒歲暮。尙憂水滯之腹。堅英遂疑俄有窺伺朝鮮之意。俄固非無意於朝鮮者。徒以西伯里亞鐵路未成。呼吸不甚靈通。姑隱忍而不發耳。英人又知之。十年前朝鮮逆臣金玉均等。密商日本駐使竹添進一郎作亂。英師先扼守朝鮮之巨文島。陽爲自保商務。陰實豫杜俄謀。迫俄許英以不占朝鮮。訂立約章。英師旋撤。而初不料日本又有亂朝之役。

也。日本可亂朝鮮。此約不毀。自廢。俄視朝鮮之海口。同於突厥。因利乘便。英廷聞俄皇先有明諭。若曰。斷不在他人。侵佔朝鮮。一寸土。此諭也。謂爲力保朝鮮。也可。謂爲朝鮮。應入於俄也。亦無不可。於是防微杜漸。終日伺察。今俄雖未有所舉動。一旦日本竟敢亂華。其能保俄師之不出哉。俄又欲守老子之。不爲人先。以幸免乎。孫子之先動者敗。而從旁竊窺乎。英人不幸。而有一於此。首先發難。歐地遍埋之。藥彈將藉亞洲之星火。而發其機。地球恐無甯宇矣。若夫法者。固曰。吾無與中俄日之事也。然業在印度之西。中國之南。攫取越裳氏。又覬覦暹羅。以占亞洲之利。茲英恐法礙合印之緬甸。斷斷不讓者。垂一載。法雖懼於英威。而未嘗一日忘暹利。中國固決無蹉跌也。中國而有蹉跌。英俄有事於戎行。法遽起而取暹。英其敢有後言以膺兩大乎。英久無開疆拓土之心。然他人欲割地以增威柄。英必阻之。俄取朝法。取暹威柄。莫大焉。英又能袖手旁觀乎。而況俄法二國立連橫之盟約。天下號爲秦楚者也。英責以不應取朝。取暹。不待明助。中國已足逼之。使益合俄法。合而英必與華合。日又必與俄法合。然則中英俄法日之戰。始於亞東矣。亞東之戰。既開。歐西之局。大震。德奧意三合縱國。將乘機而齊起。萃華英德奧意五國之全力。以伐俄法日三國。勝負之數。卽曰無待著龜。然烽火連天。爲患已不可思議。而況英法二國近緣斐洲界。事已有違言哉。所謂關乎威柄者。此也。一曰武備。五洲諸大國之於武備。惟日不足。海部兵部諸大僚之。

朝夕研求者。專在船械兩大宗。驟聞他國製一新船。造一新械。自顧微有不逮。未必遽有戰事也。然急已不可言喻。故陸路築臺鑄械之外。凡有關於海戰者。必博考而思仿之。且精研而求勝之。以收進可攻退可守之效。然而三十年來。相安無事。快船堅艦重礮大彈。祇益外觀之耀。未嘗一試於濤驚浪駭之衝。水雷船機器礮無煙藥後膛槍。僅充打靶之需。未嘗一加於血陰氣陽之質。優絀利鈍。豈能臆斷。中日不以製造船械名。一應戰具。皆鑄自英法德美諸國。泰西有武備之責者。其能無動於中乎。比來歐洲喜造大艦。冒甲日以厚。容墩日以多。而速率則不能日以增。美國乃豫言。厚重少文之拙滯。改而多造快船。今中國之定鎮。經來諸鐵艦。爲德廠所製。超勇揚威諸鐵艦。爲英廠所製。日本鐵艦。大半英廠所製。快船亦製自英廠。兼有製自法廠者。此其大較也。以船價而論。定遠一鐵艦。可製吉野四快船。則價之貴賤懸殊也。日本鐵艦多古式。且多以帶甲者。廁其間。中國則鐵甲厚於日。快船少於日。而鴨綠江一役。日兵似占上風者。以快船之迅疾。且礮多而力遠也。於以知鐵艦之不若快船也。惟駛船鳴礮之技。尙須重須考察。不若英法之戰於海面。可以直決。然而中日兩國。已開其先。異日各大國武備院諸臣。必有力圖改變者。正無俟糜費英金百萬鎊。造一不靈不捷之鐵甲戰艦也。所謂關乎武備者。此也。一曰製造。中日之船械。大都購自泰西。上節言之矣。今而忽出於戰。各製造廠中人。無不心旌懸懸。謂日後生理盛衰之關鍵。在於

是日後船械因革之樞紐亦在於是。其素著盛名之大廠如德之克虜伯、英之阿姆士莊以及瓦瓦司等尤爲注意。聞德國甲乙二廠商業已互讓及此。甲商固主持克虜伯廠務者也。華軍所用之大礮多取材焉。故甲商曰：以我之堅攻日之脆，以我之鉅攻日之纖，華之勝日猶反手也。乙商曰：日礮既靈且遠，斷非重笨之克虜伯可比。乃二人尙論端各執，兩軍已戰務頓開。英法德美諸國之兵器格物諸新報必將詳細講求，妥速紀載。當此之時，何廠售出之船礮幸而獲勝，其廠中之主、工、匠與執有本廠公司股票人等無不眉飛色舞，以爲破費千金不能登報之大告白，今乃不費一錢聲名播於萬國，何喜如之。其不幸而致敗者，則衆皆垂頭喪氣，以爲門可羅雀之憂，直且暮間事耳。於是有全從新製者，有略改舊章者，擾擾紛紛，其容可掬。此外又有各槍廠、各水雷廠，素皆自誇爲無敵者，今則底裏盡露。即使操械之士卒或爲久練，或爲新募，自有優絀之分，究之孰靈孰滯，孰近孰遠，無可掩飾，亦無可彌縫。又如魚雷一物，機括甫開，能自行於海中，不畏風浪，然鴨綠江之役，中日兩軍所縱之魚雷，或緣相距太遠，未及敵艦而先沈，或緣相離太近，俟過敵艦而始起，故會經遠鐵艦偶然相值之外，餘並無一雷之足恃。製魚雷者固必將別籌新法以善其後，卽如上節所言武備院諸僚屬亦必將考察及之，以爲備豫不虞之用矣。至若無煙火藥，諸國未經親試，自宜尤甚留意，從此殺人之凶器益逞新奇，傷造物之太和，促生靈之眉壽，仁者所

以。擲。時。而。浩。嘆。也。所。謂。關。乎。製。造。者。此。也。一。曰。商。務。兵。之。害。商。夫。人。知。之。中。日。之。各。自。害。其。商。亦。夫。人。知。之。中。國。地。大。物。博。華。商。仍。有。多。錢。營。賈。之。樂。日。本。土。產。廠。製。各。物。向。皆。仰。華。商。之。鼻。息。戰。務。既。開。華。商。遂。絕。重。以。民。數。之。少。農。夫。工。匠。各。拋。本。業。中。國。且。不。屑。購。其。物。商。務。之。困。較。未。通。商。時。為。尤。劇。此。人。所。未。及。周。知。者。若。夫。泰。西。諸。國。固。視。東。方。商。務。為。一。巨。擘。者。也。日。本。之。貿。易。素。本。無。多。中。國。之。貿。易。今。亦。無。阻。然。謂。因。開。戰。之。故。反。覺。生。涯。鼎。盛。則。必。無。之。理。也。而。況。各。國。恪。遵。局。外。之。例。凡。干。涉。戰。場。需。用。各。物。概。不。准。銷。售。即。概。不。准。載。運。中。日。且。互。申。禁。令。米。石。煤。斤。硝。磺。鉛。鐵。猪。羊。牛。隻。等。類。悉。不。能。來。去。自。由。其。為。不。便。莫。甚。於。此。此。外。則。輪。船。出。海。又。有。增。保。兵。險。之。鉅。費。敵。艦。游。弋。兼。有。猝。蹈。不。測。之。危。機。高。陞。輪。船。被。擊。英。商。無。不。切。齒。德。國。商。船。亦。有。被。擊。之。事。商。船。運。載。華。人。自。朝。鮮。出。口。幾。為。高。陞。之。續。德。廷。即。添。派。兵。艦。東。來。以。壯。聲。勢。近。又。有。太。古。商。輪。被。截。於。燕。臺。而。臺。灣。所。拘。之。天。祥。洋。行。商。輪。兼。旬。未。釋。該。商。船。載。有。違。禁。之。物。將。運。日。本。固。屬。在。所。當。查。然。取。其。禁。物。以。充。公。斯。已。矣。何。必。拘。至。臺。灣。使。人。藉。口。且。新。嘉。坡。華。官。查。明。私。送。大。礮。三。尊。將。赴。日。本。之。某。輪。船。猶。在。後。也。南。琛。南。瑞。諸。兵。艦。既。奉。臺。撫。接。准。新。嘉。坡。電。達。情。由。札。飭。搜。查。之。令。並。不。悉。心。稽。察。偶。獲。桃。代。李。之。一。商。輪。即。沾。沾。焉。自。以。為。功。已。屬。可。各。國。商。務。中。人。皆。晒。而。況。忽。遽。回。臺。致。實。犯。禁。令。之。大。礮。乘。隙。漏。網。尤。屬。可。異。其。開。罪。與。國。之。禍。猶。小。也。言。戰。事。一。日。不。了。即。商。情。一。日。不。紓。東。望。咨。嗟。夜。以。繼。日。或。有。慰。藉。之。者。謂。中。東。和。局。既。成。必。各。將。添。購。軍。械。諸。物。以。補。戰。場。之。耗。損。失。之。東。隅。者。何。不。可。收。之。桑。榆。乎。然。異。時。之。厚。利。難。期。此。日。之。隱。憂。滋。大。所。謂。關。乎。商。務。者。此。也。一。曰。報。館。泰。西。新。聞。紙。館。如。林。斯。立。逐。日。發。出。之。報。合。全。數。而。計。之。不。下。數。垓。餘。紙。

身列仕途者收廣益集思之助名居民籍者得治聞殫見之資而又別類分門鉤稽抉摘總之有一類之人即有一類之報以副之業有中日之役如第三節所稱兵器格物諸報之詳求速紀者特舉其一端耳其餘或總或分或大或小或月或旬或禮拜或間日各報何一不詳細講求何一不妥速紀載甚至各國都城馳名之大日報如倫敦泰晤士譯言時也館之類特派曾經肄業於武備學堂之名士親至戰場坐觀成敗西語目之曰鏢髮兩軍之礮煙未散一士之郵電已來其電報先發至總局在英則曰露透而凡協助旅費之各日報館皆得分鈔一紙或於即夕泰西又或有夕報或於翼晨皆據電音備刊日報於是政府諸大臣議院諸散秩武備院卿大夫製造廠主竄匠役通商局紳董商民無不各手一篇隨其意之所注詳考而精究之古所謂洛陽紙貴者恐左太冲之三都賦斷不能如是之風行也至其所謂鏢髮者未知中日兩軍遇之若何若夫昔日泰西諸戰上至將帥下至偏裨無不待之以殊禮奉之如上賓冀其勝則揚之以代露布敗則於無可諱飾之處略作一二曲筆以見天亡項王非戰之罪此雖出於私意要亦人心所同康按日本事事效法西國或亦獻媚於鏢髮中國則素不留意於新聞紙視之蔑如也故每遇戰事各西而各報館則以官報未達民報類似揚日而抑中關繫聲名殊非淺鮮未知前敵諸將帥亦嘗計及之否而各報館則以官報未達民報早通之故爭先闕捷主筆者既藉之以要名譽閱報者亦緣是而益見聞其涉獵於地輿海道之學者更可不出戶庭於中日朝三國之形勢彌復瞭如指掌所謂關乎報館者此也一日教化泰西通商於中

日先後曾不期年。西士之善覘教化者。初但熟聞兩國之習尚耳。既而知日本銳意求新。欲列入萬國公法之中。中國乘儒教與各國迥不相同。故非公法之得而拘也。各大國皆未肯遽許。今既力抗中國。西士乃得究其心術。故槍礮之利。鈍非所計也。將士之勝負。亦非所論也。但問日本之心。以殺人爲樂事乎。以掠物爲橫財乎。抑將寓救人於殺人之中乎。庶接朝鮮之費。開自日本則殺人之罪亦惟日本任之。西士徒以不誅降不重傷爲仁。未免舍本逐末。矧後此尙有戕害旅順良民之慘事乎。夫華兵當未嘗進剿之先。於遼陽則戕教士矣。於高句驪則殺神甫矣。於上海又無端特發傷害日本人船之賞格矣。事皆出於公法之外。致激英法與日本之怒。固甚無謂也。西士之崇尙教術者。恆勸人和。而戒人戰。誠念傷生害命。大非上帝之心也。而國政非教士之得干。故戰禍終不能免。其有不得已而思其次者。於遣將調兵之次。兼派太醫院員。率領諸醫。隨營而去。自爲一隊。卽由院員分派醫士。執司前敵。孰掌後勁。孰爲接應。孰作輔佐。悉以軍法部勒之。而又豫備良藥利器。以充敷治。割截之用。隨帶帳篷臥具。以合遮蔽。調理之宜。戰場既開。傷人山積。各醫則不問其爲本國之兵。抑爲敵人之卒。但使見其負創。卽行妥爲療治。此官中之所籌者也。好善之士。則糾集紅十字會。各繡紅色十字於襟頭。并製紅十字旗幟。隨營前往。日本已列名是會。專佐各官醫之不逮。甚至深閨弱質。亦皆踴躍從事。凡官醫療治之後。如需紮縛洗沐之類。皆不避穢污。而以身任之。又候伺其飲食藥餌起居諸事。凡若此者。皆所謂於大惡中行大善也。中國創購新

械。踵。行。新。學。亦。垂。三。十。年。矣。舊。日。之。戰。法。未。知。能。痛。改。與。否。西。士。以。爲。人。心。之。仁。暴。於。此。分。焉。日。本。侈。語。維。新。諺。所。謂。露。出。馬。脚。又。曰。狐。尾。顯。原。形。者。能。不。致。爲。善。人。鄙。棄。否。皆。於。是。役。見。之。所。謂。關。乎。教。化。者。此。也。一。曰。結。局。天。下。不。能。有。戰。而。無。和。中。日。之。釁。能。不。致。蔓。延。於。他。國。使。易。和。而。爲。戰。者。誠。大。幸。也。中。日。能。乘。此。時。會。各。從。他。國。之。商。勸。使。易。戰。而。仍。歸。於。和。者。尤。不。幸。中。之。幸。也。然。他。國。之。所。冀。尤。在。兩。國。既。和。之。後。夫。兩。國。相。見。於。疆。場。固。宜。各。自。知。其。所。欠。缺。也。各。自。知。其。欠。缺。即。宜。各。自。籌。其。補。益。日。本。吾。不。暇。論。但。就。中。國。而。計。其。所。失。者。在。於。遷。延。遷。延。之。故。或。緣。於。心。志。之。不。一。或。緣。於。畛。域。之。太。分。吾。亦。不。敢。知。其。可。知。而。最。顯。者。莫。如。鐵。路。之。欲。築。而。未。築。遂。致。調。兵。運。餉。類。皆。緩。不。濟。急。執。政。諸。臣。向。知。之。而。未。能。盡。信。之。者。今。則。驗。之。而。深。悔。之。矣。李。傅。相。張。香。帥。劉。省。三。爵。帥。屢。次。剴。切。敷。陳。而。以。阻。於。徒。讀。死。書。之。輩。遂。致。功。敗。垂。成。今。則。將。籍。口。結。舌。而。不。敢。妄。相。詆。毀。矣。卽。有。一。二。仍。欲。阻。撓。良。策。以。禍。國。而。殃。民。者。朝。廷。亦。將。竄。而。逐。之。矣。是。中。國。之。大。福。反。於。大。禍。開。之。矣。諺。曰。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旨。哉。言。乎。中。國。又。有。一。大。弊。則。招。募。新。兵。而。使。充。前。敵。也。今。日。之。戰。非。紮。硬。寨。打。死。仗。與。夫。馬。隊。之。衝。突。步。卒。之。埋。伏。新。兵。吶。喊。助。威。之。長。技。可。以。嘗。試。於。萬。一。故。馬。步。諸。軍。之。久。經。練。習。槍。礮。者。宜。專。務。於。憑。高。馭。下。用。遠。制。近。之。法。使。之。空。壁。而。出。以。遇。敵。兵。新。募。之。兵。但。可。填。紮。隙。地。彈。壓。騷。動。之。匪。類。并。勤。加。訓。練。以。爲。後。應。若。誤。聽。投。効。之。廢。員。

謂招募若干人。具領若干餉。便可制敵云云。微特使無辜赤子在遭鋒鏑。且若輩皆無籍游民。未及成軍。已多聲。及至敗績。又謬稱敵軍之勇猛。以怯練兵之膽。中國僨事實由於此。平壤一敗。已兆萌芽。今亦當幡然悔悟。改絃而更張之矣。且華人又多以古法爲可恃者也。各執偏見。牢不可破。其所以改行新法者。亦多勉強從事。意興闌珊。不若日本之實事求是。凡三四十歲之人。皆灼知新法之有益者也。職是之故。遂渺乎其不相及。異時戰事大定。中國亦必深知之。故歐美諸洲之人士。雖憫華人之蝥於蜂。蠶西商之殘於螫。賊而竊冀中國之一旦奮興。正如鼠竊潛入人室。忽驚寐者而使之寤也。區區勝負之事。其小焉者也。所謂關乎結局者。此也。夫以威柄之大。武備之重。則泰西各國存亡興衰。繫焉製造之精。商務之急。則泰西諸人動定貧富。繫焉報館之詳。且盡則泰西君民上下之消息。繫焉教化之同。而異則泰西與中日之離合。繫焉結局之盡美。又盡善。則泰西與中國之期望。繫焉然則關繫之鉅。誠自普法大戰以後。所絕無而僅有者矣。總而言之。中日同處亞東。同爲泰西號令之所。不能及中國。誠宜愛日本如弱弟。日本誠宜敬中國如伯兄。朝鮮爲中國之子。日本卽宜撫之如姪。雖甚不肖。但能明告伯兄。善爲教導。豈可對其父而撻其子。致召鬪牆之禍。詩曰。兄弟鬪于牆。外禦其侮。夫使猶能禦侮。已屬不可爲訓。而況專將有大謬不然者。致動泰西以威柄之憂哉。威柄幸各無傷。結局則皆深冀。

西士之遊華者多以變法勸中國不信也多謂不變法將

不。謂。日。本。中。國。仍。不。悟。也。今。戰。禍。遂。成。西。士。皆。殷。殷。屬。望。且。曰。百。良。友。之。勸。不。若。一。讐。人。之。激。而。今。而。後。中。國。興。矣。至。於。武。備。製。造。商。務。報。館。教。化。五。大。端。又。視。中。東。之。和。戰。為。轉。移。一。旦。易。干。戈。而。玉。帛。地。球。之。全。局。庶。有。等。乎。作。中。東。之。戰。關。繫。地。球。全。局。說。時。光。緒。甲。午。展。重。九。也。

滿招損謙受益時時古乃天道論

美國林樂知撰
中國葉尊開譯

虞舜之世。有苗弗率。神禹奉命。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哉。言乎。中國萬世帝王。得不奉以為寶訓乎。乃中國用人行政。類多稱先則古。獨至明載。尙書。之語。偏淡焉。其若忘。非淡忘也。有莫之致。而致不期。然而然者也。僕籍隸異邦。身居華土。亦嘗燭照數計。竊願以苦口之良藥。為中國進。若謂有心。謗訕則吾豈敢。夫以天下疆域而論。中國處於亞東。其南為熱。帶。其北為寒。帶。其中為溫。和。帶。南境。已土潤。澤。暑。北境。尙積。雪。盈。山。誠。巍。巍。乎。大。國。也。天。氣。有。適。中。之。涼。燠。地。產。有。無。盡。之。珍。奇。生。齒。則。積。而。愈。增。教。化。則。久。而。弗。替。又。無。愧。大。國。之。盛。名。也。然。而。泰。西。人。士。有。萬。難。索。解。於。中。國。者。試。取。西。事。證。之。西。國。自。古。至。今。有。全。未。受。教。化。之。益。者。有。教。化。而。僅。得。其。半。者。有。全。已。受。教。者。有。教。日。以。深。而。人。日。以。明。者。階。級。井。然。屈。指。可。計。中。國。則。自。唐。宋。以。後。教。化。之。美。遐。邇。皆。知。乃。忽。焉。然。而。止。迄。今。一。千。數。百。年。來。分。毫。未。有。進。境。是。豈。如。童。子。成。丁。而。後。至。三。十。曰。壯。遂。無。繼。長。增。高。之。候。

乎。噫。吾知之矣。夫中國千百年前之鄰國。東則如朝鮮、濊、別部、倭。杜氏通典曰：倭在東南大海中，依山島，奴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按倭為日本國之總名，倭奴為其南方之一小國。載在典冊，班班可考。中日釁起，官文書中稱日本為倭，蓋仍其故號，非賤之也。各日報目之曰倭奴，於義亦有所本。日人乃詆華人為豬，謂日本舊唐書曰：日本國者倭之別種也，亦可為日本稱倭之證。琉球之屬南則如牂柯、夜郎、緬甸、明、第稱以報稱倭之恥，可怪孰甚焉。

之曰安南、暹羅、呂宋之類。西則如氏羌、吐蕃、樓蘭、龜茲、于闐、烏孫。按似即俄羅斯一聲之轉。波斯諸邦。北則如匈奴、突厥。轉徙至歐亞二洲之間，仍其本名。契丹、回紇。各部落。聲明文物，寶皆遜中國遠甚。譬之良驥，永無躡其後塵者。縱具追風逐電之材，遂不覺自安於駑劣矣。是故中國恆以為惟我獨尊，且蔑視四鄰，目之為蠻夷戎狄。夫使蠻夷戎狄之恆為中國下也，猶且不可忘滿招損之戒，而乃以四裔賓服之故，侈然自足，更緣驕傲而流於懶惰，中國之通病，遂凌夷以至於今日。不知今日者，天道人情，異於古昔，天時人事，相逼而來。西方諸國，向未與中國通聘問者，一旦興也，淖焉駸駸，然度驕驕而前。中國則仍泥閉關自守之故，智視俄、英、普、法、美諸雄國，直若不逮肘腋間之暹、緬、越、朝諸小國也。者其視來華之歐美等人，更與野人無異，是猶無知之傭役，遇鄰家珍愛之狸奴，而斥之為野貓也。隘孰甚焉。職是之故，西人之初游華海者，皆以中國自待過高，而置人於百尺樓下，怨懟之情，見於辭色。交涉之事，漸多扞格。中國則又以其不肯俯就範圍，往往積疑生憤，馴至互相齟齬，是真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者也。西儒考察羣書，推原

物理灼知普天之下同歸造物之主宰。故今雖有五洲萬國之別。實則林林總總者之鼻祖。端在於中亞
洲上古之一人。徒以生育日繁。維皇降衷。東西散處。其分而東者。卽中華與亞洲東部之人也。其分而西
者。卽歐羅巴。等洲之人也。實則皆兄弟也。世有一本之親。離家久客。而鄉音頓改。面目全非。者。追徧插菜
羹。究不能屏諸玉友。金昆之外。中西各國。縱使語言文字。渺不相同。航海梯山。猝不相達。然而以彼例此。
何獨不然。西銘有之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耶穌之訓曰。天下一家也。衆人兄弟也。所謂東方有聖人。西
方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也。故天欲舉不通者而使之通。又欲使有無之數。足以相抵。於是有通商貿易
之事。西人來華。卽本此意。豈如髮捻諸匪。欲割地以自肥哉。而不知其故者。遂致易錢刀而爲金革。溯自
道光辛丑以後。中西屢次失和。釁多起於通商。實則通商一事。西人固有所利。中國亦何嘗不利哉。乃中
國則以爲天外飛來之異。一則曰。上國之大防。不可驟再。則曰。小民之生計。不可奪要之。皆隔膜之語。無
關痛癢者也。而原其語之所由。昉仍不外驕傲二字。驕心未化。傲氣未平。滿而招損。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也。誠使憬然有悟。以斯合乎謙受益之道。亟當遴選賢才。分赴各國。熟察其居心行事。與夫他邦之善政。
有足爲中國法者乎。有誠駕於中國之上者乎。有行諸西國而獲利。行諸中國而致害者乎。則可戒者在。
是可師者。亦卽在是。仲虺之誥。成湯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嗚呼。此其理可深長思也。而奈

何。狂。於。積。習。安。於。故。轍。西。人。之。來。歷。有。年。所。不。聞。有。究。其。命。意。之。所。在。以。裨。益。高。深。者。及。至。輅。車。四。出。欽。使。領。事。久。駐。重。瀛。乃。所。著。日。記。等。書。更。有。不。許。災。梨。禍。棗。之。令。氓。之。蚩。蚩。萬。不。能。駕。言。出。游。作。破。浪。乘。風。之。想。今。并。其。耳。目。而。錮。之。此。所。以。與。西。人。交。終。不。能。耦。俱。無。猜。也。民。之。多。言。禍。延。國。事。杞。憂。癸。卮。伊。朝。矣。且。以。僕。之。愚。非。謂。中。國。無。足。以。自。誇。之。事。也。特。自。誇。之。心。勝。遂。奪。其。自。下。之。心。寢。假。而。辱。已。貶。人。矣。寢。假。而。以。藩。服。視。友。邦。矣。寢。假。而。爭。虛。名。賈。實。禍。矣。卽。以。發。憤。爲。雄。之。日。本。而。論。屢。受。中。國。之。辱。久。已。切。齒。腐。心。而。中。國。仍。晏。然。罔。覺。也。一。旦。禍。機。猝。起。遂。罹。失。地。喪。師。之。禍。日。人。之。言。曰。我。欲。使。朝。鮮。爲。自。主。之。國。我。欲。使。中。國。去。驕。傲。之。心。日。本。言。大。而。夸。實。蹈。中。國。之。覆。轍。然。歐。洲。諸。大。國。之。作。壁。上。觀。者。則。皆。曰。朝。鮮。全。境。斷。不。許。人。私。佔。若。欲。平。中。國。之。驕。傲。吾。輩。皆。不。之。責。也。其。意。蓋。謂。亦。恨。中。國。驕。我。者。久。矣。業。既。通。好。立。約。萬。無。以。語。言。文。字。之。小。聲。竟。敢。兵。端。今。有。人。出。而。懲。之。繼。自。今。中。國。自。知。驕。不。可。恃。傲。不。可。長。豈。但。有。益。於。外。國。不。且。大。有。益。於。中。國。乎。嗚。呼。此。種。語。氣。籍。籍。然。聞。於。遍。地。球。間。中。國。豈。猶。未。之。知。乎。藉。曰。未。知。敢。敬。爲。中。國。告。藉。曰。明。知。之。而。故。蹈。之。則。滿。招。損。謙。受。益。是。乃。天。道。之。古。訓。可。念。也。抑。可。畏。也。且。大。學。不。云。乎。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中。國。之。驕。泰。若。此。其。甚。更。進。而。求。其。忠。信。也。者。翰。苑。諸。文。士。糾。參。李。中。堂。一。疏。大。半。傳。聞。失。實。無。足。究。詰。而。其。稱。將。帥。之。不。忠。兵。勇。之。不。忠。經。理。軍。械。者。

之不忠則確有明徵矣。葉志超捏報戰績。又有平壤之潰。丁汝昌畏葸遷延。又不敢救旅順。衛汝貴縱兵

擄掠。臨敵先逃。暨陸阿璋桂林堵剿無功。又潰退於析木城。龔照璵潛逃。惑眾失陷船隔。平勝之赫赫者

也。今蓋已奉旨革職。是皆不忠之尤者也。其戊朝及守禦九連城。鳳凰城。旅順口。岫巖州。金州等處之兵

勇當敵氛未至之先。已有不肯拒敵之謾語。及至兩軍相見。即共棄械而逃。是不忠之甚者也。辦理天

津軍械所之道員。已奉查辦之旨。而眾口一詞。皆謂以賤值購。窳器。而以貴值報銷。如果屬實。天良何

在。至統帶兵勇。扣成發餉之武員。更復比比皆是。而敗兵過處。搶掠民間財物。尤為數見。不鮮之事。似此

誤國殃民。竟有不忍形諸楮墨者。中國昔日自誇之處。至此而埽地殆盡。吾輩外人目擊心傷。謂中國之

官若兵。竟至於此。不但不知道義為何物。且以久著榮名之古國。下儕於未諳教化之番人。地位相去其

尚。可以道里計哉。而況有尤不可解者。中國十八行省。固皆羣奉一尊者也。古者列國分封。當王室多事

之秋。猶有勤王之義旅。今旅順失矣。盛京危矣。鞏轂之下。烽煙漸迫。而各省大吏。惟知自顧封疆。甚

至南洋各鐵甲船。不曰萬難抽調。即曰船械小損。其名為管帶之武職。不特逍遙河上。步武清人。更有鬪

酒徵歌。以歡場為戰壘者。子弟漢視父兄之苦手足。頓忘頭面之傷。試問泰西諸國。自有戰禍以來。有如

是之不識君臣名義者乎。且天下之相爭者。無非曰誠而已矣。誠者事之基也。天下未有不誠

而能忠者乃中國軍營之稟報上司大吏之奏陳。朝右大半空中樓閣。莫自立於無過之地。豈知如造屋然。基址空虛。即使畫棟雕樑。其棟折榱崩也。可立而待也。古語有之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夫過而自承其過。則情恕。理遣。容可不加譴責。若一有文飾之辭。恐重罰之來。有溢於本罪之外者矣。聞嘗聞諸某華官曰。我等本不欲有虛詞也。特以實事上陳。如謂中國此時非日本之敵。宜易戰而和云云。則人將訶之爲倭奸矣。然則主持鈞軸者。其將喜聽虛詞而惡聞實事乎。抑又奇矣。且卽以虛詞而論。其可恃爲長技乎。則又不然。當日本探路兵卒之進窺險隘也。守禦之華官。連命鳴礮。日弁遽退。意若曰。我之來。不過視此路有無兵弁耳。今聞礮聲。則知之矣。可以告主將矣。然華官則竟以大捷聞。又謂追逐若干里。斬擒若干人。今倭兵業已遠遁。等語。而不知此等譎兵。追固退不追亦退也。乃不數日。而又以大敗聞。更失守某城邑。嗚呼。此何理乎。況華人又有一惟怯之病。高陞輪船失事時。管帶濟遠鐵艦之方伯謙。匿跡於鐵甲最厚之煤艙。葉志超等諸人。皆紛紛畏敵而退縮。主將如是。部兵奈何。更不謂遇敵則膽小於懸。虐民則勢雄於虎也。以無良之逃卒。遇可欺之辱民。搶掠姦淫。無所不至。奉天民間。至有不畏日本長官兵之謠。故卽以上諸端而論。中國之自害深矣。害何在。害於見鄰貓而目爲野貓。不一究其來歷而已。自以爲無匹而適以無匹而已。是以歷溯數十年來之事。琉球緬甸安南等國之附麗於華邊者。皆鯨吞蠶食於

他國。今朝鮮又不得爲華藩矣。西人觀之。以爲威嚴既失。德行亦不可問。故目下之所喜。將不在於華之勝日矣。華如勝日。以殘慘之道待降兵。而日則反是。且引願與日立平等之約。如寓日西人可歸日官約東之類以爲證。謂日而亦如華。吾萬不肯頓改舊約也。其游於旅順而歸者。謂華官殘殺日人。慘酷萬狀。假使中國再勝。其驕傲不知何日除也。按日兵慘殺旅順華人日本業已自承謂不能按捺忿心云云西人亦已知之所謂藏頭露尾總而言之。中國至今日。實已一敗塗地。不可收拾。僕之所以不憚煩言者。非惡之而痛斥其非也。正愛之而欲自附於忠告之列也。華人誠知滿之足以招損。而以謙受益之道承之。則衰而復盛。不過一轉移間耳。區區愚見。竊願中國之迅速行成於日本。無論有無兵費。不妨悉索敝賦以應之。急則治標。會是別無良策也。日既既拜先從。整肅官方。下手以爲致治之初。桃其選官之法。先求其有忠心。次則求其有敏而好學。不耻下問之心。則治事得其人矣。繼而速改舊制。如弓刀石。考取武員之類。立即刪除淨盡。其餘以此類推。若欲悉數指陳。則更僕未可終也。至於中國不若人之事。亦復不勝枚舉。惟當日就月將。務求與他國並駕齊驅。馴致於迥超人上之地。苟或不然。卽其不忠於國者也。夫中國之鐵艦。堅利於日船也。中國之槍礮。方並於日械也。中國旅順口之礮臺。萬萬無可破之理也。然而不勝者。則以少忠。心大膽有用之人也。求諸十八行省。吾見亦罕也。且無以是令之者。也。令之而又無聽之信之者。也。苟有謙虛而願學之人出。其立教。須自幼學始。彼業

已長大。錮於積習之人。能化其氣質者。世有幾人哉。有治法。無治人。此僕之慨然爲中國惜也。幼學之道。若何。如西國塾師。從無背書之法。而識一字必知一字之義。誠以事必觀其大而要其終。不必占畢於章句之中也。國家苟下一令曰。從今日始。各府州縣學塾。當推廣其應讀之書。若如舊日所讀之四書五經。但當深諳其義理。不在熟讀其句讀。幼學既成。擇其聰穎者。送往西國。由總而分。務期一學之可名。然後按期回華。既回之後。卽昇以所能辦之事。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時哉。時哉。此尙可視爲緩圖哉。且日本之小於中國者。非十倍乎。與西國訂立和約。非與中國同時乎。其學西法也。中日亦不相先後。中國則虎頭蛇尾。忽焉中輟。日本則二十餘年來。孜孜矻矻。無稍間斷。故是時一代之人。已漸變而爲西國有用之人矣。再閱一代。則東西吻合而無間矣。今已有兵二十萬名。直可橫行於中國之北。中國若不於此時。急圖改絃更張之計。彼壓乎中國北境之外。大鐵路轉瞬告成。危險情形。尤百倍於日本之釁矣。中國其知之乎。吾所尤望於中國者。以崇正闢邪爲當務之急。昔日所泥之風水等類。宜一掃而空之。又宜知泰西教士之來華。非害中國也。利中國也。故如北京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之諸教習。皆教士也。今上海創立之廣學會。亦教士也。教士之來。實惟恪奉聖經之訓。愛人如己。與其本國。政務不相關涉。亦既來華。惟望中華之日新月盛。與其本國無異也。中國苟能知是。裨益更非淺鮮矣。抑更有進者。中日之戰。

人皆曰中敗而日勝。是天之敗中國也。余以爲此正天之所以福中國。如入塾之蒙童。不肯勤學。天特借日本爲之夏楚也。中國實承天眷。敬畏天怒。事事與天心相契。則苦盡甘來。大有玉成之一日。卽在於斯。而所謂滿招損謙受益之天道。庶乎其不差矣。僕前曾作中西關繫略論一書。頗邀知音者鑒賞。今將續作一書。卽本書也以繼其後。而卽以助中國之中興。先爲此論。以達鄙誠。閱者慎弗以辭害意。而責僕有輕視中國之心也。

英國武職大員納拔游。望重一時。比緣中日之戰。因語於報館訪事友人曰。兩軍相見於疆場。其孰爲勝。而孰爲敗者。道德居其三。器械居其一。所謂道德者。聽令也。膽大也。誠實也。守分也。克己也。五者缺一。不可合而成精忠報國之心。故夫華之敗於日。非敗於器械之不利。而敗於文武各員道德之不修。於是勝敗分而強弱顯矣。凡國之衰。必自道德之不修始。而所以能修其道德者。則從學問之精進始。華人之學問。多守舊而不知謀新。終且并其舊者而失之。其能免於挫敗哉。聞中國向欲增鑄槍礮。添造船艦。更取最精之兵法。以練其兵。然而無益也。再閱二十年。依然如故。或更尙不如今日。惜哉。惜哉。不知自強其國之道。不在於武備。而在於政體。中國欲救其危。必先自知其弊。然而非旦夕間所克奏功也。總之。有器而無人。不特與無器同。且以器資敵。其害較無器爲尤甚。卽如我歐洲各國。競造堅甲。

戰船。又有人思鑄大礮。力足以破此堅船。然而無人焉。其可恃乎。英國水師提督彭朋迎美亨。擅著作才人。甚重之。近赴某地公宴。撤席後。循例舉杯論事。亦言戰陣之事。不在於礮。而在於礮後之人。礮末也。人本也有末。而無本。何所用之。與納拔由之言。若合符節。因念昔者。羅馬國之都城。衆稱爲鞏固金甌。萬古不朽者也。其時四國賓服。朝野上下。習於晏安。而不自知其日流於孱弱。一旦歐洲禍作。遂致四分五裂。若英若法。若日耳曼。若意大利。大小各國。類皆割據一方。迨至今日。廢廢然羅馬一古國。不知銷歸何處。夫兵器猶是也。人與地猶是也。而卒致覆亡者。關乎道德之失也。今中國遭日本之禍。其小焉者也。北方又有一大國。猝然而至。嗚呼。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以寬恕釋仇怨說

美國林樂知譯稿
中國鑄鐵生筆述

羅馬古名士攤西得思著作等身。中有警句云。凡戰畢而存寬恕之心者。謀國之良謨也。否則使人懷報仇雪怨之心。萬一不幸。我亦傾覆隨之矣。斯言也可以告今日之日本。日本之創中國者深矣。戰事畢而和局成。無論割地索金。事事皆從減輕一路著想。則可以留中國之體統。而合中東之力。以與泰西諸國。屹然並峙。豈不甚善。如其戰勝而驕肆。其分外要求之毒。則必大傷中國之心。而切齒於日本。異時之禍。有不可逆料者矣。查三百年來。泰西諸國。和戰紛紜。要皆不外此二意。若推其戰禍之成。類皆起於平日

之積憤。故戰者兩國交涉結束之事。非開宗明義之事也。倘緣積憤而出於戰。既戰而幸而勝。則吾之積憤紆矣。然乘勝而重罰乎人。則人之憤又起。故戰難戰勝。則尤難。天下事不平。則鳴吾之不平。亦既平矣。而人又不平。則同不平。也不過人之閱互易之而已。而況日之於華。初無所大不平也。日本逞其新氣。如春草之怒茁。不擇地而發。又自以爲力量已足。泰西諸國多重視之者。因思一顯其威武。益足以誇耀於友邦。遂致不能抑制其心者。已有年所。適值朝鮮難作。竟藉以爲起釁之階。若夫中國之初心。豈嘗欲與日本戰哉。徒以藩服之得失。爲體統之榮辱。所關日本強欲辱之。遂致輕於嘗試。獨奈何整軍經武。事事皆非素習。又以虛憍之氣臨之。其官與民。則全無忠勇奮發之氣。兼之所保之朝鮮。其治民諸法。幾爲天地間第一庸惡陋劣之國。是猶爲父者欲爭顏面而溺愛其敗子也。其敗於日也。自取之禍也。今局外之所冀望者。惟日本或能整頓朝鮮一事耳。若冀華之勝日。則異時仍不動不變。若冀日之勝華。則日本先已維新矣。皆於天下事何益之有。至論中日兩國之是非曲直。則中國任朝鮮之敗壞。而不加整頓。固亦有不是處。亦有曲處。然日本之甘爲戎首。而以強詞奪理。則其但有曲處。而無是處。可知故中國之壞實緣識見之不到。而非懷禍人之心。天下人亦皆共諒所惜。天下事往往不論理而論勢。今中國亦既敗矣。遂有偏向於日本者。若平心論之。中國緣此戰禍。糜費巨金。且傷人損物。不可紀極。事至於此。惟有議

和之一策。日本有所需索。亦惟有忍氣應之。以暫解然眉之急。若夫日本則於人抱病垂危之際。不可再加推仆。若更恃強凌逼。則中國將無所措手。後顧茫茫。病勢既無復元之望。恐日本之得者一而失者十也。況乎日本至今日。亦可謂心滿意足矣。其水陸兵法之善。已可揚名於他國矣。再欲傷犯中國。則誠何心哉。又以平常戰事而論。凡獲勝者。有取償於敗者之理。故欲中國與朝事不相關一也。索中國賠償兵費二也。取其礮臺為賠款。尙未還清。以前之質三也。日本行此三者。天下人當無後言。如尙有過分之事。則各國必將羣起以攻之。日本區區其能當此羣敵乎。語曰。千夫所指。不疾而死。可爲日本寒心。且使日本而欲奪中國之地。又欲從重勒索賠款。使中國貧無聊賴。則中國之事。必將大壞。或緣欲還重金之故。以科派累民而致亂。彼時若鴟若鷹。倏集於日本。指俄英法三國而言則日本之危。可翹足而待也。美國駐日欽使。今已在東京商勸。如日本見幾而作。知美之出於公心。而卽以大西方之民主大國爲法。彼此從容了事。則日本克自斂戢之名。顯揚於海外。較之戰勝。尤覺增榮。而其可以入萬國公會之處。更可表其實據。又況既和之後。中日迭相引重。東方事大。可爲也。總之以寬恕釋仇怨一語。實爲日本之頂門針。從此以後。兩國同舟共濟。凡有與中國爲敵者。一若與日本爲敵。聯中東爲一氣。庶可以禦強鄰。苟其但顧目前。則明損於中國者。實卽陰損乎日本。遂使應共固結不解之友。變而爲固結不解之仇。萬一他日同歸。

於。盡。嗚。呼。悔。之。晚。矣。乙未正月。

微顯篇

美國林樂知著
上海蔡爾康譯

余於中東戰事既成之後。日夕審視日本命意之所在。知前曾有寓日西人。明白根問者。日人之言曰。一欲與中國辨明朝鮮宜爲獨立自主之國。一欲在中國得一妙法。俾中國不再干預朝事。語意既極渾淪。且亦別無餘論。及至於今。則似已揣測而得其意矣。夫日本固欲去成朝之華兵。而全歸其保護者也。乃初願既遂。仍不肯罷戰者。何歟。中國到此地步。極欲重敦睦誼。卽任朝鮮自主。亦無不可。又有他國爲華和解於日。而日人之心。以爲第二願尙未遂也。所謂第二願者何。今日之日兵。力足以擾中國各行省。而願不爲者。則曰匪我想存也。余觀其戰勝於平壤。朝事已全歸掌握。乃猶趨渡鴨綠江。進窺東三省。既而九連鳳凰諸城。金州大連灣諸隘。漸次蠶食殆盡。而所到之處。往往出榜安民。且竟設立文員。以理民事。噫。嘻。殆欲得遼東旅順諸地。以爲己有矣。旅順既得。可扼京師之喉。奉天既得。可拊京師之背。然後聽中國自成和議。而割取其地。一由旅順口。而至黑龍江。一由山海關。而至鴨綠江。盡歸其版宇。他日者。從旅順築鐵路。而達於黑龍江。又從鴨綠江築鐵路。而達於朝鮮之釜山。其達於黑龍江者。則與俄國西伯利亞大鐵路相連。凡中國拘泥風水向無所用之地。一旦悉變而爲有用。不但俄人素求嚴冬不凍之海岸。

今已得所通而無所藉口。且東三省寶礦林立。採之足以富國。又使中國緣此憬然自悟。日進富強。以有大造於東方也。而中國不再干預朝鮮一語亦已盡在其中矣。甲午十月下浣。

閩幽篇

美洲林樂知腹稿
華海蔡縷僂手志

今年夏。值日本與泰西各國改訂約章之際。其斷斷然不少假借者。務欲一洒舊約中藉勢挾俾各西官得以自治其民之恥。公法寄寓其國之民必歸其官轄治。西國與中國日本訂立和約。獨自設領事。以然既易此約。寄寓他國之日民。自應照例全歸他國轄治。其於歐美諸國固無所謂不便也。獨至中國。則刑律與他國迥殊。然日本刑律本亦異於泰西。故東西立約時。有領事治民一節。維新以後。改從西律。矧又有刑訊之例。日民斷不肯受華官之約束。則與中國換約。不綦難哉。今以朝鮮為藉口。而竟出於戰。則前約業已盡廢。異日重歸於好。即可惟意所欲。必將曰。繼自今。華人之寓日者。盡削中國理事治民之權。而日民之寓華者。仍歸日領事約束。此又日本藉戰換約之微意也。甲午陽月朔旦。

統籌亞局說

美林樂知選譯
華蔡芝絳創札

今天下萬國之樞紐。惟在英俄二國。英俄和則天下皆可息肩。萬國之民禍銷鋒鏑。乃忽焉而中日衅起。萬國咸竊竊然憂之。非憂中日也。憂英俄之一或干預其間。自亞而牽連及歐。天下騷然。將無甯宇也。殊

不知事有出人意外者。中日之戰。兵連禍結。英俄之和。漆固膠堅。有人言。帕米爾即華報譯劃分界址。今已犁然各當。亞洲之西。可永杜英俄之齟齬。一也。俄前皇愛烈珊德第三之心。歷年人未之知。及至去年疾亟。始將生平願和不願戰之誠意。和盤託出。諸國驚魂略定。既而尼古喇第二新皇即位。明旨恪守先皇之素志。奉爲成憲。衆心益覺坦然。二也。英太子之與俄新皇。論中國之戚誼。姪之子也。諱曰泰西之例男女並重。遂成叔姪之名分。且俄之新皇后。又英君主之外孫女也。以女例子。直可視同孫婿。三也。俄皇愛烈珊德第三之喪。英太子視疾視殮。當尼古喇第二極傷至慘之際。英太子日在其側。維持調護之。尼古喇第二感激萬狀。因言。後事誠不可知。但姪在位之日。與叔及英俄兩國兵民。永不使有爭競事。於是聲聲入破之戰。鼓忽焉筋弛脈懈。四也。夫此兩大之雄長於歐洲。固也。而又一居亞北。一處亞南。亞洲之權亦較大於他國。假使同心合意。以持和局。他國豈敢抗違。況英國素不願戰之心。顯於天下。今俄復與英有同志。亞洲之局。轄於兩大之權。其尙有罅隙之可乘哉。或曰。中日一國。超出於英俄之權。而自相爲戰。東方之貿易。不少阻乎。不知貿易雖或可變國政。全無可慮。則亦任其自爲起滅而已。此英人之說也。而德京人則致書英報云。英於印度西北之阿富汗及帕米爾一帶。皆與俄壤地相接。素欲彼此判定鴻溝。然徒託諸空言耳。今幸爾疆我界。各無異言。其前緣朝鮮一役。英戍兵退出巨文島之際。俄國卽許不

使朝地。今口血未乾。亦無寒盟之慮。故中日和局。雖未知如何定奪。卽諸國分駐兩國之公使。亦尙未有所聞。但有明明無可疑者。朝鮮一國。眾皆不肯在日本之合而爲一也。然俄亦不願取朝爲屬國。以掣英怒。故朝鮮之得保無恙。可豫決矣。其黑海通至地中海之孔道。經過德京者。向本有兵艦力爲扼守。予觀異日必復疏通。總之諸國使臣之或駐俄京或駐英京者。於東方大局。如突厥即土如印度如朝鮮向雖險象迭呈。今日竭力和解。毫無膠鞬矣。又有倫敦某報論英俄之交曰。有式好無獨之二友人。忽緣彼此各有意氣。及至共事之際。又適不能針孔相投。其中更有人惑聞之。遂致如龍頭之割席。繼緣躁釋矜平之故。仍覺藹然可親。自意氣平而芥蒂融矣。英俄二國之交。亦若是也。前則偶有違言。遂爾互疑互忌。今則相視莫逆。當局者各去其疑。旁人亦疑團盡釋。深知其重敦睦誼者。非有互商吞噬人國之陰謀也。亦無私圖害人之事也。凡英之意。極欲與他國相浹洽而相明白。如有覺不便於己者。不妨開誠布公。妥相商權。何必翹然作色。致輕描淡寫之事。使人有不能消弭於無形之嘆哉。比來俄京中人。皆以與英輯睦爲至喜。我英京中人。見兩國之交愈厚。亦無有願失此益敦睦誼之機者。且英俄兩國。既於亞洲之事。志同道合。當不畏他人干預矣。又有某英報云。或言英之與俄。不已共釋其疑。共明其志。而共矢其和好之忱矣乎。則正告之曰。此必不能持久之舉也。俄國之目。注於朝鮮。今適中日衅起。俄人謂我將收漁人之

利人無有能與我辯者。然英若有言俄卽無以得東方之地。俄若必欲得之。英尙能與俄永好乎。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九月志於中西書院。

操縱離合論

美國林樂知此事
上海蔡爾康屬辭

乙未之秋。有尺素書自泰淮來。具言今南皮制軍分向英德兩國製造廠。訂購大鐵艦二艘。各容英權八千墩。頭等巡海鋼帶艦二艘。各容五千墩。二等四艘。各三千墩。需其工竣。駛回華海。南洋海軍之中。衡於是乎。在又言制軍將遴選水師學堂肄業生百五十名。特屬容純甫觀察閱挈往德國。精習海戰。儲異時干城腹心之寄。斯二者誠得備豫不虞之要矣。然而中國之孱弱在於縱而不操。中國之缺陷在於離而不合。儲才購械似猶落第二乘。義不揣固陋。願爲樞垣元老。嚴疆大帥。剴切道之。曷言乎其縱而不操也。中國三面距海。海軍斷宜精練。當夫創議之始。參仿西國制度。京師特設衙門。以親王貴臣操全權。實已得其要領。顧核其名目。乃以北洋南洋爲二支。或曰閩粵不隸於南洋。故有三支。或又曰閩粵兩洋各自爲軍。宜號四支。分支愈多。僨事愈甚。識者已竊竊然憂之。而況製艦鑄礮。選將練兵。調防籌餉。諸要政悉縱其權於疆吏。疆吏遂若各私其軍。聊固吾圉。彼秦越人之肥瘠。漠然不加喜戚於其心。而不知狡焉思啟封疆者。已醞酒椎牛相慶賀也。日難之甫作也。戰守之海權。誠操諸海軍衙門。王大臣謂宜急檄南艦

閩艦暨適在北洋會操之粵艦與北艦團成一大軍。或亦效日本兩軍迭爲前後也。者譬如捕鹿犄之角。之期共仆之日艦。雖疾於飛。準當必有全軍盡墨之一候。夫至日軍盡墨區區島國海權全失。無論不能進窺華境。且亦何以飛渡朝鮮。是桐圭幾危而復安。金甌有完而無缺也。乃海軍衙門。訖未嘗操其權也。南洋之言曰。吳淞爲江海要衝。兵艦斷難抽調。閩洋之言曰。馬江之瘡。痍未復。臺防況復戒嚴。於是大同鴨綠諸江。潛殺聲四起。警報紛來。江浙以南。條然事外。甚至北艦燬於劉公島。廣丙艦管帶某以粵洋艦隊無豫北洋爲藉口。殷殷向日將乞憐。萬國譁傳。引爲笑柄。夫某管帶固可笑矣。而縱權之流弊。竟至於此。嗚呼。此誰之咎歟。鴨綠江之戰。日艦出於不意。故與華艦遇者。僅一軍耳。然諸艦一氣萬衆。一心進退。周旋悉稟中軍之號令。中國則南艦逍遙於河上。北艦支紉於海濱。既遇日艦。廣東甲乙丙三艦與北艦不相習。北艦與北艦亦幾各自爲戰。提督之旗鼓。又閭然而寂然。此其所以分勝敗也。非戰之罪也。且日本運兵船。曾屢過吳淞口外矣。海軍衙門。誠操戰艦之權。亦尙可檄飭南洋。截而取之。以收桑榆之效。又豈料堂堂中國。縱海權於督撫之不已。更移而縱諸敵人。遂令海闊天空。橫行無忌哉。泰西觀戰諸艦將。素皆奉其海部之威令。赴湯蹈火。所不敢辭。及見南艦優游。置北難於不顧。未免動色相告。詫爲異事。然日本則思之爛熟矣。水艦有南北。閩廣之殊。陸軍有湘淮。旗綠之別。明知兩軍相見。彼此必不相救。應爭

城掠地易於拉朽。摧枯是以心氣愈肆。膽氣愈豪。皆謂水陸奔馳。我以全力相貫注。如入無人之境耳。今戰氛漸息。積弊畢呈。西人將勒成書。用垂炯戒。中國不乏明智之士。未應安於不知。張公達人。尤宜洞諳其理。今乃儲才備械。依然畫界分疆。此愚之所大不解者也。中國高視闊步。恆願人奉以大國之名。夫論其地誠孔大矣。察其事。反願自儕於小國。卽以南洋言之。新購戰艦八艘。合三萬八千墩。新選學生一批。合一百五十人。識時務之俊傑。微張公其誰與歸哉。然而局外人仍深惋惜者。則以南洋成軍而後。權卽操諸南洋。與北洋及福廣艦隊。仍聲氣不相連。指臂不相使也。是則北洋如西班牙。南洋如丹麥。閩洋如和蘭。粵洋如比利時也。之四國者。各有艦隊也。一國有事。三國了不相關也。夫使西丹和比諸艦。聯爲一軍。尙未足與英法俄德諸邦。絜長比短。矧復分而爲四。其爲孱弱可勝道哉。曷言乎其離而不合也。試以我美言之。美國聯邦四十有五。邦君皆有自治之權。非如中國督撫之受僞。王朝者也。然而諸邦之東枕大西洋。南沿墨西哥灣。西瀕太平洋者。初未聞其製一小艦。練一水師。則以海軍之權。合於民主。寄於海部。屬於水師提督。而全不隸於邦君。以杜離心之漸也。及考其內地各邦。近者距海數百里。遠者或更數千里。乃與沿海諸邦。無一不有海軍。則以海軍之費。合於民主。寄於議院。屬於戶部。尙書而全行徵於邦君。以成合衆之局也。至其平日泊船汎地。亦無此疆彼界。株守一隅之弊。中國誠欲重整海軍。似宜卽

以美國爲法。美國幅員遼廓，視中國十八省實增一倍。若合中國，微發期會之權，悉以合諸皇上而寄其任於海軍衙門。王大臣專其責於海軍提督，各省本有水師，自提督以次悉遵節制，毋許以專閫自居。海疆有事，秋海軍提督三四員，恭秉廟謨，互相策應，力以合而愈厚，謀亦以合而愈精。卽如此次救朝拒日之役，南軍截其後，北軍攔其前，閩粵諸軍擄其旁，此以離爲合之法也。或并力以遏凶鋒，或分隊以攻巖邑，俟其來犯，悉銳破之，洎其敗北，分道追之，此以合爲離之法也。至於海軍經費，則核各省之財力而合籌之，荒徼如滇黔名都如晉豫巖疆如川陝，無藉海軍之作用而莫不有海軍之名，分此又以合取離以離助合之法也。總之海中之權，無論分爲若干軍，悉應掌諸朝廷，統諸皇帝，戰事忽起，爲勝爲敗，繫皇帝之責，爲功爲罪，繫提督之責，行省大小官吏，供其煤水，侍乃糗糧，已畢乃事歐美各大國，及仿照西法之日本，例皆如此。今中國之海軍離而未能合，謂爲省分各殊已足異矣，乃一省之中各縣又各不相合，驟聆之而駭然，徐味之而不覺喟然也。日本釁起，東三省失守，城池各官部議照海賊登岸不能堵禦之舊例，予以革職處分，又予兼轄官以降級留任處分，夫日軍豈海賊比哉？強責地方官以不能城守之咎，是猶漢世之遇天變而策免三公也。地方官冤固莫伸，而不肖劣員遂有圖規避而思牽制者，積弊成省，積省成國，糜爛大局，皆所不計，是反不如封建之世，尙有合縱連衡之成約矣。愚以爲中國離而不

合之病先已中於膏肓遂致百體四肢不相連屬欲求元首之無叢脞萬不可得今苟幡然變計盡革督撫典兵故事陸軍總帥亦駐京師略如英君君臣佐使合成良藥以療沈疴則京與外之勢合矣然君之與民尤不可離同心同德之朝不徒主憂臣辱已也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豈有京師方岌岌可危非里仍洋洋自得者泰西各國遇有意外之需稱貸於民咄嗟立辦豈有部庫已一空如洗富室仍一毛不拔者譬諸大厦奠焉輪焉而楹桷已爛其故釘領篋僅塗乎敗墜狂風猝起棟折榱崩之禍將在目前而燕雀處堂仍復冥然罔覺也此愚之所尤不解者也泰西合民之法莫如議院中國尙難仿照辦理姑不具論惟念御史一官有言責者也祇以例許風聞言事未免有不諳事理妄行攻訐者更有故亂黑白藉報睚眦者甚至有挾索賄賂以圖挾制者欺君之罪已屬匪輕誤國之憂伊於胡底愚謂今宜遵向分各道之制而改用其本道之人其人既以名下士而戴冠後冠卽以京畿道而言上自宮闈下逮井里事有不便於民者悉奏罷之貴自兼尹賤逮里胥政有爲害於民者悉劾逐之清華如學校辛苦如隴畝湫隘囂塵如闕閭省試既聚如廠肆法有益於民損於民者悉分別推廣而裁革之士氣大伸民情遂固至於他省之事自有其本省之人各自條陳毋許越俎其餘杜弊之道不一其端參酌臺綱是在總憲從此國與省合君與民合中國之缺陷可冀彌縫矣以上兩條語頗傷於切直然中國致敗之禍實肇於辱

弱。羸。弱。之。故。則。操。縱。之。未。得。其。宜。也。中。國。就。衰。之。勢。實。基。於。缺。陷。缺。陷。之。故。則。離。合。之。未。明。其。理。也。嗚。呼。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徹。彼。桑。土。綢。繆。牖。戶。鷓。鴒。之。詩。言。之。矣。矧。其。在。既。陰。既。雨。之。後。哉。若。夫。南。皮。制。軍。則。中。國。偉。人。也。吾。愛。之。重。之。輒。因。購。械。儲。才。購。械。雖。可。緩。圖。儲。才。實。為。先。務。而。以。操。縱。離。合。之。說。進。為。中。國。全。局。計。正。自。不。得。不。爾。若。謂。譏。切。時。政。則。吾。豈。敢。

哀私議以廣公見論

并序

美洲林樂知選譯
維摩奈爾康棠錄

廣學會創為萬國公報。顧名思義。蓋將集萬國之公論以成一家之公言也。特當事變紛乘之會。各國報館各謀其國。各顧其人。欲求仗義執言。置本國之事於度外者。奚翅晨星碩果。於以知今日之時局。理與勢兩相倚勢。苟弱理亦即與之俱弱也。中東交戰一役。歷觀西報。比比皆然。然不表而出之中國。豈知其命意之所在。故僕等所譯各報。絕不願稍從粉飾。及至和局纔定。俄法德三國起而阻日本之割地。英國則效寒蟬之噤聲。彼華人之無識者。必將感三國之助我。而疑英之陰袒日本。嗚呼。豈其然哉。豈其然哉。今將各國之意見。選譯於後。泰西各大報館恒與政府議院相周旋。故讀主筆之論。如見執政之心。要之就其國而言。祇成一國之私議。就華人而言。可觀萬國之公見。於公報命名之意。非特不相悖。且適相合也。又按中東有布告各國請為排解。鳴綠江敗績之後。又請各國禁阻和約。將定之際。更請各國干豫。而不知各國皆自為計。絕不為中國地也。中國若深維失助之故。言下頓悟。則振興之機在是矣。

英國肆擾獸達譯言報云今中東和約已定俄國誓言必阻東割華地我英則漠然無動或疑英之陽示

鎮靜而陰與俄有成言也則應之曰否否藉曰有之豈能以鎮靜終哉必將與俄聯袂而出宣明不願割

地之意英之戰艦更宜一揚神威日本苟或不遵事出無奈則必掃盪其海軍以救中國且盡逐盤踞洲

地之日人西人以陸地為全洲所繫目之曰而後即安夫使英國誠有此舉中國陸地之事信可救矣而

海權全失畢獻其孱弱情形無可救也大失體統於各國之前亦無可救也況乎救 清朝而開罪於華

人此言於英何益所益者祇在俄耳俄欲割華之奉吉黑三省暨伊犁等地又欲為朝鮮之主如英之

何益乎英素無割華土地之心如曰欲得舟山藉保通商之無阻也似也然緣是而破其敵國華必轉而

不讓乎英矣英何益乎且英實不願見西伯里亞俄路廢成而為北冰洋之主今乃緣華而助俄乎俄國

銳意進取罔知憂足又急欲在遼東一帶別立足以自養之子國西語以本國為彼如之人不便於英孰

甚英反出而助之獲一海戰之勝績是不過於英國屢勝之極長清單後滿筆而尾添一事耳實則此勝

也非顯英強而增英弱也其勝後之所能得者或與華立相輔之約以抗疆鄰然獨不思華為糜爛之國

耶俄人猝來敗不旋踵矧已新敗於日豈能稍助於英英惟增一仔肩之重任已耳英常謂保土耳其以

後顧茫茫合當有事將不但保印度又需保中華英其何以堪之哉故調英礮艦滅日海軍所得酬勞之

辦水屈指計之一曰攬極難之重據以爲備二曰改種睦之好友以爲嚮三曰惹極強之貪夫以爲敵如斯而已矣其尤堪危險者異時保北京之不爲俄占一如保康斯但提挪泊土都則若之何而況以目前論英俄卽立約以攻日亦必無成何也日本或不畏與西方一國戰或竟敢與英戰然決不願以一敵二疆故聞英俄之合必先自甘退讓而以收取臺灣琉球及中國償款爲請聲明不礙他國之意英其奈日何惟見更強之俄更弱之華相並而向英耳夫中國至今日幾已不能自保有日本在甚願出而助之英國之可釋仔肩者卽在於此羅有鬧忙先生會著一書云日本欲舉亞洲之地悉歸亞人統轄故願拔劍以助中國此其志不在小英若不喻其意而反阻之目前固懼而聽命矣然緣是而毫無所失且多得華銀而驟富其民又驟勝而狂異時或閱一年或十年或二十年憶及此事謂我無害於英而英忽阻我我必有以懲之如是則亞洲之地俄與日同爲英敵而猶不但此也又有佔踞越南暹羅之法人素與英不睦者也南洋之末來人印度之土人又恆思竊發者也日本或竟與之句結不啻火上澆油不於英有大害乎或以英不畏日爲言固也然既揆其怒豈能不防其毒日本海軍艦爲歐製法爲歐教又奪英艦以傳其翼英苟防之則必駐泊太平洋卽中國等海及孟買印度海口之羣艦不可退亦不可減年中糜餉何可勝道矧彼新興之乖巧慎密疾速而顯其幹才者且將以十萬橫磨劍跳刀拍張於大海我歐洲第一善戰之

國。倘。恐。無。能。相。匹。英。乃。阻。其。大。欲。啟。其。忿。心。事。之。失。計。孰。有。甚。於。此。者。哉。是。故。日。割。華。地。倘。無。意。外。之。事。
礙。英。大。局。又。無。同。志。之。國。為。英。後。應。萬。萬。不。可。輕。舉。妄。動。此。理。甚。明。無。待。再。計。至。英。之。宜。專。心。致。志。者。固。
自。有。在。也。我。等。願。見。歐。人。仍。為。政。於。亞。洲。極。少。以。二。百。年。為。度。此。言。不。願。見。回。教。人。及。浦。根。人。譯。言。教。化。未。深。也。或
暗。斥。日。本。人。而。反。奪。歐。人。為。政。於。亞。洲。之。善。舉。故。黃。人。亞。人。色。黃。欲。私。立。互。相。扶。助。之。約。亟。宜。竭。力。以。挽。
中。國。亦。所。不。免。反。奪。歐。人。為。政。於。亞。洲。之。善。舉。故。黃。人。亞。人。色。黃。欲。私。立。互。相。扶。助。之。約。亟。宜。竭。力。以。挽。
之。否。則。日。相。伊。藤。氏。請。中。國。合。於。東。洋。或。東。為。中。之。領。袖。歐。人。其。倘。能。穩。坐。亞。洲。哉。而。且。設。教。之。善。不。能。
免。流。血。之。災。較。昔。年。阿。迭。拉。回。教。中。人。之。率。凶。奴。以。掃。蕩。歐。洲。其。禍。尤。為。慘。酷。若。舍。是。而。外。別。有。必。需。干。豫。華。
事。襄。助。俄。事。之。故。則。非。吾。等。之。所。知。也。抑。更。有。說。者。滿。洲。一。地。以。政。歸。於。日。或。仍。隸。於。華。皆。與。英。無。所。出。
入。亦。不。能。指。割。地。為。大。罪。且。日。本。即。得。洲。上。之。地。未。必。愈。形。鞏。固。惟。擾。及。北。京。而。執。華。權。則。增。日。後。之。力。
矣。然。其。目。前。之。力。倘。有。不。逮。即。入。北。京。仍。不。能。久。踞。也。

英國。激。颶。報。云。觀。中。日。和。約。於。朝。鮮。之。事。不。過。淡。淡。著。筆。可。見。是。役。也。不。過。借。朝。鮮。為。起。釁。之。階。梯。耳。
英。國。登。登。拉。飛。譯。言。日。報。影。報。云。約。款。之。可。慮。者。在。於。日。本。索。償。太。奢。中。國。力。不。能。支。害。及。他。國。然。猶。其。小。
焉。者。也。若。潛。立。相。輔。之。約。以。華。為。體。以。日。為。用。異。時。合。東。黃。而。拒。西。白。其。險。固。不。可。思。議。且。西。方。之。商。務。
工。務。目。前。已。將。受。其。大。害。不。禁。頻。喚。奈。何。或。曰。兩。國。實。有。此。約。果。爾。則。豈。特。東。土。之。權。盡。歸。日。本。為。可。慮。

哉。鄙意歐洲各國急宜同心合意以挽之。庶白人。不致永失遠東之權。亦不致頓滅通商之利也。歐人以土國爲近東中國等處爲遠東

英國刻羅臍割耳。譯言報云近事之萬無可疑者。俄必在大東方再覓一出海之路也。俄於波斯灣黑海

口兩路。久爲歐洲各大國封禁。海軍不能舒展。今幸有機會之可乘。或命公使婉商。或遣將軍。聚奪誰歟。

能阻之者。莫日兩國於此。勢難安枕。而日廷尤爲棘手。何也。日之先圖朝鮮者。侮華而兼防俄也。乃仍不

能息俄之燄。東方尙可爲乎。

英國解甜。譯如恤報云。約款之最要而最宜辨論者。莫如日之佔遼東。假如有俄而無語。洵大奇矣。日本

保朝鮮爲自主之國。又得毗連之遼東地。俄於東方。不又增一勃而忌里亞國乎。或譯作布加利。有勃而不能出

地中海。有朝而不能出黃海。俄人斷不能堪。故雖阿迷尼亞事。突厥屬地。阿迷尼亞人素奉耶穌教。突厥

法諸國正同與。至急至重。而俄反若從緩。從輕者。倘欲留其餘力以從事於東方乎。按此報出時尙未

英國浦而未而報云。中日之約定矣。余向謂定約之關係最大。或竟禍延於西土。今則時已至矣。然關係

雖大。幸無必致動兵之禍。惟我英須牢記於心者。太平洋之事業。英大於俄。不知幾許。假使俄人出而宣

言曰。日佔華地。害俄不淺。華應讓界俄地。七倍於日之所得。英不將曰。害英益大。華應讓七十倍。又七倍。

中東戰紀本末 卷六 夏私議以廣公見論 二十八 廣學會校刊

於日本所佔之地以昇英乎。但思亦割一隅以與俄與日鼎峙而已

英三者姆四報云。俄倘因此約而與日齟齬。英將若之何。俄報有言。今英祖日。大屬不應。應移而租俄云。

云。然吾願英之兩無所租也。

英荷羅勃譯音地球報云。西方各報提及東方事。知其關係重大。不敢放言縱論。而我對鄰洲上指法國也法皆陸地英為

島之大報館皆言。今日不知明日事。相與提心弔膽。我願我國各大報館亦復如此。總之我英一島國日

亦一島國。英甚喜本島人之有新心。忠心愛國心。而遠東一島遙遙相對。安有不喜之理。然亦安可舍己

而芸人哉。

德國官報云。中日兩國。今已開議和局。而德廷尙火速調船。增東方之兵力者。不過自保通商之局。非如

他國之別有深意也。為時既至。得此以保護商務。綽有餘裕矣。按德廷新遣東來之艦名曰謗撒譯即皇帝也大小與定遠相若又有大巡海艦一

艘約容五千墩

俄京官報云。俄廷於日割中國洲地及海地一節。決不準行。故調駐泊地中海一軍。星夜馳往太平洋。俟

其時至。即伸阻止之權力。

俄報云。某大傑有言。日本逼華允許之和約。其中有大輻輳大關係者。度莫如割地一層。俄斷不肯任其

所爲致礙。及西伯利亞之大鐵路。且與俄全國應得之益。顯相違悖。此何益乎。雖人宜細思之。故卽中國竟許日本。俄或命駐中駐日欽差。申明不願之意。或竟用他法以阻之。此蓋俄實有不得已之苦衷。日本若堅執己見。立與之戰。亦所不懼。

俄京蒲而斯

譯言時事報云。

中國今請歐洲七六國。

俄報未言何國大抵英俄法德意奧西也。

會商訂約之事。俄料此七國者。欲在

中國同興一善教善政之新法。免致淪陷於東洋。而獨行其暴虐華人之法。然欲扶助

清朝以復昔時

之隆軌。則是違逆天命。七國其能當此重咎乎。

此是何等語氣。中國豈可忍受。

清朝屬下人之苦到盡頭者。以兆數計。

今時會已至。歐洲應秉仁人之心。盡聖人之量。掃除地面似此之惡習。滅其朝而救其民。

昌言無忌。至惟此直指人髮。

若任東洋執其權。以臨其上。則仍斷斷不可。

俄國拿泊佛律尼翁報云。俄海部曾言。東方尙少一船塢。彼琿春者。地勢固屬甚佳。惜太遠。

與何處太遠。若謂指俄京。

言則下言澎湖不更遠乎。華人急宜猛省。

且嚴冬冰凍。殊多不便。俄艦之泊東方者。行將日益多。莫妙於取得澎湖。造成船塢。

有人如或不遵。俄之陸兵。行將集於琿春。其烏蘇里河邊。已有三萬名。當漸增至九萬名。可借英法商船

以運之。異日者。視俄號令。以定前磨之所。指俄何畏他人哉。

俄水師報云。俄艦之由地中海而東者。共二十一艘。內有上等鐵艦六艘。須俟全局大定。始可撤退。

法國報云。法決不任日占華洲地。與俄見解相合。故俄若有所舉動。法必携手同行。

法京報云。中日草約。略知梗概。巴黎政府。今正瓊瑤玉佩。大放厥詞。皆曰。以侏儒而勝偉人。奇矣。自始至終。中國戰無一勝。為從古至今。五洲萬國之所未有。尤奇。今觀其議和條款。電文未甚明晰。如中國之有七巧板。拆開之後。不成片段。究不知將排何物之形。惟歐洲各國。今皆立定主意。不論其約款何若。但以各保本國之利益為第一義。英俄法三國於此。皆有不得已之處。故較他國為尤切。

法國周報西國以耶穌降世後每百年為一周云。華舉臺灣。以讓日。恐有某國不許。或即暗指法國

法國太姆司與英時報同名報云。此約大有關係。或恐東方之禍。將如時疫之傳染。於西方。致歐洲頓失睦誼。吾願各國政府。各國報館。務矢合而為一之心。以杜亂萌。是為要著。

法京官報云。沮撓和約之事。不必起自法也。法介於印度中國之間。指越南固不能任日本忽興於海中。為東方掌權之大國。若英若德。亦豈能守金人之戒乎。假使歐洲達於中華之各路。全歸日本掌握。商務往來。亦惟日本之便。後患不堪設想。聞他國已將出而刪改約章。想必能歸於盡善。以釋各國之憂也。昔之人有行之者。俄土戰後。另訂柏靈和約。是也。

奧國京報云。中日和約。多未妥處。甚願歐洲各國會議。修改之策。

倫敦泰晤士譯言時也報云東方戰事畢矣。然後來之鬪繫非特中東兩國而已。直將徧於地球。故目下殊難

逆料。若僅以目下情形言。衆皆謂日本必將成大國。與歐洲相匹敵。余姑不必贅論。論其約款所開。似於

中國不甚傷損。蓋戰而互有勝負。和約自必公平。今中國一敗塗地。僅失區區之便宜。則猶屬公平也。更

論中國所得。但願經此磨折。如濃睡者之受驚而醒。急以日本之變法爲法。呼一二世後祖宗。不辨子孫

矣。謂中國日後大興。如人遠遊而倘仍懶惰驕傲。動稱遠人爲夷狄。呼一二世後爲日本之印度矣。此語歸子孫成立。不能辨其面目也。倘仍懶惰驕傲。動稱遠人爲夷狄。呼一二世後爲日本之印度矣。此語

適當然亦豈可不防

英國士丹達報云。東方有人常夢東方有極大之國。採取西方流入之善法。以拒西方。今其人更飲賀功

酒而醉心矣。醉而又夢無敵於天下。初不知其權力之有限止也。故執是權以議約。不可夢戰勝而不一

醒。況未戰以前。已有告之者。馬關議約之際。必先憶及所訂新約。必付天下公議。今已有議之者。

英國臺登牛師譯言日新新聞報云。或云日本以戰事而出一頭地。頓成執掌大權之國。中華則竟成癱瘓。異哉。

然又有一說焉。中華數百兆人。皆甚靈敏。節儉且能耐勞。忍苦者也。若有導其先路者。無一事不能爲。即

以用兵言。又善戰而兼大膽。今中日既仍歸於好。不知後事如何。若使數百兆人。盡由日本導其先路。遙

遙東望。將真有新興之一大國矣。

英國震旦即中國報云。各國新報。今皆暢論中日約款。其大略相同者。謂日佔洲地。歐洲不免干豫。或如維也納會於奧都定總約。柏靈俄土戰後各國會於德都改新約。故事自保遠東之利。

德國報云。德京人議論中東約款。不遺餘力。聞部臣之所不從者。但屬通商一節。其讓地之事。與德無涉。然仍合於俄者。冀彼此互為助也。德報之黨於推廣商途者。力勸德廷。駁辨日本獨霸商利一條。按英國務而偏喜此條。謂必可一體均霑也。前使華大臣蒲爾德任滿而歸。進見德皇。後作一總論。內略言。德國甚願與日本相近者。喜其如德之淳興也。今聞其通商條款。亦謂關係於歐洲者甚大。各國宜共屏之。

德國大日報云。我國於中日之約。不宜干豫。更不宜阻止。即以商務而論。亦多在紡織一門。然關鍵者。莫也。德若挺身而出。其將為英効力乎。故德國仍宜守局外之義。前者英請各國排解中日兵釁。且宜分與日本相連。或曰。中日立相輔之私約。則奈何。曰。亦無傷於德也。姑任之可也。即如我與奧意私訂盟約。他國亦如我輩何哉。

德國官報與國家聲氣相通者云。統觀各大僚之意見。皆謂歐洲各大國。似須取中日和約。妥為刪改。不使日本獨握中國利權。致礙通商大局。誠如是也。或不免有所震動。若夫讓地一節。則任他國之與有相關者。好自為之可也。

美國報云。中日和約。聞已簽字。逆料通商之途。必更增廣。今已急遣人東渡。查察中日兩國。有何新興之商務。其船廠總商。若蘭伯。亦遣人至華。俟其議造新船時。就近承攬。謂北洋戰艦全失。今想必須續造也。至美洲海頭。向議鑿而通之。以爲中美舟行之捷徑。今更視爲緊要之大工程。速望集資興辦。

續稟私議以廣公見論 并序

美林樂知選義
華素樓僑建言

泰西各報館。當中俄日朝事變紛乘之會。崇論閎議。累牘連篇。僕等慎選良箴。用廣公見。猥蒙識時務之俊傑。交口譽之。續有所知。具錄於左。若因和局已定。而指爲明日黃花。則請正告之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

俄京蒲而斯報云。日本志在亞洲陸地。其關繫甚大。英宜合俄以拒日。日自知難而退矣。至若英更許華讓地於俄。俾西伯里亞鐵路得一終南捷徑。俄願於印度劃界案內。分外退讓。以答英賜。或謂俄人似屬喜事。不知非有大不得已於心者。必不願妄動干戈。蓋不第俄皇新卽位而已。前託法國代鑄新槍百萬桿。今先交到四十五萬桿。行伍中除舊更新。又幾無暇晷也。

俄京官報云。當中國出使諸大臣。分請各國。敦迫日本。罷戰議和之際。德法兩國答之曰。置身局外。毫無疑義。他國答之曰。時尙未至也。嗚呼待何時乎

英國解甜報云。中國敗績於東。求救於西。鄙意歐洲各國大宜亟起圖之。假如日本欲奪臺灣及滿洲等
地。實為天下之罪魁禍首。此端一開。凡貧賴中華土地者。必將如洪水之橫流。一發而不可收。拾夫俄素
以開邊為長技者也。機有可乘。必將先動。英雖持盈保泰。然俄忽欲圖蠶食。英必難遏。獅威歐洲目英為
有仁心。他國知之。亦將譁起而相角。遂深恐十九周之太禍。蔓延至二十周。西人以百年為一周。今正在
至一千九百一年。而尚未有窮期也。故夫歐國之阻日。使不得逞志於華者。非僅妬其專利已也。欲杜歐
洲紛紜擾攘之機。必先解中國離析分崩之厄。而欲成中國鞏固安全之局。必先杜日本翦割攘奪之心。
日本倘嘖有煩言。或竟緣此而靡我鉅金。亦所不惜。以市道論。作為買取太平之價值。焉可也。至若中國
戰敗行成。照例必有償款。但不可任償金之爐火。殃及西方。是以中日兩國。即共願釋怨聯懷。亦需合乎
歐國平安之道。斯兵革息而頌聲作矣。

上海字林報云。英國某爵臣言。為今之計。莫若各國合力以保中國。而我英則按平日之階級。為各國之
領袖。則一了百了。天下從此太平矣。按英爵臣之語。得行誠中國無疆之福也。

英國震旦報云。德國派駐各國之欽差。均奉德皇特旨。宣示今會。俄法合籌亞事之意。曰。德在東方之商
務。與中日新約有所關涉。不得不亟圖保護。其餘之事。則任他人好自為之耳。其告諸各國政府。使明知

朕意。

德國前宰相俾士麥報。即以前相之姓為報館之名。於中日和戰大局久置不問。及德助俄法以拒日報。

端從而論之曰。德國糜財力以籌遠東之事。若能克副宏願。歐洲各國均得略霽其益。非德之專為己謀也。何也。俄常慮德。德以相拒。今漸釋其疑。國一也。英常藐視他國。前歲斐洲立約不成。引以為恥。今更

化其矜心二也。前歲英欲與德及比利時訂立斐洲條約。德國拒之。法國亦法常仇視德國。且結俄援以

歷德。今特化其恨心三也。且英向在斐洲為德法二國之敵。在亞洲又為俄法二國之敵。今三國合謀亞

事。同拒英人。蓋有莫之致而致。不期然而然者。而況關繫日後之事。又有未可知者在乎。

俄國河東獅寄親王。遊歷東方。王從後車代撰日記。新撰一論。刊於日報。俄報初不主戰。及聞日佔華地

王論尤云。運會已至。時不可失。今宜徧告天下。萬國俾知亞洲之事宜。燕歸俄廷。主政若有齟齬。臂以當

車者。禍不旋踵矣。

俄國木司寇。舊京名也。報云。俄之所躍躍欲試者。非圖佔盡亞洲也。其界限之所在。不過欲取中國之陸地而

已。按以上兩論。狂悖之氣。咄咄逼人。亟譯大綱。敬告當軸。又按俄國各報。比來論及中東大局。皆痛責

總之。俄於中日之事。英宜相助。而德不必相干。

總之。俄於中日之事。英宜相助。而德不必相干。

中東戰紀本末

卷六續夏私議以廣公見論

三十一 廣學會校刊

法國巴黎報云。莫於東方大局。竟如鉅鹿之戰。諸侯皆從壁上觀。初以爲奇。而繼乃恍然也。俄在東方之險。蓋與英情事相同也。俄於西伯里亞新築鐵路。宜防日之沮。其通海亦猶英以印度爲藩屬。而防俄之撤其籬籬也。英之不願助俄。殆妬俄也。然亦不敢助日。以佔華地者。則恐觸俄之怒。而妨印也。俄之險。既同於英。則日欲佔華地。不得不亟起阻之也。

法京大日報云。觀於英國不預東方之事。不禁令人齒冷矣。英國矯矯不羣。各國皆不能與之共事。無論法人及他國人之明於事理者。類能鑿鑿言之。然亦知英之靈巧爲天下萬國政府所莫能及者乎。英之老練爲天下萬國辦事之人所莫敢比者乎。當中日之甫有事也。英欲強爲干預。追請歐洲各國合謀。如築室道旁。三年不成。遂退而私與日本比。直踵柏靈會議。俄土約章之際。先與土比之故。智而其識見之高超。則更加人一等矣。東方忽出一新人。濃睡初醒。肢體靈活。精力彌滿。勇氣百倍。英先與之聯。昔岑之契而蠲睡。皆之警。非事理之所應爲乎。若我法國曷不學英之機警。而乃助中以抑日乎。憶昔越裳氏之役。中國陽示優禮。陰通黑旗。又助擄人勒贖之賊黨。以害法。試問於法。何恩若論。俄國自前皇愛烈珊德。卽世而後。亦似與我不甚親睦。德國新開北海波羅的海中間之河道。固以防我法也。今將設盛會。以落成。俄艦強率法艦同往。申賀已乖我法之素志。又竭力挽留東方諸戰士。助之以扼日本。更逼我與毫無。

趣味之德艦同泊一隅同辦一事吁彼固借我民間金錢七千兆福蘭克尋常市價每華銀一兩而約合法金六七福蘭克者也其所以報我者乃若此乎而我之惟命是聽靡役不從者又若此乎

日斯巴尼亞即西班牙報云我所屬之呂宋近枕東方日本忽地稱雄宜有戒心故願與歐洲各國合力以阻其進取也

奧國維也納報云接俄京要信述及俄在東方所辦之事俄政府電致日廷詞氣頗形嚴厲且俄國新任外部大臣親王銜羅拔老夫接見日使時明言俄阻日割華地係自保大東之局故馬關新約之有害於俄者不得不代為除却云云以愚意觀之日廷若以民變為憂即俄恃勢欺凌當亦未遑退讓也

美國公牘報云聞有歐人言英美二國宜合而親日本則東方之事皆可惟所欲為此調言也美國初未聞有英人之約亦未與日人道及此事我美國之意但使寓華之美入及其業產不致遭池魚之殃及則斷無干預亞東大局之意且美國向例不喜與他國合辦事件惟若遇大眾皆有裨益者始可偶一為之至於擾亂人國且竟出於用兵則美尤敬謝不敏者也

和蘭國或作荷蘭官報云我外部衙門今已接到俄德法三國公牘請同心以辦亞東之事

三稟私議以廣公見論 并序

美洲林樂知譯語
華海蔡正祜達意

泰西議論具載上兩篇。續有所見。并譯左方。乃眷西顧。久肆東封。言爲心聲。利用洞燭。

英國季報新刊一論。題曰兩歐國合理亞事。蓋指中俄英三國而言。查閱輿圖。俄英二國儼對中國。於其間險哉。文曰東方戰塵漸定。勢將

泮然而興矣。其獲益若何。更新又若何。此皆隱指中國。然獲益更新。今果何望歟。關繫於東方者。必亦關繫於西方。東方安

西方必與之俱安也。英在其南。俄在其北。遙遙對峙。絕似學生之子。倫敦震旦報節錄其語。而書其後曰。

誠如是。則似他國之關繫。較輕於英俄。英俄擅主持亞事之權。凡視爲合宜者。即可互商定奪。他國必無

後言矣。彼作此論者。又謂亞洲可望轉機。竟似在此一戰。而今而後。黃白二種人。既可融其芥蒂。東方不

致再萌亂象。西方即無不葆其太和。歐洲大局可免決裂之禍。然余謂其旁又有法國焉。其關繫雖遜於

英俄。惟不宜損其體統。故如越南等地。與之從容計議。法倘以爲可讓。即不妨讓之於英。英俄之力。既合

法。尚何所覬覦。否則恐仍有艱脆也。總之天下之能否平安。全視中國之能否振奮。歐人之冀望深矣。中

國若再因循他國。必有合力以迫令振奮者。試問中國之權。尙有存焉者乎。西國通人嘗謂中國一旦自強。即歐洲各國之大幸也。否

則委靡不振。必有思撻取之者。歐洲各國又皆不肯相下。天下之禍。匪矣。

英國朝報論英法大局。因兼及中國之弱。而慨然曰。中國之關繫。歐洲亦孔之甚矣。查亞洲美洲斐洲。皆

有歐洲各雄國之新疆。往往犬牙相錯。今亞洲又有暹羅一役。利害之交。尤非淺鮮。英法本已商定。別立

局外一地。如暹羅之謙恭。皆橫跨湄河兩岸。毘連中國雲南邊界者。宜卽移贈中國。妥爲掌管。不謂日本離作中國如洩氣而腐之氣球。自願尙且不違。豈有餘力以問外事。然則將移以贈他國乎。又恐下有不見之暗礁。輪船每遇暗礁。輒轉以思絕無良策。今不得已而思其次。或將謙恭一省。仍歸暹羅治理。而英法二國另訂一保全暹羅兩不侵擾。亦不許他人侵擾之約。是爲中策。然未知法國之能否允行也。中國之弱。誠害人不淺哉。

四哀私議以廣公見論

并引

美國林樂知選譯
中國秦子雍彙編

中日之役。由開戰以迄議和。泰西各大日報。遇事訪察得實。頻著論說。或取以爲法戒。或引以爲休戚。陸續選而譯之。所謂分之爲一人之私議。合之爲萬邦之公見也。上三篇所錄。不止道德五千言言。而篋中存稿尙夥。不忍翫置。分別條列。冀爲中國懲前毖後之一助云爾。

西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四月廿六號。倫敦特報曰。中日議和草約。日皇已於本月廿號。誓諾以爲憑。雖須俟中國批准。始可刊布原文。然據電報所傳。內有數條。於歐事頗多關涉。閱前日德國報言。今俄德法三國。已議訂挺身而出之局。各保本國大東之利益。故中日兩國互換馬關和約之際。大抵將取其原文。逐一檢查。妥爲整頓也。又查俄京報言。中日之約已定。俄欲會齊各大國。自願西洲關係之事。即使有一二

國意懶心。灰俄亦必怒馬獨出。以行其志。合觀兩報之意。知歐洲中有俄國。已被中日和約逼到水盡山窮之地。故文告之。而日本不從。惟有藉威力以定殘局耳。夫俄廷之覬覦東三省。以及朝鮮也。多歷年所。日本知之深。而籌之熟。謂俄若遂其己私。日必礙於自主。故其所以侵敗華略者。卽其所以杜絕俄謀也。中國乃如在夢中何歟。俄人亦洞燭日謀。不得不逐日於遼東。先見好於中國。若使日本深閉固拒。則會示戰之外。別無長策。故本月廿四號。駐日俄公使。已糾法德二使。由東京合致公函於日本外務省。雖詞氣之間。尙覺謙和。而不許日本佔取遼東之意。則一字不肯放鬆。日本外務卿卽日裁牋作答云。辱承明諭。敬聞命矣。其若民心之蠢動。何日本人醉心於戰勝本不願與中國聯和倫敦今接續電知俄阻割遼之意。百折不回。任日本逞蘇張之辯。斷不能渝其初志。查我英曾接俄電。囑英合俄以謀日。英政府於廿三號。徧集各部大臣會議之下。詢謀僉同。遂峻拒俄人曰。英不但不願附於他國。以干涉中日之戰也。更不願見日本頓失戰後應得之利益。且中日之兵。旣已息戰。英方深以爲喜。豈肯橫生枝節。重啟爭端。又況細察中日新約於英。又絕無干礙乎。俄廷旣得此電。不知若何懊喪。而俄法德三國都城之日報。緣是皆談辯如雲。德國吳龍報述德政府之意曰。德廷於中日之戰。自始至終。常願安居局外。故雖有他國招德共承排難解紛之任。亦所不顧。英國初欲糾集歐洲各國以紓中日戰禍。而德拒之。其議遽寢。但至今。而有不能漠視者。則以日本之權。將漸移於好戰一黨人。而牽

涉歐洲致損歐倭之睦誼。也是以三月間飛諭駐日使臣。以德廷之命轉告日廷云。貴國與中國議和之際。亟宜斂抑雄心。毋使逾分。又重言以申明之曰。日本若欲割華之陸地。恐開歐洲干預之門。今雖事越數禮拜。度日本言猶在耳。事尙縈心。乃誤信戰黨之虛榮。不顧友邦之實義。遂致激動數國同心。出阻德與俄。已投膠比。漆毫無隔。且法國亦允爲合辦。尤屬可喜。惟德俄法三國尙思先禮而後兵。故用公使辭圍之法。致函於日政府。聲明此約之繫於歐洲者。首在割華之陸地。總而言之絕非日廷尙謬執私見。仍欲割取遼東及威海衛以顯其在華之權。高出於歐洲各國。是自速其禍也。日本在中國之北。旣得旅順口威海衛。以扼守京邸之海門。又在華南。踞守臺灣澎湖。以中梗歐華通商之孔道。是不啻雙手合抱中國而屏各國之人爲門外漢也。各國能不亟起阻撓。以免日後之大損哉。惟願日本水陸兵法。大似威嚴肅靜。由是以推諸他事。知非徒逞血氣之比。故我輩但命公使將關繫歐洲之處。先與之詳細剖辨。或可有轉圜之望。我甚喜日本慎葆分所應得之福澤。而不致如醉漢之癡狂也。特報原注云。德政府之見係俄爲政而德從之也。李中堂與伊藤春畝定約時。俄政府急繕公電。徧告各國。請合力以拒約。德許之法亦許之餘。如日斯巴尼亞。亞亞亞。此後日本逼近呂宋。必許俄請他國亦常有續許者。德廷旣從俄請。遂合法以拒日。德民間之直若青天。霧霧茫然。不知頭緒。且曰。隨俄以抑日。如騎虎以馱羊。險莫甚焉。倚俄者更奈何。況與不肯偕英勸和之初心。大相刺謬。何也有某德報者。銷路極暢。更作論以駁之。

曰德廷之辨此事予不能不以爲大錯矣。前任駐華使者蒲爾德回德。覲見我皇之後。卽與公使行文之。議不許日本於撲下之佳果。一潤渴吻。殊不可曉。夫使日本欲沾分外之利。以遏西人。又或能斷商務以妨德國。德之不能大度包容也。固也。今日日本非有是事。德竟助俄以一臂之力。竊恐俄爲猴而德爲貓爪也。西語流傳昔有一猴擁爐取棗旋投栗於火將煨熟而食之栗熟火燒計無所酬於德而德則失其所出爐旁適臥一貓猴遂握貓爪入火爬栗夫食栗者猴也而貓爪焦矣。俄無所酬於德而德則失其懼於日也。德之於華亦豈能索重謝不知在華之德商又有何益乎。吁若我俾士麥王仍居相位豈任我皇之貿然從事哉。又有二德報一曰德欲阻日而合俄此大不可一曰英國乃偏不願過問此事。良所未喻。或又問於某報云。據三國之意既不許日割華地。復不許額外通商之利。豈中日罷戰之際日但得銀而遂已乎。則答之曰。三國第不許其踞遼陽耳。若臺澎諸小島則一字未曾道及也。況三國之心不過欲令日本知關繫國政之大事不能獨逞己意。惟所欲爲耳。日本今雖不免怨三國而日後言下頓悟。知所警戒。則三國之於日本亦何嘗一無裨益哉。某德報又言。得俄京信。俄廷已令駐華使者商請總署。讓出滿洲沿海無冰之地。畀俄以爲謝。按滿洲天氣苦寒無嚴冬不封之海。口意者俄欲得朝鮮之元川釜山乎。想中國不能不允也。竊謂俄人之所志業已十得八九而德則何所志乎。且德欲合於俄法。初未付議院公評。諸議員必詳問外部。其將何詞以對。查我王相俾士麥解組以後。德政府初出與人家國事。乃偏於本國。渺不相關。可異孰甚焉。

是故博訪輿論。逃聽公評。皆似有不服之意。

俄國拿泊佛律尼希報云。德法助俄矣。日不能佔遼瀋地。又不能佔朝鮮。俄必思有以酬德法。倘德欲

廣中國通商之利。法欲增越南劃界之權。我俄皆極願助之。俄大報又云。日佔華地。於我俄所關匪細。斷

不能任一二國私相授受。指中東也或謂俄宜亟請各大國。如柏靈故事。俄土戰後立約各國大會於德都屏私約而公訂之公議其損

益。但恐人心不同。如其面或竟反為俄累。不如俄獨致哀的邁敦誓於日廷。申明本意。日本如或不從。即

我一國營之而已。綽有餘裕矣。又有一俄報云。俄軍之在東方者。已有戰艦廿二艘。大小礮三百六十尊。

人亦敷用法之海軍。若與俄合。共有戰艦三十七艘。礮六百十尊。俄國陸兵之待於琿春左近者。亦有二

萬名。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云云。俄武員論日佔遼東地。謂其關係之大。不可思議。此

地居中國海岸之極邊。以之鎮陸軍之礮臺。泊海軍之戰艦。實為天下無敵之勝地。接此亦事在人為耳中國守之日乃陸軍

奪之故曰地且又前歷北京後歷東三省旁壓朝鮮是故日本而不欲奪中國也日本欲奪中國此其嚆利不如人和。且又前歷北京後歷東三省旁壓朝鮮是故日本而不欲奪中國也。日本欲奪中國。此其嚆

矢矣。抑更有進者。遼東之地。直達滿洲。以歷俄界。吁。俄欲拒老國。謂中國之老國於吉林三姓等處築礮

臺而練重兵。一旦伐俄之烏蘇里河省。俄已措手不及。況活潑潑地。戰勝誇榮之新國。而任其立脚於此。

有不以黑龍江為界乎。烏蘇里河俄本得諸華甚言日將逐而出之也俄親王銜河東獅寄曰。俄阻日之佔遼。不得已也。日若能

諒俄心從速退讓。當不致聞礮聲而見血光矣。俄舊京太司寇大報則曰：日本若不知難而退，俄必致寫
的邁敦書，聲明不任焚割寸土之意。報中又明告日本曰：汝不必望英之來助也。英若憐汝，救汝事勢一
經決裂，即已訂之帕米爾。或作巴馬中英劃界條約必將中廢。印度必遂受大虧。英其肯冒昧從事哉。惟
英不願與俄聯同志。彼得羅堡。俄新都名。人皆不解。豈謂英不與俄合，俄與法德盡成癱瘓之證而不能壓日
乎。願為寄語曰：牛雖瘠，償於豚上。其畏不死。俄京官報曰：俄之阻日，非與華訂有密約也。俄欲保大東之
局勢，自必挺身而出。吾觀日之佔遼，僅片時之空喜耳。其餘各俄報類多譏誚英國，幾於不留餘地。
法報曰：巴黎法聞英不從俄請以拒日，輿情均不免失望。數禮拜前，法人聞日本勝後之約，均謂歐洲之
關係最重者厥惟英。今乃寂然不動，何也。法在東方之事，不如英多。且亦不如俄多。今助俄一臂之力者，
蓋先示惠以悅俄。冀俄他日轉而助法耳。以余觀於英，坐視俄法德三國之成敗，非愒然於亞事也。豈緣
去年英請各國助華，以和日德，先梗議他國亦多齟突。英積憤於心，今遂借此以報之耶。法都大日報館
又使人問於駐法日使云：貴國得通商之益於中華，其詳可得聞乎。日使曰：其益蓋與各國共之。所謂一
體均霑也。非日本之所致私也。或疑日本一切工藝之價較廉於西方，故在華必獨佔利藪。此非本大臣
所敢知。或者歐洲於兼用金銀及舍銀用金之處，尙未斟酌盡善於貿易之道，不免有所出入。然異時改

正圖法度必煥然改觀矣。日報館人又曰：聞有一事，不覺大奇。貴國已與中國密訂互相輔助、同攻共守之約矣。日使震然曰：此必無之事也。馬關訂約之際，並未道及同攻何人、同守何地，且無論今無攻日之國也。藉曰有之，中國安能救日乎？報館人曰：聞貴國俟華事定後，欲從事於他海島，信乎？日使莞爾曰：敝國之志不在於奪取亞洲地，及其他亞洲島也。惟欲就新興之路，將一切工商事務大加振作，其綱目甚繁，更僕難以悉數。至欲辨外間之謠諑，則更無暇矣。故前見某報言西班牙經營呂宋防務，深恐日人飛渡之類，皆付之一笑而已。

奧國日報云：接俄信，俄必欲在華或在日或在滿洲北或在朝鮮南擇定一地，或鳩佔之，或瓜分之。至華南之臺灣及通商事務，俄人概不與聞，亦未必有欲戰之心。其所以顯水陸之威武者，蓋嚇日而兼以嚇華試其究竟有無相助之密約也。若論法之助俄，不過逐隊觀光，其敵艦既未備戰，戶部亦未籌餉，豈能遽爾興戎乎？至於德之合俄，實屬令人不解，或藉此以示與俄皇親密之意乎？英部臣袖手寂坐，一無舉動，當緣不喜我輩前所相待之故。指英欲聯各國以解圍事但有人言：莫知無及於事故不動也。我奧地利阿亦曰奧斯馬加本與德早有成約，德既欣然舉事，奧雖不欲助力，抑豈不欲同心，倘得諸事順手，良所冀幸，抑尤有望者。法德二國顯分冰炭，今乃合力以助俄，倘日後俄亦有相助之處，詎不甚善。然總而言之，三國拒日之意。

各不相同而亦各不相敵也。又一奧報云。意奧二國本與德合而爲三約國。惟中日之役與意奧不甚相關。故雖緣德已入局。深望與俄法同遂其志。然奧意仍不必緣此而干預也。維也納奧都俄信云。俄別有需索於日本者。或連撤代掌朝鮮之權。或擇一隆冬不凍之海口。如元川也者。使之改隸於俄。聞日本意殊鞅。且謂朝地不可以與俄朝鮮王則曰。余無讓地之權也。

西班牙報云。頃聞中日約款。又知中國已讓臺灣。西都中人情震動。上而政府。中而議院。下而報館。皆舉此事以相問答。有上議員具問國家曰。大東之事。曾有豫備不虞之策否。能保屬地之不爲人佔否。又有下議員往叩於某將軍。將軍答曰。已派兵至呂宋矣。且新槍發矣。新礮換矣。海部又傳令製造局將轟訂計容七千墩之大巡船一艘。刻日裝配齊全。開往呂宋矣。今泊呂宋之大小戰艦。共有七艘矣。上議院某公爵則宣言曰。今我與日本甚敦睦誼。當無意外之慮。但我必全守呂宋羣島。不任一島稍有荒廢。以杜覬覦。至關繫大東之事。我西必與英法及他國同心商辦。

意大利報云。我意自有主意。雖向與德盟。仍不必與歐洲諸國同意。

英國泰姆士報云。若論大東商務之關繫。我英實甲於他國。原注曰。合歐洲諸國在華之商務。然使中國而綜計之。尙不能與一英國相埒。然使中國承學龍蛇之蟄。明言雖有怒雷。斷不因驚而忽起。日本之水陸兩軍。亦不妄逞其威武。則英於東方雖百

年無事焉可也。但今又別換新世界。隨處皆有激動之象。倘利有伏於無形者。英必搜巖剔穴以出之。至中東之新約。東若分。外欺中而失其公道。或東人識見不到。求益而反致損。以損人。英自不能任其所爲。今據電報所傳者。反覆參觀。不見有干礙英人之處。必欲迫令日本。毋割華地而失日之歡心。在他國或自有他故。甘犯不韙而爲之。英則何必步其後塵哉。況歐洲各國之公見。皆以中東之約。任其自定。爲便英更不必怒馬獨出。倘異日有必應干豫之事。各國衆論。愈同。英自不肯居於人後也。又一英報云。俄之竭力阻闕其意。甚明。法德之插手扛幫其情。叵測。法德之在華。也不過略作小裨。販英有絕大貿易於華。華地爲日本所割。英尙無關痛癢。法德其何以自解哉。然爲日本計。固不可得步進步。致觸英怒。亦不可固執不化。致觸俄法德之怒。俄法德之強豫。華事非徒託空文之謂。其謂匣中有劍。久作龍吟。文告不從。請飲我刃。故日本應聽我言。必以退讓之道行之。苟或不然。禍不旋踵矣。某英報又曰。今東方火山之煙。燄已蓬蓬勃勃。上衝霄漢矣。火山發火先見濃煙盛火熾地也俄已明致公牘於日。指點馬關約款中有某事。必須酌改。至俄操何術以成其志。今尙未宣布於外。若以用兵言。恐俄水師欲入日本。不啻凡夫俗子之欲入月宮。何至於此惟其陸兵欲出瑯春以攻遼東之背則勝負未可知也俄其善自爲籌哉英國英報過矣官報曰。我與俄國等見解不同。而與美則雅相吻合。英之所宜親附者。惟美而已。至俄法日。即西班牙官書作日斯巴

尼視中日新約之關係非我英之關係也豈可數貓之代猴取栗而自傷其爪哉解見美國視太平洋
亞視中日新約之關係非我英之關係也豈可數貓之代猴取栗而自傷其爪哉解見美國視太平洋
之事即美為其威權之所應及不任歐洲各國妄來干豫而已亦不願干豫歐洲之事又遑論乎亞洲若
論檀香山之權實惟美得而執之或疑日本有窺伺檀島之意故英報及之美又素與中日相交好中日對起北京東京之事
皆由美為介紹余謂我英宜立定主意與同類之美國美人皆英之苗裔結同心之深契斯策之上者也

五衷私議以廣公見論 并序

美國林樂知選譯
中國蔡爾康彙錄

戰禍既肇於朝鮮視國者環而屬目和局重商於日本憂時者怒如擣心辱亡齒寒陽託於仗義
執言之道鄰厚君薄陰主於恃強爭利之謀西報遇事盡言固曰各為其主下走望文生義竊願
獨秉至公自夏徂秋四衷私議忝附糠粃之前導庶邀槐棘之並觀洎乎膠費爭輸毒肆其欲取
先與益復珠璣競唾明燭乎有開必先選譯如初補刊於後言者無罪豈同齊野之荒唐聽之有
聲曷勝周京之懽歎光緒旃蒙協洽圍陽之月既望縷繆僂史并識於鑄鐵齋樂次

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六月十四號倫敦特報曰中國構貸法金四百兆福蘭克每一福蘭克約不足
福蘭克約合英金十五兆六兆今已議訂信券按年付息四釐計本百金分三十六年清還每屆半年中國
應於歲入項下照本提出四釐七毫五絲即法金十九兆福蘭克專款存儲以備償付本息惟款雖提出而自初借

之後十五年內祇許付息不能還本。按華人自相稱貸若有未及期而先還者似無不收之理西例凡欲還本則債主又自借定之後六個月內不能再借他款此款更須以關稅爲質以俄廷爲保中國若有先算盤更狠矣。借之款已指明以關稅抵償者則准先儘提還若屆應還之期中國財源告匱不克付現銀以收股票俄廷應卽於是日自就庫存帑項提出代還今經手發售股票以備匯銀至中國者係俄京彼得羅堡四大銀行法京巴黎城五大銀行皆萬國可通匯劃者也西六月十一號華五月十九日法銀行總辦已簽名於債券願以英金十五兆鎊承借於中國兼認俄廷爲保。

倫敦泰晤士報錄法京顯者書曰中國稱貸之款除法國承借英金十五兆鎊外俄國皇家銀行自售股票籌集英金六兆鎊餘分六銀行各售股票籌集九兆二億鎊公推打狗銀行爲領袖其售票之法初擬以英金七十五鎊作百鎊年付息金三鎊蓋仍年息四釐也繼思照此辦法股票難以轉售事亦窒礙難行乃改爲年息三釐五毫惟以若干鎊作百鎊不能粹計後遂決計以九十四鎊作百鎊年付息金四鎊其轉售之價則以九十八鎊五先令每二十先令爲一鎊爲衡至俄廷承貸之款實祇十五兆鎊而增至十六兆二億鎊者則以補足每百鎊所縮之六鎊且俄銀行提取百分之一以充公費及捐項也總之九四折之後又加以九九扣中國受虧匪細而打狗等諸銀行每年共得利七億二萬鎊約合華銀五兆兩

德○國○日○報○曰○今○俄○乘○中○國○之○急○在○法○籌○集○鉅○金○有○類○於○微○生○高○之○乞○醯○而○與○且○獨○承○保○還○之○任○謂○非○有○大○
欲○存○焉○其○誰○信○之○夫○以○華○之○荏○弱○而○又○中○俄○金○鉤○香○餌○之○計○俄○倘○欲○取○朝○為○藩○屬○料○華○必○不○能○峻○拒○俄○之○
西○伯○里○亞○鐵○路○欲○取○道○於○滿○洲○之○直○徑○以○達○理○春○華○亦○無○不○俯○允○甚○至○鐵○路○分○支○竟○以○旅○順○口○為○結○穴○遂○
可○得○經○冬○不○阻○冰○凌○之○海○口○或○亦○無○辭○以○謝○嗚○呼○而○今○而○後○中○國○之○北○境○不○幾○如○俄○國○之○南○疆○乎○若○法○國○
者○民○間○鉅○金○既○有○極○妥○之○處○存○放○生○息○更○自○能○在○雲○南○界○外○留○意○於○應○得○之○利○益○從○此○得○寸○則○寸○得○尺○則○
尺○亦○大○有○掉○臂○游○行○之○樂○獨○我○德○前○雖○合○俄○法○以○拒○日○今○試○問○同○得○於○華○者○奚○若○則○直○曰○不○與○其○列○也○假○
使○當○日○者○德○與○袖○手○旁○觀○之○英○國○志○同○道○合○吾○知○日○本○徑○挈○戰○勝○之○所○得○滿○載○而○歸○誰○能○終○其○臂○而○奪○之○
食○而○俄○則○無○可○市○惠○於○華○雖○覬○覦○華○北○并○西○伯○里○亞○鐵○路○之○便○宜○者○已○歷○年○所○亦○祇○可○留○俟○後○圖○耳○今○俄○
有○我○德○之○助○一○旦○資○償○奢○願○竊○謂○似○此○厚○利○即○付○德○以○德○金○三○百○兆○瑪○克○每一瑪克略貴於兩作○為○購○取○
之○價○亦○初○非○太○貴○也○總○而○言○之○俄○之○受○制○於○歐○洲○匪○伊○朝○夕○指俄水師不許出黑海峽而言今○忽○挾○中○華○於○翅○膀○之○下○一○
躍○而○至○太○平○洋○瀕○指中效雄雞之振翼引吭長嘯報曉非天外飛來之大福哉噓如新執俄政之羅拔老
夫○者○洵○不○愧○俄○羅○斯○大○朝○之○宰○相○哉○其不滿德相之意躍然言下

美○國○報○錄○日○本○東○京○訪○事○人○書○云○日○遭○俄○逼○自○願○退○朝○然○非○讓○歸○俄○國○也○若○歐○洲○各○大○國○皆○願○保○朝○鮮○此○

後仍有自主之權不致日退而俄進則日即撤朝戍矣。

英國武員某曾來中國稔知大局俄既代借鉅款歐洲不免震動沛而未而報館使人往問焉武員對曰余非有恨於俄也特以俄廷辦理外務有百折不撓之志中朝乃適中其毒既承明問竊願盡情傾吐一紆鬱勃之氣焉猶憶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年英法合兵直入北京初未嘗有貪賴中華土地之心也俄乃乘間抵隙覬覦黑龍江傳聞特派使臣直趨行在先愚弄中國王大臣曰英法皆人面而獸心者也今敢干冒尊嚴驛驛宮禁傲國念與貴國接壤且久締深交之誼願代布置張網以清羣醜既而英法二國自以商約既訂無所缺望振旅而退與俄固了不相關也俄使偏自以為功索地以為謝又欺華人不諳輿地之學益復圖南逐北指東畫西以長為短以廣為狹以膏腴為磽瘠以形勝為華離遂割黑龍江口地自珲春以迄朝鮮界外盡歸俄屬迄今核其四至蓋不下中國二三行省之幅員矣而且職是之故中國北方海道之權陡失其半噫俄人之狡如此中國之闇則又如彼令人扼腕而莫可如何降至於今又以保借鉅金餌中國正與三十五年前事如出一轍嗚呼孽哉夫俄之糾約法德以阻日之割遼也自為謀也非有愛於中國也乃偏執此以市恩遂若中國貸金舍俄莫屬也者迫得握債主之權遂思攘關稅之利一旦事出意外中國無以償債則此二十餘口海關者不盡成俄之囊中物哉然余以為俄人於此

實屬不應。英人於此。又實屬不能不問。何也。各國與中國通商。貨價我英共占五分之四。一也。中國通商。各海口。英開之。非俄開之也。俄曷為而不開。無甚貿易也。二也。英既有此二端。奈何在俄挾制中國。礙中而兼以碍英哉。嗚呼。我英若仍坐視如向日。欲分突厥。而使歐洲之東有病人也。者則苦況不可思議矣。歐東有突厥一病人。英已稱藥。量水無時。休息亞洲之東。若再增中國一病人。英將若之。何夫俄固欲剝喪中國之元氣。而使成危羸之病者也。○英武員又曰。俄國處心積慮。欲得嚴冬無冰之一海口也。匪伊朝夕矣。今者迫今日。兵退出旅順口。噫。嘻。此豈有仁及中國之心哉。天下之能以仁心行仁政者。惟我英耳。而謂俄人能之哉。以余觀之。俄既逐日顯有奪取滿洲及旅順口之意。從此巖巖京邑在其掌握之中。奇險至此。中國尙憤憤乎抑英國仍寂寂乎。○浦而末而館友又問曰。俄人得入黃海。即奉天直隸山東口外之海面英國納賦人民。可付諸不見不聞乎。武員曰。吁。英民之苦。其殆始矣。英於太平洋中。必安置海軍一大支。年中經費不貲。非取諸民而誰取乎。且俄既得旅亞洲之輿圖。業已改變英議院。每歲預核來年度支之數。與早年亦迥不相同。若不加以賦補。其缺額司農不仰屋而嗟乎。而謂納賦之人民。可不見不聞乎。倫敦震且特報云。華託俄保借鉅金於法。以余觀之。竟似華自願隸俄。字下而受其羈絆也者。噫。異哉。且今不過錢金而已。異日者。俄尙有何事。以歷華令人無從捉摸。噫。險哉。夫俄終豈且益之國也。今忽張空。

嘗以誘華。遂自羅雀掘鼠。連數禮拜之久。心熱如火。不敢告勞。而華則淡然漠然。似有不甚垂涎之狀。意者將懷疑而思脫餌乎。然俄資藉巧法而成大志。莫反倏然無與如擘補。然俄博進矣。且俄非徒得貸金之厚利已也。其國政之所關繫者尤深且重。目下既略有把握。他年時會既至。卽用全力以壓之。當共恍然於余說之非誣矣。若論阻日割遼之舉。固俄與法德合力而成者也。今俄所欲道之境地。業已一蹴而幾。法國則於貸款內分承英金十五六兆鎊。而德尙無所藉手。德人其退有後言矣。然得魚忘筌。俄之常技。從此自在。東方有掉臂游行之樂。豈暇兼顧德人哉。余於中日戰禍甫開之際。曾謂鵲蚌相爭。必有漁人坐收其利。卽指俄也。然我英之在東方。凡通商等事之關繫。素較他國爲重。未知得有進境否。或者華償日之二百兆金。仍將稱貸於英乎。以中英之商務及素日交誼而言。此事似可冀望。然則俄之所轉貸於華者。不過贖遼之零款乎。或曰。向聞中東商還遼事。並未議及贖款。俄固問之。日仍深祕之。惟日本報曾略言。日廷議與中國別訂一約。遼東還華後。永不別讓於他國。其日本在彼所創諸工程。則由華按照時價。逐一償還。又須華築一鐵路。自鴨綠江以至旅順口。兼繞接至山海關。日人包辦工程。華兵則不再駐守遼東。以免妨礙朝鮮。又戰時死亡之日本人。多築墳安葬於此。宜令華民不得侵害。而許日民歲時祭掃。或需加以修整。亦不禁止。約末并聲明。此係日本聽從友邦之勸。還故地以敦新睦。故不索加賠。惟

今已定價華銀三十兆兩之議。則知此說之不盡然。又定俄法合借二百兆金之局。則知英人之無所冀。特報因謂從此中國在俄人肘腋之下。中國政府諸公想必有不能不知者。豈當時方寸已亂。誤行允許耶。抑或爲俄所逼無奈曲從耶。

日本東京信云。日本讓遼東。擬索中國加償銀五十兆兩。聞俄亦願代籌措。○又云。日廷於償款內擬撥出五十兆金爲增練陸兵之費。又撥二十兆金爲增練水師之費。

泰晤士報云。俄國新宰相羅拔老夫王爵與戶部尙書特惠得商定祕計。承攬中國貸銀之事。從此俄廷爲中國之債主。竟可略握華權。我輩逆觀後事。當成龍熊同臥之局矣。夫中國龍也。俄則人目之爲北洋大白熊。亦水族中之巨物也。忽爲同牀而臥。其能永久相安乎。且俄之專心致志於西伯里亞大鐵路也。非一日矣。倘能達冬無冰阻之海口。如旅順也者。豈不大妙。

英國下議院某大臣問於外部侍郎古爾遜曰。前歲英人退出朝鮮之巨文島。俄廷許英以永不佔領地。今以目下情形言之。不知朝鮮之西境及西南境。俄人能謹守前約而不渝乎。古侍郎對曰。曩者君曾以巨文島退戍之事見問。僕謂此事本末詳記於議院記事冊第一千八百八十七頁。兼錄有往來公牘。略云。英兵倘退出巨文島。俄廷願明允中國永不取朝鮮轄地。今我英仍視此語爲不可磨滅之券。惟俄所

允許者。但指鮮朝全境耳。

倫敦特報云。十月三十一號。日本在倫敦照收中國匯來之第一期償款銀五十兆兩。按照是日市價。共合日本銀七京四兆一億五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圓。中國係照先令價合算。卽以是日越數日。又收清還還案內償款銀三十兆兩。合日本銀四京四兆四億九萬一千四百六十六圓。以上兩款。茲行付入英銀行。日後或匯歸日本。撥入度支部。或卽存英國。以便付給船械價值。均未可知。說者謂日本或將視先令價之貴賤。以權出入。但使熟稔市情。則二三百萬之利。易如反手。卽多一鐵艦之值。若眼光錯誤。則二三百萬金。亦可瞬歸無何有之鄉也。

倫敦度支報云。近有二法人。句稽俄廷幣項。其一名將尾爰開一單云。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俄廷共負俄金四千三百四十五兆羅卜。至九十五年正月初一日爲止。積負至五千七百二十七兆羅卜。通計十年中。增一千三百八十二兆羅卜。是一百分之國債。頓增三十二分也。且不能信。其此外別無所負。百有債帥。今有報皇矣。若照英國金鎊。合算俄國羅卜票價。俄國分現金鈔票爲二價。若以大約每俄票金一羅卜。抵英現金二十六辨士。英金每十二辨士爲一先令。合二十先令爲一鎊。合美餅金五角二分。美餅金一角約合華無知。則俄廷所欠之價。實共英金六百二十兆鎊。照目下市價。每英金一鎊約兌華銀七兩。則皆從他國借來。每年

應付息款。則取諸本國酒稅。以年息三釐計每年應付華銀一百三十兆零二億兩中國則僅欠本銀二百三十兆兩而已及查俄國入款。則每年照額

所得。不過合英金一百二十二兆鎊。合華銀八百五十四兆兩中國地狹於俄而人其中提出七十五兆多於俄乃歲收不及八分之一則理財之疏也

鎊作為還債付息及戰事之需。將尾單開如此。其謂俄之貧窶而代華保借法金之不足。恃可於言外見

之矣。將尾又附以評語云。查俄國官造鐵路。今合英程一萬六千五百里。每英程一里約合華程三里有奇。然經理之人

不甚合宜。故年中所獲餘利。胥歸中飽。若欲藉以為國債之質。恐有指為不值一錢者矣。俄國民數。通共

大小男女一百二十兆名口。一年所收酒稅。多至英金二十二兆鎊。約合華銀一百五十四兆兩實屬駭人聽聞除抵付息款

外。以二兆五億鎊供文學部。如中國之國子監之用。其公義部。如中國之刑部官俸。僅三兆鎊。亦取諸此。論其內銷之數

實屬節省已極。又核其庫存之金。乃多至七十兆鎊。實為歐洲各國之冠。其市間所通用者。皆屬鈔票。即

指此金以為存本。故票價不甚跌落。然此金皆貸諸他國。初非本國之餘利也。倘使一日者。他國索還債

項。抑或猝起戰禍。金去而人。不肯再借。則成京累兆之鈔票。不盡成空頭廢紙乎。況俄廷於燼餘之突厥

癩瘼之中。國。堂堂中國人盡目之以癩瘼言其不能舉動甚且嘗之以屍骸言其任人撮弄也乘國之鈞者。亦嘗聞之否乎。嗚呼。俱不能保其無猝起之風波。兼不

能計其有一定之時。且從此大禍臨頭。俄人之持鈔票者。無從收取現金。票價或竟跌至五六成。則必有

絕大公司紛紛倒閉。而俄廷之同時倒塌。可立而待矣。度支報因謂。誠如是也。吾於法之以金貸華而信

俄爲保之舉可不必心懷妬忌矣。法人既有多金，何國不可存放，而必取信於負債累累，自身難保之俄國，則是自願擇此牀而高臥也。西諺吾惟任其軒駒大作而已矣。然俄皇如市肆中人，一旦閉門歇業，法事必多爲所株累，甚或礙及國政，則吾又代爲之憂矣。

六裏私議以廣公見論并序

美林樂知譯
華蔡芝絨纂

龍傷逆鱗，黃血頰溢，罷睨弱肉，碧燦吻垂。人雜言厖，側看峰而橫看嶺，勢殊事異，覆爲雨而翻爲雲。長喋喋其安窮慮涓涓之不止，鹹生繫組無力，椎環有懷，幸覲榮才，備聆輿論，爲德不卒，解圍之梗，阻何愚作法於涼，越界之蔓，延太巧。謂藉取甌脫之地事軒輕決於俄頃，投轄最恨其餌奢，謂強委權衡，審自英雄探驪，偏遭其睡，穩成敗事。凡此郵筒之遠遞，語不離宗，直如明鏡之高懸，物無遁影。於戲勇夫，重閉外聞，大有圖儂，將伯頰呼，此際誰能助我。六裏私議，再拜公庭，試嘗婁護，侯鯖齒芽，頰休說戚姬人彘，眼去耳輝，問詞臣歌咏昇平，美疢何如，惡石更強敵，覲利便溫言，大可寒心。小極將甦，請借酒以澆塊，磊大言欲賦待和羹，而作鹽梅。乙未長至後十日，古滬縷轡傳史。蔡爾康自敘於舊日綠春詞館。

德國摩逆克德國南境大邦之名報館遣人至柏靈都城，踵中國使館之門，問中國近狀於某西員，歸而紀其語曰：

當中日戰事未定之際。外人皆望議和以後。中國從此必將重視新法。而竭力以圖整頓矣。乃烽煙浩劫。業已由筮而爐。嗚呼。整頓二字。其見端為何者乎。惟仍見岷之蚩蚩。仰望在上位者。行何教令。卽遵何法。紀而已。問有能略予以權者乎。仍歸於無何有之鄉而已。若欲以中國比歐洲。不過歐洲之突厥而已。夫歐洲各大國之君上。無不洞諳外事。皇上法宮高拱。不屑問他國。亦不甚喜新法。華民之視皇上。則如上帝之降世。與歐洲人之視基督無以異。大臣則皆曰。皇上深居簡出。社稷之福也。每閱古史。見有性好微行之皇帝。每感然援以爲戒。大臣又不甚喜。皇上及親王之諮訪民間疾苦。而以堂高廉遠。與民隔絕。爲太平無事。鄙意。皇上親駕馬車。巡遊康衢者。一度中國之大幸也。親王郡王貝勒貝子。能登輪船一次。出遊於歐洲。目擊新政之美。新教之興。尤華民之所禱祀以求者也。而尤要者。在於能明西語西語。一明中外。永無隔膜矣。嗚呼。今第以軍機大臣言之。有終身未出國門一步者。總而言之。成一君民永隔之局而已。痛哉。痛哉。

英國泰晤士報云。由今觀之。謂竟無中國焉。可也。嗚呼。此係何等語。當威海衛海軍之降敵也。丁汝昌已守溝瀆之諒牛道。飛啊不得已。而誓主降約。尙無所謂不合也。不料與日將文牘往還。竟以華人無國之心。表明於外國。豈非咄咄怪事哉。考是時降敵十艦中。有廣丙一艦。寶綠甲午春聞大閱海軍之故。連同

廣甲廣乙二艦。自南方檄調會操者也。迨操畢而戰氣忽起。遂併入北軍。以壯海國之聲勢。六月廿三日。廣乙護送高陞輪船。載兵前往牙山。遇敵火攻。全船灰燼。八月十八日。鴨綠江之戰。廣甲逃回大連灣。中途擱於沙磧。亦復付諸波臣。廣丙則如魯靈光殿。歸然獨存。華人憐甲乙而重丙。此亦情理之常。然自外人觀之。則與定鎮諸艦同於一邱之貉而已。乃牛道管致伊東提督時。忽聞以數語云。廣甲廣乙廣丙三艦。向隸廣東。冠以廣字。可爲明證。查廣東一省。本與戰事不相干涉。今甲乙遭水火之劫。僅存一丙。北洋已無以對廣東。望貴提督念廣東爲局外之義。并念該艦管帶官張副將。日來有往返傳語之勞。可否提出該艦。卽交該副將帶回廣東。俾得於總督前略存體面。不勝感激。嗚呼。牛道此函。豈不謂大有愛國之心哉。而不知道以顯其無國之心。何也有廣東卽無大清也不然。皇上魁柄獨操。其任廣東爲化外哉。是以伊東祐亨接閱來文。茫然莫測其意之所在。旣而傳入東洋各新報。亦共稱爲出人意表之事。其善謔者。則曰。此真中國之牛也。不識四百兆人之識見。尙有高出於牛者否。總之中國爾爲爾。我爲我。之風氣。自柳下惠以後。併爲一談。牢不可破。此次敗於日本。實惟緣此。而爲厲階。卽各國藐視中國。謂爲弱不可支之處。亦惟執此。而知禍始。否則李中堂累歲經營。使威海旅順咸有金城湯池之鞏固。若何致不堪一戰。竟成委而棄之之結局。且使中堂減色於外人哉。嗚呼。中國之無國。中國之無人也。中國之無

人中國之無心也。及今而欲復中國之聲名。當自合華人爲一體始。

鴨綠江海戰之狀。傳徧歐洲。議者不一其說。英有著名之月報即萬國公報之類論之曰。我輩雖向知中國水師

提督貪而無謀。華兵亦怯而無義。及至中東難作。乃緣中國之有利器。而視華人如英人。則大誤矣。試觀
兵刃既接。華軍中雖有二三忠勇奮發之將。而或分籍貫。或別部伍。彼此各懷意見。勝不相讓。敗不相救。
遂遭獵犬蹂躪。羊羣吁可悲哉。誠使中國有善於將兵者。起簡練雄毅果敢之士。自成一軍。吾知中東之
局勢大異於目前矣。抑更有奇者。日兵闖入華境。則華主而日客也。中國人丁既衆。兵額既多。又操以逸
待勞之勝算。一旦而戰。鼓怒震華兵三四倍於日兵。誰曰不可。萬不料每有戰事。日兵恆三四倍於華兵。
此真天下之智士所百思不到者矣。追觀日報所述。始知華軍中雖有充數之卒。伍絕無拒敵之心情。是
故日兵甫至。華兵遽遞。偶有槍礮之聲。起於華壘。亦全不以命中爲意。不過虛張聲勢。以爲棄甲曳兵之
先導已耳。且日人尤有至巧者。將戰之前。往往先以戰書示華將。云某日某時。我兵當攻某地。自歐人言
之。或疑爲聲東擊西之計。不然。攻其無備之謂。何豈有明示師期而使之警守也者。不知日本之窺中國
至深切也。蓋謂告之。而任其預退。既可節省軍火。又不致屍骸狼籍。收拾爲難也。而果也。中國有靦面目
之統將。將接戰。晝夜捆載輜重。全軍遠避。其留守空營者。不過老弱數百輩。其見敵旗而開礮。直與迎

接大吏及礮臺與客艦互鳴礮毫無差別是以濃煙未散孤壘已空日軍則養精蓄銳風馳電掣而來慶鄭所謂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倍猶未者豈不於是役見之哉或曰鴨綠江之戰天下皆知更有威海衛之戰亦未嘗不薰天礮火搏性命於洪波巨浸之中子徒以陸軍怯敵爲言其無乃過刻乎余曰鴨綠江之戰日艦不意截其歸路而逼之戰也威海衛之戰日艦有意遏其出路而誘之戰也然濟遠管帶方伯謙則伺隙而逃矣各雷艇管駕則或降於日或逃往之果誑報全軍覆沒矣華人何嘗有樂於戰鬪之心乎嗚呼噫嘻中華爲堂堂大國我將何所學之乎其將學大國之數奔乎至於日之勝華不在其船之速率礮之靈捷救火之鎮靜鐵甲之堅牢也不在使船如使馬之儻巧也西報恆以如上云云誇一在華艦之早辭統帥謂環威而無泰西名將指授機宜一在中國水提以次各統領大半不忠不勇而惟知一死以謝其責此中國之所以敗日本之所以勝也因憶我英之琅威理水師提督借入中國海軍時紀律何等嚴明器械何等精整日本雖狡焉思啟其敢以正眼視乎何圖光緒十六年一千八百九十年華官忽謂其第有水師提督之虛銜遂拔其坐船之帥或曰方伯謙挾私怨而譏之遂以此辱之使其自行告退也或曰福州人糾黨而屏之也信如是也華人之不以公事爲重大可見矣若我西國律法人皆隸於公事卽有私仇亦不敢逞況琅軍門之於閩人方亦隸其轄懲其懶惰警其頑梗或者有之此外則無甚深讐夙憾

乎。環軍門既離華而返。海軍法令漸亂。制度漸廢。戰禍忽開。彈缺而藥亦不足。泰西盛傳某大吏之切張
某。實掌軍械所事。陸續私售而去。故至於此。謠諑之興或非自然。部臣明有五年內不准添購軍此固
無足深論。論其大者。總非船質之脆也。彈力之弱也。人才之不競。實取敗之道也。況即以戰艦言之。其購
自德國者。克虜伯廠。愛惜聲名。派人在艦代為經理。故內外常燦然一新。其購自英國者。阿姆士莊廠。無
人顧問。遂致污穢鏽澀不堪。寓目嗚呼。有器而無人。其若利器乎哉。

英國前以嬰格爾節水師提督。借入日本海軍。教習海戰。早已藝成而返。英以環威軍門借中國中東
戰事既畢。電報英日報之名喻其迅捷也。館使人問之曰。嗣後日本與大西方交涉之事。有以異乎。嬰格爾節軍門曰。

日本海軍。戰勝中華之後。環顧東方。肆無忌憚。惟慮歐洲各國。日後或聚其破艦。要以所難堪之事耳。故
我料日本必將竭其心思。殫其財賦。增鑄大艦。惟日不足。直至不畏諸大國之壓力。而後即安。至戰費甫
敗之時。我曾語其駐英使臣曰。中國定遠鎮遠二艦。實為水師之冠。君盍轉告貴國水師提督。異日軍
事得手。力阻水雷之轟炸。而設計以生擒之。庶幾歸入海軍。藉壯聲勢。今乃果如所言。是較我英東面之
兵威。頓增一倍也。況他國在東。所養之海軍。承平時無甚可稱者乎。故使歐洲各國。專顧本境。而忽遠
東。竊恐日本將飛揚跋扈於東海之中。非吾輩之所能控制矣。電報館人又問曰。不識日本之於中國。將

有代爲整頓之策乎。嬰格爾飾曰：此事悉數難窮，更僕未可終也。今姑效先知先覺之語，約略道之。猶憶久在中華之戈登將軍有言：中國若能言下頓悟，以其四百兆人成分所宜成之事，則必如洪水之四溢，不崇朝而周流天下矣。吁！戈登將軍拈一若字，其小莫能破也，而卽就此字，廓而充之，其大至於莫能載。然試觀二三十年來中國有所舉動乎？今日本雖似具大力而欲警醒中國，以期覺悟，竊料其未必能成也。實告君中國非一國也，如印度之分爲數十邦也，督撫各自顧其封疆，寔成外重內輕之勢。日本其能一一教之乎？或謂日本將分其水陸兵弁，教練華軍，俾成勁旅，此事莫須有。然以余觀之，亦終似鏡花水月耳。電館人曰：然則日本之與我英，又奈何？嬰軍門曰：日本甚重英人，甚愛英物，英事無甚可慮。惟僑寓日本各口岸之英人，聞其請改和約，將歸日官管轄，心殊嫌之耳。然日人志同道合，業旣以自主之權爲重，外國派領事駐紮我地，得以自治其民，是謂失我自主之權，而華人未之知也。我英國官民上下人等，亦惟以平等之道待之而已。嬰軍門謂駐日領事仍執治民之權，是待日本以降一等之道也。

英倫肆撻狀，達報錄某俄員之論，略曰：昔我俄探路官破駝麒，划獅鷲，至華界之新疆、西藏、蒙古諸地，測繪輿圖，考驗動植諸物，及礦產等一切事，而歸。曾言於俄廷曰：中國衰象疊見，俄若欲厚其土宇，販登可鼓行而定也。俄廷不聽。按此語似發於髮捻未定，回逆鴉張之日，姑俟續考。降至於今，不但機會之久失已也，忽又有手握大權，駕

馭四十兆人之日本國起於亞東正與俄遙相對峙且考其地勢則團聚湊泊非散而無紀也論其人才則勤苦靈活曉暢明白而又能讀書同族類齊心志者也以彼其人立國於歐亞二洲分界之賀蘭山畔俄已不免棘手今更離俄肘腋僻遠於十洲三島之中俄人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其爲隱患何可勝言俄之在東方也地雖廣而人則稀重以部落紛歧各自爲其風氣卽如烏蘇里江邊近枕琿春鐵路之旁者固儼然重鎮也乃其人皆非土著不如日人適甚且又仰食于俄廷每年贖養之費業已不貲其居于琿春者糧食則藉轉運于黑海肉食則藉孳息于朝鮮苟一旦與日本一矢相加遣俄于東方無勝兵之可用也睽隔數千里以英遠道海師大抵俄養一兵之費日本可用以養土著百兵而有餘而況日本又非孤立無助者比也俄與之苟出于戰歐洲各國縱無助以兵力之理而業既助以學問如德國慨假名將教以戰法之類用能成此精兵尤得力于倉猝救援之衆德國更或緣太平之日既助戰學危急之秋更助戰器亦屬防不勝防是俄有事于日德不啻撓其後一如俄昔在印界撓英也者事將若之何至若俄人失利之後日本竟入黑龍江擾及琿春等處不但西伯里亞東路必將震動甚至中亞洲一帶如蒙古韃靼人之向屬于俄者亦將起而叛俄此與俄兵倚越高山而入印界印度土人必叛英國相似當此之時俄不更心慌意亂乎然而兵凶器也戰危事也俄廷未嘗樂此不疲也則試以不必竟出于戰言之日

本取朝鮮爲藩屬而主其內治更或自命爲師而以華人爲弟子一切教之中國與朝鮮不皆大受裨益而毫無損害乎且歐洲他國于此亦豈有所損乎他國與中國締交五十年中國仍不認西方有諸大國日人則教化心計等類皆與泰西相近泰西與日本交好不較歷年來之納交于中國爲更有益乎日本倘知早計及此則其索中國之償款必如名醫療疾不使之流血過多而致綿悞又必鑒于德之逼收法款伯靈銀不勝用價遂大賤之覆轍而寬予其期限便華卽以便日至其所訂之條款又必認歐洲各國爲西鄰之良友絲毫不可侵礙斯得之矣按此論蓋發於馬爾尙未議約之先若我俄者不過欲力保東方亞洲之屬地以免強鄰逼處之險耳又欲償造大鐵路不受他人羈絆而使中國及中亞洲印度等處通商之厚利俾盡匯於俄之內地耳是故中國及中亞洲印度等處之鐵路宜盡隸我俄之掌握而使天下鐵路從此無斷續之嫌茲事體大此志不容稍懈斯爲名利雙收惟在他人視之則曰西伯里亞天氣太冷人不願至極高之緯度是以人煙寥落卽築鐵路似乎無甚可觀故欲在亞洲之南造一大鐵路自朝鮮而過奉天以達於北京改歸日本一手經理尤善於西伯里亞之鐵路語亦不謬特恐事之未必遽成耳

上海字林報云今日之中國若仍率由舊章而不思設法以合各省之聲氣俾成上下同心之美竊恐爲時愈久爲勢愈弱西國若惟恐禍延及己也者其心亦愈不能安不幸而又有他變愈將肆其逼移之伎

中國業已先敗於東。正值殆哉。岌岌之際。設更過漂搖之風。雨即使曉音瘖口。其將何以支撐乎。迨至獨
浙閩粵等省開教案起。西人皆曰。中國當此危局。正宜與各國分外親密。而竟連避此變。尤屬出人意料。
總之。仍露其上下離心。彼此不相顧戀之積習而已。嗚呼。中國之不任民人出一公見發一公議者。豈不
曰。大權在握。斷不任太阿倒持哉。豈知權愈分而勢愈合。西國成效灼然。共睹中國反其道而行之。權愈
合。即勢愈分也。各省勢不相合。以歐洲言之。不過如和蘭。比利時等諸小國之類耳。和比諸國合之。尚不
能敵一英。一法。而又分之。其何以濟。各人勢不相合。則如搏沙以築壘。風吹日炙。四散飄揚。豈有膠粘之
意哉。聞南皮尙書將選舉童一百五十名。出洋肄業。自是絕大經濟。然以國家行之。則可自張公行之。則
第爲江南一小國計耳。各省各有制兵。於事固當然。掌於兵部。海部。則可掌於總督。巡撫。則僅十八小國
之兵耳。美德二國皆有列邦。英國更多屬地。然考其軍政。則英掌於倫敦。美掌於華盛頓。德掌於柏林。其
屬地之疆。臣列邦之君長。分位有更尊於督撫者。而但有巡捕及團練兵。供其調遣耳。中國曷不取以爲
法哉。至於京師各部之長。尤宜熟諳外事。試觀朝鮮自改紀以來。所命部官皆非昔比。日本則尙書侍郎
各官。非曾往外洋。考授職銜。卽早經肄業於本國大書院。備聆西國名師之訓。是故日朝二國之部臣。皆
可與西官覲面互談。中國則舍總理衙門。張大臣。而外有曾往外洋者乎。有能操西語者乎。噫。堂堂大國。

之部臣而反遜於朝鮮乎。然及今而議變通。又有不可不慎者。假如延師講授甚要事也。昔日本以聘請十二名師爲未足。因而廣延多人。乃竟有水手而廁舉比之座。餘或學問薄劣。甚至品行不端者。亦復多與其選。後雖知而逐之。而誤人子弟業已不淺。中國能不鑒於前車哉。至若變法而不便于民。尤不可操切以圖。致釀他故而反。讓蹈常習。故者流藉口于決不可變之謬說。遂類于因噎而廢食也。

英國德律辯拉譯言如電之速報云。艱難險阻之事。大都可以增智慧而旁觀者亦可分其緒餘。卽如東與華戰一役。知戰場之獲勝者。不在于兵之多。財之豐。及友邦之助也。而在于人心之主見。故我謂東之勝華。其關係爲甚大。匪特推廣教化而已。且有益于公眾。有益于英國。有益于通商。有益于時局。而實則大有益于中國。何也。諺所謂喫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也。苦盡甘來。其益豈有限量哉。

英國特報錄某英人之論云。閱日報他國干預中東大局。而英獨儻然事外。實屬老謀深算。人皆以日本驟興。慄慄危懼。此見識之小者。至貴報與他報所論。亦似太覺過火。余謂日本之于中國。凡我英所怯懦而不敢爲者。皆放膽而庖代之。遂直揭中國之十重簾幕。迫使努力向前。不再攔阻新法。此英之所亟宜稱道者也。華人質地極佳。作事又極認真。徒遭華官之壓其頂。遂致不克振興。日本若將挾而去之。他國反思妬而阻之。是遏中國長進之機也。我英豈肯效之哉。英在埃及欲使之日起有功。法國極宜助我而

反阻我不得成其志。我甚惜之。我待日本乃宜使之謹守繩墨。如法在埃及之待英乎。英國倘以日本爲可贊助之。以同與中國。即使日本或有驕傲之氣。英惟求有益于華者。卽以益英耳。餘事何足介意哉。

七哀私議以廣公見論 并序

美國林樂知選譯
中國蔡芝拂節錄

俄羅斯助華。變約阻日。割遼名爲公論。不容實則私圖。之自便。紛臂奪食。華人漸見其肺肝。剝膚近災。英國難望其項背。願吾華逞一朝之忿。未免誤墮術中。而彼英擅四海之雄。何以竟遺象外。豈天道之難測。抑人謀之不臧。迺者赤烏避賢。黑幡易相。謂英曾臣羅士勃雷辭相位而公舉沙士勃雷侯繼其任獅吼將奮。熊經早成。西泰目英爲獅。目俄爲熊。二獸固皆猛鷙。而有仁暴之殊。歎此日之噬臍。悔當時之袖手。偶聽無稽之語。頻驚鶴唳。風聲共抒。有激之談。直似鯨鏗。海嘯於戲。事關全局。遠方尙抱杞憂。禍迫中邦。大府豈安枕夢。汗簡屢譚心旌。正搖操鉛。斲以折要。荒謬陸更。期其慄水。聽鼓聲而思將帥。奮武並重於揆文。漫嘆蓬戶之狂言。晉賴楓廷之景福。縷繫僊史。蔡爾康自敘於古。蘆子城畔之鑄鐵。寶時光緒第一。景申先立春三日也。

西曆去年十月廿四號。有人從香港電致英都泰晤士報館云。聞儲不妄語人言中。俄新訂密約。中許俄戰艦聚泊旅順口。又許俄展築西伯里亞大鐵路。從耨經思剋過齊齊哈爾而至琿春。又從琿春兜築至旅順口。或謂總路至齊齊哈爾後。分爲二枝路。一至琿春。一至旅順口。以上鐵路雖在中國界內。而既歸

俄築俄應執其權者二十年俟至期滿之後可由中國購歸其價到時再定中國尙別有讓俄諸利益他國不得均霑此電既於廿五號錄報歐洲各國之閱之者或以爲事恐無因或以爲說必不謬英國人情異常震動英報更議論沸騰於是上海字林報替萃衆說而作一論曰余等寓華之人久知俄務欲使西伯利亞鐵路直達大連灣倘果如港電所言則又欲達旅順口而使其濱海之路端倍臻穩固矣此電既至倫敦共知關繫之重不可思議郵來各報之首論均藉此以爲題目然合而觀之竊歎我英自昔至今尙未知中國如氣毬實已被人戳破而真已痛却也余等則以爲中國至今日無論何國向索一海島或資索一陸地要皆無能峻拒德國知其易與也度亦必思染指甚至要求海口以便暫泊兵輪增煤添水皆未可定德既如願以償矣他國豈肯博廉讓之名而甘居人後哉況余聞德人某曾言德國雖可得華地而心殊未饜若舉上海以昇于德則始妙矣請以諺語貽之曰癩蝦蟆想喫天鵝肉而泰晤士報錄港電之日又錄德都電云或謂德國通商會上書德相言德欲得上海卽費德金以若干兆瑪克計亦所不惜噫德國貪賴他人土地之心至于此極倘任其志得意滿尙能逆料其作何究竟哉惟以理言之或以西史流傳之故事言之從未有無端索人海島甚且割人海口者中國雖孱弱終必責德以無理取鬧違例濫索之非而不肯化心倪倪爲萬國羞也○至以俄事而論泰晤士報既錄此電卽加以按語曰右電云云直似晴空之

日... 卷之七... 廣學會校刊

霹。靂。實。屬。出。諸。意。外。乃。據。發。電。人。聲。稱。此。信。確。鑿。可。靠。然。則。俄。西。伯。里。亞。鐵。路。之。欲。達。揮。春。者。竟。可。就。華。界。以。去。灣。取。直。乎。更。可。從。齊。齊。哈。爾。徑。達。旅。順。口。乎。中。國。與。各。國。向。訂。約。章。明。著。他。國。得。何。利。益。某。國。亦。一。體。均。霑。語。今。俄。竟。軼。於。此。語。之。外。乎。余。秦。晤。士。報。主。筆。自。稱。初。疑。中。國。辦。事。向。來。不。甚。祕。密。豈。有。似。此。大。故。他。國。反。絕。無。風。聲。之。理。徐。而。察。之。俄。既。處。心。積。慮。務。期。此。事。之。有。成。則。必。諄。囑。中。國。毋。揚。於。外。他。國。自。無。從。刺。聽。勢。使。然。也。至。香。港。發。電。之。人。則。素。與。貴。人。游。或。即。聞。諸。辦。理。此。事。之。人。亦。未。可。知。今。彼。既。以。為。可。信。而。亟。發。電。余。又。素。信。其。人。其。可。視。為。等。閒。乎。爰。錄。諸。報。如。實。係。無。稽。調。語。必。有。來。辨。之。者。堂。堂。中。國。何。以。至。今。不。辨。也。丙。申。正。月。字。林。報。遂。直。譯。中。俄。密。約。今。載。第。五。卷。中。國。仍。不。置。一。辭。各。國。終。疑。團。莫。釋。奈。何。奈。何。總。而。言。之。俄。路。之。達。揮。春。苟。能。取。東。西。直。逕。於。滿。洲。較。之。灣。北。繞。南。既。省。工。費。復。免。耽。延。是。以。俄。人。久。蓄。諸。心。其。不。能。出。諸。口。者。則。以。中。國。無。可。圖。之。機。會。即。無。從。強。以。所。不。堪。耳。今。幸。有。代。阻。日。本。割。取。遼。東。之。舉。大。可。自。以。為。功。齊。人。所。謂。雖。有。智。慧。不。如。乘。勢。者。此。類。是。也。俄。其。肯。忘。蠶。食。之。陰。謀。而。仍。守。蠶。叢。之。故。道。哉。然。而。歐。洲。諸。雄。國。以。及。新。雄。於。亞。洲。之。日。本。豈。能。坐。視。其。因。利。乘。便。而。嘿。爾。而。息。哉。歐。洲。雄。國。遙。執。亞。權。久。相。平。等。俄。乃。怒。馬。獨。出。駸。駸。度。驩。囉。而。前。不。知。我。英。之。通。商。於。中。國。不。特。甲。於。各。國。已。也。即。合。各。國。而。并。計。之。尚。復。不。能。相。埒。若。有。人。獨。掠。病。夫。西。人。今。皆。目。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之。沃。產。致。妨。獅。子。命。為。獅。命。為。獅。之。利。源。其。必。阻。之。也。明。甚。德。縱。與。俄。合。局。而。欲。自。葆。其。商。務。必。不。任。

俄窒碍之也。亦明甚。法縱欲博俄驩。俄有所圖。無不可通融辦理。然俄之借其力以成此志。法亦斷不能忘也。○廿六號泰晤士報又錄久居中國深知華事之英人寬雞書云。昨日貴報所刊之港電。後按語謂俄藉滿洲爲進境如晴天之霹靂。似也。然余謂又如癆瘵人之忽死。死固出於倉猝。然余早已知之矣。此尤俄人抱此奢願。積日累月。得步進步。必先占放順口。以爲第一結穴。故即使今日此電。尙同烏有先生。然明日後。日明年後。年必成安處。先生況或有不。止於是者。嗟我英衆。濃睡未醒。故於遠東之時局。昏然未之知耳。數十年來。英與俄同注目於中國。且相望之不已。繼以相猜。又繼以相防。一國略有進境。一國卽思有以劑其平。然英則今年如此。姑如此。明年如彼。又姑如彼。行行且止。小佳爲佳。號寒蟲之所謂得過且過也。俄則如文與可之胸有成竹。揮灑如志大異於枝。枝節而爲之者。而其大臣則又負長才。而具遠見。今遂如博者之出手。得慮衆人之孤注。盡飽貪囊。誠不料我英之向著盛名者。到此而化爲生手。變爲蠶才。不第舉在華之業。產商務盡餽俄人已也。且似自行反鎖。華肩若再思窺其籓籬。業已十叩柴扉。九不開。非效臧孫紇之犯門。斬關。永不能升其堂。而嚼其臠矣。余日閱報章。見常言中國與某國立何約。又與某國立何約。嗚呼。今豈尙有中國存乎。此尙得謂之約乎。不過他國自繕一紙書。囑中國署名。畫諾而已。言之不以化學言之中國所存之元質泥也。任人欲搏何物。卽搏何物而已。若論中國之財源。我

英明讓其倚仗他人又任其終窶且貧十五年後無以還俄俄所預籌抵制者惟在我英商務中削剝除
 扣而已謂古鳩海關而重徵貨嗟乎中國政府大臣亦不免失望矣向者常頌我英以英實與中國最相
 親睦也今我英之所以副其頌者徒為是袖手旁觀乎向者中國又容有怨英薄待之人今乃改而瞞於
 俄俄之若何厚待異日請嘗試之此幸災樂禍語也英人斷不屑道然即曰道之於我英究有何益乎嗚
 呼中國藐焉子立英推之而俄挽之俄遂獨得無窮之物料無數之人才礙俄乎礙俄之敵乎嗚呼推中
 國以入俄手而使俄獲利不貲乎考究至此使人怒髮衝冠我謂自外部大臣金不里甲午春以下凡儼
 然尸位之具臣使此事大礙於我英者宜悉速赴法司重治其罪者也不但此也舍中而論日我似與之
 甚密也者而不知自日觀之則謂英不如俄之可倚行將離英而合俄矣而況日本者岸旁有肉無骨之
 柔物毫不礙手者也我英知日割遼東不願他人干預顧何懼日本乃竟順其意而任其所為遂使可殺
 克馬兵俄部落之名其人善騎馬樂於戰鬥者也逼近華境蓋柔物如海蜚者遁而龜蠃甚至如穿山甲之硬者突如其
 來如矣嗚呼我英不肯與他國訂相助之約歐洲各國習聞之且久稔之今反喜與新興於東方且後來
 全不知其作何景象之一小國深相勾結更將奉為前導步其後塵嗟乎以舊相替俛何之師曠左邱
 明豈不牽連而同墮池中乎池畔之閒觀者豈不鼓掌而大噓乎○字林報又錄倫敦肆撥賦達一作士

報論此電云似此大事別無他電可證外部亦未接公電況英使及他國使臣之在華都者豈肯故作癡
聾任俄陰與中國相要約不以一電具報本國然則泰晤士之電其尙未可遽信乎然竊有一說焉人將
乘空氣毬而上游者深恐天空之風或與地面之風相反故必先縱一試風探路之小毬以定方向俄人
或卽踵其故智特於圖成大志之先微露消息於外以試歐國之允許與否未可知也是故此電之虛實
雖尙在未定之天姑以探試而言歐人必先毅然決然曰不許且歐洲諸雄國亦必毫無濡滯毫無搖動
而共肫肫然侃侃然曰不可更以日本而論凡戰勝後得諸中國者允俄以俟收贖銀後撤戍還遼業已
退到盡頭地步無可再退其政府中又不乏識明膽壯之才若見日退而俄進之景況戍兵必不遽退彼
伊藤新侯者雖係極有節制之人遇事不肯過分然不能以其節制之故而失其本國之威權并絕其他
年之冀望是故東瀛島國卽無襄助之者亦必不願舉大清之要地拱手而讓諸他人而且非孤立無
助者之比乎顧余英人也不暇論他國之於中華大有關係祇以我英而計亦萬不任俄如電所云蓋俄
已自有一極大之國若再鯨吞三百餘兆人之一大國而令英空失暢通商務之一大地俄人得地必徵
自輕其土產之稅與法人如英其肯緘口不言哉總之俄人真欲至旅順口不必問其明約與陰謀也東
出一轍故英報以是爲言也方之大局必將全變度各國必按其本國之所關繫挺身而出完其名分中國政府亦豈得諉爲不知萬

一漫不加察。予俄以得占旅順口之文據。不過視同廢紙而已。惟望此電實係探風之小氣。愁傳關繫。此局之人得乘間隙。徧告貧得無憂之諸國。兼指俄法而言。若曰。我不願使五雀六燕。銖兩悉稱者。忽焉側重而衡不能平也。俄及他國聞之。遂各永戢其雄心。而挽回天下太平之大勢。則甚善矣。○字林西報又錄泰晤士報云。十月廿九號。重接香港電音。蓋即前人所發述明前電之緣起者也。其電云。余聞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九月間。有俄國西伯里亞東部總督。道出琿春。將於廿八號登輪回國。琿春地方官先於廿七號設筵公餞。獻酬既畢。主賓舉觴言志。循成例也。總督當宣言之際。兼及中國新讓滿洲境地事。并安慰琿春人民曰。君等毋患琿春之失勢也。俄雖得占新地。然措置東方諸事。仍必以琿春為中樞扼要之區。是故海軍艦隊。或需分泊於旅順口。而於此地大局可保。必無荒廢。於是琿春巡撫暨俄水師提督。從而和之。并言。今已分遣幹員三路入探華境。每路各派可殺克馬兵百名。以為護衛。計其起程之處。一由緜經思剋。一由剗喇哥。負經思剋。一由嚙哥思剋。皆向滿洲內地進發。沿路測量經緯度數。并其地勢之高下。以待後圖。一時在席諸員。無不鼓掌稱善。余又聞上海接北電云。俄艦今有五艘泊於旅順口內。別有九艘泊於口外。充足證諸說之非虛。以上皆港電音。泰晤士報仍壽其後云。前錄中俄密約一電。余因無他電之可相印證。无覺未能深信。今續接此電。又覺來歷分明。不得不錄供眾覽。至於此種浮言。幾同

浮在天空。必欲澈底根查。實非易。惟念西伯里亞東部總督係俄國東方之大吏。能略知和戰之機關。席閒侈口而陳。測其命意。厥有六端。或僅係自抒抱負。謂宜作何辦理。一也。或實係聞諸政府。將圖大舉。二也。俄人之覬覦無冰海口者久已。萬口雷同。俄督心有所觸。不覺形諸齒頰。而於大局之所關繫。未暇細思。三也。俄督以爲我已知此事之益。俄非同淺鮮。俄廷必更注意於此。因先安慰羣民。四也。更或俄督藉此數語。以指示俄廷。俾毋失此機會。五也。況俄督亦可自縱小氣。毬以覘歐人之議論。六也。其第六事。昔俄大臣曾有行之者。各國之公論私情。皆緣之而透露。然則本館所刊之電報。不第英人受其益也。美人德人亦必將瓊瑤玉佩。大放厥辭。以指其關繫之重。故新聞紙亦有編造一說。供人議論。以覘意向之例。比物此志也。若以實有其事。而論俄真能得旅順口。真大有造於俄也。余敢剴切言之。曰。余苟爲俄國。亦必欣慕豔羨乎此口。必欲篡取之。以爲快。然則余其何責乎俄哉。俄得旅順。作爲通商之口岸。可作爲用兵之險隘。亦可吁。余誠不願見華人有此善地。而不解用之也。然余誠爲俄國。終不忘他國在旁。必將振振有詞。不能任二三國索諸日本。而卽據爲己有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俄豈不知有他國而敢冒昧圖之哉。倘俄必違衆而妄行。爲非棄其前皇太平之局。耶。俄將何以善其後耶。○上海字林報又云。法都亦有泰晤士報。同日。卽西十月廿九。述及英報電音。因言英館初信港電。以爲中俄真有密約。旋又信駐英俄使

語。按駐英俄使既閱泰晤士報所錄電音，卽力辨其妄度，我駐英使亦曾剖辨之也。以爲前電不足恃，未免進退失據。余謂此何等事，而輕信一面之詞哉。俄使辨港電之妄，所謂在俄言俄也。英館何以毫不詳查，遽爾代爲剖辨，與輕信港電之誤將無同。以余觀之，港電大約不誣。英館取而刊之，雖未必字字諦當，然必所差無幾。試問何人能料定俄皇肯錯過絕好機會，而竟懸崖勒馬，不使春水船順流而下哉。余所極欲誚英者，則當我法與俄德二國干預東方時局之際，英竟縮首不出，而鑄成大錯也。一千八百七十八年，英緣俄突之戰，插身干預。今我三國卽仿其例，以干預中東之約，英願獨辭其責，抑獨何心。歟。其論末則云：總之英報所指之密約，今雖如山色之在有無，中然斷不能保異日之必無其事。且卽使異日俄人之舉動未能與港電一一符合，然亦必相去不遠。○字林報又摘錄他法報語，而括法人之總意曰：倘英人深信港電中所稱之密約，而欲藉文告往來激動法奧德諸國，俾合力以拒俄人竊料諸國必共脩然事外，而婉辭以謝之也。何也。俄卽真與中國訂立密約，而享其利益較諸英割中國之香港及代徵中國之關稅，爲總稅務司事所得利益，尙不能同年而語也。○字林報更節取美國各報之大意云：俄人欲得旅順，其關繫於英、美、日三國者，不甚懸殊。若使事勢孔亟，三國或竟合爲一局，以資保固，而冀挽回。惟紐約海口之太陽，言如日報則助俄，而恨英略謂英見俄於太平洋，卽中國海與濱，驟得經冬不冰之海口，必將距躍三百，曲踊三百，固如

號虎繞牀大叫然他國恐如老僧入定不見不開甚且目笑存之曰此特爾之私事
國又有脫力不容復查其持論亦不甚助英惟謂美於此事之關繫頗與英日二國
意○德國紐絲捺烈燈報云中俄密約人皆言英不許英不許不知此非關英之大
如何德國又有刻螺蝨報則云據我觀之中國之事俄如欲搶德亦宜撈時會既來
取華一地以保大東關繫之局如其不能則竟使兵艦出攬其權可也普魯士舊都
展築其西伯里亞之鐵路德雖心滋不悅然恐無詞以阻之也英日二國慮俄他年
其鐵路不許過黑龍江而南然惟英日自出其力自承其險而與俄相持耳於他國
焉今英驟得此信人心大震然歷觀往事英常恐北熊也之至譁諫不休然並未見
少殺即未必遂與俄爲敵也故俄與中國即使真有密約英國火性一過毫不向俄
之地得以制俄之死命而壯英之聲威斯已矣嗚呼中國於此可不深長思乎○字林報選載諸論
電報局書書發於十月三十號云前日泰晤士報所登中俄密約無一字不誤微特中俄全未
大東方所辦諸事亦未有與英爲敵處廿九號接到俄都電報亦復全闕其謬本局
使館查究謠言之所自館中某隨員對曰余誠告君君即可據余語而徧告五洲萬

接本國外部電咨。內開泰晤士報所登港電全無影響。則其爲不足信也明矣。若以中國欽命王大臣之春之來俄國言之。則喧喪之後。專賀我皇尼古喇第二繼位之喜也。俄衙門從未聞其有何密約。至謠傳西伯里亞鐵路過華境而抵琿春。兼分枝展築至旅順諸語。俄衙門亦未之知。若問俄國之鐵路。其中段業已築至奧姆思克。直至於今。並未提及欲至齊齊哈爾。其東段之路。從琿春起手者。築至烏蘇里江。濱之南。又從烏蘇里一路繞避華境。由琿春而北。築至拜克爾湖。此皆顯有可據者也。又謂俄艦羣泊旅順口。俄衙門亦未奉俄可泊而他國不可泊之明文。更謂俄國全隊海軍。或分海軍中數艦。可常泊旅順口。是直彈春之事。而以旅順當之也。尤屬大謬。不然。再查西伯里亞東部總督。在琿春延畔之語。俄衙門於泰晤士報刊錄。而外。未有所聞。惟深知該總督於此事。非其職任而已。以上皆俄員語。本局以其明白曉暢。故特備錄以聞。至於香港之電。則實未知其從何誤會也。○倫敦特報亦節錄英京日日電報。論其所刊俄京訪事人信云。俄諺有之曰。鳩占鵲巢。毛詩卽有此語。蓋昔年俄遣費介諸子弟肄業於成均。經訓遂相傳誦也。近數年來。俄廷辦理外交。恆奉此語以爲圭臬。去年日本營巢而俄居之。卽其一也。俄人自一千八百八十一年退出伊犁後。目光炯炯。常注於中日朝三國交涉之事。其總筭兵部海部之大臣。則皆成竹在胸。觀釁而動。惟素視中華爲亞洲莫敢誰何之國。而不料出人頭地者。偏在東洋之日本。則與歐洲諸國皆不免有此誤會。其餘

則步步爲營。著見將幾玩中國於股掌之上。悲也。至其所以必欲開邊而不顧人之議。其後者俄人皆曰。其故甚多。又甚重。也是以言可食也。盟可寒也。而開疆拓土之心。終不可渝也。且非但魚肉中國已也。與俄接壤者。不論東西南北。胥受其毒也。而察其尤所注意之處。則有三焉。蒙古族類人。塞西於中國滿朝鮮等國之人。總多於師。拉夫。類俄人。族倘任其日益繁滋。漸臻佳境。一旦如洪水之溢入俄境。妨俄精進之名。曰蒙古族類。多於師。拉夫。類俄人。族倘任其日益繁滋。漸臻佳境。一旦如洪水之溢入俄境。妨俄精進之機。必致險象環生。此險今尙未露。而正惟其未露。益覺慄慄危懼。謂一露卽不可收拾也。此其一也。俄國地處苦寒。嚴冬水澤腹堅。海軍受天之封錮。其北海有地氣較暖之苦拉。一口本擬開作泊船善地。而猶嫌未足。乃先計及於南境。欲奪突厥所屬之怕死梓。鑷海峽。如地中海與黑海相連處。以冀得出黑海。此其二也。然又有極不能忘者。則東方之朝鮮也。俄得朝鮮。則向之如趙壹囊空者。今忽如鄧通。鷹銅山之賜。何喜如之。此其三也。故今與中國之有無密約。不必辨也。我英所不可不知者。俄羅斯待震旦。朝鮮與待波斯。博卡喇。無異英倘不設法以豫杜之。而任其成。西伯里亞鐵路之大志。俄固曰善。自爲謀。其英則不大有干礙乎。

俄人覬覦滿洲。處心積慮。一成不變。矧中國今日聲明。示阻割遼地之恩乎。各報所記。亦多可證。今

並附譯於後。○俄都訪事人致德都日報館書。略云。俄皇尼古喇第二爲太子時。奉派督造西伯里亞

鐵路故即位之後其心常專注於此今華敗而日勝東方局面全變因嚴諭接督路工大臣限於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分一律完工其拜克爾湖至琿春一段工程當初測量之日緣中國黑龍江省地不可侵軼故須沿南繞北而西目下則或謂仍照舊議或謂假道於中國以期直達而再造枝路以遠旅順口惟未知在華界之工程歸華辦抑歸俄辦也按此書發於港電之前正可與港電互相印證○俄廷又託英國製造廠速造大商輪五艘其俄廠中自行造就之輪船則緣俄皆拙工不但不能仿造機器即使購就機器亦苦於不能裝配故電囑英廠派人星馳至俄代為裝造凡若此者皆將有大欲於中國也○英京肆撥猷廷報又有一論其總意曰俄常責英不肯助俄以圖華其責固當英不必怨之也然英何必助俄哉○俄都日報云俄廷今又派格物博士至中國天山南路新疆西藏一帶考察動植諸物兼測繪伊犁喀什噶爾大幅輿圖不但注明經緯度數更須試驗天氣研究土宜以及地面所生之物地中所孕之寶一一詳識圖中屈計博士行程大抵已於去臘上旬入華內地矣○各俄報近多留意於甘肅回匪之亂其志可知矣○俄報云去秋西伯里亞鐵路又成北進一段其南進則於裏海之濱添造一段并預備過河之鐵橋若中國伊犁界外應築之鐵路所派量地博士竟連華境喀什噶爾并量在內聞將作為南段枝路以接於西伯里亞○英國斐嘉露報云俄駐大東之海軍今需增添戰艦不足則減地中海

艦隊而往補之。因從此作為定局。不再撤退矣。按他報亦云俄國重視琿春一帶地方故海陸兩軍皆有增益○美國月報云琿春車站今照例標明路程計從俄都至此共俄程九千八百七十七里。縮合英程六千五百八十里申合華程二萬里但此照向來所定者也。若從琿春經思尅過滿洲之齊齊哈爾而達琿春約可省華程千里竊料俄人之意似欲一由齊齊哈爾直到琿春一由齊齊哈爾過奉天而到旅順以接中國山海關鐵路若中國鐵路能一由天津過清江浦而至上海一由蘆溝橋逕至漢口然後由漢口分路一至廣東一至四川一至雲南從此在華之中西各人可安車而至歐洲矣。○俄皇之為太子也東游於亞洲河東獅寄親王從屬車今王將設一報館作為皇報或謂王非代皇新創一報惟就某報館主筆之席耳至王作報之本意專就大東一面立論又專與英報駁辨關繫亞東之事蓋謂余曾親往中東等國而深知其情形也又謂英之於俄終有不相下之勢不知俄惟奉天命以立國政必不任英有所得俄有所失故俄必取突厥之康

斯但提挪泊或譯作君士但丁即土耳其之都城也俄必取滿洲嗚呼此何語手俄必取朝鮮不過遲速之間未可預定耳惟望英人能知俄之心愈早愈妙

八哀私議以廣公見論 并序

美國林樂知全譯
中國蔡爾康全著

東瀛波冷北鄙塵飛回首禍胎腐心戎首徵歐洲之議論著華海之箴規殺青冀補乎高深濫墨敢嫌

其勞瘁已效。七襄織女豈曰不成報章。借指將追八詠詩人彌復可觀風會爰排故事重訂新篇徒以質而無文。未免叔焉有愧耳。光緒柔兆涪灘如月朔日。縷馨僊史自記於舊日綠春詞館。

英國水陸武備報論東方戰事爰及戰後情形。遂節錄羅參將似即隨軍觀戰之員之說云。以余所知。有可告貴

館者五端。中國之艦之礮。皆歐洲無上上品也。惜乎中國之人。非歐洲真寶。无妄者比也。屢戰屢敗。心貧

氣弱。語誑。諸弊不覺。顯豁呈露一也。日本奏凱而歸。得列於東方善戰之國。并儕於西方善教之人。二也。

日本之在朝鮮。頓增權勢。三也。由今視之善教增俄逼於日指遠東未還華而言必有相敵之意將干礙東土之大

局四也。臺灣之得喪。中日利害懸殊。五也。若論日本之力。殊未見其一試。當破竹迎刃之際。華兵皆不戰

而潰。故大山巖日本陸軍提督等所成就之事。西方三四等武員。優爲之。卽如旅順一口形勝。天成。人本莫敢過

問。然並無華官守禦之力。豈能顯日將攻圍之才。不圖日本君臣自覺其戰勝之榮。直與西方相伯仲。吁

倘過大膽。忠心善用礮之西國將士。兩陣既合。彈如雨集。彼大山巖等。其能如欺嚇村氓之易易哉。如果

狃於此勝。妄思欺嚇西伯里亞之俄人。印度之英人。噫。此豈能道隻字哉。日後有真試其力之處。當必爽

然自失矣。惟日將之調度。得宜操練。如法日兵之恪守號令。竊料亞洲不論何國之兵。卽有名將以爲統

帥。亦鮮能駕乎其上。此則其不可掩者也。更論中國取敗之故。幾如印度之淪陷於英。昔者印度都城申

君權凌替政府無才。先露駑庸之象。其外省大吏。競攬理財治賦之權。幾與其主不相聞問。其內外大小各官。則又既貪且愚。惟知自顧私事。其民更絕無忠愛之心。何處有錢有食。卽共相率而去。遂爲英人所剪滅。今中國各行省。直無殊乎古之侯國。而官之徇私忘公。民之貪財失德。亦幾爲印度之續。中國官民固有如羅所言之妄肆譏評而引爲炯戒也。全篇過當語皆作如是觀。逆觀後事。豈不大難。又考英國東印度通商大公司。遇印度桂弱之處。不得不思侵佔。今外人之在中華海口者。彼此相對相忌。卽相爭相進。華人則仍悉力阻之。遇有商請之事。非曰我不能。卽曰我不願。不知他人已懷欲進之心。卽斷不肯中止。是中國不啻以不能不願二語。引之使自爲進步也。險孰甚焉。或曰英與中日將訂一約。日後英可撥助水師至東海。以遏俄法之蹙。然不過託諸空言。英未必果能如法泡製也。余英人也。爲英國計。莫妙於仍率舊章。藉免緣人而累己耳。

日本西字報云。上議院爵紳大你侯語人曰。或曰人皆知武備者。所以保守太平也。又皆知水陸兩軍戰守之具。務宜應有盡有。以冀日有起色也。乃日本目下情形。殊多未足。可奈何。或又曰。日本軍政。宜造到某某地位。方爲止境。不知此兩說者。皆似是而非也。國家整軍經武。宜先定與他國作何交涉。始可侈口而談。故夫明治天皇。而欲效羅馬之該撒。歐洲自古以武功顯者莫若及希臘之愛烈珊德大帝。或法蘭該撒遂相沿爲皇帝之尊稱。

西之峯坡第一皇也。者日思與天下戰則修明武備自應無有限止。若僅圖保守固有之基業已也。初何必勞民傷財致類於窮兵黷武哉。乃少年喜事者流狃於倖勝華兵之役竊冀盡吞華地驟聆其說似覺一身是膽徐察其意則當良心發現之時又未必有此大膽而不知他國聞之必將疑國莫釋謀國者於此其可任若輩之忽發狂言而致招大禍哉。若以專保本國不勤遠略而言武備之宜增宜減亦必有宜豫爲之籌者。寢假而如或人所言竟欲以一國之兵力禦三四大國而無恐始賦民亦勞止。迄可小休之詩試思歐洲各雄國中若是者能有幾乎。日本區區非癡人說夢乎。是故建國君民雖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然使不顧本國之財力而日思浪費於戎行馴致國貧而民亦重困非計也。愚以爲礮臺之宜築者礮彈之宜備者戰船水師之宜訂造募補者固屬不可忽視。今議者又謂日本兵船須增至可容英艦二億墩而止。嗚呼。曾是專保本國而需若是之多船哉。且將何以籌養船之費哉。議者更謂今有償款可藉造船似也。然而船有舊亦有損必欲常泊能容二億墩之船。每年度必需添造能容一萬墩之新船始可無憂欠缺。姑無論造船之價歲需日銀六七兆圓已也。養船之費約計每容一墩之船年需日銀八十圓。約合華銀五十八兩二億墩之船實需一京六兆圓。吁。吾烏乎測其取給之地哉。更以陸兵言之。餉械之屬今已歲糜一京二兆圓。若期與戰船相稱而再議增必更所費不貲。然則水陸兩軍如上增補之數統計歲需四

京。國。於。國。庫。歲。入。之。款。竟。糜。其。半。其。尙。有。餘。力。以。興。善。政。哉。彼。未。嘗。通。盤。籌。畫。者。妄。謂。增。其。威。武。不。知。適。以。顯。其。糊。塗。而。已。抑。更。有。進。者。我。於。戰。船。增。至。能。容。二。億。墩。固。曰。聊。固。吾。圉。非。以。攻。人。也。然。他。人。能。深。信。不。疑。而。不。加。以。妬。忌。乎。故。戰。者。不。得。已。之。事。也。大。臣。禍。免。疆。場。斯。爲。功。高。社。稷。彼。欲。妄。有。所。舉。動。者。其。將。使。各。大。國。盡。存。仇。視。之。心。乎。自。我。言。之。罪。在。不。赦。而。況。歐。洲。諸。雄。國。有。顯。其。喜。戰。之。心。者。卽。有。伏。其。陰。助。之。謀。者。試。以。往。事。驗。之。法。與。普。戰。普。勝。而。法。蹶。俄。不。之。阻。卽。普。得。所。助。也。俄。與。突。戰。突。敗。而。俄。勝。無。助。突。者。也。然。俄。旣。勝。而。貪。多。務。得。約。章。事。事。從。嚴。各。國。以。其。不。便。於。己。會。議。於。柏。靈。逼。令。改。約。凡。俄。之。所。得。於。突。者。竟。失。大。半。則。英。之。陰。助。乎。突。也。日。本。不。能。引。爲。法。戒。故。侵。華。一。役。先。幸。免。他。國。之。阻。并。陰。得。其。助。者。及。至。焚。割。華。地。俄。法。德。遽。起。雖。其。善。自。爲。謀。然。獨。非。恐。日。之。驟。強。而。陰。助。夫。華。乎。吁。彼。馳。情。域。外。者。今。尙。欲。以。一。國。而。膺。眾。國。乎。總。之。凡。國。之。興。在。於。農。之。耕。稼。工。之。製。造。商。之。營。運。執。政。者。能。明。此。理。萬。事。之。根。本。立。萬。民。之。基。業。定。自。足。駕。他。國。而。尙。之。何。必。養。兵。養。船。以。多。爲。貴。哉。

橫濱報云。某西人問於日本水師武弁曰。貴國戰船。今幾何矣。對曰。今共有鐵甲鐵帶巡海礮船。大小六十四艘。水雷艇二十九隻。戰時除中國鎮遠廣丙等沈沒之船不計外。共得大小戰艦十二艘。水雷艇七隻。合共戰艦七十六艘。雷艇三十六隻。然國家猶以爲未足。業已議定加增矣。西人又問曰。加增幾何矣。

對曰。國非海軍不振。海軍不足。仍不振。故本國已定添造大鐵甲船大巡海船共二十艘。其中最大之四艘。可容一萬五千墩。又問。將士戰畢而歸。貴國初議設盛會以迎之。今尙未有所舉動。何也。對曰。本國將士。今尙有在朝鮮及滿洲。按此語發於未還遼東以前臺灣等處者。異時一律凱旋。再爲盛會。未可知也。

字林報云。華人向謂鐵路無所用之。及搆日本之難。始知其利於軍國。實有確乎其不可拔者。當天津亟需軍火之際。電致廣東。撥出機器礮三千尊。及每尊應用之藥彈各二百顆。然海道梗阻。不敢由輪船運送也。廣州官吏。傳集內河船隻。用小輪船拖送至大庾嶺外。水路中絕。於是星夜起岸。役使丁夫。昇至湖口。鎮再傳民船。送渡郵陽湖。溯揚子江。繞出淮水。而至清江浦。水道又絕。乃復拘集車輛。或用四馬。或用四驢。由江蘇省。按站過山東省。而入直隸境。屈計自廣州起程。在路凡百四十有二日。始達天津。然尙以其爲國家緊急公事。無奈趨程也。行旅之往來。貨物之轉運。較此更爲遲緩。所不待言。噫。若使津粵有鐵路可通。但以按部就班而計。浹旬必已運至。無論寇警未及。深入軍火業已厚集。足以出奇制勝已也。且日本早知不敵。并可連朝鮮之禍。而無之中國。今已創鉅痛深矣。何尙遲遲吾行哉。按京津鐵路已於乙未十二月二十日歛

奉 上諭。開築蘇滬鐵路。又於丙申之春。派員量地。其大鐵路由許筠庵尙書之介。弟具呈督辦軍務處。奉恭邸慶邸明晰批示。將有成議字樣。執所論之弊。而今而後。吾知免夫。

紐約報館訪事人。隨日本第四軍於遼東。當日本被逼還遼後。寓書於其報館云。聞遼東今將還華。心甚

惜之。按此篇多過當語發端數字可概其餘譯而存之之故已注上文矣余隨東軍來此。見東官正思整理庶政。以補數百年之闕憾。凡治化商務通道之類。皆與我西方相似。誠使得行其志。使其地六通四闢。縱僅偏隅。然必有益於各國之商務也。余於數月前曾游華界。今離日界而復往過之。微論徧地劫灰荒涼。滿目已也。寂然不動之景。況較日界之淳然而興者。亦殊霄壤矣。查遼南一帶。向非孔道。故恆道蕪不可行。日軍佔之。卽築大路。以聯絡各大城。若從金州而往大連灣。可乘馬車以代步。問其價。不過日銀二分耳。約合華制錢二十文井水之向苦其澇者。日官命各處掘井。甘泉盈湧。而又疏通河道。以便畝水灌田。并取中國積存之鐵條。於金州左右鋪設軌路。通行火車。隨後將達於營口。其應設之郵局學堂。亦已繪圖貼說。行將籌款開工。忽聞議訂遼東之約。諸事遂一律停止。華人遂不能得其益。然以日官未經開辦之故。亦不知其益也。所略可知者。日律凡私吸鴉片及私售者。均死罪。其初佔遼也。以軍律治民。並未頒行煙禁。洎改治以官法。煙禁遂盡。如其本國。無論華商洋商。均不許運土入口。金州人之有癮者。求煙而不得。願出重價以購之。於是日營中長夫有持符運土。驟獲多金者。案發卽斬以徇。此其一也。余常與日本大員談纏足之苦。日員亦曰。此不知教化者之所爲也。遂定一律。凡爲父母者。不解其女之雙行纏。有罪。查此間約有婦女百萬口。一聞此令。與男子之願剪辮髮者。將無同。此又其一也。而今何如哉。餘語尙多大都指斥中華嫌其觸目祇此五字括之

橫濱西報云。日本水提伊東祐亨。道及中東之戰。因言。雖勝北洋軍。然未能勝英法俄駐泊東方之海軍也。噫此非大你侯所言之癡人說夢耶日本海軍之聲勢。若能再加於目前者三倍。議院又能新定一律。俾水師亦仿陸軍添練後備兵之法。有警陸續聽調。則庶乎橫行東海而無所顧忌矣。呼英法俄其聞之矣橫濱報遂曰。回溯七年之前。當光緒十三年間日本僅有一扶桑鐵艦耳。聞中國訂造定遠鎮遠二艦。共擬籌款仿造。伊東提督倡議云。我而不與華爭也。欲與華爭。宜思有以出奇制勝者。查能容萬墩左右一鐵艦之值。可購容四五千墩之巡海三快船。戰時有此三快船。實足以超乎一鐵艦。日廷聽之。遂向歐西訂造浪速高千穗及不知華文之尤納徹三快船。數年後。又有人議造鐵艦。伊東仍主前說。訂造松島巖島橋立吉野千代田八重山等六快船。指明代兩鐵艦之用。今鴨綠江之戰。日本倘僅有如定鎮之二鐵艦。恐未能奏效。若是之捷也。年來在英廠中訂造者。厥有能容萬墩以上之兩鐵艦。伊東常曰。議員過矣。誠使以此鉅金。改造能容五六千墩之巡海快船八九號。配以上等之快礮。實勝於兩大鐵艦之用。今誠如諺所謂木已成舟矣。祇可得此以作保守本境之用矣。又曰。目前仍應先添能容五千墩左右之巡船十二號。配以快礮。用壯海軍之聲勢。伊東誠湛深泰西海戰之學者哉。

日都日日新聞館主福澤論日本還遼事云。中東和約第二款所載。日割奉天南境一條。不料俄法德三

國以爲有碍東方太平之局。正與我欲保太平之意相反。中國之不太平也實甚。福澤其知之否。惟日廷仍以其言頗有理。允與華互商遼遼條約。查日本讓還已得之地。自覺有所不便。是以三國所勸。雖似良友之箴規。而日人之心。仍不能忍耐也。然是案也。各人有各人之見解。且邦交之道。又各有意外之艱險。假使有人以還遼爲上策。更使衆人均以還遼爲上策。固屬大妙。但其中必有不足於心者。余曰。不勸人去其不足之心。而以爲已足。亦不勸人視爲無足重輕。而實足不足於度外也。凡心之所不足者。足使人震動刻擊。以養其不足之心。更望日後不至再立於不足之地也。余亦不勸人之能忍耐。然於萬難忍耐之事。而忍耐之則國勢愈固而愈興也。今往事已矣。我之所不可不勉者。在於商賈工藝二端。庶幾國日富而事可行。人日勤而志可成。至於水陸軍務。以及製造兵船。開築船塢。興辦鋼鐵之類。亦宜仿照西法。精研格物之理。奮邁行之。而又陸關鐵路。水廣商船。務期國賦自增。官吏則共願減受祿俸。以期國用自省。彼緣還地而互爭者。且有責爲辦事不妥者。皆思此係激厲將來之事。則氣自平矣。至於和局既成而後。吾輩仍應竭盡心力。不憚櫛風沐雨之苦。爰推各人得以自主之心。而成本國得以自主之局。則厚幸矣。若夫萬國締交。往往皆自顧其利。原屬至難之事。然而有商賈焉。勤貿易以博財利。各有分之所當爲。他人乃恨而妬之。有是理乎。而謂國之與國。可恨其興而妬其進乎。故我國今日。惟思與之代興。且與之競進而已。何況插

身干預之事。初非自今日始也。昔俄伐突厥而勝。正思惟所欲為。英忽挺身而起。俄卽空手而回。既而法德失睦。英人孤掌難鳴。俄卽乘機而廢格林尼亞黑海之條約。然則天下事誠何常之有哉。福澤此言蓋冀英俄有事

而日仍得以擅割遼東也。中國可不知之哉。彼法德之戰。無人干預。固事之僅見者也。不然如美國之素不干預歐洲諸事者。洎關繫南北二美洲之大局。亦必不甘退讓。其他何責哉。是故日遵俄法德之勸而還地於華。本有成案之可援。而初非奇事也。日人惟有專心致志以培國本。將來或有機會可以自主。而不任人之干預。慮圖七者現更不

實明言之矣。且更別有機會轉而干預他人之事。夫而後日本之聲名洋溢乎四海矣。○又云。聞臺灣人。有不甘隸日者。此亦可視爲美事。何也。海軍歸而安坐。政恐漸失其力。今借以爲操演之地。豈不妙哉。

或問俄從歐洲而東。以全力專注於亞洲。將以亞爲基。而遂有囊括五大洲。席卷徧地球之意乎。俄國佛律尼翁報答之曰。今距十九周。注屢見前之底。不過五年。姑不必論。既至下周。謂一千九百一年。後卽第二十周也。則天下大權全歸我俄之機會。必顯暴於衆矣。夫俄皇者。固久爲舊世界。對美洲等新之主者也。今主權日益增重。子

其言之不悖。則爲之也難。子豈未之知耶。德皇威良氏所轄之日耳曼人。固多猛鷲。然人犯之。輒奮人不犯。亦卽不欲犯。人法爲民主之國。其人祇愛虛榮。無助以一臂之力者。必不敢妄動。意奧二國。患在無財。亦不敢肆。若我大俄皇帝。手握和戰全權。懷容民畜衆之心。可使天下銷兵革。萌拓土開疆之念。可使天下舉烽煙。總

之。壹。意。孤。行。絕。不。必。與。他。人。相。斟。酌。而。已。彼。歐。人。之。懼。俄。者。蓋。皆。知。俄。兵。若。鼓。行。而。西。歐。洲。各。國。或。被。擄。
 肥。而。噬。或。一。口。吸。盡。西。江。水。無。有。能。禦。之。者。也。言大而夸乃。至。是。乎。奧。國。議。員。百。世。鶴。籍。隸。波。瀾。其。先。世。受。俄。翦。滅。
 之。苦。奧國亦分得波瀾地百世鶴適。居。奧。得。之。地。故。即。隸。於。奧。特。作。書。以。志。之。并。及。近。狀。曰。俄。之。最。可。患。者。其。地。聯。成。一。片。天下惟英
 皆。散。處。而。又。同。入。俄。皇。之。掌。握。也。以。英。程。言。之。實。占。九。兆。方。里。加。於。中。國。者。一。倍。加。於。美。國。者。一。倍。有。半。
 於。他。洲。而。又。同。入。俄。皇。之。掌。握。也。以。英。程。言。之。實。占。九。兆。方。里。加。於。中。國。者。一。倍。加。於。美。國。者。一。倍。有。半。
 夫。中。美。大。國。也。猶。且。不。逮。若。夫。歐。羅。巴。全。洲。為。大。小。各。國。所。分。居。者。俄。竟。合。而。三。之。故。加。於。德。之。本。境。者。
 四。十。有。一。加。於。法。之。本。境。者。五。十。此。其。相。去。豈。尙。可。以。道。里。計。哉。若。其。民。數。之。多。歐。洲。無。論。何。國。合。二。而。
 為。一。尙。不。能。比。其。分。一。而。為。二。而。且。生。齒。之。遞。增。亦。較。速。於。他。國。約。計。本。周。之。杪。必。將。合。德。奧。意。三。約。國。
 而。上。之。此蓋以歷年遞較而知他。日。者。滿。而。四。溢。夫。固。其。所。俄。皇。之。志。遂。欲。宰。制。地。球。而。自。尊。為。百。皇。之。
 皇。俄。民。素。日。亦。恆。視。其。主。為。萬。國。之。大。皇。帝。故。歷。來。聞。英。法。奧。意。諸。國。阻。俄。兵。之。攻。突。厥。直。斥。之。為。謀。反。
 叛。逆。今。雖。萬。國。往。來。互。相。平。等。而。其。心。未。改。即。其。名。仍。在。嗚。呼。此。何。足。與。論。道。義。乎。夫。俄。之。志。在。突。都。者。
 蓋。自。謂。為。東。羅。馬。之。苗。裔。理。合。光。復。其。故。土。也。突厥本遊牧種類屢窺中國而不得逞西攻歐洲適值羅
 為。都。城。非。復。張。帳。其。於。歐。亞。二。洲。也。酷。慕。成。吉。思。汗。鐵。木。兒。即中國元世祖也并吞亞歐斐三洲武功之
 幕。就。水。草。之。舊。矣。其。於。歐。亞。二。洲。也。酷。慕。成。吉。思。汗。鐵。木。兒。盛今古莫比惜元史疏漏無有能道其實者
 會。當。訪。西。之。雄。名。凡。汗。俄人稱其所。曾。得。之。地。俄。亦。思。躡。而。占。之。亞。洲。不。暇。計。歐。洲。各。國。能。自。守。而。禦。俄。
 史。而。譯。之。之。雄。名。凡。汗。主亦曰汗所。曾。得。之。地。俄。亦。思。躡。而。占。之。亞。洲。不。暇。計。歐。洲。各。國。能。自。守。而。禦。俄。

者誰歟。昔拿坡崙嘗語人曰：俄若有警於將兵之皇帝，自誇之意，仍有率其民而來擾，必將直造乎歐洲之極。西境惟藉海若以羈馬祖耳。夫拿坡崙固威名蓋世者也，而畏俄若是矧其下焉者乎？且俄又非急遽無序，朝令而暮改之人也，堅持其定見，步步腳踏實地，由漸而入佳境，彼德奧意三國之盟約固曰以防俄也。然而心志不齊，遇事更互相嫉妬，直俟俄之時會既至，依然未賦同仇，其爲失望可勝道哉。丙申正月，於斐洲東北之阿皮西尼亞國，意民以政府辦理不善，竟有解散合衆國之心，德奧以其不足恃，亦懷渝盟之念，情形尤屬奇險。至於法國之大臣，今與俄分外親睦，然使靜言思之，知前喪於德之奧賽司暨綠林二省地，欲藉俄力以圖恢復，恐亞洲所得之新疆行將折而入於俄，故其政府某大臣曾言：俄今以德爲敵，他日法能勝德，卽與法爲敵矣。疑俄之心躍然言下，竊謂治國之道，必衷諸理，然必有情焉，與理相輔而行，假使再閱數年，法仍未泯其報仇之意，俄必藉之爲進步之階，故三約國亟宜緣情以制理，彼此皆互讓互助，而又合英以爲固，庶幾可保全於萬一耳。此百世鵠書中語也。惟德京武備報論及俄國之威力，則謂以告者過也。且俄軍苟遭挫敗，必將難乎爲繼，德敗則國中尙有後備兵，其勇敢精整，實與前敵兵無異，俄人知之矣。佛律尼翁報因謂：以上二說相去懸殊，俄皆一笑置之，不足深辨。惟俄廷今於大東方之時局，刻刻關心，無論中日兩國全不足畏，況又得德法二國之助，其將何所爲乎？不知何人猛覺被俄毒打乎。陰指英國

丹麥國都城人。有論俄後事者。其言曰。俄權略減於歐。而大增於亞。或謂德助俄於東土。蓋藉以淡其西顧之心也。其前皇愛烈珊德第三在位之日。決不願與歐洲搆毆。今皇尼古喇第二。必將善繼其志。回溯數十年前。俄似曾握歐洲之大權也。者。今則已成陳迹矣。且夫此事本末。甚易明也。今皇之祖尼古喇第一朝。挾其威力。以重壓乎奧普。普小國也。無從肆志。固也。乃奧皇與其政府。亦且奉令維謹。諸事罔敢自由。尼古喇第一於是以本國君主之權。移以範圍乎他國。故奧普之外。并壓意民。不得逞民主之公心。而背君主之私律。西歷一千八百四十九年至五十三年間。蓋規規乎為三約國之主矣。既而其心益縱。思踐彼得大帝之遺囑。當無有敢阻其威權者。遂興師以侵突厥。而先與英約曰。願以埃及暨希臘國附近之克里得。又名坎地。讓歸貴國。餘則全歸敵國。不料英偏峻拒之。尼古喇第一大怒曰。奧普已依俄肘腋。俄之威權。豈有限量。英乃不識時務。敢與俄抗。俄即獨行其志。英其奈我何。然尼古喇第一殆忘歐洲舍奧普之外。尚有他國。而未可逾其分量也。戰禍既成。英與法合。俄志無成。且自時厥後。俄政府知威令西衰於歐境。遂改而東圖乎亞洲。累載以來。尋仇搆怨。戰勝攻取。惟所欲為。漸成為亞洲之大國。幾置歐事於度外。況一千八百七十七八等年。各國又訂柏靈新約。以限制乎俄權。俄益知歐政實難措手。不敢干預者。十七年於茲。此論作於光緒二十一年。逆料日後亦必無絕大更變。丹人議論如此。余謂歐洲幸而紓禍亞洲。即不幸而遭災。其與俄接

壞之印度雖重賴有英人然鑄械購兵已不免糜英財力矧其爲中國之貧弱其將何以禦俄哉余是以午夜徬徨而幾難安枕也

九哀私議以廣公見論 并序

美洲林樂知彙譯
亞洲蔡爾康彙編

中日之役始而違言次而開戰繼而議約又繼而還地貸銀終而別締新交重翻舊案謂誤讓開田致廢成約事西報隨時隨事著爲論說推究乎隱微之地抒寫其懸繫之懷林君精心抉擇凡華人所不可不知且不可不慮者恆手一紙以語於余余既甄綜條列剴切敷陳哀私議者八卽廣公見者亦八矣春寒料峭終日敲門徹篋重尋尙餘譯稿文言道俗哀錄率初其隸事多衷商務者則以前茅論戰早入選樓後勁通商實關利藪也然而反覆丁寧之意尤深切著明矣景申如月寒食清明都過了縷繫僊史自序於鏡秋閣之南窗下

倫敦特報云或云中國罷戰而後曠覽東方大局英權漸殺俄與法權漸申此臆說也歐洲通商於中國惟英寶爲領袖卽合法德奧意日即西俄和比葡瑞瑞而併計之尙不能敵英之半英其肯讓入先哉且英之開闢新地也治理之權操諸己通商之利公諸人俄法則私心重而公義輕故每得一地卽徵客貨以重稅而以輕徭薄賦自利其民是闢地而不嘗封港也英其甘於容忍哉若以報施之道言之

華於英亦未免太薄矣。東方戰禍正亟。日艦駭駭然有闖入長江之勢。英廷以阻遏之意。明告日廷。且聚其戰艦於舟山。顯示其實有作爲。非僅以空言相文告。日本始懼而聽命。是英之大有造於華也。此特英自爲商務計耳。然使東三省宏開商利。英亦當不許東兵飛渡鴨綠江而何論乎。牛莊海口吾故曰通之。卽以塞之也。華乃付諸淡忘。未嘗齒及。又以平日之交誼言之。英欲匡華之不逮。俾華日就振興。商局卽因之而暢旺。故於抑華損華之事。毫不敢有所舉動。乃戶部及總理衙門諸大臣。不諳外事。又不能明他國大處。落墨之意。而誤以荏弱疑我。英不知我之習爲華謀者。卽其習爲英謀也。故恆默助於無形。惟此時之中國。卽不感我。然我終不以恨華之故。任俄縛華而微露其封禁之機也。○英上議院僑紳某將軍。亦論及通商大局云。英人於東方之戰。直到於今。尙未見其關繫之大也。不知一年之前。此論發於乙未夏五。誰能料。茲日本強梁如彼。又豈能料。廣土衆民之中國。挫敗至斯。今竟出乎意料之外。則其關係於我。英非淺鮮矣。英若欲通商之大權。仍伸於東面。如繪事。然斷宜別創新圖。不可悠悠忽忽。安坐而任其遷流也。○英國通商總局。見俄法均促進鐵路。指西伯利亞及越南而言。不遺餘力。因具疏奏請英廷。諭飭工部。遴派熟諳路工之幹員。測量緬甸通道於川滇之鐵路。俾從陸路通入中國。西南境疏未。且諄諄以必成必速爲請。按此疏甚長。今俄譯其總意耳。○英有葛洪者。代英探測印緬通川滇之鐵路。越華界而入。未知我川滇兩總督曾有奏報入都否。應遂作論曰。俄欲東通太平洋濱之海口。非人力之所能阻遏也。試思俄

以極大之國極庶之民久欲南至波斯灣而我英偏竭力阻其東下能乎否乎憶人之論此事者輒曰俄之陰謀詭計也吁非也此不得已之事也俄政府即顧念邦交而欲展懸崖勒馬之手段亦不能也今試展閱輿圖俄有西伯里亞即悉畢爾廣漠其無垠也而北方無出路若不於太平洋瀕得一無冰之海口勢將何所用之今乃以俄人全力之所側注自然而然之事反以陰謀祕計責俄政府而欲英舉阻俄於波斯灣及黑海口之成案兼阻之於太平洋不知大海潮生會有人能阻遏乎英若設身處地易而爲俄豈不亦如俄之急急乎比年以來俄以兵威震驚印度之西北即緣此故又勸法在暹羅之湄江濟聲驚我英亦緣此故吁俄之擲金錢於西伯里亞也成京而累兆乃強令其安於內地而止也此必無之理也然則我英其奈之何哉愚謂有較然無可疑者英應與俄熟計各在大東分立地步查英俄之於亞洲各有廣袤數萬里之屬地非法國區區越南關繫極小之比英俄二國既有實在大關繫即使不願前進亦必不能不前進況日見遠方之病夫纏綿床蓐未有轉機已有覬覦其遺產而豫備瓜分者若以華律論惟子孫能受遺產今乃不孝至此實屬可恨然爲人祖父者豈可不知乃尙甘諱疾息醫乎是故日本法蘭西先已向之索取日得臺灣全島法得暹羅開田我英既不之問又任德意志亦向華廷堅索英更奈之何哉我英關繫之尤鉅者俄今用巧妙之術以成其強大之心遂致印度西北境縱尙未見有俄害者而笑言啞啞之中時霹靂來虩虩之象使英多糜餉械以重邊防實屬多

所不便。中國西南境。本通商最美之地。今又樹法蘭西一敵。英之商務漸被法人搜掘其根株。英之名分。若將場地法之勢。炤自必薰天。此亦有不期然而然者。且俄國自應推廣之處。向者英欲阻之。今法乃改而助之。非奇異之事也。惟英若閉目塞耳而聽為無所見聞。則不第奇異而已。又變而為蠢拙。若推究到極至處。因英恆思阻俄之故。俄乃合於法以成其志。然而中國西南界外之暹羅越南。使法得以隨心所欲。較諸俄人之逞志於滿洲於英更多干礙。我今更願詳言之。以發英之深省焉。夫第曰中國之西南境而已。既屬太虛。尤嫌太闊。我之所謂西南者。豈直戶口四五百萬之雲南一小角哉。吁。法所欲往者四川也。四川戶口數千萬。其為關繫也大矣。又況重慶為極大商岸。重慶貿易今不甚旺。西人而居中國西陲。曰此輩輩未開之故也。之中心更有揚子江之上流。曰金沙江者。可通水道。至其物產之富。則又徧地球莫之與京也。法知英有欲往之心。遂效祖述之先。我善鞭其見。諸官場者。則有法之煥哩親王。挈其從者數百人。至越南暹羅一帶。直造中國之思茅。雲南普洱府屬廳界於緬甸。法王竟至於此。是從臨安府屬而返。為言得一坦途。英之蒙自縣繞道而入矣。按蒙自縣正界交趾。交趾即越南也。始有醒悟之意。亦思起而圖之。今英之所亟宜盡者。速從緬甸開築鐵路。越暹羅境而至思茅。其間有天造地設之孔道。尤為事半功倍。今印度政府已允商人增築一路。然但至崑崙渡而止。猶嫌其中道而廢也。以我觀之。且通商總局已知之。語載上節。必須奏請英廷速築此路。以達於思茅。而為入川之張本也。其論

末云四川之於英如滿洲之於俄英欲通商至四川猶俄欲通道至滿洲且英又因本國製造之貨不得
 不求銷售之路故他國即於此亦有關係必較英稍遜一籌至於俄既視滿洲為不得不通之地英即可
 與之商訂共將辦理亞東之事明白吐露庶幾彼此皆可鬆勁皆可釋疑即皆可乘機以進步吁為洪心
 一手中我英之所宜明告者如謂我之商務向在湄南河境兩岸故暹羅應歸於我然後迤邐而北以達四
 川又從四川而下直達揚子江凡沿江南北兩岸各省亦盡歸英言大而夸一至於此然而英人既有此言華人極宜深警至於中國
 之他處地則任俄好自為之俄惟自與德日二國商量定妥而已其在越南之法國或有阻英之事俄則
 助英而與法熟商俾無掣英肘俄感英讓通滿洲之意必惟英之言是聽法則見英俄合而與之商亦必
 自知不敵斂手而退矣吳諺曰像肚皮算盤言祇自為計也為洪固自謂滿肚皮合○英外部侍郎古爾
 遜赴某城商務局之約宣講通商新局曰今者我國商人側身東望而共殷然曰此誠關係我輩大莫與
 京之事也夫中國民數極少以三百五十兆計乃其中有若干兆人墮地至今尙未得見洋貨英誠能戰
 勝於商途較諸戰勝於軍營獲益何止倍蓰哉查去年以來中國緣有戰禍而如坤輿之大震今年光緒二十
 一略見平定此不但關乎國政之出入也又關乎商務之盛衰且中日和約更有新開中國內地推廣商
 務一條中國必大興織造諸工藝彼兩國之人本各擅經商程工之才幹者也日本又得極鉅之價款如

弈棋然工藝之興與英相對於楸枰之上英能不思爭先著哉至中國之果能振興與否目下尙難懸揣
 然古往今來卽有栩栩然化蝶之莊生亦必有邈邈然仍成爲周之一候況日人麀集而叩門狼嗥以驚
 夢九華帳裏尙不思攬衣推枕者必非人情故我英宜特遣一人速赴中日朝通商口岸徧查情形詳報
 本國俾知何貨今應增往何貨今有添出始可定日後保全商務之局也衆皆鼓掌稱善古侍郎又言日
 本新開之蘇杭沙市三口岸如商約業已訂就英卽分別繁簡派駐正副領事并派兩領事到暹羅○英
 國季報每三月發一冊論中英之關係云中國地廣而民衆甲於天下且其人不奸戰而易受教節儉而
 勤苦明商務而諳工藝爲英之大鄰國一也中國通商口岸英不能一日舍去故萬一有衰亂分崩之禍
 英宜竭盡心力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二也以地勢而論介於努力向前之兩大之間指俄也彼兩大者自
 拙於商務乃偏妬英而思損英英必與中聯睦誼蓋保中卽以保英也三也總而言之英之於華目下固
 應日親日近以遏兩大之勢日後不論何黨人執掌英權英執政大臣之識見多不相同詳見泰西新史
 似此天造地設之事天經地義之常斷不能緣意氣而分識見竊末又云中英之睦誼實關於商務故商
 人宜共相擔當無藉乎官之力更無論兵之力也中日罷戰之後太古公司添造五船怡和公司添造八
 輪船招商局鼎峙成三者也

法報云。乙未五月廿八日。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六月廿號中法新訂越南條約。即法索暹羅開田而華誤訂之約也此約批准後訂約之駐華法使施蘭德摩頭等

飲差推廣廣東廣西雲南商務。法廷即擬遣人探量中國西南道路兼查勘商貨之所宜。既而巴黎製造

大會亦有此意。并欲從越南而入滇。取道四川迤邐入揚子江。下達於湖北之漢口。查察煤鐵各礦。其意

若曰。倘於此得有煤鐵。異日者欲築越南之鐵路。俾與漢口相連。即就此探鐵掘煤。燒煤鍊鐵。不必向外

洋購料也。及至冬間。遣出之人回至越南。具言川滇煤鐵之富。天下寶莫與倫比。此語人習聞之。今經而查勘益知信而有徵。而

惜乎華礦之未開也。○倫敦特報云。法國安南總督邏斐。今將暫回巴黎。縷述越南之缺乏於議院。請貸

法金廿五兆福蘭克。以供展築鐵路及公路諸費。俾得通達於滇桂。○香港西報云。俄法德藉阻日割地

之舉。以市恩於華法。即乘機索取華越交界之暹地。即指六月廿號之約并乞推廣商途。中朝不得已而許之。此

必俄之助法以成其志也。○又云。法國展築越南鐵路四十五吉羅米特。法里名較英里略短今又擬展築至廣西

之龍州。相距亦祇法程四十五吉羅米特矣。

德都大報云。德國與中國商務日廣。宜有一立足之地。且異時他國有分華之舉。德既有此根基。始不致

被損為門外漢。是何言與今姑以通商而言。莫得香港。其便無比。德若能占廈門。可與英遙遙對峙矣。此

妄念實聞我宰相前往俄都時。曾言德即於天津漢口得關租界。然其心殊未變也。欲鑿德心須圖華地。

南洋有舟山焉。德正可索之於華。華即謂他國先有成約。然吹鐵一池。春水與德何干哉。明明指斥英國並以嘆英之不

助華即英之自失其助也○或從德京致書倫敦泰晤士報館云。前聞有德人某問於漢納根。即熟諳陸戰之學而中國誤用之於海軍者

曰。德欲占華商利。何適而可。漢軍門曰。德應索華一地。僕曩已馳書。畿閣矣。頃聞我德水師報云。英有圖

先占舟山之意。然則德豈不應鈔襲成文乎。夫華英商務往來。固甚鉅也。然德不過稍遜一籌耳。狼曰。未

通商務乎。且更有海軍艦隊泊於華海。得華一地。誰曰不可。僕願問於軍門曰。他國曾與貴國通商。未知得貴國何地。請明告我。○北德意

志報曰。我輩何必多言哉。德廷知占取華地。實為當務之急。故目光炯炯。緊注於此。且亦斷不因循也。法

何○英京士丹特報館接德京顯者書云。初聞德欲在華創立新疆。即就其間築造船塢。以分英俄剖取

華地之勢。謂英得香港又圖舟山及俄圖遼東事而劑其平。今乃知為不實。

日斯巴尼亞報云。華釀臺於日光。景大變。我宜急就呂宋羣島。築造可修大鐵甲之船塢。其海口則築大

礮臺。以資保護。且呂宋必立海軍。必養戰艦。必增陸師。皆無可奈何之事也。

奧斯馬加都城接日本奧使館報單。內略言。日本之占臺灣。實獲無窮之利。其如臺民之不服何臺灣沃衍千里。甘

蔗。可以煮糖樟腦。苦茗。咖啡。尤為俯拾。即是不取諸辛。且日人得有境外地。可免本國地狹人稠之慮。是以和

約甫定。即謀振興臺灣諸要政。其輪船公司。願增來往商船。又有願就中國舊有之鐵路。以展築新路者。

日廷無不俯允。

十稟私議以廣公見論 并序

中國林樂知選譯
蔡紫巖類志

凡。愬。然。忘。君。父。之。讎。而。謂。晉。楚。盛。衰。秦。越。肥。瘠。者。忍。人。也。凡。悍。然。巖。華。戎。之。辨。而。謂。漢。魏。不。兩。立。儒。墨。不。相。容。者。忍。人。也。中。國。多。忍。人。其。病。中。於。痠。痺。中。國。多。忍。人。其。患。乃。至。於。內。瘡。外。瘍。元。氣。大。損。即。如。西。來。教。法。愚。人。視。如。水。火。官。倡。於。上。民。應。於。下。羣。不。逞。更。緣。之。以。為。姦。究。之。德。三。三。助。罔。不。凶。徒。使。西。鄰。責。言。上。勞。宵。旰。夫。羣。不。逞。自。膏。肅。斧。固。然。其。無。足。惜。獨。奈。何。自。命。為。忠。臣。者。竟。甘。自。伍。於。忍。人。哉。光。緒。戊。寅。曾。惠。敏。公。拜。出。使。英。法。大。臣。之。命。入。朝。請。訓。慈。禧。皇。太。后。聖。旨。要。慢。慢。自。強。起。來。斷。

非殺一人燒一屋。就算報了讎的。仰釋。慈訓言簡意賅。誠使封疆大吏以迄乎里巷小民。類皆拳拳。

服膺。則不必言報讐也。而奮自強不息之神功。即操不戰屈人之勝。算何至小不忍而亂大謀。且以助。

天下之兵哉。然不明時局之愚人。仍視殺人燒屋為報讎。任奇險之迭起。環生匪惟蹈之。又故釀之。僕。

不敏。著為新語。刊第七卷冀幸人之一悟。俗之一改。而猶恐其視為無稽也。更就蜀閩教禍蔓延而後。博採。

泰西朝野之議論。臚列於後。以徵忍人之禍。較忍人為尤烈。敢曰迷津之筏。庶同清夜之鐘云爾。乙未。

中秋上海蔡爾康自叙。又接此篇於事為要圖於禍為酷烈於行文為附見於全書為支流故移殿諸私議之末

光緒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西一千九百十五年八月十二號 英民公舉下議院第十四任新議員。英例下議院員以七年爲一任然亦有因民望不孚未初入僑直

滿任而卽散值者 君主提舉時政之大綱降旨交議并宣布英廷命意之所在咸使聞知猶

成例也。君主若曰徧地球各國與吾英向已訂立盟約者今仍式好無猶初無意外之違旨致損歐羅

巴太平之局此朕與卿等之所同慶者也去歲以來中日兩國忽以干戈易幣敦吾英恪守局外之議一

無偏袒亦一無舉動惟望其早熄烽烟免生靈之塗炭而已今幸而仍歸於好吾英更一無覬覦一無沾

染惟望其永交玉帛保亞洲之疆宇而已所深可惜者中國四川福建二省忽有人如起草之生番吾英

傳道男女無端而受其毒害朕與政府驟聞警報星夜電問於中朝旋接復電允爲連拘凶殘無理之

人按律嚴懲且於釀禍之中凡略有株連者亦必究其辦理不善之罪中國言行相副朕又何求若論突

厥內地阿米尼亞省中人忽逞獷悍一案不徒騷擾吾民已也歐洲各國之人兼遭披累朕心實滋不憚

爰命駐突之頭等欽差會同俄法兩大欽差并力齊心嚴責其蘇丹即突國王務將分應整理諸事從速頒行

永杜覆轍相尋之禍今蘇丹尙就使署要索之公牘逐一推敲未遽應命朕之殷盼實與卿等同之按此

幅甚長其論及英國本境及各藩屬之事姑舍不譯

君主之旨既降英大臣分赴上下議院手捧而口誦之且隨事加詮釋焉前相巨羅士勃雷侯新解下議

中東戰紀本末 卷六十夏私議以廣公見論 六十六廣學會校刊

院要職。而以門蔭相承。仍居上議院爵紳之列。先宣諭突厥開教大禍。新相沙士勃雷爲下議院主席。而亦上議院之爵紳也。既聆廷訓。遂繼羅士勃雷之後。述其意曰。突厥之毒。并不始於今日。吾英屢以整頓變通相規勸。而蘇丹仍率其暴戾恣睢之習。是孱弱終不能自振。喪亂終不免薦臻也。歐洲諸國尙有優容而保護者乎。突禍本與中國無關。自川閩獄起。各西國類皆率連得書中國。亟宜引爲殷鑒。故略譯之。○上院世襲公爵馬遜李兒曰。前任樞垣諸君子。於中日和戰之局。愴然事外。毫無偏倚。毫無糾繞。今諸事大定於矣。亦毫無罣礙。此誠可喜可賀者也。然必有關係之事。隱寓其間。吾英其可掉以輕心乎。卽如海中之權。中國業已全喪。而日本則隆隆日上。反超於中國。當年本爵冷眼旁觀。灼知海戰之勝負。一在鐵艦之翻陳出新。一在大礮之去遲易速。當法當戒。閱不容髮。吾英有武備之責者。亦曾加之意乎。嗚呼噫嘻。本爵道及中國。卽不能不憶及殺吾英人之新電矣。本爵不知此種凶番之舉動。究竟是何意見。其爲官吏之所命歟。或寇盜之所爲歟。抑土著之民聚衆以逐客歟。我新任政府諸公。必宜確切查明。誰執其咎。誰階之厲。必有可按之主名。然我等儘可安心者。沙侯必能竭力籌辦。務俾中國懲犯償銀。以杜日後之再釀此禍也。諸貴紳聞之。皆呼曰。聽之。羅士勃雷侯復離坐而致詞曰。馬遜李兒公述及中國新電。我等惟有從心坎中流露一言曰。可憐。可憐。可惜。可惜。今所願者。或有人傳入確信。或宰相及外部接到詳細公文。分別發交議院。明言英廷既

聞警報。擬定作何辦理。并此禍之緣起如何。今傳道諸君。能仍回故地。歟。吾使華大臣。以次各官。許之。歟。抑阻之。歟。似此各種消息。不特本爵亟欲一探虛實。已也。議院諸紳士。皆引領而望之矣。沙士勃雷侯起而對曰。本爵有扼要數語。奉告君侯。及四座諸明公。中國忽有此可畏可恨之消息。不特君主。醇。醇。垂。諭。已也。本爵與君侯。俱不禁駭。駭。疑。怪。憤。怒。者。則以華人殺害之人。為傳道之善人也。為傳道善人之眷屬也。為吾英朝野上下。無不尊敬者也。乃受其誅。誅。遭其荼毒。至於如此。此在無足重輕之人。游歷華境。中國亦當念與英會訂之條約。久藏盟府。而不敢妄逞凶鋒。藉曰橫被摧殘。我等心已不甘。在座諸貴紳。又齊呼曰。聽之。聽之。沙侯曰。我等之所不甘者。想中國必同此心也。故皇帝命駐節倫敦之翼星使。照環來告云。福建等處。鬧教各案。宸衷震怒。嚴旨屢降。務擒要犯。按律重懲。本爵與前相羅侯。皆以為殺人放火。下手加功。諸犯固應予以應得之罪。其隨同騷擾。及坐視不救之官民。亦不能稍從輕縱。中國欲差轉傳。上諭自必出於誠心。而顯其公義。我等姑少安毋躁。萬一。中朝有所改變。我等亦即隨之。而改變毫無疑義。衆又曰。聽聽。侯曰。故就今日而論。惟冀中國秉公道。以定私罪。吾英願贊助成之。若使中國心情冷淡。意興闕珊。則吾英自能越俎而謀。如以滄然之白雲。補遠山眉黛之罅也。衆又曰。聽聽。侯曰。福建起禍至今。不越兩禮拜。僅憑電報之所傳述。未能具論細情。惟知福州英領事。已親往鬧事地方。逐

一審勘總督派華兵護送而已。異日接到郵票自當迅速移知以釋慮系也。衆皆曰唯唯。諸貴紳復就廷

華無涉
故不譯

諸貴紳瓊瑤玉佩大放厥辭各報必有論議以爲月旦之評於是倫敦中國特報此報專紀中國及與中國相關之事振筆

直書曰開教之禍又起於八閩矣英將作何處置須俟奉派查案之領事澈底根究詳細稟覆始能定奪

若論中國一面雖已允派員查辦然於關繫之重大恐尙未必深知據上海天津香港汕頭諸旅人會議

後所發各電粟中國大似有陰糾黨類之匪徒以驅逐洋鬼子爲名而卽乘機以作亂今萌芽已露若不

究明其倡亂之渠魁加等治罪深恐此伏彼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終不能絕其根株中國欽差但以空

言引咎何益之有以余愚見中國而欲永杜禍胎也更必先懲釀禍之疆臣遞及於司道府縣丞倅簿尉

諸官各予以應得之處分始可收釜底抽薪之效且更須明降諭旨俾中國臣民皆曉然於若輩獲咎

之故遂各悚息而不敢逞誠使中國如此辦理恰如本分之所當盡吾英豈尙有後言哉所惜中國大權

旁落疆臣儼若諸侯昔中英訂約之時英人深以爲異乃迄今而仍未免太阿倒持之弊以上各節或將

能說而不能行我輩所倚若泰山者其惟沙侯乎沙侯在上議院侃侃而談語氣雖尙融渾而一須懲凶

手一須處分知有禍而不先弭暨陰縱亂民肇禍之犯官其力執華權之意似已見於言外且重言以申

明之曰被殺者英人也。按照和約許其居住者也。非不應往而往者也。似此明白曉暢。呂端大事不糊塗。漆室之憂我知免矣。

特報復節錄各報語以證其命意之所在。各國日行公事亦綴列焉。今并譯錄於下。○英廷接美國外部

電咨本部已電請駐華大臣田貝力保旅華人士更增派戰艦一艘至華海聽候東方水師提督節制調

遣。歐美若有戰事水陸兩軍之權悉歸提督中國亦有提督而內○美廷另有電致英廷云美英二國之

所合辦者在華互相保護旅人則可其餘仍不可。按美國雄長一洲向不願與他國會同辦事故特聲明之○法國某報云天主教士

古當自西一千八百六十一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常居成都今聞蜀警答客之問曰余久居中國略

諳華人情性今吾外部大臣漢諾多需索華事堅持成見百折不撓實為深中窳要蓋苟不如此中國必

不肯俯從也若論中國紀綱凌替寢閣詔旨一節憶余在蜀之年皇上降旨禁止農田栽種鴉粟商

賈亦不得販售煙土違者田入官人治罪似此風行雷厲余謂川中煙害可一旦廓清矣不圖川省紳士

稟准總督別訂一章內略言川民深敬皇上煌煌聖訓本不敢違無如燕蜀相去甚遙蜀地情形燕

都未能洞悉也我等以為仍准種植販運者便遂廢禁烟之令然則疆吏之獨攬大權不幾如羅馬人之

族長惟所欲為哉至於守土官吏亦甚可抑勒小民所以不敢太過其分者則緣川民之抗官有納官於

中東戰紀本末 卷六十夏私議以廣公見論 六十八 廣學會校刊

轎昇還總督之新法也。今四川開教之案，以余愚見，禍實釀於大吏。劉仲良制軍本視西教如仇敵，又新得革職處分，一腔憤氣無從發洩，是以亂民蠶起之際，並不派兵彈壓，且或以爲外洋縱有齟齬，必詰問於總署，資成於後任而已，無與也。吁！其忍矣。若問中國人心，惟視俄法爲足畏，法在華南，俄在華北，皆畏其鈐制，思有以羈縻而聯絡之。至視英德二國，似覺其威權不足以壓華，故不甚畏也。此篇係古常逐節答問語文氣頗不

聯貫。○巴黎太晤士報亦論中華開教案，曰：觀其情形，官吏實不得辭其責。今吾法對岸之人，指英辦理此等案件不分畛域，不判恩仇，合萬國爲一國，併兆心爲一心，而以片語括之曰：基督聖道而已。故以人而論，或商或士，或政府大臣，以教而論，或天主或希臘或耶穌，各有職任之別，門戶之私，而一遇開教案起，隱微之地，瞬息間一貫相通，於是歐洲各國與華爲難之心，不啻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無有一國無有一人謂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者也。似此可畏中國豈可不知○法國斐嘉露報云：中國尙視此事爲無足重輕，哉！客歲日本難作，欲往北京，著獨日本耳。今則歐洲各大國真正齊心并力，其眼光同射北京矣。○俄國拿縛賜笛報云：余欲乘俄法德三國聯絡之便，約會英美二國，攜手入華，逼令中國懲治戕害英美人之案。直至各國皆心滿意足而後已。此外更須中國力保，日後決不再有似此慘禍。論末復云：歐洲大小各國皆應視受害之人，卽同國之人，而顯其同心，以與中國相周旋也。○英國公會中人，卽英廷之教會也，其會如國子監其人如太學生

作論刊於某報云。華人恨外人之入內地。是以害之。然各國豈能隱忍哉。今之中國亦孔之弱矣。假如各國責以某事當辦。使中國或有所畏。暨有所益。自能無不如志。然中國之積習。則又甚奇。若不畏懼。到極至處。卽相與泄泄沓沓。因循到底。故吾輩惟有直用。未派中國欽差時之老法。以顯其威權而已。夫余奉教之人也。耶穌有言。我國非如世國。故我欲強人以必從。直若強人以入道。天下豈有此理乎。然使恪遵道訓。斷不能行於中國。何也。我若以忍耐之道處之。或但藉文告以相辨。難中國必反疑我爲弱而易我也。故奉教之人無報讐之心也。若欲鳴礮以雪忿。豈教會亦屬於世國而強人以必從乎。非也。非欲藉鳴礮以助傳道也。特英國衆心如一。必欲顯其威權。始克完其素志。英廷其能終拂之哉。夫余又非傳教之士也。然曾履華土。曾見教禍。及今而不思懲艾。他日余重游華海。深恐亦被華人擒而焚之矣。若謂余不可焚而教士則可焚。傳之天下。後世豈非咄咄怪事。且大英之體統。不將掃地盡乎。

福州戕害善男信女慘案。中西問官同赴古田。拘訊凶手。電報之往外洋者。累牘連篇也。各報館又著爲論說。辭氣愈厲。倫敦震旦特報復選錄之。本館宜急節譯之。○法都大報云。中國懲治古田血案。似謂受害者獨英人也。且謂各國之在歐洲。大有隔閡之事。嫉妬之心。而斷不肯合而謀我也。又知各國有不願破損中國金甌之意。夫各國非有愛於中國也。而不願傷害之者。蓋恐一蟻蝕而金甌忽潰。各國必將大亂也。觀俄法德合保遼東之近事。明屬左證。

緣此遂不覺其藐視也。不知遇此凶殘之事。所關者不獨一英也。歐洲各國將共繙夙忿而同心以圖華也。總理衙門王大臣應知歐洲各國有瓜分華地之說也。矧中國於閩案而掉以輕心也。英將獨行其志各國料無阻之之人也。各國皆望中國保護通商傳教諸人。法尤不肯阻英以自害也。○七月二日西八月廿一英國泰晤士報曰。閩古田有不許西官會審之說。我宰相沙士勃雷侯因言誠如是則中國之凶殘根於性生不可救藥矣。本爵曾訪諸熟諳華故之人。或謂似此慘案不必認中國尚有元首而問諸京師也。福建鬧事斯間福建耳。或又謂不如仍問北京藉以輔中國之大權俾之神不外散而又請政府獨肩和約之重任以實心實力保盟府而非徒託諸空言。日後交涉諸事庶尙順手。否則遇事根問地方官而實中國政府於腦後竊恐北京之勢日弱更無力以約束全國矣。本爵以爲後一說近似有理似可照辦。然使總權所從出之處或不能行其權或能行而不願行其應行之權則不必有所願慮。自往省中究問可也。泰晤士報乃曰。本館猶憶一千八百七十年天津案發沙侯正在上議院貴紳之列。卽本此意以創議曰。倘能舉中國之全權而歸於中樞且能贊勸以保全地之平安則大妙矣。且爲中國計亦自應如此辦理。豈料相沿至今中國尙未曾想到如此地位欲求免於禍亂其可得耶。且二十五年前我英政府曾言中國辦理外交必俟外力逼而始惟命是聽。然終不能除華人之恨也。故欲在某地除其某弊我必須

自顯其權方足以隱弭其禍此言也不啻爲今日寫照總之我不能在京師得秉公辦理之法惟有直造釀禍之地聲罪致討以伸本國之權以行本國之法而已○英國解甜報云 中朝而信可恃也則明旨朝下其官若民夕奉行矣故如古田案起吾謂中國政府大宜凌厲踴發應卽罰懲卽懲自任其責一了百了乃沈摺經旬委靡不振如身臂指之不能相使我英欽使之在北京於事豈有濟哉然倘英使迫之責之或認政府無權而自治之吾恐英國向懼中國失權而墮落之害將忽見於目前矣英國常

之能自強以杜鄰國之覬覦卽以安鄰洲之局勢

似此左右兩難如之何則可曰忍其小害免其大害而已試觀英政府於英之

人不能忍耐且必欲自懲鬧事者往往抑之使不得逞非示弱也假使任若輩之所爲不知中國伊於胡底也總之英國之優容含忍願略認虧而不願大報讐者深恐中國之傾覆也英之仁卽以見英之智也中國而傾覆也英其能高枕無憂哉

中國與突厥國之名牽連而得書者中國之大不幸也英有慎言報者近作一論其題爲開院議政論中則述及新相沙侯論政語謂其上文甫言中國教禍宜懲害人之犯而不宜削中國之權旋接論突厥事曰我願突遵歐西各國之意以措置阿米尼亞事而不願傷其體制皆大難事某英報則云中國有必須留意者歐東有突厥各國保之始克成立者也故目之曰病人深恐一旦恒化後嗣覬覦遺產大啟爭端

今大東乃復有一病人亦爲人所不能信。英前相杞辣士端公云。各國前立條約。皆可干攪阿米尼亞內政。而隸爲藩屬。洎柏靈訂約。改歸英國獨力整頓。今宜明囑奕廷。讓英以治理之權。然恐前約諸國。嘖有煩言。莫之治也。故望英廷於強逼奕厥諸事。不可溢乎分量。惟仍不可爲奕所愚。奕人之言。萬不可信也。亦不必畏人責英以強逼二字。英第按照公義。索其所當。索不論奕之願否。阻否。務期事在必成。所謂不能再耐也。杞公之言如此。英報卽借其言以告中國。且自乙未夏秋之後。各國上而議院。次而報館。每遇近東遠東之事。論奕。率中言中。涉奕。厥之名。至劣至惡者也。中國奈何而與之偕哉。昔者西人論及大東事。必曰中日。乃日本心殊恥之。於是奮發有爲。今已分其伴侶。夫日本竟恥與中國偕。中國而甘爲奕厥侶哉。於戲。

爽目子曰。西人之在中國者。或爲公使領事。或爲行商坐賈。或爲醫士礦師。或爲傳道教士。固不一其倫矣。試執途人而問之曰。西來諸人。最有益於華者。誰乎。則將應聲而答曰。此必傳道之教士也。盜公使等之來。以修好睦鄰。保護西商爲事。此官場中人。不妨謂其有爲名之心也。商賈之來。以通工易事。買賣有無。爲事其爲求利而來也。固不待言。醫士礦師之來。旣揚名於天下。復得利於中華。名利兼收。爲世所羨。獨有傳道教士之來。華非爲名也。非爲利也。傳揚真道也。誠知真道爲生命之糧。而欲以其

糧爲華人益智饋貧之助也。且知基督爲世界之光而欲以其光爲華人去暗投明之導也。此爲獨有益於中國者也。而奈何逼逐之殺害之。

欽加二品銜花翎卓異候陞在任候補道特授直隸保定府正堂陳印保泰湖南長沙人戊辰進士爲前任臺官以直言敢諫著於時爲明白曉諭以安民教事照得泰西各國在中國通商傳教朝廷准予保護載在約章理宜官民一體遵守以昭睦誼乃鄉僻百姓不深悉朝廷柔遠之道與西士傳教之規往往心生疑感而地方匪徒之欲乘機搶掠者遂妄造謠言從中煽惑以致百姓由疑生忌漸至激成事端及至事定審實謠言盡係虛誣匪徒則已飽掠而去徒使安分百姓被不美之名國家且因之而大受其累彼西士感荷皇恩氣雖漸平心終不服而局外各國且羣抱不平從而竊議之夫以中華禮教休明衆百姓涵濡聖澤數百年顧輒以民教齟齬不顧貽君上之憂失國家之體可乎且西教士萬里跋涉而來爲勸善而廣傳其教在我當以東道地主之誼遇事體恤以示我華仁愛之風卽偶有論端亦當稟呈地方官公平處辦方合道理而乃一切不顧徒信調言冒昧從事可乎本府嘗思教案起釁之根未必華民故意仇視教民大抵既有匪人播弄其間而又不明西人傳教之意之所致今試將彼教情形略與爾衆言之查西洋希臘天主耶穌三教名雖異而實則同所拜之天主所誦之新舊約書所行之善舉

如育嬰。義學。施醫院等事。亦無不同。所異者。傳教之規矩耳。三教行於歐美各國極盛。如法。奧。意。葡。西。比。等六國。則皆宗天主。而耶穌亦間有之。如英。美。德。和。丹。瑞。瑞。等七國。則悉主耶穌。而天主亦間有之。如俄。希。等國。則所宗者希臘教也。其傳教也。則各國人互相往來。互相傳授。亦互相親愛。從無詐。虞。計。各國地方。縱橫數萬里。人民數百兆。無論君民。上下。皆以三教為歸。凡其國婚喪大事。及大典大禮。悉有事於教堂。故各國教堂。大小數萬區。教士數萬人。國人無不尊而敬之。其教流傳至今已一千八百九十餘年之久。其教中一切費用。或出於善士之捐輸。或出於國家之公帑。其教士必選品學兼優者。仍必須考取。而後得充。其來中國也。則皆教會所派。既非奉其國君之命。亦非別有希冀之心。特以彼耶穌有遺言曰。後凡奉教者。必須廣為傳播。方足示其信愛之忱。不然。已雖奉教。仍不得謂之至善。故近今傳教者。不獨行於歐美。又廣傳於亞。澳。兩洲。凡此者。皆其所以不憚險遠。不惜資財。來華傳教之本意也。眾試思之。彼若有一如謠言所云。焉能傳之如是之久。如是之廣。且使信奉者如是之多乎。自今以後。果能知彼教不止行於中華一國。而來華傳教者。又不止一國之人。且知各國皆視傳教為極重大之事。則凡前此不經之謠。可不煩言而解矣。恭查光緒十七年五月初七日。欽奉 上諭。泰西之教。本是勸人為善。民教本可相安。等因。又本年因閩。浙。四川三案。欽奉 諭旨。嚴拿匪徒。並飭將教堂。

時加保護。惟思保護之道。嚴防於臨事。不若曉諭於平時。欲免民教之齟齬。不若揭示傳教之本意。爲此示仰。國屬軍民人等。知悉爾等嗣後。當曉然於西人傳教。無非勸善爲心。我邦務須一視同仁。切勿輕聽浮言。以免別生事故。而再失吾華體統。其示諭所不及之處。爾等可互相勸告。俾衆周知。倘有奸徒。造言惑衆。遇事生風。則國法具在。定當嚴拿懲辦。決不姑寬。懷之特示。○兼護湖廣總督部堂湖北巡撫部院譚。爲出示曉諭事。照得造言生事。例禁甚嚴。乃近來有等不法匪徒。意存叵測。動輒藉外洋各國爲詞。捏造無根謠言。煽惑愚民。以致各省搶毀教堂之案。層見疊出。前因武穴地方匪徒生事。藉端搶掠。當經本任部堂張會同恭錄迭奉諭旨。先後出示嚴禁。並通飭各屬各營。遇有造謠生事匪徒。卽行嚴拿重辦。倘失於覺察。暨不能先事豫防。致滋事端。定惟各該管地方文武員弁。各防營將領。是問。凡有教堂處所。密派兵役認真巡查。妥慎保護。各在案。茲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開。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准美國田大臣照稱。聞四川成都府。滋有大事。大竹縣。嘉定府。敘州府等處。均行滋事。他處亦有滋鬧情形。不能不請立即嚴飭。長江一帶地方官。不准復有滋事等因。蕪湖教案。鑒在前車。照會所稱。亦係爲思患豫防起見。相應咨行查照。卽行出示曉諭。防患未萌。是爲至要。等因。前來。除移飭外。合卽出示曉諭。爲此示仰軍民人等。知悉民教相安已久。爾等務當遵奉。欽此。諭旨。

各守本業。勉爲安分。良民切弗輕聽浮言。妄生事端。倘有造言惑衆。以及匿名揭帖。定當按律拿辦。決不姑寬。本兼護部堂。旨出法隨。其各懷遵毋違。特示。按乙未開教案起各省大小官憲分別出示誦讀。右二示一則洞燭源流委曲詳盡一則承宣德意剴切嚴明并錄全文以永陸詎。

中東戰紀本末

第七

9-11-11

中東戰紀本末卷之七

美國林樂知鑒定

上海蔡爾康芝拂氏編輯

蔡子新語序

古華亭葉尊聞稿

條風解凍。淑氣暗春。天換新年。人含新意。際茲甲兵新洗。樂敦新盟。如久雨之喜新晴。儼力穡之逢新熟。余友蔡子萌茂才。滌冰甌之新筆。發玉笈之新篇。見眎賦生。屬為嗶引。循環雒誦。驚喜欲狂。念倉聖造字之初。聯綴成文者。類皆曩曩。獨造追秦政。焚書之後。呢喃學語者。或致陳陳。相因。蔡君默索冥搜。乃能出無窮之清新。不拾人一字牙後慧。自維不敏。惟有如小巫之羞見大巫耳。顧念新沐彈冠。新搭振衣。衣冠不必其新也。而沐浴者。恆有帶乎。此則試以破帽殘衫之寒。乞相聊充新解。忝冠新語可乎。夫新也者。革其舊之謂也。易大畜之彖辭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王氏輔嗣句讀如此繫辭曰。日新之謂盛。德書允征曰。舊染污俗。咸與維新。詩采芣之篇曰。薄言采芣。于彼新田。禮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羣經言新。大旨略備。而要皆自德之日新始。德日新而臻極盛。俗之污者。既許自新。民之頑者。更鼓舞而使之新。新膏降於上。新氣應於下。彼田之二歲為新者。有不呈懷新之象。而屢慶豐年哉。況乎今日之天下。一上天之新開時局也。亘古莫往。莫來之國。有新船以渡海。有新軍以避陸。有新綫以通音。問泰

中東戰紀本末

卷七蔡子新語序

中國非用兵之國說

廣學會校刊

西諸新國業既朝發夕至此動彼應遂若新結之比鄰而新集於震旦華人之耳目頓亦一新然仍守舊多而求新少者何也無新學以曠靈明也農工商之趨向繫乎士士之才識資乎學誠使濟濟多士博采新書究心新法灼知泰西所以新興之故悉舉以教待新之華人何必效新亭兒女子泣哉開新礦而五金煤油之利廣築新路而萬里衽席之效宏製新器而工不但鬥巧九張機闢新畝而農不但多收十斛麥新銀行新船局遍通於海外而行商樂利坐賈奇贏新銀錢新郵政徧創於域中而國體尊崇民情聯絡馴致朝野上下風舉雲從官制則新更也考政則新訂也兵法則新其訓練也刑法則新其訊鞫也五十年之古國廿二省之大邦金鏡新磨寶刀新淬彼蕞爾三海島何維新之足云光緒二十二年太歲在柔兆溆灘新正月丙申朔越二十五日庚申序於新綠芋綿之室

中國非用兵之國說

新語之一

上海蔡爾康紫職甫

西人有言曰震旦西人稱中國聲似支那宋史載天竺表來譯云伏願支那皇帝福慧圓滿壽命延長或作脂那見法苑珠林皆梵稱也然天竺實稱中國曰摩訶震旦摩訶梵語發聲也震旦東方日初出之國也震且譯作支那聲之誤也者通商之國非用兵之國也余驟聆之而怫然恚徐味之而爽然失熱察之而憬然悟也我朝龍興遼瀋懋昭聖武太宗文皇帝親征朝鮮八道諸島軍無不到其國亡而復存故朝鮮樹碑於三田渡頌德至今聖祖仁皇帝親征準噶爾殄其可敦唐書回紇君曰阿奴其汗噶爾可汗妃曰可敦

丹仰藥死。所部盡降。自阿爾泰山以東。皆隸版圖。拓喀爾喀西境千餘里。雍正年間。兩征厄魯特。三許其通款。乾隆年間。蕩平準部。戡定回疆。簡命大臣。遣駐西藏。而烏斯藏西南之廓爾喀。亦爲福文襄王所破。卑詞乞哀。遂以印度爲界。前後關地。周六萬餘里。而且緬甸安南。稽顙臣服。滇黔徼外。改土歸流。大小金川。悉附於蜀。楚黔粵苗。播之族。無不洗心革面。願爲盛世之良民。正不徒內六盟外四盟。青海賀蘭山諸蒙古。首先效順。臺灣自古不屬中國之生番。鱗介乎冠裳。睚眦乎禮樂而已。然則克請爾戎兵。方行天下。至於海表。孰有戰勝於廟堂如震且者哉。西人乃如是云云也。此余始所以怫然恚也。徐而味之道。光季年。英國以互市爲請。朝議拒而不許。爰有海疆之禍。咸豐十年。英法水師震驚宮闈。言之傷心。旣而緬甸併於英。琉球吞於日。光緒甲申。法蘭西欲取安南。厥有馬江之敗。安南旣失。延及暹羅。中國屬藩。僅存朝鮮一國。歲在甲午。日本又欲強預其內政。皇上赫然震怒。命將徂征。不圖師出無功。一遁於牙山。再潰於平壤。三挫於鴨綠江。於是九連鳳凰。蓋海金復。諸名城相繼淪陷。旅順威海。諸天險猝致陷。危甚至北洋。海軍竟燬於劉公島。畔嗚呼。天心之不可測。歟。人謀之未盡。藏歟。此余繼所以爽然失也。及至靜言思之。而熟察乎往古尊攘之陳迹。不覺終焉而憬然悟矣。舜禹之聖。尙有三旬逆命之苗。民中國之有邊患。此其肇端亦越成周。幽王竟爲犬戎所弑。戎狄之禍於斯爲烈。桓文創霸。首在攘楚。然召陵之

役不戰而歸。城濮之師僅喪子玉卒之南風。大競不特。漢陽諸姬。楚實盡。竟將蹂躪中夏。狎主齊盟。吳越繼興。俄成戰國。戰國之大勢。屏秦於西戎之列。六國之師合而攻之。秦人開關而延敵。皆遁逃而不敢進。曾幾何時。悉遭翦滅。秦政遂稱皇帝。正位中原。漢高祖破秦滅楚。羣才協輔而匈奴大起。受困自登。終漢之世。疊遭胡擾。直至予以歲幣許其和親。猶且叛服靡常。防秋無策。唐人詩云。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其沈痛何如哉。晉時雜戎內居。五胡難作。青衣行酒。千載羞稱。東晉以後。偏安江左。元魏周齊儼列。北史唐太宗武功赫濯。秦王破陣樂。至遠播於身。毒尊爲聖人。然而吐蕃回紇。騷擾不休。傾山東二百州之財。力以禦之。於邊亭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吁其慘哉。宋藝祖初著黃袍。遼人已興於漠北。洎遭金寇。徽欽二帝老死。五國城中。高宗號曰中興。然以張韓劉岳諸名臣卒未能恢復。燕雲奄忽之間。亡於元手。明太祖驅元正位。施及子孫。則有也。先之禍微。于忠肅之力。莫宗能復辟乎。然而曾不百年。流寇四起。帝后殉國。吳三桂求救於大清。而明社邱墟矣。由此觀之。則知震且者。誠非能用兵之國也。況卽以用兵言。平內亂則庶幾禦外侮。則斷乎無濟也。是以孔子至聖也。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彼萬不逮孔子者。每遇他國之有違言。輒斷然力主戰議。嗚呼。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謂之何。奈何。見老臣持重之大臣。非斥之爲賣國。卽責之爲貪生。况又謬執經義。

侈陳古訓。整軍經武。累牘連篇。試問考之於經。稽之於古。有能寶指震且善於用兵。可操戰必勝。攻必取之左券乎。且卽以經義古訓而論。又何解於先王耀德不觀兵之語乎。而況今日五洲萬國之情勢。已非昔日蠻夷戎狄比乎。然則其用兵也。用兵而屢敗也。非自速之禍乎。

看似有激而言。實屬無懈。可擊。余乃亟欲觀新語二。爽目子評。

中國實通商之國說 新語之二

上海蔡爾康縷甫

或有問於蔡子曰。中國非用兵之國。則吾既得聞命矣。中國實通商之國。試問有徵於古。有驗於今乎。曰。有昔者。敬仲相齊。官山。繼以府海。文公治衛。通商先於惠工。正不徒貿遷。有無化居。蒸民乃粒。載於虞書。商賈阜通。貨賄爲周。太宰九職。任萬民之一邑也。故商不出。則三寶絕。五行百產之精。非商無以聚也。六府五庫之寶。非商無以充也。仲秋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也。此皆載在經典。班班可考。上世之於商務。其鄭重何如哉。自有創爲抑末之說。起一則曰。千里遨遊。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再則曰。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更有綴文之士。責以澀蕪。舉糶交貿。相競鬻良。維昔蚩眩。邊鄙而駢坐。帶嚮之徒。不獲收資。皮資。絛資。舟資。車之益。國家乃因之而坐困。此豈計之得哉。不知天下。

熙熙皆以利來天下攘攘皆以利往徒知農之爲本商之爲末彼農人終歲勤動餘糧棲畝惟有聽其紅陳於露積之中而嗷嗷待哺者流曾未獲半粟之飽者皆緣無轉運之商人也是知商人者民之命脈而國之血氣也血氣衰則國病命脈絕則民死此理甚明無勞著決是以泰西諸國皆以恤商艱保商業廣商途鼓舞商情振興商利爲國家當務之急本國之互相通商無論矣近而犬牙相錯之鄰邦遠而蛋氣相涵之海國將使無不有其商人之車轍馬跡焉而又歲遣兵船四出巡邏以防欺侮而壯聲威又或特派領事遠道駐紮以通聲氣而平曲直凡若此者豈許子之不憚煩哉亦曰國中之有商人爲君相富強之所本爲農工呼吸之所通也中國地大物博甲於五洲萬國獨都薈蓄不知粵海之蚌珠吳市吹簫莫問燕郊之擊筑四境之內已重賴有賤徵貴貴徵賤者相與跋來而報往而關津所權之稅遂爲朝廷歲入之一大宗道光季年開五口通商之利更得與外洋諸國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咸豐同治以來口岸則逐漸推廣商務亦逐漸擴充試卽各關貿易清冊而綜核之光緒三年卽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洋貨進口價七京三兆二億三萬三千金有奇土貨出洋價六京七兆四億四萬五千金有奇各關徵收出入口正稅及復進口半稅內地半稅船鈔等銀一京二兆零六萬七千兩有奇光緒十年卽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洋貨進口價七京二兆七億六萬金有奇土貨出洋價六京七兆一億四萬金有奇各關收正稅半稅及船鈔等銀一京三

兆五億一萬兩有奇。光緒十九年。即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洋貨進口價一垓五京一兆三億六萬二千金有奇。土貨

出洋價一垓一京六兆六億三萬二千兩有奇。各關收稅鈔等銀。連洋藥釐金五兆三億六萬兩在內二京一兆九億八萬

九千兩有奇。驟而觀之。似乎進口貨價浮於出口。華人之困。或由於是。不知各關所徵稅鈔銀兩。獨非華

人之所得乎。以稅鈔補入貨價。中華所得外洋之利。大都溢者多而虧者少。況尚有七釐扣用等項。亦為

華人所應得。然則通商者。誠中國朝野上下求之不得。獲利無窮者也。且各國之所以必欲與中國通商

者。誠以華民半小康。洋貨可以行銷。華產多適用。土貨可以採取。故也。假使華民日漸貧窶。見洋貨而不

能購。華產日漸匱乏。思土貨而無可採。則洋商必盡闢風。裹足。華人所資生計。華關何以葆

利源。反是以思。誠能廣行新法。使華民增二三倍之富。華產增八九倍之多。增富增產確有把握。試取閱

中國通商之利。尙有涯涘哉。然使華民斷無增富之機。華產亦斷無增多之理。則猶不敢曰。中國誠通商

之國也。乃考其種植以農人。未明化學。故國稅再熟之稻者。僅見也。考其礦產。則金銀銅鐵錫鉛煤炭之

類。多於恆河沙數。徒以狃於風水之謬。皆窖藏而不能用。地不愛其寶。無益也。一旦新學盛行。化其錮蔽

疑忌之私。華產即由八九倍遞增至數十倍可也。而謂華民之富不能由二三倍而遞增乎。夫民富既

莫與京國威自見。其振彼日本者。望風懷想。惟命是聽。之不暇。歐洲各國亦必相敬相畏。即使中國善於

用兵已無藉乎一兵之用。吾故曰中國非用兵之國。而通商之國也。西人不我欺也。

撤兵議

新語之三

上海蔡爾康芷祓甫

客有讀新語者。造鑄鐵齋而問曰。子言中國爲通商之國。非用兵之國。亦旣信而有徵矣。今日者。中東和約亦旣議定。即使俄國強欲干預東方之局。以日本割取中國陸地。心殊不甘。德法二國從而和之。然不利者在日本。非中國也。中國乘此暇日。休養生息。竭力振興商務。以躋於民富而國無不足之隆軌。海濱下士。其可歌。淨洗甲兵。長不用之。詩靜聽闐闐。持籌握算。聲而欣。占利市之三倍乎。蔡子曰。嘻。歐洲諸國。長駕遠馭。豈徒日本之不利哉。姑卽以中國無涉言之。亦不第用兵之難已也。抑且撤兵之難。咸豐同治間。髮捻四起。各省軍興。洎乎凱撤之時。欠餉則未克發清也。回籍則相離窳遠也。其弱者吞聲忍氣。沿途求乞。始匍匐而抵里門。其強者則糾黨搶劫。流爲游勇。所至之地。民不聊生。而且有結爲哥老會者。蔓延於長江上下游。至壬辰年而變生不測。幸賴各省大吏。驅除搜捕。始漸無事。然其根終未絕也。去歲日本難作。國家歲糜千萬金。以養之綠營兵。無一可用。其累年訓練之湘淮各營勇。微特一敗再敗。且亦不敷分布。朝廷命將出師。大吏辟舉偏裨之可信者。無一不帶勇丁。卽無一不帶召募。況乎警報日亟。畿輔震驚。各省之勤王者又起。本年以來。統計東三省及順天直隸山東各路。分駐營勇。若閩若粵若關

若隴若晉若豫。與夫回兵苗勇之屬。合諸湖湘子弟。清淮健兒。盛京吉黑直東諸土著。數總在三五十萬。其中良莠不齊。鄉土各別。且召募之際。不暇審擇。向所謂之哥老會。不免闖入其中。以本屬散在各處者。不啻官爲聯合。而句結之一。一旦撤防令下。糧臺不敷支應。必將有減成給發之例。且吾聞軍營積弊。凡統領以次各武員。向糧臺關餉時。有明係十成。而僅發八九成。甚至六七成者。及取閱其領狀。則居然十足也。統領等散餉於其所轄。則又巧立公費雜費等種種名目。層層遞扣。各兵所具領狀。仍儼然十足也。故卒皆不能發其覆。而正其罪。然事勢當危急之秋。糧臺文吏軍營武弁之天良發見者。尙恐臨敵而士不用命。或不敢多方剝削。今則和局已定。戰禍已紓。即使餉糈充足。必共肆無忌憚。彼嗷嗷待哺之勇。其何以堪之哉。且諸員卽無尅扣矣。各勇關得一二月之恩餉。極多不足十金。而迴望故鄉。千山萬水。舟車有費。食宿有費。寒暑衣服。疾病醫藥。又有費。其能安抵家園者。十無一二也。則又將蹈咸同間之覆轍。散勇所過。盜賊叢生。萬一更有嘯聚山澤。煽惑人心。如三年前之鬧教殺人者。川閩等省教案作論之際尙未起也良民禍懸眉睫。夫安冀兵禍之永息。商務之遂興哉。客曰。是皆然矣。顧亦有良策以善後乎。蔡子曰。狂於目前者。不足與圖長治久安也。吝於小利者。不足與語仁民愛物也。今卽以撤兵言。微特有事則招之使來。無事則麾之使去。非所以服人心也。臨戰則驅諸瀕死之地。罷戰則靳以資生之途。非所以善皇恩也。而且將

撤之際既講潰之堪虞既撤之餘復驛驅之可患寔假而亂機蜂起害及閭閻小民之財產蕩然賦稅必難足額亂勢蔓延傷及羈旅與國之責言洊至撫卹必耗重金故夫傷生害命廢時失事而外庫財之所浪擲又將不可勝計今誠能無事而防之先事而圖之首在撥部庫及外省之餉項核計奉撤之勇欠餉若干給費若干一早爲布置寬爲籌備甯溢毋缺次在祛官場之積弊凡撤勇所應得之銀兩自糧臺統領以迄營哨敢尅扣一絲一毫者嚴申法紀有犯必懲甯嚴毋寬又次定撤勇之期限假如今日撤湘勇若干人明後日參以閩勇粵勇之類不使同省之人多通聲息以肆句結若是者周而復始甯緩毋急又次籌撤勇之行程今大軍多駐山海關天津大沽及燕臺等附近之地輪船皆可通行宜僱定招商局輪船不足則佐以怡和太古諸商輪陸續向各處裝載由官另付水脚銀兩船中伺應人等不得向各勇需索分文假如兩湖之勇則載赴漢口一帶淮勇則載赴安慶蕪湖一帶閩粵諸勇亦皆以此類推其實在輪船不能通行者亦必載之至一口岸務俾其易於回籍而後已若是者去而復回甯近毋遠又次定給銀之次序凡奉撤之勇先就撤退地方核計應發項下給以二三成便卽押令登輪俟輪船將次泊岸時其離籍不過數十里者如數找足令其自去其在五百里以外者則再給以五六成酌留一二成給以憑據移咨該原籍地方官於如數找足之外再給一二成以補路費隨卽掣回憑據作正開銷地方官

及差役等有敢於留難弊混者卽以罪糧臺統領等官之罪罪之若是者分而仍合甯繁毋簡五者之策
既行於撤勇之道思過半矣總之居今日而言撤勇不當視爲外禍之既定而當視爲內亂之將興則庫
款之所籌不可不溢也刑法之所定不可不嚴也程途之所期不可不緩也輪船之所送不可不近也餉
項之所分不可不繁也然後赳赳武夫桓桓夫子出則爲荷戈之壯士居仍爲負耒之良民國家職是
之故雖不免多糜一二百萬之重資而以較生事之後或更糜三四百萬且傷損沿途財產多至不可紀
極兼使有用之人或偃蹇於道路者孰得孰失孰利孰害不可同日語矣昔美國當南北交戰之時前總
統格蘭脫前曾游於中華爲北軍大元帥及至南軍屢敗大局平定其部下有勝兵百萬陸續用火輪車
分送幾盡至其門外而後已中國今無火輪車故宜以輪船代之百萬之衆在外生事者幾無一人焉今福世德大臣在華
熟於其本國之政事正可就近向之詢問擇善而從海濱下士不過當憂盛危明之際效愚者千慮一得
之獻而已客喜而退遂書之以爲新語三時乙未浴佛日也

宋儒貽禍中國說

新語之四

上海蔡爾康芝級甫

朝鮮有事以來中國創鉅痛深爲萬方千古之奇變深識之士推原禍始察度病根知疆大之困於弱小
者惟在仇視外人墨守古法兩端誠使亟爲改圖除舊布新如孔子師郟子故事席富有之大業廣日新

之盛德不三十年。譽滿寰中。威行天下。縱非反手之易。直如操券之致。區區日本。何足介懷。然而馬關訂約。煙臺換約。至今瞬逾一月矣。令甲令乙。改絃更張者。安在草野。莫得而知。蔡子悄然以思。悚然以懼。不禁喟然以歎。曰。嗟乎。中國蠱毒。蓋中於七百年之前。而人皆莫之覺也。夫以漢高祖之雄才大略。又嘗開國之盛。而匈奴入寇。圍諸平城。中外不得相救餉者七日。其得脫之故。史家莫得而詳。繼用劉敬讓以公主妻冒頓。遂與結和親約。終漢之世。遞相要求。其遺漢書牘。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甚至以媾媵之辭侮呂后。顧讀史者。未嘗以是爲漢病也。唐高祖許突厥吐谷渾互市。且以百姓之故。嘗稱臣於突厥。太宗以文成公主嫁吐蕃。論世者。亦未嘗以是爲唐病也。自宋儒出。執其迂繆之見。傅會古訓。曉不巳。實則復讐之議。聖人之道。內中國而外夷狄。麟經亦未著明文。徒以風會所趨。靡然從之。沿至今日。尙無底止。上而士夫。下而里巷。每有與他國交涉事。動曰。夷人吾仇也。豈知中國之與泰西。向無來往。蠻夷戎狄。非所論於美斐澳。歐夷人之稱已殊。無謂西人之來志在通商。傳教。初無利我土地之心。又當別亦無如金源等。需索歲幣之陋。卽謂其始曾遭蹂躪。亦尙可情。怨理道何至視若深仇。乃自有宋儒之蠱毒。中於心。曰。夷狄則先外之。彼有良法。鄙而不願採。曰。仇讐則更恨之。彼有美意。疑而不敢聽。及語以各國駸駸日盛之勢。則更笑而不肯信。此中國可與而不遠興之故一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

不。相。製。禮。若。夫。制。治。保。邦。
其。力。振。新。法。者。且。卽。大。儒。
多。瞠。目。而。不。能。對。凡。若。此。
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
今。亦。豈。無。一。二。之。可。採。何。
之。蠱。毒。中。於。心。一。筆。抹。倒。
之。故。二。也。今。試。爲。泥。古。者。
金。削。地。信。有。仇。矣。曷。不。起。
何。又。寂。寂。無。所。聞。也。其。將。
險。象。不。越。十。稔。余。是。以。中。
曰。能。之。新。語。而。已。矣。作。新。

擬杜司勳罪言

新語

蔡子。華。人。也。身。未。鷹。一。命。

中東戰紀本末



奏議海氛甚惡。機於竹素而乃。魯屬於我吮毫。臣請裁撤海軍。愀然憂有裁水。地而有德色中。洋滅雷艇且又。新造滅雷艇有。里或三十里者。何時今何勢哉。謀國是哉實事。備哉孔子曰善。又曰惟仁者爲。昧歐美之時宜。

但詠假樂之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而已無惑乎登牆而受闕於東鄰更開門而致揖於北敵也此實
誼所以有痛哭流涕之語賈山所以有土崩瓦解之嗟也卽申上文數端言之夫海軍衙門者卽西國海
部之制也比來西國多不敢輕言黷武其設外部以固友邦之誼而必設海部以張本國之威者國威既
張友誼益固雖德與法累世深仇者亦積久而未嘗妄動此其證也中國乃因噎廢食當海警紛乘之日
爲海部休沐之期無論南洋尙有師船正宜相率勤王稟奉中樞羽檄卽謂南琛南瑞等艦並無水師將
領南洋各艦藉口畏避直謂之無將領可也豈不可籌起敝扶衰之策更張規復之方於以下屠濬蚪上殪飛隼今海軍燿而
卽撤海部然則刑措而不用鄧治也屏土木之工儉德也刑部工部卽隨之而盡撤其可乎若以節省浮
費爲言則有戶部而倉場總督衙門可撤有禮部而光祿太常鴻臚諸寺可撤有兵部而太僕寺可撤有
刑部而大理寺可撤有理藩院而會同四譯館可撤本朝不立太子而詹事府可撤冗員可撤甚多此不過略舉數端耳
乃可撤者皆不撤獨於海軍衙門深惡痛絕之若是使中華永無張國威之望也此所以慄然哭也中
東和議旣成無論受虧何若皆皇上如天之度就使由外定議亦正合全權大臣之職業旣受虧定約
失諸東隅彼部院大臣各有分所應爲正宜隨事補苴爲收諸桑榆之計其有言責者則宜博考新法剴
切疏陳易危而安由衰而盛智慧乘勢猶反手耳何圖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旣未識外邦之強弱復不顧

中國之存亡坐井觀天隔靴搔癢言厖人雜靡無適從淆宸聽而惑輿情幾至事機決裂且在位者既若斯之憤憤矣計借舉人亦儼列士林也而謂言滿紙不如識字之田夫日報主筆亦儼操清議也而汚話連篇直等匿名之揭帖總之自上而下惟集矢於李中堂之一身夫使中堂亦復不違事機不明理路一如固執之尙書閣老去之可不甚愛惜也者一旦決然逐斥甚或加以罪名公道具存尙將代爲稱屈而況中堂爲中國講求新法之第一人外邦之重其名者不啻泰山北斗乃諸臣逞其意氣肆糾彈中堂固不免灰心卽彼下僚及庶士之能知新法者亦將箝口結舌不敢道一字中國受虧之處勢必無可彌縫而中國之興恐將如河清之難俟也此所以愀然憂也古者兩軍相見六韜三略具有師承自漢至宋如諸葛忠武岳武穆之用兵甚至流播於稗官野史豆棚閒話時略識之無者類能津津道之迨至今日兵法漸廢而不講卽如髮捻之亂官軍與之支拄幾盡不知紀律爲何物而官軍披靡賊勢蔓延者一則召募爲難一則隨處可以裹脅耳湘淮各軍後先繼起有紮硬寨打死仗手段遂奏恢復之效金甌闕而復完曾文正曾忠襄左恪靖諸公與今傅相蕭毅伯之功偉矣顧自日本難作北洋前敵諸部猶是淮軍也吳清帥所統猶是湘軍也乃鉛刀之用竟不能割一小鮮者則以泰西火器日以精訓練日以密日本師其長技步伐井然不亂槍礮之準頭亦復斟酌若畫一中國將領卽多如左軍門寶貴其人亦苦於新

法之未明如師曠與離婁角徒搏也中國經此次創鉅痛深之後正宜上自京師下至州縣徧效泰西大小各學塾之制以教童子省會或府治中增立武備學堂沿海各口增立水師書院各以教冠者庶幾人才輩出國勢淳興無事則建威銷萌有警則同仇敵愾日本之明效大驗即可取法又豈料以某某等艦陷於北洋之故遂裁水師學堂哉夫就今日而策海防增置學堂猶恐不及謂無船而不必教有船而始教北洋覆轍尙在目前至愚之人亦知引以爲鑒明明賢智舉動乖舛何一至於斯也此所以愕然駭也若爲節省經費起見一省會中既有布按兩司分掌錢穀刑名諸要政矣日本索賠兵費多至二百兆金彼不諳新學之督撫大可撤而去之若新法學堂者宜增而莫可撤也中國善後事宜亦復亟需整理泰西既有稱貸國債之例自可仿照以救然眉然華民共合四百兆均貧富而統計之每人願出一金以供國用瞬息可以集事日本得遂其慾不得不照約撤戍既速拔眼中之釘而以其焚索之息移給華民又免剜心頭之肉且尙餘二百兆金何物不可整頓何事不可經營利國利民計無有善於此者況民間既有餘財存諸國庫則其忠愛之心尤切於平日泰西民人出死力以禦外侮者正恐國一失而家且不保也中國不此之務而鯁鯁焉求助於外人已爲失計或謂華民斷不願息借商款議起抑勒備至誘騙繁興今豈可再蹈前轍不知此特官吏之咎抑恩信之不克徧孚也然使求諸英美等國向不利中國之土地且日望中國之振興者猶之可也今乃賢不加察急何能擇忽附於視眈欲逐之俄人不知彼國尙負債纍纍豈有餘

資以供華用於是效微生高乞醴之舉轉而貸諸法國索質海關稅項之不已且儼然以中保自任居心
叵測設計甚姦三十六年中正不知若何變局也以上云云互詳電報按英美諸國貸銀於華自能代華
瘠豈復一此所以艴然怒也海軍既喪和局已成但使中國亟圖自強設學校以植人材築鐵路以振商
務守和約以聯友誼興製造廣開採以濬利源各國當仍愛之重之而不忍侮之何至有戰國時專乘人
傲不顧盟誓妄思吞噬之禍是故重整海軍並非今日之急務而乃以購買滅水雷艇聞也此所以慄然
疑也北洋海軍之失事非船不堅而械不利也無使船與用械之人也今海軍衙門已撤本實先撥枝葉
何自而生水師學堂又裁一省如是矣他省卽不至如是亦未聞竭力整頓然則船自能行於海面械自
能中於敵軍乎夫臥薪嘗膽流俗以爲美談報怨尋仇君子以爲深恥日本縱有可誅之罪仁武宜存不
殺之心故卽耀德而無可觀兵猶將體造物之好生不必惡揚旁之奸睡矧將領既類多關葺器械又莫
辨楛良糜重金以致廢船徒使之叢泊海濱自以爲觀美無論養船有費募兵有費豈堪擲黃金於虛牝
且使有識者哂之以爲尤爲無益有損而況萬一禍機猝起其敗仍可立待是直以前失之上等戰艦爲
未足更齎寇兵而藉盜糧也此所以潸然淚下而不能止也噫吁嘻哉生爲中國之人死不食他邦之
粟敢謂胸中有竹要期眼底無花滿紙狂言一腔忠憤金人緘口夫子應悔失辭玉女投壺天帝或應微

笑矣。

說教新語之

上海蔡爾康紫韻甫

士潤澤暑酷更逼人。不敢與筆墨爲緣者。眴逾旬日。檢架上通鑑輯覽。重讀一過。見誼辟之興。養立教。則神游目想。爲盛世之民。幸見暴君之縱欲敗度。則心慚意沮。爲叔世之民。悲蓋雖跛。脚北廳下。而理亂興衰之故。無時不往。來於胸中也。繼讀東華錄。與前史默相印證。覺盛世之善政。至我朝而無不備。叔世之糝政。至我朝而無不去。夫豈徒田不加賦。戶不抽丁。爲六五帝而四三王哉。吾儕小民。幸生斯世。無事則奉公守法。有事則敵愾同仇。庶幾仰答生成。俯安耕鑿。不圖日本難作。荷戈執戟者。臨敵輒潰。貪生畏死。已爲君子所羞。稱更不圖。鬧教案。起亂民。響應夷吾。有何面目。叔寶全無心肝。不知朝廷何負於汝。而必欲隳中國之燄名。動他邦之公憤哉。余儒教中人也。儒者之道。以勸忠教孝爲先。而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故明王以孝治天下。迺者戰陣無勇。而又好勇鬪狠。以危父母。通國皆稱不孝。正指此輩。妄所得忠臣而用之。豈孔孟二千餘年之教。澤有時而窮。祖宗二百餘載之。恩膏竟不下究歟。不然。深宮宵旰。焦勞踐土。食毛者不能圖報。涓埃更忍貽君父以無涯之戚乎。且夫日本之禍。中國非必不敵也。而華民以怯於公戰。誤之削地糜財。痛深創鉅。教堂之設。教士之來。中國非徒無損。而又利之也。

中東戰紀本末

卷七 擬杜司勳罪言 說教

十

廣學會校刊

而華民以勇於私闕誤之責言徧於西鄰眾射集於北闕嗟乎嗟乎今何時今何勢乎修好敦睦猶虞不給奈何以元氣未蘇之一國而櫻諸雄國之怒乎是故日本之禍業已鑄成大錯無可追咎亦無待避辭教堂之禍先起於四川省會浸淫及於外府浙省温州府屬平陽縣繼之差幸其毀產而胥未傷命耳閩省福州府屬之古田縣竟有齋匪殺人縱火甚至戕害婦孺傷心慘目震動地球廣東又有匪徒害人自害之案似此紛紜擾攘不知伊於胡底夫藝尙不恤其緯而愛宗周之隕矧余忝列士林又久與西士交略諳西教之大旨必欲畏首畏尾效金人之三緘其口非特無以伸清議抑將何以答聖朝敢竭鄙誠竊附忠告昔者堯之帝也欽若昊天伊尹之自任也思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耶穌生於漢代以敬天愛人爲立教之宗所謂東方有聖人西方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也門弟子衍其薪傳箴糧負書周行天下雖有智愚之別純駁之殊而虔奉科條宏宣旨趣其引人而偕之道者愛人如己也卽仁者之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也祈禱禮拜者敬天無二也卽孔子之不欲禱上下神祇也與吾儒豈有異哉且各國政府容有幸災樂禍鯨吞蠶食之心教士來華恪守教法但以匡救振興爲己任與其政府之心相懸天壤故非第傳其道也又將傳其學居恆語於人曰如某事若某事者我國之所以興也中國曷爲而不學其熟精華學者則更著書立說諄諄剴勸不但爲渡人之寶筏兼可爲治世

之金。蓋其於羈旅之鄉。直視爲梓桑之國也。此等苦心孤詣。足令人天欽感。嗟我華民。不以爲德。反以爲讐。可惜孰甚焉。而況真以爲讐。則又甚可畏何也。西國於教士之來華。謂其將徧示良箴也。心殊不喜。若竟被華人所戕害。彼將曰。此我國之善人也。中國殺之。是戕天理而傷我國體也。於是傳教遂與行政相干涉。況教士本非專隸一國。一有不測。衆會合不啻衆國合。夫至衆國合而謀我。其爲禍尙堪設想哉。今爲我民計。願從西教與否。教士並不強勸。余服其理而不從其規。請善士初不遐棄我也。可謂明證。不之信者。自別爲可也。而朝廷之法。令則萬萬不可不遵。試先恭讀上諭再誦。憲示保護西教深切著明。若敢與教士爲仇。是違皇命而輕憲示也。朝廷與各國所訂之條約。卽各國合而成一國之法令也。條約中明言允許教士徧入內地。以傳其教。若敢顯相違背。隱逞機謀。是藐本國而兼欺各國也。藐本國之罪。已不勝誅。況欺各國。卽以害本國萬一事。機決裂。嬖人伍參之肉。其足食乎。若謂教士偶爾失檢。容蹈非幾。則條約又明載之。曰。西人若在內地有干犯法紀者。可由地方官解送就近領事官請爲查辦。沿途只可拘禁。不可凌虐。然則我民尙何所容其藉口乎。至於教堂拐孩。迷婦挖目。剖心等種種謠言。皆無識之徒所臆造。方今泰西各國聲名。鵲起律例。霜嚴果有此等淫惡之人。早已禁諸國扉。擬以重罪。豈肯任其遠颺。東海辱西國而害華人哉。此理最明。無待瑣辨。總而言之。朝廷溥一視同仁之量。許西商貿遷。而外兼許西士入內地。

以傳教士矢大公無我之誠。進華人教化而外。兼望中國採良法以自強。鄙人惟望我民上體皇仁。下敦友誼。勿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古語。而念遐邇壹體。中外禔福之隆。規則民教永無違言。卽華洋永無戰禍。俄日諸國又常別論國家之厚幸者。在此海濱下士以文章報國者。亦卽在此。若有責以言之。無文行而不達者。則願敬謝不敏矣。抑更有願爲教士進者。歷來鬧教之案。由於華人之愚蠢。華官之因循。然而中國莠民所在多有。往往計無復之。欲藉教堂爲遁逃藪。教士初未之知。或竟明已知之。而一聽其妙舌。粲花輒信其誠心悔艾。遂守經典之義。謂悔罪而來受洗禮者。已蒙上帝恩赦前愆。又謂其人實由舊教友保薦。今之施洗。允符教例。必不我欺。殊不知互鄉惡俗。得恃教堂之勢。料官府莫奈伊何。或將稔惡不悛。較平日而又加甚。更不知保薦之人。或卽其同黨。或爲其至戚。或更懼其嫁禍。不得已而薦之。教規縱有斥逐不肖之文。然將逐未逐時。勢不能家喻而戶曉。有一於此。教堂必爲怨府。一旦事發。官吏恐磨民怒。又恐違條約。遲疑不決。遷延數日。而大禍業已釀成。彼胸無主宰之守令。及無知妄作之小民。其罪固難未減。然明哲保身之君子。豈值以忠厚待人之故。慘受傷夷。且馴至以愛中國者。害中國乎。化裁通變。因地制宜。是所望於明體達用之賢士。若夫違訓背約。有犯必懲。則權在封疆大吏。安危之機。固不容髮。孺豈削札不勝。傍徨矣。

據臺十不可說 新語之七

上海蔡爾康縷仙甫

鑄鐵竄主觀於日本割取臺灣及本任南澳鎮總兵劉淵亭軍門永福效死弗去諸事因而博考官紳士庶之議論縱覽上海香港諸日報之紀述泰西之視國者但視其報館之所言即知其王家之所志新聞紙之關係顧不重哉吾華自視甚高而日報主筆偏自待甚薄何不禁歎吾華之愚誠不可及也夫同屬戴高履厚之倫孰不懷愛國忠君之念而況中日構兵一役日本師出無名竟敢奪我藩封入我邊塞陪都雷震大將星沈謂左冠軍門華人切齒腐心羣欲寢皮食肉至不得已而僅藉筆誅口伐以紓公憤猶有人焉訾其無識責其無稽余獨何心能不悲哉然而理必衷諸至當事必要諸可行若徒取快於一時不顧貽譏於萬國嗚呼燕雀處堂不知火之將及蛟龍失水反期雲之隄而尚謂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亦足以豪也無惑乎燕雀處堂不知火之將及蛟龍失水反期雲之將從也甚矣其蔽也僕俸列士林忝持清議彼狡思啟我武維揚縱不獲於金戈鐵馬閒磨盾而作露布亦當於雪碗冰甌裏滌筆而譜鑿歌奈何事與願違今非昔比一腔熱血痛灑鸞牋兩鬢秋霜愁添虎帳夫豈不能妄誇戰績取悅庸流獨是月報之位置甚高此論刊入乙未八風聞之是非宜審矧默念臺灣之役不過恨海之支流嗟山之結穴政府割之以餌敵心縱不甘臺民守之以治兵計亦良拙爰就數月以來之情勢千里以外之機宜為懷忠抱義者一正告焉方李使相之銜命而東也日本兼以臺灣為

請使相據理與辨力爭上游具載前卷所錄問答節略及往來公牘

皇上如天大度許以便宜行事使相始敢簽名草約當下情事諸極分明乃答使相以擅棄臺灣者幾

於衆口一詞且波及於伯行公子經方也一不可也使相冒鋒鏑之危歷波濤之險忍辱含垢齟齬而歸

隨聲附和之廷儒好名馳騫之華士不知利害輕重不辨得喪安危累疏連章請驟成約及商諸各國駐

京公使則皆曰此約早經御覽更荷慈俞中道倉言何以示大信於天下於是孫萊衫徐小雲兩大

臣始力請鈐用御寶訂期換約乃論者咎使相之不已兼咎孫徐二公臺灣置名揭帖竟欲戕其全家而孫大臣之恩允乞休徐大

臣之退出軍機處兼毋庸在總理衙門行走雖一則老病侵一若南山不可移此約可改也者二不可也

第一則別有取咎之道然非廷臣之交章論劾何至於此

俄國以日占遼東有害其西伯里亞鐵路之利故糾法德二國同阻割遼之約法國以臺灣一地無論隸

中隸日皆與越南及暹羅之利不甚相關故不阻日本之割臺要其不甚愛我中國之心則出一轍乃論

者則深德俄羅斯并言此約若遲用御寶十日臺灣可不致淪喪他事亦盡占便宜至於各公使失信

之語渤海門戶洞開津沽累卵之危則皆不一致思也三不可也臺民知舍華事倭之為恥而不知違

旨據地之為罪先推署撫唐薇卿中丞景崧為總統追臺北不守復倚駐守臺南之劉軍門以為重不知

困守一隅望內地如天上米粟即不憂缺乏藥彈必日就銷磨又況澎湖失而鎖鑰壞臺北陷而肩背虛

乃欲以區區半島之雄敵日本之三島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四不可也日人貪淫而好殺習與性成徒以軍中主將曾聞泰西政教之善兼慮各國之議其後不許立平等之約日本欲去各國領事自治族自治是抑中國於平等之下也取孰甚焉故師行所至頗能約束其兵丁其初至臺灣也以為此地將歸我有彌復煦仁子義以要結乎臺民臺民未知失信之禍不可收拾故見日兵之至戶揭白旗以示降順迨輜重自後而來妄加截殺工兵即華營長夫之類喋血食用蕩然臺民齊奏凱歌非不一時得意豈料觸梟帥之怒下令不分良莠縱兵搜剿日兵遂如虎出柙如鷹脫罽擄掠姦淫無所不至且自時厥後臺民真有自知不敵而願降者日兵亦不之信擄掠如故姦淫如故人亡家破觸目蕭條論者猶以某日臺軍獲勝某地日兵連敗以為鋪張揚厲之詞不知民自為鬪不得謂之軍截殺工兵不得謂之勝且狃於義憤填膺之說而忘生靈荼毒之悲五不可也劉淵亭軍門前奉朝命專防臺南及臺灣割昇敵人軍門振旅而歸誰曰不可今乃懸軍絕島類於羝羊之觸籬僕每壯其志而哀其遇以為如軍門者當日日本禍始之日得所藉手招集黑旗舊部代罪將葉志超之任扼守牙山或駐防平壤使之獨當一面當不任敵軍闖入華境即不然使之坐鎮旅順口後路或威海衛前敵亦不至天生險要拱手而讓諸敵人乃皆計不出此僅以臺南相屬又令其不戰而退此所以哀其遇也日兵既得臺北臺南愈成孤立其勢斷不可為軍

門有死之心。無生之氣。詠身當恩。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之句。慷慨誓師。泣數行下。此所以壯其志也。而今之無識者。則從而竊其功。大不可也。況夫戍守數月。臺南仍一片乾淨土者。非軍門之力也。臺南海口。亂山環峙。入夏以後。南風司令。懸崖峭壁。間猛激而生。怒浪海舶。且難收泊。遑論鐵艦。更遑論與磯臺相鏖。戰日本水師之不敢往攻者。職是之故。臺南瘴氣素盛。入夏尤不可嚮。邇夫以臺北之水。土華人謂爲合宜者。日人居之。死亡山積。遑論身冒毒霧。更遑論抱病而當勁敵。日本陸軍之不敢遠犯者。職是之故。論者乃不辨天時。不明地勢。更不知人事。遂以劉軍能制日本。死命爲言。天下有相距數百里而能以一矢相加遺者乎。七不可也。方劉軍門之自越南內附而趨朝也。與方藻軒軍門。龍聯。燕而過。滬江。粵東。寓滬。諸紳商。特召菊部。盛設公宴。又屢於酒地花天中。奉觴爲之壽。僕每叨陪末座。軍門雅愛文士。且以僕盛稱其禦法之功也。法越難作。余正主滬報館。筆政報中。日述戰事。屢歸功於軍門。蓋紀實也。待僕有加禮。僕因得聆其偉略。觀其雄姿。顧湘淮諸宿將。中僕所素稔。而偶晤者。或圖形於麟閣。或奏凱於龍沙。類皆燕頤虎頭。河目海口。竊嘗取以相比。未必出軍門下。然則軍門雅具英雄之氣槩。初非有怪異之形容也。不圖今有繪爲圖畫。編成書冊者。製野史稗官之窠。曰添蛇神牛鬼之荒唐。如身長一丈。腰大十圍。勒馬橫刀。塞旗斬將之類。則誇其勇也。又如佯輸詐敗。刳寨偷營。埋伏地雷。招募水鬼之類。則誇其謀也。甚至賢妻嬌女。盡列行間。臧獲

繫囚悉詣戰事。在若輩或僅爲弋利起見。而不知適以厚誣乎軍門於事。已屬大謬。且使豆棚瓜架。罔輒轉傳。述一竅不通之輩。更以胭脂糊其心。漸讀新法之人。亦或緣是而反迷其神智。是不啻黑暗地獄之變相也。八不可也。中國之蹶於日者。祇緣拘泥古書。自尊自大之故。不知古之中國。聲明文物。迥超於蠻夷戎狄之上。實有足以尊且大者。今則歐美諸洲。各成風氣。其格致諸學。泰西務農考工爲坐致富強之本。而農田轉歎爲豐化。礎爲沃工肆變拙爲巧。易格爲良者。厥惟類格。致諸學格致。洩造化不傳之祕。破苞符未啟之精。墨守成法之華。諸學惟讀書士子。實闢發之。卽華人目爲教士者也。洩造化不傳之祕。破苞符未啟之精。墨守成法之華。人誠望塵而不可及。乃概斥爲蠻夷戎狄之法。一切屏而不屑。道恭邸懼焉。當奏設同文館之際。曾劄切言之曰。人非學於人之爲。恥不學而甘居人後。乃真足恥也。而衰衰諸公。仍不悟也。今年以來。西人呼總理衙門爲骨董。肆言商彝周鼎。良足寶貴。而惜其不適於用也。日本則正與中國相反。遇事效法西國。願景若恐弗及。二十餘年來。砉砉孜孜。上行下效。今以年未四旬之丁壯。來犯吾華。其所用心而致力者。蓋皆已易爲歐美之人矣。中國以固執不化。及未嘗學問之將士禦之。其何能淑。西人持論大率如此。而僕則謂日本本無自立之教。與自興之學也。自徐福挈童男女泛海而東。華人之苗裔。繇延弗絕。漢唐之世。屢求中國書籍。以教其民。故其所奉者。惟中國之儒教。及由中國轉傳之釋教耳。又有所謂神教者。大抵卽徐福輩所稱神仙之事。與中國道教相似。其所興之學。卽中國之學。文士援引古典。皆屬中國之經史。

亦猶歐洲人詩文。但用羅馬掌故。各國雖自有故事。未嘗一字道及也。夫其教其學。既皆借自中國矣。一巨舍中而就西同一借耳。自無所繫戀。亦自無所窒礙。然其始猶有抗不遵服者。至今猶有敦古處之衣冠者。中國自有善教。自有宿學。必令去固有而習本。無人情之所難。卽王道之所不強。然獨不可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乎。茲事體大更僕難終。敢舉孟子之語以括之。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方今聖皇在上。明目達聰。上繼虞廷之隆軌。誰司補袞。誰任和羹。而忍不以孔子學於鄰子之說進乎。況乎今日者。瘡痍未復。元氣未蘇。君咨臣儆之微猷。當不讓中天。專美而風行草偃。百爾君子。以迄於億兆民人。正宜仰體朝廷終日乾乾與時偕行之至意。幡然一變其故轍。羣知補救之道。在於振興新學。而不可以蠻夷戎狄概遠人。則中國郵治之隆。直可旦暮遇之也。不謂又有臺灣之役。虛傳捷報。萬口一詞。於是衆皆曰古法仍可操。必勝之券。而日本所學之新法。無所用之也。嗚呼。噫嘻。是直使華人於陷溺迷誤之中。更深入乎重淵而遠趨乎歧路也。九不可也。夫僕之所謂不可者。八或爲一事計。或爲一時計。或爲一人計。其詞或猶稍緩。至九不可而情急矣。遂不覺其詞費矣。而況更有重大於是者。敢採西人之語。不顧忌諱。而痛哭以陳。十不可。西人之言曰。中華其不國矣。英俄法其分之便。此是何等語氣。而大書特書於各西報。其朝野上下。舉無有責其狂妄者。意蓋曰。中國無新學。華民愚而且困。吾能

教之以俾致富。必不致抗我也。又曰：中國無總權。華官各自爲計。吾惟爲所欲爲。必不能禦我也。然皆相視不敢動者。則以英國方力保太平之局。欲以持盈保泰。化俄法猜忌之心。斷不肯無故興戎。致釀謗。所謂分贓不勻之禍。俄法則內畏英強。法更防德警。而思報復。不敢圖亞利而生新釁。實則豈皆有愛於中國哉。是故中國當日氛孔熾之秋。乞援於歐洲各國者。函電交馳。月爲數至。惟英尙欲倚華以蔽印。愛思聯歐以解倭。迨德首先梗議。又見華不能拒日。豈能防俄。英心漸懈。各國遂益無助華之心。日俄法德阻管自爲計而絕無助華之心。上教乃今則非惟失其助而已也。更將協以謀我。夫昔之西人謂中國無總權者。總署一紙書。朝下各督撫。夕已奉令。惟謹。故雖有貌合神離之處。總無深閉固拒之人。西人心儀之矣。豈料臺灣一地。明奉恩綸。讓諸日本。劉永福前見某省某學堂命題課士稱之曰竟視若等閒。至今爲梗。必將觸動西人蔑視。中朝之初意爲患已不可思議。夫建堂傳教固屢奉。上諭載在和約者也。

皇上命各督撫優加保護。而四川任省會民人殘毀教堂。於是蜀中各外府相繼而起。既而温州又擾累教民矣。粵東則礮火喧天。教士華民械鬪矣。福州更齋匪猝起。傷害及於婦孺矣。凡若此者。縱不必皆臺灣之爲厲階。而隱隱相關者。華官華民見有詔護臺。而劉軍據而有之。然則有詔護教。吾黨不可逐而殺之乎。警報遙傳。歐洲大震。遂有授權艦自往鬧事地方查辦之議。此議若行。中國之總權全失。

而西人分華之妄論恐自此而益滋。腹霜堅冰至此。僕所以不願忌諱痛哭以陳之者也。至於華人之愚亦於鬧教見之何也。教士之所講者敬天愛人之理。與儒教無弗同也。儒教以敬天愛人爲本。斷無殺人殘屍之儒。生西教士受治於大國。大國且緣教士而益興。而乃以殺人殘屍傳也。此華民愚而不明外事之害也。西人振振有辭。又將何以自解。原其兩害。厥惟一臺。故其違旨之罪極大。而反形爲小。其害國之機雖微。而實已甚著也。十不可也。總而言之。臺灣全島。朝廷已讓諸日本。華人而尙知尊君親上也者。當冀劉軍門之速退。而卽本此意著書立說。以破華人之愚。卽以杜西人之口。若仍虛張聲勢。假託公憤。并捏造謠言。曰劉大將軍打東洋。微論秋涼氣爽。日兵進逼臺南。觀乎新竹苗栗二縣之淪亡。可爲殷鑒。卽以臺南全力與日本搏。其將何所恃而不敗。意迫詞激。不知所裁。惟知爲吾華大局深致憂危。更敢於篇末綴一苦語。曰劉軍必敗。益貽中國之辱。劉軍偶勝。斷非中國之福。嗚呼傷哉。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剿回議 新語之八

上海蔡爾康芷被甫

七月十六日欽奉 上諭楊昌濬奏總兵援剿不力請旨懲處一摺甘肅逆回滋事日益蔓延自海城省

固原收復循化省西偏南西甯府屬與海城縣相距約四百里解圍後河謂河州在蘭州府狄謂狄道州亦屬蘭州首西甯在省西北

三百 又復聚衆猖獗。總兵湯彥和奉調赴援。遷延日久。迫行抵河州。並不偵探虛實。冒昧進攻。以致全軍潰退。貽誤戎機。湯彥和著革職留營。戴罪圖功。以觀後效。楊昌濬在甘有年。於回衆情形。豈未深悉。乃忽則忽撫。迄無定見。以致湟洮河狄徧地皆賊。實屬措置乖方。雷正綰受回愚弄。發給槍械。轉藉寇兵。亦屬庸憤不職。楊昌濬雷正綰均著交部議處。此後務當振刷精神。破除癰蔽。俟董福祥等軍到後。合力同心。將回氛迅速掃盪。庶可稍贖前愆。凜之欽此。草茅下士。伏讀之下。竊嘆日月之明。不可掩。雷霆之怒。不可測。冰霜之漸。不可忽。而烟雲之幻。尤不可窮也。夫勝敗兵家常事。爲敵國言之也。若順逆之勢。異主客之形。殊烏合之衆。與經制之兵。更顯分其軒輊。謂宜有勝而無敗。方足以覘大帥之智勇。而遏草寇之猖狂。若事有大謬不然者。疆吏之罪無可逃矣。今石帥原疏。具載邸鈔。審其詞意。無非歸咎於湯鎮。而未嘗自請處分也。海城之收復。循化之解圍。當日必有奏報。必係以招撫爲偷安。而此時方將居爲己功也。皇上以忽剿忽撫。迄無定見。責之所謂。日月之明。不可掩也。語曰。猛虎在山。黎藿爲之不採。言積威之勢也。石帥慈祥愷悌。頌之者至有萬家生佛之名。而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子太叔。爲政鄕國。所以多盜也。今逆回之滋事。偏集於甘肅之會垣。無論四郊多壘。辱在卿大夫。且亦何以爲諸鎮之表率。而釋九陞之憂勤哉。雷軍門正綰。以湘軍之宿將。曩隨左文襄。戡定回疆。固所謂久習邊事者也。而乃受回愚弄。發給

槍械轉藉寇兵。竄足駭人心。而滋物議。皇上資楊公以措置乖方。責雷公以庸惰不職。均著交部議處。旋經部議。照溺職例革職。私罪雖蒙恩改革。留而苟未能迅掃回氛。卽圖精神之未盡。振刷殘敝之未盡。破除也。一旦後效難圖。前愆莫贖。嚴旨再下。二公其何以當之。所謂雷霆之怒。不可測也。回人之性。反覆靡常。駕馭稍失其宜。則叛生計。稍絕其路。則叛法。令稍拂其教。則又叛。當聖朝全盛之時。猶復狠突鴟張。屢煩廟算。矧王師新挫於日本。益動其藐視之心。而又當民窮財盡之時。遂致一人振呼。萬夫響應。湟洮河狄徧地。皆賊。董星五軍門福祥奉詔馳回。迅籌防剿。側聞其部下多有回教中人。若輩視同教爲弟兄。異教爲仇敵。其教中謬語相傳。若殺異教中一人。死後升天。卽已功德圓滿。豈肯恪遵軍令。願背教規。倘使變起蕭牆。反戈相向。恐五十年前。印度之覆轍。將復見於中華矣。印人習奉回教。英人雖據其地。而不能革其心。道攬言念。及此心折骨驚。況據西友傳言。若輩將謀佔新疆西藏蒙古。以及甘肅。別立亞洲自主之國。不幾割華地之太半乎。蓋皆劉永福作之。僮而無識之日報。此其志不在小。所謂冰霜之漸。不可忽也。俄人垂涎新疆。匪伊朝夕。光緒庚辰。曾惠敏公向俄爭還伊犁。不啻舌敝唇焦。始得就緒。然於回會白彥虎之逃入俄境。則指爲公罪。西洋公例。謂稱兵之逆首。從之者衆。非一人之私罪。反不能如尋常命盜各犯。照約交還。猶幸公熟稔邦交。俄外部不敢相欺。允爲禁錮。白彥虎於距離華界較遠之地。嚴加管束。免致再滋事端。今僅事隔十餘年。不

知白彥虎曾否自斃。卽斃矣。其子若孫。泰西不在禁錮之例。猝聞回逆事起。保無有躍躍欲試之心。俄人又恪守其先皇彼得之遺訓。務欲全吞亞洲。而後快業。既有隙可乘。或將暗中挑釁。圖收拾於灰燼之餘。伊犁往事。非遙內訌。極而外侮。潛滋後患。更豈堪設想。所謂烟雲之幻。尤不可窮也。嗚呼。天未厭禍。竟至於斯。若不速舉泰西有用諸學。徧行於全國。竊恐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時危情急。罔知忌諱。尤望識時務之俊傑。俯而采之。進而教之。而不苛以繩之。則我國家萬年無疆之慶也。

籌銀予日議 新語之九

上海蔡爾康滋福甫

中東重訂和約。互易於之。眾其中有給還日本兵費銀二百兆兩一款。薄海臣民靡不奔走相告。嗟太息。且易約後一年之內。需付其半。餘款僅分六年。一律付清。期限既促。重之以加息。卽在有識之士。亦復疾首感頰。咸謂我朝國帑所入。歲不過一百兆金。量入爲出。已多支絀。且值軍興之後。豈堪遭此剝削。貽社稷憂咄哉。東人其將以神州饑餓。耶。然草莽臣獨僂言於衆曰。無傷也。我華民數四百兆。謹按錄道光二十五年。通共大小男婦四萬二千一百三十四萬二千七百三十名。口上溯乾隆六年。僅一萬四千三百四十萬一千五百五十九人。相距一百年。有奇。遞增二倍。蓋天下之承平也久矣。二十六年。以後各省冊報未齊。咸豐一朝。羣盜竄起。更屬無憑。稽核同治中興。兵戈漸熄。休養生息。但使人輸一金。極迄今三十餘年。大抵四百兆之數。必又有盈無絀。茲第就成數言之。無事沾沾考覈也。但使人輸一金。極遲以半年爲期。筆至燕都。全款卽已付楚。彼盤踞威海衛之日。兵滅跡掃塵。尙復何辭之與。有況乎給費。

中東戰紀本末

卷七 剿回議 籌銀予日議

二十七 廣學會校刊

之外更溢出一百兆金舉凡興養立教足致富強者皆將得所藉手日起有功豈特度支無竭蹶之憂已哉顧衰衰諸公未聞議及於此將知之而不言歟抑言之而不用歟且夫國非貧之爲患貧而不思開財之源之爲患亦非弱之爲患弱而不免受制於人之爲患今第曰借債以予敵藉以救然肩之急耳獨不思欠債而復樹一敵將不勝噬臍之悔乎而況儼然爲債主覲然爲保山者又素有囊括中國席卷亞洲之志者乎傳聞俄先皇彼得遺囑有曰亞細亞全洲宜歸俄屬我世子孫尙其善繼朕志哉吾不敢知曰各西報之所言具見上卷夏私讀篇必無毫釐之失千里之繆也吾亦不敢知曰中國倚俄以爲用不致有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之險也今姑就永敦睦誼言之借款至二百兆金常年付息四釐已需銀八百萬兩積十五年不許還本之息不已合一百二十兆金乎更積二十一年帶還本銀之息以酌中折半計算不又合八十四兆金乎總之對本對利中國於三十六年內實應還出庫平銀四百兆兩益以贖還之三十兆連息又需還庫平銀六十兆兩勻計每年必能得出一千三百萬金之餘款方足以供本息是於歲入之百分中去其十二三分也事將若之何然而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今日之所最要者惟在亟籌本息以免到期遲誤杜俄人之口實保中國之體統而已獨是中國歲入之款祇有此數 皇太后 皇上躬行節儉爲天下先土木之工久無興作誠足邁往古而軼來今顧體制所關究難概省也則且別裁節財之流事關典禮者不敢議矣其官俸乎

京官清苦。減無可減。外官雖兼有養廉。而需用較繁。近又屢次扣成。查照西制。方將增俸。以杜弊。豈宜再有所裁。其兵餉乎。積疲之衆。不堪一戰。汰之宜也。然脫巾誹諫之變。不可不防。況將別練新兵。宜贍給其身家。以收行間之用。恐有溢於常額之外者矣。其河工乎。黃河淤澱日深。決口連年不已。豈可任其汎濫。重爲民困。其漕運乎。南漕改解折色。利多而弊少。誠宜及時變計。年中所省不貲。然藉以彌一千二三百萬金之虧。恐不過十之二三也。無已。則更議開財之源。國家歲入。以關稅爲大宗。常關各稅。今成強弩之末。卽倍徵之。民生困而國計依然未裕也。洋關各稅。非屢換約之年。與各國從長計議。絲毫無可加徵。且卽換約屆期。各國亦未必許我懸而無薄。豈能預決關稅而外。厥有釐金。夫釐金之在今日。已爲病民之一大耗。政。但使有可抵補所宜亟予蠲除。萬無再議重抽之理。其他雜稅。如江西新徵鋪鈔之類。舉非政體所宜。然則議加田賦乎。聖朝德洋恩溥。永不加賦。布在方策。非今之所敢議也。其開礦乎。當務之急也。百世之利也。然應視各礦爲朝野上下之公產。不能緣逋負而別有所私。蓋嘗轉輾籌思。竊謂向者人輸一金之說。誠無以易之矣。夫泰西風尚寶事。求是人各有自主之權。君臣一倫。不逮中國之嚴天澤。然法敗於普。需償英金二百兆鎊。以今日市價言。約合華銀一千四百兆兩。卽十四萬萬金矣。而戰敗之時。先耗三百七十兆鎊。國庫已一貧如洗。法民又當墊隘流亡之際。乃聞和約中有法銀不清。普成不撤一語。相與慷慨。變爭先。

恐後新民主梯耳得以如期交割出人意料之外法國本境僅抵中國二三省地耳而償德之款多於中重振之以華人之急公奉上素著美名豈宜自顧身家爲法人所竊笑況還本之期須遲至十五年後則繳銀之限何不可分諸十五年中華民雖貧少此區區豈卽不能謀朝夕哉或曰華民固有天良華官豈無人欲加以吏胥舞弊防不勝防政恐如子所言國家未必有四百兆金之入而民間之所出斷不止八百兆金則奈何曰天下無無弊之法惟視行之者何如耳上溯我朝開國之初大半沿明舊制直省戶口每閱五年編審一次計口出銀以代徭役命曰徭銀康熙五十二年恭奉恩詔以五十年編冊爲率永免增丁之賦雍正二年又以冊存見數按直省州縣均入田賦代輸徭銀計二兆七億二萬六千二百一十一兩有奇無田之戶悉免之嗣後五年編審丁有滋生徭無加額迄今垂一百七十年所藏富於民者豈復可以數計今僅徵此一次卽徭銀之名仍舊均入田賦恭照大清會典以乾隆十八年奏銷冊計之共民田七兆八萬一千七百四十二頃每頃百畝八十八畝傳世日久有升科者亦有豁免者姑以八兆頃卽八百爲率而以四百兆人均之則每人約占地二畝每畝約加徵徭銀五錢也以庫平計約抵分十年清完則每田一畝歲計加徵制錢五十文也積小以高大歷十五年之久四百兆金必已有盈無絀而田冊無可改自州縣以逮里正不能上下其手也戶口無待查自土著以及寄寓不必隱匿其情也催

科本有司之責。每畝帶徵錢五十文。斷不能另立名目。以供支銷。則涓滴歸公也。每歲由藩司彙總。專案解部。斷不准藉口要需。別有挪動。則款均有著也。誠如是也。弊絕而風清。利多而害少。朝廷且可權其前七年之所入。以創便民諸要政。如廢學校。通道路。修農政。宏商途。開礦產。興工藝。及一切不勝枚舉之事。皆藉此以為指注。行見民殷國阜。奮武揆文。他族不敢覬覦。債主不得要挾。卽第就俄款而論。前七年所蓄之利。以付息而有餘。其本仍具在。尙有二百兆之不動。尊將於後八年中。陸續積存國庫。償本而亦無不足。彼西報之所論。曾烏足以知之。

通塞塞通說 新語之十

上海蔡爾康紫巖甫

今天下之大勢。一通而不可復塞。中國若亟思通。道於各國。如旅。葵。所紀。周。武。王。克。商。以。後。情。景。固。屬。大。妙。若。使。執。而。不。化。仍。泥。徑。徑。自。守。之。見。則。亦。有。一。策。焉。策。何。在。在。於。徧。水。蠱。山。窮。之。路。使。皆。成。花。明。柳。暗。之。村。則。一。通。而。無。不。通。者。卽。一。塞。而。無。不。塞。向。嘗。持。此。說。以。語。人。或。不。之。解。而。曰。通。塞。兩。途。從。古。無。並。立。之。理。且。既。謂。一。通。不。可。復。塞。矣。乃。仍。以。塞。爲。主。語。意。不。自。相。矛。盾。乎。其。能。解。者。亦。復。不。之。信。而。曰。他。國。要。索。海。口。中。國。皆。峻。拒。之。而。後。曲。許。之。然。門。戶。從。此。洞。闢。則。通。之。說。也。陸。路。與。他。國。接。壤。處。中。國。閉。之。甚。堅。他。國。開。之。不。甚。力。故。至。今。得。以。豈。疆。而。守。則。塞。之。說。也。誠。如。君。言。水。既。無。關。津。之。控。扼。陸。又。鮮。尉。堠。之。

防。閑。以。是。爲。開。閤。延。賓。計。則。善。矣。業。既。通。之。謂。卽。塞。之。他。國。其。孰。肯。就。我。範圍。而。不。別。生。枝。節。哉。蔡。子。曰。否。非。此。之。謂。也。居。吾。語。女。吾。之。所。謂。通。者。通。我。之。塞。也。吾。之。所。謂。塞。者。塞。人。之。通。也。請。於。民。監。之。外。先。於。水。監。今。夫。黃。河。之。水。發。源。於。崑。崙。之。墟。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其。勢。不。達。於。海。不。止。帝。堯。使。方。命。圯。族。之。伯。鯀。治。之。鯀。從。而。陘。之。九。載。績。用。弗。成。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水。由。地。中。行。爰。錫。元。圭。告。厥。成。功。今。歐。洲。各。國。河。之。源。也。歐。洲。各。國。之。人。心。水。也。中。國。海。也。積。石。未。導。龍。門。未。鑿。澤。水。四。溢。龍。蛇。混。雜。勢。有。必。至。理。有。固。然。若。再。蹈。黃。能。之。故。智。彼。浩。浩。滔。滔。天。者。不。將。懷。山。而。襄。陵。乎。嗟。我。華。民。又。何。以。免。其。魚。之。歎。乎。今。有。貴。閥。於。此。席。祖。父。之。餘。蔭。數。婢。僕。而。成。行。過。者。爭。豔。羨。之。追。叩。其。中。之。所。蓄。則。金。銀。充。牘。於。府。庫。布。帛。摺。疊。於。箱。篋。鐘。鼎。尊。彝。圖。史。畫。畫。之。屬。羅。列。於。几。席。又。富。莫。與。京。也。更。察。其。飲。食。服。御。之。所。需。則。倉。虛。庾。空。而。半。菽。不。飽。也。衣。裳。綻。裂。而。日。紉。鍼。請。補。綴。也。則。試。餌。之。以。甘。旨。炫。之。以。錦。繡。而。彼。熟。視。若。無。睹。也。更。試。求。其。韞。匱。之。美。玉。願。以。善。賈。而。沽。諸。則。弱。者。怒。於。色。強。者。怒。於。言。也。於。是。有。穿。壁。窺。牆。之。徒。起。負。匱。擔。囊。之。難。作。主。人。雖。厚。集。臧。獲。日。夕。戒。備。而。斷。壘。畫。粥。之。餘。生。豈。能。敵。持。梁。齒。肥。之。壯。士。當。此。之。時。始。悔。昔。之。不。與。通。有。無。者。微。特。慢。藏。之。誨。已。也。藏。之。者。愈。固。發。之。者。愈。肆。其。毒。也。綜。此。兩。事。以。喻。吾。華。曲。突。徙。薪。其。必。俟。諸。爛。額。焦。頭。之。後。乎。況。今。已。燎。毛。而。燔。髮。乎。中。國。之。北。有。俄。國。西。伯。里。亞。中國官書作悉畢爾大鐵路。

日漸展築。然僅能至冰封半載之琿春而止。若不得太平洋瀕歲無冰之一海口。勢將何所用之。是故俄之君若臣。即使極重邦交。不願損害中國。而一國之全力。側注而南。豈俄廷之所能遏。又使英善自爲計。助華以拒俄。俄既不能拒華。又未得拒之道。英其何以爲計乎。法人初取越南。繼踞暹羅。惟思闖入雲南。以網通商之利。俄又恐英截其南下之勢。陰助法以擾英於湄河之畔。使英不能兼顧法。既得俄之助。益長其北入雲南之氣。英於是阻之不能聽。之不可。又恐他國先我著鞭。削其商權。而奪其利藪。遂欲由印度以入西藏。或由緬甸以入雲南。而畢會於四川。四川天府之國也。其民數十兆。既庶且富。娛樂無疆。又有揚子江之上流曰金沙江。逶迤而東。直達吳淞海口。英員葛洪自亞洲東部探路而返。語於英人曰。英之視四川。猶俄之視滿洲也。俄緣通海之故。不能不入滿洲。英緣通商之故。其能不入四川乎。英人之奢願。畢露於此數語。要之合俄英法三國以求通於中國。中國卽有長駕遠馭之才。斷斷不能永塞不能永塞。而強使之塞。是逼令他國以起而代通也。自主之權。尙有存焉者乎。中國爲今之計。惟有先行布告天下。某年將築北方之鐵路。以與俄路相接。某年再築西方之鐵路。以與英路相接。某年更築南方之鐵路。以與法路相接。之三國者。既聞中國有許通之議。若再有欲速不達。越俎而謀者。萬國必交責之。中國則規其利便。先築自京達鄂。自粵達京。自滬達陝。甘自滇達秦。晉之井字總路。然後擇其勢之急者。

利之厚者。分枝以通徼外。并由漸而通。勢緩利薄之處。從此六通四闢。權自我操。聚歐亞於一堂。合中西爲一體。物華無闕乎天寶。人傑益顯其地靈。他國不敢肆其覬覦。華民反得均其樂利。此誠萬禩之至計。五洲之大同。聖清有道之長。中國無疆之慶也。所謂一通而無不通。卽一塞而無不塞也。彼沾沾焉以塞人之通爲長策者。庸詎知人將轉而通我之塞乎。

以士保國續說 新語之十一

上海蔡爾康縷僊甫

人品之最尊者曰聖。曰賢。而士獨具希聖希賢之志。官職之最貴者曰將。曰相。而士獨立出將入相之基。是故國以民爲本。聖賢治民爲能。興養立教無士則千里無聖。百里無賢。民何以既富方穀。國以君爲主。將相佐君爲能。揆文奮武無士則關東無相。關西無將。君何以安富尊榮。自古迄今。由中暨外。國之於士。相需殷矣。廣學會督辦李提摩太先生。彙著以士保國論一首。刊入第一卷歷言中國之士。以百萬計。不必謂其千人俊而萬人傑也。但使一士敵百人。百萬士可敵百兆人。泰西諸雄國之額兵。通計不過二三十兆。卽皆傾國以來。中國合百萬士以應之。綽綽乎有餘裕。未復言英士馳情域外。他國有一事之善。一藝之長。罔不筆之簡冊。誠胥華士而盡通英文。以爲農工商之表率。則合萬國而保我一國。直可戰勝於盤廳。雪案間也。顧荏苒頻年。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直至日本難作。乃竟無一士之可用。嗚呼。上而翰苑。下而膠

庠國家養士之謂何士人報國之謂何而忍令若此此恥豈西江所能濯哉和局苟定鸞臺鳳閣諸公有
 憬然悟幡然改者特就西士殷勤進質關中茂才則有具呈學使請設西學之舉湖南督學使者江建霞
 太史標余友也觀風巡試間以西學命題三湘七澤聞一化其深閉固拒之陋凡若此者皆中國之轉機
 也且夫孔孟之教致廣大而盡精微也經史之所燦陳淑身世而資法戒也然而執一不化未能綏萬屢
 變者則以古今遞嬗時勢不同中外相交情形互異也誠使今日之華士以聖學為體以洋學為用中國
 之帝德王道文謨武烈葆其固有而杜其本無西國之敬天愛人格物致知擯其菁華而棄其糟粕夫然
 後斐然成章之狂翹然邁迹之英奇本末兼賅終始畢備達而在上則皇煌帝諦藉之以擴一視同仁
 之量遠至而邇無不安窮而在下重熙累洽之世懷才必無不遇願則術序黨庠奉之以作後生小子之
 型民化而俗無不易從此俄英德法美等國愛敬中國之意油然而生更使亞歐美斐澳諸洲羨慕華士
 之心紛然並作以是言保保之至矣豈槍礮之保城邑鐵甲之保戰艦礮臺之保海口所可同日語哉推
 十合一行看大局保全以一貫三深喜太和保合

聖弗友剛克論 并敘 附證語

美國林樂知比事
 中國蔡紫巖屬辭

今天下之大勢於東方亞洲而外多注重於西方之歐洲歐洲之大勢於持盈保泰之英國而外多發

難於好大喜功之法俄二國法俄之交合歐洲將騷然其不靖即天下將岌岌乎其不安此英國所大患也肆撥獸達者英之大日報也與上下議院之僉臣紳士聲應氣求故報中一話一言大抵皆將見諸施行非空交垂世之比甲午乙未之交法國各大日報恆多刻責英國且有聯俄以圖英之意法大多本其政府之所持論始敢昌言無忌於是肆撥獸達報瓊瑤玉珮大放厥詞用以沮法國之陰謀而挽歐洲之厄此論一出盱衡時局者無不相顧動色中國素不甚究心外事付之淡然漠然又豈知息息相通即隱隱相繫哉因亟譯而告之并先爲之敘曰中日和局既定亞歐與美斐四大洲昇平有象法蘭西用兵於斯憂島與日本之圖臺灣島同一無關大局烽煙之影不接於目槍礮之聲無震於耳誠足以上體天日斯巴尼亞發兵至美洲之古巴尙未宣戰意下莫民生已然而地球之大人類之繁極萬有之不齊此絀彼贏爾虞我詐吹縐一池春水不得謂爲干卿底事者何國蔑有亦何日蔑有試以歐洲論昔者爭地以戰殺人如草今則全洲之境無論深山窮谷幾無寸土之不闢鴻溝之界對若畫一斷不能無故互相吞噬顧地力祇有此數生齒則日有所增如盛水然滿而四溢事有必至理有固然遂乃各覓新疆趨之如鶩農工商賈爭占先籌國家將保護之必從而割據之一國初經營之諸國必交豔羨之是故歐洲疆場之事即使犬牙相錯雞鳴狗吠之聲相聞而不虞侵軼者一旦而外藩交構噴有煩言遂成萬國交涉中最多最鉅之事且不免牽

連及於本境。關係之重。甚至不可思議。吁。其險哉。今夫斐洲者。多野番之所盤踞。未霽教化之益者也。荒烟蔓草。彌望蒼涼。又百穀之所未經播種者也。歐洲各國跨海而得之。東西南北。惟意所擇。惟便所從。固以爲予取予求。不女瑕疵矣。而足以肇毀之故。厥有二焉。各國之分疆畫界者。不過各據地圖於經線緯線若干度。及其山川之所隔越。指爲某某之所應得。初未嘗躬親履勘。而立一定不移之碑石也。既而甲國先往開墾。或因利乘便。闖入乙界。乙國繼往按圖索驥。自必責其蠶食之罪。莫之與法及德業已小試其端。而斐北又有古名國曰埃及者。英法向皆染指。至今而大相詰病。此關乎疆界者一也。各國規度膏腴。據爲己有。初未與土人有一語之婉商也。各國之政令。又有寬嚴之判者也。丙國以寬服人。丁國或失之嚴。土著雖蠢若鹿豕。亦豈一無知識。當仁暴相懸之頃。容有舍丁而就丙者。丁國執簡而爭。又將責丙以要結人心之罪。此關乎戶口者又一也。要之各國共翼於荒洲。成新邑。不啻園場之馳馬。淺水之駛船。恐後爭先。必有切齒怒目之一日。歐洲之禍。其殆始矣。若夫亞洲者。處於歐洲之東。若突厥。耳基。若波斯。若印度。若緬甸。若越南。若朝鮮。若暹羅。固皆非未教化之野人。亦非未開墾之荒地也。中國處於遠東。文物聲明。更駕乎日本之上。彼突厥諸國。已與斐洲有霄壤之殊。而何論乎中國。日本盛行新法。歐人引爲同調。遂不與中國相提並論。今中國又有特是東方之大局。擬之於人。開教案起紀事者。竟與突厥之阿迷尼亞案牽連得書。可恥孰甚焉。

如。從。少。壯。而。至。強。艾。自。覺。心。滿。意。足。縱。未。露。老。邁。龍。鍾。之。態。已。漸。絕。發。榮。滋。長。之。機。實。則。寶。藏。未。盡。與。貨。財。未。盡。殖。地。利。未。盡。闢。人。之。心。思。材。力。且。未。盡。開。而。乃。如。四。五。十。而。無。聞。也。今。女。畫。也。歐。人。知。其。然。也。自。願。一。隅。無。可。增。厚。培。薄。而。自。突。厥。以。達。震。旦。程。工。則。有。藝。可。角。通。商。則。有。利。可。圖。覬。覦。之。心。與。年。俱。進。於。是。印。度。先。折。而。入。於。英。緬。甸。繼。之。越。南。旋。折。而。入。於。法。暹。羅。繼。之。波。斯。介。於。英。俄。之。間。不。絕。如。纜。突。厥。懸。於。俄。英。之。手。不。競。亦。亡。朝。鮮。有。隆。冬。不。凍。之。海。疆。俄。之。饑。饉。垂。於。叻。外。日。本。定。先。發。制。俄。之。計。歐。洲。各。國。亦。有。不。許。俄。朝。鮮。尺。地。之。言。箕。子。故。都。未。知。鹿。死。誰。手。嗚。呼。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鄰。厚。君。薄。燭。之。武。以。之。甚。秦。懷。遠。招。携。管。敬。仲。於。焉。服。鄭。善。弈。者。共。爭。先。著。博。進。者。必。有。後。言。歐。洲。之。禍。尤。於。此。亟。至。其。禍。之。中。於。中。國。者。固。無。印。緬。越。暹。之。烈。亦。無。朝。鮮。波。突。之。危。然。英。法。俄。三。國。鼎。峙。於。滿。蒙。藏。衛。滇。粵。西。域。之。邊。日。本。又。崛。起。海。東。甚。至。掃。海。權。而。踞。天。險。蓋。遠。溯。周。之。獵。狄。近。徵。明。之。也。先。無。爲。患。若。斯。之。迫。且。衆。者。矣。幸。而。歐。洲。各。國。互。相。猜。忌。莫。敢。先。發。以。樹。衆。矢。之。的。日。本。懾。於。衆。怒。之。難。犯。亦。未。敢。別。肆。要。求。惟。是。各。國。之。環。而。相。伺。者。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涓。涓。不。息。將。成。江。河。各。西。報。屢。逞。三。國。瓜。分。中。土。之。妄。詞。大。有。月。暈。而。風。颯。潤。而。雨。之。先。兆。吾。不。暇。顧。歐。洲。之。禍。願。亟。爲。策。中。國。之。安。安。中。國。之。策。何。在。曰。惟。在。以。通。之。者。塞。之。而。已。今。者。商。務。通。矣。內。地。之。塞。者。如。故。海。道。

通矣。陸路之塞者如故。財貨通矣。礦產之塞者如故。電綫通矣。郵信之塞者如故。言語通矣。教化之塞者如故。使命通矣。情意之塞者如故。是故我謂其通人嫌其塞。我闔其塞人冀其通通之而不從。必有強迫以通之日。塞之而已。必有代決其塞之時。夫治國猶操舟也。舟隨潮汐爲低昂。容與中流自有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之樂。假使桃花水漲。依然繫纜於樁。忽爲風捲。潏飛雲垂。海立。檣傾。楫摧之險。實徧於同舟共濟之人。誰歟。才任濟川者。忍使一國之生靈。遽與波臣爲伍哉。而或者曰。內地盡通商務矣。陸路盡通鐵軌矣。礦產盡通寶貨矣。其若開門揖盜。何郵信通矣。其若明季裁驛卒之覆轍。何教化通矣。其若長異端之談。何情意通矣。其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何不知我。縱以通爲害。而運會之所。旋轉能塞之。而終不通乎。我塞之。而人通之。其權讓諸人。一通而遂成。永不可塞之勢。孰若我自通之。其權操諸我。則一通而永通者。如商務云云也。一通而遂可永塞者。如西報瓜分之妄語也。所謂以通之者。塞之也。而況通商者。以有易無。以羨補不足。通鐵路者。綺交脈注。骨節玲瓏。合全國之民。如家人父子。朝夕可相見。合他國之人。如親戚故舊。休戚可相關。通寶貨者。化朽腐爲神奇。供生人之利用。卽如子言。以開門揖盜爲慮。子獨忘慢藏誨盜之誠乎。且歐洲各國。又迴非盜賊之比乎。通郵政者。與鐵路相輔而行。同一聯民心。以固國本之長策。且鐵路之作。寄書郵。不過通衢大道。

異日者郵信以價廉而日多或更須於常額之外添設驛卒安有失業之憂通教化者取人之長補我之短西教以敬天愛人爲本尊君親上閑邪存誠且又格致之學之所自出不可與無父無君之楊墨同日語也通情意者同好共惡患難相調卹即使人心不同如其面斷不致如今日之合而謀我也凡若此者皆以通之者塞之之明訓也誠如是也中西之好可永卽亞歐之禍可紓故爲中國計者仍不嘗爲歐洲計也至于謂法俄合而歐洲不靖天下不安者何也俄皇彼得初俄國僻陋在夷歐洲諸國西學與人家國之明證事詳泰西新史攬要日本之興西學卽步彼得之後塵也臨終顧命有云朕欲舉亞洲之全境俾盡臣服於俄華人曾聞此語否危殆哉抑未知今乃齎志以歿惟願後嗣子孫終成朕志毋忽似此大志二百餘年來其後皇果世世守之人亦無能強令忘之是亞洲之大禍釀於彼得皇之片言也法於三百年前流傳古語有云去暴除苛任民自主歐洲之美名也惟法克踐其實自宜獨享其名而其名流播於斐洲北境如埃及國之類幾盡歸法之掌握自問實無所愧是歐洲爭奪斐洲之大禍伏於法國昔年之數語也亦越於今之二國者遂永成各國喉間之骨釁中國奈何屢哉咸豐庚申之役英法兵固將自退也俄乃妄自居功請黑龍江口及雞春海口直抵高麗界外約合中國三省地以爲謝今年日本之役俄人自爲計而阻割遼東也又自以爲功強以重金貸華而握利權中國又奈何甘受法愚哉法助俄以抑日其志別有在也乃索暹羅界畔英讓與華且約明毋得別讓與他國之地以爲謝政府竟許之華遂開罪於英此皆令人憤不欲生者也嗚呼而況德

奧意三國合俄法二國益固結而粹不可解。英與法爲世仇，與俄又有夙憾。俄在印度之西北，法踞暹羅後，又逼處印度之東，莫其能高枕無憂乎？而況法助俄以成東方大事之後，華人尙曰法助俄以代華拒日也俄人之志喜告成功，傳聞法冀俄於秋高氣爽之時助法以逐埃及之英人，一如法助俄以逐遼東之日人。肆撥獸達報以法之盟而弗友也。綜覽天下之大勢，領會議院之深意，擬以剛克之道行之。今特譯其論曰：

人有恆言，皆曰法與俄近，訂互相匡輔之密約。夫約以密名，此中條款自不可爲外人道。外人固不知其底蘊，亦不知果已訂定與否。然揆情度勢，法先助俄以成東方之志，蓋指抑日本於遼東陽市德於中華陰實圖利於旅順也或俄將助法於斐洲，所謂以德報德也。顧誠如各日報之所述，吾願以一言正告法廷曰：汝冀得俄國之助而謂事在必行，則愚甚矣。汝欲求此事之成，不但難若登天，更不能得俄助已也。反將有大不利於法。法國不乏明敏之才，亦嘗熟思而審處之乎？假使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竟昧充龍有悔之義，遂以璽書告我英廷，逼令速撤掌管埃及之權，則我英具覆之書，直可一揮而就也。英廷若曰：貴國不念邦交，責言遽至，敝國無可爲計，惟有與合縱之三約國，指德奧奧斯馬加意大利也即日締盟而成四約國，藉以定太平之局而已。夫我英欲與三約國合，無所難，亦無所險，竊料三約國之請於英者，會

同保太平而外無餘事也。英所望於三約國者亦僅同保亞斐二洲大局各國均不許妄動界址亦悉照舊章并毋庸齒及於印度也。誠如是也。四約國之成猶反手也。四約國之盟既訂法即欲於越南境外有所舉動已可遏之使不得逞而謂尙能問埃及之事乎尙能逼英撤埃及之權乎且其不便於法之處又豈直不能退英已乎法之奧我司及綠林二省地昔年淪陷於德倘立四國之約何日再能恢復而埃及之權之永歸英乎者更無論矣。法試思之英德奧意而既合矣海道之威權何若況東方有日本又必不肯失此機會而自外於四國。英報之舍華而數日者一則海軍是揚威耀武於汪洋浩瀚之間者由三而四由四而五也。法俄二國縱有戰艦吾知自守其國中海口之不暇豈敢馳情域外以貽覆沒之羞夫至海軍不敢出口則法之海外各屬地如阿耳齊亞如突尼斯如北斐洲如地中海之科士嘉島拿坡崙均在我輩掌握之中而且一戰再戰曠日持久微特以上諸地必將易主我英若再不辭況瘁法之諸新疆寔假而全歸於我戰事尙無了局爲法人計其愚誠不可及矣更以財力言之我英若欲用兵不必加文之賦稅以病民也一轉瞬間國庫中可立撥英金二百五十兆鎊。以每鎊合華銀七兩計約共一千七數實加以充軍餉此蓋歷年所儲積以備還國債者也法其有此鉅金乎嗚呼與國之多寡何若戰艦之利鈍何若新疆之安危何若財力之貧富又何若法人竟敢冒此大險而與英抗誠不知其是何肺腑也。

總之法。聖書竟到英廷。英自先於埃立定脚跟。而卽與三約國合而爲一耳。若欲爲俄國計。則英亦請一
致思焉。夫雀可欲也。而不以明珠彈之者。爲其得不償失也。俄既與法訂立密約。法人恃有奧援。輕舉妄
動。若使法有焚索於英。而英偏峻拒之。吾料俄必將含垢匿瑕。吞聲忍氣。而不敢肆斷。不肯深信法言。致
如諺所謂糊塗到底也。是故法合俄而逼英。撤埃埃權之屬於英者。今猶昔也。而三國之合於英者。則大
非昔比矣。使我而爲法人也。者必不願罹此奇禍。度法人亦未必不計及之。特其政府諸臣。容有掉以輕
心。而遽思嘗試者。側聞主持揆席之首領。初疑三國不許英入其約。又疑英以息事甯人爲本。不肯開罪
於鄰。封於無可忍耐之處。亦復躬自貶損。終不致以戎衣相見。法又得俄人之助。埃事當可惟所欲爲。噫
爲是說者。恐聚六州之鐵。不能鑄大錯矣。今英人之皮漸薄。一痛一癢。幾乎著手卽覺。此西語也。於理甚
說得去。故卽全用
其法。必須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弗誤觸其火機。迫英以合於三國。遂致燎原之勢。不可嚮邇。其庶幾矣。願
或者曰。英合於三約國。以拒法俄。策誠善矣。不識尙有他策。以爲萬一不虞之助乎。則對之曰。唯然。有之。
夫使法俄密約果已訂定。英若宛轉以和法。法與英世爲仇讐。如禍之有胎。如病之有根。甚難冰銷瓦解。
然若聽其隱相。句結。則法俄之交際。必將抵固根深。於英事大多掣肘。無已。其離俄於法乎。俄之疾視我
英也。人力之所致。非天然之所成。擬諸法之仇英。則水晶之與琉璃也。故以自然之理言之。徧天下之地。

英俄無相與接壤者而彼此出入口岸之貨物又共源源不絕然則杜違言而敦睦誼雖百年不做焉可也若夫芥蒂之終未融芒刺之終未除者不過英欲遏俄艦之入地中海俄遂欲制印度之死命以報英仇耳後事吾不敢知試問今日以前尙有他事之足以斂怨乎以余愚見假使英開地中海之禁任俄艦連檣而出即使竟滅突厥從黑海以徑入地中海於英似無大損而彼近枕地中海濱之法國則險象環生矣是知離俄於法者不特聯俄以保英且可借俄以制法也俄有積怨深怒於突厥其傳家之寶訓恆以弱突爲言英誠弛海禁以開法交俄可圖突境而感英惠英又以保亞洲之平安爲請俄豈以渝法國之信誓爲嫌將見開誠布公許英以從此不再威逼印度英之心亦卽從此泰然矣至於連橫之約既散法人孤掌難鳴勢必不敢生釁我英亦可明喻之曰汝倘仍願和我則卽連橫夙怨我無不願之理蓋英固無害法之心也此爲法計也若爲俄計同一立約同一借力苟會法而就英其所獲益之處必較勝於合法而英既得俄之助不必防法之擾鄙人第二策竊謂不亞合四約國之策也矧二策之外又有一策焉策何在曰卽與法釋怨聯懽耳或謂今機會已失時過情遷恐有未易啟齒者固也若以及時共講言之必萬一有轉圜之望夫法戍地中海之艦隊以防英也聲勢盛而經費鉅無非法民之脂膏法人甚應嚴加裁汰而緣英法交防之故遂致欲罷不能英誠以此爲言法當惕然動念然後因勢利導彼此同

歸於好詎不甚善特英素秉公守正所謂以理爲理也法則以虛榮實妬爲理甚難與之商榷倘法亦效英之公正則此事早經解散矣余爲法國計若願與英講信修睦亦仍可聯俄爲一體異時有隙可乘同心向德國互商舉前割之奧賽司綠林二省地還諸法國德或無辭以拒亦未可知且法願認英之權得以展布於埃及之南羅江一帶及斐洲之尼日河一帶又於暹羅之湄江一帶亦歸英有更將北美洲之紐拂蘭屬地論價而售歸於英從此一了百了英必舉一切之益以報之報之奈何如法欲逞志於北美洲之莫洛哥國英願除坍塌海口外任法得行其志莫洛哥既定英法互讓之局大定於是英之臣民將心向法國而不願見法受德之鉗制并望其追理前案而忘妬忌之心然則法人又何苦而不從哉此第一策也嗚呼古人有言曰法國將動歐洲洵法國端拱歐洲無恐今英人之所冀望者國家務於壹是關涉國政之事及今而重行查考灼知阡危脆之處實惟在於法之騷擾於是特命外部大臣親詣巴黎面告法廷云貴國與我爲敵之心今已畢露傲國知時候已到不能忍而且不應再忍耐更不肯於中略有住手而使人誤認爲忍耐直俟貴國如蝦之不跳傲國始如水之不搖貴國若不聽人勸傲國惟有以直報怨但當尙未宣戰之前特問貴國尙願敦和以免戰爭請安坐而徧察天下事本大臣願慷慨陳詞以明不可輕舉妄動之故否則我必設法以圖自保卽以免汝之害也我外部大臣既達此說復照出

使大臣之例。示以公牘。第三策既行。而法猶不悛。愚以爲英廷必從長計議。或先向俄國。以行第二策。或徑分赴德奧意三國。以行第一策。此二策者。皆可預杜法害。至於何策尤善。則非鄙人之所敢定也。鄙人又願我政府諸公相時而動。必使法知與英已到三叉路口。轉瞬卽將分手。法如不欲多算。英自平讓一半。可以一無所爲。而卽兩無所虧。如蔑視我輩。而勢成無賴。我於保安。免害兩層。必無所畏。無所疑。亦無所阻。直就法之待我者。還以待之而已。且圖窮而匕首現。更有扼要語。直捷痛快。爲法道者。英必不肯任。法視英爲敵國之心。更深於敵德。而疑英不能報法也。於是論於中東之戰。不甚相關。惟暹約之廢。實緣於華之感。還遼地。俄法之合。又緣於阻日之割。華地事判兩途。情通一氣。吾故曰中東之戰。關係地球全局也。○又按新語十一篇。皆關係中國大局。而於中東之戰。亦有不甚比附者。故刪此篇於其後。從其類也。

證語曰。英美兩國之間。有大西洋焉。浩浩乎其無涯。淡也。而此響彼應。瞬息不啻。覩面者。厥惟電報相通之故。查大西洋有海線數條。傳消息。無間昕宵。內有一條。專報各路新聞之用。是以遇有要事。兩國卽互相發電。無積壓稽遲之患。美國紐約海口之醴爾葛。貳透大日報館。近接歐洲長電。備述英國新易議員。及新宰相新辟部院大僚之舉措。各大新報館。新論之關繫。若曰。英國盈廷濟濟。今已煥然一新。其命意之所在。亦已幡然一變。英人多冀新相。以次諸鉅公。盡滌往日泊乎無營。寂然不動之積習。迄今觀各報所論。似風雨表針。已下垂而爲少女。怒號之先兆也。者。蓋不如此。則必大失公舉新班。

之人之所屬望也。此英之內情也。若考歐洲他國之新報館。其耳目所及。亦似有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之勢。法報且明目張膽。極言俄法久訂連橫之約。今宜乘亞事之機。請俄助法。以逐據埃之英。然後例英在突之權。俾俄得逞志於地中海。語殊可駭。意報則曰。英國新易議員及諸大臣。實與意事緊相注射。其新相沙士勃雷侯。亦將與意相之意見。不約而同云云。德奧兩都城各大日報之持論。意謂聞沙侯重執英政之信。幾似合縱之三國約文中。已燦然列英之大名矣。此英之外望也。英有大月報曰。地球者。論及新官措正施行諸大事。因言英之於法。分毫不必退讓。故不論為亞。為歐。為斐。但有相遇之處。惟自顧英人之進境。絕不顧法人之減色。於以使法灼知英之於埃。斷不因法故而有所遷就也。夫英誠欲讓埃及之權。俟其時會已至。自然拱手而去。法報何庸喋喋為哉。至於斐洲內地之蘇丹。即其也。或暹羅全境。以及暹羅湄河之畔。均宜伸英以示強。不必讓法以示弱也。地球報又論英俄交涉之事云。英決不可讓俄佔踞朝鮮之元川。倘俄必欲得元川。英必擇朝鮮海外亦據一地。按數年前英曾代守朝鮮之巨文島當交還之際。聲明以成對待之勢。統觀以上各報。凡英人所屬望於新班。暨他國所關繫於新班者。俱視為非比等閒。故有以為必應如何者。又有以為必不可如何者。而新班諸大僚。又各自具有卓識。倘一旦驟有所舉動。非如風色忽起。天氣即隨之而變乎。又有某報云。沙侯既視事。即致牒於法之

巴黎華之順天。聲明中法所訂新約。英斷不肯承認。而使中英法三國交界之歐脫地。任華。贈法。任法。受華。而悖一千八百九十三年之約也。按是年暹羅之權漸爲法削。英恐法與緬甸爲鄰。遂用勃發之地以界中國。中國如不欲得地。則可仍還諸英。而不可轉贈他國。今暹羅感法。恩淡忘英。約法請其地。華卽立約以界之。若不知英將有責言也。者。噫。異矣。其傳電至美之西人。又自以其意附爲總論云。前日余偶與俄大臣談及埃事。窺其意旨。似法既助俄。以成就東方之華事。俄亦宜助法。以滅削斐洲之英權。余謂俄廷真有此意。則法實已得俄助。英相料難輕視。考埃及內治外交諸要政。本係英法二國合力匡扶整頓。此天下所共知者。十三年前。法國不欲與聞。自行告退。英遂獨執埃權。然相沿以迄於今。法國不再願代斷傷手。而却不喜英仍越俎代庖。是以辨論之書無歲不有。近來法議院新派議埃之員董。泰西議院通例。遇有應議之事。必擇熟悉是事。始末或深諳其政教風俗之員董。使專議之。曾具報於政府云。埃之開闢都城暨愛力山德海口。多有我法商之資本。以供營運。其有關於製造諸工藝者。亦屬不少。且埃及之方言公牘。亦多通用法文。而我法國著名格物之士。又實先入其國。諮訪古蹟。以顯示於天下。可知埃事卽法事。埃財亦卽法財。是以三百年來。埃人皆認法爲拔諸苦海之恩國。法之威嚴榮耀。亦深銘於埃人之心。至於埃之兵士。皆法人所教習。尤其淺焉者也。然則法之於埃。具有根莖。而非新地比也。明甚。英人乃據爲己有。類乎喧客奪主。法不令英退。烏乎令英退。爲今之計。誠宜明告英國。速撤

駐埃英使戍埃英兵之權。而俾埃仍在突厥屬下。爲局外自主之國。英之據埃及猶日之據朝鮮也。英欺突厥日即效尤而欺中華所知。

英不能正其罪。兼認貸銀之國爲其主。則庶乎得其平矣。法議員之意如此。法報即採而錄之。其他姑故日瞻益縱。

未暇辨。第以通商寄寓言。法之客埃者。僅一萬五千七百人。而其貿易。則英爲首。突厥次之。俄又次之。法寶居第四等。其可以爲藉口哉。若英國者。前派駐泊地中海之海軍。抽撥礮艦多艘。移駐埃及海面。欲使埃廷知英之威令。如在目前。不可妄動。又使各國知英之工夫圓滿。自必潔身而退。而非他人之所能強也。或有不服者。卒然問於英曰。工夫何日圓滿。則英笑而答之曰。此不在英而在法也。英於埃所定之工夫。具有清單。並非有得隴望蜀之想。乃或作或輟。欲速而益遲者。則法人阻撓之故也。法人之阻愈少。英人之退愈速。否則不能定其爲何年何月某日某時始有退埃之舉。而且常須遴派戰艦會師於埃及。以示有不可犯之色。并使天下人皆知我英實爲獬狗。不能狺狺而吠。卽吠矣。亦不如花下金鈴犬之清脆。然張口一齧。必直到其骨。而制其死命也。此英執埃權之意也。至其顧念暹羅之意。先致電於中國。力阻法人蠶食甌脫地。而冀中國之廢新約。并言前年英贈於華之暹地。華已受之。而共訂專條。今乃貪言而肥狗法意。而違英約。英必不許。然沙侯雖執約以爭。暹事實無從著手。何也。華人既已許法。微論貓口挖鯁。勢不能得。且恐未能見好於英。已先開罪於法。則奈何。法既進佔此地。湄

江左岸盡歸法。於是通商於雲南。絕無扞格。似此大利之所在。豈肯因英之一語坐失事機。又奈何。惟英法和好之局。緣是而又隔一層。中國與英亦將如竹木刺之深入肉中。漸形腫痛也。余不敏。恆勸華人。以博習外事。爲保全交道之樞機。乃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動曰。中國自有制度。夫使中國能閉關自守。絕不與外人通來往。猶恐墨守故轍。將狹隘而不合於機宜。今萬國大通。猶曰自有制度也。試問誰甘低首下心。以受中國之節制者。故但明東方之事。而不兼諳西事。深恐方鑿圓柄。遇事必多窒礙。今總理衙門如骨董肆所列之周彝商鼎。非不寶貴也。而多不適用於用。其能熟審天下之大勢者。惟李中堂一人。然而四百兆人。豈一人之所能濟哉。嗚呼。噫嘻。可勝慨哉。

英琅威理軍門語錄

美國林樂知口說
中國蔡爾康手書

英國副水師提督琅威理。熟精海戰之學。久在中國北洋海軍中訓練士卒。海軍提督之職。高懸於其座。船軍門當之。實無愧色。不意光緒十七年。各戰艦避凍而至香港。有效拔趙幟立漢幟者。軍門拂袖而歸。中日事起。追思名將有志之士。同切撫膺。不知向日迫之使去之人。其有悔於厥心乎。英國日報言。近有往謁軍門者。詢以中日相見於海面。利鈍若何。軍門曰。中國海軍之勢力。僕所深知。日本而不敢戰。則已。如曰戰也。大非中國之敵。而況中國生齒之衆。物產之豐。皆十倍於日本乎。惟中國素不利人之士。

地既勝而恢復琉球則事在意中若進攻日本之海口則料不爲已甚也既而英京日報又錄琅軍門偉論一首尤爲詳盡其言曰中國海軍實有不能輕視者其操陣也甚精其演礮也極準營規亦殊嚴肅士卒矧皆用命倘與日本海軍較中國未嘗或遜故余若仍任提督之職將海軍而與日戰固無庸有所怯懼且卽與歐西大國戰亦尙綽乎有餘中國海軍提督丁軍門汝昌韜略素嫻倘使諸將領均如軍門則軍士可保無慮卽余藐躬自願亦願執鞭弭以從也夫中國素多勁旅苟將能知兵兵能信將卽可橫行天下且山東江蘇兩省人彌復勇敢善戰惟海軍籍貫不一以福州天津人而論恍若法之與英所差甚遠至中國考試海軍之道較諸英國則似稍濫所尤惜者中國文官每藐視海軍將弁以爲赳赳武夫何足與論大事故世祿之家不屑隸名軍籍日本則視武員爲甚重嘗有親王子弟宗室近支投入水陸軍營願効微力者以此相較中國信有不及日本之處雖然中國海軍之力四年前已稱充足時余正握大權曾於深夜與其中軍官猝鳴警號以試之諸將聞警無不披衣而起各司所事從容不迫鎮靜無譁矧華人聰穎異常海軍雖練習未久然於演放礮位施放水雷等事無不異常純熟卽如日前英國兵艦水操時不幸域多利亞鐵甲座船偶被他船誤觸遂至沉溺不知此等陣法中國海軍操演極熟斷不致有此意外之憂故余於中國海軍誠不勝其敬慕也至其海軍將佐有曾赴美肄業者未遜歐西諸將之品

學各戰艦製造亦佳。鐵甲船之堅利更可與英相埒。惟固有舊式之礮耳。彼謗毀中國海軍之多所廢弛者皆憑空臆說也。沿海各礮臺亦均精整。中國前聽鄙人籌畫在威海衛漁村礮臺安置克虜伯巨礮三十六門。其礮架皆用活機便於陞降。鄙意威海礮臺寶稱金城之固。日艦斷不敢於此一逞其能也。惟中國海軍中今無西人營規。恐未免稍弛。猶記余於辭席之後。聞嘗至其戰船。已不無略寬之處。至於兵籍所載陸軍共一百七十五萬人。愚意能戰之兵恐不能逾二十萬人。且多有未經西人教習者。然亦操練純熟。施放快槍尤爲有準。其曾請西人教習者營規隊伍自尤嚴整矣。琅軍門又言前次中東海戰不過偶然。偶勝指高陞船失事之役。諒諸艦志在保護運船以東渡。故未專心與日人戰。近日中國戰船不肯妄蹈危機。卽踵前與法國交戰之法。斷不先向日船索戰。然日船進擾中國海口亦必不少。相讓戰事既成。日船必大受創。若以中國必欲力戰而言。則出其全力。直可支持一百年之久。依然物產豐繁。各事具備。無須外人之贊助也。且華人最恨日人。日人亦與華人積不相能。今日之戰。中日民心諒各有爲之大快者。故若非各國出而調處。日本固不甘退讓。中國亦必使日人氣窮力絕而後已。然中國斷不出師以討日罪。惟盡逐盤踞朝鮮之日兵。并復琉球之王位。卽奏凱而歸矣。嗚呼言猶在耳。事已違心。琅君之失言歟。中國之失事歟。當日譯之淚已數。數。今日錄之心

彌隱隱動也。丙申如月
附志於舊日綠春詞館

英威妥瑪大臣語錄 并引

美國林樂知譯
中國蔡爾康同記

英國報館林立。體例各殊。有以時事新論爲名者。月出一編。蓋卽月報之類。惟祇載論議。不錄條件。則又與月報微異。其主持館政者。固亦具有卓識。第以五洲之廣。庶政之繁。細微曲折之多。政教風俗之別。豈能逐一研覈。而遂可元元本本。博殫見洽。聞之譽哉。是故遇有遠方之事。而爲大局所關者。必使人訪諸曾往其地。留心時務之官。若民。然後筆諸簡冊。郵寄遐邇。誠以耳聞不若目見。虛擬終遜實徵也。中日釁起。又時事新論之一大題目。亟請善於作論者。造英國前任駐華大臣威妥瑪星使之門。詳細叩問。卽錄其答問之語。爲論一首。今特譯此。以諭將來。按威大臣在華歷四十年之久。兼爲欽差大臣。十數年。洞諳華事故。殊少模糊影響之談。然余固深冀其言之不中也。又按威大臣答問中。儘有華人所不敢道。不忍道之語。明知干犯忌諱。而仍錄之者。以見外人之代爲中國危中國。誠不可自忘其危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客有問於威妥瑪大臣曰。今者東望海雲。連天烽火。僕等以爲不徒東方關繫之鉅也。又蔓延以施於西方。公在華四十年。奉使十二年。當盱衡時局之餘。其與僕等有同心乎。威大臣曰。吾等今皆遠隔重瀛。僅隨魚雁往來。藉通消息。假使傳言屬實。關繫誠非淺鮮。然而中國之事。余固未能窺測。日本之志。又似不

足爲外人道。則比來籍籍之語。猶未能洞燭其端倪也。若以愚意度之。華兵之戍朝者。必將被驅於日本。

威公爲此言時。日本既獲此勝。又必將闖入華疆。中國危機其殆始矣。君亦知中國之東三省實發祥

平壤未失守也。之重地乎。我不敢知曰。能料未來之事也。特以中國而計。凡人所謂爲萬不致此者。不料其竟至於此。一

巨突如其來如必至。出人意外。如旅順口天險之地。人所謂爲萬不能失者。不料故日之在朝。假使真成

破竹之勢。則動搖時局。不但關係於中國。且關係於歐洲之大事。罕有與之相比並者矣。客曰。其說可得

聞歟。威公曰。人言日本巧。今觀進犯滿洲一役。則誠機械巧幻之至矣。假使日本能計取盛京。吾知

中朝之險有百倍於尋常。兵燹者。此中關係之故。英國各新報皆猶未甚明也。夫滿洲全境處於長城之

外。歷年來。大清卽有兵戈之警。直逼畿疆。皇帝行幸奉天。不失宸嚴。無傷國體。故西歷一千

八百六十年。英法之兵連營京邸。文宗顯皇帝避暑熱河。迨至和約訂成。鑾輿返謁天下。晏然幾

忘兵禍。此其證也。昔歐洲羅馬國皇帝。養尊處優。人之見之者。必跪拜以爲禮。直若向神祇而稽首也者。

中國大皇帝亦猶是也。母爲天子。而奉天則陪都也。日兵若徑踞陪都。辱及列祖。列宗之

聖域。滿洲二百五十年之榮號。不已損乎。迺溯二百五十年前。世祖章皇帝龍興朔漠。率師入關。

驅除明季之流寇。天與人歸。端拱而治中國。然則東三省者。誠中國木本水源之所在也。華人恆言。

天子聖明在上。魁柄獨操。世有何人。敢於干犯。日本今欲損皇威。而窺東三省。深恐朝廷之根本。不免爲之動搖矣。西諺有之曰。勝則一鼓作氣。席捲天下。而有餘。敗則一敗塗地。制褐寬博。而不足言乎。得勢失勢之異也。中國何獨不然。方其全盛之時。懋昭神武。定鼎燕都。而後十八行省之官民士庶。悉北面而稱臣。今苟不能撻伐日本一小國。甚至六龍南狩。吾知華人必有心懷反側。而蔑視皇權者。中國危險情形。可勝道哉。此恐滅公過甚之辭客曰。然。敬聞命矣。特鄙人之意。前敵華兵雖挫。其後應之軍容。必復如荼如火。且華人生齒三百五十兆。日本不過四十兆。即使中國再敗三敗。亦未必遽關乎全局。公竟以爲危險萬狀。請問亦有說乎。威公曰。軍旅之事。不在於士卒之多。而在於格致之學。大清入關之始。八旗勁旅。未嘗聞日本練兵之新學也。而華人已風行草偃。翊戴皇靈。今日本則歷聘歐洲名將。以訓練其兵士。比年來。於歐人則推心置腹。初無疑忌。於國政則風流令行。亦無阻闕。及察其民情。亦甚興高采烈。凡泰西新創之良法。不啻涉其籬籬。而窺其堂奧。華兵反是。雖多何裨。且卽以一千八百六十年往事而言。英法之師。由津門徑造都門。中國禦敵之兵。非不多也。而曾未能充一戰。故如中國有兵十萬名。未經操練純熟。其爲統帥者。又未究泰西之新學。而且糧食則不繼也。兵器則新舊相間也。一旦與敵人相見於疆場。反緣人數之多。益見敗亡之易。夫大清用兵之古法。相沿二百五十年矣。我英議賊寇詔所

著新書紀錄中國兵額毫無溢分。然第觀書中所述教演之法暨所用之兵器，卽知其易於譁亂矣。至於蒙古之兵制，大都三丁抽一，以實軍伍。然亦未經教習，勢將何所用之。余久游中國，甚愛中國，緣此變故，恆代傷心，而其未肯備豫不虞之咎，則斷不能爲之曲恕也。前後六十年間，泰西官紳之游華者，勸中國亟須整頓，不啻舌敝唇焦。西字原文曰叮囑叮囑叮囑，指點指點直若咬牙切齒也者。而中國仍率由舊章，不動不變，偶有急難，則似蝦一跳而水一動，及至事過情遷，則又相與淡忘矣。猶憶一千八百八十年伊犁之役，幾與俄羅斯起釁，余時在燕京，偶晤總署某大臣，談次，余喟然嘆曰：惜乎戰禍之未成也。大臣愕然曰：公素有弭兵之心，屢勸中國不可以小忿而釀大禍，今爲此語，何歎。余又嘆曰：余豈幸災而樂禍哉。誠使俄釁既定，貴國依然克自振作，而不讓人先也，則厚幸也。貴國將與俄戰，乃謂亟宜築造鐵路，操練陸師，訂購礮艦，議之者已閱二三年，今倘盡付之於流水，豈不大可惜乎。旣而果如余言，嗚呼，中國但於外觀之事，偶一整頓，而營伍中人，仍若未沾教化也者。西人恆謂弓矢干盾之屬，大都未受教化之苗裔，番童輩所用。今萬一不幸而致大損，卽歷年不肯改革，之慘報也。可慨孰甚焉。客又問曰：中國豈無如外國之製造局及機器礮等諸利械乎。李中堂誠見明敏，與吾西國才人不相上下，豈曰未之能變乎。威公曰：然有之，特中國之輿論，仍以新法爲深仇也。憶李中堂之擬定僞太平王也，多藉我戈登提督之力，君亦知之稔矣。其時李中堂與西人朝夕共事，不得不

仿照西法自漸知西法之勝於中法且不能不欽佩戈登兵法之精至於華人之知其事者亦不能忘戈登戈登愛兵如子弟既不肯受李中堂所贈之公費則出其在英額領之歲俸以卹受傷士卒於是成爲同心合意之常勝軍而李中堂於此遂化其守舊之心矣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法有越南之役中國痛定思痛乃增創製造局廣鑄新式洋槍然而似此利器在西則不失爲新在華則反不如舊何也分給各省未經訓練之生手而用諸戰陣恐尙遜舊槍之純熟也余又聞吾英斐利曼特而水師提督之言曰中國水雷船排列海邊無人掌管外則鐵鏽堆積內則穢污狼藉使或海波告警業已無可駛用余味其言雖未目擊而以中國之他事參而觀焉則似非過甚也且卽以過甚而論有西國之利器而無西國之良法不亦成無用之物乎中國既罕能用西國利器之人又罕請西人訓練故雖有新械殊未見其獲益惟考華人之材質實合入伍之用謂如美材之可供製造也恪遵軍令一也作事認真二也節省日用之費三也槍礮準頭甚合四也且在礮臺之後及城垣等類可以自蔽其身處亦極肯與敵兵戰然驅之空曠之野與曾經教習之精兵觀面鏖戰則不啻日斯巴尼亞國之鄉村人與法皇拿坡崙第一之兵交戰矣秋風迅掃敗絮紛飛嗚呼惜哉誠使中國得有暇日次第集兵悉仿西法督令演習餉或不足則稱貸於我西方自無不允然而曠日持久非旦夕間可奏成功余觀日本之意必不在中國從緩部署故欲采西法以練精兵借

西銀以充新餉恐不免終成畫餅此余所以爲中國危也客又問曰縱觀中國史乘恆有易姓革命之舉今中朝不幸而出於播遷京師無主不識有人謀嬗代之變乎何至威公曰余仍未敢自誇有先見之明也假使事機順遂帝位安於磐石固屬如天之福萬一不幸而如子所言恐中國之所憂者正大以余愚見不第華人易主嬗代已也或謂日本莫爲中國之主彼日人之與聞軍國要事者亦言日兵之至中國非與華民爲仇敵也欲助華民以振滅皇朝也此之謂日人之言然余獨以爲不可假使日本於五十年前已萌窺伺神器之心則日人與華人識見相同且同心以抗西方通好之局寢假而竟入中國爲中國主或可蟬聯而下泯然無跡今則豈其時哉日人漸通西學其性情氣質幾與西人吻合而無間夫其與西人近者其與華人遠者也中西之界永不能混中東之情其可通乎二百五十年前大清正位中原凡前明之制度典章大半相沿不改華民安其所習用能上下相孚日本之風俗政令本與中國異今又參之以西學乃欲妄思問鼎微論華人葵向素股且卽以離德離心而論其肯受日本之範圍而遵奉其教化哉是知日本之難爲中國主與泰西諸國之勢一也日人苟欲舉五十年前萬一能行之事移之於萬不能行之今日吾知十八行省之民必將譁然並起不啻地震之猛烈從此關繫之鉅遂徧地球日本其能當此重任乎客又問曰中朝鞏固不拔之基比年來之震動非一次矣一千八百六十一年

文宗顯皇帝崩於行在。穆宗毅皇帝沖齡踐阼。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垂簾聽政。十有二年。直
 至一千八百七十三年。穆宗毅皇帝親政。華民喁喁望治。一千八百七十五年。穆宗毅皇帝龍馭上
 賓。其時西歷已改歲矣今上入承大統。皇太后垂簾聽政。又閱十有四年。統計三十三年間。以同治元年至光緒二十年計皇
 太后臨朝稱制。前後凡三十六年。此非至險之象乎。威公曰。似此大事。天下皆知。但其關繫之處。人盡習
 為而不覺。況中國之視。坤教重於東方各國。故皇太后垂簾聽政。華人皆畏神服。教罔有闕。差
 惟憶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中國某大臣曾與余言。垂簾聽政之舉。華人皆以為國運之不佳。并言。歷
 觀前史所記。太后臨朝稱制。事皆不甚妥洽者也。此或甫當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時大臣私憂。過慮語庸詎知。皇太后聰明仁厚。遠邁前朝乎。惟余
 謂中國之所以大有關礙者。徒以一國之大權。惟皇上得而操之也。今皇上年甫逾冠。仰見乾綱
 獨攬。而運之以英明仁武。兆庶同欽。反是以思。不幾奇險迭生乎。然而華民固謹厚善柔者也。但使率
 由舊章。已可無虞。惟余在華時。又曾與諸大臣道及華民易於約束之謬。某大臣忽曰。然華民祇求果
 腹而已。余心殊訝之。蓋余之意。以華民之恪遵王法。不敢如西民之顯爭主權。故稱之也。而大臣則慙
 及洪水為災。發帑振荒之事。意見不免兩歧。然即以荒年論。華人以為天怒。必係國家政令有所闕失。
 故致於此。余謂中朝之政。實未免有闕失處。其手握大權。居中馭外者。患在失之太弱。各行省文武大

小各官吏貪污狼藉者所在多有。山澤間則時多伏莽。此皆出於國威之不振。若夫華民則雖經貪官暴吏之酷虐。類多吞聲忍氣。莫敢誰何。若以西民之不甘君主者相提並論。華民誠良善之至矣。況華民之地位。實尙有未能自主者。大旨在於聽命於上。誰曰不然。然往往有萬難忍耐之處。歷年以來。或緣兵餉之不以時給。遂致合營譁噪。或緣官吏違例濫徵私肥入己。激成民變。惟卽有小亂。旋卽削平。未必能各路響應。再見髮捻之禍也。以目下情形而論。或如一千二百年間。蒙古人初入中國之事。又如一千六百年間。滿洲人肇始證明之事。或又如英國取印度之事。皆未可決其有無。第卽使有之。終不能卽爲定局也。西國之與中華有交涉者。斷不能任其擾攘也。余所以緣日本之役而謂將來必爲西方大局之所關繫也。萬一竟如余言。則首先干預者。其俄羅斯歟。爲我英吉利歟。抑法蘭西與德意志歟。要之到此地步。不論何國。但能割據中國之一隅地。以及其民人。而一切教之以新法。則其興盛之機。莫可限量。馴至爲東方第一雄國。兼執掌大權之首領。又何難之與有。然則中國獨執十八省之大權。又佐以東三省及新疆蒙古西藏幅員之廣。何難雄視西方哉。蓋爾

日本其何能爲役哉。客又問曰。以公明見。中國際此時會。首先干預者。究當何國也。威公曰。必俄國也。萬無可疑者也。今果然矣。然威公先卒不及見之矣。且余非有恨於俄國而發此言也。俄於五十年來。在中亞細亞洲。逐漸擴充其疆宇。而所以所奉之救世教。教其民。所練之戰法。教其兵。將不盡化中亞民爲俄人。不止且俄於開邊之役。業已

習○慣○自○然○他○國○雖○欲○並○駕○齊○驅○恆○覺○望○塵○弗○及○而○俄○廷○簡○授○專○辦○疆○務○之○大○臣○則○又○素○著○幹○才○待○異○域○之○民○每○以○私○恩○小○惠○相○要○結○不○啻○其○待○部○民○實○已○得○開○邊○之○樞○紐○矧○更○有○絕○大○關○繫○者○俄○人○練○兵○之○法○獨○擅○勝○場○無○論○是○何○族○類○之○人○一○經○部○勒○即○已○行○列○并○然○絲○毫○不○紊○故○俄○若○能○割○據○中○國○之○一○地○而○以○新○法○教○其○民○天○下○萬○國○無○不○側○目○矣○抑○余○更○有○說○者○日○本○今○日○無○華○軍○志○得○意○滿○然○究○不○能○曰○惟○我○於○華○可○以○隨○心○所○欲○他○人○不○得○與○聞○且○不○能○過○問○也○即○使○日○能○勝○華○彼○與○華○交○界○迤○長○英○路○四○千○餘○里○之○俄○國○吾○料○其○將○振○振○有○詞○矣○客○曰○俄○欲○干○豫○華○事○未○見○有○所○舉○動○俄○皇○又○染○重○疾○而○出○都○城○時前俄皇未謝世也公○乃○謂○俄○人○必○將○先○出○試○問○有○何○實○證○威○公○曰○余○蓋○據○五○十○年○來○舉○動○而○言○非○指○目○前○之○絕○無○形○跡○而○言○也○歐○洲○刻○意○防○俄○不○許○其○兵○艦○出○黑○海○俄○以○英○強○威○武○不○敢○有○希○冀○之○心○於○是○改○轍○而○東○既○在○中○亞○洲○蠶○食○西○伯○利○亞○彌○望○荒○蕪○之○地○又○割○中○國○滿○洲○之○半○按黑龍江沿海之地俄人乘機取之華人殊不介意而不知已去滿洲之半也惜哉歐○洲○各○國○初○尙○茫○然○不○知○迨○一○千○八○百○五○十○八○年○開○俄○得○黑○龍○江○地○直○如○江○浙○齊○晉○四○行○省○之○廣○袤○遂○以○中○國○及○朝○鮮○之○境○以○爲○俄○界○於○是○博○考○輿○論○皆○曰○俄○人○之○勢○燄○駸○駸○乎○有○傷○害○印○度○之○勢○矣○余○謂○此○語○或○非○太○過○俄○人○之○所○欲○甘○心○者○初○本○在○於○突○厥○之○都○城○名曰康斯但提挪泊而○英○力○阻○之○俄○其○何○愛○於○英○哉○俄○不○愛○英○何○有○於○印○故○俄○之○覬○覦○乎○印○度○非○事○之○所○必○無○也○特○其○視○眈○眈○而○欲○逐○逐○者○尤○在○於○中○國○黃○海○濱○之○牛○莊○山○海○關○一○帶○以○及○旅○順○大

連。海。暨。朔。鮮。諸。海。口。觀。微。者。蓋。心。焉。數。之。矣。客。又。問。曰。今。僕。不。必。顧。念。乎。中。朝。也。特。思。中。國。真。敗。於。日。本。俄。人。真。或。乘。機。突。出。中。朝。勢。將。不。支。彼。三。百。五。十。兆。之。華。人。豈。不。思。力。保。朝。廷。兼。以。自。謀。捍。衛。乎。華。人。豈。必。無。力。乎。敢。以。質。之。明。公。威。公。曰。吁。華。人。當。此。之。時。處。此。之。勢。豈。尙。有。妙。策。以。籌。自。保。哉。朝。廷。既。或。疏。虞。行。省。必。將。分。裂。直。如。沙。泥。之。渙。散。耳。且。省。與。省。必。自。相。爭。直。共。忘。大。敵。耳。夫。中。國。之。所。以。相。維。相。繫。而。守。法。奉。公。者。端。在。皇。靈。之。丕。振。假。使。禍。生。不。測。中。國。素。有。不。許。服。官。本。籍。之。例。彼。身。臨。民。上。者。民。之。視。之。直。皆。外。國。之。人。耳。不。第。此。也。華。人。聽。天。由。命。寂。然。不。動。之。心。已。固。結。而。不。可。解。君。豈。未。之。知。乎。猶。憶。官。軍。恢。復。金。陵。後。僞。太。平。王。率。衆。南。遁。及。至。某。地。共。有。戶。口。七。十。萬。固。嚴。嚴。乎。鉅。鎮。也。不。謂。髮。逆。甫。來。華。民。毫。無。仇。視。之。心。亦。無。備。禦。之。策。竟。相。率。蓄。髮。從。逆。查。僞。太。平。王。嘗。喪。敗。之。餘。絕。無。威。力。其。逆。黨。又。不。過。持。槍。騎。馬。之。流。亞。分。毫。未。有。長。技。而。華。民。遽。靡。然。從。之。是。果。何。說。歟。是。時。余。在。中。華。實。先。得。此。警。報。急。馳。告。於。某。大。僚。大。僚。曰。余。亦。聞。之。此。氣。運。之。所。關。也。余。不。禁。廢。然。而。返。夫。以。似。此。關。繫。重。大。之。事。誰。司。風。教。誰。掌。牧。民。正。宜。引。爲。己。愛。以。力。振。愚。民。忠。愛。之。忱。方。爲。正。理。乃。一。則。曰。氣。運。再。則。曰。氣。運。一。似。與。己。無。涉。也。者。是。故。敵。國。外。患。之。交。乘。亦。遂。誘。之。於。氣。運。其。藩。屬。如。緬。甸。越。南。皆。中。國。之。屏。蔽。也。坐。視。其。相。繼。淪。喪。伊。於。半。割。於。俄。琉。球。全。吞。於。日。亦。復。無。所。舉。動。人。有。憐。而。問。之。者。仍。第。曰。氣。運。之。頹。敗。而。已。一。千。八。

百七十四年日本忽發兵至臺灣愈顯中國曾沈睡夢之慮先是琉球國有一民船被風漂至臺灣其舟中人爲生番所戕殺此正中國分應查辦之事何勞日本遣兵聲罪致討乃中國竟慨贈洋銀五十萬圓模糊了事致釀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日本鯨吞琉球之禍中國至此始曰是可忍孰不可忍日本欲夷琉球爲郡縣中國實所不願然亦第聲言不願而已未聞出一旅之師博興滅國繼絕世之美名也日本於是益自大益蔑華漸思奪取朝鮮以償未得臺灣之奢願君固留心時事者亦嘗爲中國一計之否中國之藩屬今僅存一朝鮮矣若并此而亦失之中國之體統尙有存焉者乎且日本之欲得朝鮮也非一日矣客曰是皆然矣至於今日之戰公以爲中國不過節節退讓而已乎抑將一奮其神威乎中國自尊之意恆謂萬國盡出其下以僕之愚料中國必將大顯經文緯武之猷以自實鋪張揚厲之詞也威公曰否非此之謂也中國驕傲之氣不可一世而其所作之事則正與其言相反卽如素稱爲文明之國而其民乃有至愚極拙者國家未嘗徧教之也此一端也至中國之教化固最古而最上者也然衡以各國今日之教法則中國之所教僅年未成丁之稚子耳華人又不肯自謙之弊豈知適成爲不能交戰之人蓋愈謙恭卽愈穩實愈虛憍卽愈空疏也中國之所以驕人者人盡誤會其意以爲將士城郭之足以雄視列邦也豈知第在於文字語言之表麗然自以爲無敵而已譬之於鼓中愈空者聲愈厲聲則厲矣其如

中空而無力。何職此之故。其氣燄則高與天齊。其力量則下不及地。要之皆純盜虛聲而已。一千八百六十年。猝遭英法之變。俄則屢起違言。法又有越南之警。日本亦妄思嘗試。於是中國自知不敵。迫不得已。略一究心於外務。在朝諸大臣更復動心忍性。冀會益其所不能。凡京師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夫簡派出使各國大臣。皆緣是年以後之事。激之使不得不動也。總署大臣常與各國有交涉事件。余在華時。恆與之往來講論。說者謂諸大臣皆係各部院堂官。中朝遴選幹才。使兼是職。蓋誠鄭重乎其也。而余仍不謂然也。恆聞諸大臣之私議。一涉於他國之人。卽共忿然曰。如能不與之相通。則最妙矣。又常藐視各國之欽使。謂其文理識見。無有能及華人者。至中朝阻遏遠人之事。歷來每在於拜跪之末節。雖我英人。從未有降心相從者。然皆念中國所以藐視他人之故。端在於識之不明。非別懷惡念也。故恆體諒而隱忍之。絕不加以勉強。俟其自行領悟而已。客又問曰。中國非無幹濟之大僚。非不自知其孱弱。何以因循苟且。不思奮發有爲。卽以日本之變而論。亦豈不知非始於今日乎。威公曰。噫。難言之矣。總而言之。中國之事。往往自相矛盾而已。華人豈乏精明聰慧之才。外事亦豈不洞悉。但知之者。一人行之者。又似別有一人也。余嘗與中國大臣縱談外事。大臣曰。我朝深欲效法西國。凡從格致之學。入手以成各種之機器。必將取而用之。至於中國之風俗與夫道學德行之所傳。則終守之而不改也。此華人

之見解也。日本則不然。無論風俗。無論道德。皆隨新法以爲更變。蓋謂既得格致之新理。必又得風俗之新章。庶幾足以相配也。卽此一端。可見日人之巧於華人矣。夫中國之未能日盛月新者。盡誤於墨守舊章之一念。譬之於人。一手欲取新器。而一手仍緊握舊物。則心必紛而不能專。故有時敦聘一西人使教華人。以製造之業。及至繪圖列說。鑄鍊成器。卽曰吾事畢矣。問其既得此器。能行與否。則日久而仍未見其行也。中國又有最難之一事。在於血脈之不流通。試取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我英人馬嘉理被戕於雲南一案而言。余遴派幹員自漢口取道入滇。詳查起釁之故。考雲南一省。不過僻處於中國之西南。而鄰於緬甸耳。不謂余所派之員。在途歷三閱月之久。始抵騰越。似此區區之路。若移而至於西國。不過三五日程耳。而在華則竟至於此。此種關山之間。隔道途之迢遞。推諸十八行省。幾於無一不然。其何以妥爲約束哉。且又何以徵兵集餉。而收朝發夕至之效哉。卽如今日者。東三省遭人窺伺。而華兵則星散於各省。倉猝之間。斷難調集。豈不棘手。閱嘗比較程途。竊謂欲調中國南兵。而至滿洲。直更遠於英兵之至印度。遠水不能救近火。其何以立於不敗之地哉。客曰。倘使日本幸而成中國。不幸而敗。彼時各省盡亂。其關繫於西方之羈旅者。公意若何。威公曰。不過略受虛驚而已。無妨大事也。何也。中國果有不測之事。我等歐洲各國。必致無可奈何。同時並起。以保護本國之民也。以余論之。旅華之民。人固有恃而無恐矣。然

而歐洲之絕大關鍵。即在於是。故苟非萬不得已。其未肯輕言干預乎。又問曰。歐洲至不得已而相干預。未知作何舉動。威公曰。日本而得逞其志。或欲夷朝鮮而爲其郡縣。一切皆仿日本新章辦理。或日本又圖得中國毘連朝境之一地。亦未可知。然姑不必問日之於何止境也。俄必將怒馬獨出。日始憚然自知其真實本領。又若爲今日之朝鮮寫照也者。總之日本與中國構釁。無論其或得或失。必皆不能稍佔便宜而已。日本足而敗。非其土地。卽其財貨。自必償諸中國。日本得手而勝。又必舉其土地財貨以償於俄。於是大日本國必致成爲大折。折音入南人土語如此。本國所謂無小益而有太損也。然其貽累於中國者。則殊非淺鮮。俄倘在華北強爲干預。我儀圖之。曾不踰時。法必猝起於華南。法與俄固早有盟約者也。且不第此也。法人別有不悅於中國者。必將藉口於舊帳之未清。而思乘機以結算。當此之際。若使無從旁阻止之人。恐俄法竟瓜分中國矣。然而各大國豈真能袖手旁觀哉。歐洲有德國焉。決不任俄法兩國別有新增之權勢。美洲有美國焉。大東方商務往來多於恆河沙數。亦未必肯默爾而息。而恪守甘爲局外之恆言也。客曰。日本構釁於中國。敗則大有所失。勝則毫無所得。其不利也。若此。然則輕舉妄動。是誠何心哉。威公曰。傳聞日民有隍杞之勢。籌外事所以弭內亂也。然亦不止此也。日人好動而不好靜。維新之後。自覺年少氣盛。諸事皆活潑潑地。而未由一試其勢力。又與中國積不相能。遂緣朝鮮一役。忽激其黷武之心。耳客曰。公以

日本之戰。爲議戰乎。日本之勝中國。其能有益於世乎。威公曰。余曾言之矣。日本勝則朝鮮去矣。余雖甚怪中國不肯預爲整頓。然而竟瀕於至險之地。則實傷我心。不忍再言矣。日本初學西法。卽余等之久。客東方者。亦不料其竟臻絕頂。惟日人於西國之事。無一不竭力做法。今竟見其效驗。則進境似未可量。中國則亦有勝於日本者。日人雖甚靈巧。華人則莊重沈毅。謀慮深遠。皆日人所不逮。若論日本之突過中國。余未暇詳細臚陳。但有二事焉。一曰力避境地之汙。二曰力闢風水之妄。夫華人之東縛於風水者。爲禍至不可思議。如不許開礦之類。日能脫然無累。宜其興也。余在華四十年。東事僅得諸耳聞。又不甚與日人稔。故余之所投契者。惟在華人。且亦深相欽敬。今乃遭日本之毒螫。深將傷及於國體。是不啻傷余之心也。義戰云何哉。客謝而退。既歸館舍。遂備錄問答語。以爲時事新論之一。

美福世德國務卿語錄 并序

美洲林樂知追憶
華海蔡紫巖記聞

福世德大臣。宗國名卿也。客歲秩滿。投簪將游華海。知余僑華久。雅稔華故。先挽紐約老友。寓書於余。爲之介紹。逆旅相見。懽若平生。既而日禍孔亟。中朝電聘重來。甫泮春冰。辭余北上。言將效鄧當時之置驛。以通中日兩家也。君先借張邵兩星使赴日本以和議極阻而返。既而使相祖東多藉君贊襄之力。和局大定。拂袖告歸。道出滬江。往還更數。余志成此書。凡所紀述。冀信今而傳後。因舉耳食所及。援

西報館訪通人例進質於君君既始終是役酬答具有根柢兩窗追憶以語鑄鐵竄主筆諸卷
端庶幾直道而行盡掃謗書穢史而無窮之感慨亦卽於是寓焉矣乙未閏端陽綠芝并序

林子問於福世德大臣曰今中國議者以和約之受大損也多歸咎於儀叟中堂兼波及於伯行公子豈
議約之際中堂實奪全權大臣通例遇事自專歟抑咨商政府稟承 朝命接讀允行復電始畫諾而歸
歟福世德大臣曰中堂安敢作蔡邕獨斷哉日使開送約稿并相與問答語隨時電咨譯署轉達 樞廷
第以支給日電局電費言直合日銀三萬圓其無一字節刪已可概見至京師電復之牋亦恆相屬於道
或允或否羅羅清疏故凡本約之所開列者中堂與余均以爲先奉 慈俞始承季諾也曰然則約之受
損不能咎中堂乎福大臣曰若第以訂約言悉皆奉有 訓條中堂實不能執其咎林子復問曰日本開
送約稿中堂見其過火語自必欲逐層聲辨不知伊藤氏能降心相從乎抑全約胥憑其意第請中堂允
許而不容一字推敲也福大臣曰使相徂東後以息兵爲第一義日本意殊鞅鞅特索重地以爲質中堂
不許遂置不講然已定互辨之局矣迨中堂慘受夷傷日廷卽自願息兵質地一層絕不提和約
各款固由日使開送然皆聲請使相逐一酌核日使亦卽略行刪改非強迫之以全允也林子曰日約既
略從刪改必有從此無可再讓之語敢問中堂曾發電奏陳否福大臣曰固也中堂駁辨約款心力交瘁

迨至三月某日伊藤春畝伯堅執己見聲明讓到極處斷難再讓中堂知無可挽回循例電奏以俟朝
命或允或否從此非中堂之所主矣林子曰各西報均言中日兩國別訂互相輔佐之密約信乎福大臣
曰一日會議時中堂以日本要索各款大傷中國元氣曾言吾輩同國於亞洲之東理宜彼此相讓以敦
睦誼冀異日志同道合足以屹然並峙西報緣此誤會事未可知若論別訂密約中堂固未道及且日本
以中國未必足恃亦不願訂此約也彼深信而致疑者不免昧於事理矣林子曰日既奪遼東并旅順口
諸地勢必踞而有之乃忽順俄而還華日人其不快於心乎日使亦何以自解福大臣曰日廷與伊藤等
二使處此時會實多棘手欲堅守遼東以伸威權於中國乎則恐觸俄之怒變出非常欲讓還中國以聯
情好於俄人乎則國中主戰之黨自始至終圖犯京師中道行成已乖素願矧此一隅之地更任得而復
失民情必將騷動於是進退維谷不啻羝羊之觸籬總之中日全權兩大臣類皆勢處極難中堂於和款
之所曲允者實已舌敝唇焦筋疲力盡始克臻斯境地然華人則仍言受損不堪也伊陸二使於和款之
所要索者實已著著爭先步步踏實始克露此利益然日人則仍言所得無多也騎虎難下中日使臣心
彌苦矣林子更端復問曰華人之敗於日也一優而一絀局外人皆洞若觀火中國政府將仍視爲氣運
之適然乎抑自知有不逮者在乎此中之機括繫乎中國之興衰僕所耿耿於心者厥惟此故君來往於

京津重地多與貴戚大臣交君子觀人於微幸明告我福大臣憮然爲問曰華人似未知其遜於日也泰西有駱駝鳥者獵人迫之急卽埋頭於沙磧以塞聰蔽明爲得計中國大臣亦猶是耳一頭其意相似數年前各西報屢紀中國銳意振興之事并稱李中堂勛相國家之勲業西人遂漸有欽慕中華者朝鮮難作人多晒日本之輕舉妄動未嘗慮中華之失地喪師及至屢次交綏一敗塗地外人以事出意外因而細考其致禍之由始共恍然悟廢然歎也乃中國則仍庸然自大冥然罔覺甚致畿疆俶擾海寓震驚昔日之盛名化爲烏有不但日本之視華變敬畏而爲欺藐卽各國之與中國久無齟齬而羣情之敬肆亦復相去天淵吁中國當此時會倘於勝負之故依然不究其本原竊恐險象環生罔有攸濟矣林子曰君所言者今日之情形也我所冀者他年之機會也履霜而堅冰至亦寒極而陽春回國家將興必有朕兆君亦曾見微而知著乎中國雖挫敗之餘而金甌無闕寔假而勵精圖治舍舊謀新所謂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也福大臣歎曰余初入都門時亦如君之懷厚望也李中堂恆與泰西賢士大夫交凡外邦之新政日往來於心目聞西人久知之而深器之京師爲人才淵海狀元宰相多著大名宜若不讓析津矣不料冠蓋如雲貂蟬滿座而細察其居心行事竟無一人焉可以媲美中堂者夫以中國之大華民之衆而僅有一通權達變之中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茫茫宇宙局外人已愴於懷而況中堂訂

約而歸不念其重安。社稷之功反任不明外事之部院堂司徒讀死書之翰詹科道痛加指摘如醉如狂時事如此廷議如彼嗚呼噫嘻吾將安望哉林子曰自宣戰以訖議和凡外人之屬望於華者咸謂朝廷之政治學校之教化閔閔之賢遷庶幾改絃而更張焉其行政也去驕泰而務勞謙其施教也啟頤蒙而宏洽比其通商也示中孚而集同人故夫小有困於疆場者僅一時而大有益於國家者垂百世也而吾子乃如是云云也豈覺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嗟予蒿目絕不能吹彼棘心哉福大臣曰卑之無甚高論且談亦何容易歟向日西人以渴睡漢目中華曾惠敏公作先睡後醒論以駁之而不知陳搏仍一寤千年也猝焉而金戈鐵馬之聲達於角枕錦衾之畔始如寤生之驚姜氏起而盥洗出而飲食獨清獨醒儼然人望而畏之迨夫雨過天青邊烽盡息則又垂帘閉目將圖小憩故吾觀今日之事方以為殆哉岌岌者豈料臥榻之側鼯聲漸起惜哉惜哉林子聞之悵恍彌襟既而曰日本向以泰西領事駐劄各海口而得以自治其民也引為大辱而深恨之去年與各國修約以刪除客官治民之權為第一義泰西互派領事駐劄人國祇各保護其本國民人之商務遇有詞訟及科罪之類悉歸本地方官訊判客官不得與聞惟於東方如中國如日本始突厥及波斯阿富汗越南緬甸暹羅朝鮮與中亞細亞諸小國寄寓之民人不肯歸其國約束遇有訟案悉由領事官科斷他國不服且請各西國以平等相待如許入萬國公會之屬不知論中國而同於一邱之貉此取西江不能濯也且請各西國以平等相待如許入萬國公會之屬不知華官於日本年來必欲除却之事中國反不能一伸其權亦嘗知其為恥懸眉睫乎禍大臣曰嗟乎此豈

有知之者乎。即以中東新約言之。自今以後。日人寄寓中國。仍歸其領事治理。與泰西僑華人無別。若華人之寄寓於日者。則盡改歸日本地方官管理。中國即派出領事。遇有詞訟案件。無從過問。夫西國之事。往者未易諫矣。中日同處東方。乃一有權而一無權。相去不啻霄壤。事之可恥。孰甚於此。不謂大臣之所論列。臺諫之所糾彈。動以割地賠銀爲中堂罪。無論允行約款。權在朝廷。韋郁公之五朶雲。江夏王之鳳尾諾。不過承宣德意。絕無自作聰明。即以全權大臣。實可自定草約言之。亦當咎其治民降等之大羞。西人嘗言。平等之國。得以互治。其民若東方諸國之教化。不必責其割地。但敵之小損。至區區償銀二百兆。兩中國誠得理財之法。國庫歲入二千兆。亦無所難。又豈煩齒及哉。而論者顧舍彼而責此也。余是以謂部院堂司之不明。外事翰詹科道之徒。讀死書也。總而言之。欲存中華之國體。當從削領事之官。權始欲削領事之官。權當從師泰西之良法。始欲師泰西之良法。當從遺貴戚之遠游。始然而冕旒蔽目。竄織塞耳之古先哲王方以略駭鳥之智。貽禍至今也。此余之扼腕痛心者也。林子曰。聞中國將留君商訂國政。有諸福大臣曰。有之。然中國即以利爲餌。我斷不能以祇國之黃金布地。便曰。此聞樂不思美也。

德漢納根軍門語錄

漢納根軍門。德國陸軍名將也。精通兵法。善審地勢。初爲中國監造北洋礮臺。日本雖作復登華艦以治

美洲林樂知譯述
華海察爾康創記

海軍用違其才。旋遭息者所尼。和局既定。却聘西歸。乙未浴佛後五日。道出新嘉坡。西報館使人問曰。勝敗兵家常事。中國乃有敗而無勝。君久參戎幄。能爲僕道其略乎。軍門曰。中國取敗之道。有二大端。一曰無總帥。督撫各自保封疆。分而不能合一。曰無名將。提鎮各未諳韜略。愚而不能明職。此二端斷難一戰而原其流弊之極。不得不咎其作法之涼。故督撫之各顧處分者。無論矣。敵軍業已入境。豈能無所陳。則處分甚重。州縣失守。督撫道府盡干降級。牧令甚至革職。以是役論。日兵精習新學。倉卒召募之衆。已非其敵。更迫守土者以防禦之責。且律以城亡與亡之義。驟遭觀帶。奚翅覆盆。督撫分合勤。王豈宜自局偏隅。置京師於度外。而既箝制於定律。復繫欲於高牙。大驟下求將材。竟爾杳不可得。惜哉。西國之將懸手。前程遂有藉口。設防開召而抗不遵。赴者欲於高牙。大驟下求將材。竟爾杳不可得。惜哉。西國之將領由武備院肄業。生考充兵弁。以次遞升。必其學成而後致用。中國以行伍出身爲正途。用意本相吻合。乃偏視兵之流品爲最卑。遂有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之鄙諺。而凡閥閱之子弟。博雅之生徒。盡以入伍爲大恥。惟窮無聊。賴與夫遊手好閒之輩。始貪其月餉。而趨之日積。月累或以僥倖。躡保或以鑽營。游升今專闢大員之拔。自行閒者多此類也。此語太過。夫豈無戰功卓著。無愆將帥之任者乎。故雖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吾未敢一筆抹倒。斥若輩盡無可用之才。特其揚旗擂鼓之秋。既慙所父之爪牙。又鮮兔豷之心腹。及至獨當一面。心雄萬夫。徒以學問未深。練習未精。斯識見終於未廣。忽遇梟雄之敵。將非交綏而遽敗。卽開警而先逃。其罪可誅。其情可憫。吾輩躬膺教習。愧未能概與甄陶。而師徒撓亂之羞。早已決諸平日。所猶可盼望者。

再敗三敗。華人當發憤爲雄。或可一挫凶鋒耳。至於軍中缺陷之處。吾輩諸歐人。節經具稟。聲明深冀。總制師于者。緣其屢敗而熟察之。卽從而痛改之。而不料其泄泄至今也。此歐人所悵然失望者也。猶憶鴨綠江大戰之後。日兵在大連灣迤北之貔子窩登岸。明係窺伺旅順口後路。中朝始懼而思整頓。又灼知中國統將之不足恃。而召余入都。余獻策於邸帥曰。朝廷宜簡練精銳之士十萬名。號曰御林軍。特簡西員爲總統。會仰乘廟謨之外。疆吏不得節制。轉敗爲勝。可操左券。兩邸帥俱已嘉許。事垂成矣。更不料疆臣心大不愜。似疑皇上獨攬兵權。而分隸各省之兵。必漸將解散也。者遂各巧構形似之言。熒惑聖聽。無奈概作罷論。夫余之所謂省兵者。不過身穿號褂有兵之形耳。一旦鼓而進之。乃無一兵之實也。原疆臣力阻之故。蓋不願以兵權歸諸朝廷也。疆臣爲誰。余不必指其姓氏也。要其釀成一敗塗地。無從收拾之勢。實自此策之不用始。彼身任封圻者。自詡其相沿之營制。亦固其所然執一而不知化。有宜加防堵之處。不過派官一員。招兵若干名。與各路俱不相統屬也。警報迭至。或有三五統領會議。互相策應之局。及至臨戰。一人或有故而思變。計餘人必不允許。甫越半點鐘之頃。大眾卽不知紀律。爲何物紛紜四散。天莊臺之役。宋祝三與恪齋兩大帥。卽係如上云云。且恪帥大言炎炎。以爲湘軍一到。日兵卽敗。更高視闊步。特揭赤幟。大書特書曰。某在此。謂日兵將喪膽而逃矣。豈知卽引日兵猛擊之。雉媒。

乎。至旅順口威海衛之敗。姑不必深究。而竇與天莊臺法異而情同。嗚呼噫嘻。可勝慨哉。以余臆見。竊謂練華人而使之爲兵。五洲萬國。宜無有出其右者。然舉華人而使之爲將。四百兆衆。竟無一能勝其任者。似此奇事中。或有百故千故。但余竟不能明指其一故。則真元之又元。幾乎元殺矣。華人自守舊法。由少而壯。由壯而老。第曰兵膽須大。又安知今日之新兵。必從讀書始。泰西武備之學。萬萬不可忽置。以學愈愚。始能沈幾觀變。否則膽大妄爲。徒見其僨事而已矣。使者復問曰。君在華若干年。爲華布置經營之事。可得聞乎。軍門曰。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光緒五年余初渡華海。蓋應中朝之聘。將整飭戎行。以禦俄也。爲日未久。卽覺其營伍中。但率掃蕩髮匪之舊法。絕無奇謀深算。至於泰西武備新學。更夢想所不到。以之臨敵。必有漢高祖七十二戰。戰無不敗之勢。遂爾心灰意懶。旋改而從事於測算之役。按泰西於築臺置礮之屬。皆需布算故軍門以此言概之。時則李中堂方將精練北洋海軍。囑余築造礮臺。開闢船塢。卽派余至旅順口。繼又至威海衛。大連灣等處。諸凡興作之工程。皆余搆運之心計也。惟礮臺形勢。祇能顧及海中。不能兼顧後路。當時曾具稟聲明。並條陳慎防敵軍由陸後犯事宜。惜有膠執成法者。妄謂但須於臺後樹立木柵。已保無虞。其是。否。懷挾私意。余不敢知。而職此之故。遂與當事者意見不洽。三年半之前。告辭回國。蓋早置華事於度外矣。去年。余以私事。重至中華。非有華官之敦聘也。行抵上海。聞中東將次失和。及往天津。事勢益亟。余仍

不欲與聞。既而有事於朝鮮。乘高陞輪船載兵赴朝之便。附之而往。高陞本係商船。余爲搭客。本無所妨。徒以華軍中統帶諸官。均余稔友。各官欲與船主相問答。情爲傳譯。誼不容辭。及至途過日艦。各官甘死而不甘降。余謂頗合武員之操守。心始敬之。少焉日艦鳴礮。以譟高陞。余卽覓海邊岸。自是以後。余之姓氏漸播於各日報。自我爲華軍之員弁矣。迨至中國陸軍屢敗於日。已有責北洋海軍之不出者。不知此不能爲海軍。咎且亦不能爲丁汝昌。咎也有籍制海軍者。如飭令毋得失船之類丁汝昌不能專主也。但有一事實。以告君北洋諸戰艦。實未豫籌戰事。且礮彈等亦多不敷。臨敵之用。良所未喻。是時李中堂問余曰。君願入海軍代爲指教。以助丁汝昌乎。丁汝昌業已受命。將率諸艦出尋東艦。倘東艦闕。入北直隸海界。應卽迎頭截擊。君誠願往。老夫之心安矣。余慨然許之。遂登定遠鐵甲船。會督全軍。刻日出洋。梭巡兩次。皆未遇敵。西歷九月十七號。始遇之於鴨綠江。遂命開戰。諸華艦頗能如余之意。直至藥彈罄盡。日艦亦已無彈可擊。余乃救定遠鎮遠兩鉅艦而返。然是役之後。華艦遂匿而不出。蓋皆不願再入險地。諸艦又皆須修理。而並無他艦之來助也。且藥彈無從配置。英雄安有用武之地。遷延日久。諸事皆無可爲。力艦中籍隸福州諸弁兵。更有畏縮不前之概。余默爲體察。中國之於海軍。實未寬爲籌備。其陣亡之缺額。復倉猝無從募補。無奈往津謁見李中堂。開呈一單。告以必須照單行事。余始回船。至軍中所開各節。余固不必

告君也。李中堂閱單後，爲余代呈京師，旋奉京諭召余面商。余乃獻精練御林軍之策，卽頃問語君者也。及遭梗阻，余復往山海關等處一行，始與軍事不相干涉。繼聞欽派張邵兩公東渡，知中國有願和之意。日人謂須俟李中堂來始可共講。余心殊懸，系俟至草約既定，然後東裝告辭。使者又問中國議和之意。漢納根軍門曰：中東啟釁之初，中國誤會有歐洲雄國不許日本來相傷犯，更疑有覬覦利益之國。中國若徇其意，其國卽齟齬而起。後始略知其不然，無奈自與日本議和。今又知雖有歐洲三國之干預約款，然必俟約章既定，始肯挺身而出。不覺恍然悟作計之非，且中國早知俄有不願日割華地之意，而隱恃之。今更知俄僅自爲計而阻日，非有愛於華也。益覺大失所望。至於和局既定，祇籌還償款一事，尙繫於懷。餘事仍孱弱不堪，罔思整飭。故日後情勢若何，殊難預料。要之終成一不了之局，不知中國果願幡然一變其成法，如舟楫之順風而行乎？抑必欲逆天之大勢，依然膠柱而鼓瑟乎？如其風至而順行之，其與也可立而待也。否則反順而逆，歐洲必有強迫之者，順之而興，光復昔日之盛名，歐洲仍雅相推重。逆之而縱，未必亡後，願茫茫非鄙人之所願言矣。噫！吁！嘻！可悲矣。

美麥吉芬游戎語錄

美國林樂知譯
中華蔡縷德述

乙未七月，英國畫圖月報繪中日諸艦鴨綠江戰蹟甚詳，後附管帶鎮遠鐵艦之美國麥吉芬游戎受傷

圖五幅并錄其答問之語曰鴨綠江之戰華艦鳴礮以擊日艦遠而未能及余立鎮遠艦之天橋上測算準頭忽見日艦一彈直向本艦旁墜入海中旋復躍起越本艦而過始沈海底余偶下瞰本艦諸弁兵等見管舵之福州人隱身於右舷攬礮鐵牌之後面白如紙及日艦第二彈至船身大震管舵人已不知所之繼聞本艦礮聲不能如連珠之相接余急下橋而至艙面將助礮手以速轟也乃見總兵林泰曾俯圍而口求佛佑林官也全船之司命也乃膽小如鼷效乳臭小兒之啼哭債事必矣不覺浩歎及視其次諸官皆能各司其事不露懼怯之態甚屬可恃水手亦甚得力乃轉而深喜之居無何本艦之礮忽不甚靈余自艙面懸足而下將入礮艙審諦忽有一人推我股而大呼曰此中地甚狹窄汝思匿避可別尋安樂處俯視則管舵人及另有十二人殆知此處鐵甲最厚故皆蟠伏其中也不覺大怒即以足猛踢之而奮躍入艙手捶管舵人之胸責以何得在此旋整理礮位訖仍出至艙面○兩陣甫合余自覺膽略甚雄大有滅此而朝食之勢華人亦意氣奮迅大抵日人皆不能比及礮聲雷震日彈雨集則華兵兩膝皆顛無濟於事矣○方事之殷也濟遠艦潰陣先逃平遠艦伺隙遙避且北洋艦隊中尙有大艦遠在鴨綠江中其與日艦支柱者僅有八艦日本則共有大小兵艦十三艘○華艦亦有諸病礮雖精於陸軍各彈中亦實儲火藥不若陸軍諸彈或實以沙泥然配儲不甚多且藥線鐵管每彈必有一藥線儲以鐵管藉發時量敵軍之遠近以爲藥線之長短彈

入敵軍藥線之火。力恰到彈遂炸裂。僅竇煤灰。故彈中敵船而不能裂。皆必敗之道也。且船身運掉不靈。尤胎大禍。日本則使船如使馬。惟所欲之無不如志。故日船數倍於我。非其真數之數倍也。徒以轉捩靈動之故。我傷其一船。卽有三船飛集救之。我一船受傷。餘船未能卽救。而日已飛集二三船環而攻之。況華軍中殊少鉅彈。不能擊日船。而使遠沈。吁。惜哉。○定鎮二艦之堅固。舉世幾無出其右。故鎮遠受日彈四百顆。船身仍屹然無損。○武官之膽怯者。無過福州人。斷不敢與日戰。遂與水師提督相牴牾。自兵端初起。以訖未戰。凡丁汝昌之欲左者。若輩卽共右之。欲右者。卽共左之。不論其事之是否也。重以丁提督縱有擊日之意。而駛船諸法。苦於懵然不知。福州人益視軍令爲兒戲。恆架虛詞。唐突萬狀。有時爲丁提督所覺察。頓足怒罵。然終無可如何。至福州人之外。類多一身是膽。平日被福州人結黨蔽塞。戰時頗藉其力。濟遠一艦。則全係福州人。故臨敵先逃。○各艦之大弊。又在於礮。礮有鑄自英廠者。有鑄自法廠者。然艦中多用德人。卽德國克虜伯礮廠所派來者也。平日於本廠所鑄之礮。在在留心。外此則任其鏽澀。而不之顧。此英人所宜知者也。○以上皆麥吉芬游戎語。蓋麥君自滬回美。道出倫敦。畫報館使人問之。卽探其崖略而紀之也。并言麥君身受五傷。卽注於圖。後曰。鎮遠受日彈而火發。麥君俯鞠。其躬雙手。捧取皮帶。將吸水以滅之一彈。正飛出其膝下。穿過腕間。擦傷兩脈門皮。此爲最險。若不鞠躬。兩股必已全斷。其二開花彈。

迫近炸裂致傷厥腹其三。一彈墮船面而復躍起傷股及腰脅之間。一鐵片且嵌入腿骨。今尙未能鉗出。其四火焚上衣。其五又焚其種。於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肌膚皆薰灼。致傷謹按欽奉。上諭馬吉芬著以水師游擊用。並著賞戴花翎。給予三等第一寶星。

英斐利曼特而水師提督語錄

并序

美國進士林樂知探譯
中國秀才蔡爾康劄記

光緒甲午秋七月乙亥朔。欽奉諭旨。歷數日本罪狀。命將出師保藩懲敵。同日日廷亦降諭宣戰。丙

子秀死魄。英廷電諭向駐東方之水師提督斐利曼特而。卷三電報漏列其氏族斐提督本將任總提

海軍全權。西例海軍提督實掌全權。文吏不得製其肘。星夜遴撥師船。在於中東海面暨兩國各海口往來巡視。保護旅民。

重九。英廷續撥五兵艦東渡。歸斐提督節制。調遣斐軍門初奉電命。避卽撥船分防中日海面。及大東

溝之戰。旅順口之敗。威海衛之失。劉公島之降。斐軍門往往躬履。行閱沈幾。觀變且既。精海戰之學。又

可與兩國海軍提督往還。無忌戰塵漸息。例須詳述情形。奏記英廷。其言必更確實。可信。僕乃殷殷注

望冀緝元稿。以實本書。願荏苒年餘。久覓不可得。美國大月報與僕具有同心。俟軍事大定。軍門返英

覆命之暇。遣使特造戲下。叩問壹是。軍門作論以對之。上海西字捷報具錄全文。亟爲照譯。以殿琅軍

門威大臣等諸語之後。丙申如月下濤。綠芝并識。

余返自東海。恆有留心時務人。以中日海軍。俱我輩西員所訓練。今茲忽出於戰。必有關繫重大之事。爲西人所宜知者。因而排日。枉顧遞相垂問。余既身親自擊。自宜略狃所知。以供瀏覽。查海戰之役。或用堅重鐵艦。或用靈捷巡船。究竟孰爲便利。或用快礮。或用水雷。及一切西方從未試驗諸新法。中日海軍中。應有盡有。今初試於東方。究竟有何利弊。此諸君詢於芻蕘之大旨也。竊思泰西目下新到極處。未有更新之良法。大抵畢具於華日兩軍。華軍雖開有闕。陷然與日本相去。終不甚遠。決非弓矢與槍礮爲敵之比。故似可相提並論。不必有所專重。若以兩國業經宣戰而言。一大勝而一大敗。則其故甚多。又甚深也。余作此論。未暇備細推闡。確切比較。祇取目前實事。縷述以附信史之末。而又不能不略一提及者。則緣四百兆之華人。敗於四十兆之倭人。元注中國稱日本爲倭。謂爲以是辱之也。衆皆耿耿於心也。古人有言曰。勇士環甲而守。宮則可安。固其所有。惟更勇者至而勝之。則奪其所恃之甲。而分其物。見路加福音書。今若欲免此禍。其諸全國之民。盡懷忠勇乎。我英名士培根則言。凡欲自強其國。且克葆其永強者。亟宜重視經武之學。庶幾人以入伍爲榮。西例軍營千總以上諸弁。直如中國詞林之清貴。而子孫克席祖父之世業。反是。則決無所成。培根此語。泰西各國。幾如鄙諺相傳。自然吐露。第我英至今日。以訖其屬地。更遠而推諸美國。則皆禁。誠敦。深願各國。聯仁愛之心。蠲忿爭之。毀遇有無端之齟齬。樂付公正友邦。任其公評。曲直共相遵守。此即強兵會之本意。即我英民亦有。

中東戰紀本末 卷七 英使利曼特而水師提督語錄 四十四 廣學會校刊

滌除意氣之鬱陵冀國家去殺勝殘葆商途而安利遊者從此太和元氣涵育宇宙蒸為善俗釀為嘉祥
 凡類於殖綽郭最諸人昔以與於勇爵為至榮者今將如秋夜之羅雲隨風漸散然而雅願銷兵之國祇
 此一二豈能阻他國之人盡去其好大喜功之習是以歐美二洲近日違言遽起有無奈而仍需以戰示
 威者蓋指突厥我殺善人及英華人則如不欲戰之意百世不渝且習尙相沿聞於道路今乃緣此而大
 挫我輩謀人家國所宜引為炯戒者也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光緒十年法蘭西蠶食越南中國爰於津滬海口
 興築新式礮臺謂威旅及吳淞其造船鑄礮也不特在華諸廠鞫鞫謹嚴爐火純青而已復購諸外洋名廠人皆
 曰此中國振興武備之始基也乃中國偏視為終局者何也執政之大僚讀書之佳士但見外觀有燿謂
 已十相具足文臣更萬口一詞曰比年以來各國均可相安斷不致有戰禍彼備戰諸事何必盡合法程
 乎其新軍仍有大閱之舉不過曰故事宜奉行成例宜遵守耳故操畢而書上考者非真以簡練靈捷著
 也明明新軍之將領而以騎射分等差兵亦仍有以一矢中的而猥蒙拔擢者此或陸軍然也非所論於海軍至察其所
 恃之利器則曰擡槍問其彈則重八兩也嗚呼江南福州製造船政諸局有能鑄上品來復槍之機器所
 鑄槍枝亦已不計其數乃其平日之所講求僅僅如是而已也而猶謂華人之備戰也其孰從而信之哉
 若夫政府之不知戰學為何物則又有明證焉當日兵飛渡鴨綠江之頃宋慶望風奔潰華人謂宋帥優
 於諸將領而鼓

軍門如是云云。九連鳳凰諸名城相繼淪喪。日兵更覬覦大連灣。旅順口諸險要。烽煙萬道。直達接至山。當必自有見地。海關京師聞報。驚險欲絕。爰有局外旁觀者。借箸代籌。謂惟速召大將軍一員。全用西方善戰之法。以部勒其雄師。而星夜馳赴前敵。力遏日本之凶燄。漸次驅逐出境。是爲正辦。不知此惟西國之督辦軍務。斯同此見解耳。今乃易而爲中國。其所措置。不免動人長歎矣。方事之殷也。京師召一西將。蓋素在德國陸軍中熟諳陸戰之學。其才又足以副之者也。指漢納根軍門。軍門頗得精兵十萬名。直隸於政府。以拒日。本犯奉之衆。中國疑焉。駐京德使。不忍坐視。甚至甘具保。書思者仍巧構形似語以惑之前論。所云若盡身可殺國可辱而志終不可渝者。不禁廢書而三歎也。乃偏命至定遠戰艦。襄興海軍。其人既登定遠海戰之役。亦頗不弱。迨海軍移駐威海之際。忽授西人麥克魯爲提督。夫麥克魯者。西國商輪船主也。使之改主戰艦。已非素習。況使掌桴鼓。以臨雷火。是較之強陸軍名將。漢納根改將海軍。不過用違其才者。尤爲異想天開矣。至其膺三軍司命之尊。以拒敵於奉天者。蓋不知於中國將才中。幾經審慎。而始擲重以授之者也。乃試謁幕府。而叩助。豈料卽開府於南京。壽登七表。鬚髮蒼然。不能登高山之耆英會。裏人乎。斐軍門此言殊嫌輕薄。然猶譯而存之者。顯行人之失辭也。耆英會裏人。自知氣體不振。軍旅未嫻。疏辭。欽差大臣要職。續奉。明詔。敦迫就道。於是萬不獲已。提師而出。而慎擇兵鋒。所不至之地。以駐旌。歷余外臣也。未知政府之所以倚若泰山者。豈以前敵皆湘軍。而卽命湘員爲統帥耶。中國湘軍善戰。籍籍然聞於余耳。而不知其何以

中東戰紀本末
卷七 英斐利曼特而水師提督語錄
四十五 廣學會校刊

得名豈緣湘中深恨外人遂謂其必具忠心事乎抑以湘人慣於滋鬧遂疑其必諳戰事乎若謂顯其勇略則余之未之見且亦未之信也而總之皆表明華人之不知戰學也余駐防東海荏苒數年中國將才亦嘗耳熟而心儀之然境無論水陸官無論提鎮欲求一深通我輩之新學者竟爾杳不可得抑中國之大誠有其人而在上者不知擇能而使遂致埋沒蓬蒿耶然默揣華官之志類皆以戰陣為穢區兵機為凶事孟子曰有人曰吾善為陳吾善為戰大罪也又曰善戰惟頑劣之徒斯合貔貅之選亦惟桀黠之輩始者服上刑蓋按時勢以立言千百世下不可拘泥者也稱鵬鶚之姿禮軍門過矣卻毅教詩說禮祭遵雅歌投壺非華人之所稱為名將者乎吾輩讀書講學致君澤民豈屑下儕若輩故於配合武藝一門暨養身練力之事運用兵器之學固全不領會更賤視乎樂此不疲者甚至斥之為匪類也若夫華人之肄業於水師學堂者西師教以戰陣所需之測算格致諸學尙覺易於聽授若教以養身練力則皆不甚喜習西人常謂華人好靜不好動卽此一端亦為明證或疑華人之於戰學略已肄習似有進境不知以陸路言華軍中無聯絡膠固之法不特礮馬步各隊彼此不相顧甚至同隸一隊亦復各懷一心故欲求實能如我英之一軍者余目中竟未之見惟耳聞有曾練新法之兵指盛其軍中兼有田雞礮及來復槍等諸新器按尺籍而稽其人數共三萬名或實有一萬五千名事未可料及至日本毀起赫赫練軍竟爾銷聲匿跡其中元妙洵非外人所能窺測或云高陞船中寶屬精兵不幸而付諸波臣或云

軍中礮械運至平壤。不幸而淪於島族。然余謂此說即使不謬。其數究屬無多。彼儼然雄鎮之一萬數千人。將歸於無何有之鄉乎。抑藏諸總督衙門乎。或伍籍之所登。本屬過多乎。又皆顯其平日習戰之心。不過得半之道已耳。陸路新兵之外。又有北洋海軍。上文曾言之。此軍係我英琅君所教習。其鐵甲戰艦。則訂購於英德各廠。其水操規制。則全仿乎歐洲海軍。且又曾開赴東洋及香港新嘉坡等處。觀其外貌。大可一決雌雄於海國。其名之爲北洋海軍者。則以中國尙有南洋及閩洋粵洋等海軍。故特冠北字以別之也。惜中樞之權勢太弱。一任督撫之私顧封疆。不能聯各軍爲一隊。戰禍猝起。偶然湊泊於北洋者。不過二三船。指廣甲等三艦。況北洋艦隊之外。要不過略具船形。不足衝鋒禦敵也。至於北洋之船。實可資其利用。故雖琅君去三年。不反傳言威嚴漸失。規模漸弛。并疑應備戰具亦殊不足。然其駛船之法。則仍甚合機宜。操演陣勢。仍純熟而兼能變化。水師每打海靶。多能命中。或謂水雷亦頗不弱。其發號施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是故就北洋艦隊而論。誠非輕心以掉之者也。艦中之人。亦未可藐視者也。然而有明明闕陷者。則以新法而參舊制也。每艦應發之餉。應備之物。例由各管帶官分向支應所領銀包。辦弊竇遂由此而生。如大樹然。蠹蛀入根。觀其外特一小孔耳。豈知腹已半腐。全樹剝索。無生氣而且弁兵人等。既少。尊君親上之赤誠復鮮。攻取戰勝之壯志。巧言之詩曰。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此之謂也。元注

香港上海西商總會中人羣聚時嘗聞有人言琅君既去有若道及丁汝昌則余不勝慘念而敬舉其名
某西人偶登其船見海軍提督正與巡兵團坐同鬪竹牌也
曰此誠英勇忠貞之華將也特其少年時僅充馬隊營官中年以後始登戰船故於水戰之專門名家學
問既未嘗讀其書即不能明其理是為美中不足其右翼總兵劉步蟾少曾肄業於福州船政學堂涉獵
西學功深伏案海軍規制一似全歸其操縱丁以無可措手之故不得不聽命於劉此尤事之不便者也
更考中國之有此北洋海軍足截蛟龍於大海有此新法練兵冀剽犀兕於平原者僅出於一人之力一
人之功其人為誰蓋直隸總督李中堂鴻章也即中國最著名譽之大臣而傑出於四百兆人之上者也
且諸葛大名已垂宇宙有稱之為中國俾士麥德國名相締構元者也者也其生平之偉烈余未暇詳但憶與
之親面握手時即覺其並非尋常之貴官墜乎中國印疊若忍令外人皆視若等閒乎且問其年壽雖已七旬向外而仍真力
彌滿大為難能可貴故將戰之前二月大閱海軍往來洋面旌席風濤毫無倦怠及至一戰而敗其名滅
而其權亦損然惟略滅之耳往日之榮光依然遠燭也所惜情緒惡劣不免老病侵尋境遇如斯
真堪扼腕若其暮年忘在得之戒部下員弁又鮮真能熟讀泰西兵書者殊不能為賢者諱然中堂既不
肯自欺更不敢欺君自始至終灼知虛器之不能臨實戰故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法人侵暴越南八十
五年高麗變起日人蠢動中堂皆力主退讓之議特其所訂之中東新約已伏今日之禍種不免千慮之

一失。然以余愚見中國若以和戰之大權。盡屬諸中堂。必不致有今日之禍。九十五年重議馬關新約。聞中堂語伊藤侯云。君爲政於日本。甚有條理。然余非不欲行諸中國也。君若居余之位。當知左右爲難之處。罄竹難窮。寥寥數言。其孤詣苦心。昭然若揭矣。余今會中而論東。東之於中。則竟判若雲泥矣。華人重視文雅。喜飾太平之景象。又善於通商工藝諸業。而賤視雄武。諱言兵革。日人則雖於一切太平之技藝。亦甚重視。然苟有人焉。以晉戰顯其忠勇。以角勝博其榮耀。甚至殉以身命。而不悔者。國人重之。直若天神。於是爭雄競武之心。直掩其夫婦之愛。倫常之義。更無論至德要道。直斥爲迂遠而不切事情矣。今西方多論東事。美報更暢發其蘊。余可無藉多言。以表其民智之靈巧。民心之忠愛。民氣之奮邁。惟其大異於華者。又有一事。爲一千八百五十三年。日本與各國立約。遂創維新之基業。日夕孜孜。務求合乎西法。軍中之武備。則更全仿西制。延請西國上等教習。以訓練其新兵。日民素愛弄兵。自覺入耳。會心無他。強并無假借。故昔充日本海軍教習之我英。嬰格爾篩。當將戰之前。曾語余曰。東船已躋於西品矣。又有充陸軍之教習者。則語余曰。東兵盡成西人。與嬰格爾篩語相合。且日本更有灼然無可疑者。三年之前。已定侵華之局。嚴密籌備。諸事皆井井有條。及至東學黨起。但聞軍令。立刻成行。說者謂日本之於中國。並無深讐夙怨。何遽興此大役。豈自喜其既得西方之新法。遂欲假中國而一試之歟。抑因其民心之不靖。

故勞之於外歟。或又以朝鮮葵傾中國。日本自媿弗如。遂激而出此歟。愚謂之數事者。似不免有所干涉。而不能決其指歸。惟總而言之。以喜戰之日本。而適當不習戰之中國而已。是故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七月廿五號。華六月廿三日牙山口外之戰。日廷雖妄謂濟遠先行鳴礮。冀以開釁之罪。諉卸於華。然自余觀之。無論華人之怯敵否也。藉曰樂於戰鬪。亦豈肯以區區二艦。無故而挑四艦之釁哉。按是時中國僅濟遠廣乙二艦。遇日本吉野。速秋津島三艦。斐軍門謂尙有高千穗一艦。故合而爲四。當必有本。溯查是日清晨。中國濟遠廣乙二船。從牙山出口。將返威海衛。日本海軍提督伊東祐亨。坐吉野艦。上懸令旗。爲先路之導。後隨浪速秋津島高千穗三艦。將往濟物浦。忽焉途遇互攻。廣乙避敵。失事於十八島。或曰管帶林國祥。恐以濟遠受傷。遁歸於威海衛。再閱數點鐘。操江木質兵船被擄。高陞英國商船被浪速艦擊沈。按照軍律。浪速實不應礮擊高陞。今姑存而不論。其兩軍鳴礮之孰爲先後。亦復不必詳考。惟既發此釁。兩國遂各有騎虎難下之勢。日本陸兵。星夜自東京拔隊。登船而赴牙山。陸軍中消息盈虛。自有各國陸路兵官。開摺詳報。余惟注意於海面而已。海面中。以兩軍以官場俄注。擬之實係平行敵體。故雖查照單開。華艦所容墩數。多於日艦。然因合粵師甲乙丙三艦之故。非專指北洋也。或謂華艦較勝於日艦。上文余已辨之矣。其交戰駛行之法。日艦略勝於華艦。似可主持海權。且日艦之於華艦。比年屢密查考。實已深知其虛實。故北洋軍之馬力礮力。不啻軒豁呈露於敵人。

之目。而其容積兵額礮準速率各數。又多駕華艦而尙之。兼之日隊中惟赤城及西京丸。渺不相逮。其餘則大小略同。新舊亦略同。皆華軍所不逮。華軍中則有定遠鎮遠二等大鐵艦二艘。各容英楫七千四百墩。大屬得力。其次則經遠濟遠二艦。惜不甚堅。且名之曰鐵艦。實僅容二千九百墩。其下遞降至一千三百墩。是大小之參差也。且遲速卽緣之。而錯雜殊不逮。日軍之勻稱。故卽使丁軍門於海戰之學。分外精深。使船亦分外巧妙。亦甚難於著手。今余尙未道及鴨綠江戰事也。而先述其略者。使人知觸目警心也。若察日人之意。及其運用之法。一似未戰之先。已自覺能操縱海權也者。噫。典兵者於此。能不知關繫之大。通於全國哉。昔者英水師提督問主海之關繫於某大臣。大臣曰。吁。主海卽塞路之謂也。英名士培根又言。凡戰而能主海權。卽能主戰之久暫。是故日本定驅逐戊朝華兵之計。必其先能主海。而後運兵保兵。惟所欲之。無不如志。且使敗於陸路。仍可登舟而返。而不第此也。東海往來。一帆風便。日卒之犯中國。華師之保朝鮮。舉不啻朝發而夕至。海權之所關繫。尤爲重大。乃鄙人冷眼旁觀。中日兩軍中。竟爾全行不辨。則何也。當朝難甫熾之時。中國援師。盡從威海登輪對渡。牙山濟遠超勇平遠三戰艦。復成仁川海口。泊乎高陞被擊。操江被擄。濟遠被傷。廣乙被逐。是役也。廣乙怯敵。避入高麗之十八島。中國遂視捷徑。縱火自焚其船名之曰被逐。管帶奈何。爲長涂。海軍遵奉帥諭。徘徊於北直隸海灣。蓋自八月十八日西九月十七號護送運船入鴨綠江。而羣泊太古

山外之先。查閱海戰圖說八月十六夜海軍護送新裕海定鎮東利運圖南五巡兵船出自大連灣十七
超勇揚威十戰艦泊大古山口外大鹿島東南平遠廣丙二戰艦泊大東溝外鎮中鎮南二戰艦並四雷
艦隨運船入大東溝口十八日全軍將返旅順午初遙見倭船南來定遠督船升旗起錨又令成犛角魚
貫陣望西南行每船相距四百碼時南風徐來督榮城灣鴨綠江迤東久不見龍旗之飄颻此何理也日
船又升旗令平丙入隊雷艇出口均未遵而敵至

本一島國耳往華往朝非船不達其運送陸兵以戍朝鮮也戰艦礮船往來巡護不遺餘力及考其職任
亦僅如是而止此又何說也豈赫赫海軍反需同聽陸軍之號令乎抑奕奕海軍提督竟皆不克操自主
之權乎甚矣其誤也然此誤不自此役始也昔年英法之戰已先有蹈之者中東製謬承譌同於一邱之
貉兵權不屬於水師提督其能爲丁與伊東咎乎特伊東雅具將才及戰畢而返東京聞與人談論兵機
仍以此爲穩固不搖之策則非鄙人之所能喻矣或曰日人非不知華軍之將令者徒以志在朝鮮初不
欲觸撥華軍致妨日兵之登朝岸耳語亦近似有理然使以英法易中東微特一觸槍機火星四射而已
又將尋人而觸撥之不謂中國則守其靜如處女之常日本則雖有吉野浪速高千穗千代田等疾於飛
準之巡海快船全不知中國海軍之所在又何論知其作用是彼此於海權之關繫皆憤憤也不然大東
溝之戰何至偶然相值雷艇等多所未備哉

中國實有四雷艇督船既見敵艦懸旂令出大東溝僅左一
雷艇遲至致沈甲逸之頃越平丙中南而入陣追隨於定鎮

閉倚廟庸中倏倏然亦未展所長餘三艦直俟見靖遠收隊旂
始敢出海且左一雷艇會遵令往救揚威將士餘並無所事事

寶言之華艦自大東溝戰後泊於旅順口

者約兩禮拜。東兵過海而來。從貔子窩登陸。圍攻旅順。彼伊東者。不過梭巡策應。而於丁軍門之蹤。付諸淡忘。一若幸其不出。卽已心滿意足也。者既占旅順。又任丁軍門穩渡威海。伊東與之相距。僅海程七十里。合華程約二百二十餘里。不知圍亦不知攻也。愚謂日兵既登貔子窩。伊東之職任。卽應遙封旅順口。一旦陸軍得志。華艦早唾手而得。何必俟威海衛踞險之後。困諸劉公島。而始成擒哉。且七月十日。西八月十號。伊東曾統率全軍戰艦二十二艘。直趨威海。與礮臺互鳴。礮礮若互申敬意。俱未有所傷損。時則北洋海軍並不在內。我知其亦不在旅順口。然東艦極應狂搜華艦。碇泊之處。而與之鏖戰於海中。方爲正辦。是故既知華艦之不在威海。卽當搜覓之於旅順。乃竟倏爾南去。大似虎頭蛇尾。華艦遂逍遙於海天浩蕩之中。毫無顧慮。爲東艦計。不亦慎乎。我於是時。知華艦實在鴨綠江。倘東艦尋蹤而至。七月十一日。必將酣戰較諸中秋後三日。東艦僅十二艘。尙雜以西京丸一運船者。得失之相去。不幾判若天淵哉。然此皆論海戰之韜略。指明日本之於海道。可握其權。而不獲享其利之誤也。若論日艦運用之妙。則幾於無可指摘。卽如伊東於陸路。提督山縣有朋所統陸兵。護往仁川之役。面面俱到。著著爭先。真神妙。欲到秋毫無動。其往濟物浦。入大同江。復送令在臺灣總督之樺山資紀。登貔子窩。及率艦入榮城灣。攻威海衛。一切舉動。雖以泰西名將。亦皆無出其右。而其部衆。復不亞於泰西老練之兵。日皇其何修而得此哉。臘尾春頭。

西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正月嚴國威海之際分遣雷艇偵伺查察時則氣候極冷情形極險而毫無恐怖避就之意歐洲戰艦莫或踰之至於海戰諸事如兵艦將有所往煤船醫船藥船雷艇之屬無不預備妥貼聞令即行兵艦甫經下旋煤船中人先已製就布袋每袋約裝五十斤如飛送上務滿煤艙陸兵將欲登岸即有兵駁及工兵等四集運送有條不紊總之泰西兵艦中之良法日本應有盡有令人贊歎不絕已耳華艦中人聞之不知其置若論鴨綠江水戰之役美國深士力月報主人訪諸鎮遠西官麥吉芬麥吉芬向隸美艦身何地哉噫嘻若論鴨綠江水戰之役美國深士力月報主人訪諸鎮遠西官麥吉芬麥吉芬向隸美艦者也業已詳哉言之美將滿漢又以海戰馳名者也為之細加評註余亦何必再言按此報余輩未之見我語錄蓋譯自英惟兩水提用兵之道有堪為法戒者數端略陳於後蓋華艦拋錨於大鹿島東南之噴瞭見日艦船煙丁軍門即照泰西兵法懸旗傳令各艦起錨備戰復令分兩艦為一隊一艦為首先行一艦作犄角勢以隨之第一隊定遠鎮遠第五隊超勇揚威自開戰以訖畢事到底不懈傳聞似此陣法係受自我英琅軍門固屬甚妙然非實在深諳海戰之學者不能成此陣亦不能行此計遂聚五洲之鐵鑄成一極大錯字即如定鎮兩大船居中督率此不得謂之錯也有者為冤海紀聞者力詆定鎮兩艦然而以力最弱行最緩之超揚居末居外豈非錯乎故華陣初定本作二字形者既遇敵艦即似成人字形海述聞客謂督旂忽令改作犄角厲行陣是以有此更蓋速率稍差者追隨不及也冤海述聞客謂督旂忽令改作犄角厲行陣是以有此更蓋速率稍差者追隨不及也變是說諒必不遑變軍門局外遠瞭因應未之知也

作犄角。鴈行陣以最後最緩之船斜行至偏旁最遠之度。遂落陣後。查是時陣法本應定鎮居中。致靖居左翼。一經來居右翼。一濟甲居左翼。二超揚居右翼。二今中及左翼一右翼一不誤。而濟甲超揚則艦手後日艦既見華陣。卽傳令作魚貫陣。快船居前。慢船重船居後。張兩翼以包華艦。美名將滿漢批麥吉芬語錄此事之旁曰。丁與伊東俱誤矣。拋最弱之艦於陣外。丁之誤也。然猶不過二艦也。斐軍門與滿漢俱二艦之實因怯敵潰陣非超揚速率不逮之比於是冤海爲有底矣伊東則竟以全隊之腰向丁之頭攔丁之路意在繞出丁旁以攻丁之左右翼豈不大誤余謂倘使華艦各將領皆精練海戰之學日艦可成齏粉爲伊東計奇險實不可思議然伊東非糊塗鴉突之比或自恃本船速率之靈捷兼知敵軍礮準之濶差故冒險而爲之也然則其駛船之法據理大可責備者論勢實巧不可階也他日伊東在東京述戰績云是時余命引導之軍攻其右且繞出於其後蓋恃前軍之快船也是以瞬息間超勇卽受火焚又以快船不能受重彈故誘丁提督座船全以船首向我我則宛轉引避而快船業已攻其後卽此數語其用計之巧歷歷如繪至於中日兩軍之速率按照清單所列每西辰一點鐘日艦速於華艦約共海程三里迨至駛行之際竟爾速至五里。每辰一足時竟速至華程三十三里宜乎論者謂一如鼓行而假如超揚兩船單開每一點鐘行十六里豈前一如穩泊不動也此其故西人尙多未知而何責乎華人。知僅能行七里然則尙能勝算之獨操哉而況兩陣既合華艦次序全失所恃以爲戰者惟有撥船首以向敵軍之一法庸詎知日艦以迅疾之故不啻前後左右四圍逼繆而來卽以善戰者當之恐亦難井然

不亂矣。東軍則自開戰以迄班師，不失權柄，不失行列，更不失號令，而不能全掃乎華軍者，則以有巍巍鐵甲船兩艘也。且華軍中亦非無能人，也是以將次罷戰，竟若能恢復軍威，而仍有自主之意也。者閱圖罷戰之頃，靖遠權升收隊，旗來遠隨之，平遠廣丙亦趨赴之，於是定鎮靖。至於兩軍更有英雄，令人來平丙六艦相距各八九哩，魚貫東行，日艦亦惟有魚貫東去，不敢再逼。致遠管帶花翎提督銜總兵海軍中營噴噴稱羨，且久而不能忘者，先以華軍而論，致遠艦管帶其一也。副將勃勇巴圖魯鄧世昌字正卿，廣東番禹人，陣雲線亂中，氣象猛鷲，獨冠全軍，致遠既受重傷，志欲與敵艦同歸於盡，於是鼓輪怒駛，且沿途鳴礮不絕於耳，直衝日隊而來，已垂垂到矣。不料日礮畢萃於其艦，獨中沈淵之禍，慘哉。祭葬如例。特恩予諡來遠艦管帶又一也。來遠統帶係右翼左營副將邱寶仁，幫帶大副則都司林文彬也。與邱副戎建祠。均隸籍福州。按上篇麥游戎語錄有武官之怯者無過福州人一語，心頗疑其過當，惜未便加以刪汰，今得斐軍來遠受火焚之毒，炎炎直上，屢救不熄，舵尾幾盡成灰燼，管帶遭此門月旦公評，足雪東野道山之恥矣。

奇險不覺心盡氣絕，思惟有避陣攔灘救火逃生之下策，乃幫帶力爭之，以為船不可逃而火必可滅也。於是獨奮神威，率眾與火鴉軍猛戰於艦中，果然熄大火而合於全陣，其駛回旅順口之際，中西各人見其傷勢沈重而竟安然返旆，無不大奇之。若論日本軍中，惟赤城比叡二艦，連率不逮全軍，遂離陣而作失羣之雁，且因笨滯之故，幾就殲於華艦，其得以逃生者，微天之倖也。赤城艦前樁已遭擊斷，亦表明日本削色之處，其餘各人多似甚合於海戰，而能與致遠管帶來遠幫帶遙遙媲美者，厥有一人焉，松島督

船正與鎮定二艦酣戰之際。於彈艙中取出三大彈。置諸砲前。以便陸續裝放。不料鎮定艦一大彈。遽打入船。且適墮於彈堆中。遂合日本之三彈。一齊怒裂。簸蕩之勢。較極重之地震。而又過之。且四彈中均含無數之小彈。霎時間紛紛激射。密於雹點。死傷人數。不下五十眾。然猶禍之小者。火藥艙鐵闔洞開。設使一星之火。猝然竄入。可使全船無噍類。乃其時艙面有一未弁。竟能於大禍臨頭之際。情急智生。突閉艙門。而又奮不顧身。滾壓於門縫之間。以為火蔽。實屬難能可貴。今聞此弁。雖受重傷。而不致喪其軀。命則又代為之喜矣。此鴨綠江海戰之大略情形也。今余未暇詳述。惟知華艦之或沈或燬者。經遠致遠超勇揚威。凡四艘。廣甲因先逃之故。駛近大連灣淺灘。遂致自行燬失。雙軍門指廣甲而不及。洵遠知方伯謙帶竟爾漏網。豈以客艦而寬之耶。不特失提督之總權。且賞罰不明。何以服衆。鎮定兩鐵甲船。仍有穩固不搖之氣概。天將曠黑。勝敗已分。日艦亦無力再戰。彼此收軍。自此以後。中國或仍可稱為有北洋海軍。但僅存弱船。壞船數艘。業已盡削體面。雖有如無矣。總而言之。海戰之應法。應戒者一。能握戰艦之全權。一則先失號旗。如人之忽然瘖啞。一也。戰艦以攻人為上。避敵為下。二也。船須求速。始得進退自如。三也。砲率亦求其速。四也。分外留心。火毒戰前。必去引火之物。五也。遮礙鐵甲。實屬奇險。六也。右口徑八寸之大砲。外護有鐵甲。固以防小彈之飛擊。也。日艦一大彈。猛至碎其鐵甲。鐵隨彈射。司右砲者陣亡。數人司左砲者。或死或傷。無一倖免。華人知其奇險。全行拆去。吉野艦攻劉公島之役。島中大彈中其艙面。機器砲之護甲。死二人。傷七人。皆為明證。

敵彈轟入本艦之彈堆不可收拾七也。元注美名將滿漢言此事之險實無與比然不得不冒險至於戰艦之宜用鐵甲或宜用鐵帶余留心審視而仍不能決其略可見者兩軍互攻之際彈穿過而未傷要害耳查戰艦之有機器爲全身命脈所繫鴨戰惟西京丸機器微傷又裂通舵之汽管其餘彈從舷右入者卽從左出舷左入彈亦如之如其緣是而受傷鐵帶非極關緊要乎。元注浪速受濟遠彈入機者則快礮之勝大礮也鴨戰日艦共有快礮四十五門華大艦有大礮八尊而勝負之勢迥異我輩可不戒歟至於快船大艦之別定鎮共中數百彈又被松島之十三寸大彈擊中數次而曾無一彈之鑽入死者亦不見其多且華艦之壽已十有三歲矣其礮又非極新之式彈又不足於用故殊未能分其優絀也或問水雷如何則語之曰日艦未放一雷況未敢逼近華艦卽放亦無所用華艦則僅放二三雷然我聞非攻敵也恐敵彈之中水雷而自燬其船故棄之也余謂戰艦備水底所放之雷自當別論若水面放雷儲之非直無用且有巨險矣鴨戰之說畢略有餘力以述威海威海之一得一失於事無甚關繫蓋華艦株守於此既不覺其有大用且坐俟敵網之漸次收緊已耳故吾於此不能獲其教益也日本既奪岸上礮臺華艦大亂倘東艦直入劉公島口門肆其劫奪當亦無難其所以不爲者伊東恐口門之埋伏水雷也若論日軍用水雷以轟定遠來遠威遠之役正值狂風大雪天氣嚴寒日人深夜潛行於冰海實屬一

身是膽。然華艦之疏於防範。則已甚矣。華艦匿劉公島後。以島爲護。艦之大盾。東西兩口門。果有嚴防。日雷安能妄逞。乃丁提督僅安木牌。而不用攜雷之浮牌。故伊東初從西南口入攻。雖擱木牌。不成而退。至第二次。遂爾得手矣。英武備院報云。戰畢後。斐軍門欲究華艦中雷之傷勢。日官許之。遂遣人入水探視。穴對徑英度五尺。兩端鐵皮各裂長十五尺。險哉。險哉。○又云。西人每遇奇事。輒參以格致之學。鴨戰火焚胎而製造廠。今造新船。全以鋼鐵代木料。人或以爲不便。且太重也。擬煉木質以成金石質。今已得二法。馮一以化學之理。抽去木質中引火之油質。而以化學煉成之物。補入小孔。一仍用尋常木料。而以遇火不然之漆塗之。然尙未知其利用否也。先以此漆塗一屋之木壁。屋中儲引火之物。縱火。怒焚物成灰。而壁無恙。又如西正月三十一號。乙未正月六日。日本陸兵從榮城灣往圍威海。迺東礮臺。悉爲所佔。華艦先偵知之。急遣人拆礮毀臺。東艦已遣礮隊登岸踞臺。卽移礮以向華艦。定遠無奈。起錨開礮以攻己臺。臺中有口徑英度廿一寸。暨廿四寸之大礮。幸一長礮先已炸斷。不能害艦。然艦實亦不能害臺。事後。余親往視之。各臺係德將漢納根督造。得機得勢。毫無罅漏。因悟海船礮擊。新臺之無術。或者以快礮輪流轟發。彈落臺端。如飛蝗。如驟雨。使守者不能立足。或可儻倖於萬一。然礮臺獨不可無快礮乎。守將能默坐以待敵。彈乎。元注。旗順威海之失。皆陸兵自後攻之也。此亦講求海戰者所宜亟考者也。然而中東之戰。如講書。故臺後宜宿重兵。使臺兵得以專顧海面。而此亦講求海戰者所宜亟考者也。然而中東之戰。如講書。然不能專究心於字面也。若第曰戰也。抹却中東兩字之隱義。而以概諸英法之戰。則事實大謬不然矣。卽以水雷言之。日本於威海之役。用雷極擅勝場。乃中國明有雷艇十二隻。承平之日。魚雷立有專營。委

都守等弁專管。及至難作。不敢出口。亦不敢攻。二月八號。華正月十四日東艦猛攻劉公島東口。彼十二雷艇者。正守西口。乃不待軍令。紛紛逃往燕臺。若輩既至燕臺。詎料道合芳以華艦降敵情。形轉電中堂。援師遂不出。若輩之肉其足食乎。沿途反遭吉野艦率他快船以追之。於是二艇降於日。餘艇或破或逃。無一存於軍前者。夫雷艇者。以追攻敵艦為長技者也。乃竟反被人追而攻之。縱謂新雷僅有二艇。每點鐘駛海程十五里。實止十二里。然不亦大喪榮光乎。是故戰禍甫起。深冀逐隊觀光。有足以助余海戰之學者。今握管以作此論。祇覺勢鈞力敵四字。大不能望於兩軍。則將何補於余哉。惟知獲勝之一軍。能用計謀。能顯膽略。其技諳練。其質儼捷。其心忠誠。而遭敗之一軍。則正與之相反。且大半如響如桴。所作之事。多顧己不顧人而已。然亦可表明。凡為華人者。若有善於將兵之名將。以臨乎其上。果敢巧慧。初無欠缺。更申儆以紀律之嚴明。則亦大可畏也。餘則如自古至今。不能改變之攻人保己諸事。華兵早已深知。不必深論。惟能取流傳之善法。以合於目下之新境。則善之善矣。

中東戰紀本末

第八

中東戰紀本末卷之八

美國林樂知譯撰

上海蔡爾康著錄

治安新策上之上

美國林樂知腹稿
亞洲蔡爾康手著

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此為千古險語之冠乃以觀於今日之中國其險象更有突過是者嘗日本之躍躍欲試也或以告政府諸鉅公皆岸然而不之信曰明不敵石古有明訓彼惡敢當我哉比牙山鴨綠江後先開戰然仍操必勝之券故於葉志超之虛報戰績政府皆深信不疑無俟崇朝請頒懋賞既而平壤失守九連鳳凰諸陸戰大東溝水戰無不師徒擄敗士氣大沮政府始共悚然信之而曰彼誠何所恃而勝我哉迨至海蓋金復相繼奔潰甚至天險之地拱手讓敵鐵艦之雄或沈諸淵或齧諸寇於是政府諸鉅公相顧失色束手無策進廷臣而問曰事急矣若之何又踵客館而問曰寇深矣可奈何死生在一息之間冷燿懸一炊之頃似此險語險莫與京顧盈廷濟濟無有能侃侃以對者三五外臣亦皆袖手作壁上觀僕不敏今願回溯累年之險因而博考當時之險并將默揣後日之險援筆伸紙冀有以副明問焉夫所謂累年之險者其故不一策中隨事敷陳未暇先行論列而一言以蔽之曰泥古味今所如輒阻而已若夫當時之險則恐京師之淪陷也華兵之戍於朝鮮者日本胥逐而去之矣旅順威海京師之

門戶。破。臺。艦。京。師。之。爪。牙。門。戶。大。開。爪。牙。盡。落。矣。皇。帝。先。貽。書。歐。洲。各。國。請。協。力。以。阻。犯。闕。之。師。
英。國。按。照。和。約。各國和約多有排難解紛一條代。請。於。俄。法。德。奧。意。諸。雄。國。德。國。首。先。梗。議。事。隨。中。止。中。國。之。險。益。復。不。
可。思。議。然。今。則。兵。端。息。而。和。局。定。矣。當。時。之。險。已。如。太。空。之。浮。雲。隨。風。而。散。矣。惟。是。後。日。之。險。正。復。迭。起。
環。生。今。之。所。急。宜。措。置。而。稍。縱。卽。虞。其。遽。逝。者。其。險。乃。十。倍。於。當。時。朝。廷。與。賢。大。吏。知。之。皆。思。奮。發。有。
為。以。隱。彌。其。缺。憾。僕。向。所。含。意。而。未。伸。者。能。不。乘。機。而。獻。策。哉。夫。僕。非。華。籍。也。幼。讀。西。書。略。知。治。忽。安。危。
之。關。繫。而。視。華。如。寄。籍。者。垂。四。十。年。猶。憶。初。來。華。海。時。正。值。髮。匪。徧。地。幸。與。洋。將。華。爾。戈。登。相。捻。握。手。道。
故。憊。若。平。生。又。當。匪。勢。極。盛。之。際。親。入。僞。都。留。宿。僞。珥。王。府。以。覘。其。所。爲。咸。豐。十。年。英。法。兵。直。入。北。京。既。
而。款。議。慶。成。洋。兵。全。退。轉。助。中。國。以。平。髮。逆。髮。逆。略。定。捻。回。諸。匪。相。繼。作。亂。凡。此。情。形。皆。僕。之。所。俱。指。銘。
心。者。也。同。治。季。年。日。本。有。臺。灣。之。役。光。緒。初。年。法。蘭。西。有。越。南。之。役。日。本。又。有。朝。鮮。之。役。又。皆。僕。之。所。身。
親。目。擊。者。也。至。於。中。國。與。各。國。所。訂。之。和。約。則。皆。讀。而。知。之。中。外。交。涉。諸。事。則。皆。逐。月。考。察。分。別。紀。於。萬。
國。公。報。僕。又。嘗。環。行。地。球。者。三。更。繞。道。以。入。各。國。都。城。徧。查。其。新。政。於。中。國。之。地。則。嘗。南。至。廣。東。北。出。張。
家。口。而。入。蒙。古。其。風。土。人。情。亦。知。崖。略。然。則。以。僕。而。談。華。事。且。就。華。事。而。證。以。西。事。縱。不。敢。謂。爲。語。語。扼。
要。豈。較。諸。捫。燭。扣。槃。隔。靴。搔。癢。者。反。遜。一。籌。乎。二。十。年。前。僕。乘。公。報。餘。閒。著。中。西。關。繫。略。論。一。書。頗。蒙。當。

避諸公相嘉許豈闕歷更增二十年之久反不能洞若觀火乎總而言之僕於中國誠知之深而愛之至者也不謂自初來以迄於今中國內治外交無一事出人頭地而且江河日下歲月駸駸流極既衰日本難作向不甚以榮名顯者到此而竟以辱名顯向不甚以上等稱者到此而竟以下等稱嗚呼噫寄籍之久關心之切如鮪生者尙忍代爲諱疾息醫而坐視沈疴之中於膏肓哉日難之甫作也日人大言不怍曰吾將使朝鮮爲獨立自主之國吾將於中國取永不干涉朝事之質吾將使華人匿瑕含垢以稍殺其氣燄人皆哂之乃議和之際日本果踐其言事事意足心滿是不啻升日本於九霄而降中國於九淵也況乎敗績之書遠流海外行成之約徧布天涯歐美諸洲大而都城小而市集但有新聞紙通郵之地上而君相下而婦孺但能識ABC D之字無不知中國之挫折引華人爲姍笑夫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中國之萎靡不振日引而月深或者天特假手於日本激而俾之以大興然則見兔顧犬亡羊補牢雖同鞭腹之難豈類噬臍之悔若仍效趙孟之視蔭重耳之懷安竊恐通商以來觀閱受侮者五十年再越五十年欲求觀閱受侮而并不可得矣 皇上宵衣旰食思厝天下於泰山磐石之安我儂旅人仰體宸廑同懷焦急蓋嘗獨居深念而知中國缺憾之處不在於跡象而在於靈明不在於物品之楮賈而在於人材之消長是故卽以戰具而論非新槍大礮之不克致遠也非鐵艦石壘之不克攻堅而守

隘也。且亦非將之寡兵之微不克建威而銷萌也。今誠舉所失之若槍若礮若臺若艦若兵若將。一一整齊嚴肅。頓還舊觀。益之以米粟支十年薪蒸。儲萬竈藥。彈雷電諸物。亦復爭奇角異。層出不窮。邦交而無費則已。一旦違言。猝起。又將相見。以戎衣試問可用乎。仍不可用乎。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漢鄧昌頌蓋寬饒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李青蓮蜀道難樂府曰。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是故法艦闖入馬江。而不敢窺旅順。曰。吾有鐵艦百艘。則攻之。吾有精兵十萬。則圍之。攻之勝負之數。且未可知。圍之曠日持久。轉餽之糜費。滋甚。而況無百艦億兵也。不如其已也。豈料藐茲日本。竟敢發其覆而破其機。百仞金城。取諸立談之頃。失守警報。四傳他洲。其始猶並斥爲調語也。繼共恍然曰。吾向以歐地視旅順。而不知華將非歐人也。而今而後。尙復有畏其設險而謂中有猛獸。萬夫莫開者乎。且夫中國之天時寒暖適中。中國之地利襟海而帶江。上有華寶之毛。下有金玉之藏也。中國之人才文足以經綸。黼黻武足以踔厲發揚也。然而不能勝他國者。則以有形之規模。矩度可憑。而實無憑無象之血氣。心知欲恃而實不足恃也。僕誠固陋。竊願舉華人之積習。痛切道之。

一曰驕傲。余曾作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論一首。列入第六卷詳哉其言之矣。總之中國之聲明文物。昔誠迴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之上。遂釀而成尊己輕人之弊。直至今日。五洲通道。有告以他國之善。

政者仍不曰戎狄何知卽曰中華不尙也

一曰愚。蠢。泰。西。名。門。男。女。無。不。入。塾。讀。書。塾。中。輿。圖。環。列。亦。無。不。知。有。中。國。華。人。則。不。知。海。外。有。地。地。下。有。天。既。無。天。地。安。有。人。物。既。無。人。物。安。有。政。教。既。不。屑。究。心。於。異。俗。又。安。肯。就。學。於。遠。人。若。夫。西。人。者。足。跡。徧。印。地。球。登。陸。則。畫。方。圓。經。緯。之。形。勢。過。海。則。量。風。潮。沙。石。之。影。模。而。未。已。也。陸。路。之。高。山。大。谷。飛。禽。走。獸。樹。木。花。草。靡。不。潛。心。考。察。錄。爲。成。書。水。程。則。挂。帆。擊。楫。冥。心。長。往。凡。古。人。履。齒。未。經。之。域。紛。紛。盡。入。版。圖。雖。以。北。極。之。苦。寒。尙。思。謀。旨。蓄。以。禦。冬。於。此。得。一。捷。徑。探。考。北。極。之。瑞。威。國。進。士。南。升。光。緒。十。九。年。自。造。一。船。名。曰。前。進。偕。十。二。人。衝。寒。徑。去。在。第。三。年。杳。無。消。息。今。接。俄。國。極。北。矮。根。地。方。之。英。領。事。電。報。南。升。乘。前。進。而。返。矮。根。據。稱。行。近。北。極。船。爲。冰。阻。幸。船。底。有。機。括。能。壓。冰。使。溜。出。其。下。可。免。互。結。割。裂。諸。患。乃。卽。就。其。地。隨。冰。消。長。忽。見。冰。底。有。損。壞。輪。船。之。材。料。因。憶。前。有。人。乘。船。至。北。極。之。對。面。爲。冰。所。壞。今。乃。流。至。此。開。必。係。冰。仍。暗。自。運。行。之。故。且。昔。日。諸。船。至。此。而。輟。阻。者。船。進。前。而。冰。爲。之。退。後。也。遂。俟。至。略。暖。之。時。設。法。退。出。旋。繞。赴。冰。道。之。上。流。久。而。久。之。遂。漸。隨。冰。而。度。審。視。指。南。鍼。已。植。立。而。復。過。之。蓋。指。南。鍼。西。人。名。爲。指。北。鍼。其。植。立。處。在。北。極。迤。偏。十五。度。也。於。是。南。升。竟。到。北。極。前。進。不。虞。退。後。而。爲。開。闢。以。來。之。第。一。人。成。開。闢。以。來。之。第。一。事。總。之。有。一。地。之。未。闢。一。事。之。未。明。其。心。直。以。爲。棄。沃。壤。而。成。石。田。可。惜。孰。甚。焉。追。還。以。叩。諸。華。人。乃。皆。瞠。目。而。不。能。對。或。問。德。相。俾。士。麥。王。曰。曾。相。何。屢。變。其。初。心。也。王。曰。不。變。則。本。僞。爲。愚。夫。矣。中。國。則。正。坐。不。變。之。病。譬。之。於。人。自。少。而。壯。遂。爲。一。成。不。變。之。庸。詎。知。人。不。見。其。再。長。已。漸。伏。衰。邁。之。機。況。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尤。虞。卽。退。乎。華。人。有。言。曰。一。物。不。知。

儒者之恥。又詎知今日之儒。生所知者一物。不知者直不止萬物乎。是故異邦之政事。漫不一究。并窺天文地理諸學。而徒潛心於詩文。夫詩文誠未可厚非也。獨奈局於一隅。識見終於不廣。何一曰。惟怯天下。有不敢冒昧嘗試者。如暴虎馮河。立巖牆下之類。是也。苟其心慄然。其目茫然。則擬諸夜入空山。風高月黑。有如諺所謂疑心生暗鬼者矣。西人之論上帝也。曰此造物之主。我當臣服者。也。其論人也。則曰與我平等。其論物也。則曰此上帝所造。以供我役使者也。於是有格物之學。甚至日光電影風威火力。無不聽其號令。任其驅馳。華人則素以爲神罔敢戲豫。而且一事之偶異。如日月薄蝕風雷小變之類。往往以遇災而懼。相儆戒。遂積漸而爲怯懦之尤。於物有然於人。益甚。但見五洲之梯山航海者。相錯於華疆。既未識其命意之所在。亦未嘗考其學問究其履歷。非怵之爲異類。卽畏之爲凶人。平時邂逅相逢。避道惟恐不速。矧復兵刃既接。礮火轟天。其能不齒戰股慄。眞成大國之數奔哉。

一曰。欺誑泰西教法。戒打誑語。倘或甘冒不韙。而爲證人所破。甚至予以重罪。終身不齒。華人則習爲故常。任意鋪張。憑空結撰。且閱其稟牘。讀其奏疏。種種支離掩飾。以較戚友往還之書翰。而又甚焉。故遇有戰事之際。軍書旁午。盡成官樣文章。直至莫可彌縫。猶欲無中生有。於實事求是之道。不啻

相去天淵且已。既以欺誑之心待人矣。又樂受人之欺誑而不疑。是以拜佛燒香。冀徼其福。締婚安葬。必卜祥徵。凡若此者。指不勝屈。試問於何惡信。不過妄言妄聽而已。

一曰。暴虐孔孟之道。仁民愛物。華人苟躬行實踐。卽幾上理。而無難。不圖高坐堂皇者。於尋常刑訊之外。別創非法諸刑具。甚至草菅人命。罔知顧忌。欲求一得情勿喜之有司。已覺難能而可貴。更何論問民疾苦。保民如赤子之仁人哉。文吏如此。武弁可知。是故將帥之待部曲。猶草芥也。未戰而偶染疾病。既戰而不免傷亡。隨營豈有良醫。裹創絕無妙藥。埋骨掩骼。又未嘗立有專官。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此誦。高常侍之詩。輒爲之傷心墮淚也。試稽西例。軍中旣額派官醫。兼備藥籠必需之物矣。又有善士。創爲紅十字會。甚至以閨閣好潔之人。不惜躬親穢役。且於醫療本軍。而外敵軍亦一體救治。不分畛域。蓋誠守西教愛人如己之良箴也。華人旣漠視官軍。益復仇視敵軍。夫臨陣交鋒之際。仇之宜也。若旣釋械求降。或更負傷偃臥。尙復厭馘以邀賞。斬首以示威。別有懸重金購敵人之例。抑何暴虐之甚歟。

一曰。貧私中國之待人也。大而國政小。而民俗每喜深閉固拒。離羣索居。一若利可獨專。不許人之染指也。若故督撫自願封疆。於鄰境之安危。若秦越之視肥瘠。四肢百體。了不相屬。遂致京師有警。亦

各趨退縮徘徊審慎。是猶元首之將受痍傷而手足之先成癱瘓也。皆自私之一念誤之也。且充其私心之所積貪心不可復遏。無論事之大小經手先欲自肥。甚至軍火要需敢以煤灰代藥豆粒充彈。竟釀敗亡之禍。至將校之待士卒本父兄而子弟也。乃有以扣餉爲治生者。府府剝削更釀譁潰之憂。糜爛至此奈國事何。

一曰因循。一日三餐俟至明日而并食也。則腹已枵。瞬息于變俟至過時而趨辦也。則機已失。華人乃津英爾游優游而休。今茲不能則曰以待來年也。今吾尙病則曰以望後人也。嗚呼一身一家之事且猶不可廢。廢大國能禁幾因循耶。

一曰遊惰。西人作事日有課程而六日勞薪一日休沐。原其創例伊始固爲屏除私事潛心講道起見。故有禮拜日之名而推安息二字之義。因謂六日中勤勤懇懇不敢媮安。幸而古例相沿有此暇日。遂皆逍遙自在不以廢務櫻其心。華人則一年三百六十日中令節之停公者無幾。宜若甚勤苦矣。而不知無一日之無事。竟無一時之不可無事。且猶以爲未足。京官有逐日藉詞乞假者。外吏有當衙齋清嚴之地軍務倥傯之日而演戲舉觴以爲樂者。見諸邸鈔遐邇稱異。

以上八者其禍延於國是其病先中於人心。故有相引而遞生者。心驕傲斯入於愚。愚矣。心愚。愚斯流於

怯懦矣。心怯懦。斯工於欺誑矣。有由漸而遞深者。心暴虐。斯忘仁愛矣。心貪私。斯昧公廉矣。心因循。斯難振作矣。心遊惰。斯亡忠敬矣。不知心術既壞。如本實之先播。是以招募軍士。鑄造槍礮。修築臺壘。皆猶飾枝葉而綴花蕊也。人心隱種乎禍根。險象遂顯結乎惡果。縱有枝葉。縱有花蕊。粘紙耳。翳綵耳。索索無生氣。不可以飾觀瞻。豈可以充飢渴。然則朝鮮之役。非日本之能敗中國也。中國自敗之也。豈不大可痛哉。特念禍福相倚。成敗相因。寒極而陽。春回而嫩。晴逗當此險不可支之際。誠有呼渴睡漢而使之覺者。遐邇壹體。中外禔福。一轉移間耳。夫農學師之治田也。必審其土質之所闕。地學會之治河也。必究其水勢之所鍾。是故僕之欲救中國也。必察其病情之所伏。庶幾對證發藥。兩無遺憾。若謂揚其短而揚其醜也。則是幸災樂禍之流也。豈僕之所敢出者哉。

治安新策上之下

嗚呼。中國諸病叢生。既至於此極矣。譬諸宮室。牆。瓦。柱。礎。彌復。粲然。精整。而基址潰於蟻穴。則卽動。撲。斷。而塗丹。腹一旦。漂搖。風雨。棟折。榱崩。之禍。恐有乘人於不及覺者。吾不敢知曰。中國明知之而故蹈之也。吾亦不敢知曰。中國誤蹈之而不思亟改之也。然使諸病盡去。而尙存一病。未遽滌其舊染之污。譬諸舟楫。鍋頭。龍骨。業既煥然。改觀而一罅之偶未及彌。水勢已滔滔而入。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甚可慮也。

美國林樂知命憲
中國蔡爾康遺辭

且夫中國之疆宇膠鬲乎其冠八垓也。中國之人民林總乎其超萬國也。地廣則威稜外暢，人多則財產內充。其自待之重，自視之高，或亦有未可厚非者。然而千鈞之任不克負荷，甚至一羽之微亦若猝不能舉。豈慕繪虛神則有餘，發揮實義則不足歟？朝鮮之稱藩也，載在方策，班班可考。嘗各國欲與訂約通商之際，誠宜自承其責，以示上國之聲靈。乃袖手旁觀，翛然塵壒之外，臺灣之予敵也，藏諸盟府，歷歷可稽。嘗澎湖業已交割，文憑之後，誠宜趣撤守臣，以昭大信於天下。乃噤口默坐，漠然清闕之上，則將明讓朝鮮，非華屬而陰許臺灣為海外。夫餘耶？夫亦曰號寒之蟲，得過且過而已。若夫與中國為敵者，人少十倍，地狹十餘倍，而其窺中國之虛實也，明於他國者百倍。其意若曰：中國人才輩出，然所習非所用。況習之亦未必用之也。中國物產富饒，然相戒不敢妄動，是以金銀滿篋而半粟不飽，租褐不完也。然則如輕氣毳者，非不颯然而高，龐然而大也。破而瘳之，直一手足之烈耳。嗚呼！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日本之敢於弁髦，王章者，豈其一身都是膽哉？有人焉，羸瘵之疾伏於內，疢瘳之狀現於外，風寒暑溼無不足以致綿懷，其理然也。今幸賴識時務之俊傑，力主和議。彼動曰尊王攘狄者，烏足以知之。危迫之情已過，彼昧於事機而猶妄思一戰者，豈將以朝廷為孤注耶？然病一日不去，弱一日不振，即大險之勢一日不能化而為夷。今天下之富且強者，何止倍蓰於日本。日本播中國之釐弊，不肯稍留餘地。於是他國亦洞若觀火，如法國初不敢犯旅順口。

今則自悔失計之類皆是。惟尙將乘籌辦善後事宜之際，再從旁冷眼以觀之。爲問中國曾自覺其險，至於不可思議。數能知示弱於人，關繫至重極大。歟能自強不息，以培其元氣而化其病根歟？中國誠知時會已迫，萬事亟圖整頓，不使害己者兼以害人，則皆願稍緩須臾焉。且不幸而別有內亂，亦願助以戡定，毋紛其勵精圖治之心。是非各國之愛中國也。凡凜然於兵凶戰危者，深知中國安則萬國舉安，誠使中國發憤爲雄，馴致於英、英、露、爽，不但中國免於奇險，即各國亦漸息弱肉強食之念，而不至緣爭中國者轉而自爭。此各國之志也。今甘肅之回匪蔓延而猝難收拾，廣東又有匪徒潛伏而將猝起，萬一中國狃於積習，依然欹枕高眠，吾知虎視眈眈者，當必有越俎而謀之。一日曰：匪黨之熾，不特害中國，兼害各國也。在昔髮逆猖獗，江浙諸省賊氛徧地，英、法諸國助以兵力而削平之。凡各地之取諸賊手者，一一還諸中華。英國不土地此實用能光復故物，今他國倘反其道以自肥，其禍尙忍言哉？若以中國內治言之一治一亂，氣化銀板注脚。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今天下望治殷矣，而致亂之萌，偏層出而不窮者，何哉？一曰：敗叛民玩視之心。內地華人於歐美諸洲之事，昏然如墮十重雲霧，及論至日本則衆口一詞曰：小國今乃遭小國之挫，至於一敗塗地，則知兵力無足畏。甘肅回匪之蠢動，厥惟是故。況兵力實亦不足畏，是以發難於海城，波及於循化，初不過癬疥之疾者，豈料洮河渭狄徧染腥羶，全省騷亂，垣坐困，此險之一也。一曰

動頑民疾視之心。中國寂然不動。泊乎寡營。固曰吾行吾素。吾用吾法也。然沿海華人。暨曾經遠游海外者。多於泰西新政。耳濡目染。不免躍躍欲試。今重爲日本所凌。更覺自慙形穢。其上焉者。博究良法。冀動當途之物色。而發到治之馨香。其次則傷時怨命。嘆嗟嗟卑。以爲吾有才而不之用。而用老朽之腐儒。坐令誤國害民。無所底止。居恆激昂慷慨。有不足爲外人道者。若其下者。問以泰西制度。不過一知半解。問以中國情形。更屬六張五角。而妄號於衆曰。某國以民爲主。官吏可任意廢置。其民何修而得此。一旦遭華官之虐待。遂有藐法違紀。妄思嘗試者。且曰。中國之敗於日本。其咎實惟官府尸之。吾輩有才。豈甘再受其箝制。如近日粵東之亂是也。此險之二也。更以外交言之。有所謂老成持重者。固欲事事恪守成法。而願西人歸西。永不干預東方之事者。也。則將於無可奈何之中。作庶幾得當之想。假使歐美諸洲。凡夫素使。出游通商。傳教於華者。皆知謹奉華訓。繼自今。車火船煙。不擾賢臣之清夢。中國遂舉向所斥爲夷狄之法。如鐵路輪船。電報紡織機器。槍礮藥彈。鐵艦礮臺。船塢之屬。一切屏諸萬里之外。而鬱鬱然曰。吾自有先聖先賢之道。彼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耶。焉西人知中國之不用也。亦各銷聲匿跡。不敢以異物溷上邦。於是中國遂如咸豐十年。與英法失歡時。情景船則仍用舢板。長龍也。礮則仍用前膛。生鐵尊爲紅衣大將軍也。槍則仍用烏槍。檣槍也。礮臺則築土壘也。器械甲仗。則強弓毒矢。大刀闊斧。兜鑿組練。

也如此則外國致險於華之人物諸皆遠而避之矣。中國其遂可無險乎。噫此萬萬不能者也。西方既去姑可存而不論。乃東方有願學西方之國。曰日本者。其皮肉骨血中皆含有西人之氣質。西退而東即進。勢有必至。理有固然。兼之近枕海外。我又門戶洞闢。其能禁之使不入乎。猶憶五十年前道光二十一年英國侵華之役。不過輪船數艘。載來西兵三千五百名。且無新式之軍火也。乃自廣東省城起事。運運而至汕頭。廈門福州定海吳淞諸沿海之地。以入長江之鎮江甯一帶。所過名城鉅鎮。無論礮臺之阻。將士之雄。無不望風披靡。此無他。中國當時即用如上所云之古法也。迄今世家故老猶有能歎歎而道之者。又如三十五年前即咸豐十年英法之兵北犯京邸。僅合三萬人耳。而在事之英將嫌其太多。而曰但得其半已足。集事糜餉。胡爲者。遂與中國重換和約。事事隨心所欲。其未嘗據地者蓋曰吾惟志在通商傳教耳其餘非所貪也其時中國之古法亦盡存而未之廢也。時至今日。歐洲之若船若槍若礮。勝於當時者。不知其相距幾由旬矣。夫以當日泰西之古法已足以勝中國。矧日本今操泰西之新法。而中國仍欲以古法制之。是猶南游而北。其轍畏寒而裸體。憚暑而襲裘也。其可乎。其不可乎。此險之伏於東也。且夫西人亦豈肯遽退哉。其鐵路則四通八達。朝發夕至。日本不如也。其兵士則額多而技精。其槍礮則勢雄而力遠。日本不如也。日雖風近華之故。其來較易。有衅則磨集小勝。則鳩占視汪洋之大海。直若一衣帶水。然西人能以少許勝多許。路雖遠。自

顧何遠不如日本故西國卽無貪賴中華土地之心然斷不任日本之獨攘利藪何況環而相伺者盛京吉林黑龍江蒙古新疆之外則有俄也雲南西藏之外則有英也廣東廣西以及雲南之外則有法也俄於西伯利亞英於緬甸法於越南各自開築鐵路駁駁然直抵中國之界外中國顧道蒞不可行其將以蔓棘荒榛飄閃雷飛雲之車轍耶英法俄諸國逞其精心果力業已直造華邊將謂肯半途而廢耶吾恐中國不自通外間已大有人圖儂矣曾作通塞塞通說刊入第七卷且陸路防不勝防之外又有沿海諸省不啻與諸國比鄰乎此險之現於西也嗚呼奇險如此而忘其險者則如彼事將若之何誠使中國自覺其險自知其弱且知中國卽不加弱而以人之日強形而爲己之日弱一旦憬然悟幡然改毅然變對高山而仰止忱他族之我先則又有辨之不容不早辨者蓋變在於人而非在於物也變在於心而非在於跡也變在於本而非在於末也中國萬一不欲或更以不能自諉無論彌天之危險斷不能盡除且必不能稍減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變通者趨時者也古聖垂訓深切著明華人奈何讀而忘之乎然知其窮而思其變眼光先戒其太近宜如聰慧子弟之讀書一目數行並下不可如青盲人之行路見一步始走一步此縱觀大局之說也而又不可欲速良醫之療疾也望聞問切缺一不可工師之築室也藥櫥菜柄早具規模然後定君臣佐使之方奏月斧雲斤之技庶幾有條不紊

秩然井然。是故居今日而言變法。必先熟權乎中國之所缺。而以教育英才爲第一。義於是權三十年之通養其體質。深其學問。敦其品行。由幼弱而至壯強。皆煥然爲一代之新人。於以彌成乎郅治。此未可以曠日持久爲嫌也。他國有愚物之不足於用者。但使力闢財源。推廣通商之良法。何物不可購致。今中國興才難之歎。此豈可以財購致者乎。且正惟其不可財購。而有曠日持久之嫌也。急起直追。尤屬不容稍緩。誠宜大開學塾。由衆公舉名師。由官優給脩脯。選八九歲以上之聰穎子弟。先教以中華經史。而進以昔聖先賢之至德要道。俟其略能融會。繼之以泰西初學諸書。如是者約若干年。擇其軀幹壯實。資性明通者。資遣出洋。按照西塾通行常例。由幼學而入大書院。由總學而分專門名家。如是者又若干年。其間更就道高德廣者。朝夕講貫。迪以謙恭之道。剷其驕傲之根。而學業富則愚蠢自進而高明。理解融則慚怯自化。而強毅孔子告魯哀公曰。果能此道矣。道義熟則欺誑自易。而誠實仁愛敦則暴虐自改。而慈祥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至哉言乎。而且忠君親上之心。油然而生。自不敢蹈貪私之惡習。鼓舞奮興之氣。勃然而不可遏。自不願守因循之故。智嚴恭寅畏之意。凜然而不可犯。自不屑留游惰之頹風。從此至教覃敷。英才輩出。凡出洋諸學生。執有大山長學。成考取之文憑者。皆得次第回華。稟明政府。以備量才而器使。政府則先需之以期會委之。以繁劇試之以盤錯。俾資歷練而杜躁進。如是者又若干年。此節略舉大概。第六節尙將暢言之。蓋至滿三十年而爲一世。

華人之懷才者無不同升諸朝華事之棘手者無不得人而治而彼跡象可求之物即使偶有所缺乏早已俯拾即是不取諸辛矣此所謂變其人變其心變其本若物若跡若未不待變而自變也而尙憂中國之不強也天下豈有是理乎旅順口威海衛原有之礮臺等類日本既收償款應約不妄燬損惟所失之鐵艦鋼礮諸物亦宜漸復舊規所謂本末兼賅內外俱備也所最可惜者華人能育才之益而阻於挾偏見懷私意終成其爲驕傲之諸公也猶憶同治年間恭邸創立同文館於京師中國自強之基實在於是乃不謂倭文端諸公力梗其議後雖理屈辭窮得成賢王之志而終不能與翰林院並重者則以號爲老成持重之流多以爲國可滅身可殺而初心終不渝也西國城垣昔年僅木質耳既而改甌改石今更有改而爲鐵者今多築礮臺於要隘其城垣無他堅之勝於脆也垣也皆可有可無之數耳塞外之地有韋韞毳幕焉霜欺雪壓居其中者或以貧窶自諉而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忽焉而狂飄捲去則又將如之何二十年前美國芝加哥即去歲賽四百年大會處戶口約百餘萬而望衡對宇大有西秦板屋之風不圖火起牛欄全城可憐焦土居民乃改築磚屋至今而雕甍射日畫棟飛雲輪焉奐焉爲美國之第二城前此固木衣綉錦永不肯土被絺繡者也回祿君既至不問其人之願改與否逼令一變而爲勝地嗚呼卽小以見大外國之於中國亦何獨不然哉然而外人之入中國者其始固未嘗有他志也但使中國一視同仁生命則無傷財產則無損通商則無阻傳教則無疑詩曰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皆願斷

章以取義矣。中國若人才消鑠而復事事與之爲難。則雖築路開礦通電鑄械造舟塹壘泰西所稱爲新法者。則而效之。惟日不足。不知適成爲慢藏誨盜。冶容誨淫而已矣。僕更願質言之曰。中國人才之不振。由於教化之不興。康按中國教化非不美也。聖經賢傳炳若日星。華人苟身體力行。何事不可與西人方。西教爲敵也。西教流傳二千年。富國欲求教化之興。決非倉卒可冀。譬諸植物。移根下種。遲之又久。始有強兵實基於此。華人其烏可厚非哉。欲求教化之興。決非倉卒可冀。譬諸植物。移根下種。遲之又久。始有發榮滋長之機。譬諸養子。非僅衣服之外。傅而章身有耀也。必以食物果其腹。而後筋骨血肉漸有充實。茁壯之觀。教化之於人。亦若是也。教士之來華也。志在勸導華人。同歸正覺。直若有上帝。靜靜然而命之者。非帝力皇權之所能抑而制之也。且與通商之理。並行而不相悖。西人志在通商。不願天下有一地之未開一物之未出。故先從溫和帶地面立足。其熱帶下之不可居者。亦必伸其轄治之權。如水之就下。不能以人事遏之也。傳教亦猶之通商也。英國既得印度。美教士羣往傳教。初非欲覬覦印度也。英國坦然不疑。中國何獨疑之乎。中國誠探西教之所長。以補華教之所短。變化之端倪。畢露。卽中西之猜忌。胥捐。是殆如沿邊徧安鐵軌。直與俄英法諸路相連。彼熙熙而來。攘攘而往者。皆有掉臂游行之樂也。總而言之。教化之於人。如樹木之有根。莖根莖。既美。開花結子。皆有不期然而然之勢。若徒致飾於外貌。爲整頓不第如唐花之不能耐久。且恐枝憔悴枯萎。隨之矣。嗚呼。可不戒歟。

治安新策中之上

美國林樂知著
中國蔡繼德譯

中國固有墨守古法甯死不變者。然細察與人之誦則皆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時哉時哉，弗可失也。已故當此不可不改，不能不改之際，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古法其尙可守乎？然而中國果能自創新法乎？抑改之之道專在中國之酌古準今乎？殆非也。惟有是願，必有是法。西諺嘗言之：中國之迫而求諸外者，勢也。僕不敏，灼知中國漸成癱瘓之證，舉動需人扶掖，即使本係良醫，亦復不能自治。況其於靈樞索問，曩者諸未究心，能不切切焉爲代謀良藥乎？且夫中國之教化固先於天下，而超於亞洲者也。願何以千餘年來毫無進境，且以所如輒阻，而有退象哉？蓋嘗思之，教化之基全在於士，乃觀中國之讀書種子，依然前代遺風，桎梏其形骸，拘繫其手足。昔唐太宗開科取士，喜曰：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斯語也，人習聞之，而士偏甘入之，是故以氣象而論，春容肅穆，誠哉其太平無事也。豈知癱瘓之病，卽於此伏其根乎？人爲萬物之靈，士又爲萬人之靈，而驅而納諸羈鞅之中，病且延於一國，作法於涼，之爲禍洵烈矣哉！士之外，農工商皆民也。士既就縛，民於何有？日積月累，遂致降而爲乘，權藉勢者之奴隸。然則中國之治法，外觀寶覺最佳者，不知外愈佳而內愈病也。一家之中有父母，恆以孩稚待子女，凡事必請命而行。衆始稱之曰孝子。元后以作民父母爲己任，遂以父母之慈惠煦民，父母之誠見囿民。然而本此以爲

談吐奉之以作詩文。豈不甚善。至於虛字實做。則反釀而爲獨握大權。遇事裁制。匪但不知愛護。甚且從而踐踏之矣。乃民亦以爲歷代相沿之成法。毫不敢自作聰明。國家又不知教。遂各膽怯如鼠。貌馴如羊。癱瘓之證。由是遂成。至其名爲士者。所讀惟四書五經。所作惟五言八股。但守祖宗之舊制。不諳經濟之新猷。今更習慣自然矣。偶一改之。便覺格格不相入。昔有法蘭西人。緣事繫獄。歷四十餘年。始釋之出。乃至越日。而仍求入獄。問之。則曰。此我舊居。停素所稔熟者也。一出囹圄。舉目無親。不如此間樂聞者皆嗤其愚。而不知中國之士。習多若此也。今試廢制藝。試帖。而使之別求他學。恐如法人之重求入獄者。比比然矣。夫中國之人。分士農工商爲四等。與各西國大致相同。惟國家之所重者。專在於士。而以考試得官者。目爲正途出身。然卽以讀書之事而言。國家曾設法以使之長進否也。塾中之所讀者。二千年以上之古書也。自漢迄今。已二千年。世變遞更。書則未嘗少變。是故士之品行學術。識見。猶是商周秦漢之人也。而考試得官之後。使之治今日之民。得不仍如古之寂寞哉。左傳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戰國時隨隨分諸一千五百餘州縣。勻計每一州縣不約有二億七千人。乎術爲狄。滅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華之以共滕之族爲五千人。已成一國。今則但一鄉鎮而已。然則治法之宜同宜異。豈尙煩言而解哉。人恆言曰。士爲四民之首。固也。而要其所以不愧爲首者。則農望其出新法以耕田也。爲問今之華士。能物土之宜。相土之乏。而參之化學。以爲培補。使農人多收十斛麥乎。工望其出新法以成藝也。爲問今之

華士能制器尙象攷工補記而參之算學以助靈巧使工人不煩繩削而自合乎商望其出新法以貿選有無也爲問今之華士能通轉輸之路廣貿易之經興物產之菁華辨人工之良楛使商人權三倍之利乎士既一無所能矣至於縣官之視農仰以爲食者也國家之視工倚以成事者也關權之視商恃以征稅者也亦嘗有留意及之而妥爲照料者乎是故人之與人各有往來卽各相輔助而士實默爲膠漆於其間國家則實爲調劑於其罅漏今國家既漠不關心士亦無所措手足士既無顧及農工商之學農工商亦不知有士牆蔽其面茅塞其心是殆與木石居與鹿豕游而如印度分類之陋習也印度最嚴門第其上品曰婆羅門平人不敢望其項背其例曰喀私德事業既無長進痛癢又不相關是故觀其外則馴良無事實則約束之甚易者久已束縛而馳驟之者也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一牧童司之綽有餘裕忽焉而豺狼突至其不飽饑吻者幾希矣是故古法者鐵索也明明爲追風逐電之良驥負重致遠之肥牛從禽搏獸之猛犬而縛以鐵索馴擾久之使之易而成其角澁澁之羝犴嗚呼貌似太平形同廢物耳有不日敗而月衰乎查印度喀私德陋習人之貴賤定於墮地卽如曹魏行九品官人之法馴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也且其中生六弊爲一國之人有老死不相往來者遂成不合不和之漸而紛爭之患作其弊一也工作可以富國而爲人所賤上等人決不屑染指工藝豈有進境其弊二也人類既不通慶弔商務亦永絕往來其弊三也人既

謹守繩墨。跬步不敢逾越。卽萬事皆有繫繫之意。其弊四也。卽有識超儕類之人。可以自出心裁。而既有類規。不能不守。國遂無振興之望。其弊五也。讀書一事。但有婆羅門一類人。爲國家所眷顧。俾之學成。筮仕。而非全國之所得均霑。大衆遂無一不愚。衰象亦因之疊見。其弊六也。總之。循此而行。泰山之來。壓其頂。可坐以待也。不然。英人之至印度。志在通商耳。何至竟取以爲藩屬哉。中國神靈。首出斷不致爲印度之續。而相沿之治法。一日不改。卽相壓之苦。越一日不甦。其治法之尤劣者。莫如冒父母之名。而蒙羊皮於狼身也。哀哉。輕恩而重義。卽西人之所斥爲暴虐者也。故中國一切不興。不必怪也。農人之但知春耕夏耘。秋斂冬藏者。無論矣。商人無不謀利。出一新意。官曰不准。工人無不求事半而功倍。效一新法。官又曰不可。則皆縮首屏氣。而不敢動。夫使官之誠知改法。有何弊竇。或利未見而弊先出。曰不准。曰不可。猶有說也。乃臨民上者。尸居餘氣。一竅不通。惟曰成例不准。更張西事不可。則儻而已。民困其何自而蘇。國威其何自而張哉。手足麻木。謂之不仁。筋骨牽掣。不免作痛。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猶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信之無他。豪末之傷四體。爲之不適也。而況乎其百孔千瘡哉。大清定鼎中原。二百五十二年矣。及考同時之外國。莫於美洲。開闢小新疆十三處。於本國。則創立東印度大商局。准令商人渡海通商。今先以美洲言之。當時僅有生番數萬人。不耕田隴。不築屋宇。深林曠野間。惟見茹毛飲血。幕天席地之野。

人及戴角披毛。弱肉強食之野獸。舉未知教化爲何物也。英人披荆斬棘。辛苦經營者。歷一百數十年。至西歷一千七百七十六年。美洲人創自立爲國之議。與英人戰而勝之。遂立爲民主國。卽今之大美國也。時行料民之政。仍不過三兆人耳。屈指至今。亦僅一百二十年。曾不及大清御宇之半。而核其地。則合大小四十五邦。奄有大清十八省而倍之。核其人。則七十兆丁口。較一百十九年前。實增二十三倍。有奇。而其教化之廣。則又東漸西被。以暨於朔南。其不率教之生番。則逐漸退入內山。與草木同腐而已。至其治國之法。則皆爲民而立。人皆平等。既無世臣勳戚之貴。亦無奴隸婢妾之賤。故其權分寄於衆人。在上者無生殺予奪。惟所欲爲之氣。燄在下者。亦無悚息聽命。登降拜跪之虛文。然而品行不敦。學識不到。則有侵凌縱恣之禍。起乃美國則家。無論貧富人。無論男女。年至六歲以上。罔不入塾讀書。務使教化之澤。涵濡於全國。上縱不鈐制。以威勢。民自能檢束其身心。國家又特撥帑金。以倡興乎學校。民間更公捐鉅款。以代具乎脯脩。閱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清冊。但以幼學塾而計。其在塾讀書之男女學生。共一京一兆九億五萬有奇。合計全國丁口蓋在蒙師共三億四萬七千有奇。一師約授徒三十五人。公捐束脩諸費年約合英金二京五兆五億一萬一千鎊。每鎊約抵華銀七兩共一萬七千八百五十七萬七千餘兩。蓋教化如是其廣也。爲振興中國之基。前請於某大府。每年備數萬金。曾不及美國萬分之三四。而尙以無可籌款。却之惜哉。若以商務而論。中國通商海口。凡二十餘處。光緒十五

年分西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出口貨值英金二京二兆九億一萬五千鎊。進口貨值英金二京六兆七億八萬三千

鎊。總共四京九兆六億九萬七千鎊。合華銀三萬四千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兩乃美國紐約一海口。是年出口貨值英金六京

四兆七億七萬六千鎊。進口貨值英金九京八兆三億六萬五千鎊。總共一垓六京三兆一億四萬一千

鎊。合華銀十一萬四千一百九十八萬七千兩其餘海口。雖皆不逮紐約。其數必不可勝計。然即紐約一口而計。已多於中國

者兩倍有餘。是故美國一年商務之出入。勻計人合中國通用之墨西哥銀六十圓。中國人口四百兆。每

年商務出入。人不足洋銀一圓。是僅得美人六十餘分之一也。然而大清之興。早於美者不止一倍。凡

侈言中華治國之法。超出外邦者。亦嘗兼權而熟計之乎。若夫英人之至印度。就其已有者。而推廣商途

也。非如美洲之破天荒也。印人不知順天行事。而偏逆而拒之。且又示之以弱。於是印權漸削。英權漸增。

印遂為英外府。其各小邦。本常有蠻觸相爭之禍。英則次第和解之。不服。則以兵威之。通計印度全境之

廣袤。約如中國十八行省。其生齒約二百餘兆。皆英之藩屬也。且夫英之於印。洲分歐亞。種別白黃。不若

大清之治中國。壤地相接。聲氣相通也。然而路遠不足以相歧。俗異不足以相隔。英惟以治國之良規

愛人之至理。普之於身。熱頭痛之域。繩行沙度之鄉。印民畏而愛之。舍一千八百五十七年一大亂之外

詳見泰西新史攬要即其自相蹂躪之禍。亦已絕無。而僅有是故。印度喀私德之類。規同國。尙有冰炭之不相入者。

英以互殊之教化之至善之法導之遂有日盛月興之勢屈計英執全權之地今共英程八億九萬三千方里有奇核其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清册男女大小共二垓一兆五億五萬五千丁口約得中是歲賦稅之所入計英金七京九兆八億五萬一千鎊合華銀五萬五千八百九十五萬七千兩中國則僅約一萬萬兩耳入口貨值英金八京三兆九億七萬六千鎊出口貨值英金九京四兆九億三萬八千鎊總共一垓七京八兆九億一萬四千鎊合銀十二萬五千二百三十九萬八千兩若中國同歲之海關出入口貨價曾不及十之三也中國全境出入口貨較之美國紐約一口亦不過百之三十一詳見而其鐵路電報以及一切養民之善政罔不綱舉而目張然則不必論歐洲各舊國但論美洲之新國則如彼與大清並興之亞國又如此要其扼要以圖之處不過曰略釋其民俾各有自主之權而已而中國之民辛苦墊隘迄今尙未有轉機能不疾首感額甚至愁苦之氣上通於天哉鄙人蒿目時艱借箸代籌匪伊朝夕側聞皇上宵衣旰食勤恤民隱百爾君子又各懷借法自強之意故敢再以比較之說進若夫歐洲各國古今之判中西各教優絀之分與夫良法美意之亟宜見諸施行者則俟下章續罄之焉

治安新策中之中

美之立國也僅一百二十年印度爲古名國而稱藩於英改從歐洲之制度亦僅二百四十年則皆新國

美國林樂知著
中國蔡爾康譯

也。然而國計民生之所繫。反有駕乎中國之上者。詳見上篇中國於此。謂宜何所適從哉。且夫中國之險象。積諸平時者。則有如治安新策上之上篇所著。驕傲愚蠢。恒怯欺誑。暴虐貪私。因循游惰。諸弊之迭起。環生也。其顯諸目前者。則有如朝警十二記及閩記新記補記諸篇所述。退會於牙山。避道於鴨綠江。債事於平壤。參寇於九鳳。安岫海蓋金復等城。縱敵於大連灣。沈艦於大東溝。讓險於旅順口。燬師於威海衛。劉公島。輿尸於天莊臺。營口。輕舉妄動於臺北臺南。諸敗之東崩西應也。其伏諸日後者。則有如哀私議以廣公見十論所譯。英吉利改祖強國。俄羅斯強委鉅債。法蘭西私索閒田。德意志謀奪商權。與夫日本駭駭坐大。教堂岌岌可危。諸禍之旁生側出也。嗚呼噫嘻。中國當此之時。處此之勢。其尙可委心任運。而不思奮發有爲哉。顧卽以奮發有爲而論。入門之正路。下手之妙著。又恐有毫釐之失。不免千里之繆也。僕不敏。竊願爲升堂入室者。導以福地之初。枕卽爲知白守黑者。免其枯槁之殘。劫而總括以正告之曰。欲求內治之舍。茶就齋首在外交之蠲。僞存誠乃客有聞之而怫然者。造廣學會而言曰。中國之待外國。步步退讓。節節喫虧。君尙以此相規諫。其欲割肉以媚樗枿。饕餮始謂之蠲。僞乎。剖心以示藥。又羅利始謂之存誠乎。政恐啖蔗之甘在人。而不在我。集蓼之苦懲前而莫懲其後矣。余曰。否。非此之謂也。中國向不願與外人交。外人暱而就之。中國偏遠而避之。推誠相與之衷懷。久拋置九霄以外。近今五十年來。以無

可奈何之故。不得不聯盟訂約。然貌合而神離也。面從而心終違也。其所朝夕注念者。謂外人之來必將不利於我。則疑謂中國之利。必將見奪於人。則妬謂中外相較。我聖賢而人戎狄。則忮此三念者。互相倚伏。卽互相乘除。而其發見之端。總關於國政之所交涉。是故立約則先峻拒。而後曲許。通商則遠堅閉。而近微開。傳教則陽優容。而陰撓沮。夫豈知私念一日不去。卽和局一日不定。和局一日不定。卽險象一日不能化。而爲夷乎。吾觀中國之拘守繩墨者。大都仇視他族。側聞老生常談。類皆曰。道光辛丑年海口騷擾。爲聖朝主憂。臣辱之始。咸豐庚申年。圓明園難作。爲主辱。臣死之枕。切齒深讐。不共戴天也。不知光緒甲申。法國竊取越南。及日本於同治年。閉夷琉球。爲沖繩縣。去年。擗起朝鮮。遂割臺灣。事當別論。至若道光咸豐兩役。外人但志在通商。一二枋國大臣。不諳事理。不知駕馭。致釀失律之禍。外人固不任受咎。中國亦奚事深求。至俄國於庚申。敵退時。藉口驅除。強欲居功。給取黑龍江畔約。合二三行省。地華人反。緣荒遠而忘之。抑獨何心哉。非驅之。惟恐不速。卽避之。惟恐若澆。斷不屑合之。而與締知交。然而耿耿寸衷。第見其莫殫莫究。試問烏頭馬角。虛願其何日償乎。西方有教化焉。衍而爲一切法。生而爲一切力。今已浸灌及於東土。肩戶旣所不及。逐客亦所不能。而且儼然具列於吾前。又不可視以爲無。何有然則輾轉反側。惟有思度日之法耳。度日有三法。華人固久欲屏西人而去之。而得以吾行吾素者也。一也。屏之。而不去。謂宜急出於戰。庶幾拔去眼中釘。而後快。二也。戰而慮其不勝。則當如孔子所謂。既來之則安之。三也。舍此三法。別無可以中立之理。今爲中國計。屏與戰。兩無所用。則惟有推心置腹。式好無猶之一法。於以變敵人而爲良友。取外物。

而資利用。譬之舟行大海。任其潮長。而船亦與之俱高。不必誇乘風破浪之雄。而自有靜浪平風之穩。吾知外邦之覬國者。無一不興高采烈。雀躍而相告知。繼自今中外同敦睦。亞歐共樂昇平矣。且夫外邦之於中國。豈欲貪賴其土地。覬覦其人民。而望其貧且弱。更或幸其霧墮。有可乘哉。此就全局言之。其有仍作如是想者。苟中國富強而無懼。彼將烏敢逞耶。中國誠能既富且強。而永保和局也。吾敢保各國之愛敬中國。必嘗有加而無已。是故中國有家。給人足之喜。外人曰。吾與之益廣。其通商而彼此均霽。厚利矣。中國有赫聲濯靈之盛。外人曰。吾與之同顯其威望。而他人自杜陰謀矣。中國有講信修睦之誠。外人曰。吾與之永聯其交誼。而遇事共濟和衷矣。是知遐邇一體者。中外禔福之所自基也。天下一家者。中國一人之所有慶也。此風聲所樹之定理。非河清難俟之奇情也。然而自口言之。則為至捷語。自目視之。則為至要事。而自心發之。偏有至極至阻機者。何也。則緣中國藐視外人。之積習。斷斷不能融洽也。其不能融洽之故。則緣中外教化之微分。廣狹也。中國古昔聖賢。但見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之獷悍鄙陋。而廁諸在所宜攘在所宜斥之列。固然其無足怪。乃食古不化者。生於二千餘年之後。仍泥二千餘年以上之說。而執其盡美之舊學。以與又盡善之新法。為仇。於何擬之。其擬諸羅馬乎。考二千餘年前。東有中國。西有羅馬。教化之感遙遙對峙。自餘各國。或分倚於兩大國。或歆慕艷羨。如小說家所紀番人常稱中原錦繡江山之類。希圖闖入。其於至德要道。概乎未之有聞。亦越於

今西方新學迭興。凡羅馬舊教之並無流弊者。仍守之而弗失。其宜於古。不宜於今。見其弊。不見其利者。則竭力蠲除之。而補以合乎時宜。多所裨益之新教。用能化民成俗。日長炎炎。若夫中國者。自唐迄明。歷代相傳。教化有退而無進。迨中西既通之後。事事相形。見絀有識者。澄懷觀變。謂非中國之天時地氣。人材或稍遜於西方也。教化適與之相反也。嗚呼。生今之世。爲今之人。而乃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者。仍不過與古時之羅馬東西對峙。其可乎。其不可乎。數年前。有曾著英史之英大臣麥搆搆。新著一書。述羅馬百事。因而譏誚中國之失。其大意略云。羅馬當該撒該撒者羅馬最著盛名之皇帝也。相沿至今。泰西遂以之爲皇帝之尊稱。獨攬大權之世。如人既成。丁不再長。大水既冰。逝不再流。通歐亞斐三洲諸地。凡該撒所覆以甲兵而隸諸臣僕者。不問其風土之同異。嗜慾之宜忌。勒令守一王之法紀。分毫罔許。齟差。其有自作聰明。或略殊好尚者。律有常刑。罰懲無赦。各地之民。皆敢怒而不敢言。積至耶穌誕生後之二百年。人情憤懣。氣象愁慘。絕無來蘇之望。欲求一二新法。杳不可得。但見岷之蚩蚩。受制於一尊而已。至於羅馬皇帝。則又體制崇宏。以深居簡出。爲高罔顧民之疾苦。其大臣則各分品級。亦惟知安富而尊榮。其號爲讀書佳士者。考訂古義。鑽研故紙。願書萬本。誦萬遍。口角流沫。右手賦而不覺。其生厭。卽不思其更。新學塾中。訓蒙之書。亦復僅此師承。別無泛濫。及至讀書有得。操觚染翰。澤古功深。皆彬彬乎著作才也。故迄今而追溯文辭之美。實屬望

聖弗及。然試問。迴超蠻貊。禮教修明之衆。直占全地球之半者。乃使之僅止於此。而遂已乎。其與中國之教化。又何以別乎。夫中國之教化。二千餘年前。固與羅馬東西媲美者也。羅馬自四分五裂之後。教化遞進而遞新。英法德奧意諸大國。遂臻蓬蓬勃勃之盛。而尙自視歛然。常恐功虧於爲山之一簣。中國積時成歲。積歲成世。風會遷流。同至今日。乃遂事與古羅馬較。仍多相似之處。則何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經籍具在。無一失傳。亦無一進境。卽羅馬之墨守古書也。國家治民之道。學校取士之法。類多文勝於質。禮掩其情。卽羅馬之專崇體制也。一事有一事之學問。一人有一人之智慧。增厚培薄。付諸淡忘。通變化。裁成爲虛語。卽羅馬之蔽於錮習也。大端如此。瑣事可知。君子如此。小人可知。是何異富有金。而緘藏篋。筭於世。何利於我。何裨又何異。食不死之藥。而日卽龍鍾於天。何功於人。何樂總之不動不變。而適成爲中國已耳。又有操法國語之瑞士國人。惠訥氏亦作古事比一書。其大意則曰。吾觀中華羅馬兩國。其心皆堅硬如鐵。而其四肢百體。遂分毫不能轉動。頓成爲石琢之人。又如人之猝遇奇險。一驚而自定。神呆百脈皆息。羅馬則竟死矣。中國則自古迄今。學問制度衣服全不更易。不知所謂生趣者。果安在哉。愚謂麥摺播大臣暨惠訥氏兩書之所紀。猶不過觀乎其外耳。若考其性情。察其品行。則試讀一千八百餘年前。保羅達羅馬人書。有曰。彼志意虛妄。心頑蒙昧。自稱爲智。適成愚魯。吁。此雖爲羅馬人而發。然

華人亦何獨不然乎。若舍性情品行而論權勢則不特中羅爲然也。在昔印度波斯各自稱雄之世類皆憑仗總持以懾民庶。惟羅馬則更擴乎無外之規模。其名譽之盛體統之尊西方莫與倫比。而又兵威財力駕乎諸小國之上。遂乃泰然自肆尊貴之氣見於眉宇。庸詎知皇帝即羅馬所稱之該撒也之命無敵拒皇帝之法無敢悖。皇帝如皇矣。上帝之臨下有赫無敢不敬而不拜者。卒如日中昃而月盈蝕。兵力以無所用而漸衰。人事以無所振而漸懶。於是龐然絕大之一物烟飛塵颺忽焉而蔽不見形矣。哀哉。耶利米書有言。在耶路撒冷猶太國都城也遠衛宜急徧行稽察。若得一行義言真之人則其餘亦必加寬宥。西史載希臘國某博士希臘亦古時名國博白晝持燈徧行於都城中。人怪而問之。則曰。余尋善人而不見也。西史又載希伯來族類某先知猶曰爲猶太國侍御史。日亦在耶路撒冷尋訪善人。卒無一遇。凡若此者皆所謂有國而無人也。譬諸大樹蔭及千畝而其腹已空。則雖枝葉扶疏其與能幾何哉。若夫波斯之王也。地大而汗亦王者之尊。宮殿之輝煌。寺廟之鉅麗。人世無出其右。遂蔑視其鄰邦。甚至目米提阿小國爲蠅蚋。馬繼尊稱也墩亦作馬王愛力山德興師攻而滅之。印度之王也。亦復踵其覆轍。卒隸於英。歷觀亞歐二洲各大國往事。其侈然自足不思振作者。必致人才消鑠。國運卽隨之而傾頽。嗚呼噫嘻。可勝慨哉。羅馬某皇由大將軍踐該撒位。且善屬文。英國名士富勞答氏著皇本紀而系以論曰。當該撒在位之世。羅馬之威柄榮光。

仍震耀人之耳目。然昔日乘權藉勢以定其自尊自名之大道。則已糜爛不堪矣。羅馬歷代之舊教。本來西漸於大西洋。東被於印度。南訖於阿斐利加洲。朔暨於歐洲之極北。到此而僅存外貌。實則盡成廢物。是以再閱一朝。皇位微有動搖之象。雖都城極欲使舊俗舊制舊道。重行整頓。而訖用無成。富勞答之命意。蓋卽下泉匪風之思也。愚謂歐西之古教。實與東方相伯仲。大權盡掌於該撒。其民皆拘繫桎梏。絕不敢自出心裁。則第奴僕之屬耳。不知國苟以君爲貴。官次之民爲輕。是猶人之頭大而身小。必頭重而脚輕也。脚不能立。定一蹶豈能再振。是以羅馬遭北狄之擾。全國遽爾陸沈。爾康按中國泥古而不求新。謂爲與羅馬教化相似。猶之可也。至中國先聖相傳之道。統實勝羅馬遠甚。其他姑不具論。卽如國荷以君爲貴。數語孟子明言。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正與羅馬之重君輕民者相反。是以羅馬早已一敗塗地。中國則大一統之規。至今不墜也。惟殷鑒不遠。中國極宜借以爲戒。因盡譯原意。而附辨數語於此。善夫。以西結書述上帝之訓也。其書曰。主耶和華。上帝之名譯云。以色列猶太人。族之牧者。自願其身不牧羣羊。禍必不遠矣。爾以羊酪爲飲。羊毛爲衣。羊旣肥腴。宰而烹之。其餘置之弗顧。故羊星散爲野獸所吞噬。我必褫爾之職。救羊於爾口。按此喻與孟子責齊平陸大夫。肥而噬也。其勝於猶太國者多矣。牧民者於此可不深長思哉。英國現任外部侍郎古爾遜氏。曾遊東土。甚究心於時政之得失。本年卽光緒二十一年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新著一書。其論中國日本朝鮮關繫大局之事。其述中國情形。則曰。竟委窮源。祇緣一弊。雖不致如羅馬大朝之遽爾屬纊而已。成癱瘓之證矣。或問其弊云。

何則語之曰。從亞細亞洲西境。蠶指突厥也。迤邐而東。各國之所同病相憐者。惟有官毒而已。一切大權悉

操諸官。民則皆唯唯諾諾之應聲蟲而已。官而公廉仁愛。猶且不可。況更有貪私暴虐者。竟尸民上。如夢

歷然卒卒而來。豈能選選而醒。官又不准民間自興一事。是故父兄之誨其子弟。必曰。畏法。奉公安分守

己。併爲一談。牢不可破。其於一身一家之利益。尙且不暇計。不敢計。矧其大者遠者乎。官之堅閉其民也。

則守果之園丁也。枝可爛果可墮。而斷不可供人之屬。屢假使封疆大吏。各具遠見。而一掃其拘束疑忌

之心。詎不甚善。但錮之者。二千年釋之者。自不能期。諸一旦民人欲自軼於範圍之外。談何容易。吁。乃如

之人。乃如之事。若使忽焉改變。正恐夜深熟睡者。驟見紅日之入幃。將目盡眯。而不能逼視也。以余所聞

有一事以爲證。數年前臺灣華民。集資自開煤礦。雖以土法採掘。出煤未見暢旺。然以民間之地。挖民間

之煤。供民間之用。而民自沾其利於官。何與。西國且有官爲保護之例乃劉省三爵帥銘傳。開府赤嵌城下。遽奪而歸

諸官。於是官聘請西師。購致機器。又派道府大員。或爲總辦。或爲會辦。又派同通州縣以次等官。或爲

提調。或爲文案。或爲支應。或爲聽差。月支薪水等銀。未知其數。迨核計煤價之所得。不敵官用之所失。於

是局撤而礦封。官之虧累。可取償於國民之生計。不能再問於官。嗚呼。噫哉。且中國又有自以爲至榮。而

恆相誇耀於人者。卽諺所謂文墨之邦也。殊不知讀書種子。父師所遞相傳授者。類多坐言而不能起行。

之事西人持論大率如此總角卅已滿儲其腹突而弁兮則儼然人也。而如機器之聽人調撥且誠有才之人也。而如奴僕之隨人驅策問自主之心曰無有問過人之識曰無有惟溺於卜筮風水諸說與夫命運之通塞時日之吉凶沈迷而不之悟。中國古聖相傳罕有講堪輿星命之學者吾甚恨無識之華人固於習俗反令聖經賢傳蒙外人之叢詬也至於倨傲驕蹇之態周旋揖讓之文擇其人而施之無一不工亦無一不熟。凡若此者皆華人之所誇耀者也。夫豈知窒礙之機卽於此肇其端乎。且有至劣之規制焉。文官至一品每年俸銀不過一百八十兩。外官雖尙有養廉銀兩。京官則祇給俸米一百八十斛耳。武官至一品雖另給薪蔬燭炭心紅紙張等銀五百餘兩。而每年俸銀祇八十一兩六錢零。核其所得曾不數儻從數人之費。身家衣食日用不貲。若非輾轉劇民試問從何取給。國家敦崇廉節意美法良。忍令吝惜帑銀責百爾臣工以枵腹從公乎。不然是不啻爲煌煌法令自樹之敵也。是以民畏官而不敢與之交。卽不敢有所舉動。甚至凡有義舉如振荒濟貧之類亦不敢託官經理。外人聞之引爲笑柄。然而舉世滔滔仍莫或非之者。何也。身家清白之人無不可榮膺一命。讀書而列疊序尤爲入仕之階梯。他年綬若印纓亦將效之以培克多金。永享歸田之樂。豈肯倡予和女。舉官場之積弊一掃而空哉。此語諷矣就余而言未嘗作是想推諸他人應亦不肯如是想歷考他國之故事凡助國家以化裁通變者必自讀書人始。中國讀書人既若此矣。其下焉者則又曰我未之知也。與我殊不相涉也。我不必奈官何。

官亦奈我何。故他國恆恐無讀書人。而莫冀變通者。中國反緣有此讀書人。以爲衆人之矜式。而遂無變通之望也。可哀也哉。古爾遜侍郎持論若此。合諸上文所引。論列宰制全歐之羅馬。及中國古今情事。諸說皆西方有名譽有學問有爵秩之人。援筆而誌之者也。其論羅馬人。之以疆弱判是非。不論時勢不諳情理。諸弊不啻爲今日之中國立竿見影。試觀今日之華官。但知如諺所謂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萬事罔顧是非。祇圖自便其身家。不念他人之疾苦。於是浪浪勢勢。浸成風會。卽至一家之中。父兄執其權子弟。雖賢亦復不敢一動。嗚呼。名之曰人。固皆有自主之理者也。今削其自主。使不能全乎其爲人。直較諸閹割人勢。而又過之。蓋閹人之苦。不過體相不具。華人之苦。甚至心力不全也。心力不全。斷不能成一事。創一物。又何怪尪羸弱日漸不支。至於幾同絕望乎。惟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華人自古至今。習而安之。卽有明知其非者。尙自以爲無患。鄙人則謂他國而盡如中國也。陋習相沿。同於一邱之貉。或別無可慮之端。然而今之歐羅巴。豈古之羅馬哉。羅馬一成不變。迨分而爲歐洲之各國。則內本外末。無一不變人。變新教亦變新合。而言之則曰新世界。新教化。分而言之則曰某新法。某新法。新者舊之反也。且不但歐洲爲然也。南北阿。美利。鴉洲。阿斐利。加洲。澳大利。亞洲。卽新金山及大海中大小各島嶼。又復東至亞細亞洲。會中國。突厥。波斯。而外。皆覺有新氣之遞相傳染。區區中國而欲獨以舊制敵之。其能勝算。獨操乎。夫

突厥波斯二國精力消耗。意境墮唐。久如大廈之將傾矣。惟有數大國恐其殃及鄰。居共擊衆木以支撐。幸免漂搖於風雨向之中國。即使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而與他國遠隔重瀛。原不若突厥波斯之險。今則四五雄國漸逼漸緊。中國如築室於叢篁密篠之中。新笋成班。穿籬破壁。卽一心咒之以莫成竹。勢已有所不逮。力又有所不能。則亦惟有自勵霜筠之操。庶幾嚴青勁綠。相與共葆歲寒耳。至細察各國之意。深恐禍釀紛爭。突厥波斯尙不敢燬。當不敢燬及中國。然中國恃此以爲燕雀處堂之穩。微論永難振興已也。政恐有視眈眈欲逐逐者。窺伺於其旁。將安坐而獨享其利。中國長已矣。他國之可危。不亦如累棊乎。二乎是故中國之全局實關天下之大局。中國苟奮發有爲。亦一變而爲更新之氣象。不徒中國之幸。實歐洲諸大國之幸也。不然諸國雖有久安長治之心。而無越俎代庖之理。退而思其次。則惟有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以自保其權利。無任人之先我著鞭。而我獨望塵弗及而已。鄙人蒿目時艱。難安寢饋。竊願爲中國大聲疾呼曰。桃花水漲矣。其繫纜於石碇。而任舟之沈沒歟。抑將整我柔艣。理我錦帆。容與乎中流。而隨潮徑渡歟。更願爲微言婉諷曰。善御者至矣。中國其甘爲薄笨之車。任人之一推而一動歟。抑將文茵暢轂。駕我騏驎。六轡在手。一塵不驚。而馳驟於九達之遠歟。

治安新策中之下

美國林樂知著
上海蔡紫巖鈔

上篇言中西教化之異。顧未暇晰言其所以異也。欲明立教之原。宜考敦倫之本。竊謂人之生也。厥有天人物三大倫焉。故推闡教化之大旨者。時不判古今。地不閩中外。人不論智愚賢否。其口之所道。手之所書。俱不能出其範圍。而視其注意之重輕。卽辨其沾化之優劣。更考其爲偏爲全之別。卽知其爲純爲駁之分。今試括而言之。凡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無方體。無窮盡者。則曰天也。尊者。居人上者也。凡麗虛於實。運奇於庸。有形質。有限量者。則曰物也。賤者。居人下者也。凡性靈。相關情意相孚。無方體。而偏有形質。無窮盡。而仍有限量者。則曰人也。尊者。居人中者也。此其三大綱也。更試分而明之。其教化之專重於天倫者。人倫旣非所重物。倫更非所知。苟遇奇異之跡。象初不究極其理。而混而目之曰天神。充其弊之所至。將食味。別聲。被色之衆。不敵土木之形骸。民間香帛雜陳。合十頂禮。固不可謂無虔誠莊敬之心也。然人倫不明。人遂散而無紀。忠孝友恭之誼。漸滅殆盡。物倫不講。人遂貧而無賴。氣質材料之用。荒廢無存。是以觀其外貌。雖似習氣迎人。而叩其內心。教化實未足三分之一也。其教化之專重於人倫者。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體認入微。剖別精當。且於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亦復循序漸進。有條不紊。然不免尙有缺憾者。則以有敬神之名。而上不究天之寶。有格物之說。而下不窮物之源。也是以神道設教。民心反滋。其惑不能盡物之性。不特無以贊天地之化育。國用亦莫救其貧。然則其

所致力者不過在人事之間耳。立教如此收效可知。若夫號爲尙知物倫者。不明人倫。更不知天倫。惟以茹毛飲血。採蔬摘果。養其生。故頗能知物之形。稱物之名。若問以物之用。或猶可髣髴道之。更叩以物之性。則齷齪腐腐。往往令人失笑。蓋彼亦物中之一物耳。教化不足言也。不知之三倫者。日懸於天地之中。亙古以來。未嘗欠缺。人若專注一倫而忘二倫。不必問其定何主見。操何學術。一望而知其是何教化。到何地步矣。夫世固有能貫三倫而善聯一體者。其爲教也。知上有真神。其尊無對。人之所當專敬者也。中有同人。其類相同。人之所當汎愛者也。下有庶物。其用不窮。人之所當珍惜而不可拋棄者也。故雖察其造詣。亦有見深見淺之不同。而核其本原。實無忽昧忽明之互異。此誠教化之極至。倫紀之完人矣。且夫教也者。政之所從出也。旣明施教之等級。宜權行政之綱維。今先以印度言之。印度之所最重者。神也。神主乎天。人之敬心。本爲天之所賦。而卽還以敬天。宜若超乎天下矣。然使漫無分辨。而概施其敬。馴致天上地下。山嶺水涯。凡若有威嚴之象者。無不目之爲神。於是造作形像。泥塼木雕之物。幾等恆河沙數。不啻希臘埃及羅馬波斯之古世。猶未已也。印人雖知在天之有神。其視他神也。有若與天神相比肩者。有若與天神較差等者。神與神不同。人之事神。又各不同。神人雜糅。祀事錯亂。人心更顯其糊塗。故其類規之分。神卽隨人以分貴賤。上等婆羅門。不屑事賤神也。下等喀私德。不許祀貴神也。此皆大可駭詫者也。

況乎明明人事。而必盡歸諸神力。則直奉神以自壓乎人。是以論及人類。不以五倫爲重。彼此相維相繫。之情。置若不足比數。至於物性物理。更屬全未領悟。其所不知者。反相與尊以爲神。其究也。上有真神。愚而不能知。下有庶物。懼而不敢用。民皆閉目塞耳。會屈膝稽顙以拜佛之外。一切付之淡忘。況更有奇想天開者。印民之視神。更有甚惡者也。欲殺人。則拜之。欲盜物。則拜之。是求神助以行惡也。嗚呼。曾是神也。而反劣於人乎。犯法害己。神其受咎乎。英人既至。始逐一爲之修改。然風俗相沿。千年難變。此傳彼受。非法令之所能驟革也。要之。印人既不知神。復不知物。且更藐視乎人。不但碍其富強。并致促其壽算。曩有爲之比例者。某年開一清單云。印度麥奎蘭颶城。人丁四十五萬。與英之伯鳴罕城。數適相埒。又同爲英屬者也。乃麥奎蘭颶城中。每萬人死三百八十八人。伯鳴罕城中。每萬人死一百九十八人。僅以一年計。印人已多死一倍。更以常年抽多補少而言。麥城約年死一萬七千四百六十人。伯城僅八千九百十人。又以壽算言。麥人稟壽益天。每人不過二十六歲。卽已魂游墟莽。伯人則可至五十歲而死。是雖相隔萬遠。地氣未免不同。然萬不至歷歷推算。皆僅得半而止。一事如此。他事可知。然則印之所以日弱者。教化之故也。非英力厚而強奪之也。更進而論中國。中國所重。全在於人。是以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至聖。上不講神。況遠不逮孔子者乎。乃下亦不講物。昔者保羅。

達羅馬人書有曰夫不可見之於神卽其永能與其神體自創造天地以來可明見之蓋由見所造之物而知之使人衆無可推諉是知天地者皆神之所造者也彼懸於天而麗於地者非神之力其孰能與於斯中國既拜天又拜地矣而日月風雲雷雨之類亦復無所不拜此其在天空者也其麗於地者又有五嶽四瀆之祭而盡目之爲神全不知其爲神之所造夫以人事擬之拜父宜也若舉其父所著之書所刈之穀所造之器皿所營運之貨賄盡稱之爲父而一概拜之不亦愚之至乎是故日月之光雨露之澤雷霆之氣風霜之威皆神之所創造以供人用而皆出人下者也奈何以人之貴而拜之乎且充其不能辨神之弊名山孕至寶謂有神而不敢鑿河工爲人力所修而有大王將軍之淫祀賢智導之於上愚魯何所遵循於是有一卜筮堪輿之徒起擇日行運之說興要皆全無形跡全無憑證者也此其上交之誤也其於物也大學明有格物之名而惜未盡格物之蘊故日用尋常之物古人偶然知之今人卽習焉用之若夫造物者之無盡藏各有其質各有其性各有其理卽各有其用華人乃毫不知講卽毫不能明此其下交之疏也上交誤下交疏人惟倏然中處而與人周旋不亦孤寂之甚乎況其所周旋者又僅相與稔熟之輩故卽燕齊之人偶游於滇黔閩越明係同國之人也亦復驚疑錯愕恐其害己更何論他洲異國之人入其內地乎嗚呼教化未周風俗得而罔之遂致品行學術亦復有變而不舒之勢是以華人如此其

衆也。華地如此其美也。華教如此其久也。而與他國相比較舉不免出人之下。可惜孰甚焉。旁觀之人皆曰：中國之教化欠缺殊多，致成癱瘓之證而未已也。其治國之法又有誤會焉。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曾子論民之父母而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孟子又曰：得民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弗施爾也。之數語者，懸諸國門，不能增損一字，傳諸天下，亦孰敢譏其不合。然懸此說以徵其事，要惟彈丸黑子之小國始能躬行實踐。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若既成堂堂之大國，五方之風氣不齊，萬類之性情各別，儘有此之所甚好，即彼之所甚惡者，若爲之精心剖判，細意熨貼，一一養其欲而給其求，如繁瑣何如歧異何是故。聖帝明王，史不絕書，而求當此數言而無愧者，曾無一人焉。若其民之服之者，即孟子所謂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贖也。國家之力稍衰，民庶之心漸違，歷代之季常有揭竿而爲亂者，職是之故。且在上之人又儼然自命爲父母，而視其民人也不曰子弟，即曰赤子是，尊卑之相去懸絕也。以尊壓卑，不覺變而爲嚴，加約束，民間遂毫末不得自尊。彼州縣署外，聖訓煌煌，標於綽楔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誠不知何等好官，斯能畏而念之也。且西人之以暴虐責華官而噴有煩言者，豈謂官之殺民身而奪民財哉。殺汝，璧其焉往。賊盜之言也。華官縱有偶一蹈之者，又豈常見哉。暴虐之道，厥有二焉：發號施令，假公以濟私，而民不敢違也。此其不

應爲而爲者也。莫甚於應爲而不爲。士農工商宜如何使之改從良法。俾之日卽於豐亨。斯爲民父母之責也。乃更視民爲微賤之人。卽欲自有所更張。亦復不察其利弊。而悉力禁阻之。中國素無議院。今固未便驟論。然獨不當使之有陳說之路乎。含冤而不能洩。強者鋌而走險。則有兵力以剿之。身首異處。俄頃聞耳。弱者則屏息忍氣。日貧而月窶。曾有人一念及之乎。此皆應爲而不爲者也。更試略舉一端。以證應爲而不爲之暴虐。假如設釐金之卡。貨船至而請驗。分也。乃管卡委員。自治飲食寢處之私事。並不立時驗貨收銀。舟子無奈坐守。一潮失矣。半日之光陰。浪擲矣。其甚焉者。大潮既失。小汛適來。遂因稽遲片刻之故。竟至苦待數天。倘船中所載者。係水果鮮食之類。竟致餒敗腐爛。一錢不值。彼爲釐卡委員者。漠然若無動於中也。該管上司。但知比較收數之盈絀。以爲卡員之功過。似此病商之劣。卡曾有加以申飭者乎。又如光緒四五等年。晉豫齊秦。赤地數千里。報災之書。達於各國。遠來助賑者。數十萬金。豈知中國他省。固豐年多。黍多稌也。上海運米至天津。高與山齊。欲僱驢馬之車。轉運以至災區。車中之米。祇敷人畜累月之食。追回空而無貨。惟有殺驢馬以果人腹。遂各裹足不前。李中堂焦急萬狀。擬仿英治印度成法。役使難民。築造鐵路。以工代賑。卽以賑興工。乃政府與晉撫皆阻之。嗟彼饑民。登高而望。髮鬢見米山之尖。而無路可通。卒不免於餓死。傳聞二年中。死者七兆人。或曰。一京人。又有散而之四方者。不知其數。嗚呼。

呼誠使當日者有鐵路一條。接至西北各省。運車但藉煤力。不似驢馬之需食。且爲時之遲速。爲價之貴賤。相去天淵。則此七兆或一京人。初何至轉於溝壑乎。此又所謂當爲而不爲之暴虐也。反是以觀。則如美國者。鐵路縱橫交錯。幾如蛛之布網。其西北諸境。不通水路。又念商貨不銷。土貨不出。無以籌養路之費。不能展築鐵路。則有甚長之土路。以便往來。偶遇旱災。他處滿簞滿車之糧食。陸續趨運。往往饑而不害。苟無此路。則遇災之後。惟有招之使出。彼安土重遷者。則任其道殲相望耳。至於印度一國。亦常有凶年之患。英造鐵路以彌其闕憾。斯誠仁愛之至矣。中國每以仁愛立言。無端而責以暴虐。鮮不恚且怒。不知去暴行仁。去虐敦愛。不必苦思力索。而獨創新模也。他人有先我行之者。成效業已昭著。奉以爲法。一啟口之勞耳。嗚呼。西人之來華者。皆以暴虐誚中國。更不止如上云云也。防民之口。而不許騰其口。說其不能忍者。則指爲訕謗。此如鞭孩而禁不許哭。豈非暴虐之尤乎。況事有奇之又奇者。自歐洲奕厥而東。迤邐以訖中國。大都禁錮婦女。不能與男子相周旋。甚至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意蓋謂此係不得已之舉也。男女弛其防閑。犯姦者。卽將接踵也。夫此語或亦不謬。但試思之。苟使教化之美。深入於人心。何致尙有淫行。亦何致出此下策。其所以出此下策者。則示人以教化之不逮也。辱莫大焉。夫男人也。女人也。而內言不出於梱。外言不入於梱。斷斷剖別。直如駭古恐馬力。

之弱而強分牝牡也者。曾是人而視如馬乎。西國上品之人。出言吐語。本以文雅爲宗。若有婦女在座。尤不敢稍雜諧謔。是婦女者。非導人以行淫之具。直範人以正心之準矣。故人苟日與婦女相往來。即使男子羣居終日。亦不致言不及義。好行小慧。蓋教化若是其美也。東方各國。又不令婦女讀書。此蓋與上文所稱有正相礙。而無以相成者。豈知民風國政之所關。又復多所損害乎。夫朝野上下。不論尊卑貴賤。當其孩笑可提抱之時。無一不經婦女之手。乃以不學無術者。妄司飲之食之教之誨之之職。髫齡既未識義。方即使成童以後。得遇名師益友。亦用力多而成功少矣。或曰。婦女而識字。恐其緝閱淫書也。不知淫書本在所宜禁。全國中大半之人。國中婦女居其半。益以小孩是居大半也。不可使盡成廢物。今乃留導淫縱慾之書而行蔽聰塞明之法。是猶不殺毒蛇而禁人之入寶山也。其可乎。其不可乎。中國更有一惡俗。則纏婦女之足也。苦其身而不能得其力。是又使全國中最要之一半人。化爲廢物也。男子則又有許其娶妾之弊。而夫死再醮之婦女。人多賤視之。何其不公之甚乎。亞洲之波斯國。盛行閹割人勢之虐政。不知宮中惟一帝一后。如日月之並明。儘可以男子充使命之役。泰西諸國。皆若是也。若以妃嬪如雲之故。上則恣情漁色。而強迫人以絕其生育。似此慘酷。尤所駭聞。中國太監。縱不若波斯之盛。然亦有未能免俗者。夫以素講人倫者。而上之待下。男之待女。乃至於此。此所謂有虛名而無實效也。夫至無實效之可徵。財安得而不貧。

勢安得而不弱。直至江湖日下，益之以中更蹉跌，爰有上咎乎天者。或作強學會序者曰：天道無不知天，知惟佑強者嗚呼！此何語乎？不知天固無偏袒歧視之處也。蔡仲之命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誠聖人之言，萬世莫易者也。又有下責諸物者，不知土地肥而又適當溫帶之下，地球無有出其右者也。然則將何從而求助乎？曰：中國既重人事，亦惟於人之中自尋善法而已。善法何在，亦惟思教化之有所不足而合五倫為一倫，進以天人之倫，補以人物之倫，而全乎其三倫而已。今天下萬國指目三倫全備之教者，厥有數名：自其古之羅馬及對東方之舊教言之，則曰新教；自其地勢言之，則曰西教；自其分洲言之，則曰歐羅巴教；自其舊教之所缺言之，則曰真教；又曰明教，而自其源頭言之，則實曰基督教。更自其後來所成就言之，則可曰萬國通行教。夫此萬國通行之一語，非有人敢妄自矜誇也。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當仁不容讓也。非東方如波斯、突厥等國所奉之回教，專以威力制人，限乎國而不足以服乎人也。亦非如上文所云之印度教，側重一面，缺少十分之所可擬也。而且更高出於最為粹美之儒教也。故雖徧地球一千五百兆人，尙有三分之一視若等閒，然能合神人物之三倫而通之以人，又能裨人事之所不逮，異日通行於萬國，固可操券致也。此第論教之名也。更進而論教之實，凡奉萬國通行教者，敦此三倫，徹上徹中徹下，是以人與天相交而盡其敬，為倫之始；基人與人相處而聯其愛，為倫之能；事人與物相輔而得其用，為倫之究。極則實至而名自歸也。夫人敬拜之心，與有生而借

來西人足跡所至。默驗人情。罔不有敬拜之一道。此卽教化之所自本也。人與人有五倫。亦無不知。惟輕視重視之心。則微有異。至若人與物相輔之理。人不免多所誤會。要知人爲萬物之主。一切皆可以人之權制而用之。蓋物皆爲人而生也。僕不敏。恆欲備講三天倫之理。然恐連篇累牘。依然莫罄淵微。仰而思之夜。以繼日。竊謂有扼要之語一焉。因願爲華人正告之曰。萬事宜明辨。其虛實洞燭。其真僞去其虛。且僞者存其實。且真者此外無他道也。且夫光特爲目。而設人之有目。以合光也。聲特爲耳。而成人之有耳。以合聲也。真實之謂也。鳥翼之合乎空氣。魚翅之合乎水。亦真實也。惟心亦然。人之有心。以合真實也。真實特憑心而立。若緣溺於虛僞而生。疑駭心生。糊塗心則。以不合而紊亂矣。若夫真實之所發見。昭著仍莫能逃乎三倫之外。故首須辯明敬心。何者。應受我拜。如指南針之有定向也。若妄敬而妄拜之。羅盤一亂。舟行奈何。故研窮天地人物之情狀。而胥以格物之理。格之則知創造此天地人物者。實有榮光所照。才力所能。權柄所操。智慧所察之一真神。安居天上。人所宜敬而拜之者。實在於此。是而反拜其他。壞像乎。惟真神非人所能見。故基督降世。以顯明之。其門弟子約翰證之曰。從未有見神。惟獨生之子。在父懷者。曾彰明之。此之謂也。彼誤視天人之倫者。如人之不足於食。而食不可食之物。微特不能果腹。疾病必緣之而生。真教既明。則知日月風雷。及一切威嚴之異像。不必拜也。卜筮星命。堪輿諸說。不必信也。赤

日東昇燈燭無所用。夫是以風移俗易。久道化成人世間一切虛偽之事。直如野田蔓草。芟刈無餘。非但眼界一清而已。根莠盡去。嘉禾自鬯。茂條達也。基督教中人千言萬語。悉本此意。新約全書具在。可考而知。此其上交之真實也。若夫天所創造以供人用之物。舊約全書亦曾明晰宣示。誠知天之於人如父之築室。以分居其諸子。必代備其室中應用之物。故未造人先造物。乃無識之徒。以天人物明係三字。而遂歧之爲三。不知天之造人造物。本固結而不可解。且天造物爲造人也。無物則人爲虛生。無人則物將何用。故人之與物。又有一日不可相離之勢。而格物之學興焉。夫格物之學。非一蹴可幾者也。西人講求數百年物體之質物性之理。物用之權。始略得矣。然而造物之機緘。究未能窺其百一。是故格物之書。汗牛充棟。然不過論其大概而已。況乎自人言之。則曰人物。自天言之。妄知人獨非物乎。然則人既格。夫物獨不當兼格。夫人乎。人不可盡格。而謂業已登峯造極乎。惟能崇尚真實之教化。先務推究其奧妙之理。使萬物悉隸人之掌握。而古人所生之疑懼心。所行之謬誤事。一切除之。其尙有未得者。不過曰。今尙未得。非視爲必不可得。且以爲日後必可全得者也。夫是以向之處黑暗之中者。今則遂放大光明而成一大事業。此大事業者。非小人無忌憚之謂。夫既具真知。既窮實理。遂覺毫無顧慮。而解結釋縛。以成爲自主也。此其所以目爲明教也。然猶未已也。物既格而用之。豈不增大權柄乎。鐵路補足力之窮。千里鏡補

眼光之缺。電線補口。傳手寫之書。之近而緩。餘可由此類推。凡皆以增人之權柄也。總之真實之理。既得待物則用之。如彼待天則敬之。如此拯人心於恐懼拘忌之中。收物料於約束驅使之列。真實之爲用。誠大矣哉。其虛僞之足以害人者。必擇而去之。則如入市估銀。必擇足色。中外一致。古今一理也。然既有真實二字。以解人與物之疑忌。又必有仁義二字。以釋人與人之挾制。倫常治化。皆從仁義而出。故教化之本意。合天與物而畢注於人。舉君子居仁由義待人。則全其爲人。而不敢視之如禽獸。一也。見人受無窮之苦。必思代爲之援手。二也。泰西各國。聯官民爲一體。如手之不能恨身。身之不能欺足也。人各自盡其本分。如目不能責耳。之不能視。口亦不能責鼻。之不能食也。故夫一國者。人之一身也。真實之教。使人得以自主者。全乎其爲人也。然亦有界以限之。不能侵軼而失其體統。故罕聞下陵上。臣弑君之禍也。而能使之不越其本分。不軼其界限者。則男女無不讀書。卽無不明理也。分內之事。必由自主。分外之事。婦女不能化而爲男。臣民必不能僭而爲君也。然男子不能以非理之事壓妻。女君上亦不能以力服人。者何也。人無論男女。無不心明通而志堅定也。明通者智也。堅定者信也。智之德。圓信之德。方。方圓之至。規矩所成。斯各有見解。以自主也。且又有律法。爲一國之中。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悉有律法以爲範圍。君不能舍律法。而以刑賞加臣民。臣民其敢違律法。而以叛逆奪事物哉。且在上者。既不以聲

色加人人之視在上者必更深其依戀故向者但有畏心逼成敬心今則兼有忠心以流露其愛心也民於是識堅定氣果毅循乎愚賤之分而躋乎尊貴之位其容貌辭氣自不覺益顯其謙恭從此進而愈上絕無自用自尊之意思己之猶有不足也則博習學問以補之思人之猶有不安也則匡扶患難以救之寢假而又有二者之大願力出焉查古之教化祇重己而不顧人遂成拘束偏私之陋習今之教化務使人除舊而布新故常念天之先造萬物而後造人者誠欲人之得所用而伸其轄治之權俾無一物之拋荒坐廢也新教所到之處大都重視此事代人一一辨明之庶幾地不分肥瘠材不分美惡隨在有取之不禁用之不竭之理遂以推廣商途爲重而剴切勸人務使羨與不足相爲補助然又恐濶濶過多有物而仍歸無用也設爲巧法以通轉運如先有馬車路後有火輪車路之類其至中國也勸華人以所產之絲茶易價廉物美之洋貨亦其類也若見天下至美之地至多之物而遇目迷五色之人己固貧矣他人亦緣之而不能富豈不可惜其教之而不肯聽者則知其教化之不足而流於孱弱竟有願越俎代庖者如美國有土人今漸退入內山與野獸同腐而已又有如諺所謂疑心生暗鬼者遇事加以封禁病己而兼病天下則有如斐洲全境今惟沿海之埃及國略有舉動考其內地則沃衍數萬里疆藏數千年外人不可動土人又不能動西歷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歐洲各大國會於德國柏靈都城按圖而剖分之蓋能

則教之使自興不能則除之以代其興新教化之流行務欲完天付物與人之名分若必欲力行禁阻試思揚子江中之水日夜東流人能斫江灘之蘆葦以塞江口而遏之乎此廣地益人之願力一也昔耶穌謂門弟子曰天地諸權已賜我矣爾往招萬民爲徒使之歸於父子聖神之名教之守我凡所命爾者此蓋憫人心之所不知而欲設法以培補之也培補奈何卽釋其疑懼諸心而完人之本分也是故新教所至之處必講其流傳四千餘年及一千九百年之新舊兩約必造禮拜堂必設學塾必施洗禮更或分贈書籍圖畫又擇其淺顯易曉者專爲下等人說法此廣道益人之願力二也此二願力者有萬事之拯人無一事之妨人誠以教爲人而立關乎人者卽關乎教故曰萬國通行教也諸君試取而評量之鄙人固不敢自驕曰天下之已成者惟吾教也蓋自覺其尙多欠缺也惟欠缺雖多而有日就月將之望況業既漸推漸廣由亞而歐而澳以及大洋中之羣島斐洲之沿海無所不到卽無所不行其不能廣行者惟波斯突厥等國及自興儒教之中國而已因論新教之大略偶一發之閱者弗疑吾輩之大言不慚也吾教流傳戒打誑語以欺人也鄙人之所厚望於中國者惟當遇事奮往有急起直追之勢無爾然自畫之情矧其爲教化之大如黃鐘之萬事根本乎中國誠能貫徹天人物三大倫之理而一加以體認則不必問教之爲今爲古爲新爲舊爲亞爲歐爲東爲西爲孔子爲耶穌也惟去暗而就明背虛而歸真黜

浮而崇實取有餘以補不足而明德親民止於至善之三綱領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信之五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五達道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化而裁之舉而

治安新策下之上

美國進士
中國康生

今日之天下。一五洲通道之天下也。故欲審中國之機宜而定長治久安之策。必合裁通變之方。鄙人久寓中華。略諳利弊。曾與志同道合之友。聯訂廣學一會。日究泰西華人之聞見。發至治之馨香。砭砭孳孳。八更寒暑。月又刊萬國公報一冊。中所論述。更與夫心思之所專注。材力之所兼營。以爲華人借鏡之資。著鞭之助。誠使中國言下頓三島之雄。當不致有三韓之禍。顧往事長已矣。今元氣未復。餘痛未忘。而龍驤虎視者。飄颻而動時事之亟。甚於洪水之將至。苟不因勢利導。別籌宣洩。竊恐隄防雖固。無以成神禹之功。鄙人目擊心傷。撰爲新策。歷究中國受病之處。廣蒐各國立教之方。具生蘊蓄。今又擬對證發藥之策。特分意興。權力。道德。政令。體統。凡五綱領。而各系條目。不免仍有賁備賢者之語者。卽說命所謂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也。其多就外交言之。

內訌也。且取裁於外，卽致力於內也。內外胥被其禍，中西胥劑於平區區。愚誠實在於此，惟恐言之無文，或恐行而不遠耳。

一曰：意興宜發越也。自西人航海東來，始有中西交涉事件。願五十餘年中，明明可締深交者，中國當之無論用人、行政、通商、傳教之大也。等而下之，至薄物細故，無不意興闌珊，儼示以精力墮唐之狀。是故外人有事相干，請中國多故，靳之必俟其有挾而求，始不得已而許之。外人曰：此非出自自然也。既得而不知感，華人曰：此無可奈何也。卽許而仍不願中外之情誼，其尙能沆瀣相通哉！今日而議變通，當自意興發越始，而其懽忻鼓舞之意，必顯諸往來酬酢之間，舉其四端，臚列於後。

駐京各國使臣覲見主君，此萬古不易之成規。卽萬國通行之常例，無事矜情作意，亦無事長顧却慮者也。中國初拒西使之入，覲西使咸以委其君命於草莽，噴有煩言。既而召見之於紫光閣，則疑類於獻俘之辱，改而至承光殿。又有不許入大內之怨，今移於文華殿。雖未聞別滋異議，而終覺有外視之嫌。竊謂繼自今，凡源源而來者，奏請皇上卽於逐日召見臣工之地，不妨常常而見之。舍西例而不跪拜之外，其餘儀注與廷臣大略相同。西使就日瞻雲，深喜中國之推誠相與愛敬之心，油然而生，而邦交彌固矣。

中國相傳之律法。通行之官書。常有指斥西教。輕藐異族之語。恭讀 聖諭廣訓。黜異端以崇正學。一條。各州縣朔望宣講。小民圍橋觀聽。欽遵無敢竊謂。當日者未通信使。未諳情偽。他國亦未敢有後言也。今則時移勢易。灼知中外相交。豈非昔比。西教傳流。有利無弊。亟宜酌改一切。具文隔膜語。如 大清律例內載傳習天主教罪名。及海國圖志經世文編等書。汗巖謗毀毫無憑證者。分別酌改而沙汰之。以表永敦輯睦之忱。而嫌隙胥捐矣。

欽命大臣出使各國。遴派領事分駐各地。保送通才。游歷外洋。中國固已行之矣。惟皇華之選。必宜慎重。昔郭筠仙侍郎品端學粹。曾惠敏公才大心細。外人稱道。久而弗諼。今誠盡擇如二公者而使之周旋壇坫。折衝樽俎。俾他國盡相尊敬。一旦遇有事故。從容論辨。不卑不抗。務有以持情法之平。其領事游員。則擇謙和練達。不恥下問者。博訪西事。勅為成書。外邦知中國之有人。中國知外邦之可法。交涉之道。思過半矣。

通商五十年。人來通我。我未通人。遂有財源外溢之說。今誠廣開海口。遍築鐵路。人之來者。掉臂而游行。我之往者。朝發而夕至。礦產土產。以及機器所製。人力所成。諸物擇他邦所利用而樂購之者。華民無不周知。官則為之通內地之路。以達於海口。更勸以厚生之道。教以取信之方。務使物美價

廉家給人足而又徧接電報徧設郵局以期消息之靈通徧立鑄銀局以示大國圖法之有定準而
社昔年庫平京平漕平湘平規平等類之歧異其他凡有益於商務者竭力興之凡有阻於商務者
銳意除之而病商病民卽以病國之釐金在所宜革不待言矣

總此四事關乎一心中國誠能遇事興高采烈不待人之催逼自有水到渠成之樂而無急抱佛脚
之苦則保自主之權全大邦之體盛德更超於隆古榮光遠燭於重瀛外人猶有缺望者吾不信也
作意興發越篇第一

二曰權力宜充足也凡國之以權力顯者不在武備之精良而在人才之衆盛若有器而無才不特與
無器同也且齋寇兵而藉盜糧爲患至於不可思議故中國變通之道當以育才爲本夫育才從讀
書始中國深知之矣惟以愛惜國帑又恐其莫殫莫究遂任三家村訓蒙學究仍率舊章竊謂讀
書之法有急宜改革推廣者三焉請試述之

塾中通行書本有宜讀者亦有可以緩讀者宜先精心抉擇嚴定留汰章程其宜讀之書仍全免其
背誦之例蓋皆以騰出蒙童之歲月得增讀有用諸書也爲之師者當教之識字之始卽講解其字
義教之讀書之日又詮釋其書理俟其讀過若干徧不問其能熟與否惟提字句使覆講提章節使

默寫以驗其悟性記性。大約中國之書讀一二年即可畢事。其間先示以地球圖使知各國幅員之大小。此必須童而習之者也。讀畢華書之後中國所宗尚之教旨略能融會貫通。卽教以泰西有用文字俾廣識見而又分別士農工商俾成專門名家之業。異日有願應試者試官亦卽照此以分試之。擇其優者分別取中卽如農學亦有秀才其餘可以類推。此減書增學之法一也。

童年六七歲必入初學塾教以淺近各書稍長升入文學塾更長升入書院。此皆兼習各學者也。至升入博學院則有分類專習之學矣。每一小鄉鎮必設初學塾一塾不能容不妨多設二三塾一州縣及戶口繁盛之大鎮必設文學塾一府必設書院一省必設博學院。查中國省府州縣多有書院市集村落間必有蒙館根基具足就此而整齊廟充之較他國之特地創立者難易更殊且義塾與書院本已多有公款不敷則就地勸捐卽以爲其子弟計人自樂於解囊且較之修葺造廟功德何啻百倍是籌款亦易也。惟初辦之日必宜明定章程竊謂若能敦請英美等國之學部大臣來華專掌其事庶幾核定規模不致紊亂。至訓蒙之師倉猝難得則先立師範學延聘英美通人爲山長凡已通華學而好爲人師者偕往受業有願出洋者官爲籌給資斧肄業於兼專各書院當若輩在外之年中國師範學中已教成初學塾之諸師先可聚徒啟蒙迨出洋之師學成陸續回華適當蒙童

由次遞升之際。於是兼習各學之學塾。書院專習一學之博學院。無不有師矣。至在華各教堂中。多設院塾。早年電報學生。強半取裁。於是今立各處新學。亦暫可通融借用。尤爲簡捷。或更請各教士兼管各等新學。蓋教士者。卽西國之讀書人。且皆具有天良。必不肯誤人子弟。亦屬事半功倍。此延師設學之法二也。

凡人年至弱冠。姿質明敏。在華粗知學問者。資送出洋。令之肄業於分類各書院。或成有用之才。中國則別設翻譯書院。精擇泰西書籍。譯出華文。凡弱冠以上之不能專入塾者。及生徒之不能兼識各國文字者。皆得誦讀其書。以資睹記。又就繁庶地方。開設報館。請明於中外時局之人。主持筆政。或按日或間日。或每七日。或一月一季。作爲各報專記。中外一切要務。并立分類之報。在華有行之者。格致彙編。中西教會報。小孩月報之類是也。西國又有武備報。農學報。商學報。工學報。名目繁多。指不勝屈。就報館之自爲計而言。果其論議精當。消息靈通。異日聲名鵲起。獲利無窮。如英之泰晤士報館。主今成富室。是爲明證。然其始斷不可但求牟利。甚或使司會計者。侵奪主筆之權。更無論遇事生風。藉端索詐。如訪拿有案之匪徒矣。小而一府。大而一省。必建書樓。凡應讀應考之書。畢具其中。訂立規例。準人入內閱鈔。又使各地遍結文社。分門別類。講求各學。此非如今之文匠。但以鑿

金錯采爲美觀而毫不適於用者也。凡若此者皆助人增益智慧之事也。若夫朝廷之上則資送宗室子弟以及滿洲世胄分赴外洋肄業爲華民之表率卽以顯大清嚮學之肫誠各省會中則聚天下有用之物設立博物院通商極盛如上海者又可羅致各省土產創立賽物會或兼請萬國赴會益長識見而端標準此廣學新民之法三也。

三者育才之本卽強國之基也。干利萬益悉具其中也。且爲今日之中國一日不可再緩者也。作權力充足篇第二。

三曰道德宜純備也。才能之與道德相爲表裏而道德必從真實始誠能端其基於蒙養著其效於師箴座擁皋比者性情足感人心品行足孚衆望而又舉中外聖賢之緒論授人誦讀蒙童入焉俱化譬之於水孟方水方譬之於筆心正筆正自皆有不期然而然者且夫人心之所知人力之所學盈天地間至繁曠也中國專重人事有五常之德而發之於五倫惟是人之生也厥有天人物三大倫焉願爲有迪德之資者重言以申明之。

曷言乎天倫也爾康謹按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皇矣之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文王之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第考儒教經籍已明言下民無所偏倚之

喪實惟上帝之所降命人即順之而為性民若不能安定集傳訓莫為定今從之竊謂莫之與廣古字似可假借若以俯念民瘼為訓未知於明否上帝赫然降監而下求之人之有善而無惡者則如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之文王榮升天庭舉上帝借西教新舊兩約千言萬語醇切誥誡其論人為上帝所造則追溯人之生初也即湯誥之降衷下民也其論上帝之愛人則指示人之在世也即皇矣之求民之莫也其論善人之魂升於天則推究人之死後也即文王之在帝左右也可知中西之教兩而合一而化也含生負氣之倫宜何如上篇天倫期無忝乎古昔聖人之垂訓哉

曷言乎人倫也爾康謹按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言堯推廣大德先家而國然後及天下皆能自明其德所謂親親而仁民也舜典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五品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孟子責墨翟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又曰墨氏兼愛是無父也耶蘇訓人以愛眾親仁為宗旨至不惜軀命罪孽拯人於惑溺昏迷之域似近於墨氏又謂人皆平等期釋其繫縛而歸於自主頗近楊氏之為我恐孟子又將責以為無君此立教之互歧也不知摩西十誡於克盡天倫之後即誠人以事親不可不孝事君不可不忠然則大本大原兩無所負豈徒儒者之勸忠教孝獨

冠古今哉。至其待人也。華教躬行實踐。故由親而及疏。西教博大昌明。故愛人而如己。吾輩中敦人。倫惟當推敬天之心。以愛人而無事。斷斷於中西之辨也。

曷言乎物倫也。爾康謹按。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中庸曰。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至哉言乎。上古聖人。結繩爲網罟。以佃漁。斷木爲耜。揉木爲耒。以耕稼。剡木爲舟。剡木爲楫。

以濟不通。服牛乘馬。引重致遠。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斷木爲杵。掘地爲臼。以治米。弦木爲弧。剡木爲

矢。以威天下。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易衣薪葬野。不封不樹。以棺槨。易結繩以書契。凡若此者。皆格物

之實也。而未著格物之名。又按神農氏作日中爲市。致天下民聚天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又實爲通商善政所自始。中古聖人。周公擅制作才

卽如升人一官。以隸地官之職。掌較大禹之。但令荆揚二州貢金三品。梁州貢璆鐵銀鏦。磬雍州

貢璆。琳琅玕。而不開代幣開採之道者。更上一乘矣。孔門懸格物之名。而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

自用。自專。後王有作。得位乘時。倘能翻陳出新。美利早普於天下。乃自漢訖明。但聞踵事以增華。未

克循名而核實。中間又有空談心性之宋儒。竟以格去外物之臆說。使聖人徵實之學。改而爲純蹈

虛。機格物二字之義。遂益懸而無薄。豈不大可惜乎。泰西古聖亦僅言上帝緣人而造物。人宜得之

以利用。未遑著博物之書也。西士歷代相傳。卽就此語。體認入微。思有一物之未明。其質未竭。其力

未窮其性而未得其用者不啻辜負上帝之深恩。荒廢生人之本業。是以累年積世。孳孳矻矻。父以傳子。師以授徒。且有異地而同心。出門而合轍者。材料之富。製作之精。於以冠乎寰瀛。而爲中國望塵所弗及。今爲中國計。不得已而思其次。暫不必苦思力索也。但就泰西所已。著效驗之成法。採而用之。則天倫以積感而益親。人倫以交助而益固。物倫卽以利用而益明。而況中國人才輩出。異日風移俗易。必有駕西人而上焉者乎。

以上三節林君別有元文。微嫌與治安新策中之下篇閉有重出錯見處。不揣固陋。援據中國經典證以古今之時勢。別爲撰錄。如有所惜。理障未融。不免中多抵牾耳。

此天人物三倫者。名雖別而爲三實。則皆一以貫之者也。泰西之教化。以真實无妄爲宗。故知上帝尊無與對。人當篤其天倫而專心以敬拜之。上帝創造天地之後。繼而造人。是人之與人。雖有語言嗜慾之不同。而自上帝視之。則皆其子女也。自我視之。卽我兄弟姊妹也。兄弟姊妹。人倫所重。可不愛乎。上帝造人而先造物。以供人用。若不知物之元質及其力與性。而不能得其用者。是委棄上帝之恩也。於是格物之學興。而物倫盡矣。中國誠能洞諳乎天倫之真。而灼知人與神交之理。則風水等一切虛僞之說。自各退處於無權。明乎物倫之真。則得其權。而心無所格。舉凡日月之薄蝕。風雷之變象。悉視爲增長學識之事。而洗恐怖災禍之心。明乎人倫之真。不特仁義禮智信之五常。因

之。而。益。顯。其。有。能。補。足。人。之。用。者。如。遠。鏡。以。增。目。之。光。鐵。路。輪。船。以。增。足。之。力。皆。不。以。爲。出。於。遠。人。而。歧。視。之。且。卽。可。藉。是。以。得。治。國。之。道。要。之。三。倫。之。大。本。悉。歸。於。真。實。无。妄。之。一。途。然。後。國。勢。日。以。強。民。心。日。以。明。本。分。盡。而。諸。專。備。矣。否。則。雖。有。學。問。而。無。真。實。教。化。終。於。無。著。不。幾。如。剪。綵。爲。花。索。索。無。生。氣。哉。中。庸。有。言。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者。真。實。无。妄。之。謂。明。者。自。主。勇。往。之。機。忠。敬。聖。亨。之。象。也。但。願。中。國。從。此。以。後。於。人。所。讀。之。書。籍。所。行。之。風。俗。一。一。加。以。整。正。不。可。效。王。制。所。云。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如。孩。啼。而。予。之。錫。不。問。其。食。之。有。傷。孩。體。否。也。若。必。欲。以。徇。民。之。意。爲。美。德。如。神。廟。賜。額。加。封。之。類。則。依。然。古。調。獨。彈。已。耳。惟。是。言。之。似。易。行。之。頗。難。泰。西。博。學。通。材。欲。測。人。沾。化。之。優。劣。無。分。今。古。亦。無。間。東。西。但。問。其。真。實。到。幾。分。地。位。卽。知。其。教。化。到。幾。分。地。位。第。以。學。問。論。能。闢。無。益。之。僞。書。非謂書之實有僞也以。騰。出。寬。閒。之。佳。日。能。省。無。益。之。謬。說。如星命卜類。以。添。出。豐。富。之。利。源。而。又。鞭。辟。入。裏。以。祛。其。疑。惑。之。心。則。如。西。士。之。講。性。理。外洋性理之書汗牛充棟去年某報主筆忽。作。一。論。謂。泰。西。素。不。講。性。理。故。講。格。物。皆。實。學。也。格。物。之。學。成。則。致。知。矣。故。又。可。謂。之。知。學。今。雖。絕。無。性。理。之。書。閱。之。令。人。噴。飯。講。格。物。皆。實。學。也。格。物。之。學。成。則。致。知。矣。故。又。可。謂。之。知。學。今。雖。未。能。洞。晰。無。遺。而。於。天。人。物。三。倫。皆。已。力。考。其。真。實。蓋。謂。苟。無。真。實。而。以。虛。僞。之。學。入。其。心。如。食。不。可。食。之。物。腹。雖。果。矣。而。不。能。融。化。積。日。累。月。豈。不。釀。而。成。不。起。之。沈。疴。哉。又。如。種。五。穀。者。播。以。莢。稗。

之種及其成熟。斷不能變而成稻梁菽麥黍稷也。故中國雖覺布新除舊。未免爲難。然切不可畏其難。而不布不除。俟以新者。易去其舊者。自然習而安之。如紅日之詰朝。煥發皓月之良夜。圓輝光景常新。而氣象一變斯誠善之善矣。英國博物君子培根曾言。天下有最難事。譬如新法雖佳。人固必需習之者也。然人謂大不慣。此蓋如冠履之舊。而敝者殊適於頭。而合於足也。其如外觀不雅。何以中國近事言之。北方禦日之兵。荷新槍而不能用。奉天學政李文宗培元遂有仍用擡槍之奏。部議准行。甚至特開火器新捐。以造擡槍。豈知擡槍斷非新槍之敵。敵人則反。是以勝敗懸殊也。卽小以見大。卽近以察遠。可知真則佳而僞則劣也。豈可任民習慣成自然。而安於僞且劣哉。總之學問長進之機。惟在於道德。道德在於真實。真實日進。卽學問日宏。外國皆若是也。作道德純備篇第三。四曰政令宜一也。夫一國猶一身也。京師爲元首。各省爲肢體。等而至於一鄉一鎮一村。皆屬毛而離衷者也。美國共合四十五邦。爲一國。其地之廣袤。倍於中國之十八省。而不逮滿洲蒙古西藏新疆之全境。論其勢。則邦各有主。又不如中國之分設督撫。而皇上獨掌全權也。而反權統於民主之一。議院。德國於二十六年。前不過日耳曼諸小邦耳。戰法既勝。羣奉普魯士王爲皇帝。立總議院於柏靈。遂成德意志。合衆國。意國於二十八年。前亦諸小國也。既而盡削教皇之權。羣奉薩諦尼亞

王爲意大利君主。羣侯悉願交地以屬於意。日本於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亦奉明治天皇爲皇帝。凡諸藩國悉改稱之爲貴族而去其擁地世襲之弊。今遂收效於軍中。中國明明恪奉一尊。乃任各省之自成風氣乎。人有互鬪者。首將被擊。手護之而足避之。權統於一尊也。五官各有所司。四肢百體各有所事耳。不能奪目之視。肩背不能奪股肱之操作。權分於衆職也。今中國政令之分合亦孔之滑矣。改絃更張。豈宜再緩。揆陳合策計有五端。

日兵之將往朝鮮也。或諫曰：以小敵大，其何能淑？政府答之曰：中國二十三小國也，何大爲？嗚呼！日本之窺中國者深矣。今當創鉅痛深之後，急宜合全國而權歸於一。如水陸之軍務、關稅之稅務、書院之考政、銀局之圖法、信館之郵政、國家軍械局之工程、南北東西之并字、鐵路官電局之報務，皆改使直隸於政府，而由京師總攬其宏綱。外省不得過問，卽有錯誤，亦不關督撫之考成。京師外省之分際，明揆文奮武之氣局，合矣。

泰西有君民共主之國，更有民主之國。中國勢殊事異，斷難冒昧仿行。然天之生人，無不付以自主之理。人之待人，獨不應略予以自主之權乎？約而言之，如興學塾、立書院之費，必須由民衆公捐。官卽不應染指。又如製造廠、紡織局、鐵路輪船、礦務電報各公司，皆應聽民間任意創立。官加以保護。

而不加以裁制。其視爲魚肉者更無論矣。又如有入創一新法。試之而果利於用。官宜給以文憑。任專利。總之官不憑權以壓民。民不恃衆以抗官。上下之情通。官民之力合矣。

中國冗員太多。正員職掌又太多。而祿俸則皆太少。今宜分正員之職。掌以予冗員。其實在無所事事。及不關緊要者。悉汰之。其留者。則量其所需。俸給於用。敢有賒削小民及私蝕經手款項者。終身不齒。從此人皆知作官非發財之地。亦不致有貧乏之嘆。既足用而不必貪。更畏法而不敢貪。廉潔之風著。信義之情合矣。英人約東印
度即用此法

法律爲一國之主。上自帝后。下及庶司百職。同隸於法律之下。分毫不敢蕩軼。小民之身家性命。遂皆獲保於法律之中。且上既不能悖律以行私。下自不敢干律以犯分。刑賞之恩威。定刑教之畏服。合矣。

民有隱衷。必期上達。宜准民間。略仿議局之制。凡讀書明理。能辦事通法律之人。任民公舉。以入局。於是經商之有所不便者。務農之必應留意者。工藝之必應推廣者。皆許局商諸官長。達諸部院。分之則惠周一地。合之則澤徧萬方矣。

信能行此五者。朝廷有操縱由我之勢。閭閻有固結莫解之情。樹之風聲。威棧四震。正不必急籌。

臺艦之鉅費。以致飾於外觀也。旅順口威海衛諸礮臺。非不鞏固也。定遠鎮遠諸鐵艦。非不堅利也。委而去之。上下睽也。且夫中國非窮兵黷武之國也。目前光景。但能聯絡邦交。示以振作。斷無惹動他人之慮。他人亦斷無無端騷擾之理。否則示弱於內。必致召侮於外。險何如之。僕之所朝夕盼望者。非冀中國之盡翻舊案。且躡等而幾也。惟能一切有自強之先兆。并去其離羣索居之錮習。而與衆周旋。不禁有無相通。吾知百結盡鬆。百益盡萃。整軍經武之糜費。似可視爲緩圖。而先騰購艦鑄礮之財力。以補足諸新法。如鐵路學堂等類。皆絕大關係事也。反是以思。倘先有此武備。而內無人焉。外無法焉。不戰則空存。而無用戰。則仍全贈於人。哀哉。如能先興各事。而大顯其願心。則推廣貿易。曰願通商也。設立學堂。曰願通學也。各國見中國實有敦和之據。則鉗束之勢可寬。又無畏中國之弱。而先謀分占之事。較臺艦之爲用。相去不啻天淵矣。作政令劃一篇第四。

五曰體統宜整飭也。中國內政不修。斯外交不競。欲求外交之競。則自除客官自治其民之權始。欲求內政之修。則自參西士。真實无妄之教。始華人若能真實无妄。客官自無從自治其民。此事節目頗繁。而可舉以仁存心。以恕待人。二語以括之。

仁者暴之對也。中國問刑衙門。有刑訊之例。實爲暴民之尤。西人之所不服者。首在於此。查泰西各

國通例。寓居本國民人。卽歸地方官轄治。其所派之領事官。專爲保護商務而設。不能奪地方官治民之權。乃其與東方所訂之約。領事官得以自治其民。是例主國之體統也。問其故。曰。教化之不同也。日本深知其辱。不能強人以就我之教。遂改而從其教。前年與各國重議和約。先以得保體統爲請。各西國亦允之矣。中國罕與外人交。尙未知此事之爲辱。故恆存而不論。且中國卽論之西國。必却之也。竊謂中國以儒教爲宗。儒教本尙真實。而偶有失傳者。曷弗參西教真實之理。而爲以仁易暴之一大助乎。夫仁道至大。茲但就問刑一端言之。西例凡未經鞫問罪名之犯。卽使經人控告。必仍待若良民。華例則一經被控。繯綑隨之。問之而不承。笞杖隨之。甚或加以種種非刑。必使如問官之意而後已。西人其能堪之乎。然緣仁愛之故。竟一律免其刑訊。則華人又專打誑語。真贓實犯。必將百無一招。是行仁而遂致廢法也。奚其可者。惟參以西教。則衆知明有王法。幽有真神。誑語可欺。人不可以欺。神講張爲幻之風。必能稍絕。且西例又有證人焉。證人先立誓以供真語。若或聞以誑語。一旦敗露受罰。或更重於本犯之罪名。甚至遭衆人之鄙薄。從此不能與正人爲伍。人其敢以身試法乎。中國試參其教法。以爲治法。十年之後。外交依然不競。而不克復其體統者。吾不信也。此以仁存心之說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儒者之恕道也。西教則曰己所欲者必施諸人而不欲勿施之意。卽其中似較儒教爲更深一層。中國而願參西教以尊體統也。更有在所宜行之恕道焉。夫上等男子無不讀書。固也。中國若推其恕道以及女。亦使之一體讀書。改國中無用之一半人。皆化而爲有用。而且既嫁生子。則子必有義方。更改全國中無知之小孩。各秉胎教母教而立。端人正士之基。又推恕道縱令女子與男子游。西人曰坊淫之道。卽在讀書。天下有教人之不爲盜者。豈有恐其爲盜而先監禁之者乎。至於女子不許有二夫。男子則三妻四妾。男子四體安舒。女子則纏其足。亦皆不恕之尤。在所宜革者也。又有買奴蓄婢之一大弊。查英與埃及新立一約。專禁販賣人口之事。且另立專條。定爲國律。凡前買之奴婢。今敢加以虐待者。或前未爲奴婢之人。今被賣爲賤者。案發卽予極重之罰。凡闊割人勢者。死罪。泰晤士報書其後曰。聞此約第五款。又載凡前充奴婢者。今知有此定律。而求主省釋。主必釋之。倘敢加以抑勒。案發亦遭重罰。中國大皇帝仁育義正。特降綸音於以上諸事。去其大弊而進以大益。作一東方絕好榜樣。體統之尊更無二上矣。此以恕待人之說也。推其仁恕之心。以通君民之情。卽以聯中外之誼。惟在真實无妄之爲。其體愛人如己之爲。其用耳而一切俗尙中之有害於教化無益於治化者。亦復剷除淨盡。務期中國之治法與上等之教法相

輔而行外人皆仰東方首出之。大皇帝中國之興豈待預決外人之樂就約束亦豈煩言而解哉。於戲彼日本者於西法西教不過略得皮毛而已見其受益之根苗矣。中國誠知將來之大局於以除舊習而迪新機去偽事而崇真教不但向日之威名毫無所損而且皇圖山鞏垂諸萬年德輝日新被於四國豈不懿歟豈不懿歟西經有之曰萬事須查真實故若得其美者卽視以爲至寶不問其爲他國否也見其劣者則去之惟恐不及不問其爲舊有否也斯誠振興人國之扼要語也作體統整飭篇第五。

治安新策下之下

時賞四品銜林樂知
優廩生蔡爾康同撰文

孫武子曰凡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

按孫子十家注無此語

古今來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無踰於此二語其

謀攻篇又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較前二語更精更確蓋戰也而進乎道矣今中國偏處強敵之間新經挫敗之後強莫強於彼弱莫弱於己藉曰知之亦安得而勝之既無可勝之勢何必存欲戰之心則將於無可一戰之中別籌乎獨操百勝之算似可就孫子之語而斷章取義曰知彼知己不戰而屈人之兵局外旅人久抱振興中國之志當此時危勢迫蓋嘗獨居深念灼知中國亂且危之故今日治且安之策因而追究其立心之隱顯揭其受病之原爲之外施以鍼砭所以搜風

而去毒也。內調以藥餌，所以扶元而起衰也。款款愚忱，具前六首。今圖窮而七首現，更思振衰，認領舉綱，提綱爲當軸者，前席而陳其可乎？所謂知彼者，何歐洲各國類皆馳情於域外，雖以斐洲之酷熱，北極之嚴寒，猶且按圖剖分而食之，造舟匪勉而赴之，矧以地處溫和，帶下民殷，物阜之中國，有不思染指於鼎，過屠門而大嚼乎？是故俄則以通國之全力，側注而南，英法二國泛海東來，猶以爲未能屬，充其願力之所至，又將逼道於滇蜀，務使昆明湖畔，錦官城外，皆有車轍馬跡而後已焉。夫使他國以恃強蔑理之心，專欺中國，則人可欺，天不可欺，必有滿而自損之一日，乃覽其國中之大勢，則日新而日興也。其於中國，則日逼日近日，壓日重也。且察其輿論，驗其人情，又似出於不得不然，非有所矯揉造作也。嗚呼！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尙有朝朝夕汐進退盈縮之一候。若夫各國之入中國，則竟如水之就下，有進而無退，有盈而無縮也。其孰從而禦之哉！此知彼之說也。所謂知己者，何一曰失教而失精進之心，中國聖賢之教，如日中天，然二千年以來，沈陰沍寒，久受濃雲之揜蔽，今卽豁然開朗，重睹陽烏，而時會已非，局勢全變，若不具魯陽揮戈之手段，竊恐日中則昃，天道之常一轉瞬，閱過隙白駒，斜陽滿地，傷桑榆之遲莫，杳難期復。巨之光華，嗟彼下民，終身沈淪於黃昏黑暗之中，偶見有熒然之一燈，相與亦步亦趨，而東縛拘繫，惟頃越之是懼已耳。二曰失政而失振興之望，中國道統相傳以帝王而兼師儒之責，古昔盛時，風行草

偃人道。敏政一如地道之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然而有醜焉。今有場師。舍其楛。擗而養其棘。棘則爲賤。場師焉有善種樹之郭。察駢起。梗楠杞梓。羅列成行。春嘉樹者。行將賦甘棠之詩。流連不忍去。乃以師心自用之故。寒香勝雪。屈諸瓦盎之中。黛色參天。界在石闌之畔。而又扶以翠竹。繡以朱絲。氣勢先鬱其展舒。形象遂憑其締搆。以是爲山齋之清供。則善矣。其若枝樵葉悴。何又其甚者。微烘爐火。逼出唐花。強接根株。釀成佳果。要皆貪其厚利。不顧促其生機。彼木何知。豈能自主。惟有甘受戕賊。任爲杯棬而已。三曰。失權而失固結之緣。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固結之謂也。尾大不掉。然且不可。而況身將坐而臀先困。口欲言而喉已瘖。甚至元首痍傷。寸心鬱怫。臂指莫賸。制從之象耳。目頓忘視聽之司。而徒恃其骨。專車拇履。足也。竊恐巨無霸之魁。俾痿痹中於風淫。反不若臧孫紇之侏儒。精悍見於日角矣。此三者。皆知己之說也。康按以上三節。正意前卷前篇類多透發無遺。再一複述。似嫌其贅。特改撰喻語。以發明之。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則奈何中國政治之美。肇自唐虞。其時地狹而民少。解愠易而阜財亦復無難。是以恭己垂裳。直可無爲而治。越千餘年。而至文武周公之世。地未甚廣。而生齒漸繁。是以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武王率惟。勅功不敢替厥。讓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周公師保萬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禮賢士之三聖人者。類皆所其無逸。以知小人之依。蓋誠念是時之民。非堯時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比亦非舜時之

未施信而信之者比也。今距成周盛時三千年矣。向行料民之政以億計。以兆計者。既而積兆成京。積京

成垓。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至今而遂增至四萬萬。亦曰四萬萬。百兆。問其疆宇較諸古昔固或相倍。或相什。伯也。

然而滿洲蒙古西藏新疆諸地依然土曠人稀。其所安土重遷。袂聯帷而汗揮雨者。惟在中原之寸金世

界以一家論。假如夫婦二人有萬金之產。雖非鉅富。亦屬小康。及至兒女成行。向平願畢。無何而抱孫更

無何而見重孫。問其歲入之資。則依然此數也。有不日坐愁城。漸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之歎哉。化家爲

國。何獨不然而中國之治法。仍上世之遺風也。民皆聽命於上。如子孫之不能自主也。且察其學識實

亦不足以自主。蓋政府如祖父之吝惜。修脯未嘗使子孫負笈從師也。官吏以貪黷傲狠之私。剝民以自

肥殘民以自逞。中國豈乏清廉慈愛之官。特以祿賜所入實屬不敷。所出遂不免左如僕隸之假公濟私。支右絀且以未諳新學之故。卽有欲富民教民者。亦苦於無從下手。如僕隸之假公濟私。

欺壓主人之子姓也。嗚呼。民氣一日不振。卽國威一日不張。而猥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西人之

者皆曰孔子真聖人也。而獨不服此章之訓。謂民皆具愛國之心。苟不使知。烏手得其愛。無惑乎急公奉上者之不數見也。夫居今日而策中國禍福。

斷無中立之理。假使秉國之鈞者。必欲墨守成法。膠執私見。任民生之日衆。不思格物產以富之。任民心

之日愚。不願興新學以教之。任民俗之日媮。民氣之日薄。不脩廣道德以感化之。則是避明而就暗也。崇

頹而黜實也。歸僞而背真也。靜而不能動也。止而不能進也。守舊而不能謀新也。吾見二十二行省各城

門大書西國古字曰以迦泊深堂寤室中大書天使奇字曰咪呢咪呢噤噤嗚吡嘍心以上二典均出舊約均有譯義非特

亦不敢註抑噤噤惜哉嗚呼傷哉今夫突厥之受制於人者非英俄法之好預人事也突厥酷信回教暴虐

蒸民禍延他族雖以英前賢相和辣士端之素崇睦誼猶曰寶難再事姑容蕩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

之世此之謂也印度之稱藩於英者亦非英之貪其土地也印度擾亂商局殘殺不辜英威以兵又耐

戰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此之謂也然而中國豈突厥比又豈印度比哉今誠大振乎主

權如水陸將士悉隸中樞權敢有假公濟私罔漸長乎士權讀書佐興國略予乎民權如許其

法之類亦則內治日起有功矣秉信義以守和約普樂利以闢商途通情意以感士心如禮待教士力鼓

忠勇以儲軍實則外交永保無憂矣顧客有難者曰人材太少也為官者不審外情五角六張陸步輒維

於荆棘為士者偶聞新事一知半解饒餽欲溷乎荖客皆指其人以實其官而兼商士而稱紳者祇知

肥其私囊罔顧覆乎公餽指鹿為馬以牛易羊我誠得意而忘言人遂因噎而廢食客又指其事以實

若此者皆憂國病民之尤者也況孟子宋人掘苗之喻鄙諺猿猴種樹之喻秦西稚子破卵之喻華人更

多易蹈之乎又有難者曰財力不繼也今償日款二垓二萬萬也亦金所貸國債自宜合戰時之所耗陸

中東戰紀本末

卷八 治安新策下之下

三十六 廣學會校刊

昔之所資以致富者也。今以不忍舍其祖業之故而置火輪機器於其中，未識能利涉大川否乎？此喻大
爽目子獨毅然決然曰：中國而不欲振興也，中國而欲振興，三難俱無所慮。客之第二難，余之第一義。客
無謂財力之不繼也。西國銀行黃榜紫標，粉壤溝湖。十核爲稀，十稀爲壤，十壤爲溝，十溝爲湖。按中國向
之稱貸，大可如取如撈。中國第二次債日銀五京兩，稱貸於匯豐德華兩銀行，從諫如流，遂以加矣。乙未
此其既得外金，即謀內政，先從增足官俸入手，然後核其歷年中飽之數，宥其既往，策其將來，再敢有私
匿一錢者，罰懲無赦。西例無食貧之官，西官無發財之事，故有樂官而經商者。中國度支之歲入，大都壹百兆金，而中飽反多於正供。
今即以一倍而言，每歲不驟增百兆乎？田賦亦大可議加，惟當在振興新學。民生大富之後，茲不具論。二
難明矣。轉解一難，客無謂人材之太少也。歲得增金，取其十分之一，徧分於各地，每省約歲分五十萬金。
每州縣約六七千金，專供振興新學之用。立學之法，官款不敷，各地公捐自用之說，具載下之上篇。雖計口分銀，人不過歲得二分五
釐，然翁媪丁男子婦孺稚之不能讀書者，可去其十之九。又有就地籌捐之例，當無憂其不足，且不足亦
儘可由官撥補。蓋種子愈多，收穫愈富也。財力足矣，人材多矣。二難既明，三難自不煩言。而解矣。惟別有
一難者，求治之心或病其太速，受治之事即恐無暇於致詳。愚謂此宜敦聘西國賢臣，久處中國，假以歲
月，隆以賓師，請援照通行於泰西已著明效大驗之良法，參考同行於中國亦善化民成俗之宏規。子細

推。敵。逐。一。斟。酌。務。歸。於。盡。美。盡。善。於。是。頒。諸。全。國。勒。為。成。書。如。築。室。然。工。師。定。萬。戶。千。門。之。局。建。章。宮。於。
 以。告。成。如。造。舟。然。大。匠。定。速。率。馬。力。之。程。王。溶。之。樓。船。祖。沖。之。之。千。里。船。於。以。配。合。而。可。駕。駛。禮。聘。學。部。
 大。臣。之。說。
 已。著。前。篇。茲。其。承。流。而。宣。化。者。類。多。心。悅。誠。服。毋。作。聰。明。以。亂。定。章。吾。知。一。世。為。一。世。之。後。諸。事。皆。有。門。
 徑。之。可。尋。百。年。之。閒。久。道。化。成。時。雍。於。變。夫。而。後。天。下。地。利。最。富。地。處。溫。和。帶。下。天。時。晴。雨。得。宜。國。稅。再。
 產。之。備。
 且。盛。
 人。數。最。多。且。其。人。品。貌。極。佳。不。似。東。洋。人。之。猥。瑣。質。地。極。好。之。國。物。華。胥。呈。其。天。寶。人。傑。無。闕。乎。地。靈。煉。九。
 還。丹。功。成。行。滿。服。不。死。藥。返。老。還。童。翹。然。秀。出。於。萬。國。之。中。裊。然。首。舉。於。五。洲。之。上。豈。不。懿。歟。侯。其。禮。而。
 且。事。縱。難。幾。於。一。蹴。而。效。實。可。基。於。片。言。
 絲。綸。朝。降。於。
 朝。端。竹。素。夕。傳。於。海。外。與。華。素。睦。之。英。美。等。
 國。聞。此。吉。報。當。必。飛。電。道。賀。蓋。戰。勝。於。天。人。之。地。遠。超。於。疆。場。之。間。也。而。如。僕。之。久。居。華。海。幸。受。一。塵。者。
 其。能。無。鼓。掌。掀。髯。鼓。腹。含。哺。援。筆。而。上。太。平。之。頌。扶。杖。而。觀。德。化。之。成。哉。嗚。呼。言。有。盡。而。意。無。窮。語。極。長。
 而。心。彌。重。倘。蒙。達。官。進。
 御。得。邀。
 乙。覽。之。榮。廣。學。會。各。新。書。如。泰。西。新。史。攬。要。經。西。士。李。提。摩。太。播。譯。
 英。文。草。莽。臣。蔡。爾。康。紀。述。華。文。敬。開。奏。進。
 九。重。恭。呈。
 御。覽。下。風。逸。
 皇。太。后。萬。壽。無。疆。
 皇。上。聰。明。天。亶。
 採。芻。蕘。之。末。議。
 鑿。龜。鼎。之。微。誠。則。尤。海。外。旅。臣。
 願。仰。贊。
 高。深。於。萬。一。者。也。

總理廣學會支應所布嘉南先生語錄 并序

英李提摩太著 岳譯
 華縷馨仙史正被識

中東戰紀本末 卷八 治安新策下之下 廣學會布先生語錄 三十七 廣學會校刊

上海梵王渡有聖約翰書院焉。滿城桃李久受栽培。比年以來。益復樂善不倦。糜錢數萬緡。別闢精舍。規模閎整。乙未閏五月二十有七日。循例給假。追暑。掌教郭君東邀名宿。會考諸生學業。監院卜疇濟先生才德兼備。君子人也。亦在座中。既而諸生成集講堂。先呈練體工夫。頭班一生朗誦華文。二生宣讀西文畢。上海監督會教士裴君操華言以相勉勵。總理廣學會支應所布嘉南先生。隱跡市廛。而塵懷時局。於振興中國之道。久已洞若觀火。遂繼裴君。後操英語以相勗濟濟一堂。無不眉飛色舞。余以今日治華良策。大半卽具於一席之談。亟譯成篇。敬貽當軸。

布嘉南先生曰。嗚呼。諸生。余願言中國之闕陷。及肄習西學諸少年。所以彌縫而匡救之道。諸生其靜聽。無忽人之言。曰。國政之隆替。繫乎人心之淑慝。人心苟自明而誠。國政卽由衰而盛。諒哉言乎。卽以華民論。假使知識略開。何至困苦阨危至此。而極及觀乎。臨民上之官吏。全不知國家爲民設。官之本意。反謂國家惟重賴乎我。氓之蚩蚩。等諸草芥。焉可也。嗚呼。此心一日不改。卽中國一日不興。然則舍生負氣之倫。將坐視其淪胥而莫之援乎。更願自安於艱窘而莫之振乎。余謂華民欲日躋於康樂安平之境。莫亟於禮待薰陶。潤育之人。蓋中國之所不足者。教化其一大宗也。而教之外。厥惟養中國。又未嘗加之意焉。嗚呼。惜哉。余先會教而言。養有六條。目焉。略論其理。以告諸生。

一曰道路。上海有四通八達之水程。行李往來不虞乏困。故久居於此者。不知他省之歌行路難也。日本於展拓鐵路之外。更有坦蕩之馬路。小康以上之人。多就鐵路以乘火車。其貧苦食力之輩。無不緣馬路而得霑其利益。故二者缺一。不可至於鐵路之妙用。尤屬不勝枚舉。一國中東西南北各自爲其風氣。鐵路既開。朝發夕至。聯至遠之人而使之近。秦越之肥瘠。彼此關心。是畛域化而芥蒂融也。鐵路旁出之處。縱無十字交衢。而就近往來。土產可出。以易錢。即可得錢。以購遺物。回溯光緒初年。晉秦豫諸省。奇災道殣相望。若使早有鐵路。何至於此。而惜乎道蕪不可行。今不幸而再遭凶荒。依然束手待斃而已。

二曰郵政。考中國民間所設信局。立法頗極精詳。然水程可達之處。及各省會各大市集。始克常通魚雁耳。若夫窮鄉僻壤。往往經年累月。目斷音書。不便孰甚哉。誠使國家採用西法。設立郵政。卽至深山窮谷中。偶有一二小村落。亦可如期投送。而不虞殷洪喬之浮沈。至於西國郵費。雖遠仍廉。則因全國祇此一局。以近地之所餘。補遠方之不足也。赫鷺賓樞使條陳此事。久而未見施行。然必有觀成之一日。諸生學成問世。宜知郵政。雖非治國之宏謨。而實便民之良法。苟有機會。毋視緩圖。

三曰銀行。昔者匯兌銀錢莊號。但能通行本國。業已人皆稱便。今既與各國通商。卽應仿照西法。創立

天下通用之銀行。況第就中國而論。凡徵收之地。丁錢糧等銀。由官即日如數發交銀行。浮收項上。諸弊業已一掃而空。及國家需用之時。隨處可向銀行支取。亦無懸款待銀之慮。各省丁糧。又可一律徵收。不致畸輕畸重。是徧國之積弊。去其大半也。至若中國向交本色之數行省。其弊尤不可究。諸且京兵關領米石。多糶變而不可食。今若悉放米折銀。兩兵領官銀。以購商米。必較官米價廉。而物美。則行閒無枵腹之憂矣。抑更有進者。中國官銀。有銀行以全數匯京。官中需用外省諸物。可卽向都門市肆。開購取。不必督撫等遠道運送。輾轉浮銷。而織造等官之盡。可裁撤。不待言矣。總而言之。各省俱有不歸官管之國家銀行。官場萬弊。遂歸於無何有之鄉。豈不媿哉。

四曰開礦。礦產爲天地自然之利。華官不但不應阻民開採。且更宜設法以鼓勵之。查西例。凡民掘出礦子。當提取若干成。呈繳入官。礦主既願遵繳。隨地卽可挖掘。官不過問。中國若仿而行之。國庫歲溢不貲。卽可藉以籌辦利民諸事。況就民間而論。貧民今多賦閒。忽有礦務。以爲藉手。既獲工資之利。卽不憂坐食之艱。而食用諸物。從此又藉廣流通。四民俱受其益。卽如煤斤一物。爲比戶所必需。徒以價值甚昂。難與薪蒸並用。今若訂立善章。卽可給求養欲。國家又緣是而多一礦子之入款。蓋不必計五金及寶石諸礦而已。上下交獲其利矣。

五曰工藝。今中國已有紡織廠矣。然猶嫌其不廣。要知紗布一物爲生人所必需。藉機器以成之。工本既廉。利民無限。惟創始之際。素恃紡織爲生者。不免如歐洲五十年前。獨抱向隅之戚。特受損者。僅一時一業。獲益者。徧萬世萬民。不能因噎廢食。且若輩皆可改業。或竟入廠以作工。亦未必全損也。其他新興諸工藝。皆作如是觀。

六曰武備。凡巡捕及水陸兵勇。皆武備所必需。且必俾與一應。將弁皆數。駐守調遣之用。其弁卒應領之餉銀。則必由專掌銀錢者。按時給發。而不經統領武員之手。以杜剋扣侵滲諸弊。於是端人正士。皆願入營辦事。彼吸煙成癮。及市井無賴之輩。無可濫竽充數矣。惟事關改革營制。百密不可一疏。創始之際。宜聘嫻於軍旅之西員。或召回久在外洋熟諳西國新政之華人。妥爲指點。否則畫虎不成。如流弊何。

此六者皆養民之祕訣也。更申言教民之法。

夫教與養相爲表裏。而民與官則相爲維繫者也。華官於四境以外之事。全未領會。忽聞創改新章。卽疑不利於己。阻撓之不已。又從而謗毀之。因循苟且。以迄於今。惜哉。然考其祿俸。實不敷仰事俯畜之資。況一行作吏。自有體制。斷不能露寒乞之相。致失觀瞻。故其分外取盈。也有迫之者也。今誠改

詔。稱。之。經。普。賜。增。給。又。定。能。更。久。於。其。任。之。例。度。必。有。願。從。改。法。者。此。教。民。先。教。官。之。說。也。

昔者法國拿破崙皇有言。國家莫大之事在於學校。故卽一小村落亦必應有學塾。而且男孩固應就讀。女子亦不可偏廢。本國之事固應周知。徧地球一切大事亦不可忽而不講。今教士在華設立之學塾。大都卽本此意。惟其力有所限。止深望中國樂育英才之君子亟起圖之也。至於日報禮拜報月報季報以及繙譯西國有用書籍。皆極能教民之善法。而吸烟纏足買奴蓄婢之不足爲訓者。皆宜由官悉力禁之。此教官兼教民之說也。

今夫日本至小之國也。忽焉坐大。以至今日。人或竊竊疑之。不知如上文所云。以教以養之道。日本三十年來固已悉力仿行。而今遂明收其效也。昔者日本讀書人謂之士族。出入許佩雙劍。當其酗酒無忌。往往拔劍殺人。相沿至同治五年。尙墨守其舊習。途遇西人亦常以白刃相加。或見道旁有狗。無端殺而斃之。以爲笑樂。而國家則重視此輩。一切優容。其於農工商賈之疾苦。則全不省問。蓋徧地球未受教化之國。又莫日本若也。不料是年以後。忽有維新之治。先革數百年將軍幕府之大權。而歸諸王室。茲不必詳述。惟有最要情節。爲諸生所亟應留意者。則以整頓日本國事之人。悉係西國讀書明理之人也。當改絃更張之始。或尙恐其太驟。以致激成民變。今已登峯造極。萬不能再以舊法相沈埋。中國則相沿之舊法。

錮蔽於人心。偶有一事更新。輒動色以爲不可。然余謂今日之阻止新法者。卽異日之助興中國者也。一轉移間。捷於桴鼓。特今尙未啟靈明耳。或曰：中國之地。十倍於日本。彼小國之所能爲者。大國恐猝未能爲也。固也。顧余嘗聞意大利國之維新矣。意合諸小邦而爲一大國。其改革也。就一邦而先試之。既著成效。遞及他邦。今已煥然全新。巍然列雄國之次。中國曷不仿照其法。假如卽就江蘇一省。下令改行西制。果有裨益。然後推諸與江蘇毗連之山東、安徽、浙江、江西諸省。其餘各省依次遞推。廣則事不虞其躁進。而民漸習而安之矣。惟是整頓新法。必以分職授官爲第一義。卽如審鞠獄訟之員。萬不可兼掌財賦。按各省分設藩臬兩司。卽是此意。乃一州縣而刑名錢穀悉以委之。更使之考試士子。且兼學院之職。豈州縣之才遠勝於大僚耶。不可解也。餘皆由此類推。而其祿俸之所入。必代寬爲籌備。務使足贍其家室。兼及其役使之。人自不致擾累百姓。不然縱有清廉之官吏。其能素手從公哉。若夫刑訊之虐政。固應刪除淨盡。羈押人犯亦必定審問之期。無罪者可卽省釋。有罪者立予照科。斷不可累月經年。案懸不結。訊案時又必有一定之訟費。如此則民間之冤氣可伸而無不敢入公門反藉械鬪以雪忿之禍矣。余今取一事以爲證。寓居新嘉坡者多福建廣東人。固儼然華民也。余友之久居是鄉者。曾語余云：英廷立一新章。元註今已忘其爲何事矣而華民狃於舊規。抗不遵服。相率罷市。偶晤數稔之華友。因問之曰：汝等欲逼令英國仍率舊章乎。曰：然。然則罷市曷故。曰：吾輩不以食物出售。英人豈不餓死。

余友哂之曰。現有營兵數百名。距汝等不過數武地。知汝等儲有米石。豈肯束手以待餓死乎。華友曰。君謂英兵敢強搶乎。餓死事小。犯法事大。余乃恍然悟國法之有一定民心。卽深信不疑也。故卽以江蘇言。整頓獄訟之法。倘歷十載而不渝。豈吳民尙不信服哉。或又疑道此不介而爭地位。談何容易。則厥有一喻焉。有人懸弓以射月。縱不能直透。廣寒深處。然必高出於百尺喬松也。卽此之謂也。惟照此辦理。公費必隨之而增。錢漕必應加重。方可因應咸宜。余又嘗籌之熟矣。中國之取諸民者。固曰損之又損之也。然幾無一實惠之及民。民亦且相與忘之。故農夫終歲勤動。獲慶豐年。不遭悍吏之追呼。卽覺心滿意足。別無冀望。今倘改用新法。而下加賦之令。卽藉以代興多益於民之政。則并前之薄賦而悉非虛納於公家。初或稍有怨嗟。久而久之。不有如流水轉圜之易乎。況所徵之數。照畝科則絕無高下。與上海租界工部局捐相似。民又皆服其大公乎。至於他日振興之任。全恃爾等諸少年。爾等肄業於此。略知西學。亦知西國之所以興乎。爾等既習英文。英語會中國官話之外。如上海與廣東人晤對。不能共操方言者。改用英語。卽共入耳會心。猶憶英有名士曰吉本者。欲著一書。述羅馬國盛衰之大勢。略如中國之綱鑑願未知用何種文字。方足以廣流傳。其時歐人多用法文。而吉本獨用英文。爾等知今日用英文者。多於法文矣。假使英文略改拼法。大約五洲萬國。必皆喜其便而改用之。今爾等既明英文。不但能讀本國之書。已也。他國緊

要書籍英文無不譯之。是通一國而兼通萬國也。故此時受教而知各國之大事。異時又可以英文轉教他人。從此整頓中國之重任。非爾等其奚屬。至爾等之又有一益者。院中於教習英文之外。仍教以華語。華文將來亦可轉教華人。不致如出洋肄業諸生。忘却本來面目。及至學成回國。反與中國相隔膜也。聞爾等在院兼學古今益民諸學。如習醫者兼習化學。習算者兼習天文幾何學。習開礦者兼習地理學。習傳電者兼習電學。要之各等人俱可學救世之養身養心兩善法。不但在世之日步步漸入佳境。且遇事善體天心。又可有永生之冀望。此誠道學之正宗。故無論爲醫士爲蒙師爲教士爲商人爲電生爲水師爲陸軍書院中。惟期助爾等諸生。卽藉以助中國而已。至余所尤不能忘者。則以書院諸名師以真實無妄之道訓迪爾等數年。以後得見爾等俱成大有用之才。中國之興全恃爾等。及與爾等同習新學之人也。諸生勉旃。

上政府書

此書已呈樞垣譯署王大臣察閱

吳城菲材。西洲下士。早歲攻書。長而遊歷。半生未展乎下懷。兩次觀光於貴國。方僕之初至也。遊乎

鄉。魯之鄉。登其堂而仰瞻聖容。巍然在上。既而幸叨眷佑。獲晤聖裔。此所以臨別之時。得有錦聯之賜也。及入都。見夫宮闕之大。人物之盛。不禁悚然起敬。曰。是誠文教之邦。禮貌之區也。乃未幾而與賢士大夫

美李佳白著

華鹿完天譯

遊聆其言論丰采。然後知聖門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之言。爲不虛也。茲不具論。第卽近今時務言之。夫以貴國之有事於兵戎也。僕既不能運籌帷幄。借箸而代畫良謀。復不能枕戈待旦。効命疆場。以爲知己者用。何敢累牘連篇。妄與人家國事哉。然而士居是國。既能與人以同樂。而不能共人之憂。則亦妄人而已。又何士之足貴哉。是以不揣冒昧。聊抒管見。請爲貴國政府約略言之。一曰養民有要。二曰教民知本。三曰和睦有序。四曰武備亟講。五曰養民教民和睦武備諸大端。各宜變通新法。若猶循途守轍。依樣葫蘆。非惟無以濟時艱。更無以觀後效也。曷言乎養民有要也。講農政。尙工藝。通商賈。其大綱也。農政者。生命之所共賴也。國之講農政。猶人之納飲食也。人無飲食。縱精力強壯。誰能保其長生乎。國無農政。卽林總紛紜。將何所恃而不恐。且近見各省貧種營粟。以其獲利倍蓰。而不知其有妨飲食。爲害甚烈。若不及時禁止。則日甚一日。而國將不堪矣。工藝者。又理財之要務也。國之尙工藝。猶人之須四體也。人無四體。縱羅看羅列。其將奚以入口乎。國無工藝。卽地利無窮。亦何由興而起之。且近見各省多有游手好閒之民。其自絕生路。無怪流於比匪。不可遏止。是工藝爲營生之具。而國卽賴以富強矣。商賈者。又有無之所以通也。國之通商賈。猶人之運血脈也。人凝滯其血脈。縱飲食充足。亦將何以滋潤乎。國無商賈。縱男有餘粟。女有餘布。亦誰起而以有易。無且嘗見有坐擁厚貲。不肯懋遷。以致自私其利。而不公之於人。是則

商賈之不可無也。爲尤急矣。此養民有要之大概情形也。曷言乎教民知本也。畏天命。正人心。端學術。其大綱也。天命者。人倫之所由始也。不畏天命。此媚與媚。隨後世之旁門左道。所以不息也。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又曰。吾誰欺。欺天乎。故皇天無親。天命靡常。湯文之所以興隆也。弗克若天。弗克敬天。桀紂之所以敗亡也。人心者。治亂之所由關也。人心不正。此賤妨貴。少陵長。違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後世之六逆。所以日甚也。本實先撥。枝葉能未有害乎。故孟子云。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詭說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凡以見聖帝明王。勤勤懇懇。垂爲萬世法守者。首在此也。學術者。國家強弱之所由判也。不端學術。此嚮卜星。相技流。百家後世之曲學。所以亂真也。孔子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凡以見學術之要有體有用。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真有裨於人己家國之實用。夫豈徒尋章摘句。專以文詞擅長哉。此教民有本之大概情形也。曷言乎和睦有序也。和上下。睦鄰封。其大綱也。上下者。君民之所以一體也。不和上下。則君門萬里。佞臣因而乘隙。舞弊上下。其手不惟欺君罔上。亦且害虐蒸民矣。故古帝王華封有祝。招諫有木。敢諫有鼓。以及下車泣罪。網開三面。凡所以親民臨民者。無非使之一體相關。和衷共濟。上下相通也。此唐虞三代後世莫與之比隆也。鄰封者。輔車相依。取鑿於唇亡齒寒之義也。鄰封不睦。則孤立獨行。無事不能得觀摩之益。有事不能收相濟相助之效。毀端偶開。貽誤大局。生民塗炭矣。故樂天畏

天。孟子特著交鄰之道。凡所以朝聘會同也。曷言乎武備亟講也。夫武備者。有備無患。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此班師振旅。誕敷文矣。五大洲來往通商。良莠不齊。強弱互易。強鄰起而藉口。則前此玉帛相見者。今則不講者。此武備亟講之大概情形也。曷言聖相繼久於政教。植其基矣。然天道十年一採新法。然不能於舊日之積弊。推之使去。不服。托褒透毒之劑。則潰爛日深。有不戕其聽兼質同朝。幸勿視爲老生常談。置之不觀。芻蕘假以時日。退掃館地。將時勢之可鈞裁。

理財篇

今。國家需費浩繁。帑藏匱乏。欲圖振作。先迫度支。諸事因循束手。無策。然則當務之急。首在理財也。審矣。夫理財於本國。不外加賦增稅兩端。以加賦言之。微特成憲昭垂。不敢踰越已也。頻年以來。水旱迭至。兵燹猝乘。百姓流離失所。啼飢號寒。瘡痍滿目。朝廷賑救之不暇。何忍重議加征。以征稅言之。洋關海口。他國船貨往來其間。國家訂有約章。定有稅則。蓋墾換約期限。今尙未滿。豈能別有異議。且卽限期屆滿。彼西國政府。各有袒護商人之意。揆諸時勢。中華之不能遽增其稅。較然易明。無已。其貸款乎。泰西各國。多稱貸於本國之民。中華則風氣未開。商民多懷疑慮。況卽輸將恐後。又恐貸本國以償諸他國。耗資本而不圖利息。不出數年。上下皆困。則奈之何。或曰。稱貸於他國。於事較便。然論者又皆曰。非經久之計。更非謀國之長算也。於是上自朝廷。下逮政府。以及各省之疆臣。權吏。類皆百計圖維。無從決斷。語曰。築室道旁。三年不成。正今日中國理財之謂矣。余。外人也。而竊爲中國計。敢以一言定之曰。惟有貸他國之財。與中國之利。實爲有利無害而轉貧弱以入富強之機也。所重可惜者。貸款之初。不明泰西情形。遂致多受挾制。此余之不容噤爾而息者也。且夫貸款者。必於儲款之所。天下通例。人盡知之。中國乃獨不知泰西儲款之所。不在朝廷。不在政府。而在商家。遂致自尋煩惱。歷稽往事。遺恨何窮。夫泰西儲款之商家。卽如中國之銀號也。其最著名之銀號。大半設總局於英京。而遍設分局於美法德奧等國。試

爲之循名而責實。止可言何人之銀號。不得言何國之銀號。彼朝廷與政府者。無由操縱而持其權。故如英美稱最富之國。亦嘗借款於銀號。而無所顧慮。又如法之避債臺高。俄之負欠山積者。無歲不貸款於銀號。以一千八百九十五年西報所稱。是年俄國新貸債項。合華銀至三十七萬萬兩之多。而多半出於法國。然法不能掣俄之肘者。則以俄皆就商家酌議本息之出入。法之朝廷政府不能強作主持也。又考泰西之制。其分駐各國之公使。凡有交涉事件。皆可就之商權。獨至國債一事。公使素不與聞。中國如不信余言。試發電問於派往各國之公使。令其悉心訪察。當必有不辨自明者。何以光緒二十一年之貸款。惟喋喋焉商於他國公使。公使不得已。而稟命於其朝廷政府。轉就商人以酌奪。實則其朝廷政府與其駐華之公使。非所樂聞。尤非銀號商家之所樂從也。徒以迫於邦交之誼。破格爲之。然而中國隱受挾制之大患。乃從此遽起矣。何則。貸款之後。限期屆滿。若使中國不能償還。其朝廷政府恐受商家之譴讓。責償於中國者。必急必足。甚且藉端開釁。中國當此勢將何詞以對。誠使自行稱貸於銀號。反可從容商酌。而各國朝廷政府。以及駐華之公使。亦少受無限牽連。不知中國至今何以仍迷而不悟也。茲臚陳籌款四要。以備察核。

一曰。貸款以立始基。夫貸款於他國之法有五。不必通知他國朝廷政府。以及公使。一也。須訪儲款銀。

號中派往各國辦事之人。準其親呈章程。面議可否。二也。速將舊債新欸。通盤計算。總爲一款。任商人合股辦理。以免頭緒。三也。保質押款。務擇西商。可以憑信之地。保質愈重。利息愈減。四也。朝廷雖派出大臣。主持借款。萬不可自恃位尊。輒聽商人。以致齟齬。五也。信能行此五者。則今日所貸之數。卽爲資本。驟增之數。中國得驟增之資本。倡辦一切鉅工。是始基賴以立也。

二曰。力行以樹先聲。貸款既定。急圖振作。不事游移。夫實之所在。名必歸之。若中國心精力果。百廢俱興。總其成者。勿敢使吞。任其工者。勿敢惰慢。一切皆實事求是。獲利之端。確有成效。則風聲必然遠播。將來續有貸款。向之商人。恃海關以爲憑信者。今可恃朝廷政府。而由戶部總辦矣。然欲西商不專恃海關。而不行新政。不除宿弊。彼固終難憑信也。

三曰。招商以擴利途。夫招商辦工。蓋爲公家貸款有限。不能廣開利途。而時勢所迫。又不可暫緩也。茲計招商之法有三。招致洋商。俾之包辦某處礦廠。或某段鐵路等極大工程。議定工成。聽其收利若干年。以酬勞費。或每年少收其利息。而多予以年限。務在計算周密。立約作憑。限滿之日。永歸中國。一也。招集華商。無論大小工程。聽其合股包辦。或每年收息。或限滿全歸。亦如招致洋商之法。立約作憑。二也。各省宜多開製造廠。或用機器。或用人力。若綢緞布匹之類。凡日用所必需者。皆令招商

包辦妥議章程。收稅入官。倘製造之物多而且精。他國進口之貨。自形壅滯。且中國貨物更可運往他國。消售得利。中國之資本必有贏而無絀矣。三也。

四曰培本以獲富。凡大小工廠。無論官辦商辦。一體舉行。數年之中。必能收其利益。利益既收之後。惟用之以增廣工廠。不准移作他用。至商民則既經獲利。合股包辦者。必將日增月益。如此則民可以富民富之後。即使加賦加稅。必無怨心。而國家亦富。國家既富。不第可以償貸款。抑且可以禦外侮矣。

要之。以上所言之四端。今時則舉辦非難。異時則獲利無算。余所以謂爲中國理財之至計也。余尤願中國速濬利源。盡汰浮費。官府協心。黎庶革面。數年之後。貧者爲富。弱者爲強。較之今日。必煥然改觀矣。若猶是畏難苟安。則雖理財得其法。終於國計無裨。昔管氏有言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又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孔子之策術也。富而加之以教。夫開礦築路製造等大小工廠者。致富之方也。籌款力行。上下一德。創鉅痛深。安不忘危者。致富之志也。失今不治。後將噬臍。悔何及哉。余遊中華久。又蒙賢士大夫。不以畛域之殊。而見棄。故余之惓惓於中國者。無異惓惓於故國也。自知愚陋之言。未免激切。惟覽者原有而採擇之。幸甚。

新政策敘

英李提摩太著

天下之土地由狹而漸廣也。天下之人民由少而漸多也。中國嘗堯舜之時。禹貢九州之地。古之所謂中原者。約爲今之山西直隸山東河南陝西數省。及湖北江蘇安徽之各半省。其戶口之數。雖難詳考。大抵數百萬千萬而止。地廣而人稀。故國家養民之政。及生民各謀自養之法。皆沛然而有餘。漢唐以來。戶口增至五六千萬。各省或有餘或不足。國家於是有賑恤之政。而生民患貧患寡不均不平之弊。遂生及至熙朝承天景運。休養生息。乾嘉以後。天下戶口總數。陡增至四萬萬。是較漢唐而又多八倍矣。人民加多而土地如故。財產物業之數。亦無所增。向以一人食之而有餘者。今以八人食之而不足也。此必然之理也。且不獨中國然也。泰西各國莫不然。英國三島之地。三百年前。戶口不足千萬。及後。生齒日益蕃庶。而四面距海。土地無可擴充。不得不廣造舟船。通商於美洲斐洲印度各處。而商途所關。彼此均利。貿易大興。夫遠適異國。昔人所悲。英之民亦豈不欲安居故土哉。地小人衆。養贍無資。其重利輕別離者。情有所不得已也。商旅足跡所經。如美澳斐三洲。人稀土沃。不知耕作。英人商於其地者。乃代爲開闢墾種。久則安家業而長子孫。以有餘補不足。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且夫人者。天所生也。天既生之。不能不謀所以養之。故今日萬國大通。天之道也。仍欲閉關絕市者。逆天者也。中國情形。今按方里人數。地狹人稠。倍

於當日之英。而咸豐以前。沿習舊法。杜絕外人。致有失和之事。幸賴 皇太后聖明主持於上。恭親王及各大臣洞達外情。承流宣化於下。和議既定。商埠乃開。內亂旋平。外交益固。海內外之人。喁喁然嚮風慕義。以爲此後。交相益。交相養。交相利。遂將永保太平矣。不意癸未甲申以後。忽有主戰之議者。廣徵船礮。增置甲兵。冀以一戰張威。復嘉道以前之舊制。殺機所召。遂有好戰之法。國乘之。復有習戰之日本。繼之。棄好從仇。竟釀去年之禍。故戰之一字。上逆天心。下逆人心。亦決非 皇太后恭親王當日講信修睦。協和萬國之心。今幸 皇太后深宮訓政。仁覆萬方。皇上天縱聰明。博學多能。綜貫中外。天人之理。恭親王及各大臣咸洞悉本原。和衷共濟。不惟欲中國安。且欲使薄海內外萬國之民舉安。此心卽天心也。此道卽天道也。此理卽天理也。惟欲使萬國舉安。必須安中國。中國今日之要事。莫亟於養民。養民之要事。莫亟於新政。約而徵之。切而指之。第在中國。 皇太后 皇上順天順人之一心而已矣。然而物有萬殊。理歸一本。得人則治。惟斷乃成。所願羅致各國至明至正之哲人。以廣行各國已行已驗之良法。吾知不及二十載。中國之大富大強。蒸蒸日上。巍然煥然。爲四海萬邦一首。國功同操券。而效可刻期。薄海內外五大洲中。當必有冠世通才。能印證吾言之不謬者。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自敘於京都施醫院。

按新政策一篇分敘民養民安民新民爲四大綱而各系條目於下事專透徹語語剴切具見苦心孤詣以其洋洋大篇且已別印單行本姑舍不錄

京師強學會緣起

不著撰人名氏

清秋暇日。盍簪嘉時。游思竹素。之園。飛辨。驪黃。之奧。不無談議。頗析淵微。慨滄海之橫流。眇微生之稊米。是丹非素。祇益回皇。論辛息甘。還成癢結。道爲世裂。民有大疑。長閩汶其安。窮譏裸程。爲不可爰期。合志數集。精廬遠致。羣書俛焉。學誦非無。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瑋聞。間及輶軒。絕代別國。方言之瑣記。融巧算以歸大統。藉借根以立天元。山不讓塵。川斯學海。庶恢舊學。洊迪新知。倘具章程。自爲約束。桑陰講肄。邈朝前塵。杜左來遊。庶逢達者。語不說學。瞿乎秦識。將興睠立之師。或者夏聲能大。

上海強學會序

南皮張之洞孝達記

天下之變。岌岌哉。夫挽世變。在人才。人才在學術。講學術。在合羣。累合什伯之羣。不如累合千百之羣。其成就尤速。轉移尤鉅也。方今海內多故。天子愍焉。閔憂特下。明詔搜求才識。閔達及九能之人。一藝之士。而應詔者。冥固搜訪之未逮。歟。得無專門之學。風氣未啟。有以致之耶。故患貧而理財。而專精農工商礦之學者。無人。患弱而練兵。而專精水陸軍及製造之學者。無人。乃至外國政俗。亦寡有深通其故者。此所關非細故也。頃士大夫創立強學會於京師。以講中國自強之學。風雨雜沓。朝士鱗萃。尙慮未能布衍於海內。於是江海散佚。山林蒼鷲。盍簪聚謀。求如漢之汝南。唐之東都。宋之洛陽。爲士大夫所走。

集者。今惟上海。乃羣天下之圖書器物。羣天下之通人學士。相與講焉。嘗考泰西所以富強之由。皆由學會。講求之力。傳稱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記稱敬業樂羣。其以開風氣而成人才上應天子側席之意。而濟中國之變。殆將由此耶。其樂從諸君子游乎。吾願觀其成焉。

謹按乙未六月間。京師有擬開報館之議。文芸閣著作郎廷式。袁慰亭觀察世凱。陳次亮部郎熾。洪右臣給諫良品。王幼霞給諫會英。丁叔衡太史立鈞。翁師傅之從孫。叟夫太史斌。孫曾文正公之文孫。重伯太史廣鈞。南皮尙書之公子君立。孝廉權等。凡十餘人。相與講求中外掌故。惟日孳孳。旋以強學名其會。而別設強學書局於京師。議印一切有用書籍。時則廣學會督辦李君提摩。大方自滬走京師。日以新學之益。徧告達官貴人。諸君皆樂與之游。聆其議論。靡不傾倒。而京師名下士及外僚之入覲者。如王爵棠方伯之春。程從周軍門文炳。龍覲臣軍門廣揚。諸公。簪裾盛會。無慮百數。南皮尙書特撥五千金。以濟公用。壽州孫燮臣司空家。蕭代備館舍。以供棲止。常熟翁叔平司農同儕。許從戶部。茂撥若千金。并撥發印書機器。以便開工。將來此會慶成。用以轉移風氣。其所關係者大矣。既而公定先從上海試辦之議。名儒碩彥。嚙肯來游。浙則有黃漱蘭。大銀臺體芳。暨詰嗣仲。叟太史紹箕。從子叔鏞。太史紹第。汪纓。卿進士康年。鄂則有屠梅君侍御仁守。粵則有黃公度觀察。遵憲。康長素。工部有爲。梁節菴。

太史鼎芬。臨則有剛禮卿太史光典。吳則有張季直殿撰。江西則有湘撫陳右銘中丞之公子伯嚴。吏部三立。桂則有岑襄勳公之令子靈階太常。春煊。閩則有沈文肅公之諸嗣愛滄觀察。瑜慶。楚則有左文襄公之少君子異觀察。孝同。周沅帆吏部化鈞。蜀則有喬茂登部郎。楠楠皆入是會。并邀致陳伯潛閣學寶琛。黎蕪齋觀察。庶昌。志仲曾觀察鈞。由閩蜀鄂等省。遙相倡和。此誠中國非常之盛舉也。及至冬間。忽有常熟楊莘伯侍御崇伊。具摺糾參。皇上赫然震怒。特旨交巡城御史查明京師強學會流弊。嚴行封禁。林瑞山給諫燧垣。不待查明。卽行封禁。其在上海開辦之康主政。適因並不公商。遽先刊報。先奉香帥電飭停止。時尚未知京師之將有是舉也。京電遙傳。不謀而合。於是泰西深愛中華之士。無不扼腕太息。甚至西報流傳。妄加譏誚。尤恐傳諸海外。以啟戎心。丙申正月。孫燮臣司空已拜同平章事之命。舉強學會有利無弊之說。道膝密陳。皇上從諫如流。俯允設立官書局。而仿同文館成例。隸諸總理衙門。當經總署王大臣請旨派員管理。奉旨派孫家鼐管理。欽此。是時李君提摩太自京返滬。行將束裝回國。劉勸泰西樂善爲懷。暨顧念大局諸君子。慨捐鉅資。俾得大興廣學會於中華。乃蒙孫中堂傳電上海黃道臺。敦聘先生入都襄辦局事。如必欲回國。請開示章程。以上均補錄。本卷末先生既得電書。窮日夜之力。酌擬草稿。將屬草莽。臣繙譯華文。郵呈中堂。而舟師戒行。僕夫促

都且元稿亦尙有未妥處。因擬携就舟次酌改。大定至香港而再繕。發適會港中時疫漸作。郵船例禁泊岸。未知先生之書曾經郵達否。南望海雲北瞻京邑。寸心耿耿。夢轂爲勞矣。丙申三月穀旦。附志於廣學會寓樓。

匡時策

附跋

南溪發叟沈壽康稿

中國海禁大開而後。世變日新。乃五十餘年來。仍共蹈常襲。故其何以致振興而臻富強哉。夫欲謀致富之策。莫如收利權。欲收利權。莫如行新法。采西邦之新學。廣中土之利源。致富匡時。舍是奚屬。欲謀致強之策。莫如儲人才。欲儲人才。莫如興新學。譬之一身。元氣充足。外邪自無由而入。致強匡時。非是莫裨。乃有借箸而起前席而陳者。謂用機器以新紡織。開礦產以供製造。採西法以練水陸之兵。而製艦鑄械等事。次第舉行。富強之道。盡於是矣。而不知振興中國之大綱。宜以崇天道爲首領。而興學校。廣新法二者相輔而行。則思過半矣。天道者。上帝所垂之真道也。天下萬世人。可行之公道。非偶盛於一時。獨行於一方者也。泰西諸邦。若英若法若美。自君上以至於庶民。豈是皆以深信上帝爲本。既通行於西土。乃漸及於中華。然信從者皆里巷之徒。韋布之士。至於王公大人。未有聞焉。蓋亦先入者爲之主。而不克自拔之故也。嗚呼。吾觀天道之不盛於中國。又歎人之宜信古而反不信古也。四書五經所載。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莫不昭事上帝。初非如釋道二教專拜土木之像也。天監不爽。天眷有加。中國漸臻強盛。有不期然而然。莫之致而致者。牖民覺世。卽以安國治人。此崇天道之效也。其次莫如興學校。夫中國之書院亦云多矣。然卑之則試以時文詩賦。高者亦惟課以考據性理。則古稱先。其能收因時制宜之效哉。故讀書愈多。才名愈著。言語愈傲。識見愈拘。國家誠安賴有此輩。今宜於各省會設西學大書院。遴選青年舉貢生監。課以時事論策。凡童年願學者亦進而教之。其監院則宜聘泰西通儒。不可濫竽充數。夫中西學問本自互有得失。爲華人計。宜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目下中外使聘往來交涉等事。西學固爲當務之急。然專講西學者。往往見異思遷。食用起居。漸染西習。鮮中學以爲根柢。遂至見棄士林。凡爲弟子幼學壯行。皆當深明此義。其於西學又皆宜剝膚存液。師其所長。慎勿竊取皮毛。不特爲我華人鄙。更爲彼西人笑也。西人之學問技藝。高出於華人者甚多。今宜擇其善者而師之。如天文地理算法治河醫藥律例。其大要也。至於農務商務工藝。無不有學。悉數難終。誠得廣建書院。教以各種學藝。兼擇西人有用之書。譯成華文。俾初習西學者易於觀覽。卽不習洋文者亦一目了然。西人之所長。不難盡爲我有矣。此興學校之效也。其三莫如廣新法。夫旣建學校。習西法。則西人所長者。我已盡知之矣。若知而弗行。猶弗知也。西人之治國也。有一善焉。不知則已知。卽行之。惟恐不及。有一惡焉。不知則已知。卽去之。惟恐不速。此

其所以日致富強也。中國之病正在倨傲因循。苟且偷安。明知其故而不能振作耳。一鐵路也。無不知其當造。而遲迴卻顧。至今始略見端倪。遑問其重且大者哉。是故海軍雖已倣行西法。而船械則無一不購自外洋。教習操練。雖有洋師。而統將不知韜略。一戰而潰。果何為哉。欲變新法。必先有實心。然後可行實政。而凡事待人以理。則得人為尤要也。誠使朝野上下。君民一心。志切振興。力圖後效。為君者勵新政。為臣者煥新猷。為士者學貫中西。為商者貨通中外。為工者精參西技。以名家。為農者博採西法。以樹藝。卽至婦人孺子。貧老殘廢之流。亦能各脩其職。各循其法。各竭其材。各得其養。行之二十年。而謂國猶不强。民猶不富者。吾不信也。此廣新法之效也。當今之世。為中國策者。固無有急於此三大端者矣。不此之務。而徒知其細。不知其巨。上下相蒙。自謂已足。一旦有事。又將奈何。抑又聞之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故國運之興衰。人事之得失。無不由上帝主之。惟在我者。祇盡其所當然。而不當存責報於天之意。然自古迄今。未聞有修德之國。而不為天所興者也。中國曷不亟起而圖之。

爽目子曰。南溪贅叟。年登九秩。凡中西未通商以前之光景。固已爛熟胸中。道光季年。我輩西人航海東來。贅叟樂相游處。此五十年來之光景。又早歷歷在目。載誦西詩。而屬纊馨仙史譯之曰。一叟高登萬仞山。蒼茫俯視渺塵寰。心光炯炯空前後。霜雪盈顛日色殷。願為贅叟誦之。

廣學會敬募金資以助華人啟

大英李提摩太啟
上海蔡爾康子蕭識

夫博施濟衆自古仁人引以爲病子產以乘輿濟人孟子譏其每人而悅日亦不足自百已然於今爲甚今中國各省水旱偏災靡歲蔑有樂善之士有慨捐千金萬金者所惜充其量之極至遇救災民多亦不過千萬衆而止且救所知之甲地彼乙地災重而人未知仍轉於溝壑也救見告之今年彼明年災輕而人未告仍莫登衽席也僕謂天下善事有所挾甚微而所施甚宏者假如一物也重逾千鈞百夫不能舉輔以舉重之機器斯一人了之矣一路也遠逾萬里三月不能達濟以行遠之汽力斯數日赴之矣若持此以例人農出其力以樹百穀工出其巧以成百器商賈出其才智以轉輸百貨皆所以便民救民者也有士焉出其心血以著羣書愚者讀之而明柔者讀之而剛救時於無形之中收效於無朕之外似此博施濟衆豈不可每人而悅況乎中國今日地狹人稠民貧財盡苟非採新學以補舊學之不逮縱使災荒既告朝廷截漕發帑善士解杖傾囊譬之醫者急但治標未克培其元氣故重賴乎學也尤屬急不待緩做同人隸籍遠邦僑居華土目覩中國受病之深而和緩之能治者共袖手漠視之無以對上天卽無以對一世是以仿泰西廣學會之法設會於上海擬擇西法之最有益於華人者或自著新書或轉譯新說計初設之五年中未有大可記之事故亦未敢募捐於華至第六第七兩年卽光緒十年辦事漸多九二十年截

至年終。兩刊紀略。所譯所著諸書。一一開列。乃所需經費。悉募於西友。一狐之腋。豈克成裘。一木之微。焉能支厦。做會竊不自揆。曾作募捐小啟。呼將伯於達官貴人。而先爲之核其成效。曰。中國慨捐兼金。做會得所藉手。彼五口之家。可年如各贈以五十兩之寶銀一錠。此蓋參較中西兼權。今古而爲是減之又減之說也。推而廣之。或者比戶。每年可各贈寶銀十錠。誠如是。華民既無不大富。中國豈尙有不強乎。故富民又關乎保國。夫泰西所戒。尤在誑語。苟無其實。憑據。豈敢大言不怍。獲罪於天。不料言者雖香。做會爲勤者亦心疲力盡。捐者仍復手涇心慳。此恐因做會前啟。未能十分懇切之故。今若不重申前請。益復切實指陳。恐做會之終不得成其志。卽華人迄未能躋於富也。可歎孰甚焉。總之以小就而論。做會得銀數萬兩。以教華人。華人已可不憂凍餒。以大成而論。做會得銀一百萬兩。華人男女四百兆。盡沾新學之化。每年可共增收銀四千兆兩。而做會百萬之本。仍在也。試譬以市井貿易之道。此種商務。此種利銀。實爲中國從古所未聞。宜其多有不信者。然先卽小就一端。而小試之。衆舉易舉。可旦暮以俟其成。用敢再爲此啟。以告同仁。倘蒙大人先生。鉅紳富室。樂捐銀兩。以助做會。卽以救中華。請就近送交上海廣學會。卽可具領。其經理總帳者。爲上海長利洋行。亦可交付。皆按期登列。月日各報。以先示信。年終當再彙刻紀要。以紀收款辦事各節。去年僕在都門。僅作英文紀略。未暇翻譯華文。寸心殊歉。然也。倘諸君更有具高識卓見者。或以做會之所紀述。

有未洽處。卽請從速告知。以便諸董會議之際。議其得失。尤爲厚望。抑更有說者。助賑之善。盡人皆知。僕斷不敢謂爲不善也。然舉行廣學。實超助賑功德之上。惟君子鑒之。

電書節要篇

美國道學進士榮章林樂知補錄
中國優行廩生芝絨蔡爾康補錄

光緒丙申人日。開印中東戰紀本末。是年上巳。將次告成。憶兩月中所得電報。有重繫乎時局者。節其要旨。補錄於後。不分事類。亦不判日期。而新書可兼爲新報矣。縷繫僊史并志。

乙未秋冬間。京師創立強學會。以樹中國自強之本。常熟楊華伯侍御崇伊具摺糾參。奉旨封禁。無可挽回。是時上海亦有強學分局之設。與會諸公。大半耆英碩彥。徒以主其事者。獨斷獨行。此會專講西學。商擇善而從。善鈞從衆爲本。乃刊發強學報。香帥時督兩江。發電責其不合。并言同人星散。此報不刊。此本實先撥。雖有枝葉。何所取材。

會不辦。字斬釘截鐵。事遂中止。然講求西學之舉。終一日不可緩也。孫燮臣中堂家鼐獨見其大造。膝密陳。天顏有喜。遂奉設立官書局之旨。欽派中堂管理。朝野嚮風。喁喁望治。廣學會督辦李君提摩太。彛客京師。屢以借法自強之說。言於鸞臺鳳閣。諸名流先生盛稱文芸閣著作。郎廷式能銳意講求新學。豈料平日不知謹慎。亦遭楊

君伯侍御糾參。落職中堂。傾襟款接。歡若平生。既奉恩命。電致上海道。特聘李君爲官書局教習。李君復電言。教習之所能成就者。不過數十百人。而止收效。蓋其緣增募廣學會經費。冀有以大助華人之故。行將束

中東戰紀本末

卷八 廣學會敬募金資以助華人啓 電書節要篇

五十五 廣學會校刊

廣學會校刊

廣學會校刊

裝回國未能應命。中堂復電飭上海道函致李君略言：奉孫中堂電諭，官書局講求新學，分士農工商四門。今擬舉辦藏書樓博物院、報館、學堂、譯書五事。先譯西書，通行各省，再請經費。先生能來最妙，倘必須回國，請薦賢暫代，并先開示辦法，尤爲殷盼。朝廷尊賢育才，敬教勸學之至意，中堂從善如流，虛懷若谷之盛心，胥於此電乎見之。吾儕小人，所由鼓舞奮興而不能自巳也。乃聞有竊竊私議者曰：李某教士也，孫中堂不耻下問，豈欲傳天主教於中華耶？嗚呼！爲是說者，何其不思之甚耶！無論李君崇奉耶穌教，與天主教顯分區別，且卽渾言之曰：西教西教，任人自主，尋常與人晉接，已無強勸改從其教之理。何況事關學業政繫民生，以愛華若愛英之善人，豈肯別戶分門，抑儒教而揚西教，致使良法美意，扞格不行哉！先生今由滬登程矣，所擬章程尙未脫稿，携歸舟次，妥慎刪改，將由香港郵寄都門。中堂盼望正殷，日來殆已徹隸人之聽歟。○阿斐利加洲有阿皮西尼亞小國者，意大利按圖剖分而得之者也。歐人剖取發已萬國公報今有二心於意，意之戍兵往問其罪，阿王已聽命矣。阿人仍蠢然思動，意廷續調雄師協同進剿。阿兵大至，且火器既極犀利，又能命中及遠，意師連敗，共傷亡大小武弁一百五十員，士卒一萬名。意人羣咎政府各聯邦勢將解體。意大利亦係合衆國與美德等國甚至德奧意合縱之約亦幾不克終保。德以意不能敵，一未通教化歐洲大局恐致變出，意政府上書辭職，意廷特簡路路泥侯爲宰相，侯體之野國豈能倚以禦俄法。

察與情。力主復讎之議。議院亦遵籌意。金一百四十兆粒兒。元注合英金五兆六億鎊以供戰費。特能否滌前恥於斐

洲。而葆大榮於歐。部愧非先覺。未敢豫言也。○阿皮西尼亞與埃及為鄰。埃及有伏莽。曰頭尾戲黨者。其

會馬地。蘇丹喜阿之勝意。且竊料歐兵無能為役。藉地揭竿而起。初頭尾戲黨亂埃及。英廷緣屬於埃及

之蘇彝士河。為東通印度之捷徑。圖保印以資屏翰。必保埃及。還帆檣遂命雄師代戡。孽種屢敗。屢進。名

將戈登即前代中國掃除髮逆者。也不幸死於是人爭惜之。卒奏膚功。又知埃及之治法。庸惡陋劣。仍恐遭人吞噬。簡賢往執其權。法

蘭西心弗善也。法本與英同執埃權。讓者以為無益。乃讓英獨自支撐。今又悔之。歲在乙未。既助俄以挾華。歷日即冀俄助法以抱埃。驅

英至是。英廷聞有埃亂。先遣埃兵進剿。復將調英兵往助。法人益怒。咬鋒突厥。以埃不先稟命。上國埃及本古

名國流極既衰。擅許他人直入內地。請責其罪。語頗侵。英并求法及俄德。即阻日之干豫其事。以遏英欲

法遽許之。俄視法事如己事。亦許之。英廷知眾怒難犯。外部侍郎沙士勃雷侯因議員之問。即假以自辨

曰。或曰。英將於今秋命將出師。溯泥螺江而剿蘇丹之亂。不知英未作如是想也。故未嘗請議院預籌兵

費。君又以他國逼英。退埃為問。英惟俟埃能自治之日。得以條然事外。他國豈能相強。且亦未接他國逼

英之文牘也。君其無憂。愚按。英執埃政。未知於法何損。英戡埃亂。或且於法有益。而法顧若喉中骨鯁。必

中東戰紀本末

卷八 電書節要篇

五十一 廣學會校刊

有特爾斯卜耳者。民主國也。英人多視爲樂土。治田園而長子孫。願特人祖和蘭而抑英吉利。凡舉官議

事之權。英不得與。英商聖地公司怨之。糾約成特之英將哲美森往與之。關聖地公司得以號召將士其

商公司相持語詳。不料一敗塗地。哲美森面縛輿櫬。率其敗殘之衆以降。英廷以哲美森不應越界騷擾

與國請於特民主。移送至英。自治其罪。忽聞德皇發電賀特爾斯卜耳戰勝之喜。不覺震怒。事後或問德

之故。皇曰。將以美國本緣英。蠶食美洲。委納瑞拉邊界。故欲循孟綠之道。孟綠美前民主也。創議以爲美

驚老外祖母也。大有與英相見以戎衣之勢。既而英美二國和衷商權。願各請友。及聞德皇即咏鬪牆

事不任他洲人干。大有與英相見以戎衣之勢。邦公評曲直。即與兵會之本旨也。及聞德皇即咏鬪牆

禦侮之詩。德外部知禍將不測。挺身而出。自承其咎。而明此電之非發自德皇。與德訂合縱約之奧意。二

國則願爲德和解於英。奧皇遂乘英君主避寒於法國南境之便。躬造法國。婉轉陳說。英德之交復合。是

時俄太弟亦避寒於法南境。法民主親往會之。并設筵以款之。竭誠盡敬。奧皇既至。中國第二次償日

法與其先會法民主於巴黎。法民主亦出都報。乃獨未聞與英君主往還何歟。○中國第二次償日

銀兩。將次屆期。法國駐京星使施蘭德。踵俄故智。商請總署。願爲承借。不知中朝早採美士李佳白之

議。本卷特准商人呈遞。攬借之書。於是分支於上海之英商匯豐德商華兩銀行。願爲合借。如數。當經

總理軍務處王大臣批准。照行。兩銀行遂分向倫敦柏靈兩都城。招商糾股。聲明以關稅爲保。衆情踴躍

會不兼旬。招股期滿。合計逾於應借之數。二三倍。此可見中國之富。外人仍深信不疑也。且此猶擲於虛

此○之○金○也○假○使○中○國○欲○闢○利○源○特○假○重○金○以○充○資○本○吾○知○億○兆○京○埃○無○不○咄○嗟○立○辦○異○日○者○卽○本○以○生○利○
 卽○利○以○付○本○循○環○不○竭○因○應○咸○宜○馴○致○國○富○而○兵○亦○大○強○直○如○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其○榮○幸○何○可○勝○
 言○顧○奈○何○畏○首○畏○尾○藉○口○於○無○本○之○可○措○而○尙○安○於○不○爲○耶○草○莽○微○臣○不○禁○徬○徨○萬○狀○矣○按○此○次○貸○款○計
英○金○一○京○六○兆
鑄○約○抵○華○銀○一○埃○兩○合○諸○乙○未○歲○俄○國○保○借○之○法○金○四○埃○福○爾○克○卽○英○金○一○京○五○兆○八○億○二○萬○鎊○除○去○六
釐○折○扣○當○不○止○華○銀○八○京○兩○中○國○予○日○之○銀○連○贖○遼○費○威○海○衛○留○戍○費○不○過○二○埃○三○四○京○兩○除○去○兩○次○還
欸○今○所○負○約○僅○五○京○兩○卽○五○千○萬○兩○蓋○按○照○馬○關○和○約○先○期○付
楚○可○免○息○銀○且○威○海○衛○戍○兵○一○俟○通○商○條○約○議○定○卽○可○撤○去○也
 ○英人屢欲通商於粵之西江今聞中國
 業已允准惟須俟滇省界務劃清之後始定通行輪船之期耶乃昧於事理者謂恐他人之藉口也不知
 此係中國自有之權利外人斷不能貿然踐行懷安者又謂他人若振振有輪船既通再定口岸法人聞
 詞必將多所辨論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嗚呼此則非小人之所知矣
 之○恐○英○商○獨○據○粵○之○利○藪○也○法○使○施○蘭○德○函○請○於○總○署○曰○安○南○之○富○蘭○東○鐵○路○將○展○築○至○龍○州○矣○貴○王○大
 臣○宜○咨○桂○撫○速○就○龍○州○界○口○勘○明○地○址○亦○築○鐵○路○一○端○連○於○法○路○一○端○迤○邐○而○南○直○達○廣○東○未○知○總○署○何
 以○答○之○英○人○謂○法○特○欲○分○英○水○道○通○商○之○利○冀○以○通○道○於○安○南○耳○然○廣○西○素○號○瘠○區○未○必○果○有○大○益○特○爲
 中○國○計○政○自○不○得○不○築○此○路○俾○通○之○而○卽○以○塞○之○也
語○詳○第○七○卷
通○塞○塞○通○說
 ○京漢鐵路議築八年而迄未開工是
 較○諸○道○旁○築○室○三○年○不○成○之○古○諺○而○又○過○之○也○議○者○今○改○官○辦○而○爲○商○辦○實○已○得○其○要○領○旋○有○粵○省○紳○商
 許○韋○等○姓○稟○請○承○築○已○奉○恭○邸○慶○邸○批○准○應○需○資○本○聞○半○由○承○築○人○自○認○半○由○京○津○滬○粵○四○地○招○商○認○股

開創伊始。官任保護之責。路工既竟。亦不問其贏虧。俟至十五年期滿。獻歸政府。願今尙未開舉。動何歟。
蘇滬鐵路。常張香帥開府兩江之日。已有成議。既而峴帥回任。接准移交。奏案開將查照辦理。乃今已暮
春。天氣矣。量路開工。未聞端緒。吳中人士。何日忘之。○又接日本派前使朝鮮之大島圭介充出使俄國
全權大臣

中東戰紀本末卷八終

上海圖書集成局鐫鉛代印

附開廣學會書目

同人公訂

西國經史子集汗牛充棟。節經西士譯成華文者亦復不少。本會念教養各新法。尤於中國大有關係。故歷年多注意於此。夫中國民數約四百兆。每年生死乘除。百人中必增一人。一年增四百萬。十年之後必增至四千餘萬。即多兩省之人。如無新法以為教養。民必年困一年。今皇太后皇上以及通權達變諸大臣咸知西學之可尚。西法之可行。是以電報鐵路開礦織布諸等工作次第舉行。倘更將泰西各善法盡取而行之。吾知每省民間每年增銀至少之數必在二千萬兩上下。仰事俯畜庶幾綽有餘裕。否則地不加廣而民日加多。強弱之機在此。生死之機亦在此。嗚呼可不慎哉。茲將本會所辦以來所著教養要書數十種錄其名價於後。

花之安著

自西徂東 墨西哥洋銀 俗呼英洋 壹圓

內分七十四章備列於後

序	周濟窮民	善治疾病	贍養老人	撫教孤子	優待癩狂
無忘賓旅	慎省刑罰	體恤獄囚	解息爭戰	財東法則	懷柔遠人
憐愛仇敵	仁及禽獸	慎理國財	保護良善	綏靖地方	修治道途
整飭關稅	利貴相通	懲戒奢侈	勸禁賭博	鴉片總論	買賣奴婢

民盛國強

禁溺女兒

廣行恕道

明正道權

巨道總論

公法本旨

吉禮歸真

凶禮貴中

嘉禮求正

賓禮主敬

軍禮示權

樂濟禮論

假禮指謬

保原質論

辯論風水

齊家修身

孝本愛敬

勸戒輕身

謹慎言語

必防詐僞

清內外論

學世精通

經學體要

史學瑣談

子學探源

同文要學

教化要言

博學有方

新聞紙論

農政善法

機器利用

辨明技藝

開礦國富

工藝之美

國貨通商

武備發明

精究醫術

格物功用

止教會篇

傳道會篇

聖經會篇

善書會篇

歸道會篇

守安息會

戒酒會篇

西家準繩

少壯會篇

女紅善會

衆善會篇

西法何能行於中國

救主聖蹟五彩圖

洋銀二角五分

約瑟聖蹟五彩圖

洋銀二角五分

摩西聖蹟五彩圖

洋銀二角五分

大關王聖蹟五彩圖

洋銀二角五分

所羅門王聖蹟五彩圖

洋銀二角五分

以斯帖聖蹟五彩圖

洋銀二角五分

但以理聖蹟五彩圖

洋銀二角五分

路德氏聖蹟五彩圖

洋銀一角五分

性海淵源

洋銀二角

韋廉巨著

格物探源 墨西哥洋銀上壹圓

內分六章備列於後

論天地

論上帝

論原質

論上帝主理人事

論上帝爲人造物

論魔鬼

基督寶錄 墨西哥洋銀見壹圓

內分三十一章備列於後

耶穌遺迹自身

言行迥不猶人

有據可信篇

救主兼備六德

約翰為耶穌兆

逐魔鬼始終

上帝教人有序

造律例立天國

耶穌奇言篇

耶穌奇行篇

辨事真偽四術

耶穌奇蹟有四

耶穌復活之據

耶穌事蹟著於先知

耶穌表上帝之德

耶穌表上帝為父

耶穌釋疑篇

耶穌為世榜樣

耶穌無安樂

惟耶穌代人贖罪

耶穌受苦有二意

愛敬包括一生

示人四海為兄弟

耶穌增人才智

耶穌救罪不同

耶穌教正心有異

耶穌道太平世界

道自天降篇

三百年後聖道始興

聖道至今盛行

耶穌復降修世

二約釋義叢書

洋銀五角

女兒經

洋銀三分

耶穌紀要

洋銀一角五分

治國要務

墨西哥洋銀見二角五分

內分九章備列於後

總論 國之三寶

致治之本

煤炭礦利

林木之益

修路之益

機器之益

人非教不成

心非教不全

羅維廉著

聖書綱目

墨西哥洋銀見四角

內分十二章備列於後

上帝總論

基督總論

聖神總論

聖經總論

世人總論

福音總論

中東戰紀本末

廣學會書目附

一一

廣學會校刊

教會總論 歷代總論 倫常總論 來世總論 雜事總論 聖書名解

格致新機 洋銀一角 人心交與上帝 洋銀二分 破船救人記 洋銀二分

林樂知著

自歷明證 現有八種備列於後

卷一印度教柏得門奇信道 洋銀一角五分 卷二羅馬教奧古斯丁信道 洋銀一角

卷三回教依美德定信道 洋銀三分 卷四猶太教洛士伐里信道 洋銀三分

卷五婆羅門教瑟的那但信道 洋銀二分 卷六日本神道教新島約瑟信道 洋銀

卷七印度教但以利信道 洋銀 卷八歐洲古時人信道 洋銀

安仁車 洋銀一角二分 中西互論 洋銀一分五釐 辨忠篇 洋銀四分

麻笛論道探源 卷一三四 每本洋銀二分 卷二 洋銀三分 教堂買產公牘 洋銀一分

中東戰紀本末 洋銀 文學興國策 洋銀 興華新義書 洋銀四分

富程氏著

聖經釋義 洋銀五分 為道受難記 洋銀二分 太平洋島受道記 洋銀三分

李提摩太著

泰西新史概要 墨西哥洋銀上貳圓 內分八國凡一百年內之大事無不備紀

一英國 二法國 三德國 四奧國 五意國 六俄國 七土國 八美國

中西年表五彩圖 洋銀壹圓五角

時事新論圖說 洋銀六角

內分十三章備列於後

- 一國政
- 二外國
- 三格致學
- 四礦務
- 五通商
- 六築路
- 七養民

- 八新學
- 九利源
- 十軍務
- 十一教務
- 十二雜學
- 十三圖說四十餘種

救世教益 洋銀五角
內分七種備列於後

救世教益 洋銀三角
內分七種備列於後

有益於養 有益於文 有益於政 有益於俗 有益於德 有益於道 有益於今

三十一國志要 洋銀二角 喻道要旨篇 洋銀一角二分

列國變通與盛記 洋銀二角 生利分利之別 洋銀六分

五洲各國統屬圖 洋銀五分 傳教定例 洋銀五分

八星之一總論 洋銀五分 百年一覺 洋銀五分

歐洲八大帝王傳 洋銀五分 中西四大政 洋銀三分

五大洲教務 洋銀三分 七國新學備要 洋銀三分

花圖篇一百張 洋銀壹圓六角 養民有法篇 洋銀一分

大國次第記 洋銀一分 救世有道 洋銀一分五釐

中西各教人數圖 洋銀一分

名人雜著

幼學操身 洋銀五角 正道啓蒙 洋銀一角五分

中東戰紀本末

廣學會書目附

廣學會校刊

機器之益

洋銀一分

勉善會揭要

洋銀六分

華英繙案定章考

洋銀五分

農學新法

洋銀三分

修水口以利通商議

洋銀五分

名公三序

洋銀三分

修命說

洋銀二分

山東貧窶考

洋銀二分

稅斂要例

洋銀二分

傳教論旨

洋銀五分

萬國公報每月一本

洋銀一角二分五釐

每年十二本

洋銀一圓二角五分

中西教會報每月一本

洋銀一角

每年十二本

洋銀一圓

以上各書皆在上海英租界北京路亦曰後二馬路美華書館帳房及三馬路申報館西鄰格致書室專門出售各處城邑口岸則託耶穌教堂代售其萬國公報除美華書館等處專售外別託上海城內豫園中五鳳樓樓扇店出售此書即中東戰紀本末更託申報館帳房及其西鄰申昌書畫室分別出售各地方賣報人亦可帶售再本會定例凡有躉售悉可從廉合併聲明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四月上海廣學會同人附啟